

叢書集成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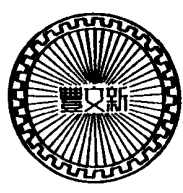
五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四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官制

| | | | | |
|--------------------------|---|------|------|-----|
| 吏部條法 <small>殘</small> 二卷 | 宋 | 不著撰人 | 吉石盒 | 一 |
| 周官集傳十六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 | 元 | 毛應龍撰 | | |
| | 民 | 魏元曠校 | 胡氏豫章 | 三三 |
| 周官辨非一卷 | 清 | 萬斯大著 | 昭代 | 二四三 |
| 周禮古義一卷 | 清 | 惠棟著 | 昭代 | 二七七 |
| 侯國職官表一卷 | 清 | 胡匡衷著 | 昭代 | 二九五 |
| 周官禮經注正誤一卷 | 清 | 張宗泰撰 | 積學齋 | 三〇七 |
|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一卷 | 清 | 汪中撰 | 塾園 | 三一五 |
| 周禮補注六卷 | 清 | 呂飛鵬撰 | 聚學軒 | 三二七 |
| 漢官答問五卷 | 清 | 陳樹鏞撰 | 振綺堂 | 四七七 |
| 明制女官考一卷 | 清 | 黃百家撰 | 香豔 | 五一三 |
| 客牕偶談一卷 | 清 | 陳僖著 | 昭代 | 五一七 |
| 周官故事考四卷 | 清 | 徐養原撰 | 湖州 | 五二七 |
| 康熙朝品級考一卷 | 清 | 不著撰人 | 房山山房 | 五八三 |
| 官箴 | | | | |
| 承華事略一卷 | 元 | 王懔撰 | 小石山房 | 五八九 |

| | | | |
|--------------|--------|------|-----|
| 已畦瑣語一卷..... | 清 葉燮著 | 昭代 | 六〇一 |
| 仕的一卷..... | 清 吳儀一著 | 檀几 | 六〇九 |
| 公門懲勸錄二卷..... | 清 周炳麟輯 | 有福讀書 | 六一五 |
| 詔 令 | | | |
| 育德堂外制五卷..... | 宋 蔡幼學撰 | 敬鄉樓 | 六六三 |

ED 32/06

吏部條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

六卷

部 吏部十五

吏部條法關陞門。夫大臣通用。應人。承務郎以上。大臣。資序色已
 關陞振。文武大臣通用。應大臣換授使臣陳已關陞。若選人上考第
 許將參考比折宜考。京官考考許將兩考作宜考通理。使臣之後通及陸
 考及格詳到部關陞。應奏補出身致任恩澤。并吏職軍班。及諸色出身
 人。陳已關陞者。在法合要兩任實及昔年。在任年考考上法。年。拾以
 上到部內。須歷考考名色差違。并監當差違。考考及陸考。許關陞親恩
 若授尉上折歷考考名色第一。對對非。應奏補出身。致任恩澤
 并吏職軍班。諸色出身。陳已關陞。若兩任伍年。及曾任川廣共及肆年。各
 再入監當。候及貳年。就移親氏。應見任川廣差違人。如考任名色及格
 便赴本路運司。參司。許經本司保明。申說。年。月。日。分明。亦許關陞
 陸考。舉主肆人。關陞知縣資序。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因換授文資人。依
 陸考。舉主肆人。關陞知縣資序。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因換授文資人。依

監當人合要兩任陸考。舉主肆人。內監司。查員。關陞知縣資序。應改官
 知縣人。合要兩任陸考。舉主肆人。內監司。查員。關陞知縣資序。應改官
 改官後實歷知縣資序。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因換授文資人。依
 舉主肆人。關陞知縣資序。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因換授文資人。依
 道合自改官後肆年。關陞通判資序。關陞知州資序。若外官。須自
 改官後實歷知縣資序。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因換授文資人。依
 通前共理。考考關陞知州。應監司。州。郡。在任。不得。陳已。通理。若。不。因。罪
 犯。罷。者。許。通。計。前。任。考。任。應。侍。從。舉。陸。許。當。監。司。負。數。應。即。官。任
 內。該。關。陞。者。並。通。實。歷。年。限。聽。理。合。入。資。序。應。關。陞。通。判。資。序。若。不。履
 知。縣。差。違。而。曾。任。監。司。郡。守。者。許。依。實。歷。知。縣。關。陞。應。已。關。陞。知。州
 資。序。人。查。任。貳。考。陸。第。貳。任。知。州。資。序。理。入。初。任。提。刑。應。已。關。陞。初
 任。提。刑。資。序。人。查。任。貳。考。陸。第。貳。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副。使。應
 已。關。陞。諸。路。轉。運。副。使。人。貳。考。陸。第。貳。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使
 應。已。關。陞。諸。路。轉。運。使。人。貳。考。陸。第。貳。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使
 使。考。陸。第。貳。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使
 人。應。地。功。即。有。出。身。考。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與。關。陞。陸

令。補。入。從。政。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考。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諸。事。即。與。關。陞。職。官。知。縣。入。從。事。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陸。考。有。職。官。舉。主。卷。員。候。考。選。與。文。林。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無。出。身。兩。任。伍。考。與。今。錄。候。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後。卷。任。考。考。與。今。錄。候。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與。今。錄。候。考。選。照。條。關。陞。入。從。事。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任。伍。考。與。今。錄。候。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有。無。出。身。有。職。官。舉。主。卷。員。候。考。選。與。文。林。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序。任。考。考。回。候。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候。考。選。與。文。林。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不。以。有。無。出。身。有。職。官。舉。主。卷。員。候。考。選。與。文。林。郎。應。地。功。即。有。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卷。員
 倫。從。政。郎。以。上。之。人。如。使。有。關。陞。舉。主。卷。員。照。指。揮。合。理。作。奏。舉。關。陞。恩
 例。應。諸。州。教。授。應。關。陞。令。錄。資。序。照。條。就。任。關。陞。却。不。拘。參。選。應。關
 例。應。諸。州。教。授。應。關。陞。令。錄。資。序。照。條。就。任。關。陞。却。不。拘。參。選。應。關
 理。為。參。選。就。任。關。陞。應。入。令。錄。合。參。選。照。指。揮。川。廣。許。令。參。司。理。為。參
 選。應。選。入。因。關。陞。及。使。使。恩。賞。賞。至。承。五。郎。止

武。臣。應。武。舉。出。身。人。武。舉。持。奏。名。推。恩。人。兩。任。成。資。不。須。用。名。色。差
 違。正。是。用。肆。考。不。拘。歲。甲。許。關。陞。知。係。見。從。軍。武。舉。人。合。於。本。司。批。成。肆
 考。若。本。等。保。官。貳。員。經。本。司。保。明。申。所。屬。州。軍。保。明。申。部。方。許。關。陞。應
 使。臣。所。歷。考。任。及。格。是。部。陳。已。關。陞。知。折。任。係。是。直。差。投。到。正。任。該。差。判
 子。免。到。部。許。關。陞。應。使。臣。宗。室。合。用。陸。考。內。須。歷。釐。務。考。考。通。不。釐。務
 肆。考。考。許。年。差。拾。以。上。到。部。聽。關。陞。應。從。軍。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違
 自。給。到。吏。部。差。帖。印。紙。日。實。及。陸。平。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違。肆。考。共。成。陸
 考。若。本。等。保。官。貳。員。經。本。司。保。明。申。所。屬。州。軍。保。明。申。部。年。差。拾。以。上
 德。就。任。關。陞。親。氏。依。舊。從。軍。使。換。如。使。到。正。將。以。上。差。別。如。止。係。密。別。不
 曾。取。官。該。差。令。許。兩。日。折。當。一。日。應。使。臣。曾。授。外。任。差。違。考。任。未。及。後
 詳。從。軍。人。許。通。理。外。任。陸。考。許。經。本。司。保。官。貳。員。委。保。甲。所。在。州
 軍。保。明。申。部。拖。行。仍。舊。從。軍。使。換。應。使。臣。考。任。難。及。應。關。陞。者。若。係。差
 替。回。人。依。條。與。展。宣。任。更。候。回。部。與。關。陞。親。氏。應。使。臣。曾。除。名。公。罪。非
 及。犯。枉。法。監。自。盜。賊。不。許。關。陞。及。陸。人。不。得。入。親。氏。應。使。臣。陳。已。關
 陸。許。將。時。察。月。日。驗。用。通。成。陸。考。與。關。陞。皇。太。子。官。主。官。左。右。春。坊。依
 在。內。差。違。與。關。陞。應。選。納。使。臣。若。用。監。當。滿。年。無。違。關。內。須。歷。名

已任考功司或知通奏舉陞陞者有卷年卷拾以上許到部關陞親
氏如侍從所舉者指當司員數。應文武臣合該關陞陞前項聲說外
除依法。文武臣通用。

尚書考功。諸州軍中發官員關陞文字不依條保明者對讀官吏秋
宜百。分首從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勸斷。

尚書考功。諸承交關陞大書令會問者並限卷日。諸關陞人文書
雖未足及小節不備但有照驗者聽關陞。諸乞關陞者別具家狀查奉
并印紙納考功。諸關陞者在京者其家狀仍將未經應勸所投告勸宜到
印紙等具本應用。大書繳納考功。諸監當人滿陞年到期聽關陞。印年
限已屆任者。自休本法。其止少年以下。再入監當候成資日願就
移親氏者亦聽。諸武臣試換文資者聽以換授前兩任當官任。諸武
臣須應及養并因試換文資者歷任資考並許兩考當官考。考不使內
試換承務郎以上官關陞親氏者即依元條勸會功過舉主。諸省試下
舉人因進納授官於元補文書內不生進納名目者舉改官職官縣令即
依進納例。

侍即右選令。諸宗室關陞親氏資序許射添差監押關仍注年卷拾以
上非材武人。不注老疾人。老疾不補須。

尚書考功申明。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勅四川選入京朝官大
小使臣關陞係用任數年月條條到部陳乞。如已經本路運司公參理當
參部。本司聲說公參月日仍繳連錄白歷任批書印紙及出身以來應
合用文字。保明申部按法施行。如不曾赴運司公參。自合到部關陞。本
聖十條。淳熙十年十月二十日。勅臣僚奏欲令吏部將二度申到選
人京朝官大小使臣用考任關陞。如已經本路運司公參。照四川已得指
揮一體施行。奉。聖旨休奏。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勅文武官監當
人依法合滿陞年到期關陞。近來陳乞。稱已到堂便理作到部執行關陞
願屬弊情。今後並遵條施行。條法須候親身到部方許關陞。如入文武有
違犯。送所屬根究施行。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吏部狀稱得京
官大使臣陳乞關陞。勸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載日終舉主無責降事
故方許狀。狀將京官大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得指揮。擬為款狀。
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狀。使施行奉。聖旨休用。日準都省批下吏部狀。
小使臣校尉陳乞關陞。勸內有合用舉主。亦令一體照三選已措置事
理施行。後批從所中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條件指揮。為京官大小使

臣校尉狀使舉主事。其選入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功申明。奉。聖
旨。依。承務郎以上。

尚書考功。諸使臣試換承務郎以上官。應入親氏者關陞。並依承務
郎以上法。諸監當人考傳舉主。雖應格內須監司官員聽關陞。即犯公
罪。杖以下加舉主。官員罪或公罪。徒若虧課。利查分。律利並通。若災
傷。年分依杖。稅分數。除除。展。查。任。再。犯。武。舉。主。未。及。者。更。展。查。任。次。任。亦
如之。累。展。通。及。拾。貳。年。有。舉。主。宜。聽。入。親。氏。其。自。使。臣。及。承。直。郎。以。下
改。授。者。許。以。本。改。授。年。月。舉。主。通。計。關。陞。諸。知。縣。考。任。舉。主。雖。應。格。須
查。任。實。履。知。縣。差。違。職。事。官。非。舉。主。須。監。司。官。員。在。京。內。宜。員。本。籍。無。本
籍。者。上。用。待。制。權。六。官。傳。郎。以。上。舉。主。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即。犯。私
罪。徒。情。稍。輕。加。舉。主。宜。員。仍。展。查。任。私。罪。杖。情。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宜。員。官。親。職。屬。並。不。理。當。任。數。諸。知。縣。親。氏。人。兩。任。與。關。陞。內。須。實。履
知。縣。上。任。官。親。職。屬。非。舉。主。承。務。郎。以。上。已。關。陞。知。縣。及。宗。室。換。授。理。親。氏

人。準。此。即。雖。履。知。縣。及。貳。考。以。上。非。因。罪。犯。而。不。滿。卷。年。離。任。者。候。通。歷
任。及。陸。年。滿。卷。方。許。關。陞。諸。通。判。考。任。舉。主。雖。應。格。須。查。任。實。履。親。氏
或。刑。做。差。違。舉。主。須。監。司。官。員。在。京。內。宜。員。本。籍。無。不。籍。者。上。用。待。制。權
六。官。傳。郎。以。上。舉。主。除。特。用。監。司。官。員。準。此。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犯。私。罪
徒。情。理。稍。輕。加。舉。主。宜。員。仍。展。查。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宜。員。其。在。京。倉。廩。場。倉。米。白。庫。監。官。同。并。查。任。特。官。或。查。任。偶。成。兩
任。舉。主。足。者。不。限。實。履。亦。與。關。陞。官。親。並。不。理。當。任。數。諸。承。務。郎。以。上
任。在。京。倉。界。及。農。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
使。請。舉。主。事。故。在。應。關。陞。之。後。者。諸。侍。從。官。舉。陞。陞。外。州。在。任
官。許。當。監。司。官。數。諸。蔭。補。承。務。郎。以。上。不。因。就。試。出。實。候。該。關。陞。親。氏
者。更。展。查。員。監。當。如有。舉。主。陸。員。與。先。展。諸。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
上。官。關。陞。親。氏。聽。以。展。通。武。臣。考。考。兩。考。當。官。考。考。不。使。諸。通。判。知
縣。以。有。犯。不。理。任。而。復。本。等。差。違。者。無。職。罪。及。公。私。罪。情。重。通。前。後。成。兩
任。之。化。職。及。使。通。官。物。作。者。各。任。通。判。有。舉。主。肆。員。知。縣。卷。員。內。監。司。各
職。員。聽。關。陞。再。犯。準。此。諸。承。務。郎。以。上。以。罪。犯。不。理。任。而。因。折。實。得。除
落。罪。名。合。陞。改。資。序。者。許。通。計。犯。時。任。數。已。成。者。同。其。過。恩。或。特。官。除

人。準。此。即。雖。履。知。縣。及。貳。考。以。上。非。因。罪。犯。而。不。滿。卷。年。離。任。者。候。通。歷
任。及。陸。年。滿。卷。方。許。關。陞。諸。通。判。考。任。舉。主。雖。應。格。須。查。任。實。履。親。氏
或。刑。做。差。違。舉。主。須。監。司。官。員。在。京。內。宜。員。本。籍。無。不。籍。者。上。用。待。制。權
六。官。傳。郎。以。上。舉。主。除。特。用。監。司。官。員。準。此。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犯。私。罪
徒。情。理。稍。輕。加。舉。主。宜。員。仍。展。查。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宜。員。其。在。京。倉。廩。場。倉。米。白。庫。監。官。同。并。查。任。特。官。或。查。任。偶。成。兩
任。舉。主。足。者。不。限。實。履。亦。與。關。陞。官。親。並。不。理。當。任。數。諸。承。務。郎。以。上
任。在。京。倉。界。及。農。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
使。請。舉。主。事。故。在。應。關。陞。之。後。者。諸。侍。從。官。舉。陞。陞。外。州。在。任
官。許。當。監。司。官。數。諸。蔭。補。承。務。郎。以。上。不。因。就。試。出。實。候。該。關。陞。親。氏
者。更。展。查。員。監。當。如有。舉。主。陸。員。與。先。展。諸。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
上。官。關。陞。親。氏。聽。以。展。通。武。臣。考。考。兩。考。當。官。考。考。不。使。諸。通。判。知
縣。以。有。犯。不。理。任。而。復。本。等。差。違。者。無。職。罪。及。公。私。罪。情。重。通。前。後。成。兩
任。之。化。職。及。使。通。官。物。作。者。各。任。通。判。有。舉。主。肆。員。知。縣。卷。員。內。監。司。各
職。員。聽。關。陞。再。犯。準。此。諸。承。務。郎。以。上。以。罪。犯。不。理。任。而。因。折。實。得。除
落。罪。名。合。陞。改。資。序。者。許。通。計。犯。時。任。數。已。成。者。同。其。過。恩。或。特。官。除

人。準。此。即。雖。履。知。縣。及。貳。考。以。上。非。因。罪。犯。而。不。滿。卷。年。離。任。者。候。通。歷
任。及。陸。年。滿。卷。方。許。關。陞。諸。通。判。考。任。舉。主。雖。應。格。須。查。任。實。履。親。氏
或。刑。做。差。違。舉。主。須。監。司。官。員。在。京。內。宜。員。本。籍。無。不。籍。者。上。用。待。制。權
六。官。傳。郎。以。上。舉。主。除。特。用。監。司。官。員。準。此。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犯。私。罪
徒。情。理。稍。輕。加。舉。主。宜。員。仍。展。查。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宜。員。其。在。京。倉。廩。場。倉。米。白。庫。監。官。同。并。查。任。特。官。或。查。任。偶。成。兩
任。舉。主。足。者。不。限。實。履。亦。與。關。陞。官。親。並。不。理。當。任。數。諸。承。務。郎。以。上
任。在。京。倉。界。及。農。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
使。請。舉。主。事。故。在。應。關。陞。之。後。者。諸。侍。從。官。舉。陞。陞。外。州。在。任
官。許。當。監。司。官。數。諸。蔭。補。承。務。郎。以。上。不。因。就。試。出。實。候。該。關。陞。親。氏
者。更。展。查。員。監。當。如有。舉。主。陸。員。與。先。展。諸。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
上。官。關。陞。親。氏。聽。以。展。通。武。臣。考。考。兩。考。當。官。考。考。不。使。諸。通。判。知
縣。以。有。犯。不。理。任。而。復。本。等。差。違。者。無。職。罪。及。公。私。罪。情。重。通。前。後。成。兩
任。之。化。職。及。使。通。官。物。作。者。各。任。通。判。有。舉。主。肆。員。知。縣。卷。員。內。監。司。各
職。員。聽。關。陞。再。犯。準。此。諸。承。務。郎。以。上。以。罪。犯。不。理。任。而。因。折。實。得。除
落。罪。名。合。陞。改。資。序。者。許。通。計。犯。時。任。數。已。成。者。同。其。過。恩。或。特。官。除

人。準。此。即。雖。履。知。縣。及。貳。考。以。上。非。因。罪。犯。而。不。滿。卷。年。離。任。者。候。通。歷
任。及。陸。年。滿。卷。方。許。關。陞。諸。通。判。考。任。舉。主。雖。應。格。須。查。任。實。履。親。氏
或。刑。做。差。違。舉。主。須。監。司。官。員。在。京。內。宜。員。本。籍。無。不。籍。者。上。用。待。制。權
六。官。傳。郎。以。上。舉。主。除。特。用。監。司。官。員。準。此。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犯。私。罪
徒。情。理。稍。輕。加。舉。主。宜。員。仍。展。查。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宜。員。其。在。京。倉。廩。場。倉。米。白。庫。監。官。同。并。查。任。特。官。或。查。任。偶。成。兩
任。舉。主。足。者。不。限。實。履。亦。與。關。陞。官。親。並。不。理。當。任。數。諸。承。務。郎。以。上
任。在。京。倉。界。及。農。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
使。請。舉。主。事。故。在。應。關。陞。之。後。者。諸。侍。從。官。舉。陞。陞。外。州。在。任
官。許。當。監。司。官。數。諸。蔭。補。承。務。郎。以。上。不。因。就。試。出。實。候。該。關。陞。親。氏
者。更。展。查。員。監。當。如有。舉。主。陸。員。與。先。展。諸。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
上。官。關。陞。親。氏。聽。以。展。通。武。臣。考。考。兩。考。當。官。考。考。不。使。諸。通。判。知
縣。以。有。犯。不。理。任。而。復。本。等。差。違。者。無。職。罪。及。公。私。罪。情。重。通。前。後。成。兩
任。之。化。職。及。使。通。官。物。作。者。各。任。通。判。有。舉。主。肆。員。知。縣。卷。員。內。監。司。各
職。員。聽。關。陞。再。犯。準。此。諸。承。務。郎。以。上。以。罪。犯。不。理。任。而。因。折。實。得。除
落。罪。名。合。陞。改。資。序。者。許。通。計。犯。時。任。數。已。成。者。同。其。過。恩。或。特。官。除

人。準。此。即。雖。履。知。縣。及。貳。考。以。上。非。因。罪。犯。而。不。滿。卷。年。離。任。者。候。通。歷
任。及。陸。年。滿。卷。方。許。關。陞。諸。通。判。考。任。舉。主。雖。應。格。須。查。任。實。履。親。氏
或。刑。做。差。違。舉。主。須。監。司。官。員。在。京。內。宜。員。本。籍。無。不。籍。者。上。用。待。制。權
六。官。傳。郎。以。上。舉。主。除。特。用。監。司。官。員。準。此。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犯。私。罪
徒。情。理。稍。輕。加。舉。主。宜。員。仍。展。查。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
主。宜。員。其。在。京。倉。廩。場。倉。米。白。庫。監。官。同。并。查。任。特。官。或。查。任。偶。成。兩
任。舉。主。足。者。不。限。實。履。亦。與。關。陞。官。親。並。不。理。當。任。數。諸。承。務。郎。以。上
任。在。京。倉。界。及。農。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
使。請。舉。主。事。故。在。應。關。陞。之。後。者。諸。侍。從。官。舉。陞。陞。外。州。在。任
官。許。當。監。司。官。數。諸。蔭。補。承。務。郎。以。上。不。因。就。試。出。實。候。該。關。陞。親。氏
者。更。展。查。員。監。當。如有。舉。主。陸。員。與。先。展。諸。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
上。官。關。陞。親。氏。聽。以。展。通。武。臣。考。考。兩。考。當。官。考。考。不。使。諸。通。判。知
縣。以。有。犯。不。理。任。而。復。本。等。差。違。者。無。職。罪。及。公。私。罪。情。重。通。前。後。成。兩
任。之。化。職。及。使。通。官。物。作。者。各。任。通。判。有。舉。主。肆。員。知。縣。卷。員。內。監。司。各
職。員。聽。關。陞。再。犯。準。此。諸。承。務。郎。以。上。以。罪。犯。不。理。任。而。因。折。實。得。除
落。罪。名。合。陞。改。資。序。者。許。通。計。犯。時。任。數。已。成。者。同。其。過。恩。或。特。官。除

永樂皇帝恭親王

永樂皇帝恭親王

落罪名 依無過八例內 亦許通計犯時任數 須本任合滿年 月 日 罷任者
 方許通理 諸曹除名 罪非或元犯枉法及監主自盜 賦罪者 永不
 入親民 諸犯入已 賦罪杖考任舉主 難應格不入 知州 諸郎官任內
 該關陞者 並通實履年 限聽理合入 賞序 諸寺監長 並聽就任 關陞
 理合入 賞序 諸應關陞 資序人 如歷任 並係無人 薦舉去 處聽不用 舉
 主官任州 郡 後 除 郎 官 卽 監 復 為 監 司 人 單 此 諸 關 陞 通 判 資 序 人 若
 不 歷 知 縣 差 違 高 曾 任 監 司 郡 守 者 許 依 實 履 知 縣 關 陞 諸 祕 書 省 官
 已 成 任 者 聽 別 理 為 任 就 任 關 陞 資 序 者 準 此 諸 入 路 應 關 陞 知 州 資
 序 者 並 赴 部 關 陞

尚書左選令 諸奉直大夫以上 充關陞注知州
 尚書考功格 關陞 監當人 右滿陸年有舉主 肆人入知縣 知縣
 人 右兩任有舉主 貳人入通判 通判人 右兩任有舉主 叁人入知
 州

尚書考功申明 政和二年六月一日 勅吏部狀勅會自來使臣 顯應
 及第 并因 試換文資 雖通理任使 臣資考若已 關陞 親民或已 歷數任 親
 民 差違 仍須 換官 後再 依承 務卽 以上 法要 滿陸年 舉官 肆人 內 壹員 監
 司 方 許 關 陞 親 民 如 資 考 肆 官 等 不 應 條 法 上 合 理 作 監 當 資 序 緣 使 臣
 所 歷 差 違 與 文 資 考 任 歷 重 不 同 今 有 宗 室 任 使 臣 與 監 當 資 任 滿 有 舉
 官 保 明 陞 親 民 後 理 通 兩 任 親 民 試 充 文 資 從 來 尚 書 左 選 換 使 臣 日
 已 經 關 陞 換 官 後 使 隨 歷 通 任 數 理 為 知 縣 資 序 更 不 經 由 考 功 依 條 改
 官 請 重 別 關 陞 考 功 依 尚 書 左 選 換 使 臣 任 內 歷 過 親 民 差 違 理 當 知 縣
 資 序 關 陞 通 判 緣 照 寧 元 豐 武 臣 試 換 關 陞 條 內 並 不 分 別 宗 室 免 再 勅
 會 關 陞 之 文 况 止 因 本 部 相 承 體 例 行 違 終 是 有 礙 舊 制 今 相 度 條 已 前
 川 過 使 臣 歷 任 理 當 親 民 關 陞 之 人 乞 追 改 外 合 後 並 遵 依 照 舊 條 法 施
 行 更 合 取 自 朝 庭 指 揮 伏 候 指 揮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奉 聖 旨 依 吏 部 所 申
 淳 熙 五 年 閏 六 月 十 三 日 勅 吏 部 狀 照 對 卽 官 依 條 統 理 關 陞 合 入
 資 序 多 是 先 曾 於 知 縣 或 通 判 資 序 上 用 考 任 舉 主 關 陞 於 常 格 合 用 任
 數 外 有 餘 判 月 日 今 若 止 自 曾 歷 關 陞 後 別 理 前 任 不 與 收 使 則 卽 官 就
 理 關 陞 考 功 差 違 為 虛 設 已 今 後 卽 官 許 通 理 關 陞 以 前 年 月 就 理 關 陞 合
 入 資 序 奉 聖 旨 令 吏 部 依 卽 官 見 行 條 法 施 行

諸地功卽有出身考無出身考有縣令舉主卷員與
 尚書考功令

本集卷之四十五

五

本集卷之四十六

六

縣今有職官舉主卷員與職官知縣有出身肆考無出身陸考若前任令
 錄知今錄有職官舉主卷員非今任俸替者候奉選與大林卽 諸丁委
 服關并歷任曾經省併及朝廷特差職任并不因體量過移任對換在
 任及查考人通理考及自職考者非與理為任數入令錄 諸知今錄
 非因事降入人壹任回內非考入令錄人候及肆考考人及陸考無私
 罪及公罪使不因體量過移任者與今錄 諸涖外人叁任柒考有縣
 令舉主陸員與統移縣令統移後通有使臣舉主叁員與磨勘換本等使
 臣三省祇應入出職叁任柒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占射功卽壹次經
 占射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卽叁任柒考常調地功卽肆任拾考
 有使臣舉主陸員有祇應考者祇應考司查員或陸官貳員交供積并和中有
 判到各計職不滿匹者祇應考或陸官肆員並與磨勘奏舉移注依
 流內法進納補官準此 諸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攝官授
 正官後叁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與令錄若歷任有職私罪及公罪使并
 曾停替者更候壹任回流外人及拾叁考不應無上文過犯卽與今錄因
 射獎入令錄者自依制獎流外人有職濫及三省祇應人出職者不得
 入令錄其連納人叁任柒考者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今錄有犯準上法

若歷任有舉主會問應使舉主閣本選
 付卽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判司簿尉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
 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叁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歷任無職私罪及公罪
 使或曾停替者與錄事參軍知有上文過犯卽展壹任回 流外人及拾叁
 考者不與 以上非流外人曾有舉主肆員或合使貳員仍通注縣令因射
 獎入令錄者自依制獎流外人有職濫及諸司驅使官散官三省祇應人
 出職者不得入錄事參軍其連納人叁任柒考者試下者兩任伍考與
 令錄差監當回制獎與職官令錄者準此有過犯準上法 諸奏舉職官
 人用改官狀職官同判司簿尉合入令錄者有出身陸考無出身柒考
 及前任令錄知今錄與文林卽餘與從事卽 諸地功卽無出身人因應
 舉賜進士出身者許將無出身上歷過月日依有出身人法關陞
 付卽左選令 諸選人在任關陞移注判成訖限壹月出關下本處罷任
 仍報後官赴上 諸關陞兩使職考者與先試恩例
 淳祐令 諸地功卽以上實履及查考聽舉關陞已滿叁考赴第貳任方
 許薦舉改官初任查考以上不因罪犯罷者於後任換成叁考亦聽舉仍
 於奏狀內聲說前後任換成叁考因依卽初任不成考雖後任成叁考者非

諸地功卽有出身考無出身考有縣令舉主卷員與
 尚書考功令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初吏部指
置欲將四川選人陞改如會問得所用舉主若有事故違碍等因依故
計程在程限之內即與理作舉主收使如在程限之外即不許作舉主收
使照會行在至四川制置使司會到進奏院揭常程合破恭拾日半到今
未合破行連日限壹日并承文舉主事故未開牒恭日共恭拾伍日如在
恭拾伍日之內應收使如在恭拾伍日之外不許收使奉 聖旨依 淳
熙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初吏部狀照對選人知令錄非因事降入人查
任回無過犯與令錄又條功即有出身舉考有職官舉主舉員與職官
知縣若前任令錄知令錄有職官舉主舉員非令任替換參選與文林
郎又令選人並以卷年為任其間有選人在任成戴考之後不因罪犯罷
任之人到部陳乞開陞緣有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成資不因罪
犯替移聽理為任條為注投條法本部概引上條作查任回便許開陞今
眾議自今日改正外欲將似此已開陞人候將來改官日於常格滿陞考
之外更展補查考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十月二日 初臣僚奏欲將
選人初官所得開陞職令狀許為讀到部日即時理作散收使候考第
足職令狀及格考與開陞奉 聖旨依

大興公案考功考示

七

侍郎左選申明 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 初吏部狀照得選人迪功郎
履任及查考聽舉開陞縣令或充從事郎後來錄該 慶典 章恩備入
從事郎以上之人所得職令舉狀到部遂行申請與作舉主收使注開陞
條免越有其餘別用恩例備從事郎以上者吏部拘以非因 慶典 章
恩備入不與理作收使先試今乞將元條從事郎出官并其他酬賞備入
從事郎以上之人得薦舉職令狀到部止許作先試注開等用即不許職
告開陞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初臣
僚奏請欲下吏部將選人在法該考舉開陞之人今後任滿所得酬賞並
依格法指揮放行推賞備轉不許引用乾道七年指揮作占射收使其選
人該過實備賞之人如在宣年限內考舉及格合該開陞許居未于條
官兩員仍批書印紙於開陞官上備轉本部證得選人奏舉開陞考奉舉
主及格并常調開陞考奉應格該開陞之人所得任滿酬賞依今奉奏請
並與放行推賞備轉十二月一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三年九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應元條從
事郎出身及以恩賞備從事郎人所得職令狀並與依格作舉舉開陞收

使其合該考奉舉開陞者並依舊法奉 聖旨依有詳上件指揮吏部勘會
迪功郎若因恩賞備從事郎及出官便是從事郎有縣令舉主舉員考
任及格即合開陞從政郎係是折資開陞侍郎考奉舉主合入從政郎人
理為舉舉令錄入開如合人從事郎人即當奉舉職官並在正格開陞人
之次今存留照用
尚書考功申明 瑞平三年四月十一日 初吏部指定選人因考第舉
主及格合該陳乞換給磨勘改官并令到部陳乞開陞備賞之人並照元
降指揮經本路運司公參理當到部近却於別路計會保明申發文字避
免遠關障禁下四路運司如見得各官前任不係當改官屬即不得放令
參司選人陳乞舉主條歷擢考不謂開陞作應理知州資序收使舉狀係
謂選人所得改官開陞職令舉狀四川合理到司月日餘路合理到院日
為放散其間有舉主責降或與官觀降指揮月日在舉狀到司到院之前
不該收使與勒得舉狀已經開陞知州以上資序或發奏之日官序係奉
直大夫以上並合照應放行收使緣其間有舉主於發奏之日官序未至
奉直大夫又不曾經本部陳乞開陞知州資序及發奏在彼罷降指揮之
後本部却與照舉主於改官後係係通條歷擢考作應理知州資序放行收

大興公案考功考示

七

使舉狀於條有缺缺舉主知州資序照見到奏狀內職銜施行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四年正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淳祐三年九月
空日省別修纂條例所者詳侍左具到空項竊詳選人初任宣考以上聽
舉開陞通次任及查考以上聽舉規此謂發奏受舉之日日今乃妄以
舉狀到部月日理計委是遠度監司州軍職有舉員知滿年未舉者詳通
舉此謂前宣年未舉負數詳於次年補發今乃妄以次年舉負獲先隔歲
發奏委是遠度下吏部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引用舉例本邦契勒得六會
長歲每歲舉本會開改官宣員知歲終無開可舉換舉所該官屬往
往不候歲終預先發奏若不與收使則有許換舉之文若與收使則候歲
終舉官先後若不立為定制竊慮浸壞成規如有仍前不候歲終先發換
舉狀到部併不該收使到付吏部照會施行 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尚書省劄子前江西提刑兼知贛州鄒遠辰申兵於司歲舉兵官員額外
添舉改官開陞狀令宣員以舉文臣之用力者其改官狀兩歲共舉宣員
條舉兵於司屬官及討捕有功人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司農少卿
兼左司題崇徽狀照對案崇徽復督修纂條例使吏部侍郎左選具到條

例內查項檢生嘉定十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送下本館照得在法通功
即以上實歷查考總舉閣臣已滿參考不賦任方許薦舉改官今諸路州
軍不照先行條法選人未及查考乃發職令狀初任止及查考於次任未
賦考又初任及賦考至次任未及查考乃發改官狀如下半年舉狀却於
上半年發上半年舉狀却於先查年歲舉發奏有礙條法消不該收使却
謂發奏日雖未及合舉條法到日已及條限如此陳乞四川尤甚非惟
破壞條法及慶元三年十月三日指揮應舉改官員數隔年舉到官者與
欽行狀附竊詳選人初任查考以上聽舉閣臣通次任及參考以上聽舉
親氏此謂發奏交舉之月今乃去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監司州軍歲有
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在前壹年未舉員數詳於次年補發今
乃妄以次年舉員後先隔歲發奏委是違戾欺中違守見行條法不許容
令引用弊例仍先次行下吏部照應遵守施行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武臣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雖該閣臣親氏若係差替回者更

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六

九

候查任回與閣臣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當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兩任監當實及陸年滿替年春拾以上者與閣臣
親氏若兩任伍年及曾任川廣共及肆年各再入監當候及貳年許就移
親氏 諸使臣因奏補及請色出身考任應閣臣親氏者內須兩任肆考
立定名色差遣 宗室上舍生任職考考通不獲肆考考聽通閣臣軍
班武藝出身人準此 尤以軍人武官曾任軍中差遣考任已及而離軍者不
在此例 諸武舉出身人亦奉名同 兩任成資替若許閣臣親氏 諸
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遣自給到理任差帖印紙日實及陸年無朝凡付
身其成日當生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遣肆考如因陸差改差或改移軍
分並聽通理月日許具籍家狀印紙召本已保官戴員委保無過犯經所
在州軍陳乞差官對無差漏保明中尚書吏部聽與就任閣臣親氏依
舊從軍使獎 諸使臣曾除名公罪非及犯枉法監主自盜贓永不入親
民即因勞績應賞者其元犯取裁 諸閣臣宣贊舍人閣臣差依武異即
至武功大夫法 諸進納人監當滿年無違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
參員同罪奏舉陞步者與親氏 諸任人不得陞入親氏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樞密院劄

子 奏即文吏部中勘會諸軍官名承代官資並已改正所有曾經閣臣及
給差帖印紙未敢便行通理接續批書照得元降指揮內即不該載今措
置欲乞就批給印紙批書改正姓名通理接續考第其已閣臣親氏人依
舊理親氏資序奉聖旨依 又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節文吏部
申 并供到狀勘會官名承代付身已滿減補正官資未理閣臣已給吏部
理任差帖印紙授職減付身日起理閣臣奉聖旨依吏部勘會并供到狀
內事理施行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勅吏部狀據從義郎應材
乞將選入上歷過考第接理於武臣上收使閣臣竊詳在法武臣試換文
資承務郎以上閣臣親氏者聽以武臣考第兩考當查考考不使本部
眾議欲將本人昨任選入日所歷考第比附上條查考考考考不使
於使臣上作考第接理閣臣親氏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雖止
為應材所降竊恐日後有似此之人今編即存留中明照用 淳熙六年
二月十三日 勅吏部狀臣傳奏武臣考任閣臣緣不曾立定名色有司
無以遵執乞令吏部措置令指定到合該閣臣名色下項
在內九項 監左藏東西南庫封樁庫 監行在建康鎮江府樞貨

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六

十

務都茶場 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 監行在豐儲倉 監行在贛
軍款實諸酒庫 監都錢庫 監行在草料場 監雜買務 監雜
賣場
在外五十二項
制置司 沿海統制
安撫司 水軍統轄 水軍統領
轉運司 監酒庫
轉運司 監酒庫 措置銀銅場 檢踏官
總領所 監酒庫 監倉庫 監戶部大軍倉 措置糧買官
諸路州軍 知縣 縣令 縣尉 正將 副將 準備將 軍
備將領 都巡檢使 都巡檢 巡檢 水陸巡檢 管界巡檢
同巡檢 巡檢私茶 巡檢私鹽 兵馬都監 駐泊兵馬都
監 兵馬監押 駐泊兵馬監押 文州右昌寨駐泊 知寨
左右江鎮寨兵馬賊盜公事 知城 知堡 知城堡 寨官
知關堡 同知關堡 軍使 監倉場庫務稅監院鎮 監鹽井
排岸 文監官 主管糧場官 文州南路鎮 主管右昌寨

頁馬 寨主 環湖場監務使臣 主管堡 主管關堡 同主

本部今指定使臣履任實及陸年內酒歷前項名色肆考方許開陞親民

奉 聖旨依吏部措置指實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探內左藏南

庫積降指揮改作左藏封林下庫全聲說照用 淳熙六年七月六日

初路分都監副都監職任在州都監之上合放行開陞其諸路總管管轄

州總管管轄提刑知州軍軍此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初紹興府

橫官內外巡檢即係巡檢衙門與放行開陞 淳熙十年七月十九日

初皇太子官上管左右春坊依在內差遣開陞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十

三日 初主管永康軍蓋崖開陞任與開陞事體一同理當名色放行

開陞 淳熙十二年六月一日 初知開門事理當名色開陞 淳熙十

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初軍器所提轄監造受給官與入開陞名色 淳

熙十六年八月四日 初監兩浙西路安撫司同易庫與理作開陞差遣

紹熙二年九月一日 初開門各人係是召試與依武舉出身放行開

陞 慶元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初視舉興州仙人原一帶開陞比之知

開陞事體尤重理為名色開陞 慶元三年十月十七日 初帶御器械

理作開陞名色 慶元五年正月十七日 初開門宜贊各人日在殿陞

應奉事體繁重可將見供職人入類實及陸考依內外場務官例與理開

陞 慶元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初江南東路安撫司親兵統領并幹辦

廣南西路網馬驛程與理作開陞差遣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初

轉運司中賓州管界巡檢欵下本司不以為無拘礙許曾經任巡檢武主

兵官已開陞親民官序無過犯大使臣通差年未陸檢應進功武材武無

職罪人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實慶三年五月十五日 初自今右選

預開陞親民官序許許色試色後歷兩任方許許州武舉從軍人依舊

例作轉舉須履計議等官然後該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四月十九日 鄧省劄子知贛州姚

鑄申兼復陳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甲司公事欵於每歲元舉兵官員額

外許舉改官親民任使開陞狀各宜越奉聖旨權依本所看詳前項指

續有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探兩歲共舉改官官員今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

修初今所申吏部看詳考功即官劉漢羽奏請開門宜贊各人入類陞考

與理開陞開門開報添入宜贊各人以下在外監當開陞猶用陞考則施

之開職無不可者契勅委有以以下貳字即與一體施行為詳慶元五年指

探開門宜贊各人以下在殿陞應奉事體繁重為係特差昨來吏部有失

條具開陞所合通照慶元五年已降指揮施行本所契勅上項指揮係是

開門取降去有以以下貳字吏部已指定稱合遵照施行本所今審訂欵從

吏部已指定到事體施行右到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資序服色攝要 應稱職官者係承直即至從事郎應稱令錄者係從政

榮考祿官陸品以上服雜品以上服雜。應醫愈轉醫痊醫幼服雜紫者並賜魚袋。應職事官堂除知縣許借服色。應關陞資色服色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諸以奏舉若恩賞及考任應陞改資序已注入路闕而因罪不應得者。報本路改差。公罪聽赴任。止理本資仍闕考功。諸就注入路闕而應陞改資序者。差訖闕考功共奏差者。準此。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當。諸未到部人。非次差移而年限應闕陞者。雖未納印紙。及歷任狀聽為親民人。已注而資序未應入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諸使臣注授親民。差遣其資序未正。見帶權若關陞應落權者。擬鈔以聞。諸親民闕巡檢替回未經比較。賊盜而直注及監當人。關陞已應格而就注。並預擬親民資序。如合降等及未應關陞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諸州學教授應陞改資序者。聽就任改正。尚書左選令。諸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關到應陞改落權及權發達者。擬奏。

付印左選令。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非體重過犯。未成資。雖任及因違法差出。破考不成。資者理元奏舉資序。如考任合入令。錄領依常調者。聽諸朝廷差任。及因舉時差注。若考任合入令。錄者。與備正本資序成資。用恩例。陳之罷任者。準此。諸應備資而不願罷任。及就任得改。止資序者。各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諸歷任。法有越折資序者。與改。正仍具奏。關餘錯誤。即注。奏。據。須。照。會。者。給。公。據。諸。稱。職。官。者。須。承。奉。聖。旨。至。其。事。關。稱。令。錄。者。謂。從。此。即。稱。令。錄。者。謂。修。職。即。稱。判。司。簿。尉。者。謂。通。功。即。稱。判。司。者。謂。軍。理。判。司。理。司。法。司。戶。亦。軍。稱。簿。尉。者。謂。主。簿。縣。尉。諸。考。功。關。到。運。入。應。陞。改。資。任。者。並。日。下。注。籍。及。版。曉。示。滿。日。方。狀。仍。委。印。官。常。切。點。檢。

永樂大統元年五月十八日

十三

舉常平茶鹽官。應落權及權發達者。檢舉關吏部擬奏。諸銜替應降資序者。事理稍重。降壹等。重降貳等。若降等而無等。可降並別。俟年。諸大學注。權入官者。在任。考外。理為正官。資序。入路。或考外。準此。諸。刑。發。或。特。恩。備。資。者。謂。非。得。旨。例。與。者。從。事。即。以。上。及。帶。官。別。須。職。任。與。就。任。備。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

尚書考功格。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正入資序。三路轉運使。發運使。右差合入第叁任。轉運使。資序入。三路轉運副使。發運副使。諸路轉運使。右差合入第叁任。提刑資序入。諸路轉運副使。右差合入第貳任。提刑資序入。諸路提點刑獄。右差合入第貳任。知州資序入。諸路轉運判官。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官。右差合入第貳任。通判資序入。

尚書右選申明。政和七年十一月空日奉。御筆。應。見。理。路。分。給。轄。路。分。部。監。州。給。轄。資。序。並。改。正。今。後。如。敢。奏。請。陳。乞。理。為。資。序。者。以。違。御。筆。論。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雖。奉。特。旨。亦。許。拒。案。院。執。奏。不。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約。束。止。絕。奏。請。陳。乞。官。司。委。御。史。臺。覺。察。樞。密。院。執。奏。其。指。揮。內。違。御。筆。論。係。請。康。元。年。五。月。十。八。日。勅。合。作。違。制。論。錄。事。干。內。外。理。合。通。知。存。留。通。用。施。行。

永樂大統元年五月十八日

十四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乾道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刑。武。即。張。立。狀。係。歸。正。人。已。蒙。添。差。監。吉。州。板。木。場。不。雙。務。準。考。功。告。示。合。關。陞。親。民。資。序。已。添。都。監。差。遣。申。省。已。給。降。付。身。承。後。批。張。立。監。吉。州。板。木。場。元。係。具。鈔。今。未。止。因。關。陞。隨。資。序。已。改。差。遣。却。專。指。揮。承。侍。右。似。此。之。人。見。行。具。鈔。陞。改。送。吏。部。今。後。應。似。此。之。人。體。具。鈔。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內。大。使。臣。官。稱。改。作。訓。武。即。今。聲。說。照。用。

尚書左選令。諸知州軍監通判。並借。若通判。資任。願。就。蒸。判。及。取。兵。知。縣。或。朝。足。選。擇。知。縣。者。準。此。內。知。州。已。服。雜。及。知。節。鎮。者。亦。借。蒸。判。即。曾。任。知。州。已。借。蒸。者。雖。知。軍。監。亦。借。蒸。諸。醫。愈。轉。醫。痊。醫。幼。服。雜。紫。者。隨。告。仍。賜。魚。袋。

尚書考功令。諸命官。陳乞。磨。勅。服。色。年。限。內。曾。內。罪。編。竊。官。勅。停。資。校。散。官。連。官。或。居。任。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承。正。印。以下。勅。停。非。違。官。者。自。依。本。法。諸。以。服。色。者。致。仕。任。朝。官。同。免。任。自。出。官。獲。務。日。理。朝。足。差。失。行。事。及。權。稱。日。

日非即使... 員理以上若無千... 暨務及昇醫侍養... 除路即犯賊濫者不用此令

借 諸通仕登仕... 高書考功中明... 乞依敘行本身...

文方許陳已身... 高書左選中明... 帶兼王管擴官...

與空除外任... 近據前項官... 添差任滿改...

依 嘉定十七... 高書侍即左... 到白刺子陳...

本都指定只... 淳祐八年七... 如錢塘及紹...

除任遠外餘... 依 嘉定十七... 高書侍即左...

到白刺子陳... 本都指定只... 淳祐八年七...

如錢塘及紹... 除任遠外餘... 依 嘉定十七...

依 嘉定十七... 高書侍即左... 到白刺子陳...

到白刺子陳... 本都指定只... 淳祐八年七...

改官門考... 改官承吏... 職司宜員... 任如在平... 再須滿查... 勅改官... 人在任考... 保明申部... 中即候部... 武學博士... 士依太學...

永樂承差萬學堂

任宗學... 應選人任... 入官 應... 任滿任考... 回典磨勅... 員與磨勅... 主兩員與... 舉職官和... 不應及任... 全別用改... 滿陸考... 政從事即... 派外出身...

進納陸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與備資除守本官致仕 應考
舉及格合該改官歷任內有過犯頂理改方許班改 應選人改官除
前項弊說外餘係本法

考第改官

侍郎左選令 諸磨勘人承直郎資序及儒林郎係進士明經九經出身
改陸朝官餘改合入官 諸進功修職即因恩賞備從事郎該改官者如
考任合入從政郎並依從政郎法並充吏 諸受供饋及和市有利利
計賦各不滿匹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仍不越宣教郎 諸合磨勘人丁
憂服闋者與陸半年名次若已判成丁憂者限叁日開會所屬先次入甲
引見已勝甲而役狀者入次甲 諸磨勘應改官者開會出勝以肆人為
壹甲伍日以次引見未及肆人即展至拾日雖不及亦聽引見 酬獎人附
中並前壹日引驗取不得磨突狀引見日事應奏請及功過別該陸熟者
並奏稟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至修職郎陸考進功郎亦考有
改官舉主伍員 應依考以上無職非人與職主員內職司壹員與磨
勘公罪兩犯杖兩犯皆比量化杖或壹犯徒以上加查考移罪管仍加舉

承直郎考功通用令

主壹員杖以上加貳考仍添舉主貳員或職司壹員如起折及權官者依
本費已上若曾經改正與先加展其所犯雖非前項公罪未應改正者亦
不許磨勘改官 考及吏 諸合磨勘人任滿或成資罷任謂非由體量
自化者丁憂服闋并本任已滿朝旨抽起開者到部投狀應就任磨勘者
依本法內曾因公事致私罪杖情輕稍重及私罪杖以下情重者錄
歷任及過犯奏裁若私罪杖以下情理稍重或公罪杖以上若犯公罪徒
會恩自首去官降從管并管停管者錄歷任及過犯申都省餘依例磨勘
引見其犯私罪徒或曾犯姦賊姦罪九犯及後者及緣餘事到關不許投
狀 諸堂除選入任大理評事謂非官以中刑法第貳等以下上入者
到官供職滿貳年通歷任及伍考有改官舉主壹員與改合入官 考吏重
元 諸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
舉主肆員與磨勘 諸選人任太社籍田令在職壹年以上者不以為無
出身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
滿赴部投狀
尚書考功令 諸選人不許將歷過迪功郎壹陸考理作應關陸備資
考功磨勘及不得用減年作實歷 諸選人應改官者不得陳乞就任磨

勒本條指定者非 諸改官考第舉主已足高因隨所罷任者與磨勘
諸不因體量員犯罷任人考第舉主足應磨勘者依得管法謂其或成
考罷任在外指射人 諸歷任曾受供饋并和市有利利各計賦不滿匹
者如合磨勘更候兩任無任罪舉主通及拾員與磨勘 諸歷任曾失入
死罪謂非勒勅官未決者兩該磨勘已決者叁該磨勘 其罪三次別理人
改申都省即以酬賞應改官者取裁 諸合磨勘人若已侍次而下憂者
到部限叁日開會所屬 諸舉主應仗者其見任官資資降事故過犯或
體量陳首並會所屬舉主謂改官及舉職官錄令餘詳舉此

尚書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任京局差遣就任改官者聽罷 磨勘及有
考法科理資任者非

赴新任

侍郎左選令 諸酬賞應改官而歷任有過犯者其所犯申都省取旨改
官即特旨與改本等武次等官者依特旨 諸水土恩弱酬獎該改官者
本路人即於引見到子內貼出本貫州縣臨時取旨廣而東西路合注

酬賞改官

依條施行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選人獲盜盜改轉次等官而無等可降
者謂改承務郎展貳年磨勘 諸獲賊改官者隨奏舉改官人班次引見
訖方許依格改轉 諸贛州龍南安遠縣令叁年替無公私過犯任內舉
主未及貳員許通用前任舉主改官仍免職司或止有前任舉主叁員聽
本路提點刑獄同守臣照改官狀式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連街係奏亦
與改官

淳祐令

諸賞應轉官者承直郎以下因軍功改合入官捕盜改次等
合入官非軍功捕盜者迪功郎不滿伍考從事郎修職郎不滿肆考夫林
即從改郎不滿叁考並循兩賞 諸賞應減磨勘叁年者因軍功改次等
合入官
淳祐格 命官 親獲強盜 赤入 減磨勘叁年 壹拾人 轉壹官
親獲兇惡強盜 伍人 減磨勘叁年 赤入 轉壹官
致仕改官

班引之外溢額數免若堅守 孝宗皇帝立定例格員之額斷不許額外
 執定歲額雖有特故指揮行吏部執奏不行如付班之人要有陳乞
 津給者彈劾嚴可杜絕俾求不致沈沈其考第舉主及格之人
 須要成實書滿然後許其解罷赴部即不許妄引親嫌陳乞離任如有偽
 妄保明官司及保官並令吏部其中朝廷取 旨責罰及曾歷格試考無
 過化依舊法正減常員舉主立其指路合減舉員處并初任已成考考
 赴第或任方許交薦並依見行條法指揮外所有時來一時申請官歷似
 官職合監當除官換格或考改官及拘以考數交薦指揮更不施行一遵
 孝宗皇帝淳熙七年二月集議指揮今來既無額外放班等事則委合
 臣僚建請改弊之意臣等所敢可行即乙下吏部自今降指揮日並依此
 施行奉 聖旨依集議到事理施行奉所看詳上件指揮內一項考舉及
 格人須要成實書滿然後許其解罷合遵照嘉定八年淳祐三年分別改
 官離任考第指揮今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乾道二年三月空日 初吏部借置選入引 見日
 全立班移近 軒陸選一 宣名其間 聖意或有所疑之人即乙指第
 宣諭吏部侍郎到都審驗知不中選取 旨別作施行奉 聖旨
 依 淳熙七年四月十一日 初吏部承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初或引改官權以未格員為額即未舊職事官及四川換給改官合係與
 不係今來未格員額之數奉 聖旨通以捌拾員為額內引見改官并職
 事官共陸拾伍員四川換給改官壹拾伍員 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初吏部承淳熙七年四月十一日 初
 通以捌拾員為額即不曾聲說補滿改官人通在引見改官人數之內奉
 聖旨每歲補滿改官額員如補滿員數不足即以奏舉改官人補換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初今後職事官改官許在捌拾員歲額之外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初吏部承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卷八與磨勸係不用舉主改官即不在每歲改官額員之數止隨班引
 見今來歸止補授即次備至承直即後歷伍考依條合改官款即亦不用
 舉主磨勸係與進士及第舉主卷八入任回改官事體一同不在每歲
 額員之數故行隨班引見緣本部日前夫於中明令中取朝廷指揮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 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初吏部承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制置司中四川選入磨勸關陞依指揮合轉運司公參沈燾一宗大
 字中制置司本司見得考第舉主及格理到司先後月日資次磨勸改散

繳連申省部換給近來有力之人更不經本司放散妄以押綱虛立固事
 到關直赴吏部改官權占資次又有雖從本司磨勸放散而不問月日先
 後內有力者或專人或附憑攬薦到部先理為數無力人雖放散在先所
 中文字到部稍緩及使居後有此不均本部今復從本司所申事理所有
 前兩府禮部國子監長歲奏舉四川選入自合赴部投下故散仍即行下
 制置司照會所有合該換給之人因押綱到行在雖依得紹興二十六年
 指揮許令赴部陳乞亦要照例置司給到前來本部以憑理在制置司查
 拾伍員換給改官之數奉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二月十日 初吏部
 狀指定內地選令任四川差遣有該磨勸之人欲令赴部投下磨勸理為
 內地員數奉 聖旨依 嘉定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初吏部借置下項
 一選人兩任陸考舉主考第及格任滿得替參部改行改官如未差替人
 除沿邊州軍合候替人交割其餘州郡照已得替或未替人保明申部
 候部符到日不候替人離任磨勸改官一歷兩任陸考至第卷任如在辛
 年內舉主及格須再滿五年方許赴部磨勸改官如在任壹年來或貳年
 舉主方足照第卷任到官舉主及日已足過滿壹年以上除沿邊州候替
 人交割離任其餘州縣並許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批書離任赴部磨勸
 改官一兩任止及伍考舉主未及格至赴第卷任再成查考換成陸考而
 舉主方及格之後再須過壹年二已歷兩任未及伍考舉主及格止久查考
 至第卷任及壹考考第及之後再須滿壹年二項除沿邊州軍合候替人
 交割離任其餘州縣許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批書離任赴部磨勸改官
 今後如有親親并考第舉主及格不候替人離任須經本任州軍監司陳
 乞結罪保明申部候符下方許改行批書離任若未得行下州郡等處便
 與批書離任申奏取 旨到部官照例離任條法施行不許奏選奉 聖
 旨依 嘉定十年十二月二日尚書省到于今後曾任架閣差遣見在外
 任考舉及格許令就任改官仍查差知縣壹次 嘉定五年十月十三日
 都省到于大理卿李珣奏對司直與太社籍田令均係朝廷權用之人
 況司直班序在太社籍田令之上而改官格法如此異同欲望俾得指揮
 今後大理司直照二今改官格法一體施行奉 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 初臣僚奏每歲引引額員之數或員以虛極邊縣
 尉任內曾獲兇惡強盜案人以其許其陳乞本部具已斷獄案仍連在任
 勞幼中聞神靈實保奏取旨注籍比附實班引西蜀保奏知之歲放
 通不過兩員或保奏未到許今年備足奉 聖旨依

侍郎在選尚書司敷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十二月五日都省批下吏部
申選人補盜賞 今使如遇司敷開到改官依式狀隨班引 見畢隆元
復當日實考 依格備改不許用復盜後別賞備轉資序上陳乞改秩有壞
成法外 有勳除叛送改捕烟寇及諸州隨軍立到大功勞績顯著特與改
官之人 以典常格捕盜人不同却合從本部具申朝廷酌酌施行後批送
吏部從折中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都省劄子白劄于竊照改官
人赴班引見銓曹不易之法 近年任于外者督求外改淹滯在部越班人
乞自今後除四川及沿邊不可闕官處許其中外餘郡不許妄有陳乞如
或忤成舉者受者並生以違制之罪 又有宣項舉員已足考第尚欠先關
件以選人為難至考第已及中乞外改理為須入百里民命為重併合約
求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吏部通曉諸路監司州軍常切遵守施行右
劉付吏部 嘉熙三年十月五日都省劄子應考舉及格入並須越班改
官 不許求詳就任理為班改員數 淳祐三年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吏
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則奏請選人改官若考外舉主方足更須成考
至於考考以上許雜任近日臣僚申請雜考以上亦須更滿壹考選調

永樂進奏官考

十四

改官不務其難 宜選舊制考以上文字是者即許申部離任越班吏部
竊詳考考人既得文字圖備便可強所以再限以宜年固為太過若便許
雜任恐於職業有曠欲限以文字雖足須通任半年方許離任半年以後
及者即與致行右劉付吏部從折中事理施行 淳祐四年三月五日都
省劄子編修初今所中竊詳選人舉主伍員用職司查員而後改官若止
許受職司查員則恐指司幹官與京局差違自本部本司之外不便可以
交舉亦而求便欲自淳祐四年為始應選人改官舉主伍員除合用職司
查員外更許將職司查員作常員收使知過兩紙不許投致 二月十六日
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四年三月五日都省劄子勤會選入外
改詳俸甚多有虛作減免舉員憑空伸縮考任丁憂展限妄得在任見引
者諸如此類不止一疏合作關防奉 聖旨今後監司郎守陳乙部內外
取之入如諸後選切職任實不丁關與每展限在七月終以前中奏到
關吏部取取出身以來一宗真本文字物驗取會或所奏中官司中
如無許冒違改本部即當行人次第保明結朝典大配狀表恭審實
限壹月中尚書省具奏取 旨如有違礙及不備備事件即開說因依中

省照會更不施行內詳買人仍議降展不許自陳難奉持 旨許吏部執奏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十年九月三日 初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提領量儲倉所倪祖常狀竊謂今日欲革諸倉欵獎之源各
倉設官曰監臨解而機察監門隨所職字干繁俱重繁欵人而盡其責
當自久於其職蓋錄倉官指諸倉倉為通籍借理一遇到任惟事營求惟
務鑽利現得舉員及格隨即巧為去計或圖改辟靡待終更其視倉儲真
成博倉欲將倉倉中下界置儲東西倉瑞平倉是任監官解而機察監門
官不問考舉已未及格並候冬年滿管內監官右選人照 御前軍器所
提轄官例亦以卷年為任所有軍器場官左右選人併令一體遵照求馬
定制九月三日奉 聖旨依 實祐四年正月五日都省劄子吏部中應
軍功補文資人須通歷改考有舉主陸員然後改官正月十六日奉
聖旨依

永樂進奏官考

十四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實祐五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令吏
部自實祐六年為始應四川制司中到換給赴部注籍班改人委是川首
實今任四川差違考舉及格方許理為川班換給名次雖係川實曾投四
川舉員今流寓東南內地差違俟足舉員只令就東南班次不許攪占
川班員數
侍郎左選尚書司敷通用申明 實祐六年正月九日都省劄子檢正左
右司狀勸會臺官奏請檢法例等事本司增修檢例守法條目立為定
式開具下項 一文臣除酬實及捕盜令甲所載合減削外其餘非泛推
賞只合備轉官實不許減員以一捕盜賞或實錄提合換足人數或為首
人未獲憲司並當契勒的實方與保明中上推賞 一選人伍制方可改
秩不許虛指和權妄稱版奉考親溫實減免舉員 正月七日奉 聖旨
依 已得指揮仰兩省諸處及審院部曹等處自實祐六年正月為始各守
成法不許違戾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尚書省一併揭示都門曉
諭仍下六曹并諸宣制帥監司守臣遵照格守成法毋得徇私檢法用例
常切遵守一體施行右劉付吏部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元年五月七日都省批下吏部中準批下廣東經
略安撫司中從事郎鄭承已用常員兩級理作職司照得磨勘改官以職
司為重若以常員兩級比折職司不特壞法自自此有勢援之人多取常員
以為比折之地並不重為抵寒者之困雖有已改行體例亦是弊例於法
大不可行 承後批送吏部將下廣東經略司照應準此

陞改。

尚書考功令。諸合唐勅改官陞資。有公案在刑部大理寺。不該取旨。候約到刑名。若全入徒流。已決已配者。檢法書斷官。難該赦降。去官原光。並候斷訖施行。律助大入者。新官準此。除申都省。理資係公罪。以下不中。以上後有特旨。即從特旨改正。諸奏舉判司簿尉入職官及縣令。若未經陞階。而因恩實。備令錄知令錄。願改作奏舉者。聽。諸恩任有罪犯者。應應勘關。並以見理遺闕。依條陞改。諸睦宗院宗學教授。依諸州教授陞改。諸選人陞改。自身及舉主。有過犯案狀。未到者。下大理寺約法。該與不該取旨。已勘到案狀。有斷定刑名。已上刑部者。會同本部合與不合。取旨。各依本法。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諸承直郎以下。任樞密院編修官。勅令所剛定官。秘書省正字。或博士。正錄。並到任實歷壹年。方許通理。前任考第陞改。即未滿年。就任改。左。壹等。差違。其歷過月日。檢及壹年者。亦許通理。諸承直郎以下。任館職。樞密院編修官。大理司直。評事。學官。勅令所剛定官。應陞改。實者。聽就任。陞改。前任考第。舉主。應改者。準此。淳祐令。諸州學教授。因移校。而補滿。前任應陞改。職即以上。或餘官。應

大宋史卷之六十八

十一

開陞者。申尚書吏部。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唐勅者。候任滿。赴部。役狀內。廣南。教授。仍減舉主壹員。南書考功申明。紹興十年六月二十日。勅。四川。選人。於。宣。司。唐。勅。陞改。合到部。陳。乞。人。經。本。路。轉。運。司。公。參。理。當。到。部。宣。撫。司。繳。奏。文。字。赴。部。按。法。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宣。撫。司。合。係。制。置。司。合。聲。說。照。用。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乾道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勅。勸。會。選。人。改。官。除。犯。私。罪。徒。及。曾。犯。姦。贓。不。許。投。狀。外。其。曾。有。公。私。過。犯。計。其。元。得。官。杖。徒。流。罪。名。各。有。農。考。添。舉。主。條。法。及。有。奏。裁。或。申。都。省。之。文。及。緣。在。法。有。恩。任。罪。犯。應。唐。勅。關。陞。外。並。以。見。理。遺。闕。依。條。陞。改。本。部。自。來。只。以。見。理。遺。闕。依。條。添。舉。主。若。已。經。赦。及。依。無。過。人。例。者。更。不。添。舉。及。具。申。都。省。陸。典。二。年。後。成。例。申。省。契。勸。選。人。銜。差。替。既。不。理。犯。時。查。考。及。已。經。赦。宥。依。無。過。人。例。若。後。來。到。部。磨。勘。人。與。除。等。陞。改。即。是。欺。恩。遂。成。虛。文。今。欲。除。選。人。犯。罪。合。加。展。考。第。舉。主。自。合。依。本。條。以。見。理。遺。闕。加。展。陞。改。外。內。當。犯。特。替。若。已。經。赦。依。無。過。人。例。者。即。與。依。條。陞。改。行。陞。改。奉。聖。旨。依。舊。法。施行。人。乾。道。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判。子。照。得。選。人。陞。改。若。有。前。項。罪。犯。未。經。除。落。人。見。理。遺。闕。自。有。立。定。舊。法。奏。裁。申。都。省。取。

旨。比。年。以。來。止。是。照。例。其。申。都。省。或。與。降。次。等。陞。改。若。有。似。此。之。人。遂。旋。申。取。朝。廷。指。揮。委。是。奈。煩。欲。自。今。後。將。選。人。陞。改。自。合。照。應。六。年。七。月。已。降。指。揮。更。不。具。申。右。割。付。吏。部。依。例。子。內。事。理。施行。乾。道。八。年。正。月。十。四。日。勅。緣。邊。州。軍。選。人。關。陞。者。雖。已。移。注。候。交。到。始。得。離。任。成。資。改。秩。者。錄。白。一。宗。文。字。及。舉。主。告。示。其。本。職。連。申。部。始。應。格。法。則。先。注。籍。理。為。改。散。俟。後。官。赴。上。候。交。到。離。任。赴。部。候。引。見。投。告。

侍郎左選令。諸進士及第。第貳第叁人。壹任回唐勅者。改次等。合入官第肆第伍人。與大。林。郎。諸承直郎以下。因恩實得旨。轉。宣。官。稱。依。條。施行者。與依條改官。或備資。回。授。轉。官。者。能。得。比。類。者。比。例。比。折。或。依。條。比。類。因。與。備。兩。資。即。已。至。承。直。郎。候。改。官。了。日。狀。使。諸。恩。實。應。備。資。改。官者。以。得。旨。日。若。依。法。酬。賞。以。司。勸。審。覆。關。到。日。於。合。入。資。序。考。第。上。備。改。獲。盜。及。私。茶。鹽。賞。以。獲。賞。月。日。前。歷。過。資。考。備。轉。諸。派。外。進。納。人。獲。盜。應。備。從。事。即。以上。奏。聞。降。等。與。使。臣。諸。獻。納。備。官。人。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換。使。臣。與。比。類。備。至。承。直。郎。尚書考功令。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得替。無。職。罪。及。雖。有。公。罪。稍。重。私

大宋史卷之六十八

十一

罪。稍。輕。任。內。有。改。官。舉。主。貳。員。已。經。改。正。者。與。備。資。其。不。同。體。量。過。犯。或。黃。雜。任。者。準。此。有。上。又。罪。犯。及。身。替。侍。養。人。即。是。滿。堂。考。備。止。次。任。如。前。任。者。與。唐。勅。雖。不。任。知。縣。縣。令。但。於。錄。差。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人。及。依。條。注。教。官。者。並。準。此。景。定。重。定。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國子太學博士。正錄。在職壹年以上。國子博士。京官。任。太。學。武。學。傳。習。者。國。子。太。學。正。錄。月。右。職。貳。年。唐。勅。大。學。博。士。正。錄。就。除。準。此。通。歷。任。滿。卷。考。右。備。資。資。滿。肆。考。右。改。合。入。官。國。子。太。學。正。錄。通。歷。任。滿。卷。考。右。備。資。資。滿。肆。考。右。滿。肆。考。右。改。合。入。官。武。學。博。士。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卷。考。右。備。資。資。滿。肆。考。右。備。資。資。滿。肆。考。右。改。合。入。官。武。學。論。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卷。考。右。備。資。資。滿。肆。考。右。備。資。資。滿。肆。考。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嘉定十一年六月三日。勅。宗。學。中。宗。學。博。士。宗。學。論。歷。過。太。武。學。考。校。月。日。將。宗。學。考。校。月。日。通。理。及。壹。年。推。賞。吏。部。勘。當。照。得。如。條。前。任。未。滿。不。因。罪。犯。罷。任。許。於。次。年。到。任。半。年。限。內。陳。乞。通。理。成。考。任。奉。聖。旨。依。嘉。定。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吏。部。勘。當。宗。學。博。士。如。係。選。人。除。到。依。國。子。博。士。格。法。在。職。壹。年。通。歷。

任滿考考備室資滿非考改合入官宗學翰以選人除到依國子正錄體
例格法在職室年通歷任滿考考備室資滿伍考改合入官奉 聖旨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

子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九

六卷

部 大類上

吏部條法磨勘門 大武臣通用 大員 武官 大使臣 小使臣 磨勘條法

大武臣通用 應命官陳乞磨勘年限內曾經編纂除名勒停資散官進官或居住後難改正而無理元斷月日者其隔過月日聽理磨勘應文許收使若依赦除過名理元斷月日者其隔過月日聽理磨勘應文至換使使許折大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勘應有所得減年如大臣日曾經磨勘者與磨勘未經磨勘候再經磨勘方許收使若因戰開勞功得減年許收使應得父祖親屬恩例減年之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朝奉郎朝奉中散中奉大夫武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武翼郎武翼大夫應宗室換校外官許將在官理過年月十日比折作四日磨勘應因請假出落班簿年月並不理磨勘應丁憂服闋及病假滿百日落籍未朝見而執差者自執差日起理磨勘應起便月日並理磨勘應文武官以疾陳乞

大武臣條法

官觀職滿者並自左安日此磨勘 應仰綱得減年官不許換理磨勘轉應除補官雖待轉官實亦候轉過日收使 應文武官陳乞磨勘該滿日平未七十而申發大字到部已七十者與磨勘 應文武官陳乞磨勘該滿日甫及七十者許磨勘 京官 應奏補承務郎以上初該磨勘合理四年內要釐務二年有監司知州待從舉主一員方許磨勘無舉主展二年共理六年許對用減年 應再該磨勘並理四年不用舉主許對用減年勿承議即轉朝奉郎朝奉大夫除本任合得酬實許對用減年不許對用非是實換理磨勘 應朝請大夫以上磨勘並理三年內除中奉將中大夫非兩利不許對用減年外餘許對用減年換理 應從官自待到權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理三年太中大夫以上進士八年餘十年並許對用減年 應有出身承務郎起轉承事郎承事郎起轉宣教郎宣教郎起轉奉議郎奉議郎起轉中奉大夫 應無朝請大夫起轉朝議大夫已轉至朝議大夫起轉中奉大夫 應無出身人自承務郎起轉承事郎起轉朝請大夫若帶閣職依有出身人起轉朝議及中奉大夫若無出身曾帶職人除在京職事官與理作寄職人起轉若在外任已落職後却登朝考即不合起轉朝議中奉大夫 應中奉轉

中大夫非兩利不許對用減年中大夫非兩利不許轉太中大夫 大使臣 應修武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初該磨勘合依條自奉部後理五年內任任二年換察官舉主官員分許磨勘如無舉主添展二年合候七年內任任二年與磨勘若再該磨勘自該滿日起理合理五年不用任程亦許磨勘 應南班宗室磨勘除未換授之前實歷依申明指揮不與收使合自南班職之後及十年方許磨勘 應修武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及南班宗室再該磨勘許對用減年 應從義郎以下帶閣門舍人閣門祇候再該磨勘合理四年仍依大臣條法閣尚書右選擬官具鈔 應從義郎帶閣門祇候閣門舍人磨勘轉至修武郎以上共合理五年磨勘 應從軍修武郎以上丁憂者給式假候候經高右陳乞起復從條與理磨勘 應使臣陳乞磨勘如有應舉武宗室領應人所任任程合與任程赴試月日磨勘如不出州界不在除露之限 應使臣尋醫侍養人滿壹年聽朝參赴選與丁憂人除露再自放見或參部及執差日起理磨勘 應使臣係率執臺諫于孫女夫因恩數得 旨差職滿者如係呈試中人即合與收使任程磨勘若未經試中止照已得恩數將該差判于就差理年施行 其任程即合將試中後考第理任程施行 應奏陸致仕軍功武東

大武臣條法

出身軍功歸朝歸正歸順歸附視屬補官三省人換授并樞密院隨龍人並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宗室并戚里添差歸順歸正歸附歸明歸朝合許用不獲務理任程內宗室許用擬願理任程 應吏職及給使減年主管進奉藩邸捕殺副尉並轉至武郎止 應修武郎該磨勘功實任實雜官等轉宣官轉武郎 應武德郎該磨勘功實任實功實特旨轉官並轉武翼郎 應武德功郎不許收使回授父祖恩例轉大夫 應武翼郎上該磨勘任實功實特旨轉官合以兩官作壹官起轉候至武德郎依下法 應武德郎上該磨勘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上該任實功實特旨轉官止轉武功郎不得起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轉武功郎之人該磨勘起轉武翼大夫若不係武德郎轉武功郎之人該磨勘止轉武翼大夫 應已轉武翼大夫後求該磨勘任實功實雜官等轉官並以兩官作壹官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已轉武功大夫後求不理磨勘及不收使雜官等轉行止用武功大夫上所得戰功卷官轉橫行宣官伍官轉送郎宣官 應已轉橫行送郎用橫行送郎上所得戰功兩官轉橫行宣官卷官轉送郎宣官若橫行未至中亮大夫有官可轉自合於橫行上轉行如落階官除正使並條特旨 小使臣 應從義校尉至從義郎起

理年月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遺表恩澤親屬宗子取應
宗室宗大夫補官陣歿恩澤補復傷會文職出身內侍官罷省恩澤三省
樞密院撰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入內納及雜色補官人后妃親屬
已上並自參部日起理數內本省參部有朝廷差件身之人各件詳
日起理軍功捕盜歸正歸朝歸順歸附歸軍及格已上如係不從軍
人到部自參部日起理如係從軍人自給吏部任差帖印紙或給到
朝廷付身理馬就差日起理 軍功捕盜出身曾任副尉及下班祇應
經參部注授沿邊聽候使喚或見從軍人任准備將以上差違在任因恩
賞改轉校尉者自改紙下日理作改轉日理本詳錄無上條係此附
使且水信即改轉條上 應進義校尉初該磨勦人合理年限任程 奏
補致仕恩澤武舉待奏名推恩人親屬宗大夫補官陣歿恩澤捕復傷會
吏職出身三省樞密院撰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入內納及雜色補官人
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勦依條合理五年任程到任或年 軍功捕盜歸正
歸朝歸順歸附歸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勦依條合理五年任
程到任或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勦合理五年任程到任或年舉主或
員本部詳錄無上條係此附使且條上 應進武校尉初該磨勦人即與

已及年限未滿自不該磨勦如因軍功捕盜改轉承信郎從條不隔校尉
以前年月許通理磨勦應承郎即至從義郎初該磨勦合理年限任程
內仕任謂有差違到任任滿日或或考如前任不滿許行火任到任後
月日通理及或年共磨勦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親屬宗子取應
宗大夫補官及雜色補官陣歿恩澤吏職出身三省樞密院撰授并隨龍
人軍功離軍到部自參部日起理如係從軍人自給吏部任差帖印紙或給到
後並理任年 軍功捕盜歸正歸朝歸順歸附歸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
該磨勦依條合理肆年任程或年以後並理任年 閩門舍人閩門祇候
初該磨勦合理肆年任程或年以後並理肆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勦
合理任年任程或年舉主或員以後並理任年 本詳錄無上條係此附
使且條上 宗室徽廟并添差不差務差違并或王之家添差不差務差
違並理任程 應承郎即至從義郎再該磨勦但于出身並理任年不
用任程或有或年許行檢理內有吏職補官轉至副尉或即止若係進納出
身轉至從義郎止應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勦 小使臣進官合
款官乾陳乞磨勦者依條或年外其被罪以前年月日並不許收使止理
款復元官日起理磨勦施行外仍候任程到任或年若經改正理還元斷

尚書考功初。諸磨勦於今有違者。杖查伯未奉者。減卷等。其較考不當者。杖罰拾。不以失威。諸州軍中。發官員。磨勦文字。不依條條。明者。對決。官吏杖查伯。分官便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勦。諸磨勦人。文書雖未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磨勦。尚書考功令。諸磨勦人。文書雖未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磨勦。

諸磨勦。有所犯。罪名。無情理重者。聞刑部定奪。諸命官。又不磨勦。水主帥以下。應磨勦。以實。而不。大字。因有。臣僚舉者。其事。因。取。諸命官。陳乞。磨勦。罪。年。限。內。曾。因。罪。編。羈。當。勦。停。責。授。散。官。違。官。或。居。若。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改。使。水。主。帥。以下。勦。非。違。官。者。自。依。本。法。諸。休。教。除。落。過。犯。理。元。斷。月。日。者。其。偶。過。月。日。聽。理。磨。勦。諸。四。川。申。發。命。官。磨。勦。文。字。入。逃。計。程。外。在。路。有。留。滯。月。日。者。給。還。諸。磨。勦。而。付。身。文。字。內。雖。有。去。失。道。去。大。官。却。有。勦。之。類。或。去。大。非。應。照。用。切。文。字。若。有。初。捕。及。見。任。官。實。付。身。可。照。驗。無。傷。官。者。並。放。行。諸。曹。去。失。付。身。而。乞。磨。勦。有。未。去。失。以。前。磨。勦。千。照。者。以。千。照。內。月。日。起。理。無。即。以。陳。乞。去。失。日。起。理。其。後。以。月。日。不。明。者。即。以。去。失。十。日。起。理。諸。承。文。磨。勦。文。書。合。會。問。者。限。卷。月。諸。校。定。資。任。磨。勦。考。課。並。於。吏。部。取。家。狀。及。公。案。應。合。該。改。者。會。同。做。定。限。次。日。關。吏。部。諸。文。臣。換。授。使。臣。許。許。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勦。諸。文。臣。換。授。使。臣。應。有。所。得。減。年。如。大。臣。日。曾。經。磨。勦。者。與。磨。勦。本。經。磨。勦。候。再。經。磨。勦。方。許。收。使。若。因。戰。戰。而。得。減。年。者。許。收。使。諸。本。經。磨。勦。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應。檢。舉。磨。勦。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舉。諸。磨。勦。年。限。並。理。授。告。日。為。始。因。入。逃。留。滯。者。計。程。到。日。為。始。若。不。供。實。日。者。理。當。月。日。因。月。投。告。其。人。諸。承。務。那。以。上。若。使。臣。在。京。監。當。雖。不。滿。減。年。應。理。為。壹。任。者。其。磨。勦。許。依。到。任。減。年。法。諸。應。得。父。祖。及。親。屬。恩。例。減。年。文。臣。不。得。俟。理。磨。勦。轉。朝。奉。即。朝。奉。中。散。中。大夫。武。臣。不。得。俟。理。磨。勦。轉。武。翼。大。夫。諸。宗。室。換。授。外。官。者。許。將。在。官。理。過。年。月。檢。日。此。折。作。肆。日。磨。勦。諸。磨。勦。在。京。者。其。家。狀。仍。將。未。經。磨。勦。所。授。告。勦。官。刻。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諸。磨。勦。若。隨。侍。侍。養。賢。持。服。自。持。服。日。五。服。開。朝。見。日。因。事。未。得。與。差。違。者。若。理。斷。不。得。違。犯。若。非。不。理。磨。勦。諸。在。京。磨。勦。官。因。請。假。出。外。除。元。得。假。限。并。除。程。及。宣。季。外。月。日。不。理。磨。勦。使。臣。在。宣。月。不。到。部。者。違。滯。月。日。準。此。諸。因。請。假。出。外。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勦。諸。丁。憂。服。闋。在。外。中。舉。外。同。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勦。諸。丁。憂。服。闋。在。外。

指。射。差。違。者。併。舉。牛。灣。應。本。外。指。射。用。狀。到。部。日。起。理。磨。勦。就。差。者。以。授。付。身。日。八。路。以。赴。轉。運。司。公。承。及。役。狀。日。諸。磨。勦。請。在。外。以。該。日。除。程。預。先。保。明。者。已。申。發。文。字。而。丁。憂。致。已。放。行。者。若。年。限。內。有。用。過。丁。憂。月。日。許。將。服。闋。後。合。理。月。日。補。填。訖。再。行。起。理。諸。起。侵。月。日。並。理。磨。勦。諸。以。疾。陳。乞。官。觀。微。廟。者。自。登。安。日。與。理。磨。勦。諸。陳。乞。致。任。係。因。臣。僚。舉。舉。授。官。者。許。通。理。致。任。以。前。月。日。磨。勦。諸。命。官。委。賈。授。捕。差。差。作。身。之。類。已。陳。乞。改。正。者。雖。已。經。陞。改。磨。勦。其。以。前。歷。過。年。月。並。不。許。改。使。仍。依。初。捕。法。諸。被。隔。展。磨。勦。年。月。應。改。正。者。謂。因。官。司。誤。斷。或。行。官。斷。違。及。雖。元。有。公。案。在。刑。司。若。斷。下。不。合。官。罪。式。不。係。干。違。并。雜。合。生。罪。而。誤。斷。入。重。罪。如。元。展。磨。勦。卷。年。因。官。折。改。正。止。合。展。年。其。餘。展。年。給。運。之。類。以上。並。須。理。元。斷。月。日。者。或。官。司。行。違。程。隔。過。年。月。應。改。正。並。理。為。實。應。許。通。理。磨。勦。即。通。理。有。利。及。應。減。年。磨。勦。減。年。減。月。內。經。使。外。並。聽。存。留。收。使。諸。犯。罪。經。斷。會。思。去。官。自。當。合。原。理。道。通。隔。者。非。即。犯。正。入。已。職。雖。不。斷。從。所。理。展。磨。勦。凡。拾。陸。等。第。壹。等。肆。年。每。降。壹。等。遞。減。去。手。累。犯。者。並。累。展。其。貳。罪。以上。俱。發。及。合。併。計。若。壹。罪。而。累。該。展。者。各。從。壹。重。或。罪。增。犯。後。再。展。展。罪。等。罪。斷。位。罪。從。從。罪。罪。展。年。壹。罪。罪。

謂。本。犯。及。追。官。停。官。本。合。展。者。止。從。壹。重。之。類。其。衝。替。應。降。等。而。無。等。可。降。者。並。通。展。即。夫。入。死。罪。已。決。及。未。經。任。有。犯。正。入。已。職。該。磨。勦。者。申。取。旨。諸。陳。乞。磨。勦。所。屬。保。明。該。滿。日。年。未。柒。拾。而。申。發。文。字。到。部。已。及。柒。拾。者。與。磨。勦。諸。應。該。磨。勦。者。會。問。刑。部。大。理。寺。有。無。過。犯。係。通。滿。者。更。不。載。日。以。會。未。該。者。於。該。滿。日。截。會。大。理。寺。限。當。日。回。報。如。無。公。案。及。體。量。事。狀。即。關。本。選。數。如。有。公。案。在。身。候。約。法。了。日。會。到。所。犯。不。礙。磨。勦。考。與。此。若。有。見。違。充。請。獎。過。犯。者。仍。依。結。斷。尚。書。待。郎。在。右。選。考。功。通。用。令。諸。在。京。職。任。并。管。押。綱。運。官。有。本。轄。發。達。公。使。或。印。紙。聽。照。用。差。注。磨。勦。事。節。不。圓。方。許。會。問。若。不。用。發。達。者。非。尚。書。在。右。選。司。勦。考。功。通。用。令。諸。押。綱。得。減。年。責。者。不。許。俟。理。磨。勦。轉。應。陞。補。官。難。得。轉。官。賞。亦。候。轉。過。日。收。使。尚。書。待。郎。在。右。選。通。用。令。諸。宗。室。租。免。以上。親。磨。勦。轉。官。者。並。報。大。宗。正。司。尚。書。左。右。選。通。用。令。諸。任。品。以上。應。磨。勦。轉。官。者。具。狀。從。奏。淳。祐。令。諸。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勦。又。且。恩。賞。轉。者。至。中。奉。大。夫。止。若。年。柒。拾。以上。或。因。老。疾。陳。乞。官。觀。微。廟。留。臺。並。不。在。磨。勦。之。限。

欽定四庫全書
刑部
考功司

尚書考功令。諸磨勦人。文書雖未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磨勦。諸磨勦。有所犯。罪名。無情理重者。聞刑部定奪。諸命官。又不磨勦。水主帥以下。應磨勦。以實。而不。大字。因有。臣僚舉者。其事。因。取。諸命官。陳乞。磨勦。罪。年。限。內。曾。因。罪。編。羈。當。勦。停。責。授。散。官。違。官。或。居。若。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改。使。水。主。帥。以下。勦。非。違。官。者。自。依。本。法。諸。休。教。除。落。過。犯。理。元。斷。月。日。者。其。偶。過。月。日。聽。理。磨。勦。諸。四。川。申。發。命。官。磨。勦。文。字。入。逃。計。程。外。在。路。有。留。滯。月。日。者。給。還。諸。磨。勦。而。付。身。文。字。內。雖。有。去。失。道。去。大。官。却。有。勦。之。類。或。去。大。非。應。照。用。切。文。字。若。有。初。捕。及。見。任。官。實。付。身。可。照。驗。無。傷。官。者。並。放。行。諸。曹。去。失。付。身。而。乞。磨。勦。有。未。去。失。以。前。磨。勦。千。照。者。以。千。照。內。月。日。起。理。無。即。以。陳。乞。去。失。日。起。理。其。後。以。月。日。不。明。者。即。以。去。失。十。日。起。理。諸。承。文。磨。勦。文。書。合。會。問。者。限。卷。月。諸。校。定。資。任。磨。勦。考。課。並。於。吏。部。取。家。狀。及。公。案。應。合。該。改。者。會。同。做。定。限。次。日。關。吏。部。諸。文。臣。換。授。使。臣。許。許。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勦。諸。文。臣。換。授。使。臣。應。有。所。得。減。年。如。大。臣。日。曾。經。磨。勦。者。與。磨。勦。本。經。磨。勦。候。再。經。磨。勦。方。許。收。使。若。因。戰。戰。而。得。減。年。者。許。收。使。諸。本。經。磨。勦。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應。檢。舉。磨。勦。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舉。諸。磨。勦。年。限。並。理。授。告。日。為。始。因。入。逃。留。滯。者。計。程。到。日。為。始。若。不。供。實。日。者。理。當。月。日。因。月。投。告。其。人。諸。承。務。那。以。上。若。使。臣。在。京。監。當。雖。不。滿。減。年。應。理。為。壹。任。者。其。磨。勦。許。依。到。任。減。年。法。諸。應。得。父。祖。及。親。屬。恩。例。減。年。文。臣。不。得。俟。理。磨。勦。轉。朝。奉。即。朝。奉。中。散。中。大夫。武。臣。不。得。俟。理。磨。勦。轉。武。翼。大。夫。諸。宗。室。換。授。外。官。者。許。將。在。官。理。過。年。月。檢。日。此。折。作。肆。日。磨。勦。諸。磨。勦。在。京。者。其。家。狀。仍。將。未。經。磨。勦。所。授。告。勦。官。刻。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諸。磨。勦。若。隨。侍。侍。養。賢。持。服。自。持。服。日。五。服。開。朝。見。日。因。事。未。得。與。差。違。者。若。理。斷。不。得。違。犯。若。非。不。理。磨。勦。諸。在。京。磨。勦。官。因。請。假。出。外。除。元。得。假。限。并。除。程。及。宣。季。外。月。日。不。理。磨。勦。使。臣。在。宣。月。不。到。部。者。違。滯。月。日。準。此。諸。因。請。假。出。外。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勦。諸。丁。憂。服。闋。在。外。中。舉。外。同。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勦。諸。丁。憂。服。闋。在。外。

欽定四庫全書
刑部
考功司

尚書考功令。諸磨勦人。文書雖未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磨勦。諸磨勦。有所犯。罪名。無情理重者。聞刑部定奪。諸命官。又不磨勦。水主帥以下。應磨勦。以實。而不。大字。因有。臣僚舉者。其事。因。取。諸命官。陳乞。磨勦。罪。年。限。內。曾。因。罪。編。羈。當。勦。停。責。授。散。官。違。官。或。居。若。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改。使。水。主。帥。以下。勦。非。違。官。者。自。依。本。法。諸。休。教。除。落。過。犯。理。元。斷。月。日。者。其。偶。過。月。日。聽。理。磨。勦。諸。四。川。申。發。命。官。磨。勦。文。字。入。逃。計。程。外。在。路。有。留。滯。月。日。者。給。還。諸。磨。勦。而。付。身。文。字。內。雖。有。去。失。道。去。大。官。却。有。勦。之。類。或。去。大。非。應。照。用。切。文。字。若。有。初。捕。及。見。任。官。實。付。身。可。照。驗。無。傷。官。者。並。放。行。諸。曹。去。失。付。身。而。乞。磨。勦。有。未。去。失。以。前。磨。勦。千。照。者。以。千。照。內。月。日。起。理。無。即。以。陳。乞。去。失。日。起。理。其。後。以。月。日。不。明。者。即。以。去。失。十。日。起。理。諸。承。文。磨。勦。文。書。合。會。問。者。限。卷。月。諸。校。定。資。任。磨。勦。考。課。並。於。吏。部。取。家。狀。及。公。案。應。合。該。改。者。會。同。做。定。限。次。日。關。吏。部。諸。文。臣。換。授。使。臣。許。許。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勦。諸。文。臣。換。授。使。臣。應。有。所。得。減。年。如。大。臣。日。曾。經。磨。勦。者。與。磨。勦。本。經。磨。勦。候。再。經。磨。勦。方。許。收。使。若。因。戰。戰。而。得。減。年。者。許。收。使。諸。本。經。磨。勦。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應。檢。舉。磨。勦。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舉。諸。磨。勦。年。限。並。理。授。告。日。為。始。因。入。逃。留。滯。者。計。程。到。日。為。始。若。不。供。實。日。者。理。當。月。日。因。月。投。告。其。人。諸。承。務。那。以。上。若。使。臣。在。京。監。當。雖。不。滿。減。年。應。理。為。壹。任。者。其。磨。勦。許。依。到。任。減。年。法。諸。應。得。父。祖。及。親。屬。恩。例。減。年。文。臣。不。得。俟。理。磨。勦。轉。朝。奉。即。朝。奉。中。散。中。大夫。武。臣。不。得。俟。理。磨。勦。轉。武。翼。大。夫。諸。宗。室。換。授。外。官。者。許。將。在。官。理。過。年。月。檢。日。此。折。作。肆。日。磨。勦。諸。磨。勦。在。京。者。其。家。狀。仍。將。未。經。磨。勦。所。授。告。勦。官。刻。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諸。磨。勦。若。隨。侍。侍。養。賢。持。服。自。持。服。日。五。服。開。朝。見。日。因。事。未。得。與。差。違。者。若。理。斷。不。得。違。犯。若。非。不。理。磨。勦。諸。在。京。磨。勦。官。因。請。假。出。外。除。元。得。假。限。并。除。程。及。宣。季。外。月。日。不。理。磨。勦。使。臣。在。宣。月。不。到。部。者。違。滯。月。日。準。此。諸。因。請。假。出。外。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勦。諸。丁。憂。服。闋。在。外。中。舉。外。同。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勦。諸。丁。憂。服。闋。在。外。

即大中大夫以上不用此令。請減年磨勅與文臣通用者謂如有減額
場務嚴守。及履道之類。準肆年為法。謂如履道年所任年磨勅者減壹
年。壹年之類。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謂如履道年所任年磨勅者減壹
年。內侍官於年磨勅。亦減陸年之類。故尉府侍者下。以職凡副行與使臣
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實。不在
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格。犯罪經斷等第。辰年磨勅。犯罪徒稍輕及輕。積重加第
伍年。重加第拾年。第壹年。肆年。犯罪杖重。第貳年。叁年
叁年。犯罪杖稍重。第叁年。叁年兩季。犯罪杖稍輕及輕。第肆
年。叁年壹季。犯罪杖重。第伍年。叁年。私罪流重。第陸年。貳
年叁季。私罪流稍重。第柒年。貳年兩季。私罪流稍輕及輕。第
捌年。貳年壹季。私罪徒重。私罪衛營應降等。而無等可降。少貳年
肆年。私罪徒稍重。第玖年。貳年。私罪徒稍重。第拾年。壹
年叁季。私罪徒稍輕及輕。連官免勅。私罪衛營應降等。而無等
可降。少壹年。公罪少貳年。私罪人衛營。私罪重。公罪重。第拾
壹年。壹年兩季。私罪杖重。第拾貳年。壹年壹季。私罪杖稍重

宋集卷之六十九

違官勅停。勅停。特勅停。責授散官。落職。降官。公罪衛營
應降等。而無等可降。少壹年。私罪人衛營。第拾叁年。壹
年。私罪杖稍輕及輕。私罪宮。第拾肆年。叁年。公罪流重稍重
待制以上。但有責罰。非時改移。替罷雖不經勅。但有因依。使臣
待旨與小吏。遠小吏。僻遠處。及未得與差遣。并罰。短使。比較。賊盜。降監官。
第拾伍年。兩季。公罪流稍輕及輕。得旨上簿。兩次。會。息。元。者。內
次。官。壹次。第拾陸年。壹季。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紹興十八年九月九日。勅。潼川府
路提刑司。審官。押綱。拘留。付。身。告。勅。文字。若。赴。行。在。整。會。差。遣。磨。勅。換。給。
即。從。本。司。球。白。出。身。告。勅。文字。點。對。保。明。委。是。真。命。別。無。偽。冒。鐵。中。史。部
依。條。整。會。差。遣。磨。勂。換。給。施行。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初。成都。潼。川。府。獎
州。利。州。廣。東。西。路。提。刑。司。今。後。審。官。押。綱。赴。行。在。整。會。差。遣。磨。勂。等。給。之
人。依。紹。興。十八年九月九日。指。揮。施行。仍。令。本。司。出。給。保。明。公。使。押。人
收。執。前。來。候。所。押。綱。交。納。了。足。給。到。未。鈔。別。無。欠。項。方。聽。吏。部。照。會。施行
尚。書。考。功。申明。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初。命。官。罷。任。並。權。聽。使。從
赴。關。仍。放。行。詣。給。與。理。為。磨。勂。陸。興。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初。今。後。以

減年磨勅轉官者。須將實應過年數對用。謂如壹年實應用壹年減年。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初。吏部。狀。照。得。京。官。大。使。臣。陳。乞。開。磨。勂。勅。
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日。終。舉。主。無。責。降。事。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
使。臣。所。得。舉。狀。照。還。人。已。得。指。揮。據。憑。放。散。狀。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收
使。施行。奉。聖。旨。依。同。日。準。都。省。批。下。吏。部。狀。小。使。臣。校。尉。陳。乞。開。磨。勂。勂。
勂。內。有。合。用。舉。主。亦。合。一。體。照。三。選。已。指。置。事。理。施行。後。批。從。所。申。事。理
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選。件。指。揮。為。京。官。大。小。使。臣。校。尉。收。使。舉。主。其。選
人。指。揮。已。修。入。待。郎。左。選。考。功。申明。今。聲。說。照。用。嘉。泰。三年十二月十
七日。初。考。功。即。官。主。閣。禮。劉。子。獨。見。文。武。兩。選。以。年。勞。磨。勂。或。叁。年。或
肆。年。或。伍。年。其。法。不。一。且。以。肆。年。者。論。之。謂。如。慶。元。六。年。五。月。一。日。受。告
合。至。嘉。泰。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考。已。足。從。降。磨。勂。今。則。不。然。必。欲。至。四。年
後。正。月。一。日。放。行。宣。日。固。所。不。較。其。間。有。年。至。十。二。月。三十。日。為。陸。拾。玖
歲。明。日。則。柒。拾。歲。矣。文。臣。有。合。轉。朝。奉。郎。武。臣。有。合。轉。武。翼。郎。以。壹。少。之
隔。遂。不。獲。與。致。任。恩。澤。利。害。非。細。欲。乞。凡。理。磨。勂。者。以。正。月。一。日。至。歲。終
為。全。年。俾。日。準。此。奉。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初。吏部

宋集卷之七十

尚書黃由等集議。應文武官除磨勂轉官外。應以恩賞轉官者。每年不許
轉兩官。謂如今年八月二日。已轉過兩官者。須俟來年八月一日。以後別
遇恩賞。方許轉官。如更有合轉官恩賞。並作磨勂收使。計如今年已轉兩
官。不令更轉。即乃遲延。日于於次年陳乞。亦作磨勂收使。凡三省六部等
處。遇有恩賞。正許正名。係藉者。推賞。其不係本職。兩處。互差。舉。權。之。合。並
不在推賞之數。奉。聖。旨。依。
侍郎右選申明。嘉定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吏。部。指。置。小。使
臣。校。尉。有。空。除。辟。差。元。除。初。官。未。嘗。經。任。諸。州。軍。不。得。放。令。交。割。輒。收。實
錄。請。托。脫。滿。放。行。赴。上。將。來。在。任。日。並。不。理。為。任。考。任。請。過。請。給。計
職。追。納。生。以。違。制。之。罪。其。有。雖。曾。經。任。元。不。曾。呈。試。中。選。及。軍。頭。司。御。筆
院。御。尉。儀。衛。司。修。內。司。翰。林。司。祇。候。庫。內。軍。器。庫。御。酒。庫。萬。壽。觀。等。處。及
諸。司。差。遣。知。條。初。出。官。未。嘗。經。任。不。曾。呈。試。中。人。一。體。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嘉定六年八月三日。初。吏部。狀。白
劉。子。檢。準。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集。議。指。揮。應。文。武。官。除。磨。勂。轉。官。外
應。以。恩。賞。轉。官。每。年。不。許。轉。兩。官。注。文。委。有。本。使。乞。自。正。月。一。日。至。十
二。月。終。除。磨。勂。轉。官。外。許。轉。兩。官。委。是。順。使。勂。今。所。照。得。嘉。泰。四年。指。揮

係我抑憲實委令人情但當來不曹明言自第官或第貳官。理為官平之限獨以八月二日為始。至來年八月一日終。方許施行。即是凡遇將官必預逐年比算。緣無一定之論。余來自劉子所陳。委是事體歸一。亦不失當來裁損之意。所有元降指彈內。如有合轉官。應實並各作廢。勅使文。并注文。謂如今年已轉兩官。不合更轉。却乃遲延。日子於次年陳乞。亦作廢。勅使一即合依舊道。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劉子吏部申明到堂。參部繳連。真本在部。已審驗之人。不問已未。有新任差遣。並與放行。廢勅。即無再行。下寄居待闕。州軍重刑。保明乞。劉下部。照應。右劉付吏部。從事理施行。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勅當白。劉子中陳。珍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備留。再用。前例。數內。宜項。應被旨。差奉使。屬官。理為責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試人。經營。差遣。後。來。於。中。却。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廢。務。考。第。或。換。理。廢。勅。武。陳。乞。服。也。委。是。旨。監。本。部。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五。月。十九。日。奉。聖。旨。依。嘉。定。二。年。七。月。七。日。勅。臣。僚。上。言。自。今。起。復。士。大。夫。須。出。待。旨。如。條。監。司。帥。守。申。辟。起。復。之。人。服。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九

內應過月日並不許作實。歷收使選人受過。舉狀並不理為。故散奉。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吏部。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廢。勅。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前。實。應。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合。理。為。日。後。再。起。廢。勅。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聖。旨。依。仍。令。吏。部。有。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便。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李。展。年。并。合。委。任。程。到。任。及。應。用。舉。主。之。人。又。有。恰。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廢。勅。者。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一。嘉。定。十。六。年。十。月。九。日。都。省。批。下。吏。部。尚。左。措。置。今。後。應。四。川。承。議。郎。轉。朝。奉。郎。并。朝。請。郎。轉。朝。奉。大夫。給。告。付。運。司。契。勅。本。州。結。罪。保。明。委。是。正。身。無。身。亡。事。故。方。與。給。付。或。已。亡。後。檢。申。毀。抹。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都。省。批。下。吏。部。運。司。中。蜀。中。命。官。身。死。詐。作。存。在。多。是。先。乞。赦。廟。遷。延。月。日。暗。行。廢。勅。直。至。員。加。副。使。告。命。已。到。該。身。後。奏。薦。方。申。致。仕。乞。今。後。四。路。大。武。官。陳。乞。撤。祠。奉。議。并。

修武訓武郎。今本州結罪保明正身不是身後偽冒。運司勅當方與放行。吏部措置。今後定。要。本。州。取。會。勅。驗。委。保。正。身。結。罪。保。明。如。從。軍。之。人。委。主。帥。勅。驗。保。明。中。總。領。所。保。明。委。保。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與。從。應。施行。看。詳。上。件。措。置。謂。四。川。命。官。身。死。詐。作。存。在。先。乞。撤。祠。暗。行。廢。勅。直。至。員。加。副。使。該。身。後。致。仕。之。恩。所。以。申。乞。關。防。今。合。照。指。揮。行。下。須。管。要。結。罪。保。明。委。保。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可。施行。如。從。軍。之。人。即。係。見。在。軍。中。差。遣。已。經。軍。將。次。第。主。帥。保。明。亦。與。照。應。廢。勅。其。告。命。照。已。得。指。揮。給。付。施行。所。有。無。差。違。不。顯。存。亡。之。人。州。軍。不。會。結。罪。是。致。符。下。若。從。本。處。再。行。結。罪。保。明。正。身。非。身。亡。事。故。之。人。到。部。見。得。別。無。違。礙。即。與。照。應。廢。勅。所。有。應。過。該。滿。之。後。月。日。欲。從。今。降。指。揮。接。續。日。分。起。理。廢。勅。一。諸。應。該。廢。勅。者。會。同。刑。部。大。理。寺。有。無。過。犯。條。通。滿。者。不。或。日。批。會。未。該。者。於。該。滿。日。裁。會。大。理。寺。限。當。日。回。報。如。無。公。案。及。體。量。事。狀。即。關。本。送。擬。致。如。有。公。案。在。手。候。約。法。了。日。會。到。所。犯。不。做。廢。勅。者。准。此。若。有。是。違。究。情。并。過。犯。者。仍。候。結。辦。看。詳。上。條。謂。如。該。廢。勅。者。會。同。刑。部。大。理。寺。有。無。過。犯。注。云。如。有。公。案。在。手。候。結。辦。未。結。斷。以前。月。日。條。因。罪。犯。刑。寺。結。斷。未。了。其。廢。勅。從。條。合。候。結。斷。約。定。刑。名。方。許。施行。所。是。未。結。斷。以前。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九

月日。却。有。在。該。滿。之。後。者。緣。合。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其。該。滿。之。後。至。未。斷。以前。月。日。結。斷。不。該。刑。名。合。與。理。運。其。該。刑。名。者。即。難。以。理。用。一。犯。罪。經。斷。等。第。展。年。廢。勅。者。詳。上。條。格。且。以。展。兩。季。論。之。過。款。得。免。謂。如。理。伍。年。廢。勅。添。展。兩。季。則。合。理。伍。年。陸。箇。月。或。有。在。赦。前。得。伍。年。陸。箇。月。者。不。為。陳。乞。則。遲。延。過。赦。即。得。赦。免。有。在。赦。前。得。伍。年。陸。箇。月。以上。者。亦。不。陳。乞。特。於。赦。後。併。得。赦。免。似。此。等。展。免。不。分。從。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各。與。理。至。赦。前。為。法。如。得。伍。年。陸。箇。月。者。則。與。赦。免。後。卷。箇。月。條。理。伍。年。陸。箇。月。其。在。赦。前。知。有。伍。年。陸。箇。月。以上。者。雖。遲。延。過。赦。則。是。展。過。月。日。即。與。理。伍。年。陸。箇。月。一。諸。命。官。久。不。廢。勅。承。且。即。以下。處。廢。勅。官。不。下。大。子。月。有。臣。僚。奏。舉。者。其。事。因。取。裁。看。詳。上。條。稱。久。不。廢。勅。元。無。立。定。年。限。如。後。有。許。令。廢。勅。之。人。亦。與。照。拾。年。以上。廢。勅。條。法。指。揮。一。體。施行。謂。如。文。臣。肆。年。武。臣。伍。年。計。理。廢。勅。宜。官。外。餘。歷。年。月。如。是。無。過。犯。人。候。陳。乞。日。中。取。朝。廷。指。揮。如。歷。拾。伍。年。者。雖。以。累。轉。更。與。理。轉。宜。官。止。如。是。因。事。得。罪。不。肯。自。陳。廢。勅。者。又。臨。時。對。酌。免。犯。取。指。揮。施行。本。部。連。一。看。詳。已。批。送。今。狀。下。部。貴。遠。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嘉。熙。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別。子。從。督。修。纂。條。

例所中樞吏部中本部照得官員壹年不許轉過兩官其間有因任和羅
押綱等官已轉兩官又有特旨與轉官或以上及因違項調遣守城督
戰之類特旨轉官以上之人本部例與中審參措置欲自今後官員如
委因守城督戰備禦抗虜有實跡邊功承指揮轉官以上者係是朝
廷旌賞不必中審詳從本部但與中審命詞給告若止係泛言邊功及經
理戍破州軍以此等類所轉官以上並從本部照指揮轉兩官轉行除
官比折減年磨勤出給公據更不中審其他和羅押綱轉兩官實應于非
泛特旨則實已轉兩官之人餘官並照指揮一體出給公據者詳轉參
官以上皆是優異旌賞明言特轉參官則不當以壹年不得過兩官為限
若是磨勤及和羅押綱應于非泛特旨則實已非實項特旨轉參官者壹
年內如已轉及兩官餘官並照指揮一體比換磨勤收使更不須中審奉
聖旨依 淳祐三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中在法押綱轉減年
賞不許換理磨勤應降補官雖得轉官實候轉過日收使其勸諭釋奉
提督賑濟興修水利延辦諸皮等官是近來新創中取指揮右劄付吏部
考功將磨勤近來新創舊法所不該載酬賞並照押綱實條法不得收使
轉應降補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勅令所中吏部者詳

考功即官別漢列奏請命官隨時奉因事未得差遣者不理磨勤公後
在任陳乞隨侍侍養之人須今本州知通從實契勸在任不因規避果是
奉親結罪保明申部方免除降止是實緣繼任之人自合照應條令施行
本所照得逐部審定已得允當右劄付吏部照先行條法施行 淳祐三
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勅令所中吏部者詳考功即官別漢列奏
請諸年未拾以上不在磨勤之限古者未拾致仕未闕以陸拾致仕從本
條年甫及未拾者詳其磨勤本部者詳本官所請分別未拾以上不許磨
勤年及未拾者仍與致仕者之未拾而致仕恐謝事之年難以入合磨勤
本所竊詳在法起理磨勤該滿日年未及未拾申發文字到部日年及未
拾尚與磨勤則是理其年月至該滿日已及未拾歲則不許磨勤分明今
奏請年甫及未拾者詳其磨勤尤見優老從厚之意右劄付吏部從所中
事理施行 實祐九年九月三日都省批下吏部中舊法又租回後所得
減年及押綱實又指揮勸賑賑濟興修水利延辦諸皮及應係近來新創
法所不載者並不轉應降補官今與料酌將防托江面實勤邊虜哨收
捕洞實理作正實後批送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
大臣

尚書考功令 諸前執政官該磨勤者依特制以上法磨勤 諸應磨勤
轉官者得制權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未及太中大夫以
上進士別年餘拾年 諸應磨勤轉官者承務郎以上肆年即轉承直朝
張中散中奉中大夫者承年十未轉十八夫非兩制不許磨勤 淳祐九年
夫非兩制不許轉太中大夫 諸朝議奉直大夫并特恩人共以制拾月
為額內樞臣專充堂後官依次序權轉及留任員以待未報州軍 諸
御史臺樞臣奉直大夫朝議大夫闕以見任朝議大夫授告先後 特制權
六曹侍郎以上非先取年勞該滿應磨勤遷補人無即以乙丑減年貼理
年勞該滿人皆係用此年人亦以年勞深者為上以上逐已同先以有出
身次無出身人理為資次仍以名次合轉人取索磨勤 諸應該磨勤者
監司升在京職事官謂太中大夫以上及待制以上任知州官親隨依限
檢舉取索若不願磨勤候再該日準此 諸磨勤應理年者有出身人自
出身日係備人皆磨勤者詳通理以前日係備初出官人自到任日係
職州縣官奉改若使臣換校者自改換日即未磨勤無出身者仍須磨
降及貳年未及俱前官曾任通理年者有安撫監司知州侍郎御史或待制
以上舉之宜令方得磨勤無舉主者展貳年 諸奏補承務郎以上初磨

勸不許用留任欲願當磨勤年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
官親戚願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除以中年及人皆先仍與為考任 諸降補
進納因罪試并賜出身者並同有出身理為磨勤而查補已嘗升辦職任
即許通理以前年 諸降補官候優舊官許通理磨勤其追官若勤傳
及責投散官者止理優舊官後年月 諸承直郎以下不因磨勤改官及
使臣換校京朝官應磨勤者如有過犯并衝替之類於改校日展年未足
或考承直郎未應格及難應格而係取官之人並依本條條展 諸大理
寺左斷刑官任內因出入刑名書罰登次以上者至磨勤日取官與舊
其非 諸承務郎以上應磨勤而舊經臣僚論列職污公任不法事法
寺約罪不定者依所特旨格法添養罪併發放罷降官之類見取助體
至詳究者仍照結絕 諸合磨勤人若已待次而下憂者到部限春月關
會所屬 諸太史局直長自轉補後來及拾年無過犯於本部投下合安
文字磨勤局丞自及官正以後理擢年宜轉至春官大止每宜犯公罪
展壹年壹犯私罪展貳年情理稍重加半年重人加半年壹犯職罪展伍
年情理稍重加壹年重人加壹年再犯各累展若未入任經真決者不
得轉入朝官入仕後當經真決者不在轉補之限其降官因實罰管罷之

六集卷之四十五

十三

類並依京朝官條施行。諸大吏局直長以上合該磨勘者。尚書左選
共鈔上都者。諸進士及第。壹任四第。貳第。叁人與磨勘第肆。伍人與
文林郎。諸派外合叁任。柒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執移縣令。執移後通
有使臣舉主叁員。與磨勘換本等使臣。三省祇應人。出職叁任。柒考。有縣
令舉主陸員。與占射功郎壹叁。經占射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
郎叁任。柒考。常調地功郎肆任。拾考。有使臣舉主陸員。有非罪者。添職司
壹員。或除官貳員。與供贖。并和中有判判。本計職不滿。以者。添職司貳員
或除官肆員。並與磨勘。奏移注。依流內法。進納。攝官。準此。諸朝請大
夫以上。因恩賞。轉官者。以肆年為法。各計所磨勘。收使
侍郎左選令。諸派外人。應磨勘者。比從政郎。降壹等。換授使臣。舉令人
不降。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勘。出官後。乞於選人。上收使者。並比折兩
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左選令。諸承直郎以下。應備資。轉官而已。改官者。備兩資。減叁年
磨勘。壹資。減貳年磨勘。任承直郎。得備資。貳貳年磨勘。如不願。比類。占
射者。與換火等。減壹年磨勘。若元。得音。轉壹官。稱依條。施行者。作轉官。收
使。比類者。比折。比附。或依條。比類。用。減叁年磨勘。若得。減壹年磨勘。乞
換。作。占。射。同。與。陸。陸。年。名。次。家。便。差。遣。作。大。且。日。所。得。轉。官。減。年。占。射。若
換。校。大。資。後。故。使。者。依。承。直。郎。法。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諸三省有正官。都錄事。用磨勘。并收使。酬。獎。轉
官。每年。通。共。不。得。轉。過。兩。官。

淳祐令。諸見任朝請大夫。特判。權。六。曹。侍郎。以上。非。有。職。年。公。據。願。收
使。磨。勘。轉。官。者。並。預。中。尚。書。吏。部。注。籍。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吏部
有詳員外。加。續。職。所。請。今。後。應。奉。直。朝。議。大。夫。遷。轉。事。故。並。限。宣。日。注。籍
批。發。委。本。部。尚。書。郎。官。通。簽。書。押。欽。令。尚。左。置。籍。批。發。簽。押。所。有。朝。請。大
夫。依。條。合。轉。行。人。欲。令。考。功。聲。說。實。應。酬。賞。先。後。因。條。每。季。首。限。叁。日。勝
示。仍。下。逐。路。轉。運。司。照。會。關。所。屬。取。索。保。明。中。部。外。有。見。注。籍。朝。請。大。夫
員。數。合。候。御。史。臺。牒。到。有。朝。議。奉。直。大。夫。負。關。名。次。合。轉。行。人。關。具。員。關
因。依。申。取。朝。及。指。揮。下。部。日。方。許。依。條。取。索。磨。勘。今。考。功。於。每。季。首。限。叁
日。勝。示。并。下。逐。路。轉。運。司。照。會。奉。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紹興十年八月六日。勅吏部中。照。得。有。朝。請。大。夫。員
數。乞。行。注。籍。據。陳。乞。日。年。未。去。拾。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合。內。有。已

六集卷之四十六

十四

早。未。拾。以。上。負。數。應。合。以。當。時。注。籍。滿。年。年。限。名。次。作。年。未。拾。人
許。依。條。磨。勘。內。有。大。字。未。到。未。圓。之。人。行。下。取。索。除。程。限。伍。日。申。發。赴。部
施行。奉。聖。旨。令。吏。部。將。注。籍。滿。年。年。未。拾。人。許。依。條。磨。勘。取。會。官
司。如。限。內。無。故。不。報。令。本。部。行。下。所。屬。將。當。行。人。吏。從。杖。罰。科。斷。除。依
所。申。淳。熙。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勅。吏。部。令。所。狀。勘。會。依。條。朝。議。奉
直。大。夫。共。以。例。拾。員。為。額。內。撥。伍。員。專。充。堂。後。官。撥。轉。三。省。人。依。法。轉。至
朝。請。大。夫。止。若。已。出。官。不。得。轉。至。中。大。夫。合。欲。將。三。省。人。之。注。籍。朝。請。大
夫。遇。有。御。史。臺。牒。到。負。關。名。次。合。磨。勘。人。而。未。離。省。日。年。限。該。滿。并。待
闕。次。雖。並。在。年。未。拾。之。前。至。出。職。離。省。日。年。已。及。未。拾。者。不。許。磨。勘。奉
聖。旨。依。淳。熙。六。年。五。月。十。六。日。勅。吏。部。秋。朝。散。郎。充。某。英。殿。修。撰
知。太。平。州。李。椿。乞。將。磨。過。權。吏。部。侍郎。月。日。以。叁。日。比。折。肆。日。磨。勘。本。部
照。得。本。官。見。依。條。合。理。肆。年。磨。勘。先。據。吏。部。侍郎。玟。箇。月。貳。拾。貳。日。當。來
合。理。叁。年。磨。勘。今。指。定。欲。依。本。官。所。乞。以。權。侍郎。上。叁。日。於。見。今。官。上。比
折。作。肆。日。與。本。官。依。條。磨。勘。以。乞。今。後。依。此。施行。奉。聖。旨。依。吏。部。指。定
到。事。理。施行。嘉。泰。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都。省。批。下。吏。部。中。奉。大。夫。知
泉。州。倪。思。忠。作。任。吏。部。侍郎。日。於。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準。古。磨。勘
轉。中。奉。大。夫。至。慶。元。二。年。三。月。十。三。日。承。指。揮。與。邵。慶。過。兩。箇。月。貳。拾。貳
日。從。條。六。曹。侍郎。係。叁。年。磨。勘。合。將。吏。部。侍郎。實。歷。過。月。日。每。叁。日。理。奉
日。計。比。折。得。陸。箇。月。零。拾。日。又。起。理。庶。官。月。日。實。歷。陸。年。伍。箇。月。貳。拾。日
兩。項。通。計。實。歷。叁。年。從。條。合。該。磨。勘。轉。中。大。夫。施行。吏。部。勅。會。本。官。今。乞
行。昨。任。吏。部。侍郎。理。叁。年。上。歷。過。月。日。於。見。今。理。奉。年。上。叁。日。比。折。作。肆
日。收。使。合。取。自。朝。廷。指。揮。後。批。送。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
項。定。件。指。揮。係。是。年。限。不。同。比。折。磨。勘。今。兩。項。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開禧二年七月十四日。勅監察御
史。毛。憲。奏。乞。將。權。州。縣。官。到。任。與。減。貳。年。磨。勘。任。滿。吏。轉。壹。官。次。遣。州
縣。並。權。與。權。極。邊。之。半。例。減。叁。年。磨。勘。內。選。入。任。滿。願。先。備。資。資。即。科。到
任。所。得。壹。年。磨。勘。留。改。官。後。收。使。者。聽。未。願。備。資。亦。許。留。改。官。後。收。使。作
實。歷。月。日。磨。勘。奉。聖。旨。依。嘉。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勅。見。任。宰。執
臺。諫。大。等。已。經。錄。試。中。選。來。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
上。願。就。官。觀。職。廟。者。德。以。理。為。考。任。合。用。舉。林。並。照。子。孫。例。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勅。當。白。劉。子。申。陳。錄。曾。引。例。破。條。之。弊
乞。下。吏。部。四。選。守。條。法。不。得。備。習。再。用。前。例。今。具。下。項。一。選。人。用。恩

澤改補京官既無官人蔭補即係白身凡向來歷過選人考第不合收
使本部照得若通理考第用以注律或用以磨勘委是有礙成法 應
被旨差奉使屬官理為責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違後未
銓中却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磨勘考第或檢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
是冒濫本部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違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 五
月十九日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考功通明 瑞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
批下吏部中檢會瑞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吏部中檢會定六年十
月十四日 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
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計接續日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
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
聖旨依仍今吏部有詳中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
優并所約列名合候任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分安任到任及應用舉
主之人人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
臣理年人及凡此之類合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磨勘應理年者有出身
人自出身日係補入官者應依前月日添補初出官人自到任

承奉奏案高四十六百元

十五

日華職官職官奏改若使臣換授者改換日即未經磨勘無出身者仍須
磨勘及貳年未改換前官歷任通理年共有安撫監司知州侍御史或
待制以上舉主宜入方得磨勘無舉主者展貳年看詳上條謂奏補京官
承務即以上初該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獲務考陞陟舉主宜員方
許磨勘合自初任獲務到任日起理年限其間如有初任獲務到任未成
考問承指揮改差別路待闕差違直候次任到任通滿或考獲務及日合
該磨勘其或已自通滿肆年之後若僅於該滿在肆年上起理以後年月
即是當未獲務未及未該磨勘分明欲乞自獲務是日理為該滿起理以
後年月施行實歷雖滿獲務考未及合候方是本部入照得上條條法
謂奏補京官承務即以上初該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獲務考陞陟
舉主宜員方許磨勘其間或有年限獲務並已及格已該滿肆年雖少
陞陟舉主宜員未該磨勘清候有舉主真本告示到部日合該磨勘其舉
主告示即在該滿肆年之後方始出給繳進到部亦有舉主告示理在該
滿肆年之內本官自不繳進到部是致未該執行磨勘其上件該滿肆年
之後舉主告示不圖隔過月日實歷獲務雖足而舉主宜員未是合候舉
主告示是日理轉其無舉主者依條展貳年通為陸年方得磨勘 本部

看詳乞批送今狀下都省遵定瑞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
詳到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初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內宜
項在法承議即轉朝奉郎朝請郎朝奉大夫朝議大夫轉中散中奉大
夫依條不許貼用父祖親屬減年恩例道有承議郎陳乞磨勘收使父祖
恩例減年俟轉朝奉郎考功執行具抄出給告命委是有礙條法修纂條
例所看詳得親屬減年恩例不許換轉蔭補官自有成法今後不得冒
有陳乞所有考功已行體例合則去奉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
看詳上件指擇雖是尚左降具所有武臣亦合一體今聲說照用
尚書左選考功通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勅修纂條例所看
詳尚左具到宜項朝請大夫恩賞轉官以肆年為法正以朝請大夫以下
肆年轉宜官以上則禁年轉宜官故立此條就其本色官因恩賞轉官如
有特旨轉行者不當限以肆年之法知特旨內無轉行之大即合照條比
折減肆年磨勘如係奉直大夫以上所得恩賞特旨雖無轉行之文亦合
轉行奉 聖旨依

承奉奏案高四十六百元

十六

臣承議即轉朝奉郎朝請郎朝奉大夫武臣朝請武武武德郎武
功郎轉武武大夫並係轉應蔭補官事體至重今欲除本州保明並合再
經四川運司重行覈實結罪保明仍各名知職四川本等保官宜員要詳
批書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擇施行四川文武官流寓內地州軍寄居陳乞
磨勘文字及轉應蔭補官之人既在內地難以再令歸川陳乞欲將似此
之人並令召蜀士知職本等保官宜員安係批書印款以憑照見行條法
指擇施行右到付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
尚書左選考功通明 淳祐三年十一月五日都省判于吏部初令
所中吏部即中國文虎判于謂紹定四年 慶壽教文內宜項選入循兩
實已係承直即改官日理作貳年磨勘因起班入用教恩備兩資換減肆
年磨勘除據振振增多看詳自後合照都承詳議申明換減叁年磨勘
右到付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 景定四年七月五日尚書省判于編修
初今所照得選人得實於改官後收使換減磨勘嘉定貳年拾年嘉熙肆
年淳祐陸年指擇即次申明不一竊恐吏部互相引月今參照指擇修類
歸一庶幾不致抵牾開其下項 一承直即以下所得有格法及不係特
旨朝官得轉宜官於京官後收使並與換減貳年磨勘兩官以上依此比

類如係特旨實照修纂條例所嘉熙四年正月有詳指轉官換減
肆年磨勅此折施行。一儒林郎以下所得有格法實減奉年磨勅內
行厥年收使備資外除宣年磨勑於京官後俱限名次如係特旨實與
換減宣年磨勑。一承直郎以下所得轉宣官實與改官相會於內已
將宣資備至承直郎除宣資依磨勑令條注文換減宣年磨勑若是得宣
未收使間因用別實備承直郎改官照條注文換減宣年磨勑如係儒林
郎除用單恩慶典特旨實備至承直郎合照令條正文每宣資換減年
磨勑除依本條注文換減宣年磨勑。一選人所得特旨備兩資實照嘉
熙四年指揮與換減奉年磨勑止備宣資與換減年磨勑奉資換減肆
年磨勑肆資換減陸年磨勑如已收使備資外有餘實照嘉熙四年指揮
兩資換減奉年磨勑壹資換減宣年磨勑若係有格法及不係特旨則
實備兩資照條換減年磨勑宣資換減宣年磨勑。一選人任准奉四
川湖北差違所得極邊次邊酬實並照開禧二年七月十四日指揮詳於
次官後作實歷月日收使。一選人任學官大理寺官所得職任實嘉定
十年子月詳議指揮以其職事官即與外官不合此折並與照元降
指揮或年得或年得詳年其兩任學官兩任寺官該兩次以上詳將

未集實照嘉熙四年正月

十七

宣等實照條併資倒換若不及貳年不許收使所有任京有庫務諸司
監當所得任滿或計日酬實雖有元降指揮即是立定實法却非一時特
旨自合照有格法實一體減半此折。貳年得宣年如止得宣年合照條換
陞名次不及全年不許收使。一選人所得酬實轉宣官與換減年磨
勑施行。一選人所得單恩慶典並合照元降指揮詳於改官換減磨
勑收使施行。一選人所得奉使回程轉宣官照嘉定十年詳議指揮檢照
元指揮自身人尚許候有名目作宣官宣資收使其有官人難以此折
此照元指揮收行轉宣收使。已上取到吏部尚左供並條見行遵守今
編節照用七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淳祐十年七月空日都省到
子諫院條具百司庫府破法用例竊圖富氏等事宜一千條。一選人得
宣資轉之弊近來選人得宣多不肯備轉且給據存留為改官陳乞之地
備兩資者則必乞轉宣官少亦乞作肆年實磨勑備宣資者則亦乞作貳
年並無一毫折閱安是破法所以申明從政從事文林郎為一色改官
並得宣款即不肯備轉並照承直郎改官後減半收使寒月不許作減
半收使今後有奉資一色得備轉不願令與此折貳年作壹年給據
一選人改官存留磨勑之弊得實有轉宣員卷官莫不陳乞改官後備轉

或有減磨勑奉年改官後乞作不減年磨勑收使凡此之類是破法况
選入上有資可備所得磨勑合於本資上備轉官資有資可備更存留磨
勑為改官後不折閱安是破法所以申明從政從事文林郎為一色改官
月九日奉。聖旨依。實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勑會浙東西提
舉司浙西安撫司兩淮制置司天賜場今後鹽場官幹官催赴登額大稅
及款方許保明惟實歲終夫發不及卷分展半年磨勑伍分展壹年磨勑
茶分以上降宣官每歲舉員不許舉他司屬官下吏部照應照得浙東西
提舉司浙西安撫司鹽場今改隸提領兩浙鹽事司今聲說照用。

武臣

尚書考功令。諸使臣合入任程差違願出外待闕者給假限內實有病
志中所屬者驗訖申吏部仍給公據與除路月日違者所違月日並不理
磨勑。諸乙假出外待闕未亦選應磨勑者依外任申奏若改轉後有出
假限月日於後次磨勑內除路。諸初補使臣因戰鬪勞幼得減年者與
磨勑若列目息實得者並陞再經磨勑許行收使。諸使臣該實應減年
磨勑與與大臣同待推賞若所降指揮內無此折者止依元得所減年月
收使深願極備官人復並之類應實者非。諸內侍所得數間泛實轉

未集實照嘉熙四年正月

十九

官如委係勤勞與不隔磨勑壹次若再遇泛實難降特旨不隔磨勑許
執奏不行。諸使臣展磨勑年限並以本條所指定之官為例如指定肆
年磨勑之官該展年即伍年磨勑公展拾伍月拾年磨勑入展叁拾月餘
依此計之。諸使臣勤勞或連降官資叙理已復舊官合磨勑者初補并
已經磨勑人各依元條年限。諸使臣公罪徒公罪衡替因事替移或因
老疾謫儒差替或私罪非衡替臨時特旨與小處差違或私罪林
斷放合該磨勑依條展年外不候任程到任並與磨勑以上各條降等差
違者仍候任程到任再候任程降等差違者其私罪使私罪衡替降等
差違并公私罪連降叙用並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壹年。諸使臣
重降官叙復舊官許通理磨勑其連官若勤勞特勤特勤特勤叙復舊官
後年月以上仍依條展年如到因酬獎或恩澤特轉至舊官及轉遇舊官
者叙復未盡不在磨勑之限。諸使臣收使時月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
勑許經所在州投狀名陞朝官貳員委保正身無承代詐冒違欺知道違
請同保官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罪保明連保狀申部。諸使臣收使
同初補未承選在外就差者以侵差違降等身日理為承選應以此人非
諸使臣收使時月應呈試而未經試中一時特差內外差違難降特旨

理為責任許執奏不行。諸使臣校尉同初磨劫不許用曾任職廟當任
程月日。案非。請內外諸軍歲終比較所養戰馬倒覓該展磨劫人難
遇大禮慈不在免展之限。以押馬使。外辦明馬。押官倒覓該展磨
劫人。諸光慈使。因招降。補授使臣。校尉初補。下。既。應。到。時。改
轉。內。不。許。磨。劫。者。如。經。拾。年。別。無。賦。罪。及。私。罪。情。重。所。屬。保。明。取。旨。特
與。磨。劫。即。願。著。勞。功。合。該。轉。官。者。依。常。法。諸。翰。林。醫。候。至。醫。功。並。理。亦
年。磨。劫。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劫於使臣校尉上
使使者並比折兩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諸使臣不許用減監當任數比換減年。諸漢
子箭手所得轉資若於使臣上收使尋壹資比折減歲年磨劫。
尚書考功申明。淳熙元年四月十五日。初吏部狀勳會內外諸軍大
小使臣乞貼用冒名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減年收使磨劫竊詳冒名
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轉官資公據已承指揮許於已減減名目上並
行收使今來既親身所得功賞減年與所得轉官實事體一同本部欲將
親身所得減年依轉官資已得指揮元給減年收使磨劫奉。聖

淳熙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

官依。淳熙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勳會內外諸軍冒名承代
官兵已降指揮並行錮減改正了當奉。聖旨令所屬並轉與通理未改
止以前歷過在職年月執行磨劫。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初考功
郎官王信劄子編類大小使臣年甲條目奉聖旨依令考功常功遵守令
其合遵守事件如後。一。乞。差。校。定。案。書。令。史。查。名。專。一。掌。管。行。移。回。報。仍
差。頭。名。主。事。專。一。書。勳。通。理。補。及。出。職。日。交。對。以。次。人。以。次。人。保。明。委。無
借。改。遺。失。情。弊。方。許。還。補。解。發。如。有。情。弊。斷。一。乞。遇。朝。廷。取。索。照。使。即
令。掌。管。人。吏。齋。簿。呈。即。官。封。押。訖。齋。處。候。候。照。應。事。從。朝。廷。用。屬。司。印
封。押。實。運。掌。管。人。吏。回。部。呈。即。官。封。押。取。索。照。使。印。字。管。人。吏
齋。簿。呈。即。官。當。面。抄。寫。名。姓。年。甲。全。文。用。印。回。報。不。得。齋。簿。出。外。庶。免。散。失
一。姓。名。未。用。考。功。印。為。此。印。後。即。無。姓。名。每。卷。末。空。處。書。云。印。後。並。無。姓
名。主。事。人。姓。名。其。卷。末。無。空。紙。印。於。史。界。行。上。書。寫。其。間。有。年。過。滿。給
數。者。並。於。給。字。下。書。限。字。以。防。日。後。添。填。奉。聖。旨。並。依。淳。熙。三。年。四
月。十。二。日。初。考。功。郎。官。王。信。狀。契。勳。近。求。指。揮。編。類。隆。興。二。年。二。月。以
前。大。小。使。臣。年。甲。除。已。編。類。成。冊。中。尚。書。省。用。印。外。所。有。隆。興。二。年。二。月
以。後。初。補。并。未。經。磨。劫。者。依。此。置。簿。再。定。錄。大。小。使。臣。磨。劫。條。條。隨。官。品。各

業分行欲就令大小使臣素遇有後下磨劫先次照應如係隆興二年二
月以後初補并未經磨劫之人違時籍定官位姓名鄉貫年甲三條補授
年月出身等名勳會行主令印官用印編類候至歲終分類置簿籍
定仍具已置簿籍定姓名申朝廷照會奉。聖旨依。淳熙四年六月二
十日。初吏部漢湖招馬官慈姑馬收轉與免承部執行磨劫。淳熙十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吏部中欲將使臣校尉所得。慶典理當
奉年磨劫除任程應格外並與對半收使其他恩賞不得援例奉。聖旨
依。淳熙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初吏部中乞將校尉使臣拾年以上不
到部陳乞磨劫許居陞朝官職員委任存亡及無承代許冒不實通曉如
臨安府中發許本部追請陳乞磨劫人同保官赴部審實施行奉。聖旨
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為於臨安府陳乞許本部追請乞磨劫人同保
官赴部審實今聲說照用。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初南班宗室不
許將外官月日換合換官之後南班月日通理磨劫今後在南班及拾年
方與轉官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申明法意難以修為成法今編籍存
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嘉定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
殿司中外諸軍兵將官因獎為該展磨劫乃是公罪降罰違非次赦恩
並乞免展。奉。聖旨依。如。遇。非。次。赦。許。行。引。用。瑞。平。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都。省。批。下。吏。部。中。檢。會。瑞。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中。承。結。定
六。年。十。月。十。四。日。初。吏。部。條。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劫。者。更。不。以。告。下。日。為
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候。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劫。仍。於。告。上
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
告內奉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
未叙便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李展年并公要任程到任及展
用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劫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
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一。諸。使。臣。曾。降。官。候。叙
復。舊。官。許。通。理。磨。劫。其。官。若。初。轉。特。勳。停。之。理。叙。復。舊。官。後。平。月。以。上
仍。依。條。展。年。如。到。同。朝。獎。或。恩。賞。特。轉。至。舊。官。及。轉。過。舊。官。者。叙。復。未。盡
不在磨劫之限看詳上條稱使臣曾降官候叙復舊官許通理磨劫叙復
未盡不在磨劫之限其條雖許通理磨劫如該滿日未叙復自不許磨
劫所有該滿之後未叙復以前月日既不在磨劫之限今條指揮以該
滿日為始如有該滿之後至未叙復以前月日未叙復以前條在罪籍雖

淳熙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

殿司中外諸軍兵將官因獎為該展磨劫乃是公罪降罰違非次赦恩
並乞免展。奉。聖旨依。如。遇。非。次。赦。許。行。引。用。瑞。平。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都。省。批。下。吏。部。中。檢。會。瑞。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中。承。結。定
六。年。十。月。十。四。日。初。吏。部。條。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劫。者。更。不。以。告。下。日。為
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候。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劫。仍。於。告。上
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
告內奉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
未叙便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李展年并公要任程到任及展
用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劫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
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一。諸。使。臣。曾。降。官。候。叙
復。舊。官。許。通。理。磨。劫。其。官。若。初。轉。特。勳。停。之。理。叙。復。舊。官。後。平。月。以。上
仍。依。條。展。年。如。到。同。朝。獎。或。恩。賞。特。轉。至。舊。官。及。轉。過。舊。官。者。叙。復。未。盡
不在磨劫之限看詳上條稱使臣曾降官候叙復舊官許通理磨劫叙復
未盡不在磨劫之限其條雖許通理磨劫如該滿日未叙復自不許磨
劫所有該滿之後未叙復以前月日既不在磨劫之限今條指揮以該
滿日為始如有該滿之後至未叙復以前月日未叙復以前條在罪籍雖

降指詳請如壹實元得指揮兩官以上經轉行餘官自合回候將未即不
合陳乞轉官 今措置係紹興三十一年已後立功之公奉 聖旨依
淳祐元年五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得轉行轉運即官是待恩陸資
祖宗具有條格近來吏部將武功大夫礙止法之官元於小大使正副
使之上所得功賞家同於後行通即起轉致有泛濫五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令吏部今後將正使止所得戰功恩賞許照端平元年三月十九
日指揮登官轉行查官伍官轉送即查官其則使以下所得功賞並全
回授如已轉行通即止合將橫行通即上所傳戰功恩賞照端平三年
三月十九日指揮橫行官轉行查官查官轉送即查官若橫行未至中
憲大夫上省官可轉且合於橫行上轉行其正使上所得之官並全回授
已是防禦使照舊法臨時取 旨內通即落階官之人須實從舊法再
自正任判史上除授其非戰功所得轉官者止令回授令到付吏部
尚書考功中明 淳熙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勅吏部狀武節郎張球
乞應勅本部勅會本人係再經磨勅依條合理伍年會到大理寺有查犯
罪除於教刑公罪收贖上定斷情重特降查官在大禮教前全該免充不
礙磨勅其公罪緣展格項目內止有公罪流重各在添展磨勅年展
即無公罪改添展年之文奉 聖旨展壹年壹李磨勅 慶元五年十
一月八日 勅吏部狀武節郎王瑞磨勅本部勅會本人係再經磨勅從
條合理伍年會到大理寺有查犯特降兩官約條私罪除降官依條合
展磨勅已該大禮教免充外緣私罪展格內止有私罪流重年展
勅即不該私罪展年磨勅明文奉 聖旨添展壹年兩李磨勅仍自
今降指揮日為始本所有詳前項逐件指揮並為公私罪緣展格所不載
添展磨勅事理今存留中明照用
尚書右選考功通用中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中
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中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
勅且係奉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勅者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前實應
滿日為始許續積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勅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
官實應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聖旨依仍
今吏部看詳中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復并所刑
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李展年并各要任程到任及應用舉狀之人又有
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勅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良理年人及
凡此之類合檢具者詳下項 一諸大使自初該磨勅者自奉部後伍年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九

內任程到任實及貳年分許磨勅仍任任有知州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
獄及侍御史以上或省府按察官官員同罪奏舉方得施行若無舉主並
候舉年看詳上條謂如初該磨勅有知州本路安撫提點刑侍御史以上
舉主官員同罪奏舉許磨勅却有年限雖滿任程未及或舉主未到須候
任程舉主及格方許磨勅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有該滿之後任程未
及或舉主未到之前月日實應雖滿而任程未及合候任程滿日理轉
一諸大使自初該磨勅任程內因事對移指有實狀者及衝替放罷之
類並不理犯時查考者詳上條謂初該磨勅任程內因事對移及
衝替放罷之類年限雖滿任程已有貳考錄任程內有過犯之類從
條法除錄犯時查考即係任程未及合候任程到任查年方得磨勅
緣因罪犯未有差違或已有差違待闕未赴復雖到任通理任程已有貳
考錄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應該滿年限之後因罪犯未有差違或待
闕未赴之前月日難以理用換續日分起理磨勅初任任程有違闕即合
候次任任程補滿 本部逐一看詳乞批送今狀下部黃德遵守端平二
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
尚書省劄子尚書右選措置自今後應四川轉官修武武武武武武武武武
武德武功即轉武莫大太須要本州取會勸諭委係止身結罪保明如從
軍之令委主帥勸諭結罪保明中總領所保明委係止身即非身止事故
之人方與應施行候出給告命仰官告院繳申本部責付運司進奏院
入急遞發下總領所仰運司再與勸本官該轉官及彼受日委的無身止
事故即與給付仍具已給付保明申報或已亡段即繳告申部毀抹知違
司扶合不實具元保明州軍軍保官同運司官吏職位姓名申取朝是措
揮施行右判付吏部從所中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勅吏部勅令所詳議內侍官都知都知押班許轉至送即承宣使止
帶御器械許轉至送即觀察使止幹辦御樂院幹辦內東門司許轉至送
即防禦使止非任門司以上不得轉送即其有職任未至而欲超超今未
所立止法轉官之人雖降特旨許執奏不行外有幹辦龍圖天章等閣詳
寄資至左武大夫止廢恩職祇候額外祇候及掌管簿書額外簿書如過
特降指揮轉官者許寄資至武功大夫止德鳴額外德鳴會通門後苑祇
候及散祇候轉至武功即止奉 聖旨依吏部勅令所詳議事理施行
景定三年五月六日 勅承景定二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內宣項軍
班應修武即以上知遇陳乞磨勅轉官並仰聲說已本中繳宗枝知內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十九

該說曾申徽宗赴部注籍之人仰考功先次批會本部見得已行注籍
訖方許移關本部批會具鈔或有未會申徽宗赴部注籍之人許於所屬州
軍規指揮陳乞執行申徽宗赴部注籍方與放行具鈔轉官五月六日奉
聖旨令吏部依條具事理通牒施行常切遵守

尚書考功令 諸小使臣初補承部係承信郎承年承節郎以上承年會
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
年 諸初補承運人謂承信郎以上承年會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
許磨勘即承年及承年許通理若因事故對移者實狀者及銜差替放罷之
類並不理犯時查考別候往程通及貳年方許磨勘 諸初補使臣充隨
行指使承年及承年許通理若因事故對移者實狀者及銜差替放罷之
替壹年通理補職若承年滿理任年限即與磨勘 諸初補使臣充隨
行指使承年及承年許通理若因事故對移者實狀者及銜差替放罷之
諸小使臣之官 諸小使臣充隨行指使承年及承年許通理若因事故對移者實狀者及銜差替放罷之
諸小使臣之官 諸小使臣充隨行指使承年及承年許通理若因事故對移者實狀者及銜差替放罷之

如無大轉資級方許改行已承運磨勘者非 諸校尉磨勘年限應格
而應展年者惟免降等任程外餘並依使臣法 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
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如以前有減年者即依條比折
行使 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
聽磨勘以後即依初補年限磨勘改轉其年限未滿者從本條 諸校
尉因軍功補盜改轉承信郎以上其磨勘不滿以前年月 諸校尉在任
因忠實非軍功補盜者補轉承信郎以上自授告日理為參選任程依
初補年限磨勘承運人謂承信郎以上承年會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
伍年內係都知兵馬使初補者及承年並與磨勘因勞功補者亦同
諸進武校尉係軍功補充者自參部後及承年餘伍年並與磨勘轉進武
校尉其官院祇應進武校尉自依本條 諸親王府祇應書來司完案司
通引官客司係進武校尉及伍年無過犯與進武校尉其郎王位依官
院條 諸官院祇應進武校尉因過犯差替到部各與重難短使
宣次仍不理在官院年月磨勘因病差遣者如百日公參却差赴官院
祇應不以本位及別位並通理前承月日磨勘若非火替下並依名次闕
大宗正司候官院有闕差填祇應與補所少日 諸官院祇應進武校

尉下到磨勘如年限不同聽隨先令祇應官比折 諸小使臣校尉磨勘
許通理在官院祇應合該年月 諸官院進武校尉到部後再犯公罪或
宣犯私罪展壹年磨勘承犯公罪或兩犯私罪展貳年 諸官院下班祇
應酬獎初補進武校尉者承宣使以上貳年觀察使以下叁年並補進武
校尉以上宣犯私罪皆杖情輕展貳年稍輕展叁年稍重展肆年重展伍
年重犯犯重宣論外承宣使以上各展壹年其兩犯職罪或私罪杖情稍重
重者準此並從大宗正司中奏差替餘並依舊在官院祇應 諸國信所
差取到殿前司下班祇應充指使軍備祇應到所及拾年與改轉進武
校尉 諸下班祇應充指使及臣僚隨行指使在職及承年押隊及拾年
各無過犯與磨勘其五差者壹年伍箇月零比折指使壹年如比折過及
承年依指使法 諸勳戚臣僚宅指使初該磨勘未經任程入於磨勘年
限外更展貳年許磨勘三后之家不用此令 諸非泛補授使臣校尉自
補授日起理磨勘以五日當參日若折當及格仍須曾經任程幹辦到任
貳年通理各及承年者月許磨勘 諸進納出身人磨勘至從承即止
諸進納人監當滿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參員同罪奏舉陞
陞者與親民其磨勘自承部後承信郎承年承節郎以上位年各理任程

幹辦承年以上有上項官貳員保舉許磨勘以後即依其餘使臣條例
侍郎右選令 諸陳乞收使諸軍都虞候未換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
貳年承年磨勘 諸陳乞收使班直未換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貳
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承信郎以上不許貼用給使減年轉官案定
重定

淳祐令 諸殿侍下班祇應同下文準此應磨勘者通理慶任在職月日
實及年限即因忠實非次轉校尉者應以任殿侍在職月日通理比折磨
勘諸如殿侍拾年磨勘進武校尉伍年磨勘者若任殿侍在職及陸年非
次轉進武校尉即將殿侍在職陸年比折承年磨勘之類進武校尉轉進
武準此
大宗正司令 諸宗室應祇應校尉代祇應同許從使就換其換外官
若犯罪及身亡百日外並減換如本官院有闕聽就射無闕聽列官院信
射入無官院指射若差到實及伍年即本司以闕人處直差祇應以上並
聽通理年月磨勘如不就占射願歸班者聽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吏部奏鈔

侍郎石選考功通用中明 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書省劉子刑部
中照對考功侍郎等處遺有用入派補授并改使散減年之人陳乞磨勘
奉注及有曾經降官實經刑部陳乞叙官之人關會無重疊本部措
置自今後遇有九月府第入派減年補轉之人到吏部參注磨勘使吏部
令居大吏以上保官或員委保無偽冒重疊故行有用現任府第入派
并散減年之人自合先次改行磨勘奉注并有陳乞叙官之人自合後先
經刑部與勘見得依條合該叙復人吏部大吏以上或員委保元補轉
無偽冒重疊故行叙官右刑部侍郎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二
月二十五日 勅奉 聖旨諸府第除拜合得散減年合後不許於承信
郎以上作磨勘改使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勅勒會府第給使減
年考馬校尉尉文職補授人改使陞轉其有出身并奏補及其他非注補
官考人少磨勘月日例例換改使竊慮泛濫奉 聖旨令吏部自今
後文職人許行換磨勘改使餘人不得理用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都省批下吏部中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吏部中承起
六年十月十四日初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更不以告下日為
始只以前實恩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

承樂大典卷之四十六

武校尉以下特旨補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謂如進武校
尉理任年承信郎理任年却自有進武校尉至今通及捌年者其校尉已
滿伍年應該磨勘自餘承信郎又滿叁年亦合該磨勘今以補承信郎
理叁年磨勘外其校尉以前月日即不應理用 一諸進武校尉以下特
旨補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應磨勘以後即依初補年限
磨勘改轉其年限未滿者從本條有詳上條謂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
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應磨勘謂如進武校尉理伍年承
信郎理叁年却自有進武校尉理伍年已滿其承信郎止有貳年以上者依條
校尉年限已滿合改轉者應磨勘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進武校尉滿
伍年而特轉承信郎者自該理用已應過伍年轉承信郎其不及伍年而
特轉承信郎者須候承信郎後應叁年滿日轉承信郎其校尉上日自
不合理用其改轉承信郎以後至本陳乞理用校尉磨勘以前月日並不
合改使 本都送一有詳已批送今狀下都黃恩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
十四日送吏部從所詳到事理施行 淳祐三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到子
吏部侍郎項實孫劉子勳會小使臣初補承信郎上考部有新任後因恩
賞轉承信郎依條不隔磨勘陳乞轉承信郎止理承信郎叁年之限人有
初補承信郎次因恩賞轉承信郎之後方考部之人陳乞磨勘轉承信郎
則理承信郎肆年之限人有承信郎上曾經磨勘轉承信郎次於承信郎
上陳乞轉承信郎係再該磨勘則理任年之限則是磨勘轉承信郎壹官
蓋省參項理年之例得以出入今申指除再該磨勘理任年外其餘承信
郎上雖曾考部及有新任因恩賞轉承信郎理叁年磨勘之人欲並照日
今官序理承信郎以上肆年磨勘轉承信郎理肆年磨勘之人欲並照日
並理肆年之限其於舊法亦無虧
改奉 聖旨休令吏部常切遵守

承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九

平樂大典上聲六書韻部字門宋吏部保法二
卷曰閭陞門曰磨勅門共一冊乃辛亥國重由
北文流入海東為在友富石君為購得者考宋
史藝文志三刑法類貴通熙吏部保法法總數四
十卷嘉定編備吏部保法法總數五十卷當即是
書然此二殘卷中已有寶慶法類景定年號則
非嘉定嘉定二書乃景定以後補修者耳海亦
載法熙吏部保法法總數云嘉泰二年詔重脩問
禳九年書成是法熙年開禧間已重脩增補藝
文志失記而嘉定重脩以後至景定再修則玉
海亦未言及幸大典徵引今尚得窺見一斑耳
惟據大典目錄自卷一萬四千六百十四至一
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凡廿三卷皆記吏部事不
知此書得全載者大典今已星散恨未由知之
矣此書為久佚之祕籍亟請許君為影印以傳
之君慨然許諾以書得傳君為與有功焉爰
附記之丁巳仲冬上游上虞羅振玉書于海東
寓居之夢都竹堂

周官集傳

己未仲夏刊
於南昌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

經部

禮類一

周官集傳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案張萱內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

豫章人大德間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

載其名始末已不可詳考矣是書於諸家訓釋

引據頗博而於鄭鑄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

陽謙之之說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

龍曰以別之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如

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

以九夏爲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

周官集傳總目 經部 禮類一

豫章叢書

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

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

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今

考孔穎達左傳疏云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此

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

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復以金

爲始故言工歌也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如以

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卽以爲非樂曲則鍾師

又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

蘋士奏采蘋之文貫於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

子又句祝禱牲禱馬鄭註禱讀如伏誅之誅今

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也應

龍亦主謙之說謂禱禱也禱牲禱盛也以康成

改讀爲非考禱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

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晉書慕容

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

張不已北齊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卽譎張侏

與譎猶侏與禱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爲康成改

讀乎又桌氏爲禱應龍引鄭鑄之說曰晏子謂

六斗四升爲禱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

周官集傳總目 經部 禮類一

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

下文觀之其臂一寸其實一豆當爲斗釜之

臂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

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

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斗四升

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梓人爲飲器爵一升卽

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

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爲豆失之矣今

考康成謂禱六斗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

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鏹以黼容一石則是黼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房元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銖二釁爲釜當米六斗四升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今鏹以管子量鹽之黼爲卓氏量粟之黼比擬已爲不倫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爲斗實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

周官集傳總目 經部 禮類一

三

數鏹誤以豆爲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詆改豆爲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飲不以豆飲詩行葦篇毛傳曰大斗長三尺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與代王飲卽因反斗擊之此斗爲飲器之證也越語曰觴酒豆肉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爲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疎於考核至於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並用

條例引證頗爲明晰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尙因是以存其崖略則蒐輯之功固亦非尠矣其書諸家著錄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適當闕帙其餘四官首尾頗爲完具謹錄爲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應龍所著別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別成一帙今仍附於各傳下旣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周官集傳總目 經部 禮類一

四

周官集傳卷一

元 毛應龍 撰

天官冢宰第一

宰者主治之名天下萬事無一不出於天天有是事人有是官凡有職位皆所以代天治事冢宰總六官之事無所不統故稱天官李氏曰古人位曰天位工曰天工職曰天職自有深意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惟專辭也首稱惟王示天下後世尊歸天子之義劉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謂命之王也

周官集傳卷一

豫章叢書

國王者所都劉氏曰能使四方諸侯朝宗觀遇奔走以聽命者王者所以國也國中九里九經九緯之制即野中九夫為井之制一夫九里為井之制即提封九百萬夫之比之制四海之內放之而準國有禮而野有經須立官以治民使民得其中正設官謂設天地四時之六官分職謂分治教禮政刑事之六職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如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常在屋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此所謂民極即詩所謂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君牙所謂惟爾之中皆

是也昔武王克商受命首訪九疇遷九鼎以定都洛之大計成王周公嗣守文武大訓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卿既土圭匠用水縣晝參日景夜考極星辨方正位法天道也體國經野順地道也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立人道也此周公制作萬世不能越自惟王以下至民極凡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文何同乎此也尊王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立者設其官使者授其職帥如子帥以正之帥邦王國也經中凡單言邦單言國者王國也連言邦

周官集傳卷一

二

國者諸侯國也王者之道有先後本末之序無遠近之私近者治而遠者不治非均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所謂均也上云掌邦治尊得以統卑下言均邦國外可以包內王國所先侯國所後掌主為本均平為末六卿分任天地四時之官十二小卿應十有二月三百六十官之屬上當三百六十五度周天之數下應三百六旬有六日成歲之功而皆統於天官冢宰鄭注云象天者蓋謂此也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者對小宰爲文也如司徒以下各著大小二
字於官名之上冢既訓大若稱大冢宰則文義複
重又無緣以小宰爲小冢宰宰者主治之名故止
曰大宰小宰此經中變文之例餘各以尊卑爲倍
差劉氏曰府掌治典之籍史掌治書之札王氏曰
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令之事則置徒有徒
則置胥孟子所謂庶人之在官者

周官集傳卷一

三

胥四人徒四十人
官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陳士曰小宰中大夫治王宮之政令先王之治自
內以及外自官中以及朝廷及邦國自宰夫以下
卽敘官正官伯二官掌諸官府之在王宮者掌官
中之徒役掌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 官伯爲官
正之貳正猶帥正之正伯猶伯仲之伯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庖人膳夫之佐主辦名物故有賈八人辨名物者
莫善於賈史之下次之以賈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
百人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
百人

饗有內外而皆統於膳夫

周官集傳卷一

四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
徒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春獻鼈屨爲互物之首故以名官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腊從昔從肉言肉久而乾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能知五運六氣以飲食之屬養性養形却疾故

在飲食官之間

食醫中士二人

食醫掌調和飲食之齊當與膳夫為屬謂為醫也

故次醫師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若今之外科醫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周官集傳卷一

五

八十人

酒誥曰有正有事釋者曰正酒正也事羣吏之服

其事者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酒人之下疑有闕文奚賤者之稱唯其有宮中之

役故有奄有女酒有奚下倣此 王氏曰奄者蓋

民之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與籩篠蒙鏐戚施

直縛簞贖司火警矇修磬同 應龍曰籩篠本疾名

晉語曰籩篠不可使

者鐘鐘也鐘上橫木木上金葉

樂人奄五人女樂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樂人六飲官入於酒府者以酒正當奉之故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女籩女奴曉共籩實之事者木豆為豆竹豆為籩

瓦豆為登籩宜乾物豆宜濡物 聶氏禮圖云案

士虞禮注云籩以竹為之有滕緣形制如豆亦受

四升盛棗栗梅桃菱芡脯羞臠鮑糗餌之屬有巾

聶氏巾圖說籩中用紵被纁裏園一幅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周官集傳卷一

六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劉氏曰宮人掌其修潔者亦用士人焉應龍曰古

者燧人王而始庖割軒轅帝而始棟宇故飲食居

處之事雖並陳而先後有序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賈善辨物及蓄藏之事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賈知玉者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周官集傳卷一

七

東萊呂氏曰自大府至外府掌府藏財賦自司會至職幣掌會計財賦故大府爲府藏官長以下大夫爲之司會爲會計官長以中大夫爲之權勢足相檢括不得爲姦利也歐陽謙之曰自大府至外府財貨之所在而主藏者也若宋監左藏庫官是矣自司會至職幣貨財數目多少之所在而主計者也若宋戶部是矣後世通謂之九府豈考之不詳而相襲以爲說乎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歲主出歲者以歲斷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古文幣與弊通謂事止功就而財有餘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當是冬官裘氏之長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周官集傳卷一

八

王內官之長 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矣則官掖之政一以聽之所爲奚不可者今迺內小臣而下凡闈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曉祝者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能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今出房闈而力較是非於侵紊之後爭予奪於縱弛之餘

抑未矣漢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尙書詰以三公
統外安得越奏近官蓋內治不聽於公卿大夫矣
無怪乎後世之多亂也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稱上士者食其祿也曰內小臣者別夏官之小臣

闈人王官每門四人圍旂亦如之

刑人於守門則有之謂闈人則未詳以地官司徒

守國門者下大夫二人又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屬

豈官門嚴近而無官有司之職乃屬於刑人此於

官名之下不見大夫士之官者當有闈文或是每

周官集傳卷一

九

門四人者爲之長刑人者爲之役也圍如王者靈

圍之圍游游幸之所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九嬪

嬪賓從之義

世婦

鄭鏐曰名世婦者亦以廣嗣之路

女御

鄭鏐曰女御八十一人經亦不言數其義亦如世

婦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毛氏詩註曰古有女史彤管之法 鄭鏐曰古者

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爲天子者不敢有

過舉王與后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舉

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掌彤管之職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

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周官集傳卷一

十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染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張氏曰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

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

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 建立也謂立國以來之典故也在朝廷曰經謂常所秉執以理天下也在邦國官府曰法謂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其目則治教禮政刑事總言其書曰六典按六典八法八則九賦九式九貢九職大宰所掌大史所書司書所藏小宰司會有其貳他官各共所守不出乎六典之中佐者相左右也治者總教禮政刑事之法隨事施宜或損或益故爲六官之首大宰之事于氏曰宰者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者此之謂也 呂氏曰周官三百六十綱目盡在六典宰

周官集傳卷一

十一

相之職乃天下事之總統會要處也 陳氏曰六官各有典夏書曰政典蓋從來久矣傳有秋官九刑大司馬法之類皆周六典也藝文志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初劉歆以入兵家班固出之以爲軍禮固之說是也今所存五篇 朱氏曰考工記卽事典也 應龍曰禮典恐卽是儀禮今儀禮相傳爲周公作韓子曰儀禮行之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刑典如呂刑中所言是其概也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萬民侯國之萬民此三者治法之大節目有經則有緯陳大猷曰經如今機織家先立絲以爲之經有綱則有紀司馬溫公曰若綱之有綱若絲之有紀應龍曰經邦國者九有基布於外經之使不易其常紀萬民者細民絲紛於下治之而不遺其小言紀則於經爲詳也官府者王國之官府治之所從起也先言邦國次言官府明諸侯國亦各有官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舉外以包內也

周官集傳卷一

十二

之習熟於告戒然後施之事者無悖擾如擾龍之擾馴伏其性而調順之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諧如八音克諧蓋八音清濁大小其音不同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所以禁止其惡毆而之善也糾割也察也刑百官如刑於四海之刑所謂士致百姓於刑之中也三山陳氏曰刑者特隄防之具爾鄭鏐曰萬民有過懼其積小以致大必糾

其纖微無使藏姦匿惡以致於亂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事者度地居民興事造業民日用之生生不窮如
十三卦聖人制器之類通變宜民衛文公務材訓
農通商惠工馴致殷富又曰周官一書全只以典
為本理財雖以九式為要而九式亦不出乎六典
之外

以八法治官府

典法則式其義皆相附近典包法則式之事法則
式各得典之一義以者施用之名入法者官屬官

周官集傳卷一

三

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也治者舉辦會
聽經正糾弊也官府見上注又按諸解以此入法
之目即小宰所掌六屬八成之類名同而實非也
小宰所掌乃此入法之貳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屬者系屬如物相系屬則可舉舉者有所秉執而
興起之也書曰各帥其屬凡建官則設屬以佐之
以小傳大以卑隸尊脉絡貫通無不舉者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鄭鏐曰官雖設屬必有分職之法則邦治可辨蓋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官各有職
則責各有歸治不患其無辨也應龍曰職專事治
如目辨色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大宰統百官均四海故有官聯以會官治聯者總
眾異以為同會者合萬殊而為一自有眾賢肅和
同寅協恭氣象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歐陽謙之曰官常一官之常職任一官之事者守
其一官之職待夫事之屬於本職者然後以其職

周官集傳卷一

四

而治之此所謂以聽官治王氏曰八法惟官聯官
常曰官治者以官之聯事官之常數特言一官爾
故不言邦而言官也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經者一定不易之名事至視已成之式以成其事
物至視已成之式以成其物謂之成憲有司依據
而行者也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
以弊邦治

官刑即書所謂制官刑傲於有位糾者割制之使

不爲非察舉之使不敢慢

以八則治都鄙

法如衡之有權則如尺之有度三山鄭氏曰法有

變有通欲得其平則立爲定式使之取則應龍曰

稍地曰家邑大夫縣地曰小都六卿置地曰大都

三公家邑以處大夫及王子弟之封邑視大夫者

縣邑以處卿及王子弟之封邑視卿者大都以封

公及王子弟之封邑視公者家邑附內縣都附外

此八則者治都鄙之法也故秋官有都則之職掌

都家之八則春秋傳曰有先君之主曰都謂其始

周官集傳卷一

五

封之君也 鄭鏗曰都鄙之於王國譬之一家戶

庭之於堂室也爲父兄馭子弟之術不過立爲準

式使之取則王者之於都鄙殆亦然爾以其有先

君之主故曰都以其在王畿之鄙故曰鄙其地不

出王畿之外非如邦國諸侯得以自治其國故王

朝立施設之則使之事事取則於此焉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祭祀者其先君社稷五祀所食也大宗伯頒祀於

邦國都家鄉邑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此有其則

不可以借瀆不可以怠廢馭者馴而納之於善謂

調習之使各由其所當行之路而不出於法度之

中也歐陽謙之曰馭蓋制馭之意所謂馭其神非

所以施之於神所以制馭夫都鄙之君所以事神

之道

二曰濬則以馭其官

歐陽謙之曰有都鄙之主則有官屬其屬有其長

得自除者有必待朝廷除者兼品秩祿廩之厚薄

員數之多寡皆須爲之定法乃馭其所以處官職

之道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周官集傳卷一

六

或因事而建置事畢省廢皆不使至於冗濫故謂

之馭吏羣吏也庶人之在官者 歐陽氏曰都鄙

之長雖曰畿內諸侯然猶王所自治如都宗人都

司馬家司馬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則家士皆王國

自命之與畿外不同夫內之官府察其人而廢置

之其權可不在王國乎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祿田祿位朝位 歐陽謙之曰學士即卿大夫之

子卿大夫即都鄙之長取其子弟之有賢能精學

業者而擢用之此成周教胄子之本意也或問八

則祿位以馭其士鄭司農注士學士也其說似拘如何曰士以祿位言固難一概論按夏官司士之職掌羣臣之版賈氏謂羣臣者畿內朝廷及鄉遂都鄙諸臣故陳氏云凡以道藝仕於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於版者士也故曰司士又按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此所謂士乃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子王氏曰庶子國子之未仕者愚謂以士對庶則士爲已命者也此經馭其士者都鄙之士也上文既曰馭其官馭其吏此又曰馭其士信乎爲都鄙言之則士者公卿大夫之子

周官集傳卷一

七

而已

五日賦貢以馭其用

九賦斂財之則九貢制用之則都鄙以十一之法賦於民以四之一參之一之制貢於王而後得用其餘而其用度亦有則 歐陽謙之曰賦卽邦縣邦都家削之賦是也貢卽閭師貢其物之類是也都鄙之地食其公田之入卽所謂賦然豈無山林川澤可以稅取者乎是所謂貢周人之法征其米粟征其布縷征其力役惟關市有泉布及無職者出夫布宅不毛者有里布外此未嘗取民以錢

也孟子亦謂有布縷之征力役之征而已而鄭氏解九賦專引漢法以爲口率出泉不知所考而云夫泉布者官所自鑄非民之所有也周人制賦惟以民之所有不責其所無若角人齒角之物羽人羽翮之政掌葛絺綌之材者皆使之以當邦賦是可見也至關市有泉以交易則或征之其宅不毛與凡田不耕與無職事者稍征其布以困苦之而使無舍本趨末而已非征賦之本意也詎可以後世之橫取而誣先王之仁政哉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

周官集傳卷一

大

節文必因乎人情好尚不違乎禮制

七日刑賞以馭其威

鄭鑄曰當刑而刑當賞而賞必循乎賞罰之則應龍曰刑賞忠厚之至洪範曰惟辟作威蓋此都家之獄必上於國所以制爲所得用之刑賞而有其則爾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田政狩之總名役師徒之總名散而居曰民合而興曰衆古者諸侯田不過三祭祀賓客充君之庖役不過三凡一夫歲用其力三日上農夫食九人

可用者家三人所以立爲之限制使循吾田役之則也鄭鍔曰田役合民而用之故曰衆馭其衆則彼不敢非時而用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太宰八柄大臣之事與內史八枋有司之事不同大臣之事有揆度有司之事奉法而已鄭氏曰柄所秉執者王氏曰言操此以爲用也應龍曰馭者馭而納之於善羣臣受命於上有職位者大宰之職如六典八法八則之屬凡不言詔王者皆佐王所施行之事如八柄八統之屬凡言詔王者皆

周官集傳卷一

九

冢宰常行之事但以其目詔告於王也周官有官府有羣臣有羣吏皆謂之臣官府則備一官爲卿百官有司統焉羣臣則命士以上者之稱羣吏掌於小宰乃庶人之在官者府史胥徒之屬

一曰爵以馭其貴

一命以上不與凡民齒貴也鄭鍔曰以爵爲貴其柄在我乃所以馭之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有爵則有田賦吏民所以賦也鄭鍔曰以祿爲富其柄在我乃所以馭之也

三曰子以馭其幸

鄭氏曰子者賜子也鄭鍔曰幸者人臣一時之遇也

四曰置以馭其行

置者時有所建立之名行謂德之可見於行事者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王制弗故生也亦此義

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周官集傳卷一

十

奪者細爵削地收其田里之名此祿以馭其富之反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統猶綱也立于上而下自從焉

一曰親親二曰敬故

親謂父母兄弟宗族故謂舊老成人親親仁也敬故義也親敬二字便是詔告於王以統馭萬民之體要處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日進賢四曰使能

進者推舉而登進之使者稱其能而任之賢者能者凡民平日所景慕而從之者也

五曰保庸六曰尊貴

以其嘗有功於民能保民者故保安之尊貴者天下有達尊三爵一是也此二者民之望也

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達先之也吏有司也語曰先有司吏者承流宣化道民情者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賓異於常人者以禮禮賓之如先代之後及故舊先哲祀宋與箕子商容之屬考大宰職首至以富得民

周官集傳卷一

三

又當分兩節看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是掌邦治之事爲一節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是制國用之事爲一節上一節六典爲要其緊處在八統下一節九式爲要其緊處在九兩八統九兩皆歸宿於民民者邦本

以九職任萬民

萬民諸侯國之萬民舉外以見內陳君舉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而養者能其事而後可以養無事而食眾之殃也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大宰既任之職閭師又責其功故曰無職

事者出夫布也王制瘠鬴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

以其器食之後之游民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可勝計哉正義曰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吏以

廩餼食之如晉文公問入疾胥臣對云侏儒扶廬鰥頤司火之類各以器食之扶廬持戟柄也司火主然火也

一曰三農生九穀

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麥苽也周以農事開國故八政以食爲首九職以農穀爲先三農亦曰上中下三等之農

周官集傳卷一

三

二曰園圃毓草木

毓養也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因園圃之民而用之以養毓之職則草木得遂其性矣草葵瓜之屬木桑棗之屬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山林川澤之職有聯事也作者作興凡國家用度需材山澤之產爲多虞衡掌其政令識其可用之材作而興之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以至蒯紵菅葛染草之屬無棄物也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凡魚鴈狼鹿之屬生藪麓之間牛羊六畜之物在
牧養之數藪則大藪小藪虞人任其事牧則牧人
及養鳥獸之官任其職 鄭鑄曰藪牧之民而在
以養蕃之職則鳥獸不可勝用矣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工者審曲面勢飭財辨器之職飭者致力以治之
化者因形移易以成之八材金木羽革骨角玉石
如飭金則化為鍾斧之屬爾雅曰珠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今

周官集傳卷一

三

本珠作骨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鑄曰嬪有夫者之稱書曰嬪於虞虞舜夫也婦
有姑者之稱春秋書伯姬來逆婦伯姬姑也 應
龍曰桑麻屬治絲而化之以為帛治枲而化之以
為布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聚者收之於此斂者取之於彼疏篋也疏材未飭
治之材 鄭鑄曰疏百草根實可食者材薪芻之
可委積者此說雖本注疏之言此不取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

閒民閒隙之民任已職之外有餘閒可以執他人

之事所謂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者 或問九職

任萬民劉說亦善劉氏曰九職者任天下之民以

九事也煩其職之事則大司徒主之任其民而徵

其賦貢則閭師掌之大宰之所掌者域萬民用九

職以為業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無異業之民所

以均四海統萬民故無左道以惑眾者無游手以

失職者無夷風以亂華者莫不係於鄉閭由於禮

義而用中於五品者焉是故無遺一民毋棄一物

周官集傳卷一

舌

其民不入於九職者多矣求建其極不亦勞乎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賦者自上取下之名其別有九財賄與貨賄同

二曰四郊之賦

按四郊去國四面各百里

三曰邦甸之賦

按四丘為甸出車一乘

四曰家削之賦

王昭禹曰家削家邑稍地

五曰邦縣之賦

邦縣五鄣爲縣

六曰邦都之賦

邦都四縣爲都方五百里

七曰關市之賦

關市市必有關見司關之職

八曰山澤之賦

名山大澤不以封山師川師掌其政令

九曰幣餘之賦

歐陽謙之曰凡財之入於官者皆謂之賦而官貨財物之出入其籍各異其出而爲用也既載於出

周官集傳卷一

壹

財之籍矣則用餘而復入於官也豈可不又載之入財之籍乎既載之入財之籍安得不謂之賦哉
徐筠曰此載師任地所征之賦也鄭氏曰賦者口率出泉後之箕民錢或謂之賦又曰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二說皆非經義豈有九賦而出錢者

以九式均節財用

均平也節爲之防範使無過不及之差九式有一定之常目爲不易之經制以之均財爲有道以之節用爲有禮無有餘之浩不足之暴無豐年之奢

凶年之儉當時皆別其書鄭鏗曰節其一而不節其二節於此而不節於彼非均節也凡事各有式以爲之節是之謂均所謂式者爲之書以記其多寡也

一曰祭祀之式

鄭鏗曰祭祀有天神人鬼地示之殊應龍曰祭先血腥祀尙氣臭其大小有制豐殺有數

二曰賓客之式

賓客先代之後朝聘之禮有親遠新舊

三曰喪荒之式

周官集傳卷一

貳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有輕重緩急鄭鏗曰喪有賻賵視其爵等之高下荒有賑救視其災勢之輕重

四曰羞服之式

羞飲食也服衣服也有尊卑貴賤曲禮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

五曰工事之式

器物必中度量有精粗廣狹如考工所記式也

六曰幣帛之式

式謂有名物數制

七曰芻秣之式

草曰芻穀曰秣有勞逸遠邇

八曰匪頒之式

王所分賜羣臣之禮如分寶玉頒祀頒禽歸服之類有親有賢

九曰好用之式

好與爲好也玉府曰好賜此如燕勞羣臣兄弟朋友賜玉賜器之類有功有故鄭鍔曰燕好所用者雖至尊用財不可以有司之法拘之亦不可過制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貢者下奉上之名庶民有田則有賦諸侯有國則

周官集傳卷一

毛

有貢貢亦出於賦故致者至也使之自致而已不可以徵而求也周官制爲九貢之法令五等侯國各守常職以貢其所有以爲王國之用度其不在九貢之法者上弗受也下弗進也歐陽氏曰致邦國之用乃朝廷所須以爲用而出於邦國者則不致其無用之物可知矣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

鄭鍔曰祀貢祭祀所貢凡可以交神明之物

三曰器貢四曰幣貢

鏐鏤石磬丹漆之屬凡可以爲用器兵器禮樂器

之物

五曰材貢

鄭氏曰材貢樞幹栝柏篠蕩也應龍曰按集韻栝亦作樞夏書柎榦栝栝

六曰貨貢

鄭鍔曰貨如金玉龜貝之類

七曰服貢

絺紵玄纁織纊織皮之類凡可爲服之物

八曰旂貢

旂者鄭司農以爲毛羽謂旌旗之末爲旂也康成

周官集傳卷一

天

以爲燕好珠璣瓊珩之屬謂囿游之爲旂也或曰司常旂車載旌以田之鄙以旂爲田獵巡幸之名如所謂取於相土之東都以待王之東蒐者之類也應龍謂此當闕疑

九曰物貢

如山澤各以其物貢是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周官九兩之法使兩兩相繫有彼不可無此雖天下之廣萬民之衆體勢聯屬若系無間然也

一曰牧以地得民

牧者牧民之官王制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各有分地故曰以地得民鄭鏐曰五等諸侯皆有地獨言牧何也蓋牧者諸侯之長諸侯雖有其地苟非八命之牧修方伯連帥之職使之大小相維亦無以保其地何以得民哉

二曰長以貴得民

以官府則有長大事從之尊朝廷莫如尙爵尙爵者古今天下之達道也故曰以貴得民

周官集傳卷一

三

三曰師以賢得民

師者民之模範也有德行賢於民民從而師之通貴賤以至四民九職必皆有師服勤至死爲其賢也

四曰儒以道得民

儒通天地人之稱有行誼能傳道解惑引民由是而之者 師與儒二者在朝廷則有師民保民之官在閭里則有左右閭師之職 鄭鏐曰古之致仕而歸於鄉里者謂之師儒

五曰宗以族得民

宗宗子也

六曰主以利得民

利者其都邑之民利賴之也泉府曰都鄙之民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又大夫之家亦稱主歐陽氏曰民大夫之臣隸也大夫之家臣呼其大夫曰主左傳曰事吳敢不如事主

七日吏以治得民

吏治其賦者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是也

八曰友以任得民

鄭氏曰友謂同井相友助者鄭鏐曰急難之際能

周官集傳卷一

三

相保任則民不忍棄之

九曰藪以富得民

澤無水曰藪有大中小三等虞人掌之鄭鏐曰澤中水去草生包藏孕育者多民欲其富而不去應龍曰先王之制於藪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則其間所生之物充勿繁庶而民足以致富利重而難遷惟土物愛厥心臧也王次黜曰財散則民聚故牧長主吏師儒宗友之後以藪富終焉善治者當務識其大體應龍曰九兩大意與八統相似上一節論治體不以八統馭之則徒法不足以固民

心下節論財用不以九兩繫之則務財不足以得民聚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

始和讀連下句正月者以是月爲十二月之長和如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周書常用此和字周禮以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至王正元會太宰以是日爲始和布治法於天下夫治法之在邦國都鄙固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然古人平在朔易革故從新其實繁方一歲之首豈無所當改易害則除之利則興之民之所既

周官集傳卷一

三

倦則不以困民民之所未安則不以強民將與時偕行新新而無窮也按周以建子爲正此是正月元會所行在唐虞三代雖未見元會之文而考之載籍自有正月上日之文以來莫不從用此日可推而見

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者承上文起下義此正歲建寅之月也縣垂也治象前所布治之象也又從而畫象其事以明其法也象魏雉門外東西兩闕也象者謂祖宗以來垂象於此也魏者當道高巍巍然也挾日從甲至

甲十日一周次也考周官之法並以建子之月謂之正月以正時王受命之紀而以建寅之月爲正歲以正天運四時之序凡計月之一二必以正歲爲一月也大宰掌邦治既於正月建子之月以其典籍布之邦國都鄙藏在官府有司守之以時奉行矣又於夏春寅月四時之首萬民畢出之時以前所布之治法畫象其事垂之雙闕之下使臣民皆得觀見其法之形象縣之高則無不見斂之速則無玩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謂其均平洞達無不備也正歲見下小宰文

周官集傳卷一

三

或問鄭氏以正月爲周正之月正歲爲夏正之月是一年有兩正月而集傳各從其說何也曰周雖改正朔而未嘗改時月周以建子爲正凡大朝會大建立行之於建子之正所謂時王之正也然春夏秋冬乃天運四時之正凡十二個月從古至今未嘗易考之書前乎周者以建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以見月未嘗易考之史後乎周者以建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以見時未嘗易故周禮經文有正月又有正歲互見於大宰小宰蓋小宰所以佐大宰者也大

宰布治法於建子之月所以明一代時王元會之
正故謂之正月小宰帥屬觀治象於建寅之月所
以明一歲天運時序之正故謂之正歲今以周之
時月考之七月周公陳於成王之詩也曰七月流
火九月授衣則成王時月未嘗改也六月宣王詩
也而釋者曰盛夏出兵則宜王時月未嘗改也四
月幽王詩也而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幽王時
月亦未嘗改也朱子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爲
歲首耳月固不易也蓋改正朔爲歲首者時王之
正而月固不易者歲有四時所謂十二月之序列

周官集傳卷一

三

不可紊也故嘗謂自堯典定時成歲之後不特三
代無改時易月之事如四時十二月之序乃百世
不能改者惟改正朔繫於時王之典各用所改之
正以爲正月初不嫌於謂正月或者執朱子不改月
之說遂疑鄭氏解周禮正月之吉爲周正月則是
改十一月爲正月而建寅又爲正月是一歲有兩
正月不思朱子固嘗曰三代之正不同夏用人正
商用地正周用天正以此推之商用地正則十二
月商之正月也周用人正則十一月周之正月也
既曰正矣何嫌於以十一月十二月爲正月乎至

於一歲兩正月之疑以周禮考之經文所以特謂
之正歲此固可見按史唐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
朔日南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
臘月至正月爲一月武后是時改唐爲周取法周
正則在周十一月不嫌於稱正月而十二月爲臘
月夏正月爲一月凡此者安知武后非據周而改
作乎况周禮正月大宰布治法於邦國都鄙至正
歲而後小宰率屬觀治象而徇以木鐸以先後次
序考之正月正歲之分固已可見兼經文尤有明
白可信者如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

周官集傳卷一

三

徒下文云歲終則令六鄉之吏會政致事正歲令
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又州長
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下文云歲
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故常謂
世儒泥執一偏之見率以大宰正月始和爲夏正
月其意豈非謂正歲之文見於小宰而大宰乃縣
治象之法本文原不曾有正歲二字因以鄭注爲
非却不知地官鄉大夫州長二經皆於上文云正
月之吉於下文歲終之下又云正歲如此觀之經
文三節極爲明白要知正月卽周正之月以十一

月爲歲首也歲終卽幽詩曰惟改歲之月以十二月爲歲終也既歲終矣又云正歲則是以夏正建寅爲得一歲四時之正凡周人歲首之事又於此時重申之故觀鄉大夫職云正歲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則大宰乃縣治象之法其在正月爲可知也觀州長職云正歲讀教法如初則所謂如初者卽是如正月始和之初爲可知也不然經文上下同此一職既曰正月又曰正歲既言受法於司徒又言考法於司徒既云屬其民讀法又云讀法如初此豈同一時之事哉後世儒者於周禮正月例以

周官集傳卷一

三

夏正爲拘者但參以經文則是是非非不辨而明矣或問周禮正月之吉與春秋王正月同乎曰正月者周正之月二書所稱其義固同也嘗考春秋書元年春三字是一截書王正月三字又是一截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此說最爲明白不可例以傳不可信非之程子曰周正月非春也只此一言已足以祛千載之惑故觀程子之說有所謂周正月則知周禮經文稱正月之吉是周之正月無疑嘗觀胡文定公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其意蓋謂冬不可以爲春而誤認程子假天時以立

義之說遂謂春秋行夏時以繫年故以春之一字冠於周正月之上則是春者夏時之春也不思周以十一月爲正而未嘗以十一月爲春若以夏時之春爲周正之月則似以冬爲春此決不然蓋周自東遷以後魯用魯歷國自爲政時亦寢紊以聖經書法攷之則以十一月爲春者魯之元年也何以言之魯隱公卽位之歲則周平王四十四有九年也在春秋書法當云王四十四有九年正月而書曰元年春王正月以元年春繫之隱公以正月繫之王其義昭然可見聖人之意若曰元年者魯自改

周官集傳卷一

三

元之元年非王之元年春者魯自以爲春非王之春故曰元年春獨正月則王之正月爾故曰王正月要知聖人因魯史修春秋書隱公元年春者乃因魯史之舊文而寓王之一字於元年春之下者乃出夫子之特筆此說信爲擲擗不破近世儒者以建寅之月爲氣候始溫和遂以周禮註疏釋正月建子爲非徒執泛泛一偏之說而未嘗合前後經文參攷而紬繹之故嘗爲之說曰商以建丑爲正周以建子爲正而皆用夏時數月則以十一月十二月爲正未嘗改月者固也然未知春秋書王

正月則以尊時王之正朔周禮云正月之吉則以出歲首之政令二者皆建子之月此不易之論也或又問前說始即位書元祀十有二月始建國書元年冬十月以證歷代改正不改月是矣獨周公作六典夫子作春秋乃以周十一月改書正月何也曰元祀十二月元年冬十月史官書法之當然也史以年繫月固不可易月以素四時十二月之序若周公制禮於每歲舉行元會之儀授時飭典以建子爲十二月之長故大宰於是月布治所以昭時王之正則不得不稱正月至夏正建寅之月

周官集傳卷一

三

乃四時之首爲一歲之正則不得不改稱正歲小宰於是月帥屬觀象徇以木鐸此正有合於夏書孟春木鐸徇於路之事夏書徇鐸下文所舉政典先儒謂政典乃六典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則周禮正歲徇鐸宣令實遵夏之舊典攷之是月在夏曰正月在周曰正歲其爲孟春則一也至若春秋所書王正月寓王之一字於元年春之下聖經所以著魯公無王之罪其義昭然或問周公於周禮改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以正歲表建寅之月然凌人又云正歲十有二月何耶曰於此見周用

夏正數月而先儒月未嘗改之言信矣正歲者謂夏之建寅爲正十有二月建丑冰堅腹厚之時按幽七月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朱子詩傳謂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攷之凌人正歲經文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凌人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於義亦通然以經文上下推之若以凌人掌冰政爲句絕而下句以歲十有二月爲文則不見周雖改正建子而用夏正數月乃歷代不易之制故杜子春謂政當爲正以正歲向下爲義是以註疏皆不能易其說也

周官集傳卷一

三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乃亦更端之辭也典六典也牧牧民之官監監守也王制天子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梓材王啟監厥亂爲民呂氏曰黃帝立左右監監視萬國建者始初開創之名立者繼有植立之義合三人之益曰參叶五人之助曰伍傳者上下相附著也殷衆也謂衆士也陳則旅衆一體置則可自辟置王制大國三卿五大夫或問正月始和每歲布治縣象以示更新而所謂牧監以至殷輔亦皆

每歲建立設傳陳置之何若是之紛更與曰先王之時其修明法度督責臣下最爲周密故凡正月布治縣象於典則法之不宜者既有以變而新之矣經下文又曰乃施之於邦國都鄙官府此非他有所施也正所以督責夫推行於天下之人蓋謂布於此者欲其施於彼若夫玩法而不治之人大宰已得於歲終受百官致事之時至是豈可恬視而不爲之變置故不得不繼之以建立設置之事也大宰於歲終詔廢置彼自牧長至於殷輔凡不在所廢者則皆在所建立設傳陳置矣牧非世牧

周官集傳卷一

堯

也九牧之牧取諸侯之有功德者爲之非若有國之諸侯得以世其國者監則監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凡此皆有升黜改易待正月而舉行之大宰歲終與公卿共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者皆其事也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長都鄙之長兼二人之力曰兩

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

其輔

凡爲各官之長皆正也凡爲各官之倅貳者皆貳也攷稽也如今官府必有稽攷炤點磨勘之職或曰宰夫鄉師肆師之屬凡任稽攷之職者皆謂之攷餘同上又按此以上三條曰施典施則施法是布治之大綱曰邦國都鄙官府是施行之次序曰建牧建長建正之屬是分職之大概鄭鑄曰上言布治謂治道隨時之宜每歲有更革所以通其變此又云施典施法施則者邦國都鄙官府所守一定之制久而不易者也

周官集傳卷一

堯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凡者其目不一發凡於此歲首布治施之於彼者歲終受會以待之於此典必合於典則必合於則法必合於法也官成在人法禮在六典民則邦國都鄙皆有民而有閒田公邑之民王者使吏治之者不在典則之中而在官成之法賓客者先代之後王以賓禮接之雖治法同在邦國之典而待之之禮則異於諸侯羣臣故二者別出之 又按周官職文蓋載未盡者皆於後稱凡以總之諸稱凡

之例始此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五帝五方之帝春官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太昊炎

帝黃帝少昊顓頊食焉誓戒其所當戒者具者牲

牲器皿之屬修者飭治掃除之類掌者掌其法而

其事則有司者治之秋官條狼氏之職凡誓執鞭

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

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鞭三百誓大史曰殺

誓小史曰墨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周官集傳卷一

聖

此上文誓戒目

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

贊助也亨熟之也及納牲受亨之時贊迎牽殺獻

之事毛血爛腥熟之等

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

自既滌濯已下至此所謂具修也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特

言玉几玉爵者天地五帝不用不用者何無飾也

無褻也

大朝觀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舍

玉

會無常期謂若諸侯有不順服者其順服之國皆

以師來助王討之而曰會也同者謂如上即位始

建諸侯及王十二年不巡守則諸侯皆來朝而曰

同也 鄭氏曰贊助也玉幣諸侯享幣也 璋璧琮

琥璜幣者馬 玉獻諸侯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

皮帛錦繡黼 玉几立而設几優尊者也 凡大朝觀

之類是也 玉几立而設几優尊者也 王位設黼

展展前南鄉筵 玉爵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

席次席左右玉几 謂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應龍

侯禮之於阼階上 裸而酢助王所受之爵也

曰按朝觀會同之禮其事則大宗伯相之其細者

司儀大小行人等掌之大宰惟助王受此四者而

曰大朝觀會同此非常之禮也 朱氏曰觀是正

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

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路寢門之外

相與揖遜而入

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國有大事若軍旅之事之類戒飭百官有司則助

王為教令若書曰周公以王命誥鄭鏞曰作者創

始而為之贊助則助之以言叙述王意以啟迪之

也

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既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聽聽斷也四方之朝王出巡狩諸侯於方岳之下及六師在外亦有視朝聽斷之事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凡者其事不一總括不盡故言凡以該之例始於此六典言佐王八柄二統言詔王此治之大者非大宰之所得聽也惟邦之小治冢宰得以專決四方賓客之來其治之小者亦得以自待之 鄭鏗曰治之大者不稟於王則嫌於專朝廷之權治之

周官集傳卷一

望

小者不聽於冢宰則無以重大臣之權姚崇為相常於帝前叙進郎吏帝以為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重煩我耶此亦以重其權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歲終十有二月百官府非特治官之屬凡百官有司皆在焉治者有司之職會者宰夫司會之事聽者大宰之法廢置者王所統執之權按廢置二義一為官職一為政事蓋布治所以端始正治所以

成終此月令天子與公卿共飭國典之時也一歲

之終將會計之先先戒令之使凡百官府各自正處其治狀各從有司者會之會之而致其功狀則聽而平斷之以告於王而行廢置之法明始終之條理體統之崇卑周官之制自縣象至正治受會皆先事而教有忠厚百官之意無不戒視成之暴周官凡所施行皆如此 又按三歲則積歲終之會者三聽者三廢置者三而大計之三有功而不忘三有過而不改則誅者誅賞者賞此不言詔王者歲終詔王則三歲之大計可知按虞書三載考

周官集傳卷一

器

績三考黜陟幽明至成周時其事寢繁而其法亦詳矣 或問周官歲終受會三載誅賞較以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得無責效之太速與曰考課之法急之則詐偽生寬之則功實見待之以久則在職者安心展布以見其能此唐虞三考之法固善也而亦由當時朝無倖位百僚師師故可須之以久所謂考績不過時加警策以作其怠爾至若三考黜陟則流放止於四罪而臯陶稷契皆終其官不徙其在所陟者亦惟爵服之加而已此唐虞廣大氣象與王者固不同世降而王才不逮古夏

商官倍至周而才益難若不皆得其人必待九載而黜陟則貽害多矣此成周歲終受會三歲計治所以爲百代不刊之典然周公之制不徒受會而必詔廢置不徒計治而必行誅賞豈若後世具文故事受成於歲終考滿於三載姦人得矯飾以肆其欺善人不得積久以精其職徒見夫指瓜以待熟循級以俟遷姦要以格而已

元 毛應龍 撰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官之糾禁

鄭鑄曰小宰以中大夫二人爲之大宰之貳也

應龍曰小宰爲十二小卿之首掌者職所專主也建邦之官刑者自立國以來之法卽王宮之政令與凡官之糾禁是也王宮有禁衛官府次舍庖膳醫藥酒漿貨賄徒役之政令政者出入功緒廩稍之等令者作止期會告戒之事糾以察其隱匿禁

周官集傳卷二

一 豫章叢書

以止其邪刑如儀刑之刑不專以刑罰言也太宰總馭內外之官府爲一小宰則與內宰對掌王宮王內之政令有內外之異至宰夫掌治朝之法則又王宮政令之一事也此長貳之分別也 陳君舉曰按大宰之屬小宰掌外治凡與王左右親習之官隸焉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大宰正月布治施六典於邦國施八法於官府施八則於都鄙其書之副小宰掌之至歲終上計則

各以其副迎受而考其同異凡施以典者逆以典施以法者逆以法施以則者逆以則典必合於典法必合於法則必合於則然後謂之治

執法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歐陽謙之曰執者有一定不可移易之意 應龍

曰貢賦致其均式用有其節凡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在大史者大史逆之治在司會者司會逆之治在小宰者小宰逆之三官之所逆大宰仍以典

法則待其致事待者舉其綱逆者詳於目九貢九賦九式之治大宰所制小宰佐之司會計之大府

周官集傳卷二

二

受其成法而出入之也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前云以入法治官府此云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吏卽庶人之在官者冢宰有禮絕之敬正者先尊後卑各依秩序位者朝位治者職業事者功叙條目食者邑祿稍食會者成計歲會計情謂辭訟情實聽斷之時各以其序自此以下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凡六條卽上文所謂典法則貢賦

式之貳也又曰吏之說不一或以爲自大夫以下或以爲士以下或以爲總六屬之吏鄭鏐因大計羣吏之文欲并卿以上言之攷諸經之冢宰以八則治都鄙而有官府之分秋官三刺之法有羣臣羣吏萬民之別官與吏不同名臣與吏不同位故大宰曰馭羣臣小宰曰正羣吏自有截然之辨陳氏曰六叙在前六計在後此是攷課法中間皆是官吏事有尊卑有先後有緩急以叙正其位者定尊卑也治者功狀也謂如今日朝諸侯且先遣諸侯奏功狀其它不滾在這裏以叙作其事者謂如

周官集傳卷二

三

今日理會朝諸侯事則朝事在前其他在後今日理會祭祀便是祭事在前其他又後爾制其食亦有叙如聽其情須是一人聽了一人再說纔是有體統朝廷上將六叙去區處百官便有六計去察他今一人善便察得見他如此善各各察他自然無遺材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

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賈氏曰六屬舉邦治者謂官盛任使 應龍曰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凡官各有屬而屬各有長達猶行也大小者指事之體而言大事雖略而所繫者重必從其長小事雖繁而所繫者輕亦得專達六官之屬皆曰六十舉成數爾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周官集傳卷二

四

六職與六典之文若相近似而義有不同六職無官府一節蓋是以官府所守之法爲職也自邦國萬民之外又各舉官府之一事以明小宰職之所當治者切而財用遠而賓客明而百物幽而鬼神隱而盜賊無不揆之有道治之有法其職辨其治亦辨矣 鄭鏐曰小宰六職言邦國萬民而獨不言官府蓋所謂治職者官府之治也教職者官府之教也禮政刑事則官府禮政刑事也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均者致其平在下則言均在上則言節

二日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甯則雖有不安者亦置之安懷亦安也田野闢道路通廬宿候館各有委積

三日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禮主和而後鬼神享

四日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

四方無虞萬物各由其道

五日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詰之使不容奸糾之使不為非國不容奸民不為非則盜賊除矣

周官集傳卷二

五

六日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居四民時地利春秋傳曰時以作事以厚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日祭祀之聯事二日賓客

之聯事三日喪荒之聯事四日軍旅之聯事五日田

役之聯事六日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祭血祭祀禋祀享先王亦曰祀祭祀吉禮喪喪禮

荒荒禮軍旅田役皆軍禮田以簡眾役以任眾斂

者斂民之財弛者弛民之力 鄭氏曰荒政弛力

役此六聯合治者如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

牛牲宗伯奉玉鬯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

水火之等謂祭祀之聯也餘小事亦皆有聯凡六

官之屬各與其六十屬之同官為聯各官亦自為

聯謂膳夫之屬庖人內外饗亨亨人自為聯酒正

之屬酒人漿人為聯而膳夫酒正又各以其事為

聯又如膳夫上士二人為聯中士四人為聯下士

八人又為聯府二人聯史四人聯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又自為聯聯則有合而不散之義惟

聯故合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周官集傳卷二

六

八成即大宰八法官成之貳也官成所以待萬民

之治於事為詳然各有舊章品式可依據行之凡

民物之數簿書圖籍之事皆一定而不亂者

一日聽政役以比居

比居者猶五家為之比並居相次各有伍籍凡聽

賦役使之事則以地之比居為據

二日聽師田以簡稽

師所以用眾田所以簡眾簡者閱而選之稽者計

而考之

三日聽閭里以版圖

有民人之事則以民數之版聽之有土地之事則

以地域之圖聽之猶今保伍之政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稱如孟子云又稱貸而益之之稱責者責其所償
傅者朝士所謂地傅謂若將來亡其人則指其地
為證別謂以一札破而為二所謂凡有責者有判
書以治則聽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鄭鍔曰禮則國家宮室車器衣服之儀命則一命
至九命之數可以斷其祿位之所當得 應龍曰
祿如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之祿位如卿一位

周官集傳卷二

七

大夫一位之位禮者數命有等如九儀九命之等
凡授祿賜位以此為之制

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書契各執其一予者執左取者執右合而驗之以
行其取予凡曰別曰契皆要也稱責謂別則其用
以別為主取予謂契則其用以契為主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賣買商賈之治釋者曰長曰質短曰劑地官質人
之職曰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案質者立之佐而人
為之徵劑者前後作二契於中央破之兩家各得

其一皆無手所書字異於傅別也夫結繩作而有

書契書契不足而有質劑質劑不足而有傅別此

取予賣買稱責三者所用有輕重大概契憑書為

信劑憑人為質別憑地為傅也 鄭鍔曰長曰質

短曰劑者以所期久近言之也大曰質小曰劑者

以所約多寡言之也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出謂給以用者入謂受而藏之者月計日要歲計
日會凡財物之出入聽之以月終之要歲終之會
又按以上八成之物皆文籍也政役師田閭里稱

周官集傳卷二

八

責祿位取予賣買出入八者為定名所謂常也比

居簡稽版圖傅別龜命書契質劑要會八者為徵

驗所謂成也簡稽禮命要會用於公者比居版圖

傅別書契質劑官民皆用之非有司法守之嚴凡

民何所措其手足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三日廉敬四曰廉正五日廉法六曰廉辨

以聽官府之六計者以上八成聽政役聽出入之

治而著其治狀曰官計凡六條目也弊止也斷也

猶言治狀之止處也廉察也善有淑德孟子云可

欲之謂善能者能行政令敬不懈於位也正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者事至能斷不爲物所惑亂也舊謂六事以廉潔爲本非也豈有敬正而貪能守法而不潔已者弊羣吏之治而云廉猶上文經邦治而云聽也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法者法官之成法也令百官府者戒也共其財用者具也治其施舍者施其所當施舍其所當舍也

周官集傳卷二

九

舍謂國中有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在所舍也凡事嚴而不辨財用而不給施舍之不當而有治訟治者在所理訟者在所爭皆小宰受而聽之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

玉幣爵三者以禮神王祀五帝則大宰贊王小宰復助大宰以贊也裸用鬱鬯祀先王所用將則用瓚裸者王所以酌鬯於圭瓚之事將者人臣持以灌於地之事王親酌灌所以致敬昔者商人尊神交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交於幽故先

裸而求諸陰凡祭鬯人共秬鬯鬱人共裸器者入鬱草以和鬯酒祀天地則陳而不裸祀先王則有裸將之儀與其節大宰無裸將文互見於此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助冢宰贊此三事王待賓亦有裸以事神之道交之敬之至也

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

含禭所以贈死者王喪諸侯有致含禭幣玉之事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受者小宰專受之以復於上太宰無荒禮之文互見於此

周官集傳卷二

十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小宰宰夫職文並以專達者居前從長者居後如官刑所專典式所從月要所專歲會所從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大宰則令百官府此則令羣吏歲終季冬十有二月也既於月終以叙受其要又於歲終以叙受其會先令後受使無違慢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正歲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以成歲功也治象之

法大宰所縣於象魏者也帥其屬則易從官從而民可知徇警之切也木鐸金口木舌國有大事則振之以警衆也縣之魏闕則有目者無不見徇之木鐸則有耳者無不聞每歲孟春必觀象徇鐸以儆動萬民之耳目於觀感之下人事歲功於此乎履端率作也夫治官之法大宰既懸象以示之小宰乃以身而率之帥者喫緊致詳蓋有取於耳目聲色之外而敷求於躬行踐履之間聖人慮或帥之而不從徇之而不知則又申之以辭命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常刑者一定不易之刑也仁聲善

周官集傳卷二

十一

教反覆詳蓋其著於人心者深矣按太宰有正月之文小宰變文曰正歲同是建寅之月以觀象之事足徵也蓋太宰布治而縣之小宰帥屬而觀之自是同時之事非有先後之異凡經中變文之類放此

乃退以官刑憲禁於王宮

乃者亦更端也退者既徇而退也官刑者職首所掌也禁禁之使不犯也治外不遺內舉遠不忘近正歲縣治象於雉門之外官中有不見者故縣象徇鐸之次以官刑表縣之於官中

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職如醫師醫爲職膳夫膳爲職法成法也待其事者若徵令復逆其來無常者皆曰待也君命無俟苟有聽聞而不共於此三者則用大刑此曰大者君親臨之宜莫大焉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宰夫掌凡攷之事下大夫四人爲之法爲位次禁令謂若王南面三公北面東上卿大夫西面北上

周官集傳卷二

十二

羣吏在其後之位禁之使不干於法令之使不愆於禮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法者朝位禁令治者待令與復逆之三事此三條皆宰夫職之總名目凡夏官司士大僕小臣秋官小司寇朝士司儀之屬所掌皆掌其法而叙其治事令者令於下也既掌治朝之法於王日聽朝則正其位賓客朝聘莫先焉故敘致其令也先賓客而次羣臣之復如說復於王之復也報之義也羣巨羣吏之次州長庶庶皆在焉故次以萬民使咸

得通達其情無壅蔽也

掌百官府之微令辨其八職

官則有正師司旅府史胥徒之名府則有治要治凡治目治數治裁贊治治序微令之所掌辨者上徵某人則辨曰某人為某官上令某事則辨其某事在某府或以名舉或以叙及各致其辨無迷亂也

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

正各官之長其屬之所取正譬於治官則冢宰教官則司徒也法如治官則治法教官則教法也要

周官集傳卷二

三

者事之綱治之總會處也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官必有師如宰夫鄉師之屬成者成事品式物之模範凡者分總眾條之名 項安世曰官成即日成月成歲成

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

司者有司若宮正宮伯以下各治一職行一司之事法如膳有膳法醫有醫法酒有酒法之類 王昭禹曰一官有一官之法目如綱之有目官長分其事而與之治司乃治其一條一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旅者眾也如旅下士之屬旅則遵奉故常視例而已

五曰府掌書契以治藏

契者憑驗如酒正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是也凡府之事非契不行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鄭弼曰史主文書者 歐陽謙之曰書契以後天下之事紀錄之浩繁文移之往復記古昔之嚆噐傳千里之恣恣要豈小補八職獨史稱贊治良有

周官集傳卷二

十四

以哉

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

掌大小之職尊卑之次叙

八曰徒掌官令以微令

正當也長也師眾也貳也司者有官府之名目為各屬之長旅者百執事之屬各任所執之事司與正同為長而大小不同師與旅同為眾而上下有異要與綱目為數是凡之目府庫非契不受政令非書不行契者得其凡要書者詳其數目才智可為胥則發施有叙役使謂之徒則走趨視令已上

三節言掌治朝之法則與小宰掌治王宮之政令為有等言叙羣吏之治稱羣吏則避尊者言掌百官府之徵令稱叙及徵令則胥徒之事此宰夫職之所得專達者以下四節掌治法式法之吉賓弔喪之禮歲終之法正歲之法皆是為天官之攷而從其長之事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治法大宰治官之法攷者會稽勾攷之也掌其法

周官集傳卷二

五

以攷其治都縣鄙三等采地羣者概舉之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四縣為都乘猶計也算法乘除之名始此財有物用有名辟名者謂以虛為實指甲作乙善契財物不相應也足用者用度不闕謂不失財也長財者長猶養也謂蓄藏有法善物者善無惡也謂納受不苟乘其財用之出入者所掌治法在此也於失財足用二者攷見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狀以告於冢宰視八法之官刑而誅賞之舊說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雖於財用物三字為順而上文既單言財用則財為財

物用為用度其出入之義自明故不取舊說

以法式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眠滌濯式法九式之法戒具見太宰掌者非掌其物也掌以法攷其如式不如式爾從大宰而眠滌濯以式法贊大宰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五禮之事皆助小宰比校百官有司之所共具此事之應攷而非職之所專達則執其式法贊小宰而為之攷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

周易集傳卷二

六

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牢有飪有腥有牽委積於賓客道用者禾米芻薪之等膳食之善者獻禽獸也飲食者享食之禮如公食大夫之食殮食也春秋傳曰殮有陪鼎是也牽饋牽也謂牛羊之屬生致者陳者陳設數者品秩數目牢禮者總名也在道曰委積致館曰膳獻既聘有飲食贈送曰賓賜此皆行人掌客之職宰夫掌其禮以其式法而攷之無過不及或曰牢禮王饗諸侯之禮按經曰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是也其具曰牢禮委積曰

膳獻飲食曰賓賜之殮牽賓賜者好賜也唯其膳
獻以事君故下文又起意賓賜掌客掌四方賓客
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
皆眠殮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
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鈞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
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
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醴醢百有二十饗車
皆陳車米眠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眠死
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
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

周官集傳卷二

七

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
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
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侯伯
以下以是爲等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弔謂以弔禮哀禍災者戒所當共令所當具幣帛
器具財貨用物凡所必有者皆共之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
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
旅帥有司而治之

有司羣吏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鐸曰總一歲之治者謂之會會言合聚之衆也
總一月之治者謂之要要言綱領之詳也總一旬
之治者謂之成成言事緒之就也 應龍曰治者
職業也會要成三者皆當攷攷歲會以歸之大宰
攷月要以歸之小宰若日成則已職之所專理以
日成旬以旬成月以月成歲其有歲終而不成歲
會月終而不正月要旬終而不正日成雖有治狀

周官集傳卷二

六

謂之不時令之而不飭於治攷之而不協於正雖
以時至謂之不舉不時舉者以告於治官之長而
誅責若後世之違時令失期會者也令之而後攷
不徒攷也不時舉者誅之不徒令也

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官中職事
正歲孟春之月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法徇以木
鐸以官行刑憲禁宰夫贊其事以法警勅羣吏之
職班令使修官中之事官中之事本非宰夫之職
特以正歲助小宰施令而已
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能有道藝而見於事者良有德行而見於事者書
謂記其姓名某也能某也良告謂以所書之姓名
又告於上以俟他日擢用夫如是小大之臣安得
不咸懷忠良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正者官官之屬於是乎取正凡言正者皆其屬官
之所就正也王宮對王內言之也戒儆戒命令令
糾察糾禁防禁此一節是其所掌之綱 劉氏曰
飭人以畏慎之謂戒齊之以遵守之謂令詰之以
過差之謂糾退之以違犯之謂禁斯其所掌也

周官集傳卷二

十九

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

比者以此校彼比之欲其均也官在王宮者府者
司存次者掌直舍者其所居寺也眾寡者名物之
數也次舍有定處眾寡有定名其比較有定法如
春秋潘崇掌環列之尹如漢光祿勳諸郎謂之郎
衛職衛尉主衛士謂之兵衛職 或問官正所謂
官府之在王宮者得非治職於王宮以給宿衛與
曰劉氏之說亦善劉氏曰宮內而有官府者奉上
之物用有不可以遠者如膳夫宮伯庖人內饗王
府之類是也次謂八次所以待宿息也舍謂八舍

所以待休沐也皆在宮中其人有時而眾寡不同
故時其增減而殺之 胡仁仲曰先王之制凡官
府次舍列於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
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又曰去其奇
衰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雜處而內外亂矣殊不
知官正所掌者宮中徒役之民與典婦功典絲典
泉染人履人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室廬官署在內
雖在宮中不應與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廬周
匝殿內自後世而觀亦豈與妃嬪雜處蓋此有兩
項一項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園子貴游為之分

周官集傳卷二

二十

置八隅宮伯領之所謂掌王宮之士庶子至授八
次八舍之職是也一項是官府之在宮中徒役為
之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職間環衛於區廬
以周王室宮正領之所謂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至
教之道藝是也大抵兩項人皆是環列之衛至於
人主切身侍御僕從却令掌於大僕而屬於司馬
故宮伯所掌在漢時所謂郎衛官正所掌在漢時
所謂兵衛固悉領於大宰至春秋時尤存其制如
潘崇為大宰掌環列之尹是也 陳君舉曰漢制
猶有周官遺意以衛尉教衛兵如周官官正之職

以光祿勳掌郎從宿衛如宮伯之職而大司馬以三公都試即從羽林兩衛城門宮衛北門軍兵屬焉近周制宮正宮伯之權統於小宰矣

爲之版以待
此以上是宮中職之要
夕擊柝而比之

二木相擊以示儆禁若後世之更點者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故者事之適至非常事也令者以其故命於在版者宿者宿衛宿衛常事於有故而特云令宿何也

周官集傳卷二

三

常事則番休更直有故則百官有司皆在焉如文王世子云諸父守貴官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是也比者比其人之在否

辨外內而時禁

辨外內外不干於內內不交於外時禁如擊柝在夕振木鐸在春秋夜行則以燭之類以上是戒令

糾禁之節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治職業者已成見功未成見緒緒者成事之端也稽之以儆其怠慢糾之使無差慝幾同察也幾其

出入之迹慎作止也均則無貧餽稟稱事所以勸也四者之序先其事而後其食所以教也或曰稽其在官之功緒以糾其德行幾其名籍之出入以均其稍食

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

去者去其惡使不爲使之不爲是即去也淫過也過則侵官怠慢也慢則曠職稽而得其功緒之淫怠察見其出入之奇衰則去之以上一節是戒令糾禁之目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周官集傳卷二

三

會計也道者應事接物各有當行之法猶道路也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會其什伍者比其眾寡之目也二伍爲什則比於眾五人爲伍則比於寡比亦附也教之道藝不徒會也會而計之使得有比以相從更番上直遞休入學學在公宮南虎門之左教有師保氏之官而宮正之戒令糾禁行焉書曰綴衣虎賁克用常人爲其常有常心也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以導之正道也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月終則會以求月成歲終則會以攷歲成月會稍

食不月會則失出入之實歲會行事通一歲則見功狀之完稍食行事者互見其文會其行事不徒食也會其稍食以稱事也此一節是以比之目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大事如小宰七事之屬無去所守守其常也無敢去者以從政也聽政令者無敢後也聽而後行無輕動也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春秋二時大火出入之候春火將出則以木鐸徇

周官集傳卷二

三

於王宮之官府次舍使因火之出而有脩治焉懼其始出而暴怒秋而火入則又以木鐸警之使因火之入而有脩治焉懼其入而有餘烈鄭司農以讀春秋以木鐸脩火句禁凡邦之事蹕按云季春出火此用木鐸當時孟春脩者預爲之防也

凡邦之事蹕官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投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凡邦之事合上文有故有大事言之也凡國有事而動官衆事在外則鳴蹕以止行人嚴清衛事在官中廟中則執燭以察幽隱備非常此上皆時禁

之目也 徐筠曰宮中掌王宮之戒令糾察自宮正至掌次凡三十官此王宮之官也內宰掌王內之政令自內宰至夏采凡十九官此王內之官也大府至掌皮凡十一官亦隸於王宮而皆總於大宰掌財賦出內之官也

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鄭鏐曰士謂諸吏之適子庶謂諸吏之庶子 應

龍曰伯亦長也士庶子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庶子入衛王官學以授其世業者管子曰處士於

官府是也版猶名籍凡在版者謂在王宮又有公

周官集傳卷二

舌

族之正室支庶有國子之賢者能者有庶人之在屯衛者執技能者給役使者皆著其籍

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

政令者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也徒衆也所謂

公徒役趨使也諸解俱以作徒役之事爲太子所

用役自是諸子之職已上是職之綱凡諸官職首

一節皆是提一官之大要

投八次八舍之職事

次者執掌所直舍者宿衛區分次如次於陘之次

舍如舍於郊之舍鄭司農以在內爲次在外爲舍

皆是約而言之卽如康王卽位八人立於門堂階垂可見八次之大略如漢掌張衡云兵衛八屯可見八舍之遺意八次八舍之人各有所任之職所執之事宮伯授之爲行其秩叙之事也

若那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

此作其徒役之事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秩者以位制祿均秩所以佐官正之均其稍食也叙者才氣等第也均叙佐官正之稽其功緒也宮伯月終歲終則均之宮正月終歲終則會之均者

周官集傳卷二

三

乃齊整焉以待其會也夏時頒衣冬時頒裘若後世之賦冬夏衣也賈氏曰賦班也官正會其行事官伯行其誅賞誅賞者大宰之法小宰所掌建國之宮刑於此而行之也

元 毛應龍 撰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膳言善也善牲肉以饌謂膳致滋味以進謂羞食

飲膳羞四者食物之總名養者奉養王之身體后

天下之母配王而內治世子者王之繼體及者致

養之道如養王之法凡飲食之道食養陰氣飲養

陽氣膳羞之物地產以養形天產以養精合天地

陰陽之妙於割烹煎和之間順時令法造化輔血

氣毓神明作陰德不使勝於陽作陽德不使勝於

周官集傳卷三

一 豫章叢書

陰致養於鼎俎之末端本於臣民之上膳夫掌之

凡庖人所供內饗所辦外饗所陳亨人所執皆總

其法太宰統之其於王身爲至切是所以保其身

體厚爲輔翼而歸諸道者也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

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齏

羞者致滋味之名百二十品者或云臠臠臠修之

等雉兔鶉鴛鴦鴟鴞芝栴之屬散見於禮記內則

等篇中者愚謂當是六畜六獸六禽之物割烹煎

和之異體名肉物之別旅陳之爲百有二十之數

珍羞者膳羞之別名此一節釋上文四物之目也
臨許云反羊臠也臠許堯反豕臠也臠音香牛臠也鴟鴞雅云鶴也鴟鴞鴟鴞也芝栴芝水芝栴華而實者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朝夕一殺牲而三時進之中夕食雖有備味之養

不更殺也正鼎割烹之鼎陪鼎煎和之鼎俎以盛

物取於鼎以實俎日唯一舉則不多殺鼎俎有數

則不極肥甘之欲且以集九州四海之美味以天

下養一人而必定其名物度數焉 鄭鈔曰案禮

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耦者鼎俎以盛牲體牲

周官集傳卷三

二

者動物之屬乎陽者也其數亦奇今則十有二何

也攷於禮家之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

六膚七鮮八腊九所謂正鼎九也又有腳一臠一

臠一所謂陪鼎三也或九或三其數皆奇不以奇

爲言而合之以十二者豈非以示人君之尊宜法

天之故歟觀天子衣之十二章門之十二重馬之

十二閑冕之十二旒則鼎俎之奇以十二爲言意

可知矣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

造

鄭氏曰侑猶勸也應龍曰司樂王大食三侑是也禮飲食有祭示有所先膳夫授所爲祭之物如殷祭肝周祭肺是也祭所以仁鬼神也祭而食無終食之間違仁也品者物品品嘗者物物皆身嘗之爲盡已之職愛君之道也賈氏曰鄭司農云徹置故處謂造食之處卽厨是也應龍曰徹而復於造爲知其所嗜知其所廢也王昭禹曰王之食也以禮而侑徹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也王之所養蓋可知矣

王齊日三舉

周官集傳卷三

三

三舉者非殺牲以養之謂也備品物之薦舉鼎俎如朝食之禮者三盛典禮而薄滋味也所謂割不正不食魚尾不盈尺不殺薄味以養神精意以致純也此與下文一節言食之變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不舉謂若殺禮而不備物聽樂爲自貶損如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後世亦有減膳徹樂之文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燕食饗燕飲食之禮所以親宗族兄弟四方賓客也上文授祭是朝食有牲殺而祭也奉膳贊祭是有燕禮而祭祭燕食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此賓客爲來助祭者稍事是待客之禮設薦脯是待王之事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宰夫亦膳夫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通爲饗燕之禮以

周官集傳卷三

四

上四節亦通爲有賓客之事而掌食飲膳羞之目也春秋傳魯公在齊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如晉是齊以食大夫者待魯公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稱膳羞者示與王同牢而不特殺也

凡內脩之頒賜皆掌之

牲內脯羞王以自養者養賢謂鼎肉也頒者膳夫掌受命而頒之賜以君命將之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鄭鈔曰臣下有自祭其先而王賜之禽者既祭則

歸胙於王 應龍曰致福如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於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是也祭畢則歸胙於君謂之致福致福者歸美報上之義受而膳之者享其誠以成其敬也少儀曰凡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之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植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應龍曰臠肩脚也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也臠奴報反植豕集韻說文豕三歲為特特敵德反或作植

周官集傳卷三

五

以摯見者亦如之 摯羣臣朝見所執者大宗伯以禽作六摯是也其羔雁雉鷩鷩之屬雖微物而百代不刊之典故亦授之以供王之膳致福者愛君摯見者敬君也受之者享之也膳之者善之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歲終則會會其六穀六牲酒醬醢醢出入之數謂與下飲食之官為長故當會也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者蓋為牲則會為膳則不會庖人王及后之膳禽不會惟膳不會未膳而為禽則取之有司

者烏得不會唯共上之飲酒之出於酒府者不會不言世子者於此已見世子之文不重為見也餼食侍食人子之事祭祀父母洗膳父母之慶不待舉其文而已見也何以見共上之酒非會也下文共其計是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應龍曰六獸鄭司農以為麋鹿熊麕野豕兔康成以狼易熊干寶以麀易麕六禽司農以為雁鶉鷄雉鳩鶩康成引未孕曰禽以為羔豚犢麇雁雉鶩按經曰大禽公之小禽私之當是六畜馬牛羊豕

周官集傳卷三

六

犬雞之大者曰六獸小而未孕者曰六禽至於狼兔之屬野物之數不畜於國獸人共之也此其物皆有名號物色凡經文多有一句之中自分綱目者類此庖人所辨名物與內饗不同 凡其死生蠶蠶之物以其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凡者發其凡死者此謂田漁所進之已殺者生全者按廣韻蠶亦作鮮凡此四物乾濕相資故名為膳后世子不言薦為有所從也

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法者式法也此即所謂當獻之數也入者謂所屬

以所令之禽至則再以此法校數之出者謂致於

賓則又以此法比數之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鱸膳膏臠秋行
犢麋膳膏腥冬行鱘羽膳膏膾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膳不會

春宜羔豚物生而肥則膳以牛脂其臭香牛屬土

秋宜犢麋物成而充則膳以雞膏其臭腥雞屬木

夏宜腍鱸曠熟而乾則膳以豕膏其臭臊豕屬北

周官集傳卷三

七

方水冬宜鱘羽水潤而性定則膳以羊脂其臭羶

羊屬南方火上八物皆未孕之禽得四時之氣為

尤盛為人食之弗勝以下四物皆大獸之屬得四

氣之廢是以用休廢之脂和王相之物雞亦為獸

者雞之類自分小大凡氣休王相乘為得其宜此

凡共膳羞之法膏臠鄭司農云豕膏也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

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割以授烹煎之致和肉割而有體名烹而有肉物

煎和而有百品之別曰百品味者百詳於名品詳

於物味詳於肉辨者各致其別識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陳叙設之也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賈氏曰俟待也預選知當王意所欲者以待膳夫

共王之饋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膻羊冷毛而羶

羶大赤股而躁臊烏臙色而沙鳴豕育豚而交曉

腥馬黑脊而般臂蠖

鄭鑄曰辨者必辨毛色聲音之間鄭司農曰膻朽

周官集傳卷三

八

木臭也謂若牛無事夜鳴者其肉如朽木臭鄭鑄

曰羊取柔毛者美若其毛本稀冷末羶結者其肉

必穢惡狸謂氣不通泄應龍曰豕聽物宜俯睛不

合望視而睫交今米猪在在有之四臭之不可食

者此六牲之疵癘為臭惡者不食也

凡宗廟之祭祀學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鄭鑄曰宗廟祭祀掌其割烹則事死如事生燕羣

臣而飲食亦掌其事君臣之禮不以宴而廢矣

凡掌共羞脩刑膾胖骨鱗以待共膳

刑脊肉膾膺肉胖破牲體之牛或曰骨肉相半或

曰脯而不乾乾濕半之骨骨物鱸乾物待膳夫之共王膳食則掌共羞也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膳夫所掌饗人是供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

饗食既聘而饗謂三饗三食三燕之禮殮饗致於館饗則王親饗之饗人掌如祭之事

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鄭鈔曰錄其功而念其親則有時設盛禮以饗之

同官集傳卷三

九

重其為死者之親也士庶子宮伯之所掌者錄其宿衛之勞則饗之亦如耆老孤子之禮 應龍曰饗者祭畢而饗也禮曰春禘而秋嘗春享孤子秋食耆老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師所以用眾役所以任眾凡師役必祭祭而饗食如獻禽醴獸反勞還之屬則有獻賜或曰獻言祭

賜言饗也

享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劉原父曰六牲大小不同則水火斯有其齊矣齊數得所則生熟適中而不失其味焉 應龍曰凡生物始殺而腥之在鑊體解而熟之在正鼎滋味而煎和之在陪鼎各給其水火之齊齊者無過不及之度

職外內饗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職者以是為任爨用水火由爨有烹煮之名烹者孰之煮者孰甚辨膳羞之物者饗人則解以授烹必有名物烹人孰以授饗亦辨其名物以復之凡

周官集傳卷三

十

膳之物共膳羞之物共羞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王藉者王親耕之田天子躬秉耒而三推之以首事甸師任終畝之役必借民力之助焉王藉千畝每十畝借一家之力計上地之農家可任者三人為徒三百人也唯復有番休之地則再易之為三千畝又為三百夫之力案致精潔盛致馨熟 劉氏曰甸人列於烹人之次者祭祀以案盛為本故也 或問甸師掌王藉以時入之賈氏云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集傳引賈氏說乃去地官字何

也日月令季秋命冢宰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
於神倉政不必拘地官爲說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蔬之薦

蕭香草以合黍稷馨聞達於墻屋茅苞茅三脊蒨
蕭合黍稷祭脂以求神於陽束茅縮酒灌地以求
神於陰王藉之間若疆場有蕭茅果蔬之屬皆培
植時取以共祭祀之用野者甸師職在郊野在郊
曰果桃李之屬在地曰蒞壺瓜之屬
喪事代王受胥菽

歐陽謙之曰甸師所掌乃耕藉之主爲黍盛之用

周官集傳卷三

十一

古人憂深慮遠於國家遭喪之後乃禱於神以爲
前日之黍稷不馨所以獲罪於神者皆已之故非
王之咎若降胥菽已當受之 應龍曰胥如目有
赤青之胥哉天地大我代如以旦代某之身受胥
哉弭後哉也此禱讓之事起於古人愛君忘身之
義遂爲典故

王之同姓有臯則死刑焉

王同姓者有臯獄成則掌囚者奉以適甸師氏刑
於隱處不與同人慮兄弟也死刑二事 鄭鍔曰
甸師掌耕藉與祭薦之物以奉宗廟刑之於甸地

非特隱之又以明宗廟之法雖親有所不恕也或
問甸師同姓死刑云二事何也曰王氏曰有罪謂
犯五刑則刑殺不必市朝此言死刑焉謂死及肉
刑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左傳云其父析薪卽大木可析曰薪自然小者曰
蒸應龍曰按膳夫掌飲食之官在內而於王身爲
切者甸師代王耕藉之官在外而於王身爲切者
此序官之法先親而後疎先內而後外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

周官集傳卷三

十二

結繩而爲網罟則佃漁之始制罟者罟田器之長
也田獸田取獸物也辨其名物名者狼麋之等物
者禽獸之異

春秋獻獸物

春秋溫涼適中萬物生成之時凡獸皆可用凡獻
以充庖皆順四時之宜以輔四氣之羸不足

時田則守罟

時田者以時而田也古者非時不田守罟者獸之
所聚有所辨擇取舍曰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
鷹然後設罟羅四時之田各有名法三田之用各

稱其事不廢禮亦不暴天物故曰時田

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

鄭司農曰及弊田植虞中於其中致禽而珥焉應

龍曰珥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獻馘之謂鄭鏐

曰注者欲其趨赴之速如水之就焉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劉氏曰所獲生獸囿人育之於囿及其將用則獸

人取之以共焉

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

共其死獸生獸之餘凡獸入於腊人乾其肉以為

周官集傳卷三

三

腊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凡田獵之政令皆掌之則凡任獵之事者皆受政

令焉

獻人掌以時獻為梁

劉氏曰網罟所得曰獻斷而取之曰梁 應龍曰

結繩為罟偃水為梁皆盡魚之法也故專官掌之

以有禁令或問獻人掌以時漁為梁賈鄭二說如

何氏曰以時者謂一歲三時取魚 曰鄭所引月

令季冬命漁師為梁賈氏謂月令云是月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文句不同義非是愚按王制獺祭

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則為梁乃季冬之時義固通

但取魚不必季冬為拘賈氏曰謂一歲三時取漁

皆為梁以時取之又不如鄭鏐之說為通鄭鏐曰

王之膳羞祭祀賓客之薦豈專於一冬哉所謂以

時者有用之時不必冬之一時也

春獻王鮪

春獻鮪者國之典故有專名則他名不獻鄭鏐曰

爾雅鮪頭尖如鐵口在頷下青黑色甲可治薑大

者不過七八尺

周官集傳卷三

四

辨獻物為蠹蕘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

魚之蠹蕘

物者名物蠹如春獻鮪之類蕘如夏行脍鱸之類

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於王府

鄭鏐曰漁者取魚受政令於獻人稟命而行則無

數罟竭澤之害如是則靈沼於物囿圍洋洋常有

以共禮食而不闕矣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物春獻鼈蜃秋

獻龜魚

鄭鏐曰獻人為梁鼈人用籍取魚以時 應龍曰

以時籍取而時獻之魚狸藏之魚如鮓之屬

祭祀共蠹蠹蚘以授醢人

螺蚌互物蛾子埋物授以爲醢是皆宗廟之好羞

與故所爲 鄭鏗曰三者物之微而祭祀亦用何

也蓋先王之祭內盡志外盡物物之微者無所不

盡然後見其誠非爲飲食之道也記曰不敢用常

襲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

殆謂是類爾

掌凡邦之籍事

凡當用籍者悉掌其事歐陽謙之曰經嫌互物包

周官集傳卷三

一五

括未盡故於官末言凡以包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腊之事

掌田獸之肉乾之以共用脯腊臠腊者乾肉之名

物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腊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

腊凡乾肉之事

豆脯豆實薦羞之實四者舉其概言凡者舉其所

列之物言共者各有司取以共王之用

醫師掌醫之政令

政令如下文分治稽制之等亦若采取炮煉治療

之方也

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療治諸毒之藥如寒暑毒諸物毒之屬醫以

藥爲主聚者俱收並蓄收之萬里之外蓄之百年

之上共者待用無遺取給於顛沛之際活人於呼

吸之頃 愚按舊以毒藥爲五毒謂藥之物恒多

毒非也本草所載藥之無毒者居多此是言攻毒

之毒如言水鑑乃盛水之鑑又如食玉乃食用之

玉物

凡邦之有疾病者疖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

周官集傳卷三

一六

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言王國中之政則四方以是爲法

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

失四爲下

伊川程氏曰醫以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爲上

若不幸十人皆死病則如之何但知可治與不可

治治證分明十人皆中卽爲上 應龍曰醫師類

王官之官而職掌止及民物何也爲臣子者善則

歸君疾病惡也爲嫌有指斥故惟陳治法而泯於

言隱然有忠愛之意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劉氏曰食醫者通知食物冷熱之性有所抑有所
惡 鄭鏐曰人徒知病生於血氣之不調而不知
實生於飲食之過度藥之醫也醫於已病之後食
之醫也醫於未病之前應龍曰養人所和調五味
之和以致口體之養食醫所和調四氣之和以助
陰陽之理其功在變理之末百羞百醬舉成數言
之

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

許

周官易傳卷三

七

醫飲之屬皆性熱故宜涼宜寒凡調和之法必取
正於四時者象天之四氣生成萬物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

劉氏曰人者五行秀氣所結而成故其五職五事
應於四時五行以春多酸以養肝夏多苦以養心

秋多辛以養肺冬多鹹以養腎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
麥魚宜菘

齊也和也會也皆調一之義四氣適時爲齊五味
合調爲和二物相成爲會膳牛羊之屬食黍稷之

屬 鄭鏐曰徐澤中所生黍禾屬而黏可以爲酒
故從禾從水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
之稷子例朱氏曰稷似黍而小粟粟類有數色爾
雅曰菘雕胡也鄭鏐曰菘米之生於水也應龍曰
凡十有二物各以溫熱之性相配以氣味相成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君子以位言放者由是推而放之君子與王其貴
賤之分爲不同而所以養生之理則未嘗異故皆
得以放王而自養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

周官集傳卷三

六

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鄭鏐曰孟子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凡疾病起於
陰陽之偏勝抑其有餘而養其不足二者適平則
疾自愈矣四時皆有癘疾至冬時有嗽上氣疾癘
者陰陽乖沴之氣在人爲疾冬之時陰上陽下陰
陽相逆於心肺之間其疾爲嗽則上攻而喘急應
龍曰春四時之首陽氣上行首爲諸陽之所聚氣
不和則有頭首酸削之疾夏時陽已極陰始生氣
不和則有痒疥之疾秋時陰陽之氣不平陰盛陽
伏氣不和則有瘧寒之疾冬時陰已極陽始生氣

不和則爲嗽上氣喘逆之疾由四氣之代謝不齊
五行之克制不當失風雨寒暑之序乖陰陽燥濕
之宜相傳而成四者之疾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
生

劉氏曰人五臟根自五行其氣有不足而爲病也
故可以五穀五味養之氣既平病既却斯可矣不
已則有偏盛偏盛而不容於衆則反傷焉是故五
行有相生五臟亦相生五行有相剋五臟亦相勝
其傷而疾病也或養其母而子自安其盛而偏也

周官集傳卷三

九

或養其傷而盛自抑此五味五穀五藥迭相爲用
循環相生而養人和平不復爲病也應龍曰五味
者五穀五藥各有酸苦辛甘鹹之味養者以五行
之生尅視五臟之氣不足或養其母以固其子或
養其子以安其母治國者德不足輔之以刑治病
者穀不足饗之以藥醫書曰酸以收之辛以散之
苦以泄之甘以潤之鹹以奠乳充之五穀五藥各
因五味以達其藏亦養病之大略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兩者開塞也變者失其常也賈氏曰九竅之開是

其常參者驗九竅之變與不變而以九藏之動參
之也參之以九藏之動者三部六脉三三成九所
謂三診九候也寸關尺浮中沈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
入於醫師

鄭鏐曰此言分而治之則中士八人自分焉至於
因醫以至死或非因醫而自終其天年使各書其
不同之狀史記所載淳于意對治疾之狀是已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

腫瘰腫潰膿血出金刃創折骨傷損治上四傷用

周官集傳卷三

十

下四劑祝者祝也古醫經祝由科是也謂若頭傷
不任用藥或在背繫不任劑殺則以術攝五行之
氣祝之藥用五藥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深入曰攻凡瘍蘊毒而成必以毒攻去之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醫書云精不足養之以氣形不足養之以味瘍者
血氣偏負之所致五味在五藥之中見之節者酸
收辛散之等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

養肉以滑養數

木堅類骨金柔類筋潤下類脉炎上類火肉猶水
火金木之載於土竅如地之有空五氣行焉故利
之以滑六者皆以類相從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四瘍之外凡有瘍者皆受藥雖治法有四齊之殊
而必以藥爲之主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
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
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周官集傳卷三

三

灌之以藥劑節之以馳驟灌之求其病行以致其
遠動其氣而視其脉觀其所發而養其所偏負慶
鄭曰陰血周作張脉債與是所發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
之

鄭氏曰獸之數不一其當醫者必有用之獸漢張

里以馬醫而擊鐘黃憲乃牛醫子則獸醫其爲牛

馬設獸民之病與瘍則列爲二獸之疾與瘍則一

醫而兼療君子之行仁固有等差 應龍曰古者

聖人仁民而愛物又立之獸醫以弭物之癘懼其

及人也其政令視人爲有等然欲其生而惡其死
一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劉氏曰政令謂凡酒之材用法式出入之政令式
五齊三酒四飲和合醞造之式

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古無私飲凡飲必在公雖農事畢而飲如七月之
詩曰日殺羔羊朋酒斯饗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公
堂爲州黨之學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周官集傳卷三

三

五曰沈齊

辨此五次成熟之節一節爲一齊齊成即可飲

鄭鎬曰沈則不泛矣自泛而之醴自醴而之盎自

盎而之緹自緹而之沈非唯色不同也味亦不同

也非唯厚薄之不同也清濁亦不同焉其齊不同

不可不辨故使酒正辨之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鎬曰昔之爲言宿昔之意清酒其色清明禮記

所謂醖酒澆於清醖酒盎齊差清酒人以清酒澆

之則知清酒之爲清矣酸音仄產反澆音稅歐陽謙之曰事

酒或是專爲一事而造之酒或是四時祭祀貴其專特爲事而作酒故特以事名則昔酒清酒酒人歲計則常作之酒也不然清酒昔酒意不相屬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

漿人共王之六飲入於酒府此四飲有清而無水涼醕者清卽爲涼醕則在五齊之中水則立水故酒正四飲不更著其名漿者米汁相載而爲漿漿而成醕醕而沛之曰清投以薄粥曰醕醕而沛之曰醫四飲者五齊之始也三酒者五齊之終也三酒五齊沛而後用若四飲則以久近近共化之齊

周官集傳卷三

三

三酒共人事爲燕飲之用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劉氏曰饌謂飲時所薦應龍曰饌其食也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以法共五齊三酒者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醕周尙酒以三酒沛鬱鬯五齊而用之如郊特牲所云縮酌用茅以下是也八尊者彝爲上也尊次之彝爲下也八尊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獻

酌縮酌說酌修酌酌之名儀禮勺三酌實於尊中及九獻九酌之類酌之六彝六尊二鬯之屬謂之器器之升斗廣狹謂之量如勺一升爵一升之類

鄭鍔曰八尊之實本以祀神不以飲也三酒之用則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飲諸臣貴其有飲而不欲其曠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爲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爲副貳小祭度用一尊則用一尊以爲副貳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等降然要之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爾 歐陽地山曰五齊三酒分而言

周官集傳卷三

西

之齊爲五齊酒爲三酒統而言之齊可以亦謂之酒也唯齊酒不貳蓋所以指五齊而謂之酒也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醕糟皆使其士奉之

醕而沛之清者爲醫滓濁爲糟士其貳也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計者計其數度此計字爲膳夫解中酒會飲不會之徵

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

法有尊卑勞佚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秩常給也書契者書其常數於契以授之使受於酒府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周家酒政嚴故日入月入必於小卿聽其成若要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會則冢宰受之式者節財用之式誅賞者治官府之法歲終則會雖共王燕飲之酒其出於酒府亦

周官集傳卷三

三

有計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已共而飲則不當會

徐筠曰酒之有禁不見之於酒官何哉禁飲酒

於市有司戒之職隸於地官幾酒謹酒有萍氏之

職屬於司寇司戒乃市官之屬與民相親萍氏乃

刑官之屬有刑可禁酒正以下則大抵女酒女漿

奄奚之類皆王官之官與民不相親但主乎為酒

此其所以不掌其禁令而第掌乎酒之政令耳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以役世婦共賓

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

鄭鍔曰凡事共酒則不一事也事不止於一皆共

其酒 歐陽謙之曰酒人之所共酒有只共酒而

不奉之者有共而奉之者有共酒以姓者所謂共

酒者酒人但共其酒而奉其事者蓋不與焉是蓋

酒正之所掌如王曰飲三酒之饌王燕飲之酒賓

客之禮酒饗士庶子者老孤子之酒皆入其酒於

酒正之官長而聽酒正之官長自處酒人但共其

物而已所以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大總言之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官中祭祀共之以役世婦在外之祭祀亦以酒共

之皆非自往也致禮於賓客亦使人以酒從往之

周官集傳卷三

三

非自行也 劉氏曰亦如之亦如以往之禮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於酒府共賓

客之稍禮

鄭鍔曰六飲要之於利渴而已應龍曰漿人掌漿

先之以水貴本始也 由水用米米汁相載謂之載

祖代 醫米暫化汁向渾而謂之醴醴而泝之為涼

反 投以薄粥曰醢醢而泝之清曰醫或曰涼者糗飯

雜水則凡漿之屬皆然曰若今寒粥則醢其中也

古者壺漿以此今飲之以新陳相克化 按內則言

日水曰漿又曰重醴曰濫濫其 涼乎曰醢曰黍醢醫醢同音爾

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醅而奉之

夫人后也周官稱后又曰夫人猶稱太子又曰世

子也蓋周建國之初據典故舊文雜見爾視前兼

有清醴猶彼云四飲此云六飲也此漿人專職故

於飲之名物為詳舉其文以互相足或問漿人共

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也

諸家說皆不明言夫人后也按玉人云夫人以勞

諸侯鄭康成於玉人注內亦言之但不明爾

凡飲共之

歐陽謙之曰凡國事有用飲者皆共之不必專指

周官集傳卷三

毛

王也

凌人掌冰

或問凌人掌冰政注云故書正為政句當作掌冰

正今從買鄭說其掌冰為句何也曰鄭司農云掌

冰政主藏冰之政也義固通但以正連歲作正歲

以表夏正文義尤為明順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斬謂鑿取也歐陽謙之曰三其凌者是必三處為

冰室一處所藏或曰消釋尙有二處未必皆得消

釋也

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醬之酒醴亦如之

劉氏曰春氣尙溫所以防醴敗也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夷猶大也

夏頒冰掌事秋刷

頒以賜食祿之家刷除其舊俟更納新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麇蕒白黑形鹽臠

鮑魚鱸

八籩下四物皆魚歐陽氏謂籩中所載往往可食

周官集傳卷三

天

者魚肉生醬似非籩中之物當攷朝事朝踐朝獻

為互文

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

先朝食為末食時則此饋食為食時所進 劉氏

曰饋食者朝踐後體解牛羊犬豕烹而熟之將獻

時后先獻籩八豆八以配王之薦熟也尸未入室

之前王與后再體齊以獻謂之饋食也

加籩之實蕒芡栗脯芡栗脯

內宗云掌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籩盛禮者也

羞籩之實糗餌粉羞

羞致滋味若中夕食所進者二物四列按儀禮少牢賓長致爵受酢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此四說附見於此愚謂籩豆之設共凡王之饋食饗燕皆共如天子二十有六豆是也四籩之實類見內則不必專歸之祭祀若止爲祭祀則下文不當重出賓祀之目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詩云籩豆有踐賓客之謂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

周官集傳卷三

无

醢豆實不曰豆人而曰醢人籩豆本一物而有竹木陶鑄之異故以醢記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以醢言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四豆之實如下文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藟菁蒹鹿藟芣苢麋藟

凡醢皆淹久之物菹猶菹也

說文曰菹酢菜玉篇曰酢酸也

肉物

曰醢有骨曰藟八豆之實韭也昌蒲根也蔓菁也

芣也醢肉汁也麋藟也鹿輔陽麋輔陰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醢豚拍魚

醢

應龍曰先王之制飲食其取物也類有食以助養者食其受二氣之先者食其惡以示戒者食其有害民物者皆有典故故禮曰可食也不可好也

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筴菹雁醢筍菹魚醢芹廣韻水菜食之宜大夫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劉氏曰醢食者酒泐諸粉以爲食也糝食者米糝合漬諸肉菜以爲食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

周官集傳卷三

羊

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簠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藟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簠凡事共醢

此在膳夫職中有醢事故特著其職之所專者與醢之名物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簠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簠

禮曰醢醬處內醢醬者食之主也醢味鹹醢味酢又曰五齊七菹於醢人爲醢在醢人爲醢醬其總名

凡事共醢

醢醢之物凡言共者入於膳夫而共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
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
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四方所產百事所用有若散形飴之別有受入共
鬻之法是為政令徐氏音辨曰本草戎鹽一名胡
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

冪人掌共中冪

中冪以覆為用巾是冪之物冪者巾之事

周官集傳卷三

三

祭祀以疏布冪八尊

聶氏禮圖曰此巾用二尺二寸之幅而圓也 應

龍曰巾疏不畫貴其質也八尊通六尊二疊言也

記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

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八尊名見

司尊彝

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畫以雲氣貴臭也布精然後可畫蓋尊布疏則畫

巾布精可知此為畫布則黼可知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歐陽謙之曰修者灑掃糞除之事

為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漏井通而流之匱滯四壅聚之井匱相受井有去
故維新之義匱有納淤藏疾之象惡臭者不蠲之
積也除其不潔以致其潔除其不蠲所以去惡臭
也於以潔寢處而通壅滯道血氣以交神明也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沐浴之處必為井匱沐浴用潘浴用湯潘浙米汁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椳柅再重

周官集傳卷三

三

林氏曰再重則內外環固矣 應龍曰椳猶陛也

柅猶護也如今鹿角欄柅之屬

設車宮轅門為壇壇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

共人門

詩所謂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若兵衛輩是也

凡舍事則掌之

會同之外凡舍事悉掌之又按王宮五門王行所
在亦如之椳柅一也所以外護車宮椳柅以內方
三百步環以車為車宮車宮轅門又以外衛壇壇
轅門之內環以壇壇若今小墻四面為門謂為壇

宮墜官戟門戟門之內達於九十六尺之壇壇三成幕人掌次之官供張帷幕於此四旁曰帷謂爲帷宮四門立旌旌者王遊幸所載由旌門而入至於王所環衛左列輔弼左右則武士掌直如二人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當升降之道亦謂之門此爲備五門之制王行所屆爲止若宿則供張又隨事而異省置亦隨地而異已矣

周官集傳卷三

三

王在朝在廟在國在野皆其之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王曰次者王盛主如日在天雖光輝無有不照而行必有十二辰之次

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歐陽地山曰王大旅於上帝鄭氏謂祭天於圓丘無所經據然其爲祭天一也雖大旅非圓丘之事不妨作圓丘之事其張設與此同也宗伯國有大

故旅上帝及四望鄭氏謂上帝五帝也五帝之說出於周禮自詩書以上無聞唯月令有迎氣四郊之說鄭氏皆以祭帝解之至使後人有疑於六天之說然則大旅上帝均言昊天上帝又何嫌乎以此爲昊天上帝彼爲五帝乎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孤卿降於諸侯矣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不言幕案則無矣

周官集傳卷三

三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旅眠孤卿尸則眠王

周官集傳卷三終

元 毛應龍 撰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九貢五等諸侯所貢九賦畿服九等之賦九功萬

民九職之所成者九職事也九功功也掌其副書

以為受給之契要頒分也辨三入之貨賄分二府

而受之貨自然之物金玉之屬歸之受藏之府賄

人為之物布帛之屬歸之受用之府受入為藏出

給為用貨兼有賄如兵器之屬其入亦在受藏之

周官集傳卷四

一

豫章叢書

數賄兼有貨如金玉財物其出亦在受用之數於

文皆為互見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

灋授之闕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

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

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

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官府都鄙之吏及百執事之人掌國中四郊家邑

邦甸邦縣邦都及闕市山澤幣餘之賦者各以其

所征之財至而受之

古書授與受通禮中文義多如此

凡分授其

財於有司則量所入之賦揆以九式之法給諸九

事之用而以九式之法授之待者各待其百官有

司以其事之徵令至則予之其中如祭祀之式用

度為廣故用邦都之賦亦廣

邦都之地為方百

客之式名物為繁故用國中四郊十都之賦而取

具而分頒好賜弔用又不預焉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以邦國之貢入待之此貢是諸侯因朝貢者鄭鏗

曰諸侯之貢其上者以待弔邦國之用亦以郵諸

侯之禍災而已

周官集傳卷四

二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九職所成即閭師所任八等之貢也充實也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以九式用九貢而有餘者則以共玩好之用玩好

者四海之巨麗千古之典刑玩之可以知戒好之

可以比德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凡九式之用先以九賦取給故九賦無餘財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玉府貴重掌凡美物之蓄藏而玉為之良歐陽地

山曰有司所用一不取於玉府意者玉府王之私藏若後世之內藏庫是也王之食曰玉食王之語曰玉音王之府曰玉府宜矣玩者目之所好好者心之所悅兵若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之屬器若金鐘九鼎玉律歌器之屬賈氏曰器者赤刀宏璧琬琰之屬良貨賄則其質出於自然而美者藏者大府所頒而藏之 林之奇曰書曰玩物喪志而玉府掌玩好何也蓋玩好人情所不免先王爲之法度以節之則無溺於玩好矣

周官集傳卷四

三

服玉王禮服用之玉佩玉常所佩者珠大珠玉類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王齊則共食玉

齊者所以齊一其心志致精致純以交於神明也林氏之奇曰齊則食之所以助氣體精純之養應龍曰惟辟玉食韋氏曰玉食珍異之食

大喪共舍玉復衣裳角枕角榻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槃如少者奉槃之槃敦者對也其形東西相對古者以槃盛水則珠飾之以敦盛食則玉飾之珠陰

精所生玉陽精所化以二器之精物爲器示精一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林氏曰所謂獻者諸侯之職獻其國所有之物也則玉府受而藏之應龍曰王之獻謂諸侯獻王如賜賓而云賓賜獻王而云王獻也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丸式曰好用大府曰賜予此合而言之曰好賜謂所賜皆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物故玉府共之王昭禹曰好用出於王之私恩惟其時物而已

周官集傳卷四

四

典絲云凡上之賜予皆以物投之典泉賜予亦如之蓋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共之以內府所受好賜則內府共之用絲則典絲共之用泉則典泉共之若此之類固非一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大用如用五兵之物則必有軍旅之事用禮樂之器則必有祭祀之事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故曰大事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齒象齒革皮革熊羆狐狸之屬或問王府凡王之
獻金玉兵器鄭注以爲王獻遺諸侯何也曰歐陽
氏之辨詳矣歐陽氏曰凡王之獻若曰王所受諸
侯之獻下於上曰獻上於下爲賜三尺童子知之
名分所係不可移也如宋朝富弼奉使爭獻納二字而鄭氏謂王
所以獻遺諸侯果何據乎鄭意特拘於內府凡四
方幣獻之說嫌於與玉府同獨不思所謂獻有玉
府所當受者有內府所當受者鄭說拘牽不通莫
此爲甚非惟文義不明混惑後學而輕於立爲淆
亂名分之論以開僭竊之端不可不深辨

周官集傳卷四

五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使者受王所以遺諸侯之物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好卽好用之式賜予亦與賓客羣臣爲好所用者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其文義亦與王及冢宰廢

置一也好賜之事具在九式凡王事皆冢宰詔贊

而佐之非王有好賜予冢宰亦又有一種好賜予

如廢置非王有廢置冢宰又別有一種廢置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漙

者

鄭鏐曰周家之財賦大抵出於九貢九賦九功至
於帛布之入則如載師所言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如閭師所言凡無職出夫布與夫歛布質布罰布
歷布之類則出於布而已 王氏曰百物者百工
之質凡國家營作器物以所受之布共給之有官
府之常法者給非常法者不給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
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

衣服常服也齋資也三宮衣服之用五禮幣齋之

用與賜予之用卽上文共其百物以待邦用之目

周官集傳卷四

六

財者言其布也用者言其用也三等衣服五等幣

資及其賜予者言其所共物之事緒也

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上文五禮皆大事也何云小用小用者共其工

事之資爾工事小事故云小用稱凡者何上云百

物其名未究故稱凡以總之 鄭鏐曰王或賜予

而用泉布又邦之小用費財不甚多者皆受於此

信夫周家邦布之入寡不若內府貨賄之多矣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爲用則會爲服不會曰唯王及后者尊之也不言

世子從父母可知也或問外府卽賄之府內府卽貨之府布是布帛之總名謂布爲女功之始也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入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鄭錡曰小宰掌典法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司會又掌逆治無以異於小宰何也嘗攷司會以中大夫下大夫爲之掌天下之大計而爲計官之長欲括天下之財用而會計其數不可不掌典法則之貳也小宰執其貳以佐大宰之治使人不敢動搖其已成之法而司會則鉤攷之官掌其

周官集傳卷四

七

貳以會天下之財其語雖同其事則異也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四者之法及書契版圖在大宰之官府別有副書主天下大計之官以逆羣吏之治狀以聽其會計之事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徐氏音辨曰互交相也 林氏曰要者一月之計

也應龍曰參互者以舊章額數與入數出數又在官者及在甲在乙者三者相參兩者相互而考之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廢置王法也以當詔告於王者贊冢宰以詔告焉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以攷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

九正卽九賦正者征也有事而後有式九事卽九式也

周官集傳卷四

八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此序其財之目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天道尙有積差况吏治乎財者財物若九職所就者器若禮樂器械若兵器農器如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之類田野一夫百畝之數夫家家三人二人之數六畜若二彘五雞之數以及山林川澤廣狹高下之數徵令稅斂之事天地之間財有定數不在民則在官可逆

彼以知此 歐陽氏曰民財欲知其數則民之貧富可知此聖人富之之意也器械知其數蓋車輦兵器之屬也小司徒登其車輦遂人簡其兵器蓋可見矣田野之數孟子所謂土地闢田野治土地荒蕪田野不闢今計其數欲知其闢且治者有幾也荒蕪且不治有幾也夫家之數則鄉遂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此聖人庶之之意也山林川澤鄭說然矣以此數者參互而考之則吏治之善否可見而暴征橫斂之病民者可以悉考而除之矣

周官集傳卷四

九

攷焉

法者十一二十而三二十而五之法事成而入其最要則受其貳以考知其治狀此所以受其幣之故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林氏曰先王之賦民皆有職各以其物當賦以便其出賦之人則職內於邦賦之入則必辨其財用之物不亦宜乎 應龍曰總者事之綱準入知出準王國知侯國 歐陽氏曰職內掌賦入非受藏

之府蓋主其物數者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蓋財用之數入於職內者其數如此而職歲之出數又如此官府之用數又如此驗其同否庶幾於財用之際無所欺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

鄭鈔曰職歲之官專以掌財賦之出者也不謂之職出而謂之職歲者蓋出財當以歲計也總計一年所出之數知其有餘不足然後冢宰於歲之杪

周官集傳卷四

十

得以制用焉此名官以職歲之意也

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也此敘而授之者何職在掌出故也

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歐陽謙之曰出財之式灋在職歲故凡諸官之授財者皆先就職歲受式灋焉故會計之際職歲必用之所掌出財之式法以參贊會事則所出之成數有定而用財數可見矣 應龍曰歲會掌於大宰其書則掌於司會而司會或不知其出之式法

故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職歲則以式法與職內同贊司會而已先王經天下之政莫重於理財凡有所用必有其式凡有所治必有其法

職幣掌式灋以歛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劉氏曰官府都鄙或月或歲皆積羨餘及凡用邦財以興事役者則有餘物皆謂之幣則掌歛而聚之也歐陽謙之曰職幣所掌之式法即大府職歲之式灋也大府之頒財於官府既授之以式灋諸官府之出財用又復受式灋於職歲今職幣復案

周官集傳卷四

十一

式法計其已用之多寡而歛其餘焉於未言凡用邦財者則所以大總言之也周人於財用之際若此其嚴非苛且吝也不苛於出納之際乃所以不輕於征歛之際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

徐氏音辨曰舉而歸之曰振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待上之小用賜予劉氏曰書揭之謂書其目以標揭之

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

行羽物季冬獻功裘以待頒賜

鄭鍔曰良言工之致美為至尊之服也 或曰行

羽物當是班之工作林氏曰以待頒賜賜羣臣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

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廡裘飾皮車

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

會

射義曰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

於澤宮澤者擇也 朱氏曰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周官集傳卷四

十二

掌皮掌秋歛皮冬歛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

鄭鍔曰秋則獮田之時獸之方殺者眾於是而歛

皮冬則堅凝之時革乾者堅於是而歛革

共其毳毛為氊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賚

方治皮為革時得其毳毛可為氊貯之以待祭祀

賓客會同田役共氊案之屬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

其人民以居之

書典故也版名籍也圖地圖也書以治政令版以

均稍食圖以便人民之所居法者所以治之均之分之則人民者士庶子宿衛之等及王內之官屬闕寺奄奚工賈府史胥徒之類以陰禮教六宮

劉氏曰六宮主王后也而三夫人在焉后雖尊而四德甚備不敢怠於聽學者日新其德業以爲六宮之範故詩稱尊敬師傅言告言歸者以爲后妃之美周公所以擇下大夫之賢以爲內宰而教成王之后者此書其實也

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禮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

周官集傳卷四

十三

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表展其功緒

鄭鏐曰周制自王后六服而下等降上下固有常制不可紊也上僭之禍率起於衣服之間衛刺繡衣謂其服之不正耳奇表謂妖表巫術以自衛媚應龍曰奇觚則怪而不常表辭則媚而不正如漢武帝後宮爲方術所悞致巫蠱之禍作猶起也已成爲功已作爲緒林氏曰展其功緒所以核其事也或曰二貳也貳者佐佑六官爲聽從於人之事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此皆教嬪御之事也凡祭宗祀廟王既裸王出迎

牲於祭祀若有間然后而從裸不令間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獻也及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以瑤爵亞獻其爵以瑤爲飾瑤次玉者曰贊者非內宰自贊之乃上文以陰禮教之目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皆禮之敘教之目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

周官集傳卷四

十四

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蠶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陸之種而獻之于王

次三市之次敘三市之治敘肆賈人所居設也置也正也陳也皆始立之名案律歷五量禽合升斗斛左氏齊四量豆區金鍾布帛廣狹之幅曰淳長短之制曰制 林氏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市之所在天下之民不求而自來

天下之物不求而自至度量之不明濇制之不正則何以立民信而使之無欺歟出其度量濇制則民信立而三尺童子過市莫之或欺矣應龍曰陰禮者祭地示之禮也林氏曰祭始立市者報本反始之義也

丙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丙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周官集傳卷四

十五

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丙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丙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辟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丙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丙人之禁令凡丙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

鄭鍔曰禁令者其所當爲宜有以令之其所不當爲宜有以禁之應龍曰丙人弔臨爲有所受命而

行者立於其前猶前導然寺人之職云帥女宮者女宮之戒令也曰禁令者糾之之事也帥而往立於前者相導之事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丙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外而王丙而后通使令者內豎爲重而給事者止可小事 鄭鍔曰丙人雖賤而微然亦至尊所用者固不可使人得而犯之也此所以使內豎蹕焉應龍曰丙人出自禁中故以童子爲之蹕而寺人

周官集傳卷四

十六

爲之帥其相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鄭鍔曰九嬪於婦道爲明於宮中有師道 劉氏曰御幼少故立婦學而以四德之法教之應龍曰教凡在九御之列者善其德言容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之於王所也屬者世婦二十七人爲一屬女御八十一人爲一屬而女御又爲世婦之屬世婦又爲九嬪之屬九人當御又爲一屬九御即御之敘也九御而進御於君俱以九九爲敘周官

立婦學之法大槩謂可當九御之敘者非色取也
取於有德有言有容有功謂之賢才謂之淑女則
可以其時其敘進而在御應在天之運備從人之
道成陰陽化育之功立萬世人極之本夫以時則
不亂以敘則無妬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又曰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此爲行
中度聲中律容有禮事有功時稱而敘順則天下
無私禮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
若徒致詳於九九而御以爲敘一月再周以爲時
而不求之於四德之學非周禮也

周官集傳卷四

十一

凡祭祀贊玉盞贊后薦徹豆邊

贊薦而爲之徹

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九嬪從后如卿從王敘哭猶御敘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盥盛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帛臨於卿
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

鄭鑄曰王之后宮雖六而王之燕息別有寢寢有
六其一爲正寢其五爲燕寢也嘗考周制王不就

后宮以燕息是故自后而下各以時而御見於燕
寢之中卑者先進以法月方生之明尊者後進以
法月既盈之盛女御掌之欲其進見有先後之序
也

凡祭祀贊世婦

鄭鑄曰世婦於祭祀時或帥女宮以共役或涖陳
女宮之具蓋其事甚繁女御則佐而助之故曰凡
祭祀贊世婦

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髮從世婦而帛臨于卿大夫
之喪

周官集傳卷四

十八

大記注曰髮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而
兩頭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卽畫髮其餘各如
其象卽黼髮黼髮髮柄長五尺車行使持之而從
以障車旣窆樹于壙中障柩徐氏音辨曰以布覆
之爲方扇之狀持以從柩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若祭市祭先蠶之類而禱祠若疾病求瘳
若祠高禩之類女子聰明通鬼神示之居能祝事
者后從王祭祀則女祝從后如王之有大祝小祝
也

享以時招禳禱禳之事以除疾殃

時者謂四時有乖沴之氣為疾殃則以四者之事除之四者如後世以桃茱祓除不祥之類 鄭鍔曰男現于冬則堂贈于春則招弭事殆類此聖人豈不知巫祝之非正尚有招禳禱禳者蓋人之精爽或失其正則淫厲之物得以乘隙而入以致疫殃故巫祝之類亦不可無非以為致福之由也亦欲以除疾殃而已故於男巫則曰以除疾病女巫則曰以除疾殃 歐陽氏曰禱祠以除疾殃事雖茫昧然坐視疾殃之至而付之於無如之何聖賢

周官集傳卷四

十九

之用心蓋不如是也周公代王之事其用心亦可見矣女祝任招禳禱禳之職其招者一而禳禱禳者三而又專為疾殃而為之亦可見徼福之意簡而除患之心切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禮陰禮職婦職史掌文書凡內治之政令皆有其貳林氏曰治內政后也女史則詔之應龍曰詔猶告也此以下為貳內治之目

逆內宮書內令

書以法記言之史

凡后之事以禮從

以達陰禮以法記動之史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謂法者其資用及成就舊數嬪婦凡九職之嬪婦此嬪婦乃外工言及以殊之內人內工也曰女工之事齋者齋為資若絲枲之類鄭氏以嬪婦為九嬪世婦諸人多從之愚謂不然鄭鍔曰內宰作之以二事九嬪教之以婦功典婦功授之以事齋音咨必有以授之於其如乃可以責之於其終也或問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集傳所釋嬪婦

周官集傳卷四

二十

不取古註鄭說而併鄭鍔之論不取何也 鄭鍔曰九嬪也言婦即世婦也彼皆學女功於官中則宜給以布帛之資非民間任化治之職者也上言嬪婦下言內人非王宮之嬪婦而誰歟 曰王宮之九嬪世婦比隆卿大夫之職有婦功則從后夫人之後按內宰以作二事及婦功唯據九御而言不見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故知典婦功所授嬪婦乃九職之嬪婦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買之物書而揭之

良善也賈者別其直也揭者題署以表物也辨其苦良則苦功良功各歸所典比其小大則尺度中

數若不中數各以數分此皆賈之事也凡賈始入而揭者時賈也謂所授之物有毀入資則如初之賈獻功又賈揭之者校之資本相當與否且以待頒也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鄭錡曰其精者以共王及后之用其餘則頒之於內府者以其良貨賄之所藏故也內宰言比其大小與其蠶良而賞罰之此言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者內宰則佐后宮官之長故得以行賞罰典婦功掌頒事齊則定其賈可矣至於賞罰不得

而與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

鄭錡曰辨其物而定其價則綿帛苦良各隨其所宜授以本物則有司不得以苦易良以賤買貴受賜者亦得以需上之賜矣應龍曰歲常入之絲或貢或買或以當賦入者故各以其物識其賈而表出之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劉氏曰繡文組織以機杼染元黃各有所宜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周官集傳卷四

二十二

歐陽氏曰案典婦功有工四人有六工六十人是所謂內外工也不必言外工嬪婦內工女御也應龍曰內工王內之人物者女工合用之財資也歐陽氏曰所謂以物授之者著其名物以授之防其以賤買貴以惡易美故也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蔽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良物材之美者功者因其材而成功或問典絲良功之說北海鄭氏與鄭司農說各異如何曰二說各為一義皆通但司農之說只從經文良工釋尤

善

周官集傳卷四

二十二

凡祭祀共繡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纒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徐氏音辨曰纒綿也

典枲掌布總纒紵 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賚布絲纒紵四等成就布三十升總十五升布而抽其半纒績紡所謂紵白而疎纒者麻始刈穫之材草葛黃之屬麻草之物初治而為紵再治成纒三治之成總粗疏之布僅及十五升布之半四成之精而十五升三十升至三十升布之極善矣頒功

以其度授資以其物 王氏曰故書齋為資當以故書為正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頌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苦言物材之粗者良功亦入於典婦者若供朝衣冠之布及帷幄巾幘之屬按諸解例以苦良之苦

為麗監不供上用非也詩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數后妃何嘗不服粗裕之衣良當是物質自然之美

用力省而成功者苦是女工勞苦所就者如銘曰桑蠶苦女工難之義謂若麻冕禮也用三十升布

周官集傳卷四

三三

其經二百四十縷為細密而難成今也純儉純絲也用功省約而易就此即苦良之辨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林氏曰以翟之羽毛揮散而明故以翟名之以翟之形體搖揚而飛故以搖名之 聶氏圖說展衣

白此亦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得服之徐氏音辨曰裨如廉反純也裨也皆訓緣蓋黑衣

以纁為裨以其有裨故謂之純衣 林氏曰先王制衣服豈苟然哉聞其名則知其義觀其服則知

其禮性命之禮道德之義於是乎在應龍曰王之

吉服九九陽數也后之吉服六六陰數也王服禕而不裏后服裏而不禕王上元下纁不相連屬后

上衣下裳連屬一色不屬者有定位之象連屬者有合德之象裳之屬於衣也有削幅如深衣要半

下齊之制也其翟之數如王服之章凡十二章者以十二翟為列內司服鄭氏以為王宮裁縫官之

長何也歐陽氏曰女御或是八十一御女中二人同掌之鄭氏之說鑿矣或問內司服辨內外命婦

之服止有鞠衣展衣緣衣而外之諸侯夫人或得用三狄何也曰歐陽謙之之說是矣其說謂王后

之服有禕衣揄狄闕狄蓋曰從王祭祀之服也而辨內外命婦之服止有鞠衣展衣則內自夫人以

下蓋無助祭之禮則不得服闕狄以上則在外之命婦亦豈得而服之哉然則經言辨內外命婦之

服止言鞠衣展衣緣衣其意亦可見但外之諸侯夫人或有從其君祭祀得用三狄如祭統曰君衮

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蓋上公與王同服衮冕則上公之夫人宜與后同服禕衣也下而侯

伯子男之夫人亦有用屈狄之制其意亦同

周官集傳卷四

二十四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九嬪世婦當賓祭從后者命婦兼內外言之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袷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染絲先染後織染帛先織後染暴練者練其素而暴之玄纁者天地之色纁絳也染用石物考工記鍾氏染纁夏者備五色謂之夏翟染之擬五色之

周官集傳卷四

二十五

羽爲深淺之度春溫宜練夏暑熱潤宜湛研秋水清大備五色冬水凝澗而獻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應龍曰服三翟皆用副衣展用編衣祿用次笄衡唯施於三翟鞠衣則無衡矣命婦衣之鞠衣展者服編衣祿者服次笄長尺有二寸純用三采瑱以石若玉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

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履事省故通任王及后之用曰服屨者屨稱其服冕服赤舄皮弁白舄冠弁黑舄禕衣玄舄掄翟青舄闕翟赤舄 林氏曰纁者屨相接之縫也應龍曰其飾用對方之色者纁飾之用相生之色者黼飾之 歐陽謙之曰掌屨之官以王與后之屨而兼掌之可見其事簡而爲屨之制畧矣以元衮赤舄與赤舄凡凡之言觀之則舄之制自赤舄之外不見其有異色則赤舄爲王之舄黑舄爲后之舄亦不辨而明矣

周官集傳卷四

二十六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

周官集傳卷四終

周官集傳卷五

春官宗伯第三

元 毛應龍 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四時之和爲春禮之用在和故其掌禮之官謂之
春官宗主也伯夷典禮曰秩宗言禮有秩序而是
官實爲之主故名曰宗伯長也於四時之官爲長
故名曰伯

周官集傳卷五

一 孫章叢書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
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阍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八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八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八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
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鄭鍔曰先王於六官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內宰以
掌其治又立世婦掌之世婦是其嚴者蓋內小宰

周官集傳卷五

二

之治其政所以整齊之於內世婦掌其禮所以詔
相之於外而肅其治此家齊而國始治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十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八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二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馱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周官集傳卷五

三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鑄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十人

徐氏音辨曰鑄小而鍾大鄭氏以爲似鍾而大誤矣

鞀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二人

鄭鍔曰詩云鞀鞀有爽左傳云鞀鞀之跗注皆以鞀爲赤色之鞀東夷之樂名曰鞀意其舞者亦衣赤色之鞀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周官集傳卷五

四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自三皇以來已有卜筮上世聖人其智非不足以立事也猶取信于卜筮何耶以爲人之於事不能無心惟其有心故是非吉凶有時而差若聖人則何心之有雖性資生知亦不自以爲明而取決于此誠以託于無心爾故設大卜之官以掌龜筮之占焉若夫卜占之官以大卜爲之長使筮人屬焉說者謂龜者象也筮者數也數生於有象

之後故有筮人有占夢而其書則皆掌於此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鏐曰洪範所謂擇立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謂此占人也易曰占事知來則占者所以預
言其未來之應驗也

簪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周官集傳卷五

五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鏐曰或謂天文之學有暈孺背穴抱珥垂蜺以
占休咎聖人作經乃設官以掌十輝之法以觀妖
祥無乃災異之學歟以春秋考之夫子作經二百
四十年間豈無祥瑞可書耶然書災異而不書祥
瑞以為政失于此則變現于彼猶影之象形響之
應聲明君思咎則禍除而福生于天人之變現安
得忽然而不為意日者人君之表以大明照臨下
土若為陰陽之氣所侵則明夷矣明君忌之故設
官以眡祲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

周官集傳卷五

六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歐陽謙之曰巾車所掌是政令凡車之政令皆掌之不掌其物也典路乃是掌王及后之車用說之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周官集傳卷五

七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鄭鏞曰治莫急於禮禮莫重於祭人君所以爲天

下歸往者以爲天地人神之主而已故欲建保邦

國莫大於能主其祭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林氏曰國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則禋以意精爲

主程氏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

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疆師兩師

鄭鏞曰臣攷經文于柴言實則見其用牲體以實

之也明矣至於禋燎則不見其實牲體之文然則

禋燎者止於燎柴也與 孔氏曰東方木曰歲星

南方火曰熒惑中央土曰鎮星西方金曰太白北

方水曰辰星 新安王氏曰北斗與列宿附著天

體與天左旋無所遷移惟日月五星遶天右行日

周官集傳卷五

八

遲月速五行散行不一故列宿爲經五星爲緯

朱氏曰辰日月所會天度之分也 孔氏曰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行一度

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日行天十二度十九分度

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已行天一周每月之朔月

行及日而與之會故謂之辰正月會亥其辰爲陬

訾二月會戌其辰爲降婁三月會酉其辰爲大梁

四月會申其辰爲寔沈五月會未爲鶉首六月會

午爲鶉火七月會巳爲鶉尾八月會辰爲壽星九

月會卯爲大火十月會寅爲析木十一月會丑爲

星紀十二月會子為元枵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 應龍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五星五行之精氣也在天為七政成造化示吉凶祀之所以次於昊天上帝鄭鍔曰日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民所瞻仰而在祀典者也以其體之同乎天不可得而親也必以臭而達之故用實柴實牲燔柴則氣臭上達矣故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麗乎上而照臨乎下所以次於昊天上帝司中司命觀師兩師雖麗乎上而用事於人間不得以比日月星辰之尊以氣達之不必實牲故用楨燎詩曰芄芄棫栝薪

周官集傳卷五

九

之禋之謂積薪以燔不受牲體也故曰以楨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驅辜祭四方百物

徐氏音辨曰披牲胷曰禴禴之曰辜林氏曰禴者以醢而別之辜者辜而磔之四方百物若郊牲特所謂八蜡以記四方祭百種以報齊也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歐陽公唐禮樂志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志議

禮者徒惑於紛紜之異同古者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三年一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是故周制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祫者毀廟未毀廟皆是升合于太祖所謂合食于太祖也禘者惟及於毀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諦其尊卑也自是制不明載於周禮而禘祫之說鄭氏始見于此經之注至王制所載禘祫禘祫嘗禘而說者又以為夏商之制此所以起異同紛紜之論也 應龍曰按禘以夏祫以秋古制也 劉氏曰禘禮以裸為重禘禮以饋食為重則禘禘禘禘嘗雖有禘饋

周官集傳卷五

十

之事恐其節文畧殊非禘祫之禮比也古禮既亡不可知之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裸為重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林氏曰春享則品物少而文詞多冬享則以物之備而可進者眾也故謂之烝 程氏易傳曰升九

二孚乃利用禴曰禴祭之簡質者也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曰禴薄祭也 應龍

曰帝王為天地神元之主事莫重於祭祀舜典肆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六宗三昭三穆也羣神凡天神地元人鬼之在祀典者皆是也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自昊天上帝以至先王之六享皆類上帝也禋六宗也自日月星辰風雨以至社稷五祀五嶽山川澤則望山川也徧羣神也大宗伯之所掌卽舜秩宗之所典與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林氏曰凶以天哉言札以民病言 徐氏音辨曰

周官集傳卷五

十一

傳閔元年狄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齊人救邢二年狄入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漕歸公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與門材此恤禮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

三山劉氏曰賓禮者天子爲主而用是禮以待諸侯之來見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

也

歐陽謙之曰古者所以臨其民者自五人爲伍起之凡受田起役調兵分土無不本於是焉是以總謂之軍禮同之也 林氏曰大役以築作爲主以嘉禮親萬民

禮者天地之節文兄弟也男女也朋友故舊賓客也同姓異姓親疏也所以有是品節之文皆出於人心自然之善非以人之不欲者強之也以此而親萬民蓋因其所欲之善而文之則教親睦之道也

周官集傳卷五

十二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鄭鏐曰文王能親親以睦詩人作伐木之詩以美之不及其他惟曰醴酒有蕝既有肥羜以速諸父醴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而已幽王不能親睦九族詩人作頍弁之詩以刺之不及其他惟曰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酒既旨爾殽既將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而已則宗族兄弟之親以飲食之禮爲主可知

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

鄭鏐曰昏者禮之本冠者禮之始昏則以親男女

之情冠則以成男女之德故冠而字之所以成之也男冠而女笄言冠不言笄男帥女而行從可知也昏禮男親迎女御婦車而婿授綬御輪三周親之也親也者親之也非昏禮則男女不親非冠禮則無以成男女成人之道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鍔曰說者見定王謂士會之語以為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鄉當燕會燕之與饗禮各有施

周官集傳卷五

十三

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盛以盥器則謂之賑祭餘胙肉則謂之膳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徐氏音辨曰徒贊其喜曰慶加物曰賀宣十一年

楚子責申叔時曰汝獨不慶寡人高帝紀曰賀錢

萬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

鄭鍔曰王之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謂之無職

則已為子男之士謂之有職則特言其君之所自

辟除以治其私事非受王朝之職者也加以一命

則於子男之國為大夫於公侯伯之國為士始為正吏受王官之職是之謂受職也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卿大夫士必命於天子而受職事焉不然皆府史胥徒之類也左傳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勿見使單襄公辭焉曰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此可以見諸侯之強大夫且不命不受職于天子而王國猶能援典章之舊以責之則周公所以馭天下之諸侯雖一命之微一職之細必受于天子而不得以自便

周官集傳卷五

十四

焉則其所以明分守殿等威以維持封建之法使人長久之而不壞者於此亦可畧見其微

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鄭鍔曰王之上士三命已有列位於朝矣公侯伯

之士再命子男之卿亦再命雖已受元冕之服未

得敘位於王朝惟加以三命則于公侯伯為卿始

得有位於朝是之謂受位也

四命受器

鄭鍔曰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為先康成曰大夫稱

家正謂此耳然禮運又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

禮也是謂亂國儒者遂疑其說愚以爲有王朝之
大夫有諸侯之大夫其名同其命異故有當造當
假之殊公侯伯之孤與王之大夫皆四命得以自
造若公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則假用也固宜
不假是爲僭禮豈不謂之亂國乎曲禮曰無田祿
者不設祭器指此再命之大夫耳

五命賜則

則八則也五命爲子男之君賜以治都鄙之法則

或問五命賜則古注鄭氏與鄭鏐說同否鄭氏曰則地未

成國之名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鄭鏐曰太宰以八則治都鄙竊意公侯伯之孤四命矣加以五

同官集傳卷五

十五

命爲子男之君賜以此八則使比王畿都鄙之長
處蓋外爲子男之君校其節等正與都鄙之長同
也曰都鄙之采地有三等家邑附內縣都附外太
宰六典經邦國邦國謂諸侯之國都鄙有先君之
廟曰都而未成國二鄭之說一也

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四命以上言受則以授官之有常法授其人之當
受者而已五命以下言賜則非待于上意之所與
不可得而賜也至於八命九命特以作言作如作
之君作之師任大責重足以當之而後可故特言
作牧作伯所以重其事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差謂差別尊卑貴賤而各從其等等之則不至於
混淆貴賤不同所執自異六瑞者所以表其隆殺
而等之也

王執鎮圭

聶氏圖孔義曰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
寸半又注云尹拙議以圭鎮用五采組約中央以
備失墜

公執桓圭

徐氏音辨曰柱之謂桓或問大宗伯公執桓圭而

周官集傳卷五

十六

射人之官又言三公執璧何也曰三山鄭鏐之說
明矣其說謂三上公在外則其勢與諸侯並並則
欲辨等故所執者圭在朝賓射之時其勢當異于
常時故特執璧所以異于子男者特不琢蒲穀爲
飾耳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徐氏音辨曰皆琢人形其直曰信其鞠躬者曰躬
歐陽謙之曰侯伯雖同於七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又同而孟子之說則曰侯一位伯一位其
命數禮儀皆同而位則有異將何以別之哉無以

別之則分守不明而等威無間矣故侯伯之爵同于七命而所執之圭不可以同于七寸是以于琢飾之間少異於信屈之制而尊卑之分不期辨而自辨聖人明分之嚴幾微之際不敢失者如此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歐陽謙之曰子男同一位穀璧蒲璧同其制異其飾聊以致子男之辨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鄭鏐曰摯必稱德諸臣用禽微且賤也觀所摯之禽有大小則德之小大其義自見而其等降自明

周官集傳卷五

十七

矣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少師少傅少保謂之三孤則三公之貳也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抵小國之君 鄭鏐曰雞知時警且風雨不渝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鏐曰神不可以褻瀆能通三靈以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而祀神又有玉焉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

以蒼璧禮天

聶氏圖曰璧圓徑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郭璞云肉邊也孔好也好三寸肉兩邊各三寸共九寸

以黃琮禮地

琮瑞玉大八寸其狀外八角而中虛圓琮之言宗八方所宗德象地 鄭鏐曰畫績之事曰土以黃其象方

以青圭禮東方

刻上曰圭

周官集傳卷五

十八

以赤璋禮南方

鄭鏐曰畫績之事曰南方謂之赤

以白琥禮西方

鄭鏐曰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畫績之事曰西方謂之白 應龍曰說文發兵瑞玉為琥

以玄璜禮北方

鄭鏐曰玄色在緘縞之間畫績之事曰北方謂之黑 應龍曰詩傳云璜為珮下之飾有穿孔骨紫之處故太公得而釣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鄭鏞曰說者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應龍曰愚以爲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而典瑞所云祀神之玉也周公植璧秉圭大宗伯所用者植璧也典瑞所用者秉圭也 歐陽謙之曰天地之際卽冬至夏至大祭也四方之祭卽月令四時迎氣之祭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濯

周官集傳卷五

一九

泣玉鬯省牲饗牲饗奉玉齋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林氏曰祀大神圓丘之祀也享大鬼禘祫之享也祭大元方澤之祭也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鄭鏞曰王之裸賓客上公再侯伯子男一后亞王禮賓故亦有裸獻之禮當后之亞裸也內宰贊之故內宰之職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若后有故而不與裸賓客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裸載之

爲言承乏以往也言酌鬱鬯載于璋瓚往而禮賓也后與賓客固無親相授受之禮其禮也雖親酌之實盛載以往大宗伯之攝政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爲言也此承上文后王不與之下當爲攝王后裸賓客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償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朱氏曰旅祭名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劉氏曰王之大社主四方土地 歐陽謙之曰邦

周官集傳卷五

二十

國都家鄉邑皆有祭祀之事邦國外之諸侯也都家王子弟公卿大夫食邑也鄉六鄉也邑六遂及公邑也 鄭氏說都家之鄉邑與歐陽謙之說不同 鄭氏曰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歐陽謙之曰鄉六鄉邑六遂及公邑 曰宗伯典禮之官祭祀之事不特邦國都家有之若六鄉六遂豈無祭祀之禮儀亦必出於上之頒行歐陽謙之以爲六鄉之間黨正有歲時祭崇之禮族師有歲時祭酬之禮六遂之間有鄒長治其鄒之祭祀之事有鄙師治其鄙之祭祀之事是其禮儀要必自宗伯而頒之不得以自爲也此說爲

當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五帝乃五氣之神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是也或問兆五帝於四郊或以爲五人帝如何曰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方之神五方之神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子同稱王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

周官集傳卷五

三十一

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故知迎氣在四郊是迎五天帝而配以五人帝以五人臣也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歐陽謙之曰攷之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然四望之地已是山林之大者蓋有方所可言而山川丘陵墳衍則是山川之小者疑若所在不一非有方所可指者也然考之職方氏正南曰荆

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澗潁湛其他九州莫不有山澤川浸焉意者所謂山川丘陵墳衍皆如職方所載有方所可指者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則自四望之外無所不祭則所謂山川丘陵墳衍則除四望之外有方所可指而祭者也若泛祭山川丘陵墳衍則恐所在不一非可以各因其方而兆之也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祫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鄭鍔曰天子之廟三昭三穆外有二祧朱氏曰昭

周官集傳卷五

三十二

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昭之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者共居一垣之內而九分其地正北爲太祖廟始封之君居之正東爲昭廟之一二世之君居之正西爲穆廟之一而三世居之東南爲昭廟之二而四世居之西南爲穆廟之二而五世居之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一世而一遷焉及其禘祭于太廟之室則毀廟之主與羣廟之主合食敘尊卑故太祖東向爲最

尊而羣昭皆南向羣穆皆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
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義各有取
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
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否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七世之君立則二世祧四世爲昭之一
矣六世爲昭之二矣八世之君立則三世祧而五
世爲穆之一七世爲穆之二矣蓋昭者祔則穆者
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
以孫子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爲穆考成王
稱武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

周官集傳卷五

二十三

蔡邕霍爲文之昭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既毀
而猶不易也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
令

劉彝曰王之世子皆封諸侯而爲一國始封之祖
也諸侯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而得爲其遮子適
孫之祖也故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謂兄弟之所
宗世世相承莫不以爲宗雖在五服之外而與絕
族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故曰百世不遷之宗也繼
禰者爲小宗者爲大宗者庶子有適之子是謂繼

禰者也世繼其禰各爲其兄弟之所宗旁殺親書
而止故曰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所謂五世則遷之
宗也是謂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鄭錡曰是三
族者服所由以輕重有大宗小宗則親疏自分矣
又曰嫡子當代父當門謂之門子明當爲大宗而
百世不遷也小宗伯掌其政令則辨親疏明嫡庶
使不得以孽代宗也 徐氏音辨曰左傳襄九年
盟于戲鄭六卿及大夫門子從鄭伯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盞
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

周官集傳卷五

二十四

以待裸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
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錡曰賞賜出於人君一時之喜而宗伯掌其禮
若賜上公則當以九爲節若賜侯伯則以七爲節
之類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眠滌濯祭
之日逆盥省饗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大貞卜國之事卜大事必用帛以禮神 鄭錡曰
詔大祝使爲玉幣之美名玉之號曰嘉玉帛之號
曰量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禮于神庶乎僕句

之不余欺而已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饋大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鄭鍔曰祭祀則玉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后以璋瓚酌而亞裸禮賓客亦送小宗伯於當裸之時送二裸以授王與后后之裸內宰贊之小宗伯特奉瓚而進使及時爾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

周官集傳卷五

二十五

郊遂頒禽

既祭然後頒禽則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是也

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元王崩大肆以秬鬯泚及執事泚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說文浴尸曰泚謂之秬鬯浴尸使之香也

及執事泚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

後死者合食於先祖為祔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哉

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徐氏音解曰左社稷右宗廟定位也類而為位非常位也若金縢禱先王為三壇同墀

周官集傳卷五

二十六

周官集傳卷五終

元 毛應龍 撰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眠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展器陳告備者展省視之也陳列也省視其器陳列而實之既訖乃告具備又曰小宗伯詔相祭祀

周官集傳卷六

孫章叢書

之小禮肆師是宗伯之次禮之小者在所相而治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鈔曰凡兆中廟中禁令無所不掌則四郊四望

四類之祀宗廟昭穆之禁皆使人不敢犯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林氏曰禮成謂自始及終其禮成矣而無虧也

大賓客蒞筵几築鬻贊祿將大朝覲佐饋共設匪壚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置及郊大喪大泐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

法者且授之杖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歐陽謙之曰使禮官往相其所以治喪之禮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周官集傳卷六

二

禮有本有文治其禮儀者禮之文也左傳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賄贈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一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大叔曰是儀也非禮也按正義曰禮是儀之心儀是禮之貌本其心謂之禮察其貌謂之儀行禮必爲儀爲儀未是禮故曰儀非禮也此禮儀之辨肆師禮官之屬所治者禮之儀凡禮事之文物度數升降揖讓之文關於國之大事則從其長佐贊之若事之小則專掌之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喪之泚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裸說文灌祭也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鬯崇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臨事用散大喪之大泚設斗共其鬯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周官集傳卷六

三

或問玉鬯秬鬯鬱鬯同異如何曰按說文鬯以秬鬯以秬釀鬱金芬芳攸服以降神增韻云秬黑黍鬯香草以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氣香芬調鬱故謂之秬鬯以韻文推之香草似卽是鬱金草按鄭氏云秬鬯以韻文推之鬱和鬱蕭和黍稷鬯自是一物又陸佃云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先王煮以合鬯意者所謂玉鬯者鬯以玉釀秬鬯者鬯以秬釀鬱鬯者鬯以鬱釀是所以用不同與徐氏辨曰瓢匏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呼且以詔百官凡

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呼且警起以祭祀尤當致嚴故首言之歐陽謙之曰凡國事爲期則百官請時期于上也則告之時以雞人掌警且之事因使以時告期百官焉

凡祭祀面犧釁共其雞牲

鄭鏐曰釁禮之事謂物新成則必釁以除去不祥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尊彝名見小宗伯下

周官集傳卷六

四

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聶氏圖說曰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裸並奠於神坐 應龍曰詩所謂籩豆有踐註踐陳列也

鄭司農曰獻讀爲犧 鄭鏐曰本戲字訛傳 鄭明仲爲犧犧與戲同音

圖詳曰犧尊刻金牛之形於上兩犧尊一盛元酒一盛醴齊象尊刻象形於上兩象尊一盛元酒一盛盎齊 聶氏圖曰六尊之下皆言有鬯此六鬯

在六尊之間以盛三酒比於六尊設之稍遠郭璞曰彝與鬯皆盛酒尊彝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鄭明仲曰禮書言鬯畫雲雷之狀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有作鬼伐鼓之狀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鬯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雷雲相間之飾如夙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古雷字也古文回爲雷象回旋之聲其銅彝之聲皆一〇一回相問乃所謂雲雷之象聶氏圖曰聶爨盛明水黃爨盛鬱鬯

周官集傳卷六

五

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聶氏圖曰虎彝畫虎於尊盛明水蛙彝盛鬱鬯爾雅注云雖似彌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猴尾未有岐鼻露向上兩卽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聶氏圖曰山彝一盛玄酒一盛盎齊歐陽謙之曰宗廟之祭蓋用九獻之禮王祿一后祿二王朝獻三后亞王朝獻四王再獻爲五后亞王再獻爲六尸既食後王酌尸爲七后亞王酌爲八諸臣又亞后酌尸

爲九

凡六爨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澆酌凡酒修酌大喪存奠爨大旅亦如之

鄭錡曰修卽修治之義何必改字凡酒用以酌尸則尸飲之用以獻人則人飲之必當修治使之明潔然後可酌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周官集傳卷六

六

聶氏圖曰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徐氏音辨曰莞蒲之細者也在地曰筵筵上曰席紛者織成以綵筵林氏曰畫帛以爲純也又曰黼純畫黼以爲純也左右玉几以玉飾几設於左右也鄭氏曰禮記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此莞筵纁席次席乃三重何也以書考之其設席皆以數重席爲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纁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爲五重則與禮記之言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爲五則下文諸侯之席亦重可知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歐陽謙之曰祀先王昨席疑只一事蓋祀先王之
時受昨爵之席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
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
林氏曰承賓事之大猶承神也故筵國賓于牖前
則亦如之而已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在阼階賓
在戶牖則此謂筵國賓于牖前者豈非設几筵于
戶牖之前歟 徐氏音辨曰彤丹漆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歐陽謙之曰甸役二事也有大甸有大役鄉師之

周官集傳卷六

七

官四時之甸則以大旗致之遂人之官若起野役
則以大旗致之大旗者所謂熊虎爲旗也則甸役
之席用熊焉亦其宜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栢席用萑藹純諸侯則紛
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聶氏圖曰經所云左右玉几者王皆立不坐設左
右玉几者優至尊也祀先王惟言昨席不言几左
者王憑之右者神所依詳經義則以生人几在左
鬼神几在右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

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
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上春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
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若遷寶則奉之

鄭鏐曰始祖受命于天以有天下所傳之物守藏
于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鏐曰考小司寇之職孟冬祠司民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
職春官司祿之職缺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

周官集傳卷六

八

祭歟司民軒轅之角星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
司祿祿之言穀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
寇獻之王受之而登于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
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
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于天府宜矣必
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
司祿者制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與穀數
多寡皆可以知於是祭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
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
以養民祖廟以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 林氏曰

歲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爲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卽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爲此者非他爲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爲平歲之經制故爾至于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耕最爲太平之要務此也嘗攷古之民數實見于九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謨之於用周公書之于冊仲尼式其版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諷齊梁

周官集傳卷六

九

滕魯之君與夫答北宮綺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之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維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道則尤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食孰與冀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繫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與天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成之君知

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爲安矣 鄭鍔曰說者謂卿大夫賢能之書獻之天王王登于天府不言于此何耶徐氏以爲民穀者所資以爲守寶鎮之具而賢能之書特見其尊之以與寶鼎等非所以爲守之之具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歐陽謙之曰天府所藏玉鎮玉器蓋古器所以爲鎮者非所以爲用者也典瑞所藏玉瑞玉器蓋所以爲用者非所以爲鎮者也二官所掌自不同不

周官集傳卷六

十

必合而言之

王摺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頒聘

聶氏圖曰孔義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又註云尹拙議以圭鎮用五采組約中央以備失墜徐氏音辨曰瑑刻成圻鄂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鍔曰必四圭者象天運行周徧四方神無不在

之意也冬至園丘以此祀之上帝者天之五帝爲
天地之佐豈其用與天同耶蓋唯旅時用之祀則
不用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蒼璧者禮神之
玉也四圭有邸者祀神之玉也故蒼璧者曰禮天
而四圭有邸則謂之祀天於天如此則地可知矣
夏至祭地以此祀之亦以旅四望豈四鎮五嶽四
瀆之神皆用哉亦旅則用祀則不用

禋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禋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周官集傳卷六

十一

聶氏圖曰此一圭宜於六寸壁上琢出一圭長五

寸色白 鄭氏圖曰日月天類也必一圭邸璧

聶氏圖曰向上謂之出半璧曰璋其璋首邪卻之
今從下自邸向上總邪却之名爲刻而出也色白

應龍曰造賓客謂賓客至館時造館致稍餼納

稟食也贈則使還時出郊而郊賜贈賄等以璋邸

射而將之亦哉以致命爾山川地類也其位在于

四方而四方之諸侯所以扞內蔽外亦山川之象

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

卹凶荒

鄭鍔曰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秋冬夏之景冬

至日在牽牛景長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

五寸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

弦于牽牛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

于此而使景自至此則以致四時日月也欲知地

理則植之以觀東西南北之象以一寸之量知千

里之遠以一分之景知百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

此知其地之廣狹故封國卽以之而度其地謂之

土地者以其度地 劉氏曰聖人既立義和之官

歷象日月敬授人時又作璇璣以齊七政未以爲

周官集傳卷六

十二

信也乃以玉作土圭以致日月四時之景必以歷

象璇璣行度符合然後寒暑分至不差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林氏曰牙璋琢以爲牙之文有噬嗑之用焉出征

也則以之起軍旅而討有罪守國也則以之治兵

守而防患難

璧羨以起度駟圭璋璜琮瓊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

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

易行以除慝

賈氏曰玉人造此璧時應圓圍徑九寸今減廣一

寸以長上下之袞一寸則上下廣有八寸故曰其
袞一尺而廣狹焉此璧羨天子以為量物之度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
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言凡者非特大祭祀大旅大賓客之事而已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
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
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
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
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周官集傳卷六

十三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
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
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眠小國之君其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
抵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
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
抵其命之數

林氏曰先王之時典命之職修而命數之所以加
者上不可以偏下下不可以僭上後世采菽之詩
作以思古其言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而春秋之

書求錫命以示譏則典命所掌詎可廢哉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
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
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革弁
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甲
事弁絰服

聶氏圖曰大裘者黑羔裘 鄭鏐曰先公比先王
為尊享先王以九章而享先公以七章者非以為
先王有天下而禮隆先公為諸侯而禮殺良由其

周官集傳卷六

十四

所服者七章之鷩冕故王亦服以祭不敢以冕服
臨之也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
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
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
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
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
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

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歛衣服奠衣服厥衣服皆掌其陳序

聶氏圖曰斬者不緝也齊者緝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微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國外之祀在四郊如四望四類與丘陵墳衍之屬皆是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

周官集傳卷六

十五

祧黜聖之既祭則藏其情與其服

鄭氏曰修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黜聖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盥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擇事于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宮者世婦掌之

拜說文本作擗從手舉舉音忽進趨之疾也故拜從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邊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胾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賞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內宗是同姓之女外宗是異姓之女賓客之饗食亦以如之者 鄭鏗曰賓客之禮亦如祭祀故其薦其佐皆然也

周官集傳卷六

十六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

劉氏曰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謂如管叔蔡叔之類自絕於先王故棄之而不入域也以其忠義而死於王者則謂之有功既入兆域又居前所以勸也

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轡車象人及

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踈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踈均其禁

隧說文墓道也謂掘地通道以葬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鄭氏曰厲塋限遮列處劉氏曰謂外域爲遮列防盜賊及牛羊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

周官集傳卷六

十七

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趨其事

劉氏曰職喪掌諸侯卿大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

有制尊卑異儀殯殮虞祔葬祭禮含百禮皆有定法不可過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及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

瞽宗

鄭鏐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立政政者教養之方

勸沮之術也必掌成均之法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語樂舞則成均乃習學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法以治學政則於他樂之法無與可知或問學校之教莫備於周而其制不見於周禮據祭義云天子設四學豈周制與祭義本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山堂章氏云天子大學在內者三小學在外者一虞庠是也又按陸氏禮象據大戴禮賈誼之說則以東學爲東序南學爲成均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大學爲辟愚曰按陳氏禮書據雍此五學在內者皆大學也祭義之說周設四代之學以爲辟雍居中要知周之學大率與明堂不相遠辟雍回環皆水故入東

周官集傳卷六

十八

學入西學入南學入北學王國之學在公宮南之

左乃是在門左此是通上下之制相附近庶人之十五家之若在郊者亦在郊門之南也所以便入間塾亦然若在郊者亦在郊門之南也所以便入

學者之往來爾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頒分也周五學之制辟雍居中南成均

北上庠東序西瞽宗學禮處瞽宗學書處上庠

學干戈處東序學樂處成均此周制也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程子曰不倚之謂中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鄭鏐曰國子者異時爲公卿大夫奉命周旋出入
專對之人也一語一言不可以不和故以樂而教
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

鄭鏐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賓客揖讓升降
以行禮者也容儀不可以不中節故必教之以舞
也 熊氏曰周人備六代之舞雲門大卷黃帝樂
雲門象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大咸莊
周呂氏春秋白虎通皆云黃帝樂陳氏樂書云堯

周官集傳卷六

十九

修而用之堯作大章復修用咸池以備樂愚按周
禮於堯不稱大章而稱大咸猶周人不獨教周之
大舞而教六樂貴備也咸池象地水周遍周人夏
至舞之以祭地元大磬舜樂磬紹也元命包云舜之
民樂其紹堯之業舜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
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大夏禹樂夏
大也元命包云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平水土故周
人舞之以祭山川大濩一曰韶濩湯樂呂氏春秋
曰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
濩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

角聲使人惻隱而仁舜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於羽
聲使人恭儉而好禮濩護也湯之寬仁能救護生
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大武記曰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元命苞云
文王時樂蓋武王成其功傳曰武王以黃鐘布牧
野之陣歸以太簇無射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元以
和邦國以諸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賈氏曰案律歷志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

周官集傳卷六

二十一

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
管相生八入上生下生盡于中呂陰陽生于黃鍾
始于左旋入八爲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
辰自此以下皆然是八入爲位蓋象八風也朱氏
鍾最濁而應鍾極清所以旋王昭禹曰宮商角徵
相爲宮而接其聲之上下羽所謂五聲也朱氏曰宮最濁而羽極林氏曰大
合樂所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無不備也 歐陽
氏曰此總言樂之功用也鄭氏謂循用六代之樂
樂則六變入變九變是也享祀之樂則分樂而序
一所以見功效亦非一時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鄭鏐曰樂一成爲變 劉氏曰索鬼神而致百物

周官集傳卷六

二十一

則變六代之樂及隨其方用其律而宮者也故五變而五蟲可得而致五土之元可得而禮六變而後象物可來天神可降 鄭鏐曰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一變二變之時也亦意其來格遲速之期不過如此而已苟執文以求其必然則迂僞而不經也八蜡之祭飛走浮沉高下尊卑之神悉索而祭之以見仁之至義之盡也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圓鍾卽夾鍾也 徐氏音辨曰夾鍾而謂之圓鍾

以爲天宮天體圓也以理推之天積陽以成體故

其角徵羽用三陽之律 何也六律配乾故黃鍾爲初九太簇爲九二姑洗爲

九三蕤賓爲九四夷則爲九五無射爲上九六同

配坤故林鍾爲初六南呂爲六二應鍾爲六三大

呂爲六四夾鍾爲六五中呂爲上六求天宮之類

而以黃鍾太簇姑洗爲角徵羽則乾初九九二九

三之三 王氏曰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雷

鼓雷鼗皆八面鼓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

自擊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劉氏曰六變者

周官集傳卷六

二十二

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 徐氏音辨曰林鍾而謂之函鍾以其爲地宮地容也地以資生爲功故其角徵羽用相生之律 何也 起于黃鍾九寸其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黃鍾下生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求地宮之類而以太簇姑洗南呂爲角徵羽則以函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 劉氏曰咸池之樂蓋八變而一終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

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徐氏音辨曰黃鍾為人宮人道交功勳成故其角

徵羽用相合之律何也相生如子母相合如夫婦以呂配律為合若黃鍾大呂之

合姑洗南呂之合蕤賓函鍾之合夷則中呂之合

無射夾鍾之合太簇應鍾之合故也王氏曰聲陽

也以陰竹則陰和劉氏曰九韶者韶九變而一終

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鄭鏐曰先王之於祭祀也將以格神元必假聲音

之美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

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

鄭鏐曰祭祀之節有王出入之時尸出入之時牲

出入之時皆當奏夏所當奏之樂皆有以令之則

樂之序不夾而所奏各得其宜矣有九夏此所奏

者三夏王大也樂章之大者也王始祭而入廟門

訖祭而出廟門皆奏王夏蓋歌王之德為其大也

始迎尸而入終迎尸而出皆奏肆夏尸者先祖之

象也肆遂也安也王昭禹曰直而尸以象神奏肆

夏以樂之欲其神之安肆也二禩之後王出迎牲

入而告碩乃出而殺之皆奏昭夏昭明也明祖宗

周官集傳卷六 三三

有碩大之德故用是牲也劉氏曰九夏乃有聲無

辭者或問大司樂九夏注疏以為頌詩篇臨江劉

氏不取其說何耶曰歐陽謙之辨之當矣劉氏曰

鍾鼓奏九夏鄭賈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左傳金

奏之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肆夏云金奏文王

曰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歐陽謙之曰朱氏華

黍詩傳曰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然後笙入立於

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然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以此攷之則肆夏之義

臨江劉氏之說誠足以明注疏之謬而祛強引頌

詩之惑矣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鄭鏐曰饗賓無迎牲之理不迎牲則不奏昭夏惟

此與祭祀不同爾祭有入牲之禮告博碩肥腍又

以告幽全以盡祀先之心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

致禮禮主人不當告于賓客故無迎牲之事然先

王之待賓客如待神明故其他皆得而同焉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

矢舞

周官集傳卷六 二四

歐陽氏曰王之出射禮畢而出于虞庠也王之將
入行射禮而入於虞庠也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
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
大凶大赦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洩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
如之

膳夫云以樂肴食是常食也鍾鼓樂器之大所以
稱大食之禮也

元 毛應龍 撰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旒舞有干舞有人舞

聶氏圖曰帔列五采繪爲之有秉舞者所執羽舞

鄭註曰析白羽爲之宛丘詩曰無冬無夏值其鸞羽值者持也鸞翻之鸞謂舞

者所持以指麾又蔽翳其身也形如帔

鄭司農曰干舞者兵舞劉氏曰謂執干盾以爲武舞也人舞者手

舞劉氏曰謂使人效四夷來王之舞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

周官集傳卷七

一

孫堂叢書

爲節

鄭鏞曰此皆王出迎賓之時所奏名曰肆夏則以

安肆爲義行則緩而安肆也名曰采齊則以齊速

爲義趨則急而齊速也在堂則實已近故速若在

車上則行趨然亦在車而謂之行謂之趨者蓋言

所奏之遲速與行趨時無異也又曰環拜盛禮鍾

鼓盛樂也禮之盛者必用盛樂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

爲節士以采芣爲節

鄭鏞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蓋言應節之難也天

子五節以聽四節以射其詩則騶虞也諸侯三節

以聽四節以射其詩則狸首也大夫士一節以聽

四節以射詩則采蘋采芣也 按射義注云騶虞

采蘋采芣詩篇名狸首逸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

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聾舞 及徹帥學士而

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

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

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

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周官集傳卷七

二

歐陽氏曰凡聲音之正否器物之備缺時節之先

後舞列之謹怠凡屬於樂事者無非樂政也則無

非樂師之所當治矣 鄭鏞曰國之小事或有當

用樂者令奏樂者鍾鼓不當用者不令之則不敢

奏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

頒學合聲

鄭鏞曰入學頒學均謂之學也一字之義分而爲

二經旨不然也質之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

次知以爲入學習者無二義皆學官也蓋周家

建五學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始入學所以學于辟雍也總處於此以觀其能然後分而處之至秋則所觀者已知其能否矣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樂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爲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也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歐陽謙之曰當合樂之時掌樂之官欲其俱在焉作樂之器欲其俱備焉故須此展省之然後可以

周官集傳卷一

三

作樂也必大胥比之展之何也大胥掌習舞者此之合樂其爲學士習舞而設故耶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鄭鏞曰如常用樂則鳴鼓以召學士記曰大昕鼓徵以警聚也 歐陽氏曰大胥所職蓋無與於宮中而云宮中之事竊意宮字當爲宮字序官中之事序次其一官所掌之事也士師云掌官之政令與此意同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顧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擬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

判縣士殖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鄭鏞曰陽律則順而左旋陰呂則逆而右轉進陽退陰故迎而與之合也大師以十二管吹而求其合方其未得所合則陽自爲陽陰自爲陰樂聲無自能合及其吹而合之則黃鍾與大呂配太簇與應鍾合姑洗奏而南呂應蕤賓奏而林鍾從由是天地神人皆可得而感動之六呂亦名六同謂同

周官集傳卷七

四

乎陽也又名六間謂間於陰陽之間也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鄭鏞曰六律六同已合則必以五聲文之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言用五聲以相雜使如錦繡之成文也 司馬氏樂書註曰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是金金爲決斷巨事也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角弦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爲劣比事爲優故云清濁中民之象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

事弦用五十四絲羽爲水最清物之象弦用四十
八絲 或問六律六同相合相生之義鄭鏗曰黃
鍾者言陽氣始萌於黃泉之宮旋布種地也大呂
言陽氣大旅助乎陽以牙物也太簇言陽氣太簇
出乎地也夾鍾言夾助乎陽以宣乎種物也亦謂
之園鍾爲以園丘之樂官取天體之圓以言之也
小呂言陰氣旅助乎陽始萌而尙小亦謂之中呂
言至此地爲陰陽之中處也蕤縢也賓尊也言陽
氣導陰氣而氣養萬物也函鍾卽林鍾也林君也
君氣纒陽君主也種物也又謂之函鍾言地道之

周官集傳卷一

五

能包容也夷則言陽氣正法度使陰夷則傷物也
南呂言陰氣助陽而任成萬物也南任也又言南
方之功成於此也無射言陽氣成物終而復始無
有厭射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而閉藏種物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
本以六律爲之音

歐陽氏曰教六詩未必卽是教之歌詩也以風賦
比興雅頌之義教之爾故瞽矇以歌詩爲賦而不
知其義得無如齊高厚之歌詩不類者乎

大祭祀帥瞽登歌命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

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
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歆作匱諡凡國之瞽矇
正焉

林氏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
樂以管爲主故謂之下管

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管弦歌

孔氏曰祝以合樂敔以止樂 聶氏圖曰爾雅註

云簫二十三管風俗通云舜作簫以象鳳翼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敔歌大饗亦如之大
喪與歆

周官集傳卷七

六

歐陽氏曰擊拊應鼓歌三事小師之職也以登歌
下管敔爲節也大饗亦如之從登歌擊拊下管擊
應鼓敔歌皆如祭祀之時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歐陽氏曰陳所以引樂也大祭祀大饗大師鼓鞀

以引樂小祭祀小樂事則小師鼓鞀以引樂

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弦歌

鄭鏗曰古之王者作樂必欲審聽其言非好樂也
蓋將以知政爾聽必使矇聵者謂其收視於內不
亂於外聽必審也然人而無見乃廢疾也使其以

疾而見廢則先王之所不忍者是故闢者使守門
肘者使守積薪者使司視而警者使司聽茲又不
忍棄人之仁心也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鄭鏞曰諷誦詩及世奠繫則鼓琴瑟以颺之使聽
者既聞其聲又達其意當諷詩而鼓琴所以平和
君心也其心和平則聞規戒不惟不怒且又樂而
無倦也或謂先王使公卿大夫各致其規警諷諫
非不足以聞過彼彼而樂工乃使之諷誦古詩及
世帝繫耶愚謂得於言則其聽也未必審得於樂

周官集傳卷七

七

則其聞也入必深所樂在是所聞必詳因悅樂之
時得規戒之益其效捷於卿大夫之諫非以爲朝
廷百辟無能誦前代之事以論興衰也所謂警瞭
誦詩之諫見於此矣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鄭鏞曰九德之歌夏書九功之可歌者也六詩之
歌風賦比興雅頌之聲以役大師聽從其令也

眠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鄭鏞曰樂工用瞽矇三百人故用眠瞭亦用三百
人以扶之其眠明瞭又明者也播鼗本瞽矇事爲

其無目故用眠瞭先播之使聞皆言括蓋有先後
也又曰列於東方謂之笙磬東物生之地取物所
由生之義列於西方謂之頌磬西物成功可歌之
義眠瞭或擊其東或擊其西

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

鄭鏞曰大師知音然目不明於眠故爲之正其序
又曰相瞽矇以升堂

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鼗愷獻
亦如之

歐陽氏曰賓射皆奏其鍾鼓言皆則賓客與射爲

周官集傳卷七

八

兩事言其則鍾鼓眠瞭自作也凡樂事有令之者
又有奏之者又有作之者經中言奏皆是舉起引
發而使他人作之之意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
爲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破聲散險聲欽
達聲贏微聲舖回聲衍侈聲侏弁聲鬱薄聲甄厚聲
石

鄭鏞曰律呂之數皆起於黃鍾因黃鍾之數以求
長短多少則律呂由是生矣律呂不和則聲必至
於不和而制氣則爲聲之病是故有大高大正或

硯或緩之失器莫大於鍾於是言鍾之病鄭鏐曰
陂謂偏陂則其聲散而不收又曰十二辰零鍾其
形不甚圓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
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鄭鏐曰用十二律以為之數度則長短多寡由此
而生用十二聲以為之齊量則大小輕重由此而
準或厚或薄或高或下由數度之不審也是病
而求之得其聲矣或侈或弇或達或回由齊量之
或差也是病而求之得其制矣如是而為樂器

周官集傳卷七

九

和焉

鄭鏐曰先儒謂磬為四方之音又以磬音為象萬
物之成蓋以秋之音為至清也惟清故難調夔特
以擊石拊石百獸乃率舞詩人特曰依我磬聲此
所以設磬師以教其擊之法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殺樂燕樂之鍾磬

凡祭祀奏緦樂

杜子春云緦讀為怠慢之慢緦者雜聲比朝祭為
慢緦非正聲祭祀亦奏緦樂將以安神示之歡心
也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
芣葦鼗鼓緦樂

鄭鏐曰鍾之名有鑄有鑪而又有編鍾編鍾十有
六為一虞小胥正其位磬師教其擊者也鑪則十
二辰之鍾書所謂笙鏞以間典同則辨其聲者也
鍾師掌鳴鍾以奏樂故曰掌金奏叩之大小鳴之
大小鑄鑄皆皆為樂之盛故奏九夏必擊之 歐
陽氏曰左傳襄四年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

周官集傳卷七

十

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
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九
夏之樂其所謂金奏之樂乎後世承訛襲舛而以
諸夏為詩篇何也

笙師掌教歛竽笙塤箛簫箎篳篥管春牘應雅以教祓
樂

聶氏曰諸管參差亦如鳥翼聶氏圖曰笛者滌也
所以滌蕩邪穢也 徐氏音辨曰箎地曰春樂記
曰迅疾以雅疏云雅樂名舞者迅疾奏此雅器以
節之也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歐陽氏曰或不用備樂只用鍾與笙也

鍾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歐陽謙之曰凡軍之夜三鼙蓋鼓人軍旅夜鼓鼙是也皆鼓之蓋鍾師以鼓警發鼓人鼓之也守鼙者蓋掌鼓所謂夜三鼙以號戒是也亦如之亦如軍旅三鼙皆先鍾師鼓之而後有鼓鼙者也

周官集傳卷七

十一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鄭鏞曰或謂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韎東方之樂名設官以掌之何也愚以象胥之官推之象胥譯四夷之語者也其文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韎北方曰譯以是知周家之德能致四夷明矣至於樂則止有韎師轄以三方之樂不作於祭祀之時而東夷之樂為近正故奏之也何則東夷孔子之所欲居且為箕子之國則其樂有中國之氣可知不可獨設官以教之歟祭祀舞韎樂明其得遠夷之歡心以

祀其先王大饗亦舞之示諸侯以遠夷向化歌舞聖德如此則為諸侯者可不奉王命乎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鄭鏞曰樂師所教凡六而旄舞居其一考之於經或用之社稷或用之山川早暵獨旄舞無所考嘗觀掌四夷之樂當從其國之舊不變其俗所向立韎師則所服者赤韋示不變其所服也立旄人則所執者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立韎韎氏則所履者革示不變其所履也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周官集傳卷七

十二

鄭鏞曰祭祀賓客作燕樂之時旄人則用其所習之散樂夷樂而舞之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歐陽氏曰鼓羽籥之舞亦當如鼓金奏之類使之聽鼓聲而為舞之節也
籥章掌土鼓函籥中春晝擊土鼓歛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鄭鏞曰周之先公開國于幽教民稼穡于天時寒暑之事備於七月詩而謂之幽風至於成王王業

大備念其祖務農之勤教民之悉凡四時所行皆以幽風詩從事故用幽籥名官殆猶齊竽趙瑟秦缶皆其國之所尙也以籥而吹幽詩殆尤瑟之曲笛之弄也然所掌者乃用土鼓土鼓伊耆氏之樂也伊耆氏即神農始教民耕者也周人以先世開國以農不敢忘王事之始由是設籥章之官專掌土鼓而用幽國之籥所吹皆幽國之音不忘本也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朱氏詩傳曰周禮所謂幽雅王氏謂亡之或疑即楚茨以下四篇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也歐陽

周官集傳卷七

十三

氏曰田畯之義當從爾雅爲正或以爲先教田者或以爲田大夫未必經意也 鄭鏞曰祈年吹幽

雅雅者常也

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朱氏詩傳曰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王氏以爲亡之或疑即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未知是否 或問杜氏引郊特牲蜡祭十二月鄭氏謂十二月建亥之月賈氏取月令爲證如何曰周以建子爲正而月數未嘗改也七月之詩月數皆夏時也孟冬祈來年亦猶社日卜來歲皆所重歲

事而爲早計爾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鄭鏞曰祭祀之用以樂神祇燕樂用之以明盛德之所致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鄭鏞曰庸器者紀功之器也經曰民功曰庸樂器則國所自造之器也而庸器者則王者有救民之功然後得此器二器雖在所藏而所以示後古者以救民之功爲主祖先傳之後世以爲榮子孫守

周官集傳卷七

十四

而不墜以爲之寶故特以名官也

及祭祀率其屬而設筭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窆筭虞

爾雅云木謂之虞所以挂鍾磬者也 鄭鏞曰樂

器必用筭虞以縣之此以掌藏樂器爲職故凡祭祀時則率其八十人之屬以設筭虞然但設而不掌其縣所當陳者庸器爾陳于祭祀之時以表先王有功能得此器子孫能守以奉祀也陳於饗食賓射以彰先王之功可服諸侯且以爲國之華也司千掌舞器

歐陽氏曰名官以司干而以擘舞器為職則所謂于戚羽籥之具宜無所不掌矣

祭祀舞者既陳則投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歐陽謙之曰祭祀之時必待舞者皆陳列就位而後以其器授之貴其整肅也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周官集傳卷七

十五

朱氏曰周代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而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

歐陽謙之曰三夢之法皆占夢之書也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鄭鍔曰其經運十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故經運十其別九十也十運者夢之運變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見于夢故三夢占書名之曰運或問大卜云其經運十鄭氏

注改運為輝之說何如曰此經言掌夢之法故鄭說為非鄭鍔曰視祲有十輝之法此日旁之氣十輝者日之輝光也十運者夢之運變也安有改運字以為輝邪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教政

鄭鍔曰使掌北門之管而或誘秦以伐鄭約晉伐狄而或有二心於狄則人不可以輕與謀者始解議以立事吉凶悔吝由動乃生作內作外吉凶不

周官集傳卷七

十六

一則謀事之始宜致其審果者進退未決而求其決也當斷不斷或有受其亂之悔宜進不進或失投機之會則行事之不果爾至者會言近止而人或過期欲有不往而道或不通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既高作龜大祭祀則既高命龜凡小事泄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鄭鍔曰泄卜尊者之職也事既小則大卜尊矣其泄之宜哉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

鄭鏐曰以理推之方兆者言占四方之事也漢武發易書知神焉當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獸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非占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義之事也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射覆之法東方朔射守宮跋緣壁之語非有射覆之事乎卜師既龜而得之兆象乃問出其書如書所謂啓籥見書也

周官集傳卷七

十七

愚按四兆之義不可強爲之說姑說所聞以俟知者

凡卜事取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鄭鏐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既於涖卜之人乃揚熾其火而發作其龜兆而致其墨致龜食墨則有吉凶可占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羅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

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覺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春時風氣燥達之時也

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徐氏音辨曰莊子燭火不息亦作燠燠所以持然火也

凡卜以明火蒸燠遂獻其煖契以投卜師遂役之

徐氏音辨曰蒸燒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既吉凶

周官集傳卷七

十八

鄭氏曰卜筮皆當占特言掌占龜說者引左傳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之言謂掌占夢者專以龜爲斷也愚謂卜筮各立一官占人專掌占龜筮人專掌占筮各不相干晉獻卜驪姬卜人知其不可從長之言有爲而發豈曰專以龜爲斷乎以八筮占八頌事有先以筮而筮者則又占之於龜兆之頌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事有先用龜以卜者則又卜之於筮之辭也筮有九此言八筮亦云八故蓋所筮之八事曰征象與謀果至兩瘳也謂之八命亦云八筮亦云八故亦因人事之故乃有八筮乃占

於頌頌有千二百而以八頌爲占者蓋所筮之事有偶與八頌相符者則從而占之於千二百中之八也至於用龜以下既成八卦又參之筮以占之其所占者此八故爾然則占人既用卜又參用筮也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鄭錡曰墨龜所食之墨也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

周官集傳卷七

十九

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劉氏曰予謂九筮之名而以辨吉凶則不可以巫爲筮矣此乃前世通於占者九人其遺法存於書可傳者也古者卜筮之官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者多易疑爲陽所謂巫陽也其他則未聞雖未聞不害其爲有也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或問筮人先筮而後卜鄭氏云於筮之凶則止不

卜集傳不載何耶曰賈氏云曲禮曰卜筮不相襲

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違於人觀此則筮不吉而又卜不嫌其爲先筮後卜賈附會鄭說謂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故與此不同非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鄭錡曰所占者人君之夢也人君精神與天地陰

陽相爲流通夢之吉凶天下之吉凶禍福繫焉故

設官以三夢之書占其六夢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天地之會有升降往來陰陽之氣有盈虛消息歲

周官集傳卷七

二十一

之所建時之所運固有常數所以觀之辨之又以日月之運星辰之次以占夢之吉凶焉蓋日月星辰其垂象可見者也按堪輿黃帝問天老所謂大會八小會亦有八則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占夢者又必以日月星辰推之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

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

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

鄭錡曰如文王之夢九齡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

夢周公則平時之故夢焉蓋夢之正也夢飲酒者

而田獵夢有喜者旦而哭泣幽明之相反顛倒錯亂孰爲吉孰爲凶也是故考諸天地陰陽以決之也不然何必有占夢之官耶

既寢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日禳二日象三日鑄四日監五日闡六日替七日彌八日敘九日隋十日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掌主也既寢主以法爲之安其居處也降下也降如天降割於我家之降人見妖祥則不安敘述降災之故爲祈禳之語以去之民心均欲除惡樹善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以正歲而行安宅之事所

周官集傳卷七

三十一

以順民心也弊斷也正歲之行歲終斷之計其吉凶多寡以驗其禳除之有效否以行賞罰亦所以餼廩稱事歟

元 毛應龍 撰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元祈福祥求永貞一曰
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
筴祝

六祝祝讀爲咒按韻說文祝祭主贊辭祝或作咒
祝願也 鄭鏐曰永長也貞正也降年有永有不
承人有得正而斃焉者有不得正而斃焉者故求
其永貞欲願受其正命也說有謂人君所以自求
多福自貽哲命固自有道而必命大祝之官祈之

周官集傳卷八

一 豫章叢書

求之何哉故愚以爲六祝之求非人君一己之私
也其意則要天下均受多福均保正祿爾後世之
君私已而不及天下故設秘祝之官自爲求福漢
文帝知祠官祝釐專爲朕躬而不爲民故詔罷之
以文帝觀之先王豈爲己計哉 鄭司農曰順祝
順豐年也郊特牲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歐陽
氏曰順祝不必專爲順豐年凡雨暘順序而爲報
本之禮皆順祝也年祝如祈穀於上帝於社稷而
有豐年噫嘻諸詩固有祝辭矣寧風旱逆時雨之
時其在乎吉祝吉祭之祝辭也所謂以吉禮事

邦國之鬼神元者其是乎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
得祥瑞必歸功於神漢世尤然是則告祥瑞之事
必有祝辭筴祝其卜筮之時所以命著龜之辭乎
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
五曰攻六曰說

六祈以祈其同於人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詰
四曰會五日禱六曰誅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
三曰元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

六辭皆大祝施於神者所謂上下親疎遠近乃以

周官集傳卷八

二

神言之 歐陽謙之曰天地即上下也山川有遠
近也祖宗之靈非所以爲親近乎九皇六十四氏
之祝非所以爲疎遠乎 鄭鏐曰祠者因祭祀而
爲之詞也四時之祭春日祠謂以言辭爲主也
日按說文春祭品物少多文詞也 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
命蓋有指使之言如曰假爾秦筮有常乃所以命
之也 杜氏曰詰當爲告書亦或爲告書武城曰
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鄭鏐曰會者會盟
金縢日乃告太皇王季文王 鄭鏐曰會者會盟
告神之辭也山川鬼神臨之苟渝此盟神明殛之
之類也禱者有所祈禱告神之辭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九祭皆祭食之法

辨九揀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揀六曰凶揀七曰奇揀八曰褒揀九曰肅揀以享有祭祀

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擅是也陸氏釋文曰即今之

揖鄭鏞曰或祭祀之時或享獻之時或勸侑之時所拜各異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元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周官集傳卷八

三

劉氏曰大禋祀者祭天圜丘也肆享者宗廟大禘

祭元祭地方澤也三者禮最大故特言又肆享為

禘可知矣

隋讞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

鄭鏞曰尸始入室拜安尸尸則以韭菹擗於醢以

祭於豆問謂之隋守桃所謂藏其隋謂此隋也

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鄭鄂曰及祭已畢則令當徹祭品之人徹而去之

九嬪內外宗之屬皆掌徹事大祝令之也

大喪始崩以肆也泚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

付練祥寧國事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

宜於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

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於社過大山

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

督逆祀命者願祭號於邦國都鄙

分封土地先告后土示不敢專也有牲有幣禮動

不虛故也鄭氏曰祭號六號鄭鏞曰諸侯之

國雖各有命然六號亦有不得而用者願其所得

而用之號以與之則大夫不敢僭諸侯諸侯不得

僭天子禮矣六號之中有天地之號諸侯不得祭

周官集傳卷八

四

天地則不用天子之號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

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羣疾

歐陽謙之曰順與逆對順豐年意者已得豐年而

行之如秋報之禮之類是也逆時雨者蓋閔雨而

行之如禱雨之祭是也風旱為虐則禱而使之寧

靜裁兵為害則禱而使之止息林氏曰禱所

之為苦則禱而使之遠矣

大祭祀逆齋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隨贊徹贊奠

隋是尸之祭也主人受尸酢亦有隋祭小祝贊尸

以授之案特姓少字尸始入室拜安尸尸徹與奠則小祝贊大祝也微既祭命徹大祝之令也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澗設熬置銘及墓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大祝非一事諸有事皆小祝爲之佐 大祝以肆鬯澗小祝贊之也

大師掌禦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歐陽謙之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蓋郊者國家所以祝五帝四望四類之

周官集傳卷八

五

神之所也保郊云者若保於郊祈保護之力於神也祀於社祀於社稷之神而求保護之力也若云保守於郊豈宗祀之職分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送御

敢聚也殯時聚木蓋櫬而塗之卽所謂以椁敢塗其椁也及將葬時當辟除乃令開啟之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殯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學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

歐陽謙之曰乃代者在宮之時喪祝爲御出宮之後必有車僕代喪祝御柩車以行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徐氏音辨曰郊特牲所謂喪國之社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禴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廟乃斂禽禴牲禴馬皆掌其祝號

歐陽謙之曰禍馬禴亦繁盛之義不必改讀亦可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

周官集傳卷八

六

鄭鏞曰盟則盟其未來詛則詛其已往說者謂先王之於臣民臨之以正御之以信宜其詐僞不作何用盟詛爲哉愚以爲天下不能皆君子一一以君子待之則小人攘臂於其間矣先王不敢盡信也以爲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爲盟詛之法以待之是亦待衰世之意爾苟卿乃曰盟詛不及三王是不考周禮也故書言苗民之時泯泯焚焚以覆詛盟則又自三王已前有是事胡可謂不及三王耶

應龍曰橫渠張子云周禮是的當之書其間如盟

詛之類必有末世增入者要知詛盟見於有苗之詩載於書尙矣在詩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盟詛乃詩書之所有於周官何疑焉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所用載於盟詛之書其辭之所叙述既謂王國之信用而質成侯國之劑又謂之劑信則皆信由中出豈徒辭說云乎哉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鍔曰巫既多故立司巫以統治之又曰建已之月雩祀上帝者禮之正大旱而雩出於非常故帥羣巫而舞之

周官集傳卷八

七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

鄭鍔曰大裁之時將以禳之故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匪主及道布及藉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鄭鍔曰不止地元宗廟之中亦有瘞絹之類祭而瘞埋祭之終也司巫守之俟禮畢乃去見敬神之至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早暎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鄭鍔曰歲時祓除以祓其不祥釁浴則用香薰草葯之類沐浴如今五月浴蘭之類每歲以時祓除釁浴其官中之事乎應龍曰求雨以女巫以陰兆陰也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周官集傳卷八

八

鄭鍔曰典灋則大宰之所建而太史亦建之豈其職與大宰比也大宰用是以治邦國都鄙官府小宰用是以逆其治司會亦用是以逆其治大史又建之以逆治何耶愚以爲小宰貳大宰之治司會攷用財之數其書則建于太史也書者不刊之典苟無其書雖大宰大尊亦無所稽攷亦謂之建豈不宜哉惟其書之所在故邦國都鄙官府有疑於所行之法者必求質證於此彼求辨乎法吾以書而證之猶有不信者是違法也詎可不待之以刑哉 歐陽謙之曰大宰治官之長小宰治官之貳司會主計太史掌書皆以六典八灋八則逆治焉

周家之法本以參互而攷之也若夫法者上之所制而下之所用也用法不一其人甲欲用此條乙欲用彼條必須辨於官而後決太史必考其當否焉不信者必加之刑則後者必以公心用法而舞文弄法者無有矣信字當訓爲實若曰用法而不當其實謂攷於法書而不信也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鄭鍔曰或問邦國都鄙與民上下相臨猶待約劑以爲信何也曰盟誓要辭藏於府庫啟其書而考

周官集傳卷八

九

按讀其然否不信者不依約劑則與之刑罪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徐氏音辨曰從步至戌謂之歲禾熟可以千計謂

之年 鄭鍔曰或謂侯國欲其奉正朔則頒歷子

之使不敢違宜曰頒正朔乃言頒告朔何也應龍

謂諸侯受朔每月必告廟而後行故有告朔之祭

惡其不告也故頒正朔而謂之告朔爾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

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

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泣勸防遺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誄凡射事節中舍筭執其禮事

大宰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曰

宿眠滌濯 歐陽謙之曰當祭之時於職事有抵

冒所當辨明而不容已者太史掌禮故即禮書而

攷焉其人之行事有抵牾于書即所謂不信也則

誅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

周官集傳卷八

十

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益大喪大

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

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諱鄭司農曰大祭祀也

馮相氏

或問馮相氏即堯典羲和之職何如羲和堯大臣

也周官馮相氏只以中士爲之職之尊卑固不同

然觀帝堯之世四時平秩分命申命止羲和四子

爾周家正歲年頒正朔則有太史焉以下大夫二

人爲之又有馮相氏又有保章氏殆不一職王者

設官尤詳備於帝者矣

寧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鄭鏐曰在天有一定之位在人有所行之叙欲辨人事上合乎天位非明於天象者不知也大歲在寅日攝提格在卯日單闕在辰日執徐在巳日大荒落在午日敦牂在未日協洽在申日涇灘在酉日作噩在戌日閼茂在亥日大淵獻在子日困敦在丑日赤奮若是為十二歲之位正月為陬二月

周官集傳卷八

二

為如三月為寤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亢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是謂十二月之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謂十二辰之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謂十日之位自角亢氏房以至於翼軫是謂二十八星之位在天之定位各推其所在欲人之行事不違也乃辨其先後之序以會之春則平秩東作欲合乎日中星鳥之時夏則平秩南訛欲合乎日永星火之時秋則平秩西成欲合乎宵中星虛之時冬則平在朔易欲合乎日短星昴

之時以至民之析因夷隩國之寅賓寅饒凡事之叙皆求合乎天是之謂會堯典之平秩所謂平秩者正此所謂辨其叙事也四時之序必當致日致月致日必於冬夏至之時致月必於春秋分之日皆立土圭以待其景之自至也或問日月五星所以違天而右行者如何曰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違天而右轉日一行天一度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為天所牽轉至於日沒

周官集傳卷八

三

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于地外而日隨之出沒王渾天說曰天之形象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朱氏楚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如彈丸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鄭鏐曰凡此五物豈欲測以為奇中之術哉蓋辨於方南詔王以救災應變之道凡救災者必貴乎

有政應驗者不可以無事以政而救災者人君之職欲其應變之事有先後之序必詢訪乃知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鄭鏐曰或謂內史掌書之職亦考其詔王之事凡類乎大宰而等級遞絕乃亦不同何耶應龍以爲大宰者權之所在內史者書之所在也大宰建其典以詔王用其權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案其書也用其權故可以馭羣臣按其書故可以詔王治詔王之語雖同乎大宰以權與書論之不侔矣爵祿

周官集傳卷八

三

廢置殺生予奪王者馭天下之大柄操之掌握而不可制持以授人者柄則在內史內史之尊亦可知矣此所以用中大夫爲之也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鄭鏐曰國有一定之法又有一時之令掌其法書其令各有守不可亂也內史皆執其貳而已漢書曰前王所是著爲法後王所是疏爲令又曰以攷政事以逆會計以大宰司會更相參稽也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

賚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或問制祿之說以周官考之人數極多安得許多閑祿給之先儒嘗疑之矣朱子門人嘗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朱子謂畢竟周禮底是個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先儒之說往往只疑周官數多不算來豈有許多田祿分得愚謂此只是鄉遂中官數多爾殊不知此皆是寓祿非有如許多之官此如總二鄉之地其田視公之祿總五家之

周官集傳卷八

十四

地其田視下士之祿又有各官目之下重寫者所以自唐以來疑設官之多方周時官必不備寧得有此若如後人所議即六卿已有三官臨之既立三公管卿則豈司徒所能統攝若謂退閒之官則文武之時寧有退閒之公卿大夫此但除却鄉遂之官特是寓祿便可無疑故嘗謂周禮晚出於煨燼之餘去古既遠世儒多有疑於周公之制蓋未之考爾如分田制祿孟子已說得分明南軒張氏謂孟子答北宮錡之問蓋出于師友之所傳故家遺俗之所聞者雖曰甚畧而大綱可得而推之如

下士之祿用五家之田所收蓋五家田五百畝精
五家之力以耕而收其租當五十畝之所入可以
祭矣此所謂圭田五十畝也足以代其耕者如此
下士庶人在官者同祿庶人在官府史胥徒是也
蘇子由古史疑周官府史胥徒太多朱子謂這個
當時却多是兼 鄭鏐曰既贊爲之以方出之則
王合義矣可書之以爲後世法又藏其貳則他日
有所考既言內史讀之又言內史掌書王命言之
重詞之複則其事可知也春秋之世城濮之役晉
侯有功襄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之爲侯伯則周

周官集傳卷八

五

外史掌書外令

鄭鏐曰有內令有外令王后之令行于宮中曰內
令則女史書之王之令行於四方曰外令則外史
書之

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鏐曰四方之志則齊語魯語晉志鄭志之類孔

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
也

掌達書名於四方

鄭鏐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
使天下誦讀之際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語今言
之異則書之名不可不達也名者字也所以正名
百物達之於四方使所謂皆同也小行人九歲論
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
往論之書名既正道德乃一風俗乃同

周官集傳卷八

二六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王國遣使臣以文書頒行於四方則外史掌書其
令以授之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
受灋令焉掌贊書

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歐陽謙之曰凡治者受
法令焉掌贊書共一經也蓋治邦國都鄙萬民之
事者受法令於冢宰時御史以治書史之官贊冢
宰而授法令因書以予之所以授法令者在冢宰
所以贊冢宰而書予之者在御史

凡數從政者

鄭鏐曰上自公卿下至元士無非從政之人既總其凡又總其數數則以小數計凡則以總計之知其凡數則官之冗省皆可得而見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鄭鏐曰凡國家所造皆公也車不同則用不同所用之旗亦不同所行先後之序亦不同掌其政以治其出入則凡公車之數與夫新故成毀無不周知之矣

周官集傳卷八

七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

鄭鏐曰金之爲物剛而克制以象義象路未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鄭鏐曰象者剛潔而有文理不可以非理屈者也革路龍勒係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鶴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徐氏音辨曰大麾黑色緌也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綬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尙黑敝尙白周尙赤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髮羽蓋

鄭司農曰錫馬面錫總者以繪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 徐氏音辨曰總之色有朱有繪有鶩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囊疏飾小服皆疏素車芬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禭草飾駟車藿蔽然禭髮飾漆車藩蔽豸禭雀飾

徐氏音辨曰詩云象弭魚服 歐陽謙之曰疏飾蓋不加練治者 徐氏音辨曰唐十道四藩志曰

周官集傳卷八

六

果然之獸行有先後食有長幼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自役車以上皆在等者當以等而叙之自是之外有精作爲功則曰良車僉作爲沽則曰散車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固無一定之常也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於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嚆啟闕陳車小喪共匿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雜人

歐陽謙之曰案雜人職大祭祀夜呼旦以詔百官
雜人呼旦之時巾車鳴鈴以應之示其車已夙駕
也巾車已駕則人主固不敢緩於登車之節而入
執事者寧敢有不及於質明之時者乎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
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
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歐陽謙之曰五戎之車當屬於夏官而屬於春官
何也五者皆備其副以待用而軍政則不與焉故
車僕所以掌是車而為巾車之屬而已

周官集傳卷八

九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
車之萃凡師共草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厥
草車大射共三乏

鄭鏐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
也聶氏圖曰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
革鞣漆之今案大射禮謂之乏射人職謂之容鄭
兩註謂唱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蓋以容蔽其身故
得禦矢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
龍為旗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

蛇為旐全羽為旒析羽為旌

歐陽謙之曰九旗之物各有屬若日月之常則屬
於王交龍之旗則屬於諸侯是矣上王氏之說近
之

鄭鏐曰析羽者木路之所載王以思有所旌別也
凡此皆諸儒取制字之義以言之立名不一故取
義不同文字之制尤至理之所寓故因義以明理
使人曉然得於目睫之間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
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

周官集傳卷八

辛

道車載旒旂車載旌

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
頒之 歐陽謙之曰大閱之際自諸侯孤卿已下
皆在焉有蒞兵者有不蒞兵而但任事者孤卿建
旌大夫建物不蒞兵者也師都建旗州里建旂縣
鄙建旒蒞兵者也師都所謂鄉遂之大夫是也蓋
蒞兵之主者也州里通言鄉遂之屬也如鄉之州
長遂之縣正已下皆是也縣當是縣師之官所以
掌閱田之民其職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
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鄙當是都鄙之吏如都司

馬掌其都之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是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歐陽謙之曰百官各象其事百官蓋在軍中任事者也其事所掌各不同司常頒旗舍人掌舍司兵建兵虞人之屬其事不苟不象其事而畫之於旗人之求者將何自而知其官司之所在哉古者州里皆必有名左氏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州有名也紂囚文王於羗里則里有名也則州里之官各象其名宜也古者卿大夫之家亦各有

周官集傳卷八

三

號魯有束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其所謂號也則家邑之官各象其號宜也其所建之旗各象其所掌之事所居州里之名所在家邑之號而畫之旗焉是其所以識別也豈不曉然易知乎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厥車之旌及莖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旬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歐陽謙之曰會同賓客各建其旗與祭祀同而置旌門則會同賓客之所獨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

與其服若有冠戒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祀既祭反命于國

鄭鍔曰禮有毫釐之辨彼都之人有不得用多矣又况奉祭之服乎命宗人以正之所謂正者與其所正之禮服爲有祖廟之嫌爾 歐陽謙之曰都鄙之間有祭祀之事故羣臣有壇壝亦如國中 也蓋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保羣神之壝祀羣神於壇壝以求其保祐之力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祀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官室車旗之

周官集傳卷八

五

禁令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彪以禘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鄭鍔曰都宗人不言官室車旗之禁令獨此言之者太宰有八則以馭都鄙有家之大夫宮室車旗從其命數非八則之所馭不可以不正也不正則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矣

周官集傳卷八終

周官集傳卷九

元 毛應龍 撰

秋官司寇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

魯論所舉德禮政刑治之序也六典之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其序然爾然各官之事各有其義此官司刑而所司以寇為事蓋事莫急於寇賊之為害舜時皋陶作士士刑官也而舜命皋陶先戒蠻夷猾夏寇賊姦刑則刑以懲

周官集傳卷九

一 豫章叢書

寇為急尚矣秋官謂之司寇其義如此

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體王刑邦國

鄭鑄曰司寇宜曰掌邦刑而言掌邦禁何耶愚以為禁者禁於未為之先刑者施於已犯之後先王之於刑不得已而後用設以大法正以禁於未刑之先使民知避而不敢犯則刑將至於措而不用也禁之而不止至於犯焉不得已然後以刑應之故先言禁而後言刑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也以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

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周官集傳卷九

二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大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園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周官集傳卷九

三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鄭鏐曰名官不及於司水之意何也水雖生于坎中之陽而為陽中之陰火雖生于離中之陰而為陰中之陽王者嚮明而治光於四方照臨下土皆以陽為主故尊明火以為先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周官集傳卷九

四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翼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月令季夏之月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則除草謂之薙也

蒼筤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昭禹曰蒼言摘也應龍曰此亦除惡之類故職在此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蠃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衡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者王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官掌共齒杖故以伊耆名官杖則老者持之以為安亦息老物之類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

周官集傳卷九

五

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鑄曰禮有二環人夏官之環人掌致師此官掌環遶賓客而為之衛事雖不同皆有以取於循環之義故皆名曰環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鑄曰訝士之職有賓則與行人送迎之又立掌

訝何也訝士雖有送迎之事然正掌四方之獄訟

故列于羣士之後此則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而送賓于疆又不止於訝其獄訟之事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鑄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

之分嚴則隔而不通矣故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

然而朝廷之君臣相與以道則其合于堂陛之間

外而邦國地遠勢隔何以交之故是故設官以掌

交通之事道達其間隔之情使無疑阻則天子諸

周官集傳卷九

六

侯情相得矣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鄭鑄曰掌交之屬有掌察所以察諸侯之不率者

掌貨賄所以交通諸侯之弊帛也關於秦火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

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

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鄭鑄曰此之三典曰輕曰重曰輕重之中其制則

出於剛克柔克正直之德者也 徐氏音辨曰詰

問難也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

國用重典

鄭鑄曰輕典不特罪疑從輕也凡輕皆輕憫其為

未化之民也

周官集傳卷九

七

以五刑糾萬民

鄭鑄曰墨劓剕官大辟刑之名也五刑之名故不

可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

稱之蓋有野民犯焉有軍中犯焉有在官者犯焉

有在國者犯焉故也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野刑施於野民者也國外曰野若鄉大夫云野自

六尺之類功農功也力如服田力穡之力謂力之

勤於農者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軍刑施於軍旅者也鄉師曰不用命者有誅守不
失部伍守所以致命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鄉刑施於六鄉者也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

一曰六德鄉之入刑不孝不弟不睦不嫺皆有刑

獨言孝以孝為首也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歐陽謙之曰國刑疑施於王官中宿衛侍從之人

故上愿糾暴霍光宿衛三十年小心謹密上愿糾

暴可見於此

周官集傳卷九

八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

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

改而出圜土者殺

民之游惰不能自強于前為善謂之罷民記玉藻

云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先王所以治罷民者欲其遷善而已司救職云其

有過失三讓而三罰三罰而歸圜土此經聚而教

之所以勞苦之使知自強也真而繫之所以汙辱

之使知自好也其能改過者則使返於鄉里猶不

得以齒于平民者三年其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

于園土則不畏甚矣斯不足教者也蓋御惡人之道不一而足虞書五流五宅先之以三就者就輕就重與就輕重之中繼之三居者居遠居近居遠近之中周官司寇之刑與虞書法異而意同皆以使之遷善遠罪其不能改而不帥教者則戾虞書所謂怙終以賊害人者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訟者言于公也兩造謂彼已有辨而皆至於公者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書所謂兩造具備是也

周官集傳卷九

九

使皆入束矢以自明其直入矢而辭屈則又因而沒入于官以罰之獄者曲訟而不已則至於獄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書所謂五辭簡孚是也必入金以自明其堅不可變入而不堅又從而沒於官以罰之司寇以掌刑爲職而先王以期於無刑爲心兩造兩劑入束矢入鈞金是乃所以禁之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

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歐陽謙之曰士聽其辭當是朝士職曰右肺石達窮民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鄭鍔曰刑者一成而不可變非治教政禮之比數改易則無所執守每正月必更新之何耶蓋先王

周官集傳卷九

十

制刑視時而變通故有世輕重之文未常守一而不通此所以因歲首而示改造之意然民不可使覲刑乃垂之象魏而使觀之何耶蓋民雖不可使日見上之用刑而不可不使之知刑書刑書不知則不知所避而易犯矣上之人隱其所以防民之具使民不知而犯焉從而刑之是罔民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哉

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

訟以邦成弊之

約契要也前漢禮志治本約師古讀約曰要是要約之為義一爾按司盟職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具盟約之載辭蓋司盟雖掌其書然非刑官親臨之則人無所畏是以既親蒞其盟書登於天府以保藏之而大史內史司會又藏其副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其不信者則有刑如司約所云六官辟藏以明其罪是也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

周官集傳卷九

二

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禮 應龍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皆是也百族王之親也按鄭氏所引郊特牲戒百姓者本注云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此經百族與郊特牲注百姓義同誓百官者即如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是也但此云泄誓百官當知司寇非得以臨太宰蓋誓戒掌於太宰而不親誓使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太宰為之惟百族王之親慮其從王奉祀或驕而不肅故刑官戒之以示警焉 鄭鏐曰納亨者納牲將殺之時是時太宰贊王牲事司

寇則前王以刑禁先焉則人知而自入禮也又曰刑官以清而察獄訟之辭以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明其義焉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鏐曰凡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也

大軍旅泄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鏐曰大軍旅泄戮於社邦有大事使其屬蹕皆以掌刑足以肅清臣下故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

周官集傳卷九

三

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其位王南卿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辨謀

鄭鏐曰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是也又曰人君以不世出之資非不足以斷邦事之大也然聖人以謂知者于慮必有一失愚者于慮必有一得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者大雅之訓汝有大疑謀及庶人者洪範之言未有自恃其知而無失者故國有大事則致萬民於外朝而詢以是非蓋欲順民而不違也然事之大

者當決於朝廷非萬民可得而與惟國危國遷立君當詢於萬民萬民不欲則不可強求之從故所詢者惟此三事耳又曰羣臣者卿大夫士也在東而西面羣吏者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三公而下府胥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於朝者及詢之則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爲貴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以囚所犯罪附於五典聽獄訟當知罪所麗也既

周官集傳卷九

三

得其罪附於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訊之恐有枉濫非心服而從也故用情實問之至於旬乃弊之者十日而後斷之與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弊要囚同義緩刑之意欲其欽慎也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王制本疏云形體是人成就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 王氏曰弊其罪則讀其伏罪之書乃用法也 鄭鏐曰獄訟不一而吾所聽之者不可出乎五刑之外聽其辭而知其罪可附於五等之刑矣又慮乎筭楚之下

何求不獲吏或鉤距以罔之而遂有強從者必我以情度情既已得實又至於旬乃斷之則先讀其鞠問之書使囚聞之知所犯之實然後用法也蓋至於旬則我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無失入之悔無濫死之冤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不躬者貴貴也不即市親親也甸師云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必於甸師就隱處刑之不即市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鄭鏐曰不使之躬坐所以責廉恥也不使之即市所以重國體也襄十年王

周官集傳卷九

四

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蓋親而坐獄則有投鼠忌器之嫌被戮辱者有大迫之醜非所以爲親親之道周勃下獄出曰吾乃今知獄吏之貴蓋貴而坐獄見侮於刻木之徒非所以爲貴貴之道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

鄭鏐曰辭聽則察其言辭以聽之也

二曰色聽

鄭鏐曰色聽則聽言而察其顏色也

三曰氣聽

氣從內發心知其虛吐氣則喘 鄭鏐曰氣聽則聽其言而察其氣也

四曰耳聽五日目聽

鄭鏐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審 鄭鏐曰五者皆以辭為主故皆曰聽然先王豈故為是術以察見淵魚哉蓋不如是則情不可得而刑必濫矣或者謂察諸外者不足以知其心殊不知聲色耳目正心之所由發也古人於舉趾高者知其不固目動言肆者知其辭之必遁視下言徐者知其有禍觀威儀省禍福無不以此而况求民情寧有不可見也

周官集傳卷九

五

以八辟麗邦濫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故謂王之故舊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賓鄭氏曰三恪二代之後應龍曰恪敬也案古客皆讀如恪三恪即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左傳注三恪在二王後之上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鄭鏐曰王者專生殺之權豈其所優異之人而不能釋之哉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所得而私與衆議之以

示至公可也茲所以有八辟之議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者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三刺者謂羣臣羣吏萬民三者皆曰可殺而後殺之也 鄭鏐曰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刺殺也如春秋書刺公子偃之刺則殺也此言三刺則義當訓取蓋刺有採取之義也又曰庶民之罪已得其中雖罪名已著尙未忍殺之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為可殺然後斷其中殺之所謂國人殺之也 說文曰訊問也鄭鏐曰人之深情厚貌不可臆度有

周官集傳卷九

六

願望畏懼不敢吐其實者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訊之不訊其言無以採其意故三刺之法則三訊之意所以刺取其意耳又曰此之所刺者庶民獄訟之中也雖訊官吏實以民為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情而致於上故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鄭鏐曰冢宰本制國用也內史掌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掌財用之貳以逆吏治故皆受民之貳乃使司寇登之何耶愚謂用刑有煩省則斯民有

登耗民數有登耗則賦有多寡必使刑官登之者
蓋民數之多則知省刑以育民之所致也刑不可
以妄用也財賦出於民之多寡則財賦亦從之
豐耗國用當從而隆殺焉此所以受其貳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饒水納亨亦如之

鄭鏐曰大司寇奉犬牲於大祭祀之時故小司寇
於小祭祀奉之職有尊卑也 應龍曰饒之實水
卑者之事也而使司寇主之蓋齋戒沐浴而後可
以祀上帝尚潔也此饒也此水也臨之以刑官則
無不肅而無不潔矣

周官集傳卷九

七

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蒞戮凡
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歐陽謙之曰大司寇小司寇同官也邦國有大事
俱號令其屬官以爲之蹕爾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
退之

民生自天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乎民孟冬物
生之時祀之以報其生養之功必主以司寇者先
王以民之登耗固有神主之而民之多寡皆本乎
刑之繁省亦可寇之所當知也故司寇以祀則獻

民數于王見其慎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者民則
生成之數如此王拜而受之則亦重民數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 訟登中於天府

歲終上其所斷獄之數計其所斷幾何既知其繁
省又知其民之爲善爲惡者之多寡也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濫者國有
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
乃致事

鄭鏐曰遠之所取法者在乎近外之所宜取正者
在乎內六十屬爲衆矣所視以效法在吾之羣士

周官集傳卷九

六

使近而羣士能守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
恤於刑乎故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又曰既令
羣士宣布於四方極四方之遠皆去憲刑以示之
蓋內不率者不足以示外近已孚然後遠者信此
其先後之序

周官集傳卷九終

元 毛應龍 撰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閭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鄭鏞曰士師為羣士之師法故名官曰士師柳下惠為士師蓋非明智君子明以用刑不足以為羣士之所師也又曰刑罰施於已為之後先王之不得已也其意實欲無犯焉故用五禁之法禁之於未為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官禁則關人所謂

周官集傳卷十

豫章叢書

不入宮者是也官禁則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國禁則入國而問禁者是也野禁則今之田律野中之禁也軍禁則謹譁夜行軍中之禁也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乎貴者書而縣于門閭所以示乎賤者貴賤無不知禁刑將措而無用矣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應龍曰案小宰職掌凡宮之糾禁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憲若布憲邦之刑是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此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鏞曰凡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耳使士師掌之何耶愚以為司徒屬官專治其事而刑官之歷以刑助之教以誘之於其先刑以鞭之於其後則民知所畏之六鄉之政成矣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辨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周官集傳卷十

二

鄭鏞曰陰為諸侯刺探國事則反以告之甘口喋喋是為邦謀 徐氏音辨曰若魏公子擣魏王令代晉鄙為將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鄭鏞曰司徒荒政有緩刑而無移民通財糾守事獨掌於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鄭鏞曰勝國國為吾所勝也不絕其社稷所以為

戒也祭必有尸未有用刑官爲之者勝國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其祀是以祭之必用士師爲尸焉蓋其勝之也本于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爲尸乃所以示戒也又曰王者以祭祀賓客會同之事而出入則有司警蹕孰敢犯屬車之清塵哉若以燕遊而出入則尤當致嚴使刑官前驅而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饒木凡刳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周官集傳卷十

三

鄭鍔曰饗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鍔曰王師所過而敢有阻遏王師所須而有不從令是謂逆軍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是謂犯師禁安可不戮也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大原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謂是也

歲終則令正冢會正冢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鍔曰令正冢會令刑官之屬耳 應龍曰小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達士師憲正于國及郊野憲其近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鄭鍔曰鄉民之數教者掌之此又掌其數者蓋欲行糾戒而非正治其數也歐陽氏曰糾察其罪過而禁戒之使勿爲惟恐其陷於刑辟也

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

鄭鍔曰獄訟之情以辭而後見聽其獄訟而不察

周官集傳卷十

四

其辭則曲直失當情無由伸惟察辭而知其詳乃從而辨之辯論其獄與訟之情狀其有死罪則別舉其文書使與不死之刑異既定其要辭又俟一旬之久乃職主其事爲之入聽於王朝必待一旬然後入則在已所患者欲審容囚亦得以自反覆也 歐陽氏曰鄉士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所以因地遠近爲期之遲速之差者其哀矜死刑防閑獄事之意深矣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其若是乎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廳

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鄭鍔曰司寇聽所要之辭乃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與衆共之不敢任一己之見也 應龍曰羣士自鄉士至訝士皆是司刑凡有職者皆是也使羣士司刑皆在各出已見引法爲證以其所犯之罪而附於法共議之據其所犯合用何法使罪與相應成者議已定而不變也衆議以定朝廷於其間擇取其中而用之中者所斷得中無不及也士師受其中乃獄訟之已成也

周官集傳卷一

五

大祭祀大裘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

鄭鍔曰掌其禁令使人勿犯王公至郊夾道而蹕以刑肅人也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鄭鍔曰國有大事謂田役之類也鄉民有犯令得而戮之民雖鄉官所治刑戒則在鄉士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

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

歐陽謙之曰就郊而刑殺就其四郊之獄所在而刑殺之也先王之殺人也以殺止殺遂所殺肆之各於其遂所以令當遂之人見之而知所懲也抑亦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乎

周官集傳卷十

六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歐陽氏曰郊有大事戮犯命者恐事當在郊則遂士掌其殺戮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

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鄭鏐曰此王畿之四面耳此士乃謂之方者蓋自
鄉而遂自遂而家邑都鄙各分在王畿之方而方
士以十六人爲之四人主一方故名曰方士也
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
在各麗其墮以議獄訟獄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
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鄭鏐曰地又愈遠故三月乃上於王國其地已分
公卿大夫爲都邑矣故謂王朝爲國別異之也

周官集傳卷十

七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修
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
治則主之

鄭鏐曰方士既不屬鄉遂慮其易以廢壞歲終特
巡省之以行誅賞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
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
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
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
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歐陽氏曰有治則贊有朝享之事將通達於王則
訝士掌爲之贊佐而通達之也

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
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
立族誤者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
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
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
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周官集傳卷十

八

鄭鏐曰司市言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此至于
旬者市者衆之所聚三日可以見矣外朝人所罕
至故十日而後舉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歐陽氏曰二人同以財賈販出息恐一人侵欺不
可攷究故以國家府庫所以出入之法行之其出
入皆有簿書可稽攷其數犯令或一人有所欺罔
訟至於官則官爲之罰犯令者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歐陽氏曰此義諸家之說皆未詳蓋前有凡有責

者有判書以治則聽令後有凡屬責者以意解之
前凡有責者有判書是其責之大者也今屬責者
蓋責之小者無判書但有所屬信于人而予之也
所屬信者即地傳也傳保也地傳爲保任以予之
也以其無文書可據但憑信地傳以予之故須得
地傳以爲之證然後聽其理訟之辭而決之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于
士殺之無罪

歐陽氏曰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盜賊之犯於
一軍一鄉一邑一家者本軍本鄉本邑本家之人

周官集傳卷十

九

殺之者無罪以其人之受害或一時與之格鬪而
殺之也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
貶

鄭鏞曰所遭之變故大矣民有犯刑者或出於不
得已而國之用刑亦不可以用平時而不爲之減
殺故令之慮刑貶焉慮猶計度也計度其刑則寬
宥於常刑之外計度其財則貶損於常用之式凡
此皆恤民而已言邦國都家縣鄙則朝士所令者
徧天下矣

歐陽氏曰慮刑貶只當是減省刑罰未必便及用
財之事也與荒貶之意不同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
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
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
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鏞曰天子爲天牧民則民者天子之所司也設
官而名之曰司民蓋天子司牧養之事司民司其
多寡之數而登之耳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生歲

周官集傳卷十

十

則能食能食則成人戶口之所由始也不辨其國
中都鄙郊野則無以知其地之人數辨之使不相
雜則其地之戶口衆寡皆可見也不異其男女則
無以知其生之種類異之使各從其類則他日嫁
娶之年歲高下皆可也每歲有死者則下之有
生者則登之以知其存沒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辨訟
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鄭鏞曰刑者國之大法民命之所係當與罪相應

有是罪宜附以是刑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鄭鏐曰刺殺也取也死者不可復生故必刺取臣吏民之意有可殺然後殺故名以司刺也以三刺三省三赦三法刺取其實先王非有心于用刑大抵以赦宥爲心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歐陽氏曰一刺再刺三刺之義若曰羣臣以爲可殺一也羣吏以爲可殺二也萬民以爲可殺三也蓋至於臣吏民三者皆以爲可殺然後殺之宜矣

周官集傳卷十

十二

壹宥曰不識再有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鄭鏐曰既以三宥求之其可宥也又求以生之而有三赦之法焉蓋宥也者雖所以寬其罪然尙有罪以加之不若赦之爲恩先王用刑豈真有意哉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學之約次之

鄭鏐曰成王之於魯也命得郊與祀泰山外祭則

郊社內祭則嘗禘與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是也又曰周分魯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政則治民不可以無約也

凡大約劑書于宗彛小約劑書于丹圖

鄭鏐曰大約劑與諸侯爲約欲與宗彛並大小約劑與萬民爲約欲與丹書永傳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周官集傳卷十

十三

大司寇凡邦之盟約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若大亂則諸侯僭竊變亂舊章而去其典籍必率六官而共辟其藏以明其罪大六卿共證之不信者則必誅無赦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

鄭鏐曰世之說者皆謂盟爲衰世之事先王所無有其說出於禮記盟詛不及三王也嘗考之書載苗民之罪以爲民與胥漸泯泯芬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五帝之世已有是事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也謂盟之屢而無信適所以長

亂也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爲王府有珠
榮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茆之文於此又設
司盟之官而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蓋不考之詩
書耳先王以信結民上不欺下而下不詐上猶用
盟以結信蓋盟雖未必用去古稍遠淳厚一散則
世未嘗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善良而無嵬瑣此司
盟所由設歟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
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
亦如之

周官集傳卷十

三

歐陽氏曰盟之禮儀卽束牲載書歃血牛耳桃茆
珠榮玉敦之事也 鄭鏞曰神向明而司盟向幽
以神爲明而南面告幽故北面也又曰禮儀皆北
面詔明神故曰亦如之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
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
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鄭鏞曰有約劑而不信至於獄訟則使之盟詛中
有所愧者不敢聽而獄訟自息矣竊疑周家獄訟
者先使之盟詛盟詛已訖乃使之束矢鈞金措刑

之術本諸乎此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
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
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
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歐陽氏曰金罰疑是入鈞金三日乃聽者亦是也
朝士之職凡民同貨賄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
刑罰之此所以有貨罰也金罰貨罰二者皆自士
官而入於職金故職金受之以入于司兵彙入掌
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金言入于司兵者大總言

周官集傳卷十

四

之與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
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鄭鏞曰屏風以金爲飾與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
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凡
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齠者皆不爲奴

歐陽氏曰辨其物兵器不一也貨賄不同也皆有
數量計其多少之數也賈而揭之計其貴賤之直
也然後入于司兵防其侵欺及更易之也

夫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
幾珥沈辜用駝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令
鄭鑄曰盧令歆驕之類不得不相其善惡以犬遺
人當防其噬嚙相之則不失其善惡之質牽之則
不失其左右之防 歐陽氏曰掌其官之政治若
用牲用駝因所祭以別其所用相犬牽犬之職擇
其人差其廩祿皆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
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

周官集傳卷十

五

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
虧財

冠以飾首也弗使冠飾使之免冠而見首也加明
刑者以版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
鄭氏曰罷民不能自強於善散而無所屬故自恣
而爲害拘之圜土而役之所以收之也勞苦之使
其善心自生所以教之也弗使冠飾以見其無禮
而被辱明書其罪於背所以告人使其知其以是罪
而至此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拑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梏王之同族拑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臨江劉氏曰梏者校也在頭日梏春秋傳日以弓

梏華弱于朝謂之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耳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
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

案王鄭之說適朝士絕旬以朝士掌外朝王與公
卿聽獄訟之所恐王與公卿或又得而審詳焉重
人命之至也

周官集傳卷十

六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
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
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
于甸師氏

歐陽氏曰凡殺人者皆于市罪不至死而加刑不

於市獨盜則刑於市焉惡之之甚欲人懲之切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
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歐陽氏曰軍旅田役之時所有斬殺刑戮之事亦
如刑盜于市踣諸市肆之三日蓋所謂小懲而大
戒也

司隸掌五隸之濫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官與野舍之厲禁

狄或作翟前漢匈奴傳曰夷翟是也此四翟謂蠻閩夷貉四者之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其守王官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官集傳卷一

二七

鄭鍔曰凡封諸侯與其大夫之家彼挈其所有以之官或得用公之牛以助其載任則罪隸爲之牽傍也在前日奉在旁曰傍豈詩人所謂王命傳御遷其私人者歟然罪隸乃中國之人因親屬有罪没入於官與四夷之人不同故不掌鳥獸牛馬之事由是知御人之法固各有差等矣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官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官在野外則守厲禁

鄭鍔曰蠻人知養馬故以役校人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鄭鍔曰閩人知養鳥故以役掌畜四隸皆言守王官之事而閩隸不言者閩蠻之別種以蠻隸見之爾

歐陽氏曰掌子則取隸焉其義未詳或有闕文悞字也或謂掌子謂鳥至於阜蕃而教之掌其子則取閩隸之屬以其人知畜養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官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夷人知養牛馬通鳥言故以役牧人歐陽氏曰蠻夷隸守王官者執其國之兵在野外則守

周官集傳卷十

六

厲禁貉隸同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官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鍔曰或謂南方曰蠻閩則其別種也東方曰夷貉則其別種也獨無西戎之隸何耶蓋周之始開國於西戎西戎服之久矣武王伐紂庸屬羌髳微盧彭濮皆從則不待于征伐而虜獲之也至於蠻閩夷貉之國自克商始通道于九夷八蠻其間有不服者或征伐而取之故以爲隸爾 應龍曰自罪隸至貉隸通爲五隸皆掌于司隸一官以五者

其隸各有百二十人故于百二十人之中各分頭
目以掌之遂有五者之名非如司隸以中士下士
爲之則得謂之王官也

周官集傳卷十

十九

周官集傳卷十終

元 毛應龍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歐陽氏曰布憲憲刑禁以達四海與職方之同貫利達九州同意詰有詳盡威制之意邦國亦有都鄙左氏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孟子曰王之爲都臣知五人焉及邦國之都鄙示之詳矣毛應龍曰布宣布之也憲表縣之也布憲爲司

周官集傳卷十一

十 豫章叢書

寇屬官周官之治布於正月而憲於正歲自大宰而下皆然矣而獨於司寇之屬專設布憲一官者蓋於刑禁尤重耳而此官獨言憲邦之刑禁則此官以詰刑爲主正歲表憲之後以縣書之刑禁而詰治之詰治也不曰治而曰詰蓋治刑者必窮其情而後可治呂刑言度作刑以詰四方是時呂侯命爲司寇作刑必以詰言今觀篇中推作刑本意以訓群后凡丁寧反覆之辭無非所以致其窮詰獄情之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有邦有土視此經所言邦國都鄙四海辭異而旨同大抵聖人

仁民之心欲使之不犯于憲網近者知之又欲使遠者知之大司寇布之舉其綱也小司寇宣之行於朝也四方萬里或未之知布憲執旌節適四方而宣布之又表縣之而後詰之茲所以家至戶曉雖萬里之外無有不明刑禁之爲不可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鏗曰司伺候之謂也司其私相斬殺戮者爲天吏則可以殺人非天子之有司胡敢殺戮也是則止暴亂以安善良乃先王愛人之心也特以禁殺

周官集傳卷十一

二

戮名官四者以之罪莫大於擅殺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擒誣犯禁者作言語口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鄭鏗曰事有不可正者加之以力人力所不敵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 歐陽氏曰亂暴力正若今有事不言於官恃其狠暴強力而報之也擒若擒詔之類誣若誣告之類事干於法禁者也作言不信者是誕謾訛言惑衆者爾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鏐曰徜徉觀望伺候為盜之人必誅之如是則安有凡伯見伐之禍

凡道路之舟車鑿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鄭鏐曰鑿相值而礙也交互而不行也推車於陸行舟於水阻隘之地偶值鑿互之阻人有爭先之心必無相遜之理故因其至之先後以次而行

周官集傳卷十一

三

之不惟無爭鬪之端又起禮遜之俗矣又曰有節者奉王命之任也有爵者王朝之臣之來辟止又以見貴貴之理矣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歐陽氏曰野廬氏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亦必郊野之道路事之所經由者因事脩除致其誠也蜡氏掌除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

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飀禁

詩云行有死人尙或殛之此周官所以有蜡氏之職王昭禹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也精神離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所掩藏亦歸於地而已蜡氏除飀骨為是故也非特如此形合於神則為神奇而人之所親神離于形則為腐臭而人之所惡除飀亦以人之所惡在是也

雍氏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為苑澤之

周官集傳卷十一

四

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鏐曰先王以為水者既以灌溉而人溺於水者必死酒者所以為禮而人溺於酒者生禍幾則苛而察之謹則戒而約之商之末世凡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民大亂喪德罔非酒惟行周家懲之故設官以幾其不當用又謹其用之無節者凡以止酒禍也大川之逝雖鳥獲之力有所不能止又可游乎馮河而死聖人不與則川游之禁宜哉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徐氏音辨曰察昏星夜半所建則夜之早晚可知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以
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
燎

王昭禹曰陽遂方諸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鑿
遂之齊是也 鄭鍔曰其實皆鑿也金錫半者陰
陽之類用諸晝則陽氣應之而為火用諸夜則陰
氣應之而為水也用是水以滌滌盛則曰明盞用
是火以照則曰明燭五齊三酒所取者明水取于

周官集傳卷十一

五

月以共之記曰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謂此爾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
則為明饗焉

鄭鍔曰警以木鐸使無不聞軍旅修火禁則不待
中春也衆之所聚器用資糧勝負所繫則火禁不
可不謹也 歐陽氏曰饗設燭以穿壙也亦與刑
于隱之義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
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
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鄭鍔曰僕所以待乎王戎僕齊僕之類是也車右
所以用兵以禦敵戎右車右之類是也馭則群僕
之長大馭之類是也而其任有輕重僕則掌侍御
之事苟有不職罪皆可殺也然所由以進退則視
乎馭者而已馭非其馬之正則或時以其主與敵
矣其罪尤重故示以車裂之罪 徐氏音辨曰此
言為大夫誓其屬耳誓大夫曰鞭五百刑不上大
夫豈宜以誓之哉 鄭鍔曰大史抱天時相天地
觀吉凶推察驗所係不小故誓以殺小史為大史

周官集傳卷十一

六

之佐而已故但誓以墨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
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殿之若得
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鄭鍔曰張謂覆車之網以待其來則自覆以取之
也猛獸非弧張所能取故為阱獲以攻之言攻則
知其用力之難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

之比之

穴氏掌攻鼯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珍異熊蹯之等以供膳羞皮革熊羆之屬以供器

物之用皆須以時獻之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倚之以時獻其羽

翻

鄭鏞曰俟其來下則倚其脚然後取之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

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周官集傳卷十一

七

獲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夷之秋繩而芟

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

殺草之政令

政令即所謂萌夷芟耜變化之事也

蒼藻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

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

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蠹之

事

赤及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

除其狸蠹

蠹氏掌去鼯鼯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

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歐之以焚石投之若

欲殺其神則以牡棹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

為陵

鄭鏞曰物有相制相治者不可以理詰也古之聖

人達萬物之變得其妙用以為除害之術除蠹物

則用炭灰除鼯鼯則用牡鞠除水蟲則用牡棹天

地間物皆為天地間用然非明哲有所不知周公

周官集傳卷十一

八

以上聖洞見其理隨取而至于能殺其神而化淵

以為陵此豈可以常理論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

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而與枉

矢射之

鄭鏞曰不見其形不知其天鳥乎天獸乎救日之

弓救月之矢奇異所憑豈不足以威不正之天物

歟 橫渠張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

益于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救

之不過失數矢而已

銜枚氏掌司器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器軍旅田役令銜枚禁誦呼嘆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威軍旅授有節者杖共王之齒杖

國老年齒已高在禮宜杖是之謂齒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鄭鏐曰朝覲宗遇蓋同四時之朝分爲四等之名

周官集傳卷十一

九

因時以明義而已又曰自千里國畿之外爲侯服爲畿服爲男服采衛之服使之貢祀物者貢器物服物材物貨物者是謂天下之政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懸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歐陽謙之曰時有聘問恩好所以密也王國之使徧至諸侯之國姦慝所以不敢作也姦慝之作大率起於人之所不覩不聞之地肆焉而爲之王使之殷頰豈曰傳王命講禮儀而已哉其所以抑姦

萌弭陰慝爲慮遠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歐陽謙之曰諸侯之命諸臣之爵不同則其禮亦不同是不可不辨而等之也既辨而等之則命同爵同者可以同其待之之禮矣是所以同邦國之禮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

周官集傳卷十一

一

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祿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祿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

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
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
皆眠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
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位有遠近立有前後擯有多
寡則尊者舒而縉卑者蹙而略故也 鄭鏐曰既
擯而入朝王受其享必用幣帛所以將其厚意也
而况諸侯之于王可無以見其役志于享乎故享
必將幣公再拜而送之以明其臣職之恭其獻必

周官集傳卷十一

十一

至于三者侍君燕不過三爵三日而月成魄故古
之冠者必三揖讓者必三揖三讓則禮成于三可
知臣之享君止于成禮而已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歲壹見其貢
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鄭鏐曰九貢所致有幣貢有旂貢有物貢不見於
此蓋王責於諸侯者唯服食器用之物而已若夫
燕遊之所須雜物之無名幣帛之將意皆不可立
爲定名以責之也諸侯有享上之誠或以幣而享
王或以玩好共燕遊之樂或以錯雜之可食者然
其自致於王即可也大宰言致亦使之自致爾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徧
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
禮則十有二歲王巡守設國

周官集傳卷十一

十一

鄭鏐曰問不若視之爲厚視不若察之爲詳愈久
則愈致其勤也象胥傳言之官也五方之人聲音
不通言語不同論之以言語則曉之使知也爲國
之制必出辭命或以告國人或以交隣國討論之
修飾之潤色之然後可以協而合之瞽諸侯掌樂
之官吏諸侯主書之官欲其同名所以正名者一
字之差而義理乃爽樂本於律呂所以感召和氣
節奏或差而戾診遂生會於王朝則使瞽史諭之
聽之也患其法度之或廢壞而變革也則遣行人
達其所執之瑞所用之節同其度之長短量之小

大成其牢禮之或九或七或五其所得用者同其器如禮制之所寓名分之所等者八法八則王朝施於都鄙官府而行人之達者恐其久而或廢故修治之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劉氏辛辨曰賓應言擯與小行人職同 鄭鏐曰諸侯來告急用幣以將其意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周官集傳卷十一

三

鄭鏐曰問以言爲禮聘以財爲禮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鄭鏐曰親受其貢獻則恩意浹洽乎人心而諸侯事上之誠無時而敢替矣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待諸侯者欲不失其舊也又曰逆勞于畿入境之勞也 歐陽地山曰郊勞也既館也將幣也三事皆非小行人之職也小行人皆爲之承而擯相之也或問小行人云諸侯春入貢王氏說謂春入貢則

朝正之時集傳其說何耶曰周以建子爲正凡大朝會用子月則朝正之時乃冬十一月故不可以春入貢爲朝正之期如賈氏疏謂貢物經冬至而後春可入此說善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頰省聘問臣之禮也

王昭禹曰協九儀賓客之禮因使行告語中國使諸侯不忘之意也告之以諸侯事王王撫諸侯交相親愛之意使不暫忘於心也

周官集傳卷十一

十四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徐氏音辨曰三節皆竹也加以旌爲旌節副以符爲符節無旌也無符也管而已所謂管節也守都鄙者受用節于邦所謂邦節都鄙所以使人則持管節所謂天下之節 鄭鏐曰掌節無都鄙用管節此則有之言貨賄用璽節此則不載何也以意推之行人掌達于天下而都鄙在王畿之內欲以節達于畿內爾故特言焉貨賄之璽節則通門關

之商賈爾行人掌奉使之事何與於通貨賄也
成六瑞王用珎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
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鄭鑄曰王與五等之君所執之圭璧合符之瑞也
上所以驗乎下下所以合乎上故以瑞名之小行
人掌成于內外均用以爲驗彼此守之無或虧壞
是之謂成成如牢禮之成大宗伯典瑞皆言執執
之以爲禮也此言用與執異使之以爲合符之
瑞也

周官集傳卷十一

五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稿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歐陽謙之曰物猶事也此之五物若北喪凶荒之
類是也有此事故則必有以治之所謂治者即賻
補賜委之類是也下五物其訓爲事亦同 鄭鑄
曰賻補以財賜委以粟稿禴以燕勞之禮慶賀以
贊美之言哀弔以憫恤之情皆用物焉凡以治其
事故而已治也者言致力以助之之義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

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
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
故

周官集傳卷十一

六

鄭鑄曰慝惡也猶圖也 鄭鑄曰四方之遠萬民
之衆利或未興害或未除人君不及知也必合載
之以言其利害所在不可以無書也禮俗也政事
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在者或有逆順謂於
王國之法或有從違也不爲一書無以知其叛服
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慝尤犯令也過惡之已著
也不爲一書無以知罪惡之輕重也札喪也凶荒
也厄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也不爲一書無以知遠
方之憂康樂謂民之樂生和親謂鄰國之交權安
平謂其國之寧靜也不爲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
千里有不同之風百里有不同之俗而況國有封
疆之界其事各不同則其書不可混而爲一此所
以每國辨而異之以反命于王則王所以總攬者
得其要不出戶而可知天下矣

周官集傳卷十一終

元 毛應龍 撰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鄭鏐曰擯在門外主接賓也相在廟中轉行禮也人道之交貴乎有禮行禮之際貴乎有儀儀者俯仰揖遜周旋進退之容也保氏教國子以六儀二曰賓客之儀正謂是爾行禮之際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王之容儀辭令揖遜之節使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動容中禮使人知其盛德之至儀容以

周官集傳卷十二

一 象章叢書

形貌言之辭令以出語言之揖遜以交接言之皆欲其中節無失之俯而卑無失之仰而傲焉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

鄭鏐曰時見之會殷見之同皆爲壇方門外以命事故謂之壇與四時之常朝異又曰每旁各一門王之所處則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而入亦闢四門之意也

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歐陽謙之曰拱揖之禮以舉手高爲重天揖舉手爲高尊之也時揖舉手爲平次之也土揖舉手近

下卑之也或者謂天揖爲自尊倨土揖爲自卑下厚於庶姓而薄于同姓失先王之意矣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鄭鏐曰既奠則拜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爲幣其獻也亦各于其等故曰亦如之已將幣則王祿以鬱鬯其裸而禮之亦于其等故曰亦如之又曰行人言饗禮而不及燕此特言燕禮者蓋國之正禮有

周官集傳卷十二

二

饗有食則有燕可知此則會于國外之壇嫌于拒而外之故特言燕以見會而命事于外必入燕于國中之寢以示恩也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鄭鏐曰勞以勞其行一勞在境二勞在遠或使卿或使大夫皆三辭者辭其勞已于遠而不敢當也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殮如致積之禮

鄭鏐曰賓至近郊則主君親出郊而勞之於是

交擯之禮賓陳九介主君于門外陳五擯上擯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辭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謂之交擯已傳辭乃三辭其君之勞而不受辭不獲已乃出車以迎主君之辱而臨已又三揖三辭然後拜而受勞受勞訖方出車以送主君三還三辭之乃再拜而別聘禮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

周官集傳卷十二

三

也又云君使士迎于境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外而廟受北面拜祝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讓也敬讓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三揖三讓而入廟門諸侯五廟始祖之廟在中兩廂各兩廟則有二門每止一門則止一相

止謂絕行在後至祖廟則唯上相入以其詔相禮事不可止也歐陽氏曰致積致殮致館郊勞其授受之前皆有三辭之禮獨將幣之時既登階之後直授幣而已更無辭遜之禮何也嘗考每事如初賓亦如之亦如上再拜受幣賓拜送幣主人以爵禮賓客必再拜而受爵主人亦再拜而送爵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

周官集傳卷十二

四

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鄭鍔曰此記諸侯之國諸臣之儀也公國之臣來聘公國相與爲客又曰登受受其郊勞之幣也聽命受幣皆登堂尊主君之命而致敬也使者退而去則客拜而送之也客至則遣使致以所舍之館其儀亦如郊勞之初言如初則如其始時之禮而已不擯使者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

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容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主如將幣之儀

鄭鍔曰如初謂與將幣之禮同也私獻私有所獻非其國君所遺之禮也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鄭鍔曰君就館省視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周官集傳卷十二

五

鄭鍔曰凡賓客送逆不以其去來而爲之勤惰故自逆至送其禮如一也應龍曰上經指言諸公相爲賓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而相禮此經四方之賓客則五等諸侯之君五等諸侯之臣互相爲賓客互相爲朝聘之禮或假道過往之類諸國所以待之之禮者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歐陽謙之曰行人之儀言於司儀何也司儀正行之屬序官可見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熒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焉當如字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闕無幾送逆及疆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周官集傳卷十二

六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鍔曰傳其辭言使達中國之語於朝王時言語可以相通也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其于揖遜辭受則損之相之詔侑以禮儀也言義曰凡字疑當作掌字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應龍曰愚按象胥本爲夷狄而設鄭氏註二經皆指諸侯爲言今不取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

下事庶子

鄭鏐曰作事謂王國將有事於四夷非中國之事
大事使諸侯主之其次使卿其次使大夫又其次
使庶子主之事有小大爵有尊卑權有輕重用人
各得其稱固理之宜也必于象胥言者蓋馭夷狄
之道尤不可不謹也事之大者而俾卑者處之則
夷狄無所畏憚事之小者而俾尊者主之則輕其
國體而取笑四夷矣

宰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
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

周官集傳卷十二

七

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
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
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
夫之禮

鄭鏐曰王巡守于一方及因巡守而合諸侯于一
處主君必用犢以充天子之膳諸侯事天子猶天
子之事天用犢貴誠以為物不足以稱其德故以
為貴也諸侯之于天子亦唯誠之貴故其殷膳以
牲犢也 歐陽氏曰百姓皆具者百官既眾必具
百姓以待之也百姓以數目之多寡言之非以名

物之差殊言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殮牽三問皆脩羣介行
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斝四十
有二壺四十鼎盥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餼饗九
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管醯醢百
有二十糝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簋
車禾眡死牢半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
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
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
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

周官集傳卷十二

八

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侯伯四積皆眡殮牽再問皆修殮四牢食三十有二
簠八豆三十有二劔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盥十
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
牽三牢米百管醯醢百糝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
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
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禮
惟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
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殮牽壹
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劔十

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
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管醢醢八十
壽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
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
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
豆六籩膳眠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鄭氏曰牽者各視其數而已問皆以脩于其始至
以問間潤則有脩焉脩脯也 鄭鏗曰皆用脯脩
以將之自殮五牢以至牲三十有六皆陳者此致
殮之禮也夕食曰殮謂之薄也食以爲列凡四列

周官集傳卷十二

九

也黍稷者食之常而稻粱特以爲禮爾 朱氏鹿

鳴詩傳曰筐所以盛幣帛飲則以酌賓送酒食則
侑賓勸飽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鄭鏗曰不以其君來而加厚不以其臣來而浸薄
所以示其至誠之心如一而已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菟殺禮
在野在外殺禮

鄭鏗曰行禮必假于物物不備之時勉強以如禮
非所以爲禮也故當國故而物不備之時遂有減

殺之法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
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鄭鏗曰賓客死于主國致之以禮皆以遭喪之具
所以使其喪有所給若賓客在主國自聞其親喪
凡主國饗之之禮皆不敢受若夫芻稍以人馬日
用不可以一已之喪而不受故受芻稍 歐陽謙
之曰不受饗食者蓋主人有喪不宜速賓雖主人
備禮且不當受當辭之受牲禮若殮饗餼牽牲而
致之者則可受也主國自有牲牢待賓之禮不必

周官集傳卷十二

十

改爲腥字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
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
聚摻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
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
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
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
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
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

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鄭鏐曰執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民所聚之處而告之以王者德意志慮德則王脩諸身而充實輝光者意則王之所蘊蓄在心而未為者志則王之所趨嚮而見于施為者慮則王之所遠圖而預防者九重之上人不可得而知掌交所至則道而達之諸侯萬民斯曉然知上心之所在矣故知王之所好惡則從而辟之從其所好而辟其所惡則情不相違而心如一矣

周官集傳卷十二

三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鏐曰邦國有朝覲聘問相通之事事之常也然或恐有時而不通又從而為之結其交好使其相與之情固結而不可解也當其往而通之則諭以九稅之利使用九職任萬民而取其財也利國之法莫利於此故言利諭以九禮之親使遵九儀之禮以相聘問而致其親也隣國相親莫親于此故言親諭以九牧之維使知九州之牧以相親比而為國之維也為國之維莫如方伯連帥故言維諭

以九禁之難使知司馬九法之法以禁邦國者不可犯設可畏難也諭以九戎之畏使知司馬九伐之法以威邦國者誠為威嚴也

掌察 闕

掌貨賄 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

鄭鏐曰都家之事君長得以自治然有掌治于王者國者朝大夫為之治于王朝 歐陽謙之曰國為王國也國之事故不必施於都家者凡國有事故

周官集傳卷十二

三

都家皆當知之朝大夫皆當達之所以上下之情通若今進奏官報州縣者也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鄭鏐曰國若有政令將達之于都家則令其朝大夫以傳達之都家之治有當治于王國者必因朝大夫而上達若夫國之大事則不可因朝大夫以達也其君當自至而稟王命可也

都則 闕

都士 闕

家士 闕

周官集傳卷十二終

周官集傳卷十二

三

元 毛應龍 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周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孔氏曰主國故曰應龍曰考工記固知非冬官舊文然其書稱人稱氏至于闕官之類甚似周禮舊文蓋自周之衰諸侯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孔子時禮樂之書已多不具是以問禮于老聃自衛反魯傷其雜亂復重而正之當是時周公制作其不存者固有之矣近代儒者謂冬官元不亡各散在五官中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一 孫章叢書

愚于或問已詳其不然要知司空掌治百工考工記之作以備其事之大數鄭氏謂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之以世考之其書嘗經秦火既在秦以前又其事皆司空之事所宜有由是言之作此記者安知非為當時亡失冬官遂遵舊典以成之愚故曰謂冬官之屬猶有出于考工記之外則可謂五官中所有之屬職強取以補冬官之遺則不可東萊呂氏曰考工記其文閎偉鉅麗亦先秦古書也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鄭鏞曰夫百工雖曰賤藝然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其法本出于聖人為工者因聖之法而制作焉苟無以考其良窳則器不足用而良法遂廢矣此所以命司空執成法以考之周亡至今數千年如鍾鼎尊爵後世之工號為至精者有不能及非考之有法曷至是哉 應龍曰王公士大夫固可謂國之職工商農婦之屬貴賤殊等亦得以並列而為六蓋國之所需百工之事為甚重不可以賤藝之事而忽之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

二

或治絲麻以成之 顏氏曰坐而論道無為者也作而行之有為者也 鄭鏞曰具其器用使之無或不足也所謂珍異者可以為服食之資可以為器用之飾苟無人以通之有餘于此者或不足于彼而物之至美或滯于一方必有人質遷其有無使之相濟以為用相資以為助所以使貨財流羨而民足于衣食也出于地而利于人者地財也然地雖有財必待人有事于地而財始長人能勉致其力春耕夏耘不憚勤苦則地無遺利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顏氏曰公亦人臣而與王同坐而論道者也 鄭

鏐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通謂一職爾不可分二也何以言之道者亘萬世而無弊何論之有若夫時有污隆道有升降當其時所宜行者則不可不論也爲王公者坐乎廟堂所論若此爲士大夫者奔走乎下聽其所論從而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行之王公既相與講明以發斯道之隱此則行乎王公之所論豈非通爲一職哉 陳用之曰飭力以長地財非特受田之夫而已山澤之農皆與焉蓋三農生九穀圃園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財皆所謂長地財也 鄭鏐日記考工者欲重此百工何也今方以農商嬪婦並列而爲職豈亦將以考之歟意以謂長地財不可以無農通貨賄不可以無無商化絲枲不可以無嬪婦而備器用安可以無百工哉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則非人人之所能爲由是論之國不可無

百丁猶耕之不可無農貨不可無商而絲枲不可無婦功百工之資于民用如此其急惡可以無考之之法乎此司空之篇所以有考工之記歟

粵無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 顏氏曰以薄地除草故謂之縛 鄭鏐曰燕幽燕

應龍曰按韻鑑通作函甲介鎧也

粵之無縛也非無縛也夫人而能爲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

四

鄭鏐曰古之治天下也必立國工使爲民所不能爲之器以資民用若舉國皆能爲之則不待立是工粵乃揚州之域厥土塗泥人人治田故能爲縛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其民長於攻木爲戈秘甸奴唐虞三代所謂山戎獫狁獯鬻是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創如創業垂統之創謂闔端于始也述如繼志述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守之世謂之工謂父子傳

而不失也 鄭錡曰天地所生未有一物不可用也于萬物能灼見可用之理闔端造始發而制之于眾人未爲之先故曰知者創物有以闕其端則有以述其事者而巧在所用焉故曰巧者述之述如繼志述事之述謂述而行之也知者肇造于其始矣規矩誠陳準繩誠設唯有至精之巧者善于其事乃能因其制作循而述于其後故曰巧者述之巧者能述之矣苟不傳其業使世守之則古人之創制或幾乎熄又曰百工雖能運巧思以成其事而其成則在于規矩既立之後自非聖人之知

周官集傳卷十三

五

足以闕而創其始則百工之巧無所用于天下矣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陸氏釋文曰爍當作鑠說文銷鑠之也 鄭錡曰夫金者物之至堅者也非聖人知以火而銷鑠之則至堅者不可鎔以爲刃土者物之至緩者也非聖人知以水而堅凝之則至緩者不可範以爲器陸之遠者足有所不能窮非聖人作車以通之則行乎遠者勞矣水之運者徒有所不能涉非聖人

作舟以濟之則涉乎險者殆矣金可以爲劍戟之用土可以爲陶旅之用舟車可以爲水陸之用聖人未作則天下同于無知聖人已作則萬物獲其利用彼百工者雖曰巧不過述之于既成之後故曰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 陳祥道曰前言皆聖人之作也以謂百工之事自聖人而與後言此皆聖人之所作也以明百工之事非聖人不能創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

六

顏氏曰天時有因而違其時地氣不辨而遷其地則以燕荆之角幹胡吳粵之笄金而加之般輸之巧亦不足爲良矣 鄭錡曰觀夫至美之材其質既良加之以良工之巧其藝且精不患乎器之不良也然而材則有至良之質工則有過人之巧而器之成卒不甚善者此何理哉蓋上不得天時下不得地利而已是故斬木者必順其陰陽陽木必斬於仲冬陰木必斬於仲夏爲弓者必順乎春夏筋必治于夏角必液于春他非無時也以爲非此時則不順乎天而不足以爲良也爲刃必於鄭

爲斤必于宋爲削必于魯爲劍必于吳粵他非無地也以爲非此地則不得其氣而不足以爲良也如使其不順天時不得地氣雖材美工巧而欲爲良豈可得哉故曰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橘榆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枳卽藥家枳殼之枳晏子曰江南爲橘江北爲枳

歐陽氏曰橘皮薄枳皮厚南方地薄北方地厚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七

故橘移於淮北則變而爲枳地氣使之然也邵康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于北方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陸氏釋文曰濟四瀆水也濟水屬齊王莽時其流絕貉獸名詩七月一之日於貉朱氏曰貉狐狸也鄭

鐔曰萬物賦形于天地抱氣於陰陽宜其無所往而不能遂其生育之理然植者非其地則變其本質故橘踰淮而北遂化爲枳飛者非其地則有所不居故鸚鵡處濟之西不肯踰之而東走者非其地則不得以自生故貉踰汶水則必死彼其生植飛走之類疑若無知不必擇地而安也然而若此者蓋由地氣非所宜故爾旅獒曰犬馬非其土性正謂此也

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

八

鄭鐔曰荆楚也幹柘也可以爲弓弩之幹胡胡之子之國在楚旁 杜氏曰筈讀爲稟謂箭稟 又曰孟子言充實之謂美美者材質之良充實于其中而發見于其外者也此四材之美者蓋由土地之所宜故特異乎他邦之所產也故曰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鄭鐔曰天之運也一爲春夏而萬物生一爲秋冬而萬物死此生殺之時也草木之生也蘖萌於子

經牙於丑畢成于戌該闕于亥此生死之時也石
解散曰泐至堅者石疑若不能泐矣然而盛暑之
氣燥石流金則堅或至于解散至柔者水疑若不
能凝矣然而隆冬寒沍則堅凝而爲冰既堅矣疑
若不能釋矣既而暖氣融和則復消釋而爲水凡
此皆天時使之然也唯天之時寒暑之不常物之
寓形乎天地之間亦不常如此則夫工之制器可
不因乎寒暑陰陽哉故工雖巧矣時也地也材也
苟一不能備則巧無所施故記者所以貴乎合四
者以爲良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

九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
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鄭錡曰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者不可失一也上
文旣辨地氣材美天時之事于是繼之以百工之
事焉 顏氏曰色則設之而已設之則彰施焉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皂桌段
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篋旒刮
摩之工玉椰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旅

鄭錡曰攻木之工七輪人爲輪輿人爲車弓人爲
六弓廬人爲戈柲之等匠人爲城郭宮室溝洫之

等車人爲車梓人爲飲器射侯之等陳祥道曰七
者外有斲人焉其實則八先儒云攻木之工遺斲
人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鄭錡曰陶陶土以爲器也有虞氏所以上陶者去
古未遠世質民淳故貴夫瓦器之質也記曰秦有
虞氏之尊也則其尙陶可知矣匠匠人營宮室爲
溝洫者夏后氏所以上匠者荒度土功卒有天下
故貴乎平土之居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溝洫則
其尙匠者可知矣梓梓人也攻木以爲筍簠爲飲

周官集傳卷十三

二

器者商人所以尙梓者變虞夏之土器而用木漸
革其質而趣於禮樂之文者也周人所以尙輿者
禮樂至是大備用乘車所以嚴貴賤之分也輿車
也 陳祥道曰上之爲言尙也所尙在此故上之
也匠也梓也輿也自虞至周皆兼有之時于百工
之中各有所尙焉爾各有所尙非異好也時焉而
已自虞至周其猶天地之運歟虞之時譬猶冬也
庶事以質故尙陶夏之時譬則春也視有虞則微
有興作故尙匠殷之時譬則夏也視夏后氏則禮
法爲加文故尙梓周之時譬則夏秋之交也亦與

白謂之章而文備成之時也故尙輿先儒謂禹治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其理固然要之聖人所以昭世之尊上特其應世之迹不得不然非以已所常從事者而爲之好尙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鄭鏐曰欲言作車之工故言周人之車爲上欲言周人尙輿之由故言虞夏殷周四代之王所尙各異唯周之所上者輿也故言作車之工爲多焉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軾常崇于及四尺謂之五等首矛常有四尺崇於軾四尺謂之六等

朱氏曰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錢氏曰輿下曰軫或曰收詩小戎伐收 應龍曰禮記注戈鈞矛戟而橫安刃但頭向上爲鈞又云戈兩戈兩刃 陳祥道曰崇者聚而高也戈秘六尺有六寸直而建之則崇于軫不止四尺而已惟既建而迤焉則有折除之法存而特取崇于四尺之數 陳祥道曰首矛蓋以別于夷矛之名首矛

常有四尺夷矛二尋則首矛視夷矛爲短 鄭圖解曰及主擊戈戟主刺戟三刃又曰車有六等之數并軫數也夷矛不與焉六建並夷矛數也軫不與焉軫戈人及車軾首矛此車六等之數并軾數軾首矛夷矛人此謂六建

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鏐曰上言車有六等之數蓋舉其凡也下云車謂之六等之數歷叙六等于上而終言之謂六等之數如此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鄭鏐曰車之所以運轉不窮致遠不泥者以有輪也輪運乎車下載于地上苟不能運雖有蓋軾特虛器爾則輪者車之本也既有所本則察車者可不知其所本耶故曰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知察車之道必先察乎輪誠以輪者車所資以運行故也漢志曰古之聖人觀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與輿輪相乘周流罔極則車之作以輪爲先可知矣察車而不先于輪

是不知察之之道也故又曰是故察車自輪始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于馬終古登陴也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
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鄭鏐曰巾車掌王之五路校人掌王馬國之六馬
馬所以駕路也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高下馬之
高者其輪高馬之下者其輪卑兵車駕戎馬田車
駕田馬乘車則或駕種馬或駕道馬其與戎馬皆
國馬之高八尺者也故輪六尺六寸田馬馬之高
七尺者也故輪六尺三寸又曰兵車所以即戎田

周官集傳卷十三

車所以講武而乘車者王於無事之事所乘者也
王者之于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使戎事之不戒武備之不修雖有乘車烏得而
自樂耶故記考工者必先兵車田車而乘車處其
後者使有天下之君知所先後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
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鄭圖解曰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字書云車輪之穿
爲道 鄭鏐曰今世之所謂軸頭也 應龍曰車
軸之端貫轂者名爲軹轂末之小穿容軹者名爲

軹 歐陽氏曰軹云者蓋軸之所貫而軹孔之向
外者也 錢氏曰在軹之上曰輓曰伏兔曰車履
鄭鏐曰輪崇六尺六寸則軹崇三尺有三寸矣
田車輪六尺三寸則軹崇三尺一寸半矣軹去地
三尺有三寸上有伏兔尾後上載車軫始有車輿
軸三尺三寸伏兔及軫共七寸則四尺矣車輿去
地四尺而人長八尺則登下爲便爲車必欲軹去
地四尺者正以人之長短登降爲節爾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林氏曰和者有異而無乖則三材雖異合而用之

周官集傳卷十三

十四

使各相得而無乖戾 鄭鏐曰材既美矣又有待
乎工之巧然後因材以致用故繼之曰三材既具
巧者和之三材以爲輪必爲之孔入轂入牙皆使
得所是之爲和非巧者則不能焉百工之制器惟
輪人爲輪弓人爲弓皆曰巧者和之蓋輪合三材
而爲之弓合六材以爲之惟材之合者多故貴乎
工巧始能調和使不乖戾也且和五聲以爲樂必
精于樂如師曠者然後能和其聲合五味以爲食
必精于食如易牙者然後能和其味而況合三材
以爲輪合六材以爲弓而不有待于巧者以和之

數

數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林氏曰輻外入乎牙內入乎轂以正直為體故為

直指 鄭鏐曰周圖轂輻者謂之牙牙輪輮也林氏

曰輮木 夫惟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能抱

為牙 輪做三材不夫職謂之完

謂之職者轂輻牙各有職任利轉者轂之任直指

者輻之任固抱者牙之任三者各當其任至于輪

久而做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

周官集傳卷一三

五

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池也進而眡之欲其微

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圍也

顏氏曰望而眡之者遠而眡之也 林氏曰悞如

巾之羃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池謂

輪勢下親于土而無所礙也 顏氏曰進而眡之

近而眡之也 林氏曰進而眡謂車行而眡之

鄭鏐曰當其車之止時遠而眡其輪欲其悞爾均

致而傍倚當其車之行時近而眡其輪欲其致地

者微蓋輪已圓故能轉運而不滯也 林氏曰凡

此皆謂器之已成而視其所作之善否然則所謂

取者取其器之善非主方作之時而為言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

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

其擣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林氏曰輻之肉不可失之大亦不可失之小其肉

與轂牙相稱也 歐陽氏曰肉稱陸氏無音肉當

作柔又反按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

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實處也好空處也輔氏曰

肉好猶俗言美滿也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做不

周官集傳卷十三

六

匡

鄭司農曰綆謂輪算必計也愚曰算韻破也鄭鏐

曰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蓋凡造輪皆向外算向外算則車不掉 歐陽氏

曰輪之入牙者稍出向外邊三分寸之二也輪雖

其形如筭然瓜之入牙者其鑿孔必正直而不隨

之以邪曲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

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做

不敵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擊是故六分其輪崇

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椀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較長

鄭鍔曰兵車乘車之輪皆崇六尺有六寸用其崇之數而六分之取其一分以爲牙之圍則牙圍一尺一寸矣。歐陽氏曰牙圍一尺一寸其形蓋不規圓也其制若橢然鄭氏以爲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可見一尺一寸除一寸二分寸之二餘九寸三分寸之一內外而各得四寸六分有奇除踐地者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不漆外內而不漆者猶各一寸通計三寸三分寸之二內外而各有漆者猶各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得三寸三分寸之二矣

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油指其藪五分其較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鄭氏圖曰較之材中以虛受軹故大穿爲賢小穿爲軹。歐陽氏曰較長三尺二寸取其長而五分之每分則六寸四分依鄭注云去二以爲賢則得尺九寸二分圍三徑一賢徑六寸四分去三以爲軹得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四釐較之中賢爲大加以金厚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四寸五分之二藪次之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軹爲小加以金厚

一寸兩畔計二寸由徑二寸二分四釐制較之法大穿向內小穿向外

容較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轉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較之善

鄭氏曰容者治較爲之形容也。鄭鍔曰較以運輪不直則輪不可行故治較而爲之形容必欲其直篆較約也。畫革約較詩約軹錯衡孔。鄭鍔曰較必有約不篆則約無飾也故陳之以篆然篆不正則車無辨故飾五采爲篆以飾其約必欲其正中車亦服車五等而曰卿乘夏篆則篆以爲辨可知

周官集傳卷十三

六

矣。顏氏曰施膠所以爲附麗之故也故欲其厚施筋以爲纏束之故也故欲其數膠厚則不離筋厚則不敝。歐陽氏曰所謂篆竊意即陳之于轉也

參分其較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鄭鍔曰輻之廣三寸半較長三尺二寸令輻居三寸半其餘有二尺八寸半然其置之地不可不審是故又以其餘二尺八寸半而三分之輻之外二分則一尺九寸輻之內一分則九寸半于其中而置輻焉。鄭氏圖曰較外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

一分在內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

陳氏曰量轂之鑿入以為輻廣則深廣均矣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

林氏曰輻廣而鑿淺其畜不深是以易搖抗而不

固 鄭鐸曰鑿以容輻輻之廣必欲與鑿深相稱

使無有餘不足則善是故鑿孔深三寸半則輻廣

亦欲三寸半兩者相當即無危摯 顏氏曰鑿雖

不可淺亦不可深也輻雖不可廣亦不可小也鑿

周官集傳卷十三

九

深則固有餘而輻小則強不足 林氏曰鑿深而

輻小則其幹弱是以其畜雖固而不強也

故竝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鄭鐸曰竝度其輻之廣以為之弱短長小大力足

相稱則以是而載夫至重之物物雖至多任雖至

重轂亦不折焉以其無有餘不足故也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散圍

鄭鐸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除其入轂之

處取其餘之長者三分之削小其一分以向牙也

惟向牙之處削而小則以之行塗泥中泥弗能附

著之也何則向塗處小則其勢下也故雖泥深亦

弗之濂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彘而固不

得則有彘必足見也

林氏曰直以指牙則無曲故鑿柄相應 歐陽氏

曰彘若今匠人用木漸爾

六尺有六寸之輪纒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鄭鐸曰六尺有六寸之輪謂兵車乘車也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杼以行澤則是刀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

是故輪雖倅不狃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

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鄭氏曰杼謂削薄其踐地也倅上下等 林氏曰

輪有山行澤行之異當順其所宜行澤則其地濕

故薄其踐地而杼之行山則其地剛而多石故等

其上下而倅之

是故規之以砥其圍也萬之以砥其匡也

歐陽氏曰匡似聲墮不平正之意前一段察其畜

蚤不鬪則輪雖倅不匡之意可見

縣之以眠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眠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眠其同也權之以眠其輕重之侷也鄭鏐曰繩所以見其輻之直矣未知其厚薄之等否也又浮之水上以觀之苟兩輪入水平沈皆均則知斲材等矣上云平沈必均蓋言採輻時試之於水欲其均也此則輪已成又置之於水亦欲其平沈之均歐陽氏曰車轂之空中向內為大穿當受軸處為數向外為小穿今言量其數以黍統言一轂空中容受之實也容受之多少同則壺中之大小同矣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歐陽氏曰言規之以至權之而無不合也蓋有自然于律度之意矣工之制器若是不謂之國工何哉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鄭鏐曰蓋斗四面鑿孔以納蓋弓最處蓋之上者也名之曰部言其穹隆而高處于上部以總眾弓如部伍然也伸六寸之程圍以為此部之廣程圍六寸則部之徑亦六矣取其在下之圍以為在上

之徑故以伸言之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鄭鏐曰此欲言蓋之分寸故先言枚以起數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鄭鏐曰弓之內端削之使狹繩廣一分也鄭氏

圖曰自部外以觀弓鑿之廣故鑿廣四枚鑿上二

枚鑿下四枚自部內以觀弓鑿之深故鑿枚二寸

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長蓋弗冒弗竝般敵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鄭鏐曰揉與揉牙輻之揉同揉而曲之謂之揉輻

之近敵者謂之股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大

也與輻之牙者謂之蚤弓之宇曲者亦謂之蚤以

其小也于寸六分之數而去其一分以為蚤圍則

弓之蚤圍一寸十五分之二又曰前去部尊一

枚言部之高爾若夫弓之入部三分其長以其一分爲高 歐陽氏曰上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弓長六尺所揉者近部二尺也不揉者下宇曲四尺也自宇曲之蚤曲折而計之則近部之處其高于宇曲之蚤二尺固有餘矣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注疏輿作車疏本是車輿居中以載者也詩話曰轉軸以上加板以載物謂之輿輪處下以運者也漢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始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生智復爲之輿衡在前以扼馬者也釋文車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扼曰衡輪之崇車之廣衡之長皆六尺有六寸故曰參如一謂之參稱 鄭鏗曰此殆指兵車乘車而言也輪則計其崇輿則計其廣衡則計其長各因其所主言之也參者要如一乃謂之稱車廣即謂輿之廣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朱氏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鄭氏

曰式必曲爲之所揉其式也

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轉崇

鄭氏曰二木相附上出於式 應龍曰轉按說文車旁也 錢氏曰高出於輿之兩旁曰轉鄭氏前

注謂及戈戟予皆插車轉賈氏以爲斜置于軹之上下歐陽氏又謂轉之爲制恐有四柱上有橫木其下又有木縱橫貫之以爲車欄也 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寸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轉去車床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轉若應爲敬則落手憑式而頭得俯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鄭鏗曰軹圍一尺一寸三分而去其一以爲式圍則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以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而三分之取二以爲較圍則四寸九分之八也軹有二較未謂之軹輪人所謂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是也車較之下其植之直者與植之橫者縱橫相貫亦謂之軹即此所謂軹也歐陽氏曰竊意此木與較相附其制與較同皆四寸九分之八也豈較在前軹在側二木之名可以相通其實所謂軹必在兩旁輪木之下縱橫若今鬲眼然歟

參分軛圍去一以爲鞞圍

鄭鑄曰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參分而取其

二以爲鞞圍則鞞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鄭鑄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與人治木有當圓者有

當方者圍者必欲其中規方者必欲其中矩則爲

方圓之極矣夫木之立者無以知其直之果否惟

縣繩以驗之則知其直木之衡者無以知其橫之

果否惟置水以驗之則知其橫立者必欲其中縣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衡者必欲其中水則直與橫審矣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

奔飾車欲侈

鄭鑄曰居處也木有大小以類相從則強弱敵剛

柔均無有餘不足之患故大小不可并若以大并

小則小者力不勝大者之倚必摧而折如其未摧

使馬引之則小者先絕矣何則木之強弱適稱則

力任相等如一強一弱則馬所引弱者先絕而強

者無恙固其理也惟其然故處之之法當得其所

焉

軛人為軛軛有三度軸有三理

本疏云衡軛也軛轅也轅從軛以前稍曲而上至

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勾之衡則橫居軛下如屋

之梁故謂之梁軛 鄭鑄曰制作必欲中法所以

有三度也三度者國馬田馬駑馬之軛不同其度

數有三也 歐陽謙之曰軛軛人而與軸並言何

也軸之在車其象其用主乎利轉與軛蓋同也故

附于軛人

國馬之軛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軛深四尺駑馬之

軛深三尺有三寸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鄭鑄曰高六尺者名駑馬駕後車者也

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嫩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

利也軛前十尺而策牛之

鄭鑄曰車雖有大小至于爲軸之理則一而已

又曰自軛前凡十尺策以策馬則半其數長五尺

轅十尺而策五尺取足以及馬不長不短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

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

此言凡者與下經爲目云持任之材 鄭鑄曰任

各因其所宜而任之使力足以勝其任而已凡任

木有任其正者有任其衡者所處不同用力亦異故其材之所宜貴各得其當也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軻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

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凡揉軻欲其孫而無弧深

歐陽氏曰案鄭圖解軸車下鞅在軸上鞅即伏兔

也兩伏兔居兩頭軻在中央所謂當兔之圍即軻

也然軻與二伏兔並居軸上而為三則其大小當

無異矣

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

擊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轅必溢其牛此無故唯轅

直且無橈也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應

龍案詩六月云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注擊輕也

鄭鏗曰節其軒則其勢不至于高而上于節其擊

則其勢不至於輕而下至

故登陲者信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援其

耶必猶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林氏曰援引也言引而傷車之耶 歐陽氏曰按

四圭有邸鄭注邸本也車邸意者指輪而言也按其邸其指輪之踐地者而言乎

是故軻欲頡頏典軻深則折淺則負軻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鄭氏曰揉之太深則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

淺則馬善負之 鄭鏗曰揉之深則太曲而傷其

力力傷則易折揉之淺則微曲而其勢直于馬背

故馬常若負之然非所以為善故曰深則折淺則

負注謂軻之揉者形如注星準謂軻之在輿下者

平如準 鄭鏗曰形如注星謂自上而下其勢急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也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

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平而準則其微也亦難

此車所以能久不失之深不失之淺可否相濟通

之謂和則乘之者無動搖之患如之何而不安哉

軻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鄭鏗曰上文云凡揉軻欲其孫而無弧深此欲弧

而無折者蓋軻之勢揉之大曲如弧則必折不曲

則能覆車故欲其弧但欲其弧而無必折之理耳

上文欲其孫此又欲其經而無絕者孫即經耳順其文理謂之孫理而直之謂之經揉軻者惟恐不

能順其理爾不順理則斷絕而不相屬矣故欲經而無斷絕之病蓋駟爲一車安危所繫故既言之又再言之欲其頌典欲其弧而無折經而無絕一篇之中屢致意焉見爲駟之難也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陳氏曰駟所以駕馬駟既善矣則馬受服而不能自己非人欲止之則有前而無却故曰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 鄭鏐曰上云和則安故言其安之利馬之行也以進爲主人之御也有進有退馬惟欲進其行有進而取道之勢故若與馬謀焉人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或欲退駟有順而可擊之勢故若與人謀焉謀謂與人馬之意不期而合猶有相謀然也

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做此唯駟之和也

陳氏曰陪乘者爲右則尊者在左可知矣 鄭鏐

曰車有兩駟兩服詩云兩服齊首言其不前後也

兩駟如舞言其不拘閱也轅若不和則馬必拘閱而相契契倚而相合之義也轅若不和則馬必前後而相需需遲而相待之義也唯駟之和則雖千里馬無契需之患故曰馬不契需又曰衣之下裳

謂之衽故禮記云扱衽不入公門又云深衣績衽皆謂裳之下也御者常苦於裳之易做以其近下而摩于車也唯駟之和則無動搖之勞故終歲御而衽亦不做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駟猶能一取焉

鄭鏐曰登進也駟之善也馬不契需愈遠而不知其遠矣能勸馬使進而用力焉馬力已竭駟猶有進而取道之勢

良駟環澇自伏兔不至軼七寸軼中有澇謂之國駟 鄭鏐曰澇澇文理也歐陽氏曰澇澇之文理也韞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人爲臯陶曰良鼓環如積環弓人爲弓曰角環澇皆謂漆之文理自然如環車之隧四尺四寸軸居其中而伏兔正居軸上則軸之前後軸之長皆二尺二寸 鄭鏐曰駟不善而動搖則澇消摩而不見矣

軼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陳氏曰日之運行也一歲一周天合輪輻三十宜以象日而日以象日月者蓋取其合宿之數也有經星有緯星所謂二十有八宿蓋經星無變者經

星分布乎天而周天之度有常分而不可變易故蓋弓以象之

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

鄭鏐曰蓋弓之所象者象星之數也旂之所象者象星之體也又曰晉志云心三星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註云大火心也 東齋書傳曰角亢氏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房星為大火 歐陽氏曰東方為龍故東方宿以蒼龍名之曲禮左青龍之義亦如此然以星圖考之大火蒼龍宿之心而九星乃蒼龍宿之尾于十二次為析木今龍旂九旂取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象於九象乃今不言象析木象尾而言象大火何也蓋其有身有旂旂者今之所謂旂脚也今日以象大火蓋主旂之身而言以旂之身而下有旂以象龍之心而下有尾也

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

鶉火南方朱鳥之宿也南方七宿以鶉名之星張星有七星旗之七旂取七星為象也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

鄭鏐曰奎婁胃昂畢觜參西方之宿也西方之熊旗以象白虎宿之形晉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日參

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布一曰鈇鉞參白獸之體其

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

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

主偏將軍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 歐陽

氏曰按星圖西方參共十星四角四星中橫列三

星所謂參也又中星直下有三星所謂伐也然則

六旂之所象合伐與參六星而言之也鄭氏所謂

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是也

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

晉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元宮二曰

周官集傳卷十三

三

清廟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東壁二星主文章天

下圖書之府詩定之方中註曰定昏而正中謂小

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應龍曰按星圖營

室東壁皆二星而營室之東又二星曰東壁與營

室二星合八星則其旁六小星晉志所謂離宮六

星是也然則四旂之所取象但取室二大星與壁

二星為四星而言爾 鄭鏐曰斗牛女虛危室壁

北方之宿也建龜蛇以象之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旗之正幅為綵旂則屬焉故曰弧旌也

周官集傳卷十三終

周官集傳卷一三

三

元 毛應龍 撰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

陳氏曰總說金工之事故序于前 鄭鏐曰所制之器不同所用之齊亦不一故有上齊下齊之別焉齊如食醫所謂食飲膳羞八珍之齊齊限量也所用之物各有限量無過不及也 削殺矢同居下齊之中記工之目以冶氏爲殺矢而此言執上齊者蓋戈戟居上齊冶氏所執實在於此所謂殺矢非冶氏正職乃先德制作遺文於秦之後傳之

周官集傳卷一四

一 豫章叢書

或失其序而已且殺矢之制自有矢人記之故也

鳧氏爲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鄭鏐曰鍾貴其聲之清鼎貴其體之圓斧斤戈戟欲其鋒之利金多則然也所以用上齊刃也削也殺矢也雖皆以利爲上然金之用刃皆欲磨錯使

其光明瑩照則知其色之青白矣惟錫多則然也

所以用下齊又曰六金之工有桃氏有冶氏有鳧氏有桌氏有段氏有築氏或爲削或爲戈戟或爲鍾或爲劍或爲量爲鑄獨無爲鼎爲斧斤爲鑿燧之工鼎亦鍾之屬可附於鳧氏之官斧斤亦上齊可附於戈戟之列鑿燧獨無所可附意者自有鑿燧之工乎夫以明水火之用於祭祀也大祝執之以號祝大司寇奉之以表人主之明潔其重如此比之斧斤戈戟削劍之類固不侔也削劍戈戟利用之物專設一官况鑿燧乎意有是工記者亡之

周官集傳卷十四

二

爾不然則無工以作之司烜氏何所取而用之耶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徹盡而無惡

鄭鏐曰自開闢以來有制字之聖人而毫楮之制則未立也雖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而簡策所書者非筆也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者書於方而方策所書者亦非筆也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而彝圖亦非筆也然則如之何而名曰書蓋爲書刀而刻字於其上爾削也者書刀也其長一尺其博一寸可謂削小矣故名之曰削

其為器甚微其為制甚易特立一官以掌之又先攻金之工而言之者何耶著古昔之懜懜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未有毫楮之傳而書之所記者獨在削所以記久者在是所以傳遠者在是將冀其制用而不窮安得輕而易之耶此則設官之意而樂氏首六工之意也又曰取六削而周環以合之欲其成規取諸圓也蓋削者曲刀也其形偃曲如弓之反張而為之也其形曲則過乎曲不可也不及乎曲亦不可也合六削而環然後能曲而得中此蓋言其制作之法其度當如是爾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三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銜十之重三銜

鄭鏐曰冶氏執上齊殺矢金五而錫二殆下齊也

戈戟為於冶氏殺矢為於矢人其工異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鄭鏐曰戈之狀有曲而下垂者謂之胡有直而上

達者謂之援其柄謂之秘秘之受胡者謂之內內

所以受胡之入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銜

歐陽氏曰長內則折前折字恐當為不對下文不

疾字內長則援短以之刺人則擁之不能前去也內短則援長以之鈎人則引之不能以速疾也應龍曰按戈戟小支上向則為戟平之則為戈又曰戟偏距為戈戈有四疾詳見或問卷中圖解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銜

鄭鏐曰此戟既有三鋒胡直中矩援者乃其旁之直而達者刺乃其當中直前之鋒也戟之廣既減於戈廣之半寸若不三鋒則不得與戈同重三銜言合三鋒乃如戈之重故言與刺三銜 應龍按

周官集傳卷十四

四

此義亦與圖不合 歐陽氏曰刺疑是鐔三鋒當

同一金不應別言中鋒鐔則不嫌是別物謂之刺

以其刺地言也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桃氏掌攻金以為劍而取名於桃者按典術云桃

者五木之精仙木也 鄭鏐曰古者臣膳於君葷

桃荀天子弔諸臣之喪則巫祝桃荀以先之開冰

之時用桃弧棘矢皆所以除不祥也欲除不祥者

必用桃木蓋鬼神之所畏也劍者君子防身之具

凡小大之以暴惡凶暴乎人者亦不祥也用劍以防之殆亦用桃木以除不祥之意乎又曰劍之兩旁皆有刃其廣皆二寸半也又曰兩從半之謂自劍脊而中分之兩旁皆殺以趨鏐其廣則半臘也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鄭鏐曰設大也臘廣二寸半取而參分之去其一分用爲首之徑 歐陽氏曰莖長五寸中其莖設其後二寸半以後稍大也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鈞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鈞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

周官集傳卷十四

五

重五鈞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莖長五寸言五其莖長者謂長二尺五寸並莖五寸爲三尺也 按治氏註三鈞重一斤四兩故知此九鈞重三斤十二兩

鳧氏爲鍾兩樂謂之鈇

鳧水鳥清揚而善飛周人以鳧氏爲聲鍾官蓋鍾之聲貴乎清揚而能遠 鄭鏐曰鍾之制有鏐有鑄有編鍾編鍾十六枚而在一簾小師正其位磬師教其擊者也鏐則當十二辰之鐘者所謂鏐也旁有兩樂正有兩面面皆有帶先王之制鍾也大

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而生其方則在西其音則尚羽實樂最大者也然其以鳧名官何耶蓋鳧之爲物輕揚而善飛沒而不溺者也鍾之制重厚矣其聲則欲其輕揚而遠聞鍾爲衆樂之宗作樂者貴於無沈溺之過名官以鳧旣以見鍾之所宜又因以爲戒也 歐陽公集古錄曰景祐中脩大樂冶工拾銅更鑄編鍾得古鍾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卽寶蘇鍾也余知大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鍾皆不圓至李照奉詔脩樂皆以朴鍾爲

周官集傳卷十四

六

非及得寶蘇其狀正與朴同乃知朴爲有法也

陳氏曰樂鈇一物而二名也名曰樂者言其狀如木之檀樂然也金之澤者謂之鈇或曰鈇小鑿也鐘樂謂之鈇以其類鈇然也然鈇音洗則以其聲生於此清揚不鬱其淨如洗然也

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鈇鈇上謂之舞鄭鏐曰于之上所擊之處其名曰鼓言聲之自作也鼓上謂之鈇鈇之爲言正也左右上下此居正中焉鈇上謂之舞者義取諸發揚其體者從此也 歐陽謙之曰以鄭氏圖攷之鍾體分爲三最下

一截為鼓是擊處中間一截為鈺最上一截為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陳氏曰舞上謂之甬言若甬生出焉甬上謂之衡言若衡之適平焉 歐陽氏曰甬似今鐘鼻連於

鐘體者衡似別一物用穿鼻以縣鐘者今二物皆謂之鍾柄其意未明

鍾縣謂之旋旋盡謂之幹

陳氏曰鍾繫謂之旋言其飾之盤旋

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擗謂之

隧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七

鄭鏗曰數物者必以枚計日之光謂之景景則明而可觀枚之數顯然可數明著如日之景故曰景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鈺以其鈺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鈺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鄭鏗曰鍾之制當應乎十二律律有長短之不同則鍾之制亦宜異也伶州鳩謂周景王曰古之神瞽度律均鍾蓋言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而其聲也審如是說則鍾不可以立一定之制可知

矣 歐陽謙之曰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鈺以其徑

並鐘體而計之也以其鈺為之銑間云二分以為

之鼓間謂之間除中體自其空中而計之也銑連

體十分鈺連體八分銑之間八分鼓之間六分不

言鈺間意必與鼓間相若舞間四分此其上小下

大之制意其長短之數亦與廣狹不相異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與有說

鄭鏗曰先王之制器也不說之理默寓於其中使

後世之人觀其制於法度之中得其意於法度之

外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若夫鍾者樂之大者也聲

周官集傳卷十四

八

出於形形得其度則聲調不得其度則不調固有可說之理苟不說以詔後人則後世或妄以意為之求樂之和不可得矣故聖人不得不明告之以有其說也 歐陽氏曰震動所以發見也形之厚薄其發見必異聲之清濁其所從出必有自形之侈弇其必有以形于聲薄厚之所震動石播是也清濁之所由出大而短小而長是也侈弇之所由與柞鬱是也言厚薄而不言石播言清濁而不言大小長短言侈弇而不言柞鬱而終以有說作文之法也

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柝弁則鬱長甬則震

鄭鍔曰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此所以說夫震動之由也體失於大厚則聲如石而不發石之爲物堅實而無聲也體大薄則聲渙散而不聚播如播種之播布散而不聚也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歐陽氏曰鼓間之數居鈺間十之六鈺間之數經不著竊意鈺間必是小於鼓間也

周官集傳卷十四

九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

鄭鍔曰遂卽擁也又曰取其厚之一分爲之深則擊處常深六分之一而已深而又圓所以受擊宜圖故也

桌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滿

栗本作桌鄭鍔曰爲量名官曰桌何也桌之爲果最堅而實者也故言玉之堅則曰纒密以栗言風之急則曰栗烈婦人之贊用栗取其謹飭而堅守也量所以量多寡摩於物者其做必易故必改煎

金錫以爲之使纒密而堅實然後磨而不磷堅而

不耗用而量則常得其平焉又曰爲量欲其堅實而可久故煎金錫則必改更而煎之既煎之又再煎焉消涑之精則不復減耗也煎而又煎則消融者去而盡矣其所留者皆其精而不復減耗者矣於是稱其輕重既權之矣然後準之者雖已知其輕重又欲平其多寡用準以平之矣然後量之則量其多寡而各納於模範之中矣此文不止爲一量也如爲一量則不必權其輕重平其多寡矣惟不止於一則恐大小不等始有量之準之之法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一

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滿

鄭鍔曰孔子於公西華之母請粟曰與之釜及左傳所謂豆區釜鍾卽此所作之釜爾諸家說其所容之數皆不一焉晏子則謂六斗四升爲滿管子則謂百升而成釜爲左傳說者則謂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滿則釜八斗也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區曰釜爲六斗四升以下文觀之其鬻一寸其實一豆豆當爲斗釜之鬻一寸而容一斗則釜之內方一尺而容十斗無可疑者十斗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康成謂四升爲豆每四而加故自

區至甬而六斗四升彼殊不攷之于梓人也梓人謂飲器甬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而一豆矣夫一獻則一升也三酬則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爲豆而何而康成乃謂四升爲豆則失之矣或者以廩人萬民之食而疑其數蓋謂人四甬上也三甬中也二甬下也若以十斗爲甬豈其一月能食米至於四甬也殊不知謂爲一月之食米者亦康成之失也且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上下詔穀用非謂米也凡穀二而米一則四甬之穀爲米二甬爾月無二甬之米何足謂之豐

周官集傳卷十四

二

年哉則甬之數宜以百升爲正卽今所謂斛也量金錫以納模範而爲甬其深一尺其內一尺而其形方外則圓焉其實可容一甬故其名謂之甬也其甬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鄭鍔曰覆甬用底深一寸可容一斗爾耳謂甬之兩旁人所挈舉者也其聲中黃鍾之宮概而不稅

陳氏曰聖人之制器也不止一端每各爲之說以廣其傳使後世有失焉可卽此器以求之若璧羨以起度量聲中黃鍾之宮者是也 鄭鍔曰概平

也量所以平物之多寡非特公家之用而已民咸用焉使得咸用而不取其稅此所以民皆樂用之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惟則

鄭鍔曰古者作爲銘文皆所以詔銘後世非苟炫文以爲工此銘量之人自謂是銘之作非苟作也乃思索古人制量之法允信乎至于法之極也後世有作者無以加也是故作是銘文以銘此量非苟爲之銘蓋深思精求所以制作之道知其爲是量也允信乎臻於至極制器以爲用至矣盡矣立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三

法之妙後世不可復加矣是宜爲文辭以銘之也觀如中正以觀天下之觀是量既成可以觀來四方之國使四方之人則而用之也又曰非特以觀四國示當年而已也又可用此示以開迪後世之子孫使之常法則於茲器則爲之銘以詔後世宜矣故如啟迪我後人之啟古者器用皆有銘惟湯之盤銘載之記量之銘載於此湯欲日新其德則載其銘者所以爲後世人君脩德之法考功載誌作之度而特載量之銘蓋其制器可爲後世之防制作之法盡於是矣何則量所以出內者也使四

國之人不法乎是則多寡不均五尺之童適市而欺之者至矣雖然是猶可忍也若夫後世有天下者不能則乎茲器則弄柄之人或因出納以市恩歛怨天下之亂由是生也此所以特載於銘使用量者觀銘而知所警垂誡之意遠矣厥後齊國之君不識乎此執政之臣如田氏者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陳氏之量豆區釜鍾各加其一民謳歌之而齊國爲田氏所有豈不信哉 陳氏曰以此示之使彼觀焉以觀四國使同其用則雖有私智無所施矣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三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鄭鑄曰欲鑄金爲器先消凍之以求其精消凍之精粗必觀其氣候氣候者消凍之烟也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然則金者稟氣自東方之木託形于中央之土青者木之色黃者土之色木猶金之父土猶金之母而白者西方之色乃金之本質也黑濁者陰陽不辨之氣也始而煎之則黑濁之氣生蓋金錫相雜兩者交成於烈火之焰故其氣之上達者當然也是氣既竭則黃白次之蓋金土

之氣始見也及其久也黃白之氣竭則所以託形於母者盡矣然後青白次之是則受氣之父與本質皆見矣久而青白之氣竭而青氣獨見則其本質之氣亦不復留惟所以受氣者獨存則其反本復始歸於其初將百鑄而不能耗矣如是乃可鑄也古人之制器也非徒制作之巧而銷鎔金錫之法亦如此此其用心蓋將以爲萬世之計也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

周官集傳卷十四

四

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做則橈屬音燭鄭鑄曰函人爲甲欲周營而包護之使人勿傷也故曰函如徧覆包函之義惟甲所以周人之身是乃所以函之也玉篇曰犀似豕形如水牛黑色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亦有一角者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其皮堅厚可制鎧又口屬連綴之義上旅下旅以札相續日屬取其連屬也犀皮不甚堅故七屬蓋札短則以七屬相續而成兕皮則堅其札長故以六屬相

績而成至於取獸皮去其裏以二皮之表相合爲甲則其堅也極矣其皮堅其札堅故五屬而成可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窳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藥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

鄭鍔曰鍛革之熟則革之裏必平易之無敗廢故眡其裏欲其易易者治之精而無廢也與孟子百款不易爲已憂之易同然謂革之理也如兆朕眡革文理則欲其直而不曲蓋革朕已直則其制而

周官集傳卷十四

圭

爲甲也必正

眡其鑽空而窳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藥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陳氏曰甲以自營戎事所先先王於此尤致意焉謂不如是則所存乎我者未善何暇乎勝敵之事哉故書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甲也冑也干也所以自保者尤所當急故既言善矣又言弔也卽是三者言之甲又在所先焉函人所記之詳得無謂乎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

應龍曰鍛革而至于極則握之必柔順而滑利也鄭鍔曰戈之邪於車上謂之逸則此亦當爲邪出之義卷皮革者多邪而突出

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澀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懷也

周官集傳卷十四

六

鄭鍔曰著所附著之處也鋪著之處雖厚如薄故謂之淺

卷而搏之而不弛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微不羶

鄭鍔曰能不弛者必其厚薄有序均一無差故爾韞人爲臯陶

鄭鍔曰鼓控以板合成其中空成如陶然臯如鶴鳴九臯之臯水旁之深長處曰臯鼓木其中如陶深而直長尋四尺臯鼓一丈二尺以長謂之臯與此臯之意同應龍曰陶氏當從革按韻鞠通作

陶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

歐陽氏曰穹者三之一若以鼓四尺一面計之三之一計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併鼓四尺穹者計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鄭氏以鼓木二十板每版中央則合二十尺圍三徑一合計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以合鼓兩面而計之得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之數并數面四尺總計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故穹者三之一必倍其數也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七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鄭鑄曰皐鼓之制其長一丈二尺其面四尺而其中圍則不穹一倨一句如磬之折焉異於他鼓故特以為皐鼓言之倨言其直勾言其曲如磬之折則其中曲不三正也其名曰皐皐者長也緩也惟長故緩用民之力不欲急故長其鼓之形欲其聲之緩此則用之於役事也

韋氏

闕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鄭鑄曰自陰陽判為五行五方之位正而五色遂章左氏所謂天有六氣發於五色是也然各奠其方各色其形固未足以為文采之美惟畫績之工取五者而雜錯之然後其文為可觀東震位也震為木木始生其色青南離位也離為火火炎熾其

周官集傳卷十四

六

色赤西兌位也兌為金金色白北坎位也坎為水水色黑天位乎上觀之蒼然不可得而名也謂之玄者以其遠而最微所可見者玄而已玄者黑色之尚微乎地位乎下土壤不齊不可得而名也謂之黃者以其近而最微所可見者黃而已黃者赤色之尚微乎凡此六者取上下四方色之著者而名之也故皆以謂之為言蓋所以指名其方位之色者不能逃乎此也天地四方有自然之位有自然之色所以正其名也畫績之事取其自然之色而合之先後次第各有所宜青與白宜相次東西

定位之色也赤與黑宜相次坎離相交之色也立
與黃宜相次乾坤配合之色也一行不偶無以相
生五行不尅無以相成前言四方自然之色言其
相生也此言合而相次言其相尅也東方之青次
之以白金尅木也南方之赤次之以黑水尅火也
至于天地則欲其如夫婦之相偶所以奠其尊卑
之位也其相尅乃所以相成歟畫績雖一技爾然
而雜四時於五色無非陰陽之妙理寓焉然則先
王一代之色各有所尙以表盛德之所在豈無意
哉

周官集傳卷十四

五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陳氏曰剛柔雜於東南而爲文故青與赤謂之文
至西南而事成故赤與白謂之章乾位西北其道
主斷故白與黑謂之黼艮位東北陰陽各止於其
所而辨故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則績陽
而繡陰陰嫌於不備也故特以名之不然績豈不
備五采乎歐陽謙之曰績主用色故但言色繡主
用采以刺於裳非但以色施之故言五采備謂之

繡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鄭鏞曰土者地也地不可得而畫黃者地之中色
故畫以黃易於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祭祀用黃
琮皆取其色之中也又曰天不可得而畫也惟天
以一氣運而爲四時四時之在春爲青在夏爲赤
在秋爲白在冬爲黑故畫天時則隨時變其色而
已

火以園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

鄭鏞曰畫龍所以表於也然十二物中有龍而已
不畫水也殆亦記時所見乎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三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鄭鏞曰畫績之事能取四時五色相雜以章明之
使文采粲然可觀是之謂巧作之自於聖人創之
自於智者能彰施五采亦惟巧而已故曰謂之巧
歐陽氏曰此經結上經而言之也上經言天地
四方之位青赤白黑之次山水禽獸之象是各有
其義而已至其鋪叙布次之而使有文采之可觀
非巧者不能也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鄭鏞曰設色文也文必因質而後著素功有質然

後可以施畫纘之文畫纘之文在其素功之後乎
故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孔子曰纘事後素皆是意
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人
爲纘五入爲緹七入爲緇

鄭氏曰鍾聚也或謂堯舜之世羽賦有夏翟徐州
貢之周時豈非耶設官以染羽何哉有虞尙質而
未文雖用羽而猶寡後世日趨於文以周制攷之
后之衣服則用羽車與容蓋則用羽國之旌旗則
用羽舞者所執則用羽其他用爲衣服之飾多矣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主

况以愛物爲心者不忍多殺也於是染羽之法
取其可染者染而用之後世以翠爲飾者出於天
地之極南必欲制之以爲用至於一羽之微其價
千金微物亦不得以遂其性命之理豈知先王之
制者鍾氏掌染羽名曰鍾何也爲羽不受色其染
尤難至於久然後其色聚焉故名官曰鍾鍾者聚
也欲其色鍾聚於此也又曰既浸丹秫三月之久
又沃而漬乎羽則知羽之受色爲難可見也

筐人 缺

設色之工五畫纘鍾筐筐今以天官染人攷之春

暴練者其帛氏歟其職所謂凍絲凍帛是也夏纘
立者其鍾氏歟其職所謂三人爲纘五入爲緹七
入爲緇雖不言立而鄭氏謂立在緇練之間是也
若夫秋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經有五采備之文
不然其筐人之職乎

陳氏凍絲以澆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陳氏曰凡凍無他凍其生者熟之而已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鄭鏞曰以七日七夜爲度欲其得陰陽之氣一於
平也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主

凍帛以欄爲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
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明
日沃而盪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
凍

鄭鏞曰上文凍絲記水凍之法此文凍帛記灰凍

之法 陳氏曰渥漚其帛以灰沃帛而熟之也既

日渥渥必有水焉非特灰而已 鄭鏞曰實於澤

器欲其不遠以乾熇也淫之以蜃淫與善防水者

淫之之淫同謂粉蜃以淫其上 歐陽氏曰蜃若

今石灰周禮共白盛之蜃古者蓋取蚌殼以爲灰

以爲白盛之用也以欄木灰煮其帛使熟又以蜃灰淫之使熟盛而白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鄭鏐曰天子執鎮圭者執以朝日也執冒圭者執以驗諸侯之瑞也當朝覲會同之時執圭而來者天子則以冒圭而冒之蓋諸侯之邪刻其圭之上而天子邪刻其冒之下以驗其合否名之曰冒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三

者以明天子之德足以覆冒之也與書所謂丕冒海隅出日之冒同

經子男執皮帛

歐陽謙之曰案史記曹相國世家初封參爲執帛註孤卿也後遷爲執圭註諸侯伯執圭以朝位比之三代之制諸侯雖去其籍未盡亡也而猶彷彿可見者其有不可泯沒者若此夫

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鄭鏐曰四圭尺有二寸以璧爲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又等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鄭鏐曰杼上殺削其上應龍曰王所摺大圭摺插也插之紳帶之間以其摺於衣帶同於衣服故以服言 林氏曰王執鎮圭又執此以副焉則非圭之正也故又謂之介圭介之爲大有所副而已服之則所謂摺之也

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象憲以易行

鄭鏐曰用縹所以見文德之外也

周官集傳卷十四

四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歐陽謙之曰璧本九寸肉六寸好三寸今好三寸不改其度而左右之內減六寸而爲五寸上下之內增六寸而爲七寸度量其寸數使足於一尺則以是而爲度矣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鄭鏐曰以璧爲邸旁有一圭圭以五寸爲度者五蓋天地之中數所以象三光運行乎天地之中也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鄭鏐曰璧天地九陽之極數也天子如天而爲陽

之極也故享之以璧琮九寸下文有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則此不當言琮諸侯之享天子用璧則用琮所以享后兼言琮者舉尊以見卑之意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鄭鍔曰七寸者少陽之數天子而用七寸蓋男下女之義也不言和難則以穀圭以聘女爲主歟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鄭鍔曰宗廟祿用圭瓚以象陽之用也山川祿用璋瓚以象陰之成也此大璋中璋邊璋皆祿山川

周官集傳卷十四

圭

之器言大言中則知邊璋爲小邊如邊際之邊則小可知用三璋者於大山川則用大璋於中山川則用中璋於小山川則用邊璋山川則陰氣之聚故用璋以象陰也刻出者四寸所以貫勺也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

鄭鍔曰亦如之者亦如邊璋之制以七寸爲度天子用穀圭七寸諸侯下天子故用大璋七寸天子宜用十二諸侯宜用九寸也皆以七寸爲度則降尊以從卑也且表其下女之義也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林氏曰中璋牙璋之小者蓋軍有小大所用之璋亦異然璋所以象陰之成事而牙有噬嗑之用焉故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鄭鍔曰天子之后謂之宗后宗尊之之辭權者鈇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爲權蓋用之於內也獻爾稱絲其以此歟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鄭鍔曰王法天之大數后與王同體故皆以十二

周官集傳卷十四

美

寸爲度歐陽謙之曰天子之后謂之宗后蓋一官之所尊宗宗之也天子之後宮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所以偶於天子也其可以無嫡庶之分而失正妻之別哉爲正爲嫡則可以正位於內而爲一宮之所宗也所謂宗后蓋后嫡室元妃之云者歟

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歐陽謙之曰其數器一其度量同權之輕重當出於一也而宗后駟琮五寸以爲權天子駟琮七寸以爲權得無輕重之不等乎意者鈇兩升鈞其輕

重固有定數也而五寸七寸其數之所起有不同者若宗后之權或起于升天子之權或起于一升有半歟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聶氏圖曰兩圭五寸亦宜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

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與四圭同 鄭氏圖曰兩

圭邸琮兩圭五寸天地之中數也

案十有二寸璽案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
人以勞諸侯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三

鄭鏐曰案飾以玉所以明憑恃以爲安后之于賓客有勞之之禮者如王致酒則后致飲然夫婦相成之意 歐陽謙之曰皆九皆五亦所以言案之數也諸侯皆九不別于公侯伯子男之君也大夫皆五不別於公侯伯子男之臣也經本言飾案之玉而遂及於勞諸侯之具孰謂考工止工匠之事哉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鄭鏐曰觀圭璧兩圭皆五寸以爲制則璋邸亦五寸可知

櫛人 闕
雕人 闕

周官集傳卷十四終

周官集傳卷十四

三

周官集傳卷十五

元 毛應龍 撰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

陳氏曰倨言其直句言其曲一曲一直是以前折
然大折則傷於曲故以一矩有半準之蓋規圓矩
方以法矩準之而增其倨句之半則不至於大折
矣

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
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
則摩其端

周官集傳卷十五

一 豫章叢書

陳氏曰股取況於股肱之股蓋其體之肥故也鼓
取名于鼓樂之鼓以言所擊在是故也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莠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

歐陽氏曰近鏃鐵多鐵重故三分箭筈而其前一

分之重與後二分相停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

顏氏曰枉矢絜矢謂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故曰

兵矢結火以射欲行之疾故其鐵差短而小焉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顏氏曰弋而取之小尤欲其輕利則其鐵又短而

小焉故七分之三在前四在後 鄭鏐曰不言恒

矢以其輕重得中不待訂之然後平故也 陳氏

曰司弓矢所辨者八矢而此所記者五又兵矢在

司弓矢則莫之見蓋司弓矢以辨其名物爲主攷

工記則記其爲之之法而已記其爲之之法故有

合而名之者且以其前後之輕重爲序焉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

顏氏曰三分其長而殺其一則前雖有鏃而不重

以其筈厚爲之羽深

歐陽謙之曰羽深意羽之在橐外者必羽之在橐

外者與橐之大細相停也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

其羽

陳氏曰欲知陰陽之辨者將爲設其比當取其輕

重之均也 鄭鏐曰安括于兩旁必夾其陰陽則

無強弱之相勝然後夾其比以設其羽則設于比

之四角而無偏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鄭鏐曰羽長六寸三分之而設其鋌鏃當長二寸

也於文當爲三分取一以設其刃不言取一者闕

文自三分其長而殺其一至於設其刃皆言其爲矢之中法如此則雖有疾風亦不能驚憚其矢使之不正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琯

鄭鏐曰刃長寸當爲長二寸蓋三分其羽以設刃則知刃二寸矣圍一寸其鋌則十之蓋十倍於圍當長一尺也鋌者箭入橐中 顏氏曰重三琯則重稱于葉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

周官集傳卷十五

三

顏氏曰前弱則首低故俛後弱則末撓故翔中弱則首尾搖故紆而曲中強則首尾弱故飛而揚也是故夾而搖之以旤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旤其鴻殺之稱也

鄭鏐曰爲其有病有利不可不察故於是記其試之法 陳氏曰羽之設欲其有節故於豐殺言節

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橐 顏氏曰搏則形之圓也 鄭鏐曰欲其圓出於自然非琢削也故曰生而搏其搏同矣則以重爲貴

其重同矣則以節日之疏者爲貴節目皆疏矣則以其堅實如栗者爲貴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鄭鏐曰孟子云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器不足用故周有陶人之官又曰上古聖人凝土以爲器堯世雖去古遠然以天子之尊猶且飯土瑤啜土銅傳及有虞而益尙之故瓦棺泰尊猶載於禮孟子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馬遷言其陶於河濱器不苦窳則考工記言有虞氏尙陶不爲無據後世

周官集傳卷十五

四

日趨於文金玉竹木其制不一而祭天之器不廢陶匏者不忘古且貴質也雖然祭天不敢忘其質至于用器之尙陶王者亦不能廢之也故孟子以爲萬室之邑一人陶則器不足用此陶人之官所以見於周歟 鄭氏圖曰甗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甗中設銅單可以開合 歐陽公集古錄載宋太宗長安有民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甗中設銅單可以開合制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胥于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 鄭鏐曰左傳云齊遺晉以玉甗

後世或用玉爲之以爲國寶歟。當如管子所謂百升而成釜之釜也。有足者謂之甗，無足者謂之釜。所容皆同，以其名相近也。

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

鄭鍔曰：鼎之類，所以烹飪，經于亨人，言鼎鑊於小宗，伯言省鑊於小司寇，言寶鑊而不言鬲，爾雅言欸，足謂之鬲，欸空也。蓋其足空中也。其實五穀下，文言豆實三而成穀，穀當實一斗二升，則五穀六斗也。鬲所以烝炊之器，其上容，微焉。又曰：其實二穀，則容二斗四升也。

周官集傳卷十五

五

旅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凡陶旅之事，鬻壘，薛暴不入市。

按古簋有銅爲之者，歐陽氏集古錄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堵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爾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也。器中脯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

雜記註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輹，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

筍虞

鄭鍔曰：筍，或作筭，虞，或作錄，其實一也。筍之上，有崇牙，虞之上，設業，業之上，樹羽，而虞只用直木爲之。詩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而虞只用直木爲之。詩曰：虞業維縱。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鄭鍔曰：胸鳴如榮原蜥蜴之屬。

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後，大體短，短若是者，謂

周官集傳卷十五

六

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鄭氏曰：鴻，備也。顏氏曰：備，均直也。

凡攫網撓箝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

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苟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鄭氏曰凡虎豹獠繞之屬能攫取物也能網取物也能攀援而登高也能攀嚼而吞物也皆狀獸之猛鷲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鄭氏曰觚當爲觶字之誤也 應龍曰按韻說文觶或作觥則與觚字相近寫者誤以觥爲觚耳又

周官集傳卷十五

七

曰一獻者獻以一升之爵也三酬者酬以三升之觶也并當觶之升數計之爲四升豆古食肉器也四升曰豆豆雖非飲器計四升之數則同鄭註謂豆當作斗按一斗十升以禮數推之非是

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陳祥道曰所謂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主一日之時言之也 應龍曰觴酒豆肉豆所以盛肉故曰豆肉至於酒非可以豆計故謂之觴酒此經取四升之數爲義故酒亦曰一豆按禮記一人

洗解受四升增韻云實曰觴虛曰觶竊意觴與解皆容四升則與豆四升之數無以異其曰中人之食者蓋飲食皆以四升爲度此中人之量也行禮之際以中人之量所能容者爲法過乎此或不勝其任不及乎此或不足其欲故獻酬之際亦或以此爲之節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應龍曰廣與崇方廣闊也參分其廣義如廣輪之廣橫量曰廣從量曰輪 鄭鏗曰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皆所以爲的此指

周官集傳卷十五

八

大射之侯以言記的之法故特言鵠爾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纒寸焉

歐陽謙之曰網所以張侯於植纒所以繫侯於綱 鄭鏗曰取手之寸以爲法也如今之簾幙上用

紐然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鄭鏗曰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祭數又曰大射之禮使羣臣諸侯盡志於

射以圖有慶之功以免有讓之過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鄭鏐曰說者以為遠國之屬繫於人君之德而已
豈一張侯而遂使之屬歟蓋嘗考修文德以來遠
人者夫子之言矢文德以治四國者宣王之事則
張五采之侯以示文德能使遠國屬孰謂其不然
哉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鄭鏐曰六獸皆正而畫其六首於正鵠之處張此
侯則以燕射也王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周官集傳卷十五

九

樂而樂使夫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禽獸偪人麋鹿
在郊害人者未除人君方且宵旰不暇何以燕樂
於頃刻耶惟其驅虎豹犀象而遠之食其肉而寢
處其皮人無異類之害則君有無為之樂是故張
獸侯者明獸之害人者吾亦射之矣此其可以息
燕焉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鄭鏐曰食有祭所以不忘乎有功於養人之神也
蠶有先蠶卜有先卜農有先農皆不忘其初也况
於射將以服諸侯乎

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
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鄭鏐曰其祝辭則實所以警于不服之諸侯故曰
惟若寧侯蓋言所祭者惟女安寧之侯也若夫不
安寧之諸侯則是悖戾違上不寧乎臣節而敢為
叛亂者也此王者之所不恕故曰毋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也又曰既祭夫順命
之寧侯又射乎不順命之不寧侯又從而勸戒夫
凡為諸侯之人曰女當安乎臣節勉強自愛以保
天年詒女子孫常為諸侯而受百福也 歐陽謙

周官集傳卷十五

十

之曰強飲強食亦猶書簡祝頌之語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受長尋有四尺車戟
常首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按前記云秦無廬注秦多細木善作矜秘即矛戟
柄是也故以廬人名官 鄭鏐曰矛之法一爾曰
酋曰夷者長短之異故異其名也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
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
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
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

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裨刺兵搏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鄭鏐曰用兵之法有攻有守攻之勢異乎守守之勢異乎攻則兵器之不同固其理也攻人之國則進以趨利人不衆則力不足以攻行不遠則不能出人之不意人衆行遠則飲食之不繼亦其勢然也而又進攻爭利則必涉險阻此所以費用短兵然後爲便守人之國而不攻則居以伺便不戰不爭安坐而食故飽而不飢倘或有行所適亦不然

周官集傳卷十五

十一

亦不至於涉險阻此所以費用長兵然則兵器之制自戈至於夷矛由六尺六寸至于二丈四尺蓋不惟是長短之異而已國不能無用兵之時兵不能無攻守之勢將以適用不得不然也

凡爲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首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鄭氏曰被把中也 鄭鏐曰人所操而用之之處又曰凡矜皆不圓蓋爲八觚也惟把處則圓之又

曰戈出無刃以其上頭稍細之處爲首爾首矛之長二丈也三分之使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則在後所操之處圍其圍之處得三分之一也矛矜所操之處則其圍五分之四矛之刃所以刺入而直前者圍得三分之二其不言夷者二矛之制同特其長短異爾故舉一以見之也大抵父矛之制所以趨鎗者必殺而其首又殺焉 毛應龍曰舉父與酋矛則戈也戟也夷矛也三者之圍亦從可知矣

周官集傳卷十五

十二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眠其蝟也炙諸牆以試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眠其勁也 鄭鏐曰廬人之爲廬固有法也試其廬事亦不可不知其法焉橫置於膝上以一手執其頭而搖之以眠其勁否若其材之堅強則兩頭無強弱矣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闔工

鄭鏐曰凡此六者皆建於車上既建而車不反覆由其制得法長短小大各適其平然後可以闔工名也 應龍曰前經言車有六等之數蓋以軫與人四兵而言之不數夷矛也論其高下故曰等也 此云六建明無軫自取人與五兵皆立于車上論

其建立故曰建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眠以景

鄭鏐曰置槩將以眠景然必槩之正則景可驗欲

其槩之正則繩而正之以繩正槩槩已正乃眠日

影焉所謂眠以景則眠日至之景而驗以圭也

陳氏曰水地以垂所以取其地之平置槩以垂所

以取其表之正四圍之地平矣然後中央之表可

立焉中央之表正矣然後日出入之景可眠焉故

眠以景

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周官集傳卷十五

三

鄭鏐曰眠以景而又為規以識之者記之也歐

陽謙之曰為規識日出之景規者正圓之物也所

以象日之景也朝而觀日出之景為日景之象以

識之夕而觀日入之景又為日景之象以識之朝

之景與夕之景相鄉如合璧則東西正矣

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朱氏詩傳曰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之景以定

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 鄭鏐曰三相參

為參已識日出入之景又以日中之景參之故曰

參參以三相考也日中之景其夏至日景歟其長

則尺有五寸焉 應龍曰此上言建國之始已下

言營國之始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陳氏曰靈臺之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又詩序

言衛文公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則建國之與營國

異建言其始造營言其築作也此言經營之法國

中之廣則九里其方皆三門四方而十二門也天

子之禮必法天之大數門宜十二也朝廷宗廟之

所居處夷夏諸侯之所會同固非九里所能容也

而況上公之禮國家宮室以九為節故城方九里

周官集傳卷十五

十四

官方九百步奚可以天子之尊下同上公之節乎

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由是

言之天子外城宜十二里而匠人營國為城九里

者蓋中城也 鄭鏐曰旁言其國之旁旁之門有

三焉總四旁而有十二門矣以象十有二辰之位

分布乎四方也

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顏氏曰經涂九軌舉經言見緯涂皆九軌也 鄭

鏐曰周人上輿故制涂之法取足以容車九軌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鄭鏐曰市朝其地皆百畝一夫受田百畝然市有三朝亦有三非一夫之地所能容蓋指所治之處言之市有司次介次之處朝有內外燕之殊其地皆以一夫爲率爾 陳氏曰市朝皆方各百畝而無侈制以妨民之居又可知矣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

天子所御之室在夏曰世室在殷曰重屋在周曰明堂其制一爾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鄭鏐曰其四室則方皆三步其廣則益以三尺其

周官集傳卷十五

五

中央之室則方四步其廣則益以四尺中央者大室也大室爲尊故方與廣皆異乎四室也 陳自強曰室三四步皆室之修也中四而旁三也先言旁而後言中故曰三四步四三尺者室廣之益也中益四而旁益三也先言中而後言旁故曰四三尺

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

鄭鏐曰階以爲升降之等觀明堂位言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則前三階之證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鄭氏曰門堂門側之堂 鄭鏐曰謂世室門之堂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鄭鏐曰顧命云左

塾之前右塾之前正謂是也 又曰言門堂三之

二此則各居其一爾此門堂之室所謂兩室與門

各居其分此取正堂三之二數分而爲三也居門

堂東西十一步四尺則每室東西得三步四尺居

門堂西北十一步四尺則每室西北得三步有奇

般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鄭氏曰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應龍曰大

周官集傳卷十五

六

寢路寢也又曰明堂位云複廟重檐其屋重簷因名重屋焉四阿重屋意若之之數殿四畔有散水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

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鄭鏐曰筵卽司几筵所謂莞筵蒲筵筵之制長九

尺夏度以尋周度以筵蓋以九尺之筵爲尺寸之

度堂崇一筵者堂基高九尺也五室凡室二筵者

中爲五室一室之廣各一丈八尺也 或問明堂

之制古今諸儒之說不一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其制亦有同與曰明堂之制或以爲一殿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或以爲四堂十二室近代歐陽謙之又謂周人五室凡室二筵此五室須別在明堂之外未必卽明堂之中爲之此說尤非 鄭氏曰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 歐陽謙之曰鄭氏旣言世室爲宗廟矣又言五室象五行分布中央四維何也考之於圖則自中央介爲五室土居中央金木水火四

周官集傳卷十五

七

角相接今考上文堂修二七計十四步以尺計則八十四尺也而五室之修則六丈廣四修一則十七步有半以尺計則百有五尺也而五室之廣則七丈意者堂修二七廣四修一者自爲世室之堂爾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又別自爲世室之室爾要知古今明堂不越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自白虎通論以後紛紛不一唐立明堂亦是臆說創見宋龔知聶氏竇氏作五堂之圖紆江李氏又別爲之圖說其後又作經世圖譜以非其說者而圖譜尤可駁也蓋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凡

天子所御之室制度皆然非曰世室曰重屋曰明堂各有一屋爲之名也其爲屋也名若有異而所以爲治朝者同此制也國門外朝諸侯所御者亦此制也王適四方巡守所御者亦此制也朱文公謂狀如井田此語盡之大抵王之所御者有定位室有定方而無定名所謂五室未嘗不五室也所謂十二室未嘗不十二室也唯閏月無定位則居於門爾鄭康成謂明堂者明政教之宮二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言之以明其同制則夏殷周王者所御之室信無以異也

周官集傳卷十五

六

廟門容大肩七个闔門容小肩參个

鄭鍔曰此言門之廣狹肩所以舉鼎者有牛鼎有騂臚臚之鼎鼎有小大則肩有長短牛鼎鼎之大者故其肩謂之大肩騂臚臚之鼎鼎之小者故其肩謂之小肩應龍曰廟門廟之正門也正門不可不大廟中之門謂之闔門北旁出之門也按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闔門是也廟門闔門各取容鼎肩大小以爲度者廟中以祭爲主而祭以鼎爲主也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微參个

鄭鍔曰王之五門一曰臯二曰雉三曰庫四曰應

五日路路大也王寢在是故以大言之然應門則人主出而應物之門故路門雖大而不若應門之尤大是故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微三个大小所以有差焉路門之大足以容兩車之半而已蓋其廣一丈六尺五寸也乘車二微之間廣八尺凡二微三个則二丈四尺應門之大其廣二丈四尺也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鏗曰昏義曰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

周官集傳卷十五

九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故內有九嬪外有九卿也然內助非無夫人而特言九嬪者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夫人則不繫以職焉外助則非無三公而特言九卿者蓋九卿貳公宏化分職率屬三公則坐而論道也於路寢之內設爲九室使九嬪居之以教九御而舉內治路寢之外設爲九室使九卿居之以理百職而舉外治外之九室如後世之外尙書省內之九室如後世之內尙書省也王有六宮九嬪以下分居之而又有九室以居者蓋時當治事則居此

以考內治也或謂居者非特於此治內事亦於此居殊不知王有三朝九卿以下朝焉未嘗有九室而朝也此則九室九卿朝焉亦當治事之時則處此以治朝事爾非謂於此而朝見天子也九卿不於九室朝而謂九嬪居之可乎 陳氏曰於內九室言居則九嬪所常居者於外九室言朝則朝日處之而已

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鄭鏗曰取國之政事九分之使九卿各治其一夫惟九卿各治其一則事各有統小大畢舉無廢務

周官集傳卷十五

九

矣三孤六卿孤而謂之卿者以孤卿同於六命也又曰司士之擯則孤卿特揖朝士之朝則孤卿位左謂此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鄭鏗曰宮隅七丈則宮牆五丈城隅九丈則墻身七丈矣舉高者言焉 陳氏曰雉之爲物有分域焉故墻堵之數取以爲名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則雉之崇修取於雉之飛止之數蓋雉飛若矢一往而墮五堵爲雉崇修放此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鄭鏐曰此言諸侯之制當殺于王國也然近天子者其勢屈遠天子者其勢伸故諸侯於隆殺之中又有高下焉又曰都在畿內近天子其勢屈也故以天子門阿之制以爲之城制諸侯在畿外遠天子其勢伸也故以天子宮隅之制以爲之城制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

徐氏曰言城則先都而後諸侯內外之序也言塗則先諸侯而後都先後之序也

周官集傳卷十六

元 毛應龍 撰

匠人為溝洫

賈氏曰古者人耕皆畝上種穀溝洫之間所以通水鄭鑄曰為國之本在農農民之利在水春耕夏耘者農事之有常旱乾水溢者天時之不常先王以為天下之大利害者亦莫若水故為之溝洫以瀦以蓄焉為農民之利而又以決以導焉除田間之害故命匠人為溝洫焉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

周官集傳卷十六

豫章叢書

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易斲木為耒剡木為耜按增韻柘曲木曰耒耒端曰耜 歐陽謙之曰耜之為物或謂之木或謂之金蓋木在內金在外 陳氏曰古者必耦耕蓋以器言之則體并用利以人言之則力協而功勸則其耕也深矣故一耦之伐廣尺而深亦如之謂之畝者田法所自始也 歐陽氏曰畝即壟中種禾之所也畝中之土發于畝上者禾既成而後又下其土於壟中也田法于畝行之而為田間水道之制焉 陳氏曰田首倍之則畝向而注焉故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即此所謂倍也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鄭鑄曰自澮而外則有川焉水由是會直達于川則小水有所歸大水有所入旱乾則資以灌溉水溢則有所決導故農民不為水所困然自遂至澮水入於川其來也眾必須各載其名而識水之所從出則壅塞者知其所在疏導之為甚易矣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大司徒名其社與其野皆欲有所

周官集傳卷十六

二

辨而況於溝洫之水乎然則溝洫之法考於遂人十夫有溝洫之制則不同說者則鄉遂為溝洫之法而公邑為井田之法所以異也 歐陽氏曰專達於川此當為開鑿之川下文兩山之間必有川焉乃為自然之川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陳氏曰兩山之間必有川則水有所赴而歸大川之上必有涂則道以通而達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

三十里而廣倍

鄭鏐曰為溝之法當順地脉苟逆地防則不順其脉矣不順其脉溝雖可以強成而水必不可強行注水之法當使順水以導之苟水屬不理孫則不順其性矣不順其性水雖可以強導而水不可常行故皆曰謂之不行蓋地勢有高者不可平之使下水勢有卑者不可激之使高也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鄭鏐曰水之所停留而不行者謂之奠水將以行之必如磬之折可也其直者三其曲者五是謂磬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三

折其勢如此則雖停留者亦將奔趨而往矣

欲為淵則句於矩

鄭鏐曰水流至是渦邪回旋 陳氏曰矩之法正方非特磬折而已况視此而又句乎如是則水勢反流而為淵矣

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

歐陽謙之曰為溝所以疏水而去之也故必因水下流之勢則水自激蓄而為溝矣為防所以儲蓄水而聚之也故必因地關束之勢則水自淫淫而

易防矣

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 鄭鏐曰先一日用功觀一日功之深淺用為法式乃以此式為準而傳眾力不為之式則一日之功不知其多寡而土功之興不知其久近又况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彼未知役之期或咨嗟愁嘆謂上之人苦我以力役也唯先為之式則用人之多寡計功之久近可坐而知以是賦功則指日而成不愆于素矣

周官集傳卷十六

四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

鄭鏐曰築牆與防者必以繩縮版然後實土 陳氏曰索若詩所謂其繩則直是也 蘇詩曰其繩則約若詩所謂約之閣閣是也 斯干詩曰約之 閣閣標之橐橐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言約之大過則汲土之時索有不勝其任矣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窳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

鄭鏐曰涂者堂前之道也中高旁下 實其崇三尺墻厚三尺崇三之

鄭鏐曰宮中通水道之處左傳所謂逃出自竇謂此也惟高三尺則通水利而無壅塞矣牆謂凡宮室之墻也 陳氏曰下厚則上可以高法當以是為準過乎此高而易頽矣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一宜有半謂之矯一矯有半謂之柯

鄭鏐曰古之造器用者或取諸身以為度或取諸物以為度各因其宜則為造法之始此車人之事有矯有柯原其所始則取宜矯柯之外又取諸磬折焉蓋取諸人與物以為度也

周官集傳卷十六

五

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鄭鏐曰一柯有半則其長四尺五寸蓋取人之身俛而磬折以為度也人長八尺中則四尺自帶而下則四尺有半故其俛身如磬之折則四尺半車人之器有長一柯有半者取諸此以為法也 車人為耒廡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廡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

耒耕耒也廡刺也謂耒下前接耜之金也鄭氏以為接耜初耒為過而賈氏遠以耜為耒頭金近代

陳氏辯之其說謂易曰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是耒耜皆取乎木惟耨則以金為之而用於耒耜者也 陳氏之辯是矣而不詳言耜之為何用蓋當謂耒之前接者耜也耜之前接者耨也耨即所謂廡也以金刺土者也匠人言耜廣五寸鄭氏謂古者耜一金是也中直者謂廡之上句之下也上句者謂人手所執之處也自其尺有一寸之廡緣其外而曲量之至于中直者三尺有三寸又自其中直者曲量之至於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則耒之長六尺有六寸而曰與步相中者何也蓋上下兩曲之內

周官集傳卷十六

六

相望如弦望直量之止得六尺正合六尺之步然人之步恐其不均故以六尺之耒代之野度以步其謂是歟陳氏曰緣謂循而上之弦謂直而度之外謂邊也首謂上也內謂中也自廡緣其外以至於首度其左右上下小大多寡之類均矣然後以此而弦直其中以審其度焉以弦其內得六尺有六寸之數則其度不差矣六尺有六寸即上文所謂尺有一寸三尺有三寸二尺有二寸之數合而成也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蓋言其用之時則器之度與人之步適相當焉古者六尺為步而此

以六尺有六寸之器爲相中蓋以其上句中直而句居前則方其立而用焉前後相距適應乎一步之數則用之疾徐前後調而有節矣 歐陽謙之曰以弦其內望直而量之所以爲庇弦其內而不及六尺有六寸則大曲弦其內而過六尺有六寸則大直大直曲皆未之病也故必合六尺有六寸之度而後可

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鄭鏐曰庇直則當堅地而推之必利庇句則當柔地而發之必利推者推而前也發者舉而起也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七

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陳氏曰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不過於句不過於直適如磬折之勢焉則用於剛柔得中之土所以謂之中地鄭鏐曰中地不堅不柔故未之庇與其中之直兩者適調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

鄭鏐曰斧柯起于宣而首則起於柯故言柯之長與博厚之尺寸乃五分其長取其一以爲之首首者斧之頭也五分三尺之一蓋首長六寸也

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陳氏曰渠車門也 鄭鏐曰渠車之牙也乘車之輪所謂牙者以內固抱卽此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歐陽謙之曰行澤行山俱謂任載之車非乘車也

陳氏曰轂短則利轉長則鎮安澤泥山險各有

所宜

行澤者反鞣行山者仄鞣反鞣則易仄鞣則完

鄭鏐曰木心多滑反而鞣之則滑易而去泥爲甚

周官集傳卷十六

八

利矣山多沙石輪易斃惟仄木以爲渠則堅刃相補不偏壞矣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鏐曰輪人言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謂

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者此則大車之輪九尺而

六分之其語雖同尺寸則別

栢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

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鄭鏐曰行山之車蓋以栢木爲宜如詩人言檜楫

松舟汎汎楊舟之類也栢者木之至堅山者地之

至險以至堅之木而爲車則行險而不鄰與

大車崇三柯縷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鄭鏐曰算一寸乃固也 歐陽謙之曰以乘車言

之輪崇車廣衡長三如一謂之三稱今大車輪崇

九尺則輿之崇亦九尺歟是以牝服八尺若論其

橫則徹廣六尺牝服不應有八尺矣所謂牝服必

輿上有鑿孔以受別木也

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

歐陽謙之曰以其承上牝服言之此言二柯有三

分柯之一亦羊車牝服之尺寸也

周官集傳卷十六

九

栢車二柯

歐陽謙之曰此亦以牝服之材言之也栢車牝服

之材蓋長六尺牝服鄭氏例以較解之案詩淇澳

猗重輅兮以爲車前橫木出式者若徹廣六尺橫

木不容有七尺八尺之制也任載之車不容有橫

木在前謂之牝服則又不容在上意在輿上而或

騎之下通謂之較也

凡爲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

鈞徹廣六尺扁長六尺

鄭鏐曰鑿輅之鈞心則以較之長而三分之使二

分在前一分在後於其中而鑿之可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

鄭鏐曰古之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後之人遂以

爲觀德之具自人君至大夫士莫不盡志于射由

是專命弓人爲之取材必有時取一不時不足以

爲良

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

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

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陳氏曰和者合異以爲同也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一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檣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

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

鄭司農曰檣讀爲億爾雅曰柘檣應龍曰卽詩所

謂北山有柘陸璣云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

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疎開花似練

而細藥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

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說文其屬大者可爲

棺槨小者可爲弓材鄭鏐曰荆山荆堅而美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鄭鏐曰旣得七材又有相之之法相者察而眠之

以知其美惡也凡木必有陰陽之偏 王昭禹曰
木之資氣於陰陽者不能無偏正之異偏於內者
察於外可知其心赤者陽之正色黑者陰之正色
相幹欲赤黑者外焉得陰陽之正色足以知其心
亦備陰陽之正氣蓋偏乎陰則其材柔偏乎陽則
其材剛皆非幹之良也鄉者洞遠之義也凡木叩
而擊之必有陰陽之聲聲之清者爲陽聲之濁者
爲陰近根則陰其聲必濁遠根則陽其聲必清枝
遠根則其材得陽氣而良近根則其材得陰氣而
奴故擊之而其聲清揚則知其材之遠根也

周官集傳卷十六

二

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

鄭鏐曰凡弓有射遠者有射深者欲爲射遠之弓
則用其材之執者欲爲射深之弓則用其材之直
者

居幹之道苗粟不迤則弓不發

鄭鏐曰用鋸以剖謂之居用鋸以剖則所以處鋸
者不可不順其文理也苗粟爲解剖而裂之也苗
如苗田然開而耕之也粟如粟烈之粟不迤不邪
行絕理也木必有文理剖而析之不可不順焉苟
於苗粟之時不絕其文理則以爲弓幹用之雖久

而不發也凡傷之所由起則謂之發不發則傷無
由起也

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
之角紵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
豐末

鄭鏐曰角最美者惟以青白豐末爲貴

夫角之本盛于剗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
白也者執之徵也

釋文剗又作腦蹙於剗謂角近於腦也 鄭鏐曰
將欲知其清白豐末者亦有法也夫角之根本近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三

牛之剗而爲剗氣之所休煦故角之本常柔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
青也者堅之徵也

鄭鏐曰夫角之弓中曲處用以附幹當弓之隈曲
處則必屈橈以其勢當屈橈故欲其堅實而不弱
焉然而何以辨其堅哉惟相其角之中色青則是
堅之徵驗也蓋白者陰之色陰爲至柔故因白以
知其柔青者陽之色陽爲至剛故因青以知其堅
夫角之末遠于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肥肥故欲其柔
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

鄭鏗曰夫角之末去剉爲遠剉之氣所不能及而不休煦之也氣所不及則必脆而易折此所以貴其柔柔則不折矣然則何以辨其柔惟相其角末之豐大則是柔之徵驗也蓋氣之所及故豐豐則柔矣此角所以貴豐末焉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鄭鏗曰角長二尺有五寸長之極矣既極其長又且本白而中青其末又豐三色俱不失其文理如此之角是牛戴牛蓋一角直一牛之價如牛之上又戴一牛也茲其至貴者歟 趙氏曰豐末不可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三

以言色而同爲三色者豐末雖不指色而言然亦未嘗無其色蓋三色只是三件之意初不爲顏色而言也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

陳氏曰紵而搏廉其理紵密而搏轉嚴利也

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

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說文曰餌粉餅也王昭禹曰魚膠用其膠也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剉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做之做

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鄭鏗曰又言用筋之法欲用筋必先椎之嚼之練治至熟然後可用椎嚼至熟是謂勞做欲其做之又做則可用也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澆

鄭鏗曰此言爲弓之法非一日而成必順時之宜積至一年乃可成也 陳氏曰析者析而治之液者漬而治之也 歐陽氏曰析澆之義意其今之退光漆之類當漆性堅定之時而磨治之則漆之

周官集傳卷十六

古

理回環于一弓之間者可以堅定而不至于空起矣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澆則審環

鄭鏗曰弓以幹爲體凡木入材至冬則堅凝可治治於冬則節目去其理致滑易矣故析幹宜用冬角之爲物堅實不和至春陽和則角乃可液液之於春則其氣浹洽故液角宜用春筋本孳結不紵宜緩而治之夏者解緩之時於斯時治之則筋執慢易不煩亂矣故治筋宜用夏幹角筋治于三時

弓猶未之成必用膠絲漆然後可合秋者陰氣擊
斂之時於是時而用膠絲漆則合固不解矣故合
三材宜用秋六弓之體有往有來寒凝之時內於
槩中則體可定一定而不復流移蓋寒氣有以堅
固之也寒而莫其體則張而用之雖久亦不流于
槩中而析其漆澗復從而內之則其漆之澗環而
寤定後不復動蓋結而不解也

春被並則一年之事

鄭鏐曰自冬而析幹至冰而析澗則弓體成也至
春乃可被之以弦而用焉由是言之成實一年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三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

易曰其木爲堅多節蓋木之有節目尤堅斲之速
必或傷之斲目必茶緩其勢也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
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惰恒由此作

鄭鏐曰苟斲目欲急而不徐則細是幹以爲弓至
於大修久之後而筋代幹受病矣何則筋在幹之
背所以助幹而強也幹之節目固則強矣苟不徐
去之其去也不盡以是幹處內則其節目常摩齧
乎筋筋不勝乎木之強則久遠之後筋必結起如

惰筋之所以惰者其病常起於此爾惰言起而垂
也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液幹角之制諸儒或以爲水漬或以爲火炙其義
差遠歐陽謙之以爲用脂油透過欲其柔潤此義
似近之

厚其帮則木堅薄其帮則需

鄭鏐曰帮者弓之神也所以裨助于幹以爲強故
雖至美之幹亦未嘗無裨以助之然裨太厚則幹
必失之太堅裨太薄則幹失之太需需偃弱也

周官集傳卷一六

六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帮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鄭鏐曰纏而約之亦不可以皆約之也或疏或密
要使平均而侔則善矣 陳氏曰約以膠漆固其
體也次比纏之是謂皆約約則弓帮爲是而不皆
約焉必有疏數之度矣不等則體力不均故必欲
其侔也

斲擊必中膠之必均

鄭鏐曰擊謂幹之堅擊也

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
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

鄭鏐曰斲幹者要使得中膠所以爲幹之固膠之厚薄亦貴各適乎平焉苟斲擊不中施膠不均膠在內角在外懷膠于內有厚有薄引角之時膠常摩齧乎角此角之所由蹶而析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

陳氏曰過於長則勢反緩而不利焉 歐陽謙之

曰前云長者以次需角之法先以長者置於隈曲之中後以短者足於兩頭如是則得中謂盡一角之意盡一角而短則力失之弱盡一角而長則力失之強皆非弓之善也惟長者以次需則爲善

周官集傳卷一六

二

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投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按於挺臂中有柎焉故

剝

歐陽謙之曰菱解中有變乃是反言恒角不可達也弓隈與弓簫必兩角相接也所謂變即接也知恒角而達也譬如弓繼則知菱解中有變焉故按矣

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

鄭鏐曰再言此者甚言夫弓之不可恒角而達也橋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於火而無燂引筋

欲盡而無傷其力驚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鄭鏐曰幹角橋之以火宜無過爲火所傷幹過于火則易折角過于火則壞爛筋欲使之引長然不可傷其力傷其力則引之太過也驚膠雖貴乎熟然過乎水則太柔過乎火則太堅惟以水火相得爲美如是而爲弓居濕居旱弓皆不變其體矣不過乎火則不至于燥雖亢旱而陽過之時不與燥

周官集傳卷一六

六

俱變也不過乎水則不至于柔雖處下濕而陰過之處不與濕俱變也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倣宛之無已應

鄭鏐曰峻者弓之末亦謂之簫以其在上而高故名曰峻柎者弓之輔以其有側骨故云柎畏則弓之曲而隈處也倣則人所執持而易倣之處也應龍曰謂弓常應手而來無時而止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與爲柎而發必動於綱

鄭鏐曰爲弓之柎而至于發動則必將連其接中

亦動矣

弓而羽網未應將發

古注羽讀爲扈無義理當從本字 鄭鏐曰凡鳥必兩翔網者弓之兩頭接中也爲弓而兩頭接中皆動則弓簫欲應 陳氏曰羽言動之輕也以簫爲末則柎當弓之要可名本矣申言下柎之病後本之強固也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鄭鏐曰體以防之或往多來寡或往寡來多防其

周官集傳卷十六

九

深淺無過不及則引之常中

維角覺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引之欲其宛順而弓體無辟戾之患 陳氏曰六

材之中惟角能正之引之如此其釋亦然故曰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申明宛順之義也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銑絲三耶漆三甦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鄭鏐曰物之所處者謂耶耶疑如人用雙以耶絲但不知三耶輕重幾何也凡三倅三銑三耶三甦之物足以爲九和之弓然上工用之則有餘下工用之必不足蓋良工能調使多寡適中而拙工雖足用之物其用之無法故每見其不足也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鄭氏曰材良則旬少也 陳氏曰弓之大致尚強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三

而已材良則曲少無事于爲強故也材敝則旬多所以爲強故也以其定體合而成規曲少則取數多旬多則取數少 鄭鏐曰司弓矢辨其名物故不可言爲弓弓人掌作弓者也故皆以爲言之謂制作以取規之法當如此也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鄭鏐曰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者其人心必舒遲宜于峻疾之弓弓太疾則太過宜用安徐之矢以濟之故必宜峻弓安矢骨直以立忿怒之勢如欲奔然其人必躁疾宜用安徐之弓弓太徐則不及宜以峻急之矢以濟之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

按歐陽角弓詩解云弓之為物其體往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 鄭鏐曰射侯不深中而不落爾繳射而遠輕而不深爾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三

鄭鏐曰往者寡來者多則其弓必反而直材必堅而弓強又曰甲革堅楛質厚皆難入惟堅弓則利射之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鄭鏐曰射而深者由材之直故利射深

大和無滯其次筋角皆有滯而深其次有滯而疏其次角無滯合滯若臂手文角環滯牛筋黃滯麋筋斤雙滯

弓背用牛筋之漆則其文理如蓍麻之實點文可觀若用麋筋之漆則其文理如斤雙之形其文小

而曲也

和弓敷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反覆而觀之角善矣幹又善焉而筋未善也角與幹善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此射侯之弓

周官集傳卷十六

三

周官集傳卷十六終

周官集傳校勘記

卷一

一頁十三行里字原脫 二頁末行脫卿字 三頁十五行自官中三字原脫 六頁首行官原誤言 七頁十二行幣原誤歲藏下脫官字 十三頁首行匿原誤應 二十五頁五行職原誤賦 三十一頁七行始原誤使 三十五頁五行月原作歲 四十三頁五行注疏本四方下有之字 四十四頁六行百原作之

卷二

周官集傳校勘記

豫章叢書

七頁十四行各原作一 十四頁四行式原作市 十五頁十三行始原誤治 十九頁十行犯原誤謂

卷三

十四頁十五行獻原誤獸 二十頁四行有原作自 二十三頁四行醜原作馳

卷四

五頁十九行那布原作班布 十頁十五行逆會原作逆者 十七頁十六行及原作又 二十五頁二行共喪衰之共原作若

卷五

五頁五行下士二人注疏本作八人 七頁十四行神仕注疏本作神士 十頁十七行眾原作聚 十一頁十行徐上多一來字 十九頁一行產原誤應 二十頁九行封原作射

卷六

卷六

五頁二行與原作鹵 十一頁八行裸圭之圭原誤士

卷七

二頁七行樂下脫事至令相七事錯接官及序吳亦五字如下衍相字祭之下行以字據注疏本改正

周官集傳校勘記

二

三頁六行字原誤士十三行宮原作官 四頁十九行劣原作方 八頁五行師原作樂 十一頁九行鼓原作固 十七頁十三行授原作招

卷八

十頁四行筭原誤箕

卷九

三頁一行二原作六 四頁二行有六原作有二 九頁八行鈞原作鈞

卷十

十六頁十七行關原作闕 十七頁四行皆原作各

卷十一

七頁十八行莽原作翦 十一頁十五行嬪原作擯

卷十二

二頁三行隆原作降 十二頁五行賄原脫

卷十三

十三頁四行六寸原誤四寸 十六頁首行作原誤

外 十八頁十七行二原誤一 二十七頁十九行

牛原作車

卷十四

五頁四行也原作之 十頁十一行方原作外 二

周官集傳校勘記

十七頁九十行夫人原誤大夫

卷十五

五頁八行傳文與經不合疑有誤

卷十六

十四頁七行弓原作功

南昌魏元曠校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卷一

三頁十四行士當作氏 四頁四行史上疑脫故字

五頁十七八行篠當作篠 八頁十二行聽之當

作聽其 九頁二行大夫下疑脫久字三行歟字疑

衍 十二頁五行紛當作芬 十三頁五行全只以

典爲本當作全以六典爲本 十八頁二行知下疑

脫何字 十九頁十九行下賦字疑富 廿二頁九行

禮字不應重 廿三頁七行材誤財 廿九頁十七

行缺文當補曰字 四十五頁七行姦要句疑有誤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卷二

二頁十八行下計字疑衍 六頁三行享字衍 九

頁三行事當作計 十一頁十一行蓋疑盡 十四

頁十八行與爲二字當互易 十八頁十七行衍字

衍 十九頁十三行寺疑守 二十頁十八行尤當

作猶 二十三頁十五行時疑是

卷三

二頁二行下鷓字疑誤五行夕當作食 六頁十八

行此字疑衍 十一頁八行地疑野 十九行同當

作國 十二頁三行焉當作者 十四頁九行薑疑

僵 十八頁四行也原作者魏校改 廿三頁二行則字疑衍二十行近字不應重 廿四頁十一行可以亦當作亦可以 廿七頁十九行日疑已 三十頁四行左當作在七行已字疑衍十一行共誤其

卷四

一百十八行削誤邑 二頁五行國當作邦 三頁五行歌疑歌 四頁一行二器疑二氣 十八頁十七行內誤而 二十頁五行功誤工八九行音咨二字疑是小注 廿二頁一行六工疑女工 廿三頁七行監字疑衍 廿四頁一行下禮字當作理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二

卷五

九頁十七行祀誤記末行志字疑衍 十頁四行是字疑衍 十三頁十九行言字疑衍 十四頁十二行久疑守 十六頁二行上差字當作等 十九頁十一行牲鑊二字不重 二十頁四行后王倒十五行日疑夫 廿二頁十一行爲字疑衍 廿四頁一行盡誤書

卷六

九頁十二行之疑也十七行先疑共 十六頁九行以字衍者下不空字 二十頁一行於疑

卷七

五頁九行氣養疑長養 十三頁三行猶誤尤十五行函上當有缺字 十六頁十四行不疑所 十七頁三行馬誤焉

卷八

一頁九行者誤有 二頁二行猶誤尤 七頁二行詩疑時

卷九

一頁八行寇誤官 七頁九行皆下輕字疑衍

卷十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三

三頁十五行也字疑衍 五頁八行以當作已九行無下當有過字十七行命當作命 十八頁十六行蜀誤屬

卷十一

一頁六行下憲字當作宣 二頁一行網當作網 七頁三行等當從下文作屬 九頁十二行者字疑衍 十二頁六行卽疑則 十四頁一行集傳下疑脫不取二字八行行下疑脫人字十六行用疑符 十六頁五行上鏘字當作氏

卷十二

六頁十四行言疑正

卷十三

一頁九行重疑從 五頁二行闕當作開 十三頁十一行下事字當作時 廿三頁七行話疑

卷十四

四頁十九行兩祥字均誤詳 十五頁三行可字衍 二十頁九行於疑水 廿三頁七行政疑衍 廿七頁十二行然疑蓋

卷十五

四頁七行上當作土 八頁末行數字疑衍 十一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四

頁十行亦不二字疑涉下文而衍 十四頁七行而當作則 十九頁三行尤誤猶

卷十六

十三頁二行脛誤胞 十五頁十六行細

周禮一經宋人解說存於今者只王安石李觀

葉時鄭伯謙王與之數家如毛氏所引鄭謬歐

陽謙之之書今皆不傳毛氏於諸家之說頗有

折中而四庫館臣摘其糾正鄭注者三條謂為

膠執舊文蓋亦漢宋門戶之見當時風氣使然

未可據為定論鄭注於內府凡四方之幣獻句

以為王獻諸侯毛亦駁之實於名教有關非有

意求勝也唯書中引鏹說甚多而卷五大宗伯

六命賜官節所引說本出鏹而不著鏹名卷八

司常皆畫其象節鏹云畫當作書說甚確而此

獨不采二條均見義疏不無疎略善讀者當分別觀之

此本抄自錢塘丁氏傳文之可疑者魏君斯逸

既改正多字予復摘出數十條補記如右庚申

四月胡思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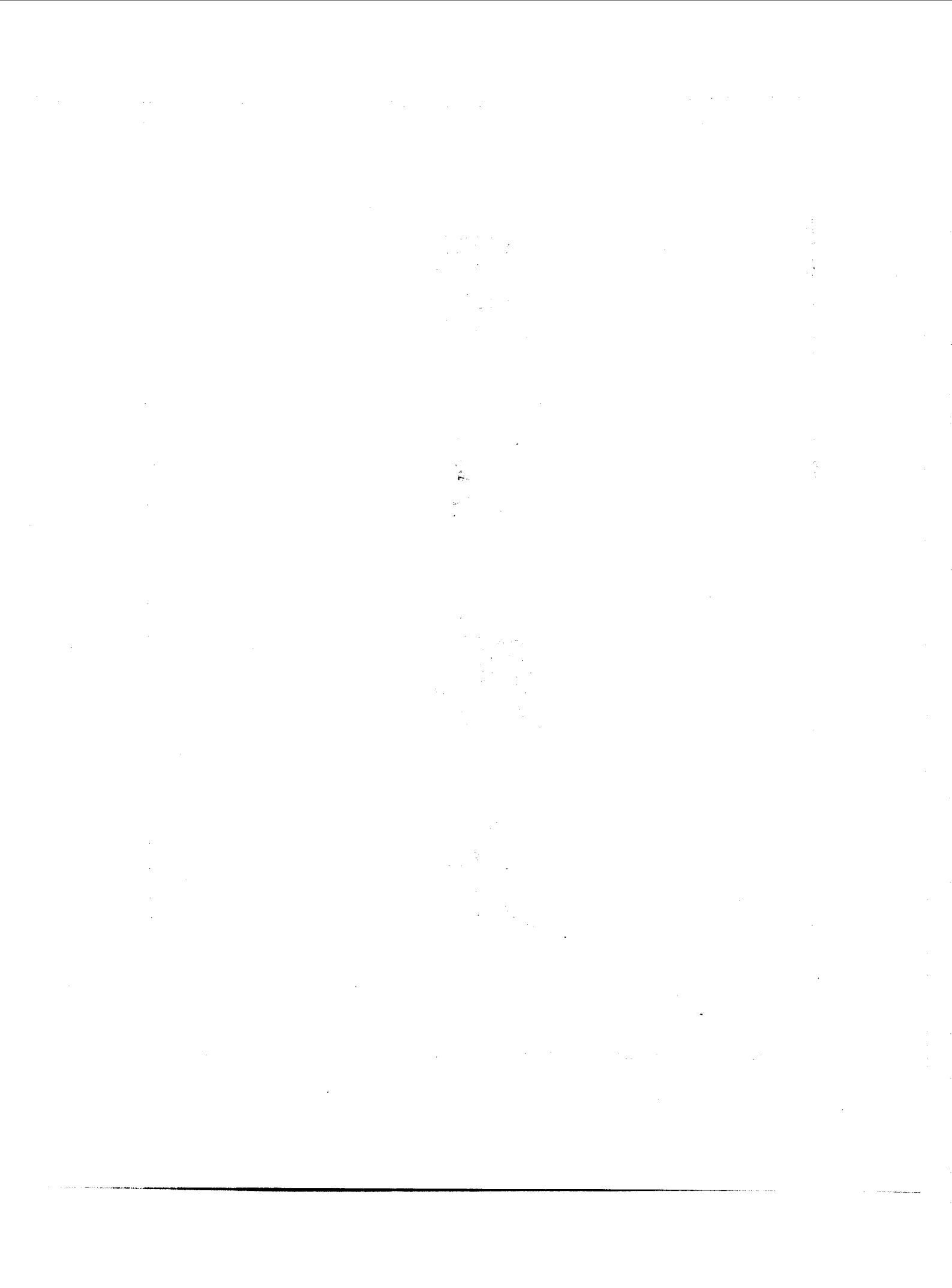
周官集傳校勘續記

五

五
合
庫
冊
三
二

五
合
庫
冊
三
二

周官辨非



周官辨非序

續編卷第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斂重卽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謂本職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劉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建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日議設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賒貨至毒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進於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日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羣小繼之而前宋亦亡蓋是書之足旤人國而兩人學術徒足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十餘節大略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顛倒聖經忠孝墮地已彰彰耳目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施于後世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序

世楷堂藏板

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一書欲盡舉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效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術淵源一歸于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艸嗣杲堂拜撰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序

二

世楷堂藏板

周官辨非

鄞縣萬斯大充宗著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吾考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觀周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二字當頭且知

就周禮言周禮備侗讀過不加精析遂驚歎其

學貫天人經緯萬事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為三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三

世楷堂藏板

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

取枝於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于五經論

孟則是非有在矣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

周禮為是將以五經論孟為非乎使其不合于

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

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經措克

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儒猶曰

此周禮也無可議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

非周公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直謂

之無是非之心可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

析多自相謬戾弊害叢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

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其名曰周官諸

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若干條雖然

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觀即謂子

非周官為是周官也可禍寬博大書

天官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日關市之賦

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厲民之事毫末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四

世楷堂藏板

必去關市之賦厲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禮其肯筆之

於書以為常法哉昔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武王

有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

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橫斂也復曰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橫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

橫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決也昔孟子言

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嘗悼虐

政之害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

為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鬪市則已為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歎哉舉末世之弊政誣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為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獻人凡獻征入于玉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按古者澤梁無禁文王之政也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問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取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卷第一

五

世楷堂藏板

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為梁君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稽獻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至三百人馬融云池囿取魚處多也然則獻人自取足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為哉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

王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逸欲導人主尤為不經吳澄氏曰西旅獻獒非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諫以為玩物喪志况聚財而冀其餘以為玩好之用周公肯建

官掌此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卻而不受吾於是知周公之心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上士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宮之人也為內小臣以供宮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即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賚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稱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羞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卷第一 六 世楷堂藏板

器之濫極矣噫

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

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

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

然後鄭元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

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迨周公攝政以岐鎬處五岳

之外於政不均故東行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

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

于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

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晝漏半南表景尺四寸

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

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七 世楷堂 藏板

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映已得夕景西表日尙未中

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

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

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愚按左傳武王克

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鄩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

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

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卽武王當日之

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獨召誥有

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

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暇必相與語及

啟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均召公問之遂以之入告

于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吾未

敢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卽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

土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未可知也若謂必測以

土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違

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

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率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八 世楷堂 藏板

者爲中其中猶易曉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

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與土圭等其

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

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旣得地

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卽

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傳爲五表並建之言果

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

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

卽中表旣定東西南北各遠千里豈能一息遽聞又

况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遙相直對弗令分毫偏側又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遙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一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鳥飛直道稍有間阻卽不得其平而日中必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聞各自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益怪妄而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乎曰歷家昭代叢書 戌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蓋以致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卽義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蓋以土圭之長短爲度之準也豈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國置槷以縣厥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蓋建國者既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東西南北亦非爲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

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朔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之法卽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求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有以見測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昭代叢書 戌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十 世楷堂 藏板

必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豈足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爲也曰節氣時刻遠近不同非是無以知之也○吳氏曰先儒謂此爲周公營洛邑之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畿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先儒謂陽城爲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卽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

不以爲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爲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瀍水西何嘗如此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知地中之說爲非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制言制祿爵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一合邪其爲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疆以開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爲方百里者

九方二百里者爲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爲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貢于天子天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爲言于本文若不順然而地廣者食即多地狹者食即寡爲得其平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爲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二子男之四之三皆爲附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爲牧正帥長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十二

世楷堂藏板

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

產有言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有以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田而言之乃包地而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日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外五十里為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為遠郊即大鄉也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為郊甸即大遂也載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為家削載師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為邦縣載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為邦都載師謂之疆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二十五黨六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五千比也噶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稽六遂之制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鄩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為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為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為之凡百五十鄩有鄩長中士為之凡七百五十里有里宰下士為之凡三千鄰有鄰長不命之士為之凡萬五千噶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世楷堂 藏板

定數者卿十七人冬官不數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

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

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為三公三十

二卿中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

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

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

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

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百也而又

冬官亡闕其為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幾百也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有官卽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

任卿之小都以疆地任公之大都矣然以孟子所謂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卽

數王畿猶不足卽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

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

也又况中士下士如其多而府史胥徒之屬且不

下數萬將何以昇之故吾謂官多則糜祿糜祿則財

匱財匱則聚斂聚斂則病民嗚呼生之者衆食之者

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

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

先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田

里教樹畜使庶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

謹庠序之教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

五十者人生四十為彊四十五至五十則彊之極極必

衰故王制曰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又曰五十異糧六十宿肉

又曰五十養於鄉六十養于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

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為甸徒先王之世其所

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尙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

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六十者

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為制多見其僞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

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時祀之牲

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羆可也

按禮弓曰夏后氏尙黑牲用元般人尙白牲用白周人尙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尙其色不同也槩言牲而不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郊特牲云郊特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埋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牛不吉以為稷牛如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卽有騂黝之別既為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大類月令四時所乘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義曰天子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雜曰犧則天子雖外祭亦用牲不用龍也

載師凡任地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般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為糧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常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興國用不足乃重斂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鄭之邱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皆十一也魯鄭之制卽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嗚呼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者逸故為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為聚斂小人之說乎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甸用三日焉中年則公甸用二日焉無年則公甸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

之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力于農畝其不至民有殍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旬為均雖救其失而實非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周制何其謬哉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九 世楷堂藏板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眠父師長之讎眠兄弟主友之讎眠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卽舜典所謂胥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

以共成之此旣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况殺人之罪乎叔向據臯陶之刑曰昏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忌者也今日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邪據秋官朝士職曰凡執伏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讐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聞於官則殺人者死更無辭說今調人和難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戮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讐則非疑也如謂賊繇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議之調人固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讎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於昆弟交遊之讎言弗與共國遂謂讐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讐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卽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伸於一日官使之辟則玩法縱仇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歎於莫可如何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十 世楷堂藏板

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讐雖古今之通忿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讐乃弑君之賊也齊田常弑君孔子魯人猶為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彼又見衰周時弑君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弑君左氏傳為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為眚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當禮乃得為配奔者不

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此言蓋為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為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當禮乃得為配奔者不

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此言蓋為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為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當禮乃得為配奔者不

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此言蓋為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為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當禮乃得為配奔者不

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此言蓋為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為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

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為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為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男先者為妻女從者為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為禮矣果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為而刺奔蠓蝻之詩何為而止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奔果得為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貧不備禮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備然已居喪再期年及成人為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匆遽適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時鰥寡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方闋年已成人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之令又何為而遽奔乎愚檢尋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昏禮之備六禮為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人亦不之責媒氏為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由媒氏者曰會不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為

禮奔則爲私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卽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者而官不禁誤以爲周禮固然而遂筆之

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滅奔果得爲禮乎哉○又按三代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者且昏禮惟納徵用束帛儷皮餘禮止用雁其費財也有節不若後世之繁

縲古人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束帛有所出二之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日其同言私其縱則儷皮有自來庶人宜無不能備者卽有不備亦必行媒而後知名必授幣而後交親

特以草野樸畧行禮或不能如士之周日月以告君之類然必不因此而遂謂之奔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坊民猶有自獻其身

奔非自獻其身乎大要奔之爲言皆牽於私意匆遽趨赴無復禮儀節次故軍敗而走曰奔諸侯失國大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於男亦曰奔奔而爲禮

是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覺聖人之爲多事矣且卽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則未嘗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

生則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衰道降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

如其志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栢舟之詩志之專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世楷堂藏板

一卽父母尙不能奪今乃取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使鰥必再娶寡必更嫁人謂可使無怨曠吾恐節義之風微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

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爲於亡國之社邪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卽其所以聽之旣足以懲奸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疑于瀆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

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

業形之訟矣又安有不宜露者哉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

荒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

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例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

不輕言兵器矧散粥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粥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圭

世楷堂 藏板

于市兵車不粥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

國時事也

廛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

泉府

註云布泉也紵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銓衡者

之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

者廛布邸舍之稅愚按此廛人所掌言析秋毫矣

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皮角筋骨屠者之所贏以資生者也而亦斂之噫敵

肆長斂其總布

疏云罰無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斂布已非矣無肆立

持之人負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罰乎桑孔不如是

暴也易大傳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是觀之先王之世即市道之

交亦坦坦夷夷無虞無詐何其盛也周官於市司市

下大夫二上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質人廛人皆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美

世楷堂 藏板

中士二下士四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師賈師皆二十

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聽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

人胥二肆一人肆長肆一人一市中官與庶人在官

者不下數百紛紛擾擾刑斂商民嘻市有虎矣

泉府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

為之息

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賤丈夫之所為也王者以天

下為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足為民病也其如國

體何噫王莽計贏以受息安石青苗而敗宋其禍蓋

本於此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入

又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

然則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屢凡

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

門之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于大宰職矣已讀司關職云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掩卷而歎曰嗚呼此

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

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豈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

之政譏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

熙攘攘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

稅或有不出于關者即舉其貨罰其人不以商視

商而以盜賊視商以盜賊視商而已即以盜賊之行

待商也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

地夫一厘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

夫一厘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厘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按周官於六鄉惟見軍法無田制此遂人惟見田制

無軍法說者謂鄉遂互見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

四縣為都註謂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

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皆與鄉遂不同夫都鄙與鄉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法六鄉始於五家之比六遂始於五家之鄰其於都

鄙則不著民家之數故井牧田野獨行於都鄙而不

行於鄉遂蓋井田以九為數行於都鄙則民室可以

相通以無比行於鄉遂則一比一鄰同井而夫不足

二比二鄰同井而夫又有餘故遂人別立鄉遂之田

而為十夫有溝之法十夫辨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

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

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土有上地中地下

地之分此即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

也卽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瘠以爲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略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田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田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爲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見王制六鄉合得畝三千六百萬山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卷第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必未成夫者且鄉之比閭族黨州鄉與遂之鄰里鄙鄙縣遂秩然如不相通幼弱之餘夫豈反出耕于遂邪况遂地雖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之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里者五百萬畝少二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實田三千萬畝民家如六百五十萬畝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自給卽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卷第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皆以十爲數實與井田之制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卽襲匠人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鄉邦國用助法指都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指鄉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井都鄙亦十夫矣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澮而澮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澮而澮以至于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以考于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卽謂與小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者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夫滕地五十里止畿內四十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壞之後姑別野與國中之便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鄉遂試問五十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據此而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耶陳及之知其失謂周制井田通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違周官而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殷七十周百畝多寡殊矣今謂周之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果有

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百畝有加于七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為紛更勢且至于塞溝洫為田畝破田畝為溝洫督責迫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曰三代尺步不同亦有據乎稽之于古舜之卽位而巡狩也同律度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三

世楷堂藏板

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卽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為步蓋後世尺更廣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為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王制等文訛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為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

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從可推而見哉曰聞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何也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得之十一蓋徹之為義取其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歲為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不已知一井之為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夫為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君雖不有公田而就私田十取其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三

世楷堂藏板

一則公田卽在私田中也古者君以足民為心故省耕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為念故願天雨于公

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徹之所以善也使徹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為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徹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因舉其最善之助以為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謂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中次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蓋

世楷堂 藏板

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即獲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情同勤獲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勸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迹人掌邦田

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升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茶掌以時聚茶徵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美

世楷堂 藏板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為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為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用者官取之可矣曷為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主之迹人升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復物物分斂之數十百官吏結罔羅置陷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真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曩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豈其然哉

春官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
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
曰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則本天保詩禴祠烝嘗而為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
保以上治內今繹其詩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
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
未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始承為定
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
而不改也世儒不察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王制所言為夏殷之禮周則
以禘為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繹
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禘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
亦曰大禘蓋即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如先儒之說也禘禘嘗烝為天子之
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

僭禘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
冬見曰遇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
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與覲不
同也穀梁及王制竝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為天子
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于天子吾為就儀禮攷
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美

世楷堂 藏板

旂弧鞬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
知所謂乃朝即指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
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
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宁時
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
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
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
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果春朝秋覲豈春
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于宗禮畧不經見惟魯

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尚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小宗之法况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之語而河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漢朝宗猶其言灘沮會同也灘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堯

世楷堂
藏板

夏時已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來已久何以諸經傳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言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擊也按曲禮曰凡擊諸侯圭不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贊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夫曲禮言擊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贊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列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罕

世楷堂
藏板

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贊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贊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曰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故書謂漢初所遺考工記古本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愚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卽子男之圭正與贊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元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

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載攷觀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而璧員瑁可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聖

世楷堂藏板

兩冒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無疑矣况圭以為摯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藉獨子男執璧若奉槃然尙何禮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為信禮畢皆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用之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混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

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為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鷩冕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先列而龍形衮然尤為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天子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旂黼登于依山登于俎亦應不著于服矣又何以龍衮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是祀天服衮也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衮也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衮其餘諸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為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大裘而指郊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聖

世楷堂藏板

特牲之被袞象天爲魯禮然則周天子止於九章魯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天上帝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五帝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以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朔及于視朝及于食及于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服亦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袞以祭也夫祭之大小惟在灌獻牲牢樂舞之隆殺而不在冕服之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聖 世楷堂 藏板

殊冕服天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害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袞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袞之名而不同其實王制三公一命袞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故天子曰袞冕而諸侯大夫皆曰裨冕裨之言卑也黼黻皆繡于裳君尊而臣卑衣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名而通謂之裨冕玉藻云諸侯裨冕以朝覲禮云侯氏裨冕釋幣於禩是諸

侯裨冕也會子問云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是大夫裨冕也士衣裳無章故無冕其有曰元冕者冕服之布皆元故名也此名驚冕毳冕希冕義無所取不足信

世婦每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則世婦與夫人嬪御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九嬪世婦女御識者已識其無內外之辨茲乃復列世婦于春官而置之卿士嚳后宮之屬其得以卿大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聖 世楷堂 藏板

夫士男子與其間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引漢大長秋爲况此以內小臣奄上士爲例不知其尤不可也更可駭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慎六卿卿者所以佐王出治者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周亦有六卿周書曰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昏義及王制竝云天子九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顧命時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而太保與畢公毛公

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卿哉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鄉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朝卿止六而后宮反倍之縱曰后宮之卿即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視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置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褻已甚奄與非奄更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世楷堂藏板 可弗計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按內外宗皆婦人也昏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隸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此固所以激厲武人然亦不可以一例視狼曠死秦師君子許之為君子公為與汪錡戰即皆死皆殯孔子許之縣賈父死御莊公賜誅祀梁襲莒死齊莊致弔敵無存死兵齊侯親推其柩車黃尙父死寇哀公弔之於路若是者其亦不入兆域邪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世楷堂藏板 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

國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愚以為不然郊特牲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裊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有以素為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

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而夫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木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為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為玉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為殷路明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尙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為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邪陸農師謂郊時乘玉路為卽道之車乘素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卷第一

巽

世楷堂藏板

車為卽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誤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云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明堂位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閔宮詩侈美魯郊亦曰龍旂承祀則巾車之言其可信乎觀禮天子乘龍

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巾車及司常釋大旆為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旆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旆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旆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未可信也何則旂各有物日月已畫于旂必不更畫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閱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旂各有所用旂旣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閔也且巾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大閱復曰王建大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卷第一

巽

世楷堂藏板

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閱致衆獨非卽戎乎何以與巾車旂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常註卽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因書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制此文註又因王建大常之文卽指為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旗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功臣死大常累其行而謚之後世尙因之不廢如謂紀績于常旗以表示人則旗為動物且易敝壞又功臣既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

招士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
惟天子得用于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
三辰旂旗之言謂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
章蓋無足信矣旂無星辰而左傳云三辰蓋約畧之
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槩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官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
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巽

世楷堂 藏板

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
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
爲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
農云近當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般
頌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
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卽九服亦未可信周止五服

耳安有九服辨在職方條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烏鳶 羅氏掌

羅鳥鳥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註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愚聞夏后方懋厥德罔有
天災鳥獸魚鼈咸若武王伐紂虎豹犀象驅而遠之
故召公戒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
育于國夫犬馬參獸也非土性猶不育矧虎豹熊羆
之屬凶戾成性可得而教擾之乎如謂共祭祀之差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辛

世楷堂 藏板

則獸人冬獻狼之屬足需矣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
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庖者亦已足用矣且其
教擾之者註謂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夫猛獸
性不狎人不服而彊之使服其亦異乎聖人作則而
魚鮪不淪鳥不獮獸不狘者矣作周官者見大射儀
有服不爲大侯之獲遂附爲服不服之猛獸而定其
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爲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
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爲言也
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

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客伸戒諸侯毋好田好女豈天子反令之羅烏鳥以為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

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

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

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騫馬三良馬之數麗

馬一圍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至

世楷堂 藏板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

閑馬二種鄭註八皆當作六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騫馬一千

二百九十六匹合之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主馬

之官有校人有僕夫有馭夫有趣馬有巫馬有牧師

有廋人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主馬之官中大

夫二上士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

役圉師六百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

胥十二徒二千一百六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

為三百一十三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師圉人為五千

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即

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

之世恐不至是又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

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為一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

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為方百里者八十四分之公

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盡如其數以備之

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更不知幾何矣又巫馬職掌

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為傷國體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至

世楷堂 藏板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

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

同特改綬服為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

是觀之周之疆域卽禹貢之九州可知也曷從有此九服哉且禹貢首以甸服甸服卽王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王謂重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服甸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邦甸卽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書不可言周禮豈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亦皆不可信邪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語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旣云六年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卽甸服侯服也男邦采卽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而言卽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舉內以見外賓服

舉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爲過誤者設不聞凡有獄訟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爲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愬哉愚按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拘儒因謂此越鄉遂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于獄訟未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嗑四爻噬乾肺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文爲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肺肉之外噬之而卽遇噬之而卽得非兩事也若

謂卦主于用獄則求之象外可矣奈何牽此贖貨不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腊則有毒矣乾肺乾肉何以得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斃容有入焉而未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怪焉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矣然既旬而後舉之則物為無主在獲者自可以安受但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沒入于公也或者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蓋 世楷堂藏板

謂人民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間而以人民入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乎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蓋隨世而為輕重即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意吾即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穆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宮刑殺刑之重罪

數與墨劓刑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制是刑新國用重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輕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為煩刑重斂之書良不誣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美 世楷堂藏板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教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冶賢人解鳥語葛盧遠人諳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巧不可彊也非可學也曷為設隸以掌之今即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裨于國政邪直兒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按車轅即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

春秋時齊襄公討鄭弒君而轅高渠彌楚康王殺子南而轅觀起下迨戰國秦之于衛鞅齊之于蘇秦呂政之于嫪毐皆車裂以狗是馭未嘗轅而轅者皆非馭由是觀之車轅叔世淫刑也豈周公之法乎至罪不當轅而誓馭非宜更不必論矣又按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註曰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先王之用人選賢舉能大夫必有德而後進故人之入官者四十而彊始仕為士五十而艾乃為大夫蓋四十時道明德立更十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季 世楷堂藏板

年則練達老成足堪大夫之任其慎重如此使預設刑書則是君不知賢也條狼氏之誓大夫者奈何與曲禮背乎且大夫預聞國政其位崇其責重矣鞭刑見于舜典乃官府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上及大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况大夫之尊貴者乎春秋之世刑戮無常諸侯多專殺大夫書于經者不下數十而鞭之見于記傳者類皆卑賤末流魯般之鞭犖圉人也齊襄之鞭費徒人也楚子玉鞭七人治兵也衛獻鞭師曹齊莊鞭侍人賈舉孟洩鞭

成有司使何嘗有及大夫者哉春秋之世猶無之而謂周公制之為禮吾不信也

冥氏掌攻猛獸 庶氏掌除毒蠱 穴氏掌攻
 蟄獸 翬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
 麓 雍氏掌殺草 荝蒺氏掌覆天鳥之巢
 翦氏掌除蠹物 赤友氏掌除牆屋 蜎氏掌
 去鼃鼃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國中
 之天鳥

自有君臣以來至于今設官之多無有如周官者試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季 世楷堂藏板

觀此諸官所掌何事邪不過此鳥獸草木蟲蠹之末務即欲除之數隸人可畢者而設官置役周詳如此遍地皆官遍地皆豺狼也吁讀地官之屬民不聊生矣讀夏官秋官之屬物不得所矣其誕謾不經至于神可殺淵可為陵不見之鳥獸可射以此為禮是語怪之書也而謂周公為之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

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按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與此大行人文大異先儒皆以侯甸男采衛釋書之五服蓋亦本此大行人爲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衛要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奕 世楷堂 藏板

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爲書所言五服卽周語所謂侯侯賓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實也就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此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是甸服來之歲侯服又來也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是男服來之歲侯服又來采服來之歲侯甸又俱來也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衛服來之歲侯甸又

來要服來之歲侯甸男又俱來也以至蕃國世一見之年侯甸男采俱來也總而計之十二年之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一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爲正至其貢物九州四海土性不齊物產亦異不可以一定拘攷禹貢九州之貢皆因其地之所出如荆之包匭菁茅不責之於雍豫徐之泗濱浮磬不問之於青揚蓋使諸侯易于共而王朝無不足于用斯已矣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禮器言大饗列四海九州之貢亦曰各以其國之所有今大行人之制每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兼嬪器貢服物者不輸貨財果若是是國之所有者未必貢而貢或其地之所無周公立制豈其然哉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李 世楷堂 藏板

附錄

杭州府志寓賢傳

萬斯大字充宗鄞人高祖表嘉靖中都督同知卒葬西湖歲時展墓至杭遂寓仁和隱居教授窮研經學於春秋三禮諸書獨能自闢門戶不肯附會儒先成見貫穿互證確有所發明謂他人以傳註解經不若以經解經也與仁和應搗謙沈佳辨難往復務伸已說而後已海內鉅儒如嘉禾曹溶崑山徐乾學海昌陳之問咸加敬禮焉年五十餘卒于杭所著有學禮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 卷第一 空 世楷堂藏板

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學春秋隨筆等書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周官辨非一卷 國朝鄞縣萬斯大撰陸元輔曰充宗以周官為非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己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有物 刊本

周官辨非跋

四明萬氏兄弟充宗遠于經季野精于史撰述之富近時罕儔王文簡公居易錄載季野書目凡十一種今惟歷代史表廟制圖考儒林宗派刊本尚存餘悉湮沒不彰矣充宗所著雖兩燬于火而經學五書幸重梓于近歲俾學者得窺尋其涯涘文章顯晦有數夫豈偶然五書皆廣大精微辨非尤為剏獲立言不朽端在乎是要非經生輩詹詹小言比也錄之以為叢書冠乾隆丙午春分日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戊集 周官辨非跋 卷第一

空

世楷堂藏板

孫貞起允升校字

周禮古義



昭代叢書甲集補卷第五

吳江 沈琳惠 翠嶺 輯

周禮古義

元和惠棟松崖著

天官膳太注云膳之言夕也說文管乾罔也从殘罔
六日以膳之與俎同意縮文作管从罔管夕古字通
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管管子云旦管從
事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管是皆以管為
夕管之為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管也
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第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外傳云厚味實膳毒韋昭曰膳讀若庶管酒漢之
裔久白酒亦云管酒張參五經文字云說文作管
石經作昔

大宰六典二曰教典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案春
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曰史記擾音柔擾馴也尚

書擾而殺徐廣曰擾一作柔字本作擾見玉篇擾

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

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

九賦注云賈人倍算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注云漢律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小宰八成二曰聽政役以比居先鄭云比居謂伍籍

也比地為五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

平而無遺脫也李靖曰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

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

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官正幾其出入注云謂幾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

釋文呵作荷音呼何反又音何毛居正六經正誤

云案閩人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萍氏苛

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第五 二 世楷堂 藏板

察環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荷或作

苛或作呵其實一也古字通用俗用大抵如此漢

書誰問佗何責問佗呵亦佗訶刻虐佗苛美渠佗

荷棟案刻虐之苛字本佗荷毛詩序云哀刑政之

荷春秋傳云荷隱不佗漢書好持荷禮是也今本

苛非荷擔之荷本佗何易何天之衢論語何黃是

也責問之呵本佗苛漢乙令有呵人受錢見陳羣

說文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

止句也苛从止从句則為苛字經典所無然古文

可與句通康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引書云盡執柯但苛从艸从可不止以苛爲止句故說文以爲不合孔氏古文

內養馬黑脊而般臂螻注云般臂臂毛有文疏云鄭荅冷剛童牛之牯牛在手曰牯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北山經曰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云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膊

外養饗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周禮古義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衛士矣續漢書禮儀志云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案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

傷醫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何焯云氣訂義音餼則字不必改而義得矣棟案說文饋客芻米曰氣氣本餼字經傳無五氣之文內

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故鄭據此五氣當爲五穀訂義非也

酒正四飲二曰醫注云醫之字从段从酉省也案文當云从段从酒省說文云段病聲酒所以治病也

周禮有醫酒

同裘注中秋鳥獸毳毼釋文云毼音毛棟案毼當爲髦字之誤也鄭氏尚書云中秋鳥獸髦毼中冬鳥獸毼毼涉下而誤耳

內司服注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第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內有沙穀者名出于此釋名曰穀粟也其形足足而取視之如粟也又謂沙穀亦取取如沙也
說文 云穀

細縛也與 鄭說合

地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案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廛宅是古廛字皆作

讀壇也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案訓與馴古今字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殷

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

作訓古文俗作遜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

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依

鄭義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詩云惟我節侯顯德遐

聞左右昭宣五品曰訓訓與聞協則知訓讀為馴

先鄭之說信矣

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

故書求為救杜子春云當為求案救當作殺古文

求說文引虞書云旁殺倂功蔡邕石經殷庚云器

昭代叢書曰集補周禮古義五世楷堂

非殺舊皆以殺為求古救字作求藏板

其附于刑者歸于土注云土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

于園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園土釋之

詩周頌云保有厥土義作土世本作篇云相土作

乘馬即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土

靖而剛浴土乎高誘曰土當為土周牧敦亦以土

為土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

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此為

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東觀漢記元初四年詔曰

字方今八月案比之時李賢後漢書注云案比謂案

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

道皆案戶比民疏云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

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案管子度地篇云令

日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

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

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注云故

昭代叢書曰集補周禮古義六世楷堂

書舞為無杜子春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古無與

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方注

云武當為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皮馬融云射

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疑和有容儀

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

舞同漢武梁祠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

陽知古字通

牛入共兵車之牛以載公任器注在狗用也二老堂

雜誌云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

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柢每亦自愧常讀式目中
有任器字注云未詳其任器乃荷擔之具雜見子
史中何言未詳子謂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
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云中中禮者也

得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

得失若春秋是也三倉曰中得也史記封禪書云

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

中皆訓爲得呂覽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

聯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七 世楷堂 藏板

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

則中失猶得失故鄭用杜說而不改字

保氏五射注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劔注襄尺井

儀也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諸音非棟案讓亦音

襄古字通大戴記投壺篇木云弓既平張四侯且

良浚拾有常既頭乃讓乃揖乃讓讓从言 襄聲乃隣其

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是讓有襄音詩角弓讓 與此叶

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

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

此其類也何休公羊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

方伯和平之後後相犯復故罪此調人成之之法

也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僮約注云漢時官不

禁報怨引見 御覽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

難之條後復相報移徙之者案後漢桓譚疏

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

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

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

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

聯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八 世楷堂 藏板

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

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諱所云舊令即先鄭所

云移徙之法也

質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

謂幅廣制謂匹長案管子作綽制制分篇云衡石

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上經注云 屬量戈兵屬度量子是也

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

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漢書趙充國

傳云充國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此郵行有程之證

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疏云天子千人分布六綽之上分布稭疏得所名為適歷棟謂歷當作秣說文秣稭疏適也讀若歷稭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為甸甸讀與

維禹噉之之噉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疏云案毛

詩云惟禹甸之不為噉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第五 九 世楷堂藏板

而言噉噉是軍陳故訓為乘由甸出車一乘可以

為軍故改云乘不為甸也棟案噉古文陳見義雲

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

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為田古陳

田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注云斂灋者豐

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云

鄭舉漢灋以況義十傷二三謂漢時十分之內

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

七分八分中為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

案後漢紀云永元五年詔今年郡國秋稼為旱蝗

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注云所損不滿四者以見損除也然則不滿四者

謂十傷二三也十四以上勿收田租則不在斂灋

之內矣

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籍之曰席然

其言之筵席通矣大射儀曰賓升就席注云今文

席為筵是筵與席古今字故云筵席通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第五 十 世楷堂藏板

職喪注云職主也周書大聚云立職喪以恤死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云故書記作禋

鄭司農云禋當為祀案小祝保郊禋于社杜子春

讀禋為祀說文云祀或从禋汗簡云古文尙書以

禋為祀

五命賜則注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

谷今俗說子男之地王莽傳云諸公一同有衆萬

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

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

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其合當一則案十里爲成成百戶故方百里爲萬戶方七十里爲四千九百戶言五千舉成數也方五十里爲二千五百戶皆與王制合附城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殺以兩五差計之合一則二十五成之數呂覽慎勢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附城一成其古制與康成謂唯劉子駿識之爾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小宗伯云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注云若今時肆司徒府也漢書淮南王傳云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注云肆詣也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

肆師注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案尙書大傳亞作惡鄭注云惡讀爲亞施宿石鼓文釋云亞汗簡作亞云古孝經作惡詳易古義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

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漢官儀云綬長一丈二尺闊三尺故云有文而狹

冢人以齋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注云別尊卑也王公曰邱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易大傳云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其說與冢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十一

世楷堂藏板

人合邱者邱隨故曰王公曰邱封者葬下棺故曰諸臣曰封樹數高下無明文因引漢律以證之疏以封爲聚土樹爲樹木皆失之鄭注檀弓仍以封爲高下之數非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注云道多才菑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釋文云一育音胃本亦作胃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今薛宣書古文亦作育尔正育胃皆訓長故馬季長注尙書亦云胃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詳尙書攷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注云中猶忠也案中

與忠通漢呂君碑云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王

常為漢忠將軍馮異傳作中文孝經引詩云忠

心藏之何日忘之見釋文今毛詩作中曾子大孝篇云仁者仁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知忠與中同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故書播為

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棟

案古藩字亦作播尙書大傳五行云播國率相行

事鄭注云播讀為藩

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

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案古人皆謂

藏為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

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為藏顧炎武云漢

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

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

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

去

樂師詔來瞽臯舞注云鄭司農云臯當為告元謂臯

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說文曰禮祝曰臯登訶

曰奏故臯奏皆从本周禮曰詔來鼓臯舞臯告之

也先鄭讀臯為告者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

為告歸今之歸寧也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

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號歸即告歸

也臯讀為告告讀為號臯告同音故大祝注云臯

讀為卒嗥呼之嗥漢書記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

虔云告音如嗥呼之嗥是告又讀為嗥然則臯告

嗥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顏籀注漢書以

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五 四 世楷堂藏板

為告字假為嗥音並無別義熊朋來經說又以鄭氏前後異讀告不識古音而妄下雌黃者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

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

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一顏色和順

身體脩治者以為舞人疏云既云取七尺以上而

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又

引鄉大夫職以為證棟案劉昭後漢書補注引盧

植周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作五尺鄭注論語云

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為十二審矣賈疏失

之

罽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注云守鑿

備守鼓也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鑿也春秋傳

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夏官掌固云夜三鑿以

號戒杜子春云讀鑿為造次之造為擊鼓行夜戒

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趨與造音相近故曰

終夕與燎案鑿說文作蠶云夜戒守鼓也从壹蚤

聲禮昏鼓四通為大鼓注作鑿引司馬法云云夜半三通為

戒晨旦明五通為發明注作讀若戒鄭於鼓人注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用叔重之說杜子春又云鑿讀為憂戚之戚與說

文合賈疏云言鑿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

趨造音相近長言為趨短言為戚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鞮南方

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後漢書陳禪傳云尚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白虎

通化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白虎

呂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

齊魯之詩也今亡

大卜原兆注云原原田也周易比卦云原筮元永貞

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春秋傳曰原

田毋畔說文云毋艸盛上出也高印之田尔疋云高

文故曰原田兆之豐罅有似高印之田平曰原

故曰原兆賈疏以為原與原田字同恐大憤憤也

大祝六號五曰齋號注云齋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

曲禮曰黍曰薺合梁曰薺其稻曰嘉疏案禮記正

義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

二句立入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今此注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

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眎香合

嘉疏賦醴豐本而不及明粢又蔡氏獨斷載祭宗

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

明粢一句

九擗三曰空首穆天子傳云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

許男降再拜空首郭璞云空首頭至于地

夏官司燿說文曰燿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燿周禮

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霍聲或作烜从旦案

司權注讀如子若觀火之觀古喚反秋官司烜氏音燬

讀如衛侯燬之燬鄭氏兩讀許君合而一之蓋本

賈侍中之說高誘曰權讀如權字漢郊祀志云通

權火

羅氏云中春羅春鳥注云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

郡黃雀之屬郭義恭廣志云黃雀脂肥絕美江夏

竟陵常給獻大官御覽

司右注司馬灋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

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今司馬灋曰右兵弓矢禦及

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五藏板

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

公彥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愚謂圍當作圍古禦

字作圍管子墨子書皆然鄭注作圍傳寫之誤今

司馬灋爲禦字从俗倭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注云冒熊皮者以驚歐疫癘之鬼

如今魍魎也應劭風俗通曰俗說亾人魂氣游揚

故作魍魎以存之言頭魍魎然盛大也或爲魍魎

爲觸曠殊方語也御覽說文云今逐疫有顛頭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違命注

云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若今時

上變事擊鼓矣遠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

者亦擊此鼓元謂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棟案漢厥

律有上變事及驚事告急漢厥律魏改漢書梅福

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

對急政輒報罷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黥布傳噴

赫上變事案傳詣長安

職方氏樊毅脩華嶽碑云周禮識方氏歐陽永叔云

識字字畫分明非譌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

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五藏板

棟案周禮多古字如檝字作職職字作識識字作

志漢時已不能盡攷况後世乎

秋官司圍注鄭司農云圍謂圍土也圍土謂獄城也

今獄城圍春秋元命苞曰爲獄圍者象斗運宋均

注云作獄圍者象斗運也初學記引

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王伯厚云

漢泰山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案夏本紀禹

姒姓後有冥氏

雍氏注云書雍或作夷鄭司農云今俗間謂麥下爲

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雍讀如鬢小兒頭之鬢說文云鬢髮大人曰髡小兒曰鬢盡及身毛曰髡案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雍讀如鬢者說文云古文雉从弟象文弟夷字相似荀氏易渙六四云匪弟所思今本作夷

蝮氏注鄭司農云蝮讀爲蝮蝮蝦蟇也月令曰蝮蝮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五元世楷堂藏板

鳴元謂蝮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蝮乃短狐棟案說文蝮正字也蝮或字也許氏以爲短狐

壺涿氏注云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云邦成入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入成先鄭云行事有入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入成謂邦治邦賊以下入事實疏以爲小宰之入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例訟久者

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入卷以齊同法令息邊民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入篇爲卒故先鄭引以爲證

小司寇云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注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杜預僖廿八年傳注云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以入辟麗邦濼注云杜子春讀麗爲羅元謂麗附也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卷五元世楷堂藏板

易曰日月麗乎天案麗者離也離猶羅也羅當作羅洪範云不罹于咎史記引作離尙書大傳引作麗古字並通

議親之辟注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

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議能之辟說文曰罷遣有辜也从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而貫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

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

淄令賂財賊多罪正受鞠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

尉奉引矣續漢書輿服志云棨輿大駕公卿奉引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世楷堂藏板

大僕御大將軍參乘棨輿馭駕入卿不在鹵簿中

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洵鄭司農云洵讀如酌酒

尊中之酌國洵者斟洵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

探尙書事詩正義云洵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

作洵公羊傳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

注云酌挹也殺梁作洵是洵為挹取之義沈約曰

寫書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尙書事是也後漢書楊

倫傳尙書奏倫探知密事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

演伯南為丹楊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

探尙書演法車徵蓋漢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為說

誦士云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云如今郡國

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棟案此請讞之法當

在漢興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

北堂書引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

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

失杜周傳云周為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

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世楷堂藏板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

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為臣下承用失其

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

于定國傳定國為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襄楷上疏曰頃數

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

多死牢獄蓋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稍弛矣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

司農云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鄧展曰

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

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

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欲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瀆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云

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

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訴坐貸穀息過律免息

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

昭代叢書曰集補周禮古義 卷五 世楷堂藏板

赦者唯赦墨劓與別三者其官刑至隋乃赦也尚

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官刑猶在大隋

開皇之初始除肉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

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

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

陰刑張晏曰官刑也則漢文亦除官刑矣或後仍

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

司刺三赦注云若今時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

非手殺人他皆不坐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

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

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即漢律所云不道也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注云鄭司

農云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元謂奴從坐而沒

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為

奴婢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說

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初學記引風俗通曰古

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

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初學記引

昭代叢書曰集補周禮古義 卷五 世楷堂藏板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荀

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

輒辜磔內儲說 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

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葉

鄭讀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

也壺涿氏注杜子春云梓讀為枯枯榆木名與鄭注易同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云若今卒辟車之為也續

漢書志云大使車立藥駕駟從伍百璣弩十二人

辟車四人

雍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注云舍實曰繩釋文曰繩

音孕棟謂繩當為繩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

不銷弃注云繩古孕字大元馴首曰繩其膏人一

月而膏繩與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汗簡云古文

尚書以繩為孕孕讀如繩易漸九三婦孕不育荀

云鴻漸于陵婦三爽木孕作桑桑繩聲近故漸九五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云咸讀為甬古咸與甬通毛詩

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

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甬漢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書天文志間可械劍蘇林曰械音甬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毛居正六經正誤云

案車上無名疾者說文軌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

禮曰立當前軌音範疑此近是棟謹案禮說云諸

侯來朝行享於廟入大門下車所立之位上公立

當車軾侯伯立當前侯子男立當車衡案侯俗作

疾唐石經及宋本皆同論語邢昺疏鄉引周禮作前侯云侯

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

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

故前侯譌為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

誤人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軌云軌車軾前

也詩小戎陰鞠傳云陰揜軌也孔疏謂以板木橫

側車前陰映此軌故謂之陰考工記軌前十尺謂

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

也故鄭注訓為胡以其在軌前故曰前侯然則陰

也侯也胡也皆前軌之名揜軌曰陰曲中曰侯下

垂曰胡總名為軌當依說文定作軌則前衡後軾

而軌在其間讀者一見而心目了然矣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凡諸侯之王事注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毛氏正誤曰

諸本皆云孟子曰諸侯有王案孟子無此句小行

人注引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

巡守此注是也棟案菽文志孟子十一篇趙臺卿

題辭云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

經為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外篇今亡

秦漢諸人引孟子者今孟子皆無之見王伯厚攷證鄭氏

所引安知不在外篇乎毛說未是劉昌詩云新喻

有性善辭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為正是謂四篇然則孟子逸書宋時猶有存者唐時尙未亡也

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劉昭注補

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

昭代叢書

甲集補周禮古義

三

世楷堂藏板

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行夫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聲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佗爰田焉佗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棄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

羊傳云此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佗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為之介劉氏音焉為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考工記佗舟以行水注云故書舟佗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隸法周佗用又佗舟舟佗貞或佗舟字本相類謹案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佗周案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佗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為丹又以為井董廣川以為朱鮪集字舟為

昭代叢書

甲集補周禮古義

三

世楷堂藏板

古文周字汗簡云朱顧瑋王釋亦引詩為証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即為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詩以舟為周考工以周為舟義並通輪人以其國之防捐其藪鄭司農云藪讀為蜂藪之藪讀藪空壺中也案說文曰操車藪中空也从本槩聲讀若藪然則藪本佗操讀為藪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云殺衰小之也案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

云衰小也小猶殺也

朝人大車之輶摯注云摯朝也案摯本軒輕字或作

輶見淮南子或作輶見儀禮注既夕云志矢一祭

軒輶中廬人注云反覆猶軒輶也軒輶猶軒摯毛

詩如輶如軒傳云輶摯也張有復古編云輶抵也從車執別作輶非

朝欲頌典注云頌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頌讀為懇典

讀為殄馴車之輶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棟案

殄古文腆字腆善也尺許一束一朝五束故謂善

也毛詩遂條不殄箋殄當為腆燕禮不腆之酒注

昭代叢書 日集補 周禮古義 卷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云古文腆作殄

終日馳騁左不捷注云書捷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

也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

是券與倦同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刀

古者刻木為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考工記朝

人左不券是也

冶氏案周有商冶氏為齊大公置良劍見戰國策高

誘注曰商姓冶官名也因以為氏知鑄劍曉鐵理

能相劍

鮑人云察其線欲其藏也注云故書線或作綜杜子

春云綜當為糸旁泉讀為緹謂縫革之縷說文縷

縷也古文作線 與綜相似漢書功臣表云不絕

如綫晉灼曰綫今線縷字以線為今文未之攷也

韞人為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為志無空

郭之空案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

讀从之古穹與空同韓詩白駒云在彼穹谷文選注

今詩穹作空薛君曰穹谷深谷也

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云玉多

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三玉二石說

文曰全純玉也龍四玉一石也瓚三玉二石也將

說文作瑋瑋玉石半相瑋棟案鄭氏之說本逸禮

王度記引見白虎通許氏之說蓋本賈逵達作周官解

故許从之受學故說文多依其說

矢人凡相筈欲生而搏生謂材生也古謂初取之材

為生管子曰棟生撓韓非子曰涂濡而椽生皆謂

初取之材也生而搏者燥則直是良材也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趙明誠曰大觀

能相劍

中維之昌樂丹木岸得裔及觚二器以觚量之適

容三裔與攷工記合鄭氏據韓詩以為觚當作解

七經小傳云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

也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器其計

數則然此劉氏欲闢鄭氏改豆為斗之說案文云

一獻而三酬乃合一豆之數

盧人灸諸牆注云灸猶柱也釋文云灸音救討也音

樹灸說文引作灸云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

也案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為灸士喪禮云

冪用疏久之注云久讀為灸謂以蓋鬲其口下注

昭代叢書甲集補局禮古義卷五

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是

久為古文灸為今文也灸从火久聲古文省火

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鄭司農云庇讀為其頰有

疵之疵謂耒下岐疏云俗人謂頰額之上有疵病

故讀從之棟謂其頰有疵當在孟子今書疵作泚

或先鄭所據本與趙氏異耳賈疏失之

弓人菑栗不弛注云栗讀為裂縞之裂毛詩東山曰

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跋

周禮本多奇字然字異而其為義則一也若此卷所

引則字異而義亦因之以異而余所尤服膺者周人

附庸之制今人莫能知其大小松厓先生于大宗伯

五命賜則一條引漢書王莽傳云子男一則土方五

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

殺以兩至于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觀于此而五

等附庸大小之制彰彰矣此等制度有關典則不小

自非通儒其能見及此耶翠嶺沈琳惠

昭代叢書甲集補周禮古義跋

世楷堂藏板

侯國職官表

昭代叢書乙集補卷二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輯

侯國職官表

績溪胡匡衷樸齋著

天子六卿諸侯并為三所以辨等威防冗濫
 然君國子民之事同則治教禮政刑事之典
 闕一不可也此表依周禮六官次第凡見于
 經而可信為周初侯國之制者則書其官其
 疑而未能定者依次附錄其說若出後人之
 僭設者則闕而不錄分孤卿大夫士庶人在
 官者為五格其官爵下周禮一等本鄭氏燕
 禮注推而列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司士後
 之言官制者將有覽焉

昭代叢書

乙集補卷二

世楷堂藏板

孤

卿

大夫

士

庶人在官

諸侯惟上公之國有諸侯之卿為上大夫大夫謂下大夫諸侯士謂命士有上中下庶人在官者謂不命
 孤一人周禮曰公之大夫次國小國皆三無帶大夫周禮曰甸三等五制曰上士二之土及府史胥徒工
 孤四命儀禮亦稱卿周禮曰設其參卿其伍王制曰下大夫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八人皆不命之
 飲禮義曰建國必立五人皆謂三卿下治之數未聞
 事者其實大夫不止
 五人也

宰

小宰

宰夫

宰夫有司

昭代叢書

乙集補卷二

侯國職官表

世楷堂藏板

宰即家宰諸侯無家宰諸侯下大夫五人小諸侯有宰夫有膳宰周禮大宰小宰宰夫
 宰以司徒兼之鄭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春秋時通謂膳宰為皆同官其下有府史
 云諸侯謂司徒為宰司徒小司馬是也
 宰夫記禮者還誤說實從此宰夫有司即
 見大司馬
 宰夫下府史之屬左
 傳之宰人疑亦此類

附錄案周禮有官正
 掌宿衛諸侯宜以庶
 子兼之說見燕禮庶
 子職

膳宰

小膳宰

宰胥

庖人

膳宰如周禮膳夫之
 膳小膳宰其位
 有徒也亦曰胥

雍人

旅人

周禮有內饗外饗之
 旅人即雍人下府史
 官諸侯以雍人兼之胥徒也與少牢雍府
 同

甸人

如周禮甸師之職周
 禮甸師下士諸侯之
 管降天子一等既下
 得為士又非府史胥
 便不命之士為之後
 凡周禮下士之官故
 此

附錄案周禮有亭人
 掌共辨饗鄭氏云諸

| | | | | | |
|--------|---------------------|----------|----------|----------|---|
| 昭代叢書 | | 乙集補 | | 侯國職官表 | |
| 卷二 | | 卷二 | | 三 | |
| 獸人 | 漁師 | 醫 | 司宮 | 司宮士 | 管人 |
| 侯以何人兼之 | 內醫醫師為眾醫之長其屬有食醫藥醫醫官醫 | 如周禮官人之職 | 司宮士蓋司宮下府 | 實舊徒之屬 | 周禮有掌會稽人掌次將下士諸侯以管人兼之 |
| 府人 | 買人 | 內小臣 | 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 內小臣 | 周禮有大府王府內買人在官知物賈者府外府諸職諸侯可周禮大府王府下皆考見首唯府人而有買人見聘禮己又有庫人見左傳 |
| 宮宰 | 如周禮內宰之職竟 | 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 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 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 伯又謂之內官之士 |

| | | | | | |
|---------|--------|---------|----|-------|-------------------------|
| 昭代叢書 | | 乙集補 | | 侯國職官表 | |
| 卷二 | | 卷二 | | 四 |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司徒 |
| 刑人墨者使守門 | 寺亦作侍奄人 | 豎者冠者之官名 | 世婦 | 女史 | 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崔氏云立司徒兼冢宰之事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鄉大夫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春秋時稱鄉正又稱亦曰州伯鄉長見左傳國語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州長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見鄉遂官考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州府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州史 |
| 閹人 | 寺人 | 內豎 | 世婦 | 女史 | 見鄉遂官考 |

五台年冊 92

34

| | | | |
|--------------------|--------|----------------------|--|
| 昭代叢書 | | | |
| 乙集補 | | | |
| 侯國職官表 | | | |
| 卷二 | 師氏 | 鼓人 | 封人 |
| 周禮大宰職師以實得良鄭氏云師諸侯師氏 | 縣師 | 附錄案周禮燕士有族師閭胥比長諸侯宜亦有之 | 閭史 |
| 保氏 | 牧人 | 閭史 | 閭府 |
| 周禮大宰職備以道得良鄭氏云備諸侯保氏 | 周禮名同官異 | 見鄉遂官考 | 附錄案周禮地官有舞師下士二人左傳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杜注師樂師案周禮舞師掌教野舞不掌宴會食之事左傳之舞師疑即春官舞師之類與 |
| | 世楷堂 | | |

| | | | |
|--|----|-----------------------------------|---|
| 昭代叢書 | | | |
| 乙集補 | | | |
| 侯國職官表 | | | |
| 卷二 | 關尹 | 門尹 | |
| 附錄案周禮有掌節上士二人其職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者康誥云越小臣諸節傳以為諸有符節之義疑即周禮掌節也 | 關尹 | 如周禮司門之職 | 附錄案周禮市官有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聽司稽得肆長泉府諸職春秋時宋鄭術皆有者師杜氏云市官或諸侯之官與天子異名與 |
| 關尹 | 關人 | 附錄案傳昭公二十五年滅會葬師邱劬假使為賈正焉孔疏云賈正如周禮之賈師 | |
| 關人之長如周禮司周禮司關士二人每關下士二人此關人謂每關關人 | 關人 | | |
| 世楷堂 | | | |

昭代叢書

乙集補

侯國職官表

七

附錄周禮縣正下
有師師鄉長里宰鄰
長陳職諸侯宜亦有
之
附錄周禮諸侯鄉遂
之外亦有公邑使大
夫治之謂之縣大夫
見鄉遂官考

虞人
迹人
廩人

請侯無宗伯以司馬
兼之
請侯無小宗伯
云小司馬兼宗伯之
事

宗人

諸侯宗禮之官惟有
宗人亦曰大宗

司服

附錄周禮有傳人
每二人鄧司農云主
炊官其職云共王及
后之六食左傳實侯
世楷堂
藏板
欲使使向人獻祭儀
人為之疑饋人即周
禮饋人之官諸侯與
天子異名也
宗有司
國語有宗有司燕宗
人下府史之屬
附錄周禮有雜人
下士一人其職云凡
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諸侯以平靈氏兼之
附錄周禮有司凡
筮下士二人鄭氏云
諸侯之官無司凡筮
也

昭代叢書

乙集補

侯國職官表

八

世楷堂
藏板

家人
禮
蒙公蒙之地見士禮
司墓
如周禮墓大夫之職
掌凡邦墓之地域

大樂正

小樂正

如周禮大司樂之職如周禮樂師之職

大胥
見樂官考

小胥
見樂官考

少師

瞽矇

大師少師樂工之長儀禮謂之工鄭氏云
王瞽矇也周禮瞽矇
有上瞽中瞽下瞽又
其下有抵賸賸謂
諸侯無抵賸非也

磬人

如周禮磬師

鍾人

如周禮鍾師

笙

昭代叢書

乙集補

侯國職官表

卷二

九

世楷堂藏板

如周禮笙師

鐸人

如周禮鐸師

籥師

籥師丞

文王世子云籥師學
大籥師鼓贊之孔疏
云周禮惟有籥師此
云籥師丞者或諸侯
之禮見樂官考

狄人

狄與釋古字通鄭氏
云帶也音通鄭氏
周禮無狄人疑即籥
師之屬見樂官考

卜人

周禮卜之官有太
卜卜師卜人諸侯惟
有卜人而已亦曰卜
士見卜筮官考
附錄案周禮有龜人
掌三龜之法謂以
卜人辨之故又謂卜
人為辨龜見卜筮官
考

附錄案周禮有卜人
下士八人其職掌占

昭代叢書

乙集補

侯國職官表

卷二

十

世楷堂藏板

筮人

亦曰筮史見卜筮官
考

占夢

大祝

亦曰祝史

小祝

見樂禮祝史職

喪祝

案周禮有喪祝上士
二人諸侯亦有之又
有夏祝商祝俱習喪
禮者見士喪禮

巫

案周禮有司巫其職
云掌三巫之政令又
有男巫女巫巫諸侯亦
皆有之

大史

亦曰左史

小史

禮筮諸侯宜亦有之
說見士喪禮及卜筮
官考

| | | | | |
|--------------------------|--------------------------------------|---|--|-------|
| | | 昭代叢書 | | |
| | | 乙集補 | | 丙史 |
| | | 侯國職官表 | | 亦百更 |
| 司馬 | 小司馬 | 軍司馬 | 外史 | 見禮內史職 |
| <small>諸侯司馬兼宗伯之事</small> | <small>諸侯小司馬兼小宗宗周禮有軍司馬與</small> | <small>司馬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見諸侯亦有之也</small> | 市車 | 工人 |
| | | | <small>案周禮市車下有工人國語云敵國賓至工人駟車疑即此</small> | |
| | | | 工人 | |
| | 家宗人 | | 世楷堂 | |
| | <small>周禮卿大夫有家宗人諸侯之大夫亦有之見少年禮</small> | | 藏板 | |
| | | | | |

| | | | | |
|-----------------------------|-----|------------------------------------|--|------------------------|
| | | 昭代叢書 | | |
| | | 乙集補 | | 禮次射之司馬正司馬師疑即以軍司馬 |
| | | 侯國職官表 | | 蓋 |
| 司士 | 庶子 | 射人 | 候人 | 量人 |
| <small>如周禮諸子之職亦謂之公族</small> | | <small>儀禮大射儀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皆射人為之</small> | <small>附錄案周禮有掌鑿中士八人其職闕疏云掌守疆界左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疆吏疑即掌疆也</small> | <small>即周禮量人之職</small> |
| | 服不氏 | | 世楷堂 | |
| | | | 藏板 | |
| | | | | |

昭代叢書

乙集補

卷二

侯國職官表

世楷堂

藏板

其禮樂周禮有司右
其禮樂周禮有司右
其禮樂周禮有司右
其禮樂周禮有司右

旅賁氏

節服氏

小臣

儀禮有小臣正小臣
師

僕人正

僕人師

僕人士

祭僕僕僕侍同管諸
儀無不儀以小臣
之僕人始如周禮御
僕之職正其長也師
其侍也

隸僕人
如周禮隸僕之職

矢人

疑如周禮司弓矢之
職

弓人

疑如周禮絲人之職

戎右

秦周禮有戎右贊右
道右贊侯可考見者
惟有戎右而已見御
右考

御戎

秦周禮有大駟戎僕
贊侯道僕田侯駟夫
贊侯駟車之官此御
戎當即戎僕也又左
傳贊有駟馬御孔疏
以為贊周禮贊僕見
御右官考

校人

侯國職官表
卷二
左傳有校正蓋校人
之長

世楷堂

藏板

附錄秦周禮有駟馬
下士其職掌駟馬之
領宏傳禮部為乘馬
御六駟駟馬使訓奉
駟禮孔疏以駟為
非禮之官如周禮禮
馬詩駟風有彼信人
星言以備毛傳云信
人主駕者疑亦如越
馬之官或謂侯各異
其名也

廋人

見禮禮中職

司里

水師

工正

工人士

案左傳諸侯皆有工儀禮大射有工人士
正杜氏云掌百工之鄭氏云司宰之屬各
官
又案水師工正俱非以下之官
工人但爵無可考附
列于此

圻人

舟虞

昭代叢書

乙集補

侯國職官表
卷二

七

案自司里至舟
虞六職雖不見
世楷堂
藏板
同禮而可信為
司空之屬今茲
採入以存侯國
之制兼可補周
官之缺焉

跋

王朝官制備載周禮沈果堂先生又有周官祿用攷
官數人數詳哉言之獨侯國之官制缺如顧氏春秋
大事表專據傳文所有其出自後世僭設者亦竝立
焉樸齋先生此表以周禮為經以儀禮為緯而盡略
其僭設者庶可相見周初設官分職之舊制云翠嶺
沈懋惠

昭代叢書

乙集補

侯國職官表跋
卷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五合律册9反

五

周官禮經
注正誤

李金高邕審於泰山
殘石樓鏗下并漢

光緒庚寅五月

南陵徐乃昌校

周官禮經注正誤

甘泉張宗泰綴述

天官冢宰第一

乃立天官冢宰注宰主也今本宰誤作掌按釋文冢宰下引鄭云宰主也又此注引論語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則當從釋文作宰為是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注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今本於誤作謂按疏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至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據此則作於為是當依疏正之

周官禮經注正誤

天官冢宰下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釋文劉音修本亦作修按說文脩脯也从肉攸聲修飾也从彡攸聲是二字文異而義亦不同此宮人職應作修飾解而經作脩故劉音修又春官鬯人廟用脩釋文音卣羊从反又音由司尊彝凡酒脩酌鄭司農云脩酌者以水沆勺而酌也鄭康成謂脩讀如滌濯之滌釋文脩直歷反注同是凡不作脩脯解而文作脩者陸俱一一音之此外必脩脩不相混陸方不音今本他職概作脩而此處釋文亦無他倣此字樣知皆誤也當各依義正之

地官司徒第二

序官廩人注盛米曰廩釋文盛音成按今本皆作藏米

曰廩而注中別無盛字釋文於此有音蓋今本誤以盛為藏也當以釋文正之

鄉大夫各憲之于其所治注疏本治下有之國二字誤國有大故注疏本無國字

地官司徒下

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注亦以口受田如比今本比誤作此按疏是其餘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據此則此為比之誤也故正之

遺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注廬若今野候處有房也處今本誤作徒按疏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迎候

周官禮經注正誤

賓客之處皆有房舍是徒為處之誤也故正之

春官宗伯第三

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八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矇三百人今本此下誤衍府四人史八人胥有十二人徒百有二十八十七字按疏直云瞽矇三百人上瞽中瞽下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矇三百人而已疏又云案其職大師少師瞽矇眡矇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師為長故連類言之據此則此官無府史胥徒審矣當依疏正之

馮相氏注引月令宿離不賁今本賁誤作貸按釋文賁

吐得反或音二據此則此二音皆是从弋得聲者若上多傍人則當音代矣非是當依釋文正之

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果讀為裸釋文果古亂反音裸小宗伯以待果將注果讀為裸及果築鸞釋文果古亂反下同據此是此二職本作果不作裸故

注及釋文詳之與凡亦作某者不同今本多誤作裸外此唯嚮人職凡裸專用概釋文依注音埋蓋自此以下始有作裸者

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今本氏誤作民按史記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三皇興路史注謂大史公

周官禮經注正誤

三

以攝提紀五十九姓合五龍紀五姓為六十四氏是當為姓氏之氏而非民也然疏引史記亦誤作民不可不依路史注正之都宗人注同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釋文上所主反下所具反是以數穀數為句而注則曰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而上民穀之數于天府是又以民數穀數為句上下皆當作所具反矣注與釋文相歧豈此職本作獻民數數穀數故釋文有所主反一音而今經文或闕歎惜後司民職及小司寇職俱單言民數而不及穀數無可互證今特錄陸氏之音以俟攷焉

典瑞瑑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釋文圻魚巾反今注及釋文圻皆从土而賈昌朝羣經音辨則附於沂字之下沂水出東海也魚依切書淮沂其又沂鄂也魚斤切鄭康成說禮瑑圭璋謂有沂鄂瑑起是此字在宋以前亦从也故特錄之以備一說唯賈以司農為康成未免於誤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釋文希本又作絺陟里反劉猪履反按注希讀為絺或作希字之誤也據鄭氏讀為絺則字惟作希不作絺陸氏所見非定本也今本亦有誤作絺者當依注正之

周官禮經注正誤

四

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伍伯緹衣伍今本誤作五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注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今本哀皆誤作衰吉誤作言

世婦凡王后有拜事于婦人則詔相今本拜誤作擗按釋文于此無音唯卷下大祝辨九擗方有擗音拜此職如已作擗陸氏不應舍先而音後也大凡經之有古體字者不必全本皆同如士儀禮首篇廟作廟後凡廟只作廟不作廟由此推之周官可知唯大祝職方作擗觀後秋官司儀皆作拜則大祝前後必無擗字後人不知誤以為全經皆當作如此寫失之矣當以釋文正之說文擗从手樂臣鈞曰樂進趨之疾也故拜从之樂音忽从奔與聲字在本部

本从大从十讀若滔是藥下从本不从本今周官本皆誤从本良由相沿而不之考耳說文凡本之屬皆从本亦作傘蓋下筆之變故釋文擇作撐

春官宗伯下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按上字皆當作下下字皆當作上傳寫之誤也疏于午已東為上生子午已西為下生又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蓋黃鍾子之氣也蕤賓午之氣也連大呂丑太簇寅夾鍾卯姑洗辰仲呂巳是為東之七位而林鍾

周官禮經注正誤

五

為未之氣自是以西至應鍾為亥之氣為五位中惟蕤賓生大呂是上生上餘皆上下間生故注又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不可不正

大卜則眠高作龜注卜用龜之腹骨今本用誤作因以疏按

龜人祭祀先卜注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

按作曰二字當衍其一巫咸作筮句卜未聞其人也聞其源世本又不言其人故云未聞其人也似誤以巫咸作筮卜為句否則未聞其源句上誤落卜字乃昌按巫咸作筮係引世本作篇文故有作曰二字張氏似未之知

大祝言甸人注甸人主設復禘今本禘誤作禘釋文从禾當以釋文正之

內史則策命之注策謂以簡策書王命舊本此八字在其文曰上一本在受策以出下於義較長當從之

御史掌贊書數凡從政者今本數凡誤作凡數按注鄭司農讀為掌贊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後鄭以為不辭改之故以掌贊書句而於下句謂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釋文亦作數凡音所主反是數字在書之下凡之上今本係由注有凡數字而誤據先鄭說則釋文不誤當以釋文正之

夏官司馬第四

周官禮經注正誤

六

序官校人注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言校仍校疑當作效按疏校之為言校也者讀從曲禮少儀二字當衍效馬效羊取效見義以其養官畜者必效見之釋文亦云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旁是比按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如言效仍效亦俱作校則釋文當統云注同而不特言注校之校人同矣是此二字必不作校宜依疏及釋文正之

射鳥氏掌射鳥注鳧鴈鴝鴒之屬釋文鴝音保今本鴝作鴝與釋文異

夏官司馬下

司弓矢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釋文庾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庚按考工記弓人職往體多來體寡

謂之夾與之屬釋文上古洽反劉古協反下音庚則又音庚不讀庚疑此職釋文庚本作庚以字體相近而誤而經只作與釋文作師儒相傳讀庚本或作庚方與考工記合

大馭祭軌乃飲釋文音犯注同是注故書軌為範又云軌當為軛皆當从凡而釋文於當為軛上一字作軌云媿美反又音犯夫音犯則當从凡媿美反則當从九後注當為軛不過較上故書為範少一竹頭範軛雖為上一字而辨不應前作軌而後作軌也恐此職經注皆當作軌釋文所據非定本誤多媿美反一音以致今本軌軌二字皆誤為車旁九更不成字今姑

周官禮經注正誤

七

依文正之而志其疑于篇

秋官司寇第五

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趣釋文趣本亦作蹕音畢注故書趣作避蓋趣避字體近似故故書作避是蹕又因趣而轉與他處亦作某者不同今本竟作蹕失之矣當依釋文為正

職金楬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槩秋官下蜡氏則令埋而置楬焉注今時楬槩是也按釋文於此二職俱未音槩字今為補之除說文無此字玉篇竹余切楬也博雅杙也廣韻陟魚切類篇張如切俱云楬槩有所表識

秋官司寇下

司寤氏掌夜時注今本作若今甲乙至戌疏亦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是注文為戌審矣然甲乙為干戌亥為支干支不應雜記又漢時尙未以十二支紀時按衛宏漢舊儀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則戌當為戌之誤買氏不考而謬疏之貽誤匪淺當正之

周官禮經注正誤

八

兩刀失之矣當依隸作从為是

冬官考工記第六

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注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鞞倉頡篇有鞞費今本費誤下从允不成字釋文本同按說文鞞从北从皮省从夨省第三卷建首之字臣鉉等曰北者反覆柔治之也夨營也雖從瓦之義闕而未言而要非从允也宜正之

搏埴之工陶瓶說文从瓦方聲釋文本亦作瓶今本誤从於下瓦無由得聲宜以說文釋文正之
輪人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今本有誤作鑿下二枚者非是疏經兩四一二故厚一寸也

輈人輈中有漚謂之國輈注輈有筋膠之被今本筋誤
作節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至謂之鑿燧之齊按此係下築
治等六工總敘當別起今本及釋文本皆附於輈人
之後是攻金之工與攻木之工相屬也非是當正之
慌氏注之以蜃注蜃謂灰也土冠禮曰素積白履以魁
榘之說文曰魁倉也釋文魁苦回反又作魁按說文
斗作𠂔魁正作魁非魁字別寫从毛字書亦無鬼从
毛之字陸氏因斗字篆書似隸體毛字遂以為魁字
从毛失之矣宜依說文正之

冬官考工記下

周官禮經注正誤

九

匠人廣尺深尺謂之𠂔釋文𠂔古犬反注𠂔𠂔也釋文
𠂔古犬反與𠂔同古今字也按說文引周禮廣尺深
尺謂之𠂔倍𠂔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
𠂔𠂔古文作𠂔从田从川篆文作𠂔从田犬聲徐鼎
臣據唐韻𠂔姑注切𠂔古外切與澮同無田半从𠂔
之字據此則經注釋文皆當作𠂔今从𠂔蓋相沿之
誤未必唐初即如此也當依說文正之按字書唯
𠂔字从𠂔
弓人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注菱讀如齊人名手足
擊為𠂔之𠂔今釋文及諸本俱誤作學按說文學手
握也从手取聲學固也从手取聲讀若詩赤烏學擊
臣鉉等曰今俗作𠂔非是則二字形雖相近而其實

不同宜正之

周官禮經注正誤終

周官禮經注正誤

十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

江都汪中容甫撰

儀徵吳丙湘校勘

周禮職官三百六十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明堂位出於漢儒周官為偽古文雖皆不足徵然三代官數多寡大畧可見蓋中天以降政事愈繁故職官愈備周之封建最廣而列國皆得置官其名雖因周制而其間或為王命或為自命故官名互有不

同何以言之邾儀父為魯附庸未王命不書爵固已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宣公十六年左傳王以黻冕命晉士會為中軍杜元凱春秋釋例云諸侯之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

儀徵吳丙湘校勘

卿皆必有命其總名為大夫是列國之官當由周命而定而左傳言使某人為某職者則皆自命者也至出於自命則有名同於周制者亦有異於周制者且周制大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大夫五人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司空下有小司寇小司空而春秋列國皆有六卿晉以三軍而間益新軍加以三軍之佐新軍之佐是有八卿列國大夫更不勝屈指則其僭越制度又不僅在變易官名之端矣師傅之稱見於周官鄭康成未見偽古文故注書君夷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以為周禮師氏保氏之職其實師保非師氏保氏也古有師保輔弼皆尊貴之稱

非有專職而列國有其官名桓公二年左傳晉靖侯之孫欒賓傳桓叔僖公四年傳申生傳杜原款十年傳使荀息傳奚齊襄公十六年傳羊舌肸為傅成公十八年

傅士渥濁為太傅文公六年傳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襄公十九年傳齊高厚傳太子夙沙衛為少傅國語云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變為傅文公六年傳潘崇為太師昭公二十九年傳伍奢為太子師費無極為少師襄公二十七年傳衛公孫免餘為少師襄公二十六年傳有蔡太師子朝桓公六年傳有隨少師師傅之名畧舉可見惟無稱保者耳又有內師襄公二十六年傳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又有左右師昭公二十五年傳魯有左師展僖公九年傳宋公子目夷為左師文公七年傳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襄公九年傳云二師令四正敬言杜注云二師左右師也稱左右師則又同左右宰左右司馬左右尹之例非必定為師保之稱也周禮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太宰在六官之上而左傳所紀楚之太宰在司馬之下宋之太宰在六卿之下皆違周制今約舉之魯有六官之名隱公十年左傳羽父求太宰文公二年傳夏父弗忌為宗伯文公十八年傳使司寇出諸竟隱公二年傳有司空無駭昭公四年傳杜洩言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據此傳祇有三卿成公二年四卿

春秋列國官名異同考

儀徵吳丙湘校勘

五年傳魯有左師展僖公九年傳宋公子目夷為左師文公七年傳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襄公九年傳云二師令四正敬言杜注云二師左右師也稱左右師則又同左右宰左右司馬左右尹之例非必定為師保之稱也周禮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太宰在六官之上而左傳所紀楚之太宰在司馬之下宋之太宰在六卿之下皆違周制今約舉之魯有六官之名隱公十年左傳羽父求太宰文公二年傳夏父弗忌為宗伯文公十八年傳使司寇出諸竟隱公二年傳有司空無駭昭公四年傳杜洩言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據此傳祇有三卿成公二年四卿

見於鞏之戰非舊制也晉有六官之名宣公十二年傳韓厥為司馬襄公三年傳張老為中軍司馬定公十三年傳有上軍司馬籍秦文公二年傳有司空士穀成公十八年傳右行辛為司空晉無司徒桓公六年傳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杜注云廢為中軍惟太宰宗伯司寇未見宋有六官之名桓公二年傳華督為太宰文公七年傳樂豫為司馬麟驪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惟宗伯未見宋無司空者桓公六年傳申繻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注云廢為司城然司徒名司城非第自宋改也曹亦有司城哀公七年傳曹伯陽使公孫彊為司城是也陳亦有司城孟子司城貞子是也

春秋列國名異考

三

國名考

趙注司城宋卿解者皆謂貞子本為陳臣後為宋司城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哀公十五年左傳有公孫貞子杜元凱世族譜謂司城氏哀公孫鄭漁仲通志氏族畧謂陳有司城據此則於孟子文意為順若為宋之司城不必更贅言為陳侯齊有六官之名成公二年傳有銳司徒杜注云主銳兵者又有辟司徒杜注云主壘壁者案此皆司馬之事而稱為司徒或當時司徒攝其職也昭公三年傳有司馬竈成公十八年傳慶佐為司徒惟太宰宗伯司空未見楚有六官之名成公十六年傳有太宰伯州犁宣公十一年傳令尹蔣艾獵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宣公四年傳子越為司馬司寇即司敗見文公十一年及宣公四年傳案楚之官最多而宗伯無可考司空亦未見於傳然觀襄公二

十五年傳蔣掩為司馬書土田度山林以下各事皆司徒司空之所掌可知當時增損無定制也其他國見於左傳者如哀公十五年傳衛有司徒臧成哀公二十五年傳有司徒期司寇亥昭公二十年傳公孟繫奪齊豹之司寇襄公十七年傳宋伐陳獲司徒印襄公二十五年傳陳有司馬桓子襄公二十年傳云與蔡司馬同謀襄公十一年傳鄭有太宰石彘襄公九年傳鄭六卿皆是列國皆有六卿之名也檀弓吳侵陳陳太宰嚭使于師孔疏云與吳太宰名同而人異洪容齋謂嚭乃吳太宰差使太宰嚭論語太宰問子貢孔氏曰或吳或宋未聞之其說亦是

春秋列國名異考

四

國名考

可知也蕭慎氏之詩云孔子先後居陳諷風氏之骨辨屬陳是列國皆有太宰也司馬亦稱司武襄公六年傳宋平公曰司武而楛于朝杜注云司武司馬也司寇亦稱司敗楚與陳皆有之文公十一年傳子西曰臣歸死于司敗宣公四年傳箴尹克黃自拘于司敗論語陳司敗即司寇也經典釋文云孔云司敗官名陳大夫隱公三年傳宋孔父為大司馬文公八年傳有大司馬公子卯哀公二十六年傳皇非我為大司馬襄公十五年傳楚為子馮為大司馬成公十五年傳宋向為人為大司寇莊公二十年傳晉士蔣為大司寇稱大者明其有稱少稱小者在也有太宰即有少宰左右宰蓋因周禮小

宰之名而變之成公十五年傳宋魚府爲少宰宣公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襄公二十三年傳魯公鉏氏爲公左宰隱公四年傳衛有右宰醜襄公十四年傳有右宰殺有司馬卽有少司馬左右司馬昭公二十一年傳宋華龜爲少司馬猶周禮小司馬也文公十年傳楚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襄公三年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哀公四年傳有左司馬取凡稱左稱右者亦猶左右師左右尹之例云爾有司寇卽有少司寇成公十五年傳宋鱗朱爲少司寇昭公二十年傳有少司寇經要之列國六官皆備凡屬於六官者亦無不備雖其名有同有異可參稽而得也有如周禮

春秋列國官名異考

五

禮記校探

冢宰之屬周禮有膳夫國語單子假道於陳膳宰不致餼卽膳夫也案天官膳夫無掌賓客宰禮之事此侯國之制別也周禮有內饗外饗昭公二十五年傳魯有饗人檀杜注云饗人食官襄公二十八年有饗人周禮有獸人宣公十二年傳云獸人無乃不給于鮮周禮有獸人襄公二十四年傳齊申蒯侍漁者杜注云侍漁監取魚之官周禮有掌次掌舍襄公二十八年傳鄭有外僕杜注云外僕掌次舍者昭公十三年傳子產使外僕速張于除杜注云外僕掌次舍大夫周禮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屬昭公十八年傳鄭使府人庫人各傲其事案周禮無掌庫者府庫蓋通言之也僖公二十四年

傳晉侯之監頭須守藏者也守藏卽內府也周禮有司裘襄公三十年傳晉使絳縣老人爲君復陶杜注云復陶掌衣服之官孔疏云衣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昭公十二年傳秦復陶杜注云秦所遺羽衣也案哀公二十七年傳成子衣製杖戈杜注云製雨衣也復陶亦製之異名其官於周禮無徵春官司服掌吉凶之衣服而無羽衣惟司裘之文有云王乃行羽物司裘下掌皮之文有云共其毳毛爲毼復陶爲羽衣當是羽毛所織其官蓋亦司裘之屬也周禮有內宰哀公三年傳魯命宰人出禮書杜注云宰人家宰之屬案內宰掌書版圖之灋此掌禮書卽內宰也周禮有內小臣寺人昭公五年傳

春秋列國官名異考

六

禮記校探

魯有司宮襄公九年傳宋令司宮巷伯傲宮杜注云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孔疏謂周禮內小臣卽司宮也詩巷伯云寺人孟子巷伯卽寺人也昭公十八年傳鄭使商成公傲司宮杜注云司宮巷伯寺人之官昭公五年傳楚子曰以羊舌肸爲司宮孔疏云司宮奄官之長周禮有內豎僖公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僖公二十八年傳曹伯之豎侯猶皆內豎也此皆冢宰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司徒之屬司徒掌農事淮南子云甯戚繫牛角而歌齊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注曰大田官也案大田是主農事猶漢司農之稱詩七月篇云田峻至喜毛傳云田峻田大夫也考田大夫卽周語

所謂農大夫大田之職非卑官末吏當是司徒也周禮有鄉大夫襄公九年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敬音杜注云鄉正鄉大夫周禮有封人隱公元年傳鄭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杜注云封人典封疆者桓公十一年傳有祭封人仲足文公四年傳宋高哀為蕭封人宣公十一年傳楚使封人慮事論語儀封人衛封人也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史記孔子世家云為司職吏畜蕃息孟子云嘗為乘田司職吏與乘田是一事即牧人也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注云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楫義與牝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案孟子言孔子為乘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考周禮牛人掌

春秋列國官名異考

七

禮制攷探

養國之公牛祭祀共官牛求牛授職人而芻之是牛人專掌養牛並無別畜充人掌繫牛人並不掌繫朱子之說似不足據周禮有縣師襄公三十年傳晉使絳縣老人為絳縣師杜注云縣師掌地域辯其夫家人民周禮有遺人掌委積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為委吏料量平孟子朱注委吏主委積之吏也即遺人也周禮有司市肆長賈師之屬昭公二十五年傳魯邱劬假使賦會為賈正杜注云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孔疏云如周禮賈師昭公二年傳鄭子皙請以印為褚師杜注云褚師市官襄公二十年傳宋有褚師段哀公八年傳有褚師肥昭公二十年傳衛有褚師圃褚師子申案褚師

如司市之類周禮有司門掌管鍵以啓閉國門僖公三十三年傳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即司門也哀公二十六年傳宋有門尹得莊公十九年傳楚以鬻拳為大閹謂之大伯杜注云若今城門校尉官孔疏云天官閹人不使別者此如地官司門為門官之長昭公五年傳楚子曰若吾以韓起為閹孔疏亦謂門官之長周禮有遂人襄公七年傳魯叔仲昭伯為隧正杜注云隧正主役徒孔疏謂如周禮遂人襄公二十三年傳臧孫使正夫助之杜注云正夫隧正周禮有遂大夫襄公九年傳宋使隧正納郊保杜注云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孔疏云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昭公四年傳魯

春秋列國官名異考

八

禮制攷探

申豐曰縣人傳之杜注云縣人遂屬周禮有里宰襄公九年傳宋使伯氏司里杜注云司里里宰國語單子假道於陳司里不授館亦里宰也周禮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昭公四年傳魯申豐曰山人取之杜注云山人虞官昭公二十年傳齊侯招虞人以弓杜注云虞人掌山澤之官傳又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荏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杜注云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孔疏云此皆齊自立名與周禮不同案此亦如山虞以下諸口之類周禮有迹人哀公十四年傳曰迹人來告杜注云迹禽獸者此皆司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宗伯之屬周禮有墓大夫

昭公十二年傳楚有司墓杜注云司墓掌公墓大夫孔疏云如周禮墓大夫周禮有太師論語魯有太師孺少師陽襄公十四年傳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周禮有樂師襄公十年傳宋舞師題以旌夏杜注云師樂師也襄公十五年傳鄭賂宋以師蒨師慧僖公二十二年楚有師緝杜注云楚樂師也定公五年傳鍾建為樂尹杜注云司樂大夫案此亦如司樂之類也周禮有鐘師磬師鐃師襄公十一年傳鄭賂晉以師慳師觸師蠲杜注云皆樂師名服注云三師鐘磬師周禮有太卜卜師筮人閔公二年傳魯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杜注云卜楚邱魯掌卜大夫晉有卜偃昭公十三年傳楚觀從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偃公十七年傳梁有卜招父杜注云梁太卜皆卜官也僖公二十八年傳曹伯之豎貨筮史筮史兼言者二職皆屬春官故得通言之周禮有太祝太史小史外史外史都宗人家宗人文公十八年傳魯有太史克昭公十七年傳祝史請用幣襄公二十三年傳季孫召外史哀公二十四年傳使宗人毀夏獻其禮杜注云宗人禮官也莊公三十二年傳號有祝應宗區史嚚杜注云祝太祝宗人史太史襄公二十四年傳衛獻公使祝宗告亡哀公二十五年傳有祝史揮昭公十八年傳鄭使祝史徒主禘襄公九年傳宋使祝宗用馬于四墉杜注云祝太祝宗人或祝

史並稱或祝宗並稱或又稱祭史昭公十七年傳晉使祭史用牲于維以其職本相輔而行者也若夫太史則列國皆有之襄公二十五年傳齊有南史氏襄公十四年傳晉左史謂中行伯昭公十二年傳楚有左史倚相蓋如周禮有內史外史之分也周禮有司巫成公十年傳晉有桑田巫襄公十八年傳有梗陽巫皋案此巫雖非官知當時有官在周禮有巾車哀公三年傳魯子服惠伯命巾車脂轄杜注云巾車掌車車哀公六年傳齊有差車鮑點杜注云差車主車之官案此亦猶巾車之類其官則陪臣也此皆宗伯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司馬之屬周禮有候人宣公十二年傳云豈敢辱候人杜注云候人謂伺候望敵者國語單子假道於陳候不在疆即候人也周禮有司士司右成公十八年傳晉荀賓為右司士屬焉杜注云司士車右之官孔疏云周禮司士非車右此司士乃司右之類晉語言使荀賓為戎右與左傳異周禮有虎賁氏僖公二十二年傳宋門官戮焉杜注云門官守門者孔疏云周禮虎賁氏之類僖公二十八年傳宋門尹般如晉告急杜氏無注或亦如門官之類也周禮有太僕成公六年傳韓獻子為僕大夫杜注云兼太僕昭公十三年傳楚有正僕人杜注云正僕夫子之近官孔疏云周禮太僕也周禮有犬馭戎僕昭公二十一年傳宋華多僚為御士襄公二十二年傳楚

乘疾為王御上成公十八年傳晉弁糾御戎校正屬馬
 孔疏云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此御戎是御之尊者周禮
 校人不屬大馭此蓋諸侯兼官或是悼公新法晉語言
 使弁糾為戎御師左傳御戎也周禮有齊僕成公十八
 年傳晉程鄭為乘馬御杜注云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孔
 疏謂如周禮齊僕晉語謂之贊僕與左傳異周禮有校
 人哀公三年傳魯命校人乘馬杜注云校人掌馬成公
 十八年傳晉弁糾御戎校正屬馬杜注云校正主馬官
 襄公九年傳宋命校正出馬杜注云校正主馬孔疏云
 校正周禮為校人襄公二十五年傳鄭公孫鉏為馬師
 襄公十五年傳楚養由基為官廐尹昭公二十七年傳
 沈尹戌亦稱中廐尹昭公三十年傳有監馬尹大心注
 皆未言是何官或亦如周禮校人之類孟子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朱注
 云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案朱子之說於周禮無徵周禮
 疑卽是周禮校人畜魚細事亦可使掌馬小吏也周禮
 有趣馬成公十八年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孔疏
 云周禮趣馬掌駕說之頌是騶為主駕之官周禮有家
 司馬襄公二十三年傳魯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杜注云
 馬正家司馬定公十年傳公南為叔孫馬正此皆司馬
 以下之職也有如周禮司寇之屬周禮有士師論語柳
 下惠為魯士師周禮士師以下有鄉士遂士縣士之屬
 僖公二十八年傳衛士榮為大士杜注云治獄官也孔
 疏云周禮獄官多以士為名昭公十八年傳鄭使野司

寇各保其徵杜注云野司寇縣士也孔疏云周禮司寇
 屬官有縣士掌野也周禮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
 齒以上皆書于版論語式負版者卽司民也周禮有行
 人而左傳列國皆有之僖公三十年傳云行李之往來
 杜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注云行
 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注云行理使
 人通聘問者卽行人也案李理字古通用國語云行理
 人也孔疏此皆司寇以下之職也若夫周禮司空有掌
 注作行李注土地之任而禮經既缺補以考工則凡左傳所稱列國
 之工正諸官當亦如周禮司空之屬定公十年傳邠工
 師駟赤杜注云掌工匠之官莊公二十二年傳齊使敬
 仲為工正杜注云工正掌百工官宣公四年傳楚蔣賈
 為工正宣公十二年傳有工尹齊成公十六年傳有工
 尹襄工尹卽工正也襄公九年傳宋皇卽命工正出車
 杜注云工正主車孔疏云皇卽是司馬周禮司馬之屬
 無主車者巾車屬於宗伯昭公四年傳司馬與工正書
 服是諸侯官司馬之屬有主車者案昭公十二年傳工
 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是掌玉人之事同於
 周禮工主作器宜屬司空故考工有車人輪人之掌皆
 得以工稱之而孔疏謂諸侯工正屬於司馬或是當時
 變制以工正兼主車也故有官名與周禮同而所掌之
 事往往或異昭公四年傳司馬與工正書服司空書勳

孔疏云王正雖不屬司馬掌作車服故與司馬書服周禮司勳屬夏官今司空書勳諸侯之法不盡與周禮同也其有微處不足列於官而莫不有職掌者如巫醫御人吏人隸人軍吏疆吏有司徒人僕人圉人侍人匠氏圻人不可勝數可以知其備焉有官名迥與周禮異而無不可通其義者如僖公二十八年傳晉作三行荀林父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注謂晉置三軍復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據此則三行非官名然觀左傳所稱中行後以爲氏昭公二十二年傳有右行詭又似三行皆爲官名桓公六年傳晉以僖侯廢司徒杜注云廢爲中軍是中軍爲司徒上下軍又似皆爲官名以卿爲之且中軍既爲司徒則三行爲官又可推矣宣公二年傳晉以卿之適子爲公族其餘子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杜注云掌率公戎行下文趙盾爲旄車之族杜注云公行之官孔疏云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公路與公行爲一主君之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行列謂之公行周禮無此三官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與公行同無與餘子同者天子諸侯禮異耳案孔疏以公路公行爲一非也公行既掌戎車孔疏又以中車當之尤非也公路掌路車主居守當如周禮之中車公行掌戎車主從行當如周禮之車僕周禮車僕掌戎車之倅左傳服氏注云帳車

春秋列國官名考

卷之五

戎車之是其證也或以餘子爲公路據周禮小司徒大故致餘子鄭氏注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則以餘子爲公路其說亦是矣襄公九年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杜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又公族之異稱但非官名耳至於軍中立官本無定制閔公二年傳晉宰舌大夫爲尉杜注云尉軍尉成公十八年傳卿無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鐸過寇爲上軍尉張老爲候奄晉語以中軍尉爲元尉以上軍尉爲與尉以候奄爲元候元者長也亦猶正也皆軍中之官候奄如周禮候人也襄公三十年傳云廢其與尉服氏注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民成公二年傳晉賜絳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一命之服杜注云與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襄公十九年傳魯晉六卿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案傳稱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是悼公新法成公二年傳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是晉舊制悼公立軍尉而省亞旅與帥與尉一也候正候奄一也卽襄公二十五年傳所言五吏也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爲官凡五晉之五吏其遺法也襄公二十五年傳齊路晉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杜注云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百官正長羣有司師旅小將帥孔疏云杜氏以意而解不能審悉案春秋以戎事爲重故其官最詳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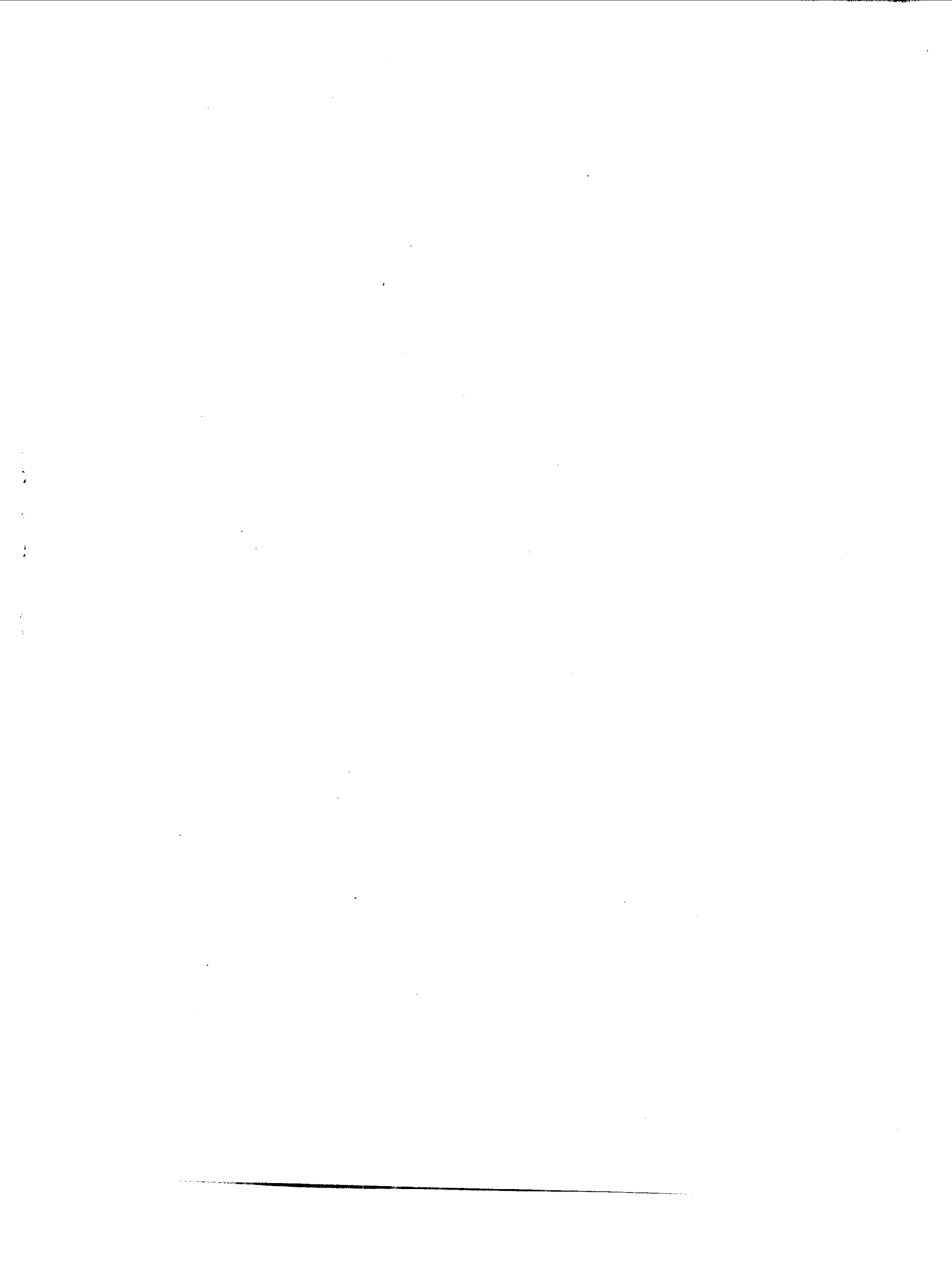
春秋列國官名考

卷之五

名互異雖難證於周禮要皆司馬之屬官也又如隱公六年傳翼九宗五正杜注云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孔疏謂於殷時為五行官長後分唐叔據此則晉之五正是與周禮顯異如襄公二十二年傳鄭使少正公孫僑對杜注云鄭卿官也哀公二十六年傳宋司城欲去大尹杜注云大尹近官有寵者凡此之類注疏皆無所指案周禮太宰其正立其貳正謂六卿之長正尹一也意皆官長之稱曰少則官稍卑矣楚多以尹名官尹即正之義也故楚之工尹或為工正楚以令尹莫敖為貴其官皆是上卿令者善也莫敖之義注疏未詳漢書五行志作莫

草人之類陸氏經典釋文芋于付反鄭漁仲通哀公十五年傳陳亦有芋尹蓋是與楚官名同昭公十三年傳成連為郊尹杜注云治郊竟大夫案此蓋如周禮夏官掌疆之類昭公二十七年傳有王尹麋服氏注云王尹主正之政案此蓋如周禮天官宮正之類以上諸官尙可考成公七年傳有清尹弗忌宣公四年傳有箴尹黃定公四年傳有鍼尹固即箴尹也哀公十六年傳作箴尹固襄公十八年傳有揚豚尹宜襄公二十四年傳有沈尹壽哀公十七年傳有沈尹朱宣公十二年軍杜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公十二年傳有鬻尹午陵尹喜昭公二十七年傳有莠尹然定公五年傳有藍尹聲哀公十四年傳有武城尹以上諸官杜皆無注大約皆是以地名官哀公十八年傳有寢尹或是掌宮寢之事如周禮天官宮人之類左傳云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鄭伯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既滅小國故設官以分尹之自與他國不同況楚僭稱王其縣邑大夫多稱公矣如申公壽餘葉公諸梁皆是稱尹者猶未失其正也其不稱尹者昭公二十七年傳駟將師為右領哀公十七年傳有右領差車杜注云右領楚賤官大約較左右尹為稍卑失秦有右大夫說見成公二年傳有右大夫詹見襄公十一年傳蓋如下大夫之稱成公十三年傳有不更女父襄公十一年傳有庶長鮑庶長武杜注云不更秦

傳孔疏據漢書言商君定商二十有年不更庶長知秦本
此官通鑑漢武帝元狩四年召拜卜式為案秦楚之
官多與他國異者春秋時楚為蠻夷陣朝聘會
盟鮮通於王朝故往往與列國異總之諸侯之制不當
等於子而列國官名比於周禮幾備均屬僭制也左
 傳所紀官名注疏皆以周禮為說蓋非觀其同無以悉
 其異考古者亦援周禮以證其同異焉可也



聖

周

卯

禮

齋

解

周禮補注自敘

隋書藝文志曰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而康成注僅引杜子春及鄭大夫鄭司農之說無一語及馬融學者疑之然其說猶見於賈疏中至于令升注周官十二卷陸氏經典釋文所徵引者不下數十事想其時猶及見全書而疏中絕無稱引何也干注與鄭注互有異同大宰職挾日作币日宰夫職賓賜之飧牽作賓賜掌其飧牽此類蓋與鄭異者也大宰職納亨注云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小宰職凡宮之糾禁注云若今御史中丞此類蓋與鄭同者也必以為後人無識真贋莫分使干注歸入鄭注是殆不然余少讀周禮長而

周禮補注自敘

癖嗜後從凌仲子先生游得聞校禮堂之緒論用益肆力於古仲子師嘗答周官九拜九祭解鄉射五物攷援據禮經疏通證明足發前人所未發余師其意而變通之因思漢魏之治周禮者如賈逵張衡孫炎薛綜陳劭崔靈恩之注遺文軼事散見羣籍或與鄭義符合或與鄭義乖違同者可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是用廣搜眾說補所未備條系於經文之下抑或旁采他經舊注或兼取近儒經說要於申明古義而已嘗攷康成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且順者為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又嘗作毛詩箋今取鄭氏之學證鄭氏之注則辭義易瞭即彼此互岐前後

錯出亦不煩辭費而得失已明故於三者刺取為多至許氏說文解字徵引周禮彼此互異取以推廣鄭義不嫌低悟其他史冊流傳事系本朝禮遵周典亦備采擇用俟辨章猶是鄭氏况以漢法之意也庶幾為治是經者振壞涓流之助云爾皆道光廿三年癸卯八月朔日雲里呂飛鵬自敘於立誠軒

周禮補注自敘

周禮補注卷一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周禮 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竝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

周禮補注卷一

竝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當作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眾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眾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為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緱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閱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暝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

賈公彥序

欲自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

周禮廢典

注山堂考 鄭元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

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摭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為尚書周官

周禮補注卷一

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 鄭氏傳曰元以為括囊大典綱羅眾家廢典 崔靈恩曰夫百王不同各置官禮為禪讓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視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為弊故不改者多非禪讓之世須變人情故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興之意也通 天官冢宰 崔靈恩曰自顓頊以來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號曰羲和唐堯

受之適置天地四時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復舊職而
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時
為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為司徒秋
官為士冬官為司空春官為秩宗故尚書曰迺命羲
和欽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時之事又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地官之事
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
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為秩宗典朕三禮此春官之
所司也通典

惟王建國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

周禮補注卷一

三

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疏鄭引此
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為諸侯國 干寶云王天子之

號三代所稱文釋

辨方正位注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

北面之屬元謂正位謂定宮廟 干寶云辨方謂別

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正位謂君南面當陽臣

北面即陰居后於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

位少陽之類御覽 案干注與先鄭義同

體國經野注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 干寶云體形

體釋 魏徵羣書治要注體猶分邦畿之度經野疆

理其井廬也

乃立天官冢宰 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
事之名也尚書周官疏 干寶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
納之中和曰宰文釋 詩大雅箋傳御者貳王治事謂
冢宰也

小宰 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長史一人
千石注引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

胥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 續漢書志衛尉卿

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南宮衛士令一

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衛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

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注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 說文謂知也

周禮補注卷一

四

庖人注裹肉曰苞苴 鄭曲禮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葦

或以茅

獻人徒三百人 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疏本

釋文獻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鮒同又音御 案說

文云籒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自段云自當作舟昭

之鮒當是鮒誤許 籒或作鮒從又魚聲莊述祖云獻

所據竟作舟籒

即鮒 脂人注脂之言夕也 案易噬嗑脂肉虞翻作咎肉注

云三在膚裏故稱肉離日煖之為咎說文云咎乾肉

也從殘肉日以晞之咎夕古字通惠棟引穀梁傳云

日入至於星出謂之咎管子云且咎從事王逸楚辭

章句引詩云樂酒今咎是皆以咎爲夕之證

凌人 說文久凍也象冰凝之形徐鍇曰冰初凝文理

如此也勝久出也從久朕聲詩曰納於勝陰重文綾

云或從交

醢人 說文醢酸也作醢以醬以酒從醬酒並省從皿

皿器也

冪人 說文幘幔也從巾冥聲周禮有幘人

大府注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續漢志大

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

幣

司會 千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

周禮補注卷一

五

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衛者平其政也凡言掌

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

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

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 禮記疏

司會注若今尙書 漢制考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

官初置尙書員五人 續漢志尙書六人六百石

司書注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疏注言簿書者古有簡

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

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 說文專六寸簿也 何

某云說文無笏字或謂此專即笏也案徐廣車服儀

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版也杜預曰瑛玉笏

也若今吏之持簿笏志秦必見廣漢太守以笏擊頰

猶謂經以簿爲笏不可通簿爲手版兼簡策之用

職內注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 王氏漢官解云小

官番夫各擅其職胡廣注謂倉庫少內番夫之屬各

自擅其條理所職主 疏本

世婦 春官世婦注世婦后宮官也 案此世婦與春

官世婦有別此世婦即昏義所謂廿七世婦者非后

宮官也

大宰職治邦國 千寶云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

之境 釋文

以擾萬民注云擾猶馴也 案說文手部擾煩也與馴

義異牛部擾柔謹也馴擾之擾當作擾玉篇曰尙書

擾而殺字如此惠氏棟云擾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

周禮補注卷一

六

援而殺徐廣 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

日一作柔 張穆案擾柔同部相通馴擾同義和

音而小反失之 假古音木有此二例而小反之音則

後世蕭爾通 轉之常也

以統百官 馮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 尙書疏

以詰邦國 千寶云彈正糾察也 釋文

官刑以糾邦治注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

能糾職 案小宰職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

政令凡宮之糾禁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蓋卽此官

刑也康成注宰夫云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與此

注同

以八則治都鄙注都之所居曰鄙 馬融云距王城四

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

在畿內者尚書蔡仲之命疏

賦貢以馭其用 千寶云賦上之所求於下貢下之所

納於上釋文

子以馭其幸注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子之以

勸後也 案後漢書方術折像傳曰不仁而富謂之

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賜子雖未能馭富

亦富之漸也故云子以馭其幸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 案鄭

氏注易乃統天云統本也八者皆非民事然治民之

周禮補注卷一

七

本在焉故曰八統紹基案說文統統也紀條別也別

也

三農生九穀 惠士奇禮說三農上農中農下農也管

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

上地中地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

飭化八材注司農云珠曰切 宋注疏本作骨曰切

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禮說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則一家四人爲閭中地家六人可任

也者二家五人則二家七人爲閭下地家五人可任

也者家二人則一家三人爲閭猶餘也羨也夫曰

餘卒曰羨民曰閭詩云侯亞侯旅侯彊侯以亞仲叔

旅子弟皆閭民也彊謂勸相以能左右之長者規少

者隨尊者令卑者聽所謂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

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

謂之賦此其舊名與 疏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

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 江氏永曰漢之

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

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

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

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財者徵取財物之總名自一

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閭

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

周禮補注卷一

八

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

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

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賢基謹案周制必無出

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童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

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

武帝時甚近言之鑿鑿則口錢非周所有審矣

差服之式 千寶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釋文

匪頒之式 金榜禮箋國語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

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

食宜在九式中廩八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

宰九式八曰匪頒則匪頒者謂祿食與祿食所以代

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書歲鐘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矣蓋其遺法 案先鄭以匪頒爲班賜後鄭增成其義謂王所分賜羣臣以別於燕好之賜予殆卽此經外府典絲典泉二官所言賜予與然說文稟訓賜穀則祿稟未嘗不可言班賜也

好用之式 案此經王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職幣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爲常賜予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以幣帛篚篚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彤弓天子

周禮補注卷一

九

錫有功諸侯而曰中心好之是其證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案此爲歲之常貢大行人疏云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

旂貢注鄭司農云旂貢羽毛當作旄元謂游貢讀如囿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 案說文云游旌旗之流也流繫傳从於汙聲段玉裁云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流也周禮省作旂引仲爲出游之游據此則羽旄爲本訓當從先鄭

宗以族得民 案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王制云大夫二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鄭注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據此則別子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其子孫適長因得繼別子而爲大宗若爲士者祇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太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嫡長繼禰而爲小宗太祖之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也此經宗以族得民當兼大宗小宗言大傳注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疏云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繫姓弗別綴食弗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

周禮補注卷一

十

友以任得民 案此任字卽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係也五家爲比使之相係注云係猶任也二義相兼乃備

數 干寶云數宜作叟釋文案叟宜作叟叟爲庚之借字數庚古通用聘禮記云十六斗曰數注云今文數爲逾陶人疏云逾卽庚也廣韻數字下云十六斗曰數據此則數亦作數數與庚通干注假借作叟後人傳寫誤作叟古者倉庚世官故云以富得民穆案庚爲庚之

正月之吉 干寶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唐會要

挾日注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釋文挾字又作

挾干本作币子合反 案左傳成九年正義曰挾周

币也從甲至癸為十日古挾挾通荀子儒效篇盡善

挾治之謂神王霸篇政令以挾楊倞注皆云挾讀為

挾

設其參 干寶云三公也

立其兩注鄭司農云兩謂兩丞

仲之命疏

祀五帝注謂四郊及明堂 案小宗伯職兆五帝於四

郊注謂靈威仰赤熛怒之類蓋五天帝也祭法注祭

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下引明堂月令春曰大昊

周禮補注卷一

夏曰炎帝云云則五帝為五人帝矣

具脩注具所當共脩婦除糞酒 王氏引之曰典祀職

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是

祀五帝之兆典祀已脩除之矣非太宰事也脩當讀

為羞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世婦及

祭之日泣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合言之則曰具

羞耳祀五帝言羞者大司徒曰祀五帝則奉牛牲羞

其肆是也脩與羞古字通錢氏養新錄曰鄉飲酒禮

乃羞無算爵鄉飲酒義作脩爵無數借脩為羞正與

此同

及納亨 干寶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嚮祭之辰也

續漢志注 案干注與鄭康成同司馬彪續漢志正月天

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

明堂五郊宗廟大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

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

王眠治朝則贊聽治眠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注謂王巡

狩在外時 案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

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此

可為四方聽朝之證

小宰職凡宮之糾禁 干寶注若御史中丞

案續漢志御史中丞一人干石本注曰御史大夫

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

周禮補注卷一

小事則專達 干寶云達決也

事職 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

祭祀之聯事 酒人注酒人其酒因留與其奚為世婦

役亦官連疏云即小宰云祭祀之聯事是也

注屬其六糾 案諸本皆作糾惟嘉靖本與癸本作引

與釋文所云或本合

喪荒之聯事 案疏云荒謂年穀不熟則喪與荒為二

事鄭司農注喪之聯事已具不言荒者略也掌救荒

之事者非一官故有聯事如小宰受幣玉大司徒以

十二荒政聚萬民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小宗伯職

六天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士師職云若邦凶
荒則以荒辯之澆治之是也九式言喪荒注云荒凶
年也九賦言喪紀注云喪紀卽喪荒也然此經言喪
紀者不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云喪紀喪事之祭
外喪凡小喪紀注云謂喪事之奠祭則喪紀祇可云
喪事不可兼云荒也

斂弛之聯事 王氏引之曰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
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
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
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
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

周禮補注卷一

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
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澶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
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
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
糈隄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
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遣人掌邦之委積以
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糈隄門關之委積以
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
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稱責謂貸子傅別故書作
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元謂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
札中字別之 小司寇傅別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市

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飛鵬案先鄭說與此注
後鄭義同 荀子性惡篇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
驗注辨別也言論議知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後可施
行也案此卽或作傅辨或作符別之證 釋名別
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卽今市井合同 疏責謂
貸子者謂貸而生子者皆今舉責案說文云貸施也
從貝代聲下有借也二字疑是 小徐引春秋傳陳氏
厚貸爲證又云資從人求物也借也大徐本無小徐
借也二字 引史記云漢武帝時縣官無錢從人資馬爲證據此
則貸子之貸當作資

周禮補注卷一

質劑 荀子王霸篇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注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引此經聽買賣
以質劑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注又從大宰助王也 疏大宰
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
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
從大宰助王也案疏說甚明三者指玉幣爵而言則
王之爲玉無疑岳珂從越注疏及建大字本作王非
蓋注中又從大宰助王也七字專釋贊字義
宰夫職辟名者注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
相應也 干寶云不當也釋文 案荀子正名篇云析
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訟則謂之大

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卽此經所謂辟名者

賓賜之餼牽 釋文一本作賓賜掌其餼牽于本同包

言案此經注與疏鄭氏本似無賓賜之三字如有此

三字二鄭不應無一語及之上陳半禮之法委積一

也膳厭二也飲食三也并餼牽而四經文何以于餼

牽上獨加賓賜之三字經果變文以別於牽于上三

者注當申釋其義注無釋卽知經之本無此三字

也當由于本作賓賜掌其餼牽傳寫入鄭本耳

凡邦之弔事注弔事弔諸侯諸臣 釋廢疾云天子於

二王後之喪舍為先稊次之昭次之餘諸侯舍之賄

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稊之賄之穀梁傳文公

禮記雜記疏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 盧植檀弓

注宰夫於周禮為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

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理之大喪君也小官屬官也

戒令卽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典通

歲終注歲終自周季冬 自董本作目黃丕烈校云目

者指目之辭 案大宰正月之吉注云周之正月小

宰正歲注云夏之正月周既改正朔自宜以子月為

歲始以亥月為歲終而於建寅之月凡有所教戒必

曰正歲明其得四時之正故重巽以申之也凌人正

歲十有二月不言歲終者蓋謂正歲之十有二月以

別於周之歲終也鄭司農注宰夫職正歲云則凡言

歲終者皆為周之季冬無疑

宮正稽其功緒 顧氏炎武曰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

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

幾其出入注元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 毛居

正六經正誤云闕人注苛其出入比長注呵問秋官

萍氏苛察環人苛留凡五處音義皆同而字或作荷

或作苛或作呵其實一也 案史記酈食其傳好苛

禮索隱曰亦作荷賈逵曰苛煩也漢書作荷師古曰

荷與苛同苛細也惠氏棟云責問之呵本作苛漢乙

令有呵人受錢見陳羣新律序說文云廷尉說律至

以字斷法苛人受錢吳氏玉搢別雅云街彈碑吏無

荷擾之煩隸釋以荷為苛案詩序哀刑政之苛釋文

云苛本亦作荷左傳苛慝不作釋文亦云苛本或作

荷

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

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 漢制攷元帝紀

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

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

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

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

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梁孝王傳

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

亡異

宮伯士庶子注元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也庶子其支庶也 案大司馬與此同文彼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則士庶子俱屬卿大夫之子言與此注義本同彼疏云經中士為卿大夫之身誤矣

行其秩敘 案說文云秩積也詩云積之秩秩又云黜爵之次第也虞書曰平黜東作此經注訓祿稟疏云秩謂依班秩受祿則正字當作黜經文蓋借秩為黜耳

膳夫膳用六牲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 案庖人膳膏後鄭以為牛膏豕膏豚膏腥羊膏羶司農則謂豕膏豚子春則謂豕膏腥是牛羊豕犬雞五牲皆

周禮補注卷一

七

宜入膳也或疑禮不以馬為牲不知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則後鄭以六牲為馬牛羊豕犬雞其說非無據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

九陪鼎三 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為三牲

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

請聞其說鄭荅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

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

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為正本

膳夫授祭 干寶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民起居釋

卒食以樂徹於造注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

居處也 案大祝注故書造作寵惠士奇云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於造吳語造作寵所謂係馬舌出火竈史記龜策傳卜先以造灼鑽徐廣曰音寵據此則造宜讀為寵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注鄭司農云燕義曰使宰夫為獻主 案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為膳宰周禮宰夫為太宰之考職掌較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為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為獻主文王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為主人此其證也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

周禮補注卷一

六

熊膳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膳不熟是也禮記雜出于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稱先鄭此注引燕義以宰夫釋膳夫蓋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

庖人掌其六獸六禽 干寶云六獸麋鹿麇豕兔

六禽鴈鶉雉鳩鴿鷄

夏行脔鱸膳膏臊注鄭司農云脔乾雉鱸乾魚膏臊豕

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 干寶云臊豕膏也

盧植注月令云脔雉脂也 案後鄭從杜以臊膏為

犬膏故云犬屬司寇金也說文魚部無鱸字肉部鱸

乾魚尾鱸鱸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脔鱸魚部鱸鮓臬

也从魚臬聲周禮曰膳膏臠是以臠為魚膏矣肉部

云臠豕膏臭也不引此經文蓋許氏所據本與鄭異

膳膏腥注杜子春云膏腥豕膏也元謂膏腥雞膏也

干寶云腥雞膏也或作雉膏釋文

內饗腥臠 案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此為腥臠之正

字

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臠鳥臠色而

沙鳴狸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蠖 鄭注

內則云膺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膺冷毛毳毛別

聚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臠色毛變色也沙

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般臂前脛般般然也

周禮補注卷一

充

漏當為蠖

牛夜鳴則膺注鄭司農云膺朽木臭也 干寶云病也

釋文 案說文广部膺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膺

臭如朽木與司農說合

鳥臠色 案釋文出臠字云本又作臠說文白部無臠

字牛部臠牛黃白色也从牛庶聲則臠為正字臠為

後起字

交睫腥 案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

曰小息肉則肉如米可知爾雅米者謂之粦郭注云

飯中有腥是也因星見食豕而致腥故即以豕肉之

如米者謂之腥則腥為正字鄭注云腥當為星聲之

誤也似未審

般臂蠖注鄭司農云蠖蝮臭也 釋文干音漏內病

也 惠棟曰北山經諸魮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

馬文臂牛尾郭璞注前脚也周禮曰馬黑脊而般臂

腰阮氏校勘記云釋文般音班注云臂毛有文是亦

讀般為斑也 案說文广部般痲也从广般聲此經

上文言不可食者則般臂是馬之有病者長楊賦云

吮鋌瘕者孟康曰瘕者馬脊脊創瘕處據此則般蓋

瘕之省

刑膞 鄭注有司徹云膞讀為嗥劓魚時割其腹以為

大鬻可用祭也

周禮補注卷一

外饗饗士庶子注庶子備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

續漢書禮儀志饗遺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

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

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

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 干寶云古之王者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日

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日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

不置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劉

續漢志注

注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庶人終於千畝 盧植月令注云天子耕藉一發
三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耦三伐廣尺深尺伐發也
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
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
禮以三為文劉昭續漢志注

以其齋盛注齋盛祭祀所用穀也黍稷也穀者稷為長
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案黍當作稌黍乃齋之或體
說文禾部齋稷也从禾為聲或从次作黍皿部盥各
本作黍稷在器以祀者韻會作黍稷器所以祀者段
玉裁从之云周禮或兼言盥盛或專言盥或專言盛
小宗伯逆盥注云受饋人之盛以入是盥盛可互稱

周禮補注卷一

也肆師注云黍六穀也大祝注云黍號謂黍稷皆有
名號也春人注云盥盛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盥
盥實經文盥字注二易為黍而小宗伯六盥注云盥
讀為黍六盥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此易齋為黍之
證毛詩甫田以我齊明亦作盥傳云器實曰齊在器
曰盛鄭注周禮盥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或訓六
穀皆合毛傳器實曰齊之訓而與說文皿部盥異義
與禾部齋同義

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為酋酋讀為縮束茅
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 案說文云酋禮祭束茅加於祿圭而灌鬯酒是
為酋像神飲之也引春秋傳作酋酒詩小雅有酒湑
我毛傳云湑酋之也

獸人及樊田令禽注于虞中注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
野 案地官山虞職言虞人萊所田之野此注萊作
釐者春秋隱十一年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作邾水
經注引作釐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釐據
此則釐來音同萊有來音故亦通作釐也

鼈人以時籍魚鼈龜蜃 說文云籍刺也从手籍省聲
周禮曰籍魚鼈 干寶注蟹鱉類文釋 惠士奇云魯
語籍魚鼈以為夏稿作籍莊子冬則獨鼈於江作擗

周禮補注卷一

西京賦又族之所擗籍與族音義同東征賦蠶
遷都賦蠶蠶皆謂取互物也籍與椽通 案韋昭
國語注籍擗也木月祖音籍側角切或作擗又作籍
蓋籍為正字籍擗為同聲通用字籍則籍之訛也
凡狸物注司農云狸物龜鼈之屬自狸藏伏於泥中者
元謂狸物亦謂鱗刀合樂之屬 案說文豸部狸伏
獸似貍从豸里聲徐鉉繫傳曰狸善藏伏也利之反
大射狸首皇侃以為舊解云狸之取物則伏下其頭
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據此則狸為
善藏之物凡物之藏伏者皆得取義於狸故曰狸物
此引申之義也狸可讀如字然釋文於此經音莫皆

反則讀如埋矣說文無埋字艸部蕤瘞也从艸狸聲
小徐曰藏於草下也音閭皆反此經蓋省作狸狸沈
注云祭山林曰埋此其例也

醫師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
十失四為下 案史記正義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
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
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據此則十全之上工難得故
以十失一者為上工十失二者為中工惟下工適與
之相當耳

食醫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蕭吉五行大義論配氣味篇周禮天官云凡和春多

周禮補注卷一

三

酸夏多苦解有兩家一云宜從時氣所宜春食須多
酸夏食須多苦一云多者過也春食過酸宜減其鹹
味夏食過苦宜減其酸味是以後句云調以滑甘案
前說即鄭注各向其時味之義由後說推之過酸宜
減其鹹味過苦宜減其酸味者治其源也酸為木味
鹹為水味苦為火味水生木生火滅其所生之味
而春酸夏苦不至於太過若然則秋食過辛宜減其
甘味冬食過鹹宜減其辛味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 案素
問甲乙經諸書皆謂牛土也稌金也羊火也黍金也
豕水也稷土也犬木也粱土也雁土也麥火也魚火

也菰水也其味則屬火者苦屬木者酸屬金者辛屬
水者鹹屬土者甘其性則苦燥酸收辛散鹹潤甘緩
膳食之宜惟牛與稌雁與麥取其相生即養生經子
母相養之義餘皆相克者也羊宜黍者火克金也火
主燥故以辛散之豕宜稷者土克水也水主溼易傷
脾脾欲緩故食甘以緩之犬宜粱者木克土也木性
柔稟有餘則急故食甘以緩之魚宜菰者水克火也
火燥故以鹹潤之此氣味之所以相成也

疾醫冬時有嗽上氣疾注嗽咳也 釋文嗽本亦作款
盧文弨云說文款吮也無嗽字玉篇款上款也一
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齊部謂款為款則作款為正
也

周禮補注卷一

三

以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 素問至真要大論岐伯
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太
陰司天溼淫所勝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少陽司
天火淫所勝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
淫所勝病本於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
勝病本於心神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案
衝陽足附上動脈胃氣也木勝土故脾胃病尺澤在
肘內廉大紋中肺氣也火勝金故肺大腸病太谿在
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腎氣也土勝水故腎膀胱病
天府在臂膈內廉下腋三寸亦肺氣也太衝足三指

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氣也金勝木故肝膽病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動脈心氣也水勝火故心與包絡病五氣絕故不治反是則生陰陽應象大論曰木在藏為肝在音為角在聲為呼火在藏為心在音為徵在聲為笑土在藏為脾在音為宮在聲為歌金在藏為肺在音為商在聲為哭水在藏為腎在音為羽在聲為呻宣明五氣篇曰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欬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噎案此則五氣皆為五聲聞五聲而其病可知也五藏生成篇曰五藏之氣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始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

周禮補注卷一

三

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 素問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案目耳鼻竅各二口竅一陰竅二是為九竅

瘍醫凡療瘍 說文云療治也或从寮作療

注合黃莖 鄭注內則敦牟云牟讀曰莖隱義莖土釜也齊人呼土釜為牟

以五氣養之注云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 素問六

節藏象論岐伯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下文又云心通於夏氣肺通於秋氣腎通於冬氣肝通於春氣脾通於土氣案此五氣卽所謂夏氣秋氣冬氣春氣土氣也氣為陽故屬天天食人以五氣故曰以五氣養之五行大義引老子經云天以五行氣從鼻入藏於心鼻以通出入息高象天故與天通而氣藏於心地飴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舌之所納則有津實地體既是質實品味皆地所產故舌與地通素問及老子經五氣皆與五味對文

周禮補注卷一

三

則此經定為五氣無疑

酒正五齊泛齊盎齊沈齊 禮運注周禮五齊三曰盎齊五曰沈齊醯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 坊記注澄酒清酒也 鄭荅田瓊問云禮運云醴蓋醞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坊記云醴也醞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 禮運 案說文西部云醴泛齊行酒也泛齊蓋卽五齊之一醴濁酒也从西盎聲徐鍇繫傳曰周禮有盎齊蓋醴為正字盎則醴字之省與皿部盎字異義五齊皆酒之濁者後鄭謂盎以下差清但較泛齊醴齊為稍清耳其實皆濁酒也

三酒一日事酒二日昔酒 鄭注內則云白事酒昔酒也

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醞者也 案說文云酋

釋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徐鍇繫傳案國語曰毒之

酋腊其傷人也必甚 鄭語云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 然則酋久酒

也酒久則水上見謂糟少也國語注腊音昔康成以

酋久白酒為昔酒是也

二日醫注醫之字从毆从酉省也 案省也二字是衍

文說文醫治病工也毆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

从酉一日毆病聲酒所以治病周禮有醫酒蓋指四

飲之醫而言 穆案西本古酒字鄭云從酉省西當作酒蓋區西酒為二字也

五齊三酒 通典注鄭元注司尊彝云唯有事於大廟

備五齊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為圖丘明用五齊餘

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 成伯

璠禮記外傳五齊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齊尊而三

酒卑所以名齊者酒人和合分劑之名也三酒者列

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 御覽

注澄酒是三酒也 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

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 疏本

漿人六飲涼注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 案說文酉

部云醇雜味也从酉京聲據此則醇為正字故膳夫

六清注作醇涼乃假借字集韻十陽云醇通作涼

凌人共夷槃冰注夷之言尸也 案成公十七年傳一

朝而尸三卿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

擄知夷尸之訓取古

籩人朝事之邊其實粢注鄭司農云麥曰粢元謂今河

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逢 說文云粢煮麥也从

麥豐聲讀若馮徐鍇繫傳曰周禮邊豆之實有粢

注曰熬麥曰粢錯以為粢糗類也糗磨之粢不磨也

案荀子富國篇撥粢注云粢麥之牙糗也至脆弱

禮與豐同此當為粢之本訓

饋食之邊榛實注榛似栗而小 案說文云業實如小

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贄不過業栗下文又出榛

字云木也从木秦聲一曰敢也據此則榛實之榛當

作業後人假榛為業耳

羞邊之實糗餌 干寶注餽餌者豆末削末而蒸之以

棗豆之味今餽餽也 初學 案事物紀原引干注餽

餌者或屑而蒸之與棗豆同食與此相似

醢人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 郊特牲云恆豆

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

其醢水物也注此謂諸侯也疏云恆豆者謂朝事及

饋食俱為恆豆也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

天子不同天子朝事之豆菁菹非水物天子加豆芹

周禮補注卷一

三

周禮補注卷一

天

又天子饋食有蜃蚶醢蜃爲水物若然則天子朝事饋食之豆菹不必盡用水物醢不必盡用陸產加豆之菹不必盡用陸產醢不必盡用水物

朝事之豆其實醢醢 案說文血部云醢血醢从血𩚑聲禮記有醢醢以牛乾脯梁粢鹽酒也繫傳引此經醢醢據此則醢爲正字醢乃借字

菹菹注鄭大夫讀菹爲茅杜子春讀菹爲卯元謂菹菹菹也 釋文菹音卯北人音桺 詩薄采其菹傳菹

菹菹也音義云菹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干寶云今之鮑鮑草堪爲菹江東有之 案此卽令升周禮注何承天云

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菹 周禮補注卷一 无

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葵一云今之浮菜卽豬蓴也 案說文菹菹菹也从艸𠂔聲詩曰言

采其菹菹與酒韻則徐仙民音桺是也菹菹之菹从𠂔非从𠂔鄭大夫讀爲茅杜子春讀爲卯皆破𠂔爲

卯故後鄭不從也說文有茅無菹菹爲俗字玉篇菹菹並出誤矣 穆案卯𠂔古音皆𠂔部字讀茅讀桺非有二也

脾析注牛百葉也 說文臝牛百葉也从肉毘聲徐鍇曰百葉牛肚也周禮謂之脾析借脾字析者言其狀

分析也 賢基謹案康成注既夕禮脾析云脾讀爲雞脾臝之脾蓋謂脾析之脾別於土藏之脾也 豚拍注曰豚拍肩也 案拍不得訓肩此蓋讀拍爲

膊說文云肩膊也

芹菹注芹菹楚葵也 案說文莛菜類蒿从艸近聲周禮有莛菹又出芹字云楚葵也从艸斤聲是許君以芹與莛爲二物矣

箔菹注司農云箔水中魚衣元謂箔菹菹 釋文箔兩雅作箒同 案釋草箒菹菹注引周禮曰箒菹菹菹疏云彼文作箒說文云箒竹萌也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注元謂醢糝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糝溲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爲糝 鄭志內則糝

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糝無醢周禮有醢無糝明醢糝是一也 案糝爲糝之或體說文云糝糝也下又出飾字云糝或从

食衍聲荀子禮論篇云酒醴飾糝注以爲喪者之食似飾卽是醴不知醴非可登於豆者鄭內則注云狼膾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臆矣考工記曰

瓚讀糝臆之臆臆古文糝字糝與臆似爲一物然釋名曰肺臆臆饋也以米糝之如膏饋也則饋爲糝食矣蓋以膏煎米則爲飾以糝和肉則爲臆矣

鹽人苦鹽散鹽 惠士奇曰宋史志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類鹽鹽人所謂苦鹽也糝海糝并糝鹹而

成者曰末鹽鹽人所謂散鹽也 俗鹽注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 涼州記有青鹽池出

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涼州異物志鹽山

周禮補注卷一 羊

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鑊之寫物作獸辟惡佩之爲吉戎鹽可以療疾注以其出胡國故言戎鹽也御覽

鸞監以待戒令注鸞監凍治之 案說文云鹽河東鹽

池表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據此則鹽爲鹽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鹽故未煎之鹽亦稱鹽也郊特牲煎鹽之尙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此注云凍治之殆卽所謂煎鹽與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 禮

箋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十

二月天子所居周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後

周禮補注卷一

三

鄭皆以大寢釋之其義是也大戴記盛德篇說明堂

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隸僕掌五寢之

掃除糞洒之事五寢卽五室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

大寢既稱五合小寢而六與 案考工記五室注木

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

室於中央路寢五室之制夏殷周一也據此則六寢

當云大寢五小寢一

爲其井匱 惠士奇曰井匱一名匱一名屏匱莊子庚

桑篇云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匱焉郭注匱謂屏

廁戰國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注云屏當作

井匱路廁蓋廁如井者

掌舍設柱桓再重 說文桓行馬也徐鍇繫傳云此所

以爲衛也漢魏三公門施行馬桓者交互其木也惠

士奇云行馬一名木螳螂

注故書桓爲柎鄭司農云柱椳柱也桓受居溜水澗藁

者也 段玉裁曰澗藁澗讀如盥漱之澗藁釋文當

洛反讀爲上火不洛下火滴洒之洒集韻洒當洛切

滴也受居溜水澗藁者今之格雷是也謂雷水下其

間漱之洒之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椳及格雷

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柱桓訓行馬也

設車宮轅門 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環繞

軍兵爲營以自衛若轅門卽其遺象

周禮補注卷一

三

爲壇壝宮 鄭注聘禮云壝土象壇也 廣韻壝埒也

壇也

爲帷宮 案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壇壝畫階帷其北無

宮蓋張帷以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不成宮也此

諸侯使卿大夫聘問之禮殺於會同也

設旌門 案夏官司馬職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云立

兩旌以爲之彼用之田獵此用之會同也

無宮則其人門 惠士奇曰古者遇禮相見以人爲藩

藩者周垣所以分內外衍威儀則人門若人垣矣

帟綬 案古無綬起 秦時而周官幕人已有之似非

自秦始疑至秦而佩於身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釋文張劉音帳戚如字

飛鵬案史記高祖帝紀復留止張飲三日注云張帷帳也說文帳張也二字轉注為訓故假借通用漢書

成帝紀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謂供具張設也文選東都賦供帳置乎雲龍之庭注引漢書作

供帳王尊傳供張如法而辦注音竹亮反據此則劉音帳允矣

設皇邸注司農云邸後版也元謂後版屏風與 釋文

一本作皇羽邸 案康成三禮圖云宸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賈疏於此經亦云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是即以後版屏風為斧依然鄭

周禮補注卷一

注觀禮云依如今綈素屏風而此注言後版屏風則別於綈素矣

朝日注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 通典齊永元元年何

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虛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

永秋風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

玉府玉齊則共食玉注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山海經崑崙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湯湯黃帝是

食是饗又云黃帝取崑崙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璿瑜之玉為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

和剛柔天地鬼神是食是饗郭璞傳云玉所以祈祭

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據此則食玉當指天地鬼神言不必定為王所食也惠氏訓食為服未確 穆案俞

據此經為洪範惟辟王 食之證其見與惠氏同 其含玉 禮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哈以玉 劉昭續

外府其其財用之幣齋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 今本作資注 鄭司農云齋或為資今禮家

定齋作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案掌皮財齋注云齋所給子人以

物曰齋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與此異義說文云資貨也从貝次聲徐鍇曰人所齋持也易曰喪其資吝

周禮補注卷一

此即後鄭外府注訓為行道財用之義也又云齋持遺从貝齊聲徐鍇曰持以遺人也春秋傳曰自齋其

一此即後鄭掌皮注云所給子人以物曰齋之義也聘禮記云又齋皮馬注齋猶付也亦掌皮財齋之證

典婦功事齋注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司農云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蓋絲枲所以給婦功之用者故

曰事資子春讀為資是也典泉授齋與典婦功同義中車毀折入齋於職幣與外府幣齋同義均當從說

文貨字之訓作資惟掌皮財齋當從說文持遺之訓作齋

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拊也檢也 案拊即子

夏易傳用拊馬壯之拊舉也檢與斂同音通用字孟

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贊曰孟子亦

非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是其例也穆案凡從斂之

大豕傳儉德辟難或讀若斂或讀若險亦其證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注鄭司農云大裘黑

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

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本疏

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

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崔靈恩云若有一

王助祭則天子與其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為耦

也禮箋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

也通用禮補注卷一

一馬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為鵠鵠外

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

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為鵠大夫士則畫布

為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

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

異同如是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

注士不大射禮箋鄭君云士不大射非也大射主於

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

擇士之事因射舊熒選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是其

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

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

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司農云王之妃百二十人蔡

邕獨斷天子后立六宮之別名三夫人帝嘗有四妃

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

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取十

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二十七合三

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嘗正妃又九九為

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

出其度量清制注故書清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

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

丈八尺純四咫與康成答趙商問云巡守禮制丈

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

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

四也本疏質人注云讀清為清戶盟之清賢基謹案

從鄭讀從士虞禮清戶盟之清故內宰注依案管

巡狩禮清四咫若然則此注當作清四咫

子制分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兵戈

一度綽制當為清制本字荀子君道篇云斗斛敦概

者所以為噴也敦與斗斛概並稱則敦為度量之類

故書讀清為敦以此清純古字通惠士奇云射禮二

算為純一算為奇是耦謂之純春秋左氏襄十一年

傳廣車軌車清十五乘杜注云清耦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月令季春之月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
事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
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
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引此經中春詔后云云又引
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疏引皇氏云妾謂外
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官事謂操持養長蠶官
之事 鄭注祭統云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
也 案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於北郊依周典也
以為祭服 漢舊儀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
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纁
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 劉昭續漢志注

種稂之種 周禮補注卷一 千寶注種晚秔稻之屬稂陵穀黍稷之屬

劉昭續漢志注 閹人以器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 案刻識之

語出於漢時梁冀傳云刻其毛以為識是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注云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 案續漢書百官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

石本注曰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

本宮長史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是其義也百官志又云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鄭注以使者

符節釋帥字殆謂符節臺率與帥率古字通 經基案說文云

帥佩中也凡言將帥者乃假帥為率耳此帥蓋即徽幟之屬與符節同意

內豎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注喪遷者將葬朝於廟 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焦氏荅曰婦未

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 禮記曾子問疏

女祝掌以時招梗注鄭大夫讀梗為亢杜子春讀梗為更 惠士奇曰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禱樊更樊

當作幣左傳襄九年所以幣更更猶梗也禱神之名猶禱與禳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

更始更用幣謂凶咎遷之去康成謂造類禴祭皆有 周禮補注卷一

姓攻說用幣而已然則梗者六祈之攻說與漢制桃印以輔卯金即古之桃梗立於門戶以禦凶鬼後漢

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杜子春讀梗為更得之

女史凡后之事以禮從注亦如太史之從於王 案彤管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

其罪殺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女史執彤管以從后亦如大史之秉筆以事君也

典絲頒絲於外內工注外工外嬪婦 案此外嬪婦蓋即上文注中所云國中嬪婦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

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希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弁衣以鞮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禕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履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履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履舄皆同裳色也履人 崔靈恩曰禕衣后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狄從王祭先公則服之闕狄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采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

周禮補注卷一

堯

及見賓客則服之祿衣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天地故自先王以下王后不助祭天地四嶽故無助祭天地及四望之服英文苑

禕衣揄狄闕狄注鄭司農云禕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屈者音聲與闕相似元謂狄當為翟禕衣畫翟者揄狄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 案說文衣部云禕从衣韋聲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說與先鄭合又云揄翟翟羽飾衣據此則揄為正字揄為假借毛詩鄘風傳云翟揄狄闕狄羽飾衣也毛許皆不言畫與先後鄭異惠

士奇云揄古搖字引骨空論揄臂齊時注云揄首搖一作揄以其服故从衣

展衣注鄭司農云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世婦以禮衣禮與展相似元謂字當為禮禮之言直直誠也 案說文衣部云褻丹毅衣也从衣廷聲則褻為正字詩鄘風嗟兮嗟兮其之展也毛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毅為衣展蓋為褻之假借字毛許皆云丹毅則非白衣可知

周禮補注卷一

早

緣衣 案毛詩緣衣箋云緣當為祿字之誤也祿衣黑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為祿此經緣衣康成亦作祿則鄭以祿為正字然注士喪禮祿衣云古文祿為緣則古無祿字矣說文衣部無祿字素沙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數者名出於此 案緣衣箋云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沙為裏是紗卽沙也古無紗字至漢時始有之張充傳充衣紗毅禕衣注師古曰紗毅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縵者為毅則紗與毅有別後鄭以白縛釋素沙者說文云縛白鮮色也釋名曰沙數亦取取如沙也 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禮說引漢書注交輸謂之衣圭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袪袍之制也釋名曰婦人

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注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

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

下乎惟二王後禕衣 案雜記內子以鞠衣下大夫

以禮衣注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

王后之服六惟上公夫人亦有禕衣卿妻自鞠衣而

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與此注異 崔靈恩曰二王

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揄狄子男之

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禕衣通又云王后三翟數皆

十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大夫雉數如命數山堂考索

縫人衣袷柳之材 三禮圖云袷以竹為之高二尺四

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

車傍也後漢書注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 案鄭志曰三狄首服

副鞠衣首服編展衣祿衣首服次與此注云外內命

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稍異

次注次弟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 案髮髻少牢禮作

被錫少牢禮主婦被錫注被錫讀為髮髻古者或剔

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為飾因名髮髻焉此

周禮所謂次也

副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

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

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
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
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周禮補注卷一

周禮補注卷一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地官司徒

掌邦教注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 今文尚書百姓不親五品不訓鄭本此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注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 案三公尊為帝師無為司徒屬官之理江氏永云鄉老是三公之致仕者行鄉飲禮當為遵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無職掌老而稱公者史記新城三老董公項籍傳有

周禮補注卷二

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陸宏傳有贏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是其證也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馬融傳云遂以為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周禮廢興 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為之既六官六鄉

並言故知別置飛鵬案六鄉之吏即此經鄉大夫以下也大司馬疏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鄉大夫及州長黨正賈景伯謂冢宰以下是以王朝六卿兼六鄉大夫非也

注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 疏言此者破賈馬

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注云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飛鵬案此經言大夫彼注言士蓋指諸侯之州長黨正而言故與此異

縣師注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 江氏永曰縣師雖通掌內外地域而所主實為家稍縣都及其閭之公邑三等稍地縣為中故舉中以該之注謂縣師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

周禮補注卷二

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

保氏注書敘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

司門 干寶注如今校尉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志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鄭注

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蓋謂此

每門下士二人 千寶曰如今門候劉昭續漢志注 案續漢

志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掌節 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

通鑑音注

土訓注鄭司農云訓讀為馴 惠棟曰訓與馴古今字

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又

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

作訓古文作遜 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

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馴從也徐爰音訓

迹人 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是春

秋時猶有是官也

周禮補注卷二

井人注井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說文云礦銅

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礦徐錯曰銅鐵之生者多

連石也周禮作廿段玉裁云各本此下出廿篆解云

古文礦周禮有廿人案周禮注云廿之言礦非非礦

字也凡云之言者皆就其雙聲疊韻以得其轉注假

借之端廿本說文卯字古音如關亦如鯤引伸為總

角十分之廿又借為金玉樸之礦九經字樣曰廿卯

上說文下隸變是說文卯字作廿唐時不誤今時說

文作卯不作廿則五季以後據字林改說文者所為

也說文既無廿淺人於石部妄增之廿果是古文礦

則鄭何必云之言賈何必云此官取金玉於廿字無

所用哉

春人女春抗二人注抗抒日也詩云或春或抗 鄭注

有司徹二手執桃七枋以挹酒云桃讀如或春或抗

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桃作抗飛鵬案毛

詩作掄韓詩作抗說文作白云抒曰从白爪聲詩曰

或簸或白或从手宄作抗徐錯曰周官有女春抗謂

抗曰中米也

饎人注故書饎作饎 說文饎酒食从食喜聲或从甌

作饎或从米作糒 案特性注炊黍稷曰饎古文饎

作糒周禮作饎是鄭以饎為今文其箋詩七月大田

諸章云喜讀為饎則又假喜為饎也

周禮補注卷二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

國輿地圖 疏案漢蕭何收秦圖籍知天下阨塞廣

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 漢制攷武帝元狩

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

三王淮南王安與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

疏謂後漢乃有益攷之未詳也光武披輿地圖指示

鄧禹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肅宗建初中案

輿地圖今諸國戶口皆等租入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

為輪疏

墳衍 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

原隰 釋文原本又作遠 說文云遠高平之野人所

登从辵备象闕原徐鍇云水所出為原故即爾雅廣平日遠今周禮有遠師猶此遠字爾雅則變為原也許慎闕之義不盡知錯以為人所登故從辵登而上故從父父止也春秋左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膺膺故從田未知何故從象也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論

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

主謂社 魏書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司徒

周禮補注卷二

五

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

木鄭元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又小司徒封人

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元注云不言

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

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

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

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

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

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

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

栗北社惟槐此大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

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

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

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

各異也 案鄭注論語問主云田主謂社則此經田

主亦當為社稷之主故後鄭釋之云后土田正之所

依蓋田神即后土田正之神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

田神也孔穎達甫田疏引大司徒注而云此田祖其

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

神農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

稷不得有神農其說審矣賈疏云田主為神農以神

周禮補注卷二

六

農為田主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其位非也

動物 案五地本於五行五行之蟲乃五地之動物也

素問五常大論曰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

曰審平水曰靜順敷和之紀其化生榮其蟲毛升明

之紀其化蕃茂其蟲羽備化之紀其化豐滿其蟲倮

審平之紀其化堅斂其蟲介靜順之紀其化凝堅其

蟲鱗又曰厥陰司天毛蟲靜在泉毛蟲育少陰司天

羽蟲靜在泉羽蟲育太陰司天倮蟲靜在泉倮蟲育

陽明司天介蟲靜在泉介蟲育太陽司天鱗蟲靜在

泉鱗蟲育 或作耕 據此則厥陰屬木山林得木之氣

故動物宜毛物太陽屬水川澤得水之氣故動物宜

鱗物少陰屬火邱陵得火之氣故動物宜羽物陽明屬金墳衍得金之氣故動物宜介物太陰屬土原隰得土之氣故動物宜倮物

阜物注鄭司農云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為阜斗

大雅柞械拔矣箋云柞櫟也唐風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籽或謂之為栩其子為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小爾雅云柞之實謂之櫟

說文栩柔也从木羽聲其實阜一曰櫟又云櫟栩實繫傳曰今俗書作櫟又云草草斗櫟實一曰櫟斗飛

鵬案說文無阜字草即阜字櫟本作象阜斗一名象斗掌染草云藍蒨象斗之屬是也胡承珙云櫟似栗

周禮補注卷二

七

而圓近蒂處有林葉自裹謂之象斗可用以染其實如小栗而微長者為籽與櫟相似而微異要之皆柞實也據此則柞似栗故先鄭以阜物為柞栗之屬

膏物 禮說云五地之植物穀為先山海經曰都廣之

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言味好皆滑如膏也然則川澤宜膏如都廣之野矣據此則膏讀如字

羸物 江氏永曰羸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保蟲屬中

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為羸鄭注以虎豹貔之屬釋之誤矣

九等注九等駢剛赤緹之屬 案九等左傳以山林藪

澤京陵涇鹵疆潦偃豬原防隰皋衍沃之地分為九

等江氏永云九等當如禹貢分田為九等小司徒乃均土地注云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

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疏云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

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

地之三等若然則與禹貢九等之田合江氏說可從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凡日景於地

千里而差一寸 張衡靈憲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懸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飛鵬案此說與鄭義合 惠上奇曰劉

周禮補注卷二

八

宋元嘉十九年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景出表南三寸

二分計交州去陽城萬里而景差一尺一寸八分是八百四十七里有奇而景差一寸也梁大同中金陵

測景夏至長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承平元年當梁天監七年洛陽測景長一尺五寸八分計金陵去洛

千里而景差四寸是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由金陵至洛如自堂塗上堂階故路近而差多由陽城

至交如從山頂下山足故路遠而差少千里一寸非其實矣唐開元十二年滑州白馬縣測景夏至尺有

五寸七分南至汴州浚儀百九十八里有奇景長尺有五寸微強又南至許州扶溝六十七里有奇景長

尺有四寸四分又南至豫州上蔡武津百六十里有
奇景長尺有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
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蓋因北極出地高下不同故
暑景隨之而變先儒以為王畿千里景差一寸直以
率推非得之表候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易通卦驗曰冬
至暑長丈三尺春分暑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暑長
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暑長二寸四分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
千里 劉焯云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
過戴日僧一行云距陽城而南使直路如弦至於日

下蓋不盈五千里

周禮補注卷二

九

謂之地中 馬融云地中洛陽 李潛風周
詳算經注 淮南子曰

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蓋天地之中注日中
時日直人上無景暑故曰天地之中 惠棟曰此與
易理合坎離居中故都洛

乃建王國焉 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 禮書

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 禮箋大司徒以里數制邦
國之城以室數制都鄙之域凡制里者室之增減不
定計室者里之廣狹亦不定也里數不定故都鄙不
著里室數有定故都鄙無餘夫

不易一易再易 通典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

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

去幾注鄭司農云關市不幾也元謂去幾去其稅耳

案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市職國凶
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後鄭蓋據此以破先鄭之
義故直云去其稅耳

多昏注鄭司農云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詩召南野
有死麕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正義曰五禮用
雁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以凶荒殺禮用之此可
為娶不備禮之證

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禮箋

周禮補注卷二

十

大宰大司寇兩職挾日而斂之下均無別出之文而
此經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與下經為目下乃條其教法比閭族黨州鄉者六鄉
之法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相賓者六鄉之教大
司徒施之於邦國都鄙使以教其所治民是周人邦
國都鄙如六鄉制著於此矣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
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通典引康成注閭二十五家
云云以為此總謂郊內者也

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 案說文匕部卅相

次也徐錯曰五家爲早也使之相次比也十其總率也桂馥云保正作早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爲什伍索隱引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也相比相連卽相次義

孝友睦嫻任恤 徐錯說文繫傳通論善事父母曰孝故於文子承老爲孝孝子能錫其類故過槁木必趨之見老者必敬承之也善兄弟爲友又同志爲友友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之齒鴈行也兩手相承爲火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親九族曰睦睦从日順之也九族之內心不一者猶當目

周禮補注卷二

七

順之也於文目奎爲睦睦聲也古文問先爲睦親於外姻曰姻姻者女之所因也女因媒而親父母因女而親也故於文女因爲姻古文女册爲媯媯聲也信於朋友曰任任者可信任也君子既壯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君亦當任用之故於文人壬爲任振貧老曰恤恤者憂也收也心戍然而慘惻之也心哀痛而收之若己身之有患焉故於文心血爲恤血恤聲也飛鵬案通論以孝友睦嫻任恤綴屬成文蓋本周禮其附於刑者歸於土注鄭司農云或謂歸於園土 案史記曰有邦有土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土正

義作土

羞其肆注士喪禮曰肆解去蹄 釋文肆託厯反注肆解肆去同 案彼經云四鬣注云鬣解也此云肆解鄭蓋以義讀之以此肆當彼鬣非以肆當彼四也賈疏云肆解也小子職注亦云肆讀爲鬣 紹基案注引肆易鬣當作四肆去蹄賈氏作疏時已有誤作肆解去蹄者因上句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正其誤

周禮補注卷二

七

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 後漢書安帝紀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 案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漢之案比亦或以三月以起軍旅注伍兩卒旅師軍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 義宗曰鄭注周禮軍旅之數云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也天子有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倅故云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者二軍小者一軍皆據正軍而言不數副倅 王海以令貢賦 義宗曰天子畿內稅民之法有一一曰貢

二曰賦貢謂有職任而收其稅賦者計其可任而口
率其錢諸侯貢稅雖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籍不同

海土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禮箋此正義二卒以司

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

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

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

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

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

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為十而賦一所

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為井四井

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

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

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

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

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兵

周禮補注卷二

三

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
人十賦一為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為
道正義之卒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為小司徒
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政致
餘子為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漢書刑法志因井田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

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

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

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

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

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 許慎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

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

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濱鹵之地九夫為表

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

周禮補注卷二

四

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正義制飛鵬案異義與漢志合據此則一成之地方十里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十六井定出賦六十四井同方百里定出賦六千四百井鄭注云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與漢志異義合而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澗則與漢志異義不符

周禮補注卷二

五

蓋未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之數計之故於出田稅之外皆謂溝涂也又云方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澗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澗已與前說相矛盾依鄭義一成之地出稅治澗之數計之當云一同之地六千四百井出田稅三千六百井治澗治澗江氏永云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即邱甸左傳良夫乘衷甸即衷乘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於六十四井

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詳見疑義舉要

穆案甸與乘古字不通其得相段者以皆由四得數義得轉注也

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義宗曰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

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鄩鄙縣遂之名俱有

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鄉民者謂之廛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

之公邑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為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為井田遂人所造溝澗者是鄉遂

之制小司徒所造邱甸者采地之法

鄉師共茅菹注鄭大夫讀菹為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菹茅藉也許說

與鄭大夫同鄭大夫讀菹為藉蓋訓其義非易其字也後鄭讀如字引士虞禮增成其義蓋謂此經之菹

即士虞禮之菹也又引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蓋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

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菹為隋也

與其葦葦千實注對舉曰葦劉昭續漢志注

及窆說文云塋喪葬不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

朝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

周禮補注卷二

五

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 鄭注載師云宅
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
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
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
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各不同是無
明文可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
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
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

周禮補注卷二

七

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
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
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
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
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王制飛鵬案鄭駁
異義解征之云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與注大宰云
賦口率出泉互異此經注云晚賦稅而早免之早賦
稅而晚免之亦不以征爲胥徒也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馬融
云和志體和容有容儀主皮能中質和頌合雅頌興
武與舞同論語 據此和容之容馬作頌頌容古字通

說文頌兒也徐鉉曰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也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籀
文作頌 子凌子曰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

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
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
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
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
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
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
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
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

周禮補注卷二

六

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
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
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
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
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或者謂鄉
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
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
次射也或者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
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布侯
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
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 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

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 祭法正義 飛鵬案

說文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為社異義當同此

說故鄭引此經以駁之其注祭法云大夫不得特立

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黨正春秋祭祭 鄭注大祝云祭謂營鄩所祭 說文

祭設縣菴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

辰山川也從示從營省聲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鄭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

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

周禮補注卷二

九

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

知尚賢尊長也

族所春秋祭醕 詩良耜箋云百室者出必共湑鬯而

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醕合釀之歡孔疏云鄭

於小司徒注雖以醕步為疑而以醕為正故此以醕

言之蜚蠊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為災害故祭

以止之因此祭醕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

之醕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醕五日是其事也彼注

云因祭醕而與其民長幼相酬卽此合釀也鄭知祭

醕必有飲酒合釀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

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卽云春秋祭

醕亦如之是於祭醕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

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

祭醕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

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

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

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無飲

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

八閭為聯 鄭志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

之為聯耳 本疏

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

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

周禮補注卷二

三

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教之法康誥之時周

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

各有云為乃謂是錯 本疏

閭胥掌其比殯撻罰之事 說文犢兕牛角可以飲者

也从角黃聲其狀犢犢故謂之犢

封人設其楅衡注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楛狀也 詩

閭宮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 楅衡其牛角

為其觸瓶人也與此注異義孔疏云以楅衡為一者

無文故兩解也說文云楅以木有所逼束徐錯曰楅

衡以防牛觸人故以一木橫於角前也衡橫也說文

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飛鵬案說文木部桑牛鼻中

環也从木爨聲蓋所以穿牛鼻者疑即所謂衡也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

鼗鼓鼓軍事以鼗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鄭眾

解詁雷鼓六面靈鼓四面路鼓兩面 謂崇義 禮圖 賈逵

云晉鼓大而短 考工 說文 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

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壹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

六鼓鼗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皋鼓晉鼓

皆兩面飛鵬案許說與後鄭同與先鄭異

以金錡和鼓 干寶注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

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 廣川 善跋

以金錡節鼓 三禮圖云錡今之鈴其匡銅為之木舌

為木鐸金舌為金鐸 北堂 書鈔

凡軍旅夜鼓鼗注鼗夜戒守鼓也司馬灋曰昏鼓四通

為大鼗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响 鼗說

文作鼗云夜戒守鼓也从壹蚤聲禮昏鼓四通為大

鼓夜半三通為戒晨且明五通為發明讀若戚案許

所引大鼓為大鼗之誤發明為發响之誤鄭注所引

晨戒當作戒晨說詳阮氏校勘記許讀若戚蓋擬其

音也杜子春注眠瞭讀鼗為憂戚之戚則易其字矣

舞師教帔舞師而舞社稷之祭祀 案康成未釋帔舞

而於羽舞則曰帔如帔於皇舞則曰亦如帔則帔舞

與羽舞皇舞同矣說文云翬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

从羽女聲讀若紱是翬為正字帔為借字

教皇舞師而舞早暎之事注早暎之事謂零也司農云

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翬或為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為

之亦如帔 說文翬樂舞以羽翬自翬其首以祀星

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說與司農合又雨部零或作

翬云零舞羽也故或从羽據此則翬為零之或體惠

士奇謂翬猶翬誤矣 續漢志立土人舞僮二佻注

引周禮曰翬舞師而舞早暎之事鄭元曰翬赤草染

羽為之也早暎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飛鵬案此與本周禮注互異 干寶注赤草染羽

以為翬 賢基謹案司巫疏云四月正零非直有男巫 女巫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

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早暎

之事舞師謂野人能舞者則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騂牲赤色

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司農云黝讀為幽黑也元

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南齊志建武二年何

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元云

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

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

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前軍長史劉繪議

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

山川合為陰祀不 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

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飛鵬案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據此則禮天圓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康成此注則云祭地北郊用騂牲祭天南郊用玄牲與宗伯職異義牛人凡祭祀其享牛求牛鄭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 桂馥引說文終下云絺絲也謂求牛之求當為絺飛鵬案爾雅釋詁云求首在卒就終也後鄭蓋本此

周禮補注卷二

充人展牲 干寶注若今夕牲 劉昭續漢志注 飛鵬案干注

與鄭義同 漢制攷丙吉子顯從祠高廟至夕牲日

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

謂之夕牲

載師掌任土之灋注任其力勢所能生育 案易地勢

坤虞氏注勢力也

近郊之地遠郊之地 魏書劉芳傳宋氏舍文嘉注云

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

倍之為遠郊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詩魯頌駉箋云

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屏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飛鵬案鄭蓋以坰野為遠郊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說文罷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

从邑肖聲周禮曰任罷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

置地易地 隸釋呂君碑慎守置易蓋用此文 案洪氏諱慎為

謹 說文置界也从田田三其界畫也或从疆土

注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鄭志張逸問注十八分之

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

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立

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

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

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

分去一乃得十三 疏本

鬲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異義第五

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

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

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

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疇

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 原注當云六 芻粟二百四十

斛 原注當云一 釜米十六斗謹案公羊十一稅遠近

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元之聞也

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城道溝渠之役近

五合肆月九

43A

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
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
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
薄之收不通相倍徙而云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
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
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疏本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注宅不毛者
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鄭志趙商問載師職凡
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
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

周禮補注卷二

美

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
為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
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本疏穆案鄭答云云文有脫誤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志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
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
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又問
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
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
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
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

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
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
不審出算故言耳疏本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禮箋鄉遂之外
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
邑小都大都之地又牙錯其間故縣師職云掌邦國
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
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
也

周禮補注卷二

美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禮箋夏官量人
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
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
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
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於其造都鄙也亦
掌其事

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二十里有宿宿
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詩大雅箋時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
均人公甸注句均也讀如當當原隰之當 案今詩作
响响鄭引作當當蓋韓詩也詩大雅江漢來甸來宣
箋云甸當作營說文無營字官部管从呂煢省聲是
營營為同聲字句可讀作營亦可讀加營也內則甸

而見鄭讀均而見是又句讀為均之證穆案此即營

理之

師氏掌以敬詔王 馬融曰嫩嫩道也告王以善道師

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者也通典

以三德教國子 馬融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

之為行通典

至德以為道本 馬融曰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為

道本通典

孝德以知逆惡 馬融曰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

為也通典

周禮補注卷二

友行以尊賢良 馬融曰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通典

順行以事師長 馬融曰師德所不加也長老者通典

係氏養國子以道 馬融云道六藝御覽

九數 馬氏注今有重差夕桀各二篇 漢制攷鄭元傳

寶等更云今有重差夕桀各二篇 漢制攷鄭元傳

通九章算術注周公所作也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

少廣均輸方程傍要盈不足句股馬續傳善九章算

術注劉徽九章算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

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並無重差

夕桀劉徽九章算經序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

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

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名稱

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凡

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

以重差為率故曰重差也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

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也以御貴賤粟稅四少

廣以御積聚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

御遠近勞費七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

錯糅正負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梅福傳齊桓之時

有以九九見者唐藝文志劉向九章重差一卷

軍旅之容注軍旅之容闕闕仰仰 案仰與皇莊踰翔

周禮補注卷二

堂為韻仰古作仰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說文作仰

止仰與行叶也

司諫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注強猶勸也 案說文弓部

彊弓有力也力部彊迫也強訓為勸有迫人之義當

以彊為正字今則省作強而彊廢矣

詞人掌司萬民之難 馬融云難謂相與為仇也御覽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

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鄭志趙商問

詞人職稱父之讎避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

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

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

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

不報和之而已結案句上蓋有豈宜二字誤移在何為和之句下子夏曰居

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復苦杪子不仕不與共天

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

豈宜不達二禮所趨小子曰或少蒙解說答曰讎在

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

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疏本異義公

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

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

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

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

周禮補注卷二

完

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

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本疏又禮記曲

禮正義

凡殺人而義者會稽典錄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

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其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

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

冢前以祭黯獄自繫會赦免飛鵬案鄭注謂父母兄

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殆此類與

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異義大戴說男三

十女二十有婚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

於庶人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

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

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謹

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

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

也禮記昏義疏又詩標梅正義通典男女昏嫁年幾議曰鄭元

據周禮殺梁逸禮本命篇男必三十而娶女必二十

而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為男十六可以娶

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一言其極耳王鄭之說義並

未明今案三十二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

卽眾庶之禮也服經為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

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

昏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士大夫之子十五六歲後

周禮補注卷二

手

皆可嫁娶矣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

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案詩召

南行露箋云厭浥然溼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

時也下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標

有梅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

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女年

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

禁唐風綱繆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

禁唐風綱繆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

禁唐風綱繆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

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
不見嫁娶之時也陳風箋云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興
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康成以二月爲嫁娶之期
蓋據此經而言惟於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并及
無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卽指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而言不必定爲寡也近世汪氏中云會讀若司
會之會會之者計之也經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
上以門闕之財養之說詳述學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
也若今市亭然 漢制攷張平子西京賦廓開九市
通闕帶闕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舊今也惟尉

周禮補注卷二

三

注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
道東史記褚先生曰臣爲耶與方士會旗亭下

販夫販婦爲主注朝資夕賣 盧文弨曰今時居貨以
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疏云資若冬
資縣夏資絺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
資言之今本改作冬資絺夏資縣則以吳越春秋冬
則資絺夏則資皮語故易之然大賈多錢始能豫儲
以待時非販夫販婦之所能效也且疏之意只以釋
資字義耳意不主乎絺縣故不引成文

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 漢制攷
左傳正義云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廛人欸布總布 案載師注先鄭引廛人職作次布儻
布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
釋文臞又作臞音稍 疏考工記梓人云大胸臞後
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飛鵬案疏所據鄭注蓋作
臞釋名臞音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臞瘦疏義
蓋本此

泉府以國服爲之息 禮箋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
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
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
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敘

周禮補注卷二

三

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
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
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開粟凡
用粟春頌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
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
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
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
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
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貸財者爲貸本以賈
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
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

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

司關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漢制攷文

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髮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釋名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

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

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小行人疏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

所云據畿內也賢基謹案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注

掌者兼主王國之節注又云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

賄用璽節而言故

周禮補注卷一

皆金也 干寶注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漢志注

以英蕩輔之 干寶注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

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漢志注

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周禮五家爲鄰四

鄰爲里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舊

欣通其所也劉昭續

以興耒利注鄭大夫讀耒爲藉杜子春讀耒爲助

說文耒部耒下云段人七十而耒耒耒耒也从耒助

聲周禮曰以興耒利萌飛鵬案孟子作助許引作耒

耒助古通用字耒耒耒耒耒耒耒耒耒耒耒耒耒耒耒

起民人令相佐助故許君以爲引申之義

以彊予任眡 詩載芟箋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

注變民言眡異外內也 案說文引周禮作萌爲是段

玉裁云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白帖所引周禮

皆作氓開成石經詩禮字始作眡但以漢人訓詁之

法求之必當曰變民言萌萌猶懵懵草木始生日萌故

訓曰懵若氓則毛詩說文訓曰民也鄉遂孰非民者

而乃云異外內乎說詳漢讀攷

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

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

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禮箋此與大司徒造都鄙

周禮補注卷一

不易一易再易之制不同師辨田萊與此合餘夫

在公邑遂人又實頒其田里是遂人掌邦之野兼主

公邑甚明

注塵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 案此及

載師閭師疏皆較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

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

凡治野注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向以

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澮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

焉 案匠人疏引此注云若以九而方一同則百里

之內九九八十一澮與井田之一同爲一澮者異矣

故此疏云溝澮稠多也

帥六遂之役 馬融傳云遂以為六遂為十五萬家緡

千里之地 周禮廢興

遂師抱磨 校勘記引困學紀聞云遂師抱磨音歷史

序作麻室蓋古字通用 惠士奇曰曆當作秝說文

秝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土篇

曰稼疏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稀疏乃適

也然則執紼者千人分布於六綽如禾稼有行勿使

疏勿使密遂師巡行校錄執書數之名曰抱秝秝借

為曆得其聲失其義矣

及屨車之役注屨禮記或作搏或作軫 鄭注雜記載

周禮補注卷二

以輶車云輶讀為輶或作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輶

曰輪無輶曰輶周禮又有屨車天子以載柩履輶聲

相近其制同乎輶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既夕記遂

匠納車於階閒云其車之輦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

出設前後輅輿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輶為輪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耒注耒耨耨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

室 漢制攷金石錄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汝州界故

昆陽城中其歲月略可觀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

題都鄉正街彈碑莫知其為何碑也水經魯陽縣有

南陽都鄉正街彈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

碑隸釋亦以為衛彈碑蓋未攷此注也酸棗令劉熊

碑云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更

注牛耦亦可知也 漢書食貨志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

鄰長掌相糾相受 案漢書食貨志鄰長位下士春秋

出民里胥平且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

歸夕亦如之蓋謂此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釋文斂力豔反 盧文弨

攷證經文云掌斂野之賦絕句斂薪芻又句則陸氏

當出掌斂二字音力豔反下當有下及注同四字今

皆不然竊疑陸所見經文當本是掌野之賦斂薪芻

為一句注中云所斂野之賦語有錯綜正釋賦斂二

字不可因此遂謂掌下必當有斂字也今注疏本正

文皆作掌斂音義刪去賦字後人無從別之

草人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渴用貆勃壤用狐埴墟用豕疆槩用蕢輕壤用犬

案管子地員篇赤墟歷疆肥五種無不宜蓋言埴

剛也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

墳起為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壤土之次曰五淨

五淨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坻蓋言渴澤也

五墟之狀力剛堅五埴之狀甚澤以疏離坻以隴

瘠墟埴埴同聲蓋言墟埴也墟土之次曰五墟五

墟之狀芬焉若糠以肥監猶疆也蓋言疆槩也隴監

周禮補注卷二

古字通鑑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蓋言輕煖也剽煖古字通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馬如屑塵厲蓋言勃壤也鳥土之次曰五桀五
桀之狀甚鹹以苦蓋言鹹鳥也說文云壤柔土也墟
剛土也埴黏土也埴赤剛土也據此則埴爲正字驛
乃假字穆案煖不成字當是煖字之譌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莠之注將以澤地爲稼
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
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說文𦵏部云發以
足踢夷艸春秋傳曰發夷蒞崇之據此則字當作發
从𦵏从爰發夷正解亦當从說文

周禮補注卷二

美

土訓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案鄭注曲禮求
毋固引此經文爲證知此經以詔地求亦以詔王之
毋固求也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 案說文云坑以漆
和灰丸而髹也从土完聲巾車注杜子春云軟讀爲
漆浣之漆彼注作坑是也

葶藶草注染草茅蒐藁蘆豕首紫蒨之屬 疏云藁蘆
者爾雅無文飛鵬案釋草櫻藁舍邵氏正義云藁舍
一名櫻上文烏階亦名櫻郭注以爲染草也鄭注染
草有藁蘆疑鄭君所見本異藁舍當作藁蘆卽烏階
也

掌茶徵野疏材之物注茶茅莠 詩出其東門傳云茶
英茶也箋云茶茅秀鄭注旣夕禮亦云茶茅秀

稟人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
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
存者與賢基謹案續漢書百官志引干寶注曰禮司
是外朝之存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
者與鄭注同 漢制攷續漢志熹平四年馮光陳

晃言厯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
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
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
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
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百官志注蔡質漢儀曰

周禮補注卷二

美

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丞
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
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
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採長
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舉謠言舉謠言者
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

周禮補注卷二

春官宗伯

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稭二米 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

注云秬如黑黍一稭二米案爾雅秬一稭二米未知

二者同異鄭荅云秬卽其皮稭亦皮爾雅重言以曉

人更無異稱也疏本案鄭注木爾雅而稍異爾雅云

秬黑黍一稭二米蓋謂秬卽黑黍中之一稭二米

者故異其名曰秬秬與秬皆嘉穀而稭乃其皮也說

文鬯部曰鬯黑黍也一稭二米以釀與此注合或从

禾作秬白虎通云秬者黑黍一稭二米亦與此注同

周禮補注卷三

詩大雅疏云秬秬皆是一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

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稭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

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

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

米者以宗廟之中惟禩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

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

酒據此則詩疏所引作一秬二米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漢始大長秋 疏

賈馬皆云奄卿也

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 盧植王制注大常卿如大樂

正丞如小樂正大子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

劉昭漢志注 飛鵬案大樂正卽大司樂小樂正卽樂師

鑄師注鑄如鍾而大 孫炎注鑄大鍾禮

鞀師 疏鞀鞀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鞀樂是周以

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

官也 詩鼓鍾疏云舞不立南師而立味師者味四

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言之也

籥師 說文竹部云籥書僮竹管也俞部云樂之竹管

三孔以和眾聲也从品命俞理也飛鵬案籥師之籥

當从俞俞爲正字籥爲假字

注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鄭志張逸問籥師

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

周禮補注卷三

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疏本

鞀鞀氏注鞀履四夷舞者所屣也賈基謹案鞀履漢

說文走部云起起婁四夷之舞各自有曲革部鞀革

履也無鞀字段玉裁以鞀爲常用之履以起婁爲四

夷舞者之履是也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

燎祀司中司命諷師雨師 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

歐陽說曰欽若昊天當從黍離正義 夏曰蒼天秋曰

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說云天

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

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
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秋左氏曰夏
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間也
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
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
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祭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
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
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
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
各從主耳若祭於是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尚

周禮補注卷三

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
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本疏又毛詩
黍離正義又異義
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
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
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
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
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
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宗實
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
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
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元

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
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
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
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
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若祭日月可
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
亦自明矣本疏又禮記月
令祭法正義續漢志注吳商以為禋
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

周禮補注卷三

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
周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
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
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
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
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
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案康成注
凡言上帝與五帝對文者上帝皆指天皇大帝而言
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下文別云祀五帝是也凡專

言上帝者皆指五帝而言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典瑞旅上帝職金旅于上帝是也若連言昊天上帝自應指天皇大帝惟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注分言之以皇天為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以上帝為大微五帝孔疏云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為二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眾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挈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通典賢基謹案日者陽精以下蓋杜氏申明先鄭之義以標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或日中能上也 鄭注尚書云六宗言禮

周禮補注卷三

五

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 通典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又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

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一本於五作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等句 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土元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元則土元與原隰同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岵岵原隰下云黍稷彧或原

周禮補注卷三

六

隰生百穀稷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禮郊特性正義又毛詩信南山正義 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鄭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詩 驚正 酒正疏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 通典鄭元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句龍后稷以配食也王肅云句龍棄稷並為五官故祀為社稷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文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故依鄭義案崔靈恩以鄭

為長稱當矣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

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若句龍

周棄為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

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

注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

后土食於火土 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

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

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

其二祀合為黎食火土者何荅曰黎為祝融句龍為

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

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為祝

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疏

以鬮辜祭四方百物注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元

謂鬮鬮牲胸也鬮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 說文刀

部副判也周禮副辜祭籥文作鬮祭部磔辜也飛鵬

案二鄭皆以磔釋辜與許同義 崔靈恩云蜡祭用

少半行一獻之禮通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宗廟之祭肆獻裸

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祫也祫言肆獻裸禘言

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

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季五年而再殷祭

一祫一禘 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通 白虎通曰禘之為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

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御又曰禘祫祭

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 宋書臧熹

以禘祫分二祭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

而皆及遷廟 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

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

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御

陳壽祺云當作三歲一禘五歲一禘北周禮也三歲

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

此作三禘鄭駁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

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 毛詩長發正義又

記王制 說文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

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

歲一祫 鄭案此與 魏書禮志鄭元解禘天子祭圓丘

日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

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

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

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 毛詩周

頌雖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

禮記王制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

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

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

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為殷祭也魯禮二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 鄭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為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王制正義 禘禘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闕宮正義 禘禘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通典 張純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後漢書 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合也通典 杜佑曰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

周禮補注卷三

九

乃禘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所以喪必有此禘禘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二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又曰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元注二禮以禘大禘小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禘也又按禮記禘於大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率太祖后稷廟也 則禘小於禘也禘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在二禘之廟而祭禘之以禘用得為殷禘則小於禘而大於四時也管子問于夫子云自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禘明矣其禘則禘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通典 案劉歆賈逵馬融王肅杜預之徒皆以禘禘為一謂禘為三年之祭張純則以禘禘分三年五年而禘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漢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

周禮補注卷三

十

也

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續漢志
王父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
禘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禘及毀廟禘惟存廟
之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
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
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禘從先君數
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此禘
及功臣而喪畢禘禘先後無定之說也唐開元間大
常議禮引徐邈議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
置一禘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禘己年夏禘辛年冬
禘有象閔法此先二後三之說也毛詩閔宮正義引

周禮補注卷三

禘禘

禘禘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楊
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禘則五年或以為禘禘同三
年禘在夏禘在秋直時異耳諸家說各不同附記於
此
以禘禮哀闈敗 疏馬融以為國敗 慎言案經下云以
包于寇亂之中此當從馬融作國為當鄭注引會于
澶淵為禘從公羊義也疏不引公羊而引左氏非鄭
氏本旨疑鄭注亦當作國釋文不出
國敗二字則陸氏所見未猶不誤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
四方以時令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
禮異更遞而編 詩大雅韓奕疏賈逵以為一方四
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滿屏之臣不可

虛方俱行故分越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
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
鄭注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
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
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眾也四
方諸侯眾來見王

以脹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脹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
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異義左氏說脹社祭之肉盛
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 說文脹作賑云社肉
盛以蜃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同姓膳作饗云宗

周禮補注卷三

十一

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齏焉以饋同姓諸侯
飛鵬案此用左氏說鄭君注周禮與許君同義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禮記正義周禮九儀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
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
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則四日朱戶五日納陛
六日虎賁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鄭司農以
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
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
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日衣服之屬是也
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

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璫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尙書文侯受弓矢拒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拒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拒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賢其謹案此注引司晨說與含文嘉絕之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也曲禮疏謂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疑有誤

周禮補注卷三

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通典凡士

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皆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尙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夫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

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也若君特賜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既受祭服四命者受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尙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

再命受服注此受元冕之服 詩葛覃正義云魯語大夫命婦成祭服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服非也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

四命受器注王之下大夫四命 案康成注典命云四

周禮補注卷三

命中下大夫也

五命賜則注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疏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 漢書王莽傳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白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賢其謹案注引王莽時云云以

以漢時猶行則名非以此釋則字正義也 紹基案
七命鳴國注兼侯伯則賜則注謂方三百里以上為
威國者是也惠校據左傳正義引注謂此注二百里
下脫三百里字方三百里當作方四百里若然則與
此疏不相應亦與
賜國注不相應矣

以玉作六瑞 康成注尚書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公執桓圭 說文玉部云獻桓圭三公所執

以禽作六摯 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康成庖

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故下文羔亦得稱禽也

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說文摯至也周書曰大命

不摯讀若摯同一日虞書雉摯飛鵬案堯典作贊說

文引作贊此經摯即贊字康成訓為至與許君義同

穆案許君蓋以摯為大命不摯之本文而以虞書之
摯一本作贊為又一義故曰讀若摯同者是足上啟

周禮補注卷三

五

下之
詞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

雞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

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

人工商有摯 陳壽祺疏證曰白虎通瑞摯篇曰臣

見君有贊何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悞也王

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

侯以玉為贊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

全也卿以羔為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

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

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

事君也士以雉為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懼之以

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

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摯庶人之摯匹童

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

摯也匹謂鶩也卿大夫摯古以麋鹿今以羔鴈何以

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

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

羔左頭如麋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贊

變君與士贊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贊士

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鄭注據白虎通為

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

周禮補注卷三

六

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

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異

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

摯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

孤執皮帛注帛如 璧色緇也 案康成注尚書云帛

所以薦玉也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

餘諸侯皆用白繒據此則帛即繒矣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

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

璜禮北方 案續漢志注司馬紹統引此經云云以

為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

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據此則以禮天地

四方為祀六宗矣 崔靈恩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

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請下有司求良玉

造蒼璧黃琮等六器訖則藏之王

以蒼璧禮天 鄭元三禮圖璧徑九寸王 義宗蒼璧

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五代

義宗冬至日祭天於圓丘玉用其蒼璧牲同玉色樂

用夾鍾為宮樂作六變御覽

以黃琮禮地 阮謏三禮圖黃琮無好五代 義宗黃

琮所以禮地其長一尺以法地數五代

以白琥禮西方 鄭元三禮圖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

寸刻代虎形高三寸圖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

幣 通典郊天禮禮神之玉以黃璧其牲及幣各隨

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注引大宗伯云皆

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器則玉也蓋取象天色也飛

鷗案賈疏以此為獻尸從爵之幣通典則以此為禮

神之幣也

享大鬼 異義古周禮說大鬼謂先王也御覽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 梁書許懋云大

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飛鷗案許懋以此經證大旅於南郊蓋指昊天上帝

而言

及四望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

鎮四瀆 案先鄭注小宗伯云四望道氣出入與此

異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

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

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陳壽祺云先鄭與何

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

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

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

通是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鄭志

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大封先告后土

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又荅田瓊云后土古

之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土官後

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為社

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本疏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為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

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嫫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

黃帝食焉白日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

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

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

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南齊書禮志 說文引此

經作地云眺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从土兆聲徐錯

曰今周禮作兆假借 梁書許懋傳引此經云云以

為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 魏書劉芳傳芳以所置

五郊去城里數於禮有違上疏曰孟春令云其數八

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

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

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

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

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

別禮補注卷三

九

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

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

元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

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

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

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

鄭元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

之審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

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

西郊九里郊也鄭元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

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

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夏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

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木帝顓頊六

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元云北郊去都城六里

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木數

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

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

昭子曰穆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曰禮王者始受命

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

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

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劉歆以為孫居王父之處正

周禮補注卷三

三

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續漢志張

純曰父子不並作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凡昭穆

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王

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

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禮記祭法疏

掌三族之別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 案鄭注

士持記惟是三族之不虞云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

子昆弟與此異注仲尼燕居與此同 異義今禮戴

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

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

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

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元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

周禮補注卷三

三

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左傳桓六年正義又尚書堯典正義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

劉昭續漢志注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后為之 案淮南子齊俗訓云

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后周人社

用粟後魏天平中遷大社后主於祖宮宋史志社以

后為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

主不以后禮部以為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用后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

用后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唐書張齊賢傳齊

賢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后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后以地產取實與據此則社主用后始于殷人故鄭君以為后主後人因鄭注有此說遂沿而用之也

肆師立小祀 馬融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疏本

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

餌元謂祈當為進禱之禱珥當為餌禱者燬禮之

事 夏官小子職云祈于社稷珥于五祀秋官士師

職作刳珥夫人職作幾珥鄭注小子職云珥當為餌

祈或為刳引肆師職祈或作幾又引士師職曰凡刳

周禮補注卷三

三

珥則奉大牲此刳珥正字與飛鵬案康成明言刳餌

為正字則祈幾幾皆假借字也此注云祈當為進禱

之禱禱謂羊血也案說文血部盞下云以血有所刳

徐祭也是禱又為盞之假借字

用牲于社宗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晉書禮志摯虞

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

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

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崇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

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

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飛

鵬案摯虞蓋以此經之宗為六宗與鄭注異義

類造上帝注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 異義今尚書夏

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

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

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

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

王制 案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與此

正義同說文作禴云以事類祭帝天用今文尚書說

祭表貉注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

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

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飛鵬案此稱謹案云云

周禮補注卷三

蓋異義文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 詩大雅行葦載謀載惟傳引此經

之文而結之云所以興來而繼往也下文云穀熟而

謀陳祭而卜蓋嘗獮社皆在於秋事舉于收成之後

穀熟而謀謀嘗獮獮謀社也陳祭而卜即此經卜來

歲之芟卜來歲之戒卜來歲之稼是也取蕭祭脂指

舊言也嘗之祭為嘗新穀詩舉迎尸前奠尸之禮以

新穀馨香之達此為先耳取珉以載兼獮社言也獮

社出國門必先祭行神故舉輶以概獮社也以興嗣

歲傳云興來歲者即所謂來歲之芟來歲之戒來歲

之稼也

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

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

為草若蘭 馬融云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

禮記郊 飛鵬案馬云如鬱金則非鬱金可知 說文

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从白口

缶鬯之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

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徐踏曰築春也鬱

人掌其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 說文云鬯

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口口器也中象

木匕所以扱之飛鵬案此注云不和鬱者所以別於

鬱鬯也

祭門 義宗曰雩祈雨之祭禁止雨之祭每祭於城門

廟用脩注廟用脩者謂始禘時白饋食始 異義左氏

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

然後丞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疏 疏賈

服以為三年終禘遭丞嘗則行祭禮 春秋左氏傳

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后室許慎舊說曰終者

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通典

通典引賈準 禘祫志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

歲善說同

禘祫志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

歲善說同

月薨閏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
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通典引以厭其禍至二
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即
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
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
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
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
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
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
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
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

周禮補注卷三

三

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
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
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
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
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
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
劉子及諸侯于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
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
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
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

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禘也通俗不同
或云歲禘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十六字據
附附宮正義引學者競傳其閒是用詘諷爭論從數
儒家至此止
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
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
禘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
之喪畢則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
年皆有禘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
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元
為正 案賈疏云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
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

周禮補注卷三

三

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
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然考魯人無禘祭明文鄭
云始禘當指喪畢明年之禘而言非練後也左氏說
主三年一禘之說故云喪終則禘許氏亦從之陳氏
壽祺云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
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
年終禘之說未有兩歧賈疏誤切為君薨之期年故
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與左氏說異陳
氏又云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詩元
鳥箋譌本禘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王制
正義據之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魯人

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爲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豎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誤與王制正義同共其鬯注費尸以鬯酒使之香美 禮說齊語三鬯三浴韋注云鬯或爲熏漢書豫讓鬯面吞炭顏注云鬯熏也此熏作鬯之明證也女巫鬯浴注云鬯浴以香薰藥艸沐浴則康成亦讀鬯爲熏矣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熏鬯即鬯也 案白虎通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雷何示潔淨反本也此注云費尸以鬯酒殆即賈疏所謂浴尸與

周禮補注卷三

圭

共介鬯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

案介與甲同詩瞻卬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王不改修德乃舍爾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是介有被義故司農以介鬯爲被鬯卿大夫卒王或與斂故有被鬯之事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崔靈恩云周禮大禴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

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醴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禴禮也四時之祭惟二齊三酒則自禴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禴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爲王

周禮補注卷三

圭

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禴禘時祭本明所用總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禴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禴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又云君親制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

時君酌盞齊以酌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
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
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又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
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
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
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
大司樂云凡樂圍鐘為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
故書云王入大室裸當灌之時眾尸皆在大廟中依
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
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

周禮補注卷三

圭

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
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
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剛按逸禮云毀
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
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而其主在右昭在東穆
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
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
取牲胙脰燎於鑪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
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
鬱鬯而播之以制於王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
室中置於北墻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

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
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
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享至薦孰之
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
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
祝以玉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罍諸
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燂蕭合
馨鄉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
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罍主人拜以安
尸故郊特牲云舉罍角拜安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
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盞齊以獻尸為五獻也后又

周禮補注卷三

羊

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
五飯訖王以玉爵用朝踐之尊泛齊以酌尸為七獻
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
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
受服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
醴齊以酌尸為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酌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
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
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禮
疏 禮運疏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
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盞齊醴齊沈

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
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元酒凡六尊也通肆彝盛
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鄭注司尊彝云王酌
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
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
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醴齊
沈齊盛以象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
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
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齊以一尊盛明
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
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異義第六鬯制韓詩說金鬯

周禮補注卷三

至

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
說金鬯酒器也諸臣之所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
后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
玉經無明文謂之鬯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
諸臣 本疏又毛詩正義爾雅疏 崔靈恩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
后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疏阮諶云几長五尺高
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
中央黑
祀先王昨席 阮諶三禮圖其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纒
次三種之席皆有純也 疏圖注

筵國賓于牖前注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元謂國
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 馬融云國賓二王後

通

典瑞執鎮圭 鄭志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

執之 曲禮正義

以朝日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馬融云天子

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南齊書 薛靖云周禮朝日無

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

背實遠矣信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

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

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

周禮補注卷三

至

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甯

得以背實為疑 通典 南齊書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

月馬鄭用二分虛植用立春終之以為日者太陽之

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

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以

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得義矣 崔靈恩云一歲有

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

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

日之與月皆為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

為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郊特牲疏

四圭有邸 崔靈恩云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為邸者取其初生之圓也通典杜佑云按既有邸皆象物始生又當春氣之始靈威仰又為青帝其玉宜青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崔靈恩云社稷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郊特牲疏通典注靈恩云社稷同四望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

周禮補注卷三

祿圭有瓚注鄭司農云國語謂之鬯圭元謂漢禮瓚槃

六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案鄭注玉人

裸圭有瓚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大璋中璋

邊璋云二璋之勺形如圭瓚又詩箋云圭瓚之狀以

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然則據玉人三

璋之勺鼻寸衡四寸即可以定圭瓚之狀漢制瓚大

於古與鼻寸衡四寸之數不符說文云瓚三玉二石

也徐鍇曰瓚亦圭也圭之狀刻上邪銳之於其首為

杓形謂之瓚於其柄中為注水道所以灌鬯酒二玉

二石謂五分玉之中二分是石瓚之言贊也贊進也

以進於神也又瓚下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

也从玉易聲據此則裸圭當謂之瑒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

皆加一等 通典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

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為

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為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

則出為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

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

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為侯伯大夫出

則為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為附庸但得進命故附

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

飛鵠案此云天子元士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四命

則賈疏所云土下無出封之理於義疑矣

周禮補注卷三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

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 通典周制諸侯以功

德入為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

天朝而適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

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

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

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

命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

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案通典以此條為後周事

左傳襄十年疏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祖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言其非正法也

司服王之吉服 義宗明周禮六服旒章義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其雕飾服以其質衮冕之義以龍為目龍體九星故以九為終又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尚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尚質故無殊章之品又辨章數法象之理曰十二章法天之大數虞之服也九章者法

周禮補注卷三

美

陽數之極周之服也周禮王吉服有九后吉服有六九服者何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衮冕三曰鷩冕四毳五緇六元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元衣素裳緇衣元端此又三服所謂吉服有九玉海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梁書許懋傳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當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

鷩冕 禮圖鷩冕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

二百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隋書

毳冕 禮圖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

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用玉五十隋書

希冕 禮圖希冕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

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隋書

元冕 禮圖元冕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

玉三十二諸侯服以祭其宗廟三旒用玉十八隋書

凡兵事章弁服 詩羔羊正義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

諸侯視朝之服素衣麕裘諸侯視朝之服若兵事既

用韎韍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

注韍弁以韎韍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

韎韍之跗注是也 鄭雜問志以跗為隔注為屬以

韎韍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飛鵬案

周禮補注卷三

美

鄭志以韎韍為衣不兼裳言故賈疏以為與此注裳

亦用韎韍有同者異者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

如公之服 晉博士孫毓段熲等議禮記王制曰制

三公一命衮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賔服衮龍與王

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王者之後乃服衮衣無升龍

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通典飛鵬案此蓋謂三公之

未加命者仍與侯伯等故云當從鷩冕而下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崔靈恩云孤不悉希冕若王者

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緇若方伯之孤助祭則元

冕以其君元冕自祭不可踰也雜記 張鑑三禮圖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圖

其齊服有元端 玉藻疏引熊氏說天子大夫爵弁祭與諸侯孤同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

錄云士祭以朝服又引鄭志答趙商問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

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此經賈疏云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

同用朝服也據此則諸侯之士自祭服元端若天子之士則服朝服助祭於王則服爵弁齊祭同冠齊服非元端可知此經云齊服有元端者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是也

素端 盧植雜記注布上素下皮弁服正義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鄭注王制七廟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圖

其齊服有元端 玉藻疏引熊氏說天子大夫爵弁祭與諸侯孤同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又引鄭志答趙商問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此經賈疏云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據此則諸侯之士自祭服元端若天子之士則服朝服助祭於王則服爵弁齊祭同冠齊服非元端可知此經云齊服有元端者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是也

素端 盧植雜記注布上素下皮弁服正義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鄭注王制七廟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

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圖

其齊服有元端 玉藻疏引熊氏說天子大夫爵弁祭與諸侯孤同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又引鄭志答趙商問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此經賈疏云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據此則諸侯之士自祭服元端若天子之士則服朝服助祭於王則服爵弁齊祭同冠齊服非元端可知此經云齊服有元端者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是也

素端 盧植雜記注布上素下皮弁服正義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鄭注王制七廟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

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王制 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王制 孔穎達祭法疏遷主所藏日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日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日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日祧也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日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按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按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

黍稷之屬較爲賤備說文隋裂肉也从肉隍省惠士
奇以藏其隍爲藏穀辭與後鄭說異且謂隋當定作
隍不知說文肉部之隋爲隋祭正字自部之隍篆文
作贗假借字也

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案昭
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蓋謂此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注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
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疏然則周人立此學
之宮者卽虞庠之學是也 案虞庠當指上庠言王
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注上庠大學也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虞庠小學也周之小學

周禮補注卷三

堯

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文王世子學于戈羽
籥於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
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
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
也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
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據此則上庠
之在國者爲大學故鄭注文王世子引董仲舒曰五
帝名大學者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成均既爲大學自
不得以西郊之小學當之矣

祭于瞽宗 義宗殷學爲瞽宗者宗尊也瞽無見之稱
瞽童蒙無有所識又樂官也武王之時猶從殷法立

學故小學在東王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少儀問大夫之子長
幼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注正樂政也
引此經以樂德教國子云云疏云引大司樂者證卿
大夫之子習樂之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唐書趙慎言云周禮以樂舞教國子是知古之舞
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
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一舞郎逮乎聖朝遂
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
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在

周禮補注卷三

早

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
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通典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
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以祀天神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商鍾舞
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
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

及邱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元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圍鍾爲宮
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
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
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 漢書郊祀志
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
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
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

周禮補注卷二

望

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
海廣大無界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
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
先妣配墜其誼一也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
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
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
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飛鵬案凡樂
圍鍾爲宮節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乃後合樂而
祭之是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爲一祭之事也漢志
則晰言之以大合樂以下至及天神爲天地合祀以
天神皆降地祇皆出爲天地各特祀與鄭義異 梁

書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
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
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
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
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
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指矣賢基謹案鄭注蓋謂降
廟用六代樂分樂而序乃據天地之次神與
宗廟之先妣先祖而言非指三禩之祭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天神謂五帝及
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
於南郊尊之也 義宗堂下之樂以鍾爲重故舉鍾

周禮補注卷三

望

而言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以歌爲稱言歌者知
是堂上之音稱奏者知是堂下之樂王又隋書義宗
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
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 案康成云祀所受
命之帝者謂感生帝也通典云王者必五時迎氣以
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
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
五人帝樂與感帝同又云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
南西面大司樂奏圍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據此
則祀感生帝及迎氣同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與
祀圜丘異矣

乃奏太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亦注太族陽聲第二

應鍾為之合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唐書趙慎言云周禮奏太族歌應鍾以享地祇太

族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

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

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歌黃鍾請

改為應鍾通典杜佑云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

崑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案皇地祇鄭元

以為崑崙即是土地高著之稱既舉取高為稱是知

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

云丘而言郊

周禮補注卷三

乃奏無射歌夾鍾崔靈恩云禘樂用夾鍾為歌奏以

無射之調王

凡六樂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隋書

及土亦鄭駁異義土亦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

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亦則土亦與原隰同用樂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

凡樂圍鍾為宮黃鍾為角太族為徵姑洗為羽靈鼓靈

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

天神則主北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禋

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

出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配

之賈逵曰圓鍾夾鍾也馬融曰圓鍾應鍾也隋書

賈逵云管如篪六寸爾雅崔靈恩云凡樂九變

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又

云凡樂之變數皆用宮之本數為終黃鍾在子數九

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

數八故八變而止凡樂以辰數為終均者取其中聲

之調各得依其辰始之音凡用十二調而作者各用

本數為樂終非獨此三者也王通典載開元禮云

舊樂以黃鍾為均三成準周禮云圓鍾之均六變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既云天神皆降五帝日月星辰皆

天神也今改用六變飛鵬案冬至圜丘之祭後鄭主

北辰而言上經奏黃鍾以祀天神乃指五帝日月星

辰也開元禮以圓鍾之均六變用之祀五帝日月星

辰與鄭義異

凡樂南鍾為宮太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

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亦皆出可得而禮矣注

地祇則主崑崙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用姑洗三

成準周禮云南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

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為皇地祇則宗伯

黃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

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爲定
既曰地祇其樂合用甬鍾之均入變

注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干寶云不言商商

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

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唐書趙慎言云商

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通典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

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

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

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

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本疏

周禮補注卷三

樂

大傀異哉 說文云傀偉也從人鬼聲周禮曰大傀異

校勘記前說疑衍哉字飛鵬案羣書治要引此注

亦作大傀異哉則非衍字可知

令去樂注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籥

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鄭志荅趙商云於

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卽萬入是也本疏

樂師詔來瞽皐舞 說文皐氣皐白之進也从木从白

禮祝曰皐登謂曰奏故皐奏皆从本周禮曰詔來鼓

皐舞皐告之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

大夫諸子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

廟之耐除吏二千到六百后及關內侯到五大夫

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

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 疏既云取七尺以上而

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

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

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

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飛鵬案續漢

志注引此亦作二十七尺作五尺既云五尺則十二

似非誤也

小胥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注軒縣去南面辟

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

周禮補注卷三

樂

階間而已 子凌子曰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蓋

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又

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

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鐘其南

鐘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應鼗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此鼓亦

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

注以爲辟君位也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而其南鐘

其南鐘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磬在其北此

西縣一肆也鼓在鑄南爲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

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者

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
為諸侯則軒縣張氏爾岐云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射位猶設一建鼓又曰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於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於縣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故云笙入立于磬南也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疏云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耳若其命士則特縣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無大夫士制鄭元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

周禮補注卷三

大師陽聲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商鍾小呂夾鍾漢書律志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

於辰在三月申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實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閏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周禮補注卷三

記云附一名相齊人或謂穠為相
令奏鼓鞀注鄭司農云鞀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鞀鞀讀為導引之引元謂鼓鞀猶言擊鞀詩云應鞀縣鼓說文鞀擊小鼓引樂聲也從申東聲周禮曰小樂事鼓鞀讀若引說與先鄭同後鄭引詩云應鞀懸鼓飛鵬案毛詩作田傳云大鼓也箋云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帥督而厥作匱諡注厥興也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案爾雅釋詁云厥熙興也鄭注樂記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據此則厥歆為

通用字說文云厥陳與服於庭也與先鄭同義又云讀若款則亦以款厥為通用字矣

典同高聲硯 杜注硯鐘病聲韻集

磬師擊編鍾 三禮圖凡鍾十六枚同為一筭簞為編

鍾特懸者謂之搏 初學

鍾師祗夏注杜子春云祗讀為咳鼓之咳 說文卽部

云祗宗廟奏祗樂自部云咳階次也徐錯曰禮有咳

夏樂謂擊鼓為登階之節飛鵬案祗樂卽祗夏笙師

祗樂注賓醉而出奏祗夏後鄭从祗與計義同唐石

經从衣作祗誤矣小徐以咳為咳夏蓋從子春說

笙師掌教敝等 三禮圖雅等簧上下各六 北堂書鈔

周禮補注卷三

兗

編 三禮圖雅編長尺四寸二十四強頌簫長尺二寸

十六強 北堂書鈔 三禮圖無底者謂之洞簫 幼學記

鈔師掌金奏之鼓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搏也 案

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注金奏謂樂作擊編鍾疏云

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

之若然則彼注言編鍾此注言鍾搏皆為金奏皆以

晉鼓和之矣說文搏大鍾清于之屬所以應鍾磬也

堵以二金樂則鼓搏應之案搏乃搏之省

旄人舞夷樂 五經通義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

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

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通典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敝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

籥舞也 潛邱劄記春秋宣八年壬午猶釋萬入去

籥注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

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注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

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為籥舞謂

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兼籥而舞與笙鼓相

應則所謂文舞內舞者有聲明矣

籥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 案御覽引

作以築土為匡

凡國祈年于田祖敝幽雅注幽雅亦七月也 案鄭君

七月詩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幽風以介眉

壽以上為幽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此注幽雅

亦七月也下云七月又有于耜舉也 饁彼南畝之事

是以幽風為幽雅矣

以樂田峻注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峻

農夫也 案詩田峻至喜傳云田峻田大夫也鄭箋

從之與此注異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注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侏

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案詩小雅鼓鐘

傳云為雅為南也蓋釋以雅以南句下文云舞四夷

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鞀南夷之樂曰南

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蓋釋以

周禮補注卷三

辛

箒二字非以南夷之樂訓經文之南也後漢書陳禪傳陳忠奏引齊詩以雅以南下有韞任朱離句齊蓋亦以四夷之樂說箒舞惟注引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平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箒不僭差也始以南夷之樂訓經文南字鄭於此注引詩以雅以南為證是亦以南為南夷之樂矣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虞注橫者為筍從者為鏃案說文虎部虞下云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从虎異象形其下足或從金虞作鏃篆文作虞此注作鏃乃虞之或體段氏以為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

周禮補注卷三

至

大卜掌三兆之灋鄭注洪範三人占云卜筮各三人

太卜掌三兆三易鄭注士喪禮云占者三人掌玉

兆瓦兆原兆者也

三日原兆案原再也與易之原筮同義干寶注易曰

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

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

周之兆鄭志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

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

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

而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本疏

凡國大貞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為問問於正

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案史記龜策傳祝曰諸靈數

刺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足以證貞之為問矣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開開出其占書也詩大雅爰

契我龜傳契開也疏云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

龜人地龜曰釋屬注云仰者釋案釋爾雅作謝邵氏

正義云古者釋謝聲近字通詩在此無鞞韓詩作在

此無射是也穆案鞞射皆虞部字鞞記射之為言

西龜曰肅屬注云左倪肅案爾雅作左倪不類邵氏

正義云肅與類因聲近而轉不為發語聲故鄭氏引

之從省文

注左倪肅言倪若案疏云頭向左相睥睨頭向右相

周禮補注卷三

至

睥睨是以左右倪為左右顧也然郭注爾雅云行頭

左庫今江東所謂左食者蓋謂其頭偏向左也行頭

右庫為右食蓋謂其頭偏向右也疏義與郭異邵氏

正義云初學記引臧榮緒晉書邱紐之龜有左顧者

蓋象西龜左倪之形矣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案鄭注引爾雅文蓋以

龜之頭甲俯仰前後左右而辨其體也其注中庸四

體則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

占後右專以其足言之與此異

華氏掌共燠契注士喪禮曰楚焯置于燠在龜東楚焯

即契所用灼龜也燠謂焯其存火士喪禮注楚荆

也荆焯所以鑽灼龜者 詩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

云契灼其龜 荀子王制篇鑽龜陳卦注鑽龜謂以

火熱荆垂灼之也 說文燹所以然持火也

占人掌占龜 馬融曰筮史短龜史長疏本

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祇吉凶 案八

故八事之故也龜有頌頌者占兆之辭筮有故故者

合筮之辭以筮占兆之頌以卦占筮之故然後兩觀

其從違而斷其吉凶也

釋人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注

九巫讀皆當為筮字之誤也 案說文云籥易卦用

善也从竹彘籥古文巫字徐鍇按楚辭曰帝告巫陽

周禮補注卷三

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巫主筮也

又巫字下云古者巫咸初作巫此經先卜注引世本

曰巫咸作筮據此則巫筮古通用字巫當為筮之省

巫更注更謂筮遷都邑也 鄭志荅趙商若武王遷洛

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疏本

巫環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鄭志趙商問僖十五年

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

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鄭荅

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故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

常人故臨時卜之也疏本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義宗云國之大事先筮而

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

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為吉名為筮逆猶是

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

掌三兆三易儀禮特性少牢筮皆旅占春秋疏本

占夢觀天地之會注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 案

五行大義云正月日月會於諷訃之次諷訃亥也一

名豕韋斗建在寅故寅與亥合二月日月會於降婁

之次降婁戌也斗建在卯故卯與戌合三月日月會

於大梁之次大梁酉也斗建在辰故辰與酉合四月

日月會於實沈之次實沈申也斗建在巳故巳與申

合五月日月會於鶉首之次鶉首未也斗建在午故

周禮補注卷三

午與未合六月日月會於鶉火之次鶉火午也斗建

在未故未與午合七月日月會於鶉尾之次鶉尾巳

也斗建在申故申與巳合八月日月會於壽星之次

壽星辰也斗建在酉故酉與辰合九月日月會於大

火之次大火卯也斗建在戌故戌與卯合十月日月

會於析木之次析木寅也斗建在亥故亥與寅合十

一月日月會於星紀之次星紀丑也斗建在子故子

與丑合十二月日月會於元枵之次元枵子也一名

天龍斗建在丑故丑與子合此經天地之會當指日

月所會之次而言鄭君謂建厭所處之日辰建即日

建所在也賈疏云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蓋即日

月所會前一次如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厥在戌是也

占六夢之吉凶 案說文云寤寤而覺者也从疒从夢引周禮曰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云云夢皆作寤噩夢作勞寤阮氏校勘記云勞即今勞字杜云驚愕是也

注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

周禮補注卷三

義

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 鄭志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戌厥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為主人故午為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即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

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亥至辛亥八日并之十

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又問曰何知有此厥對之義乎答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為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厥對配之義也本疏疏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 惠棟云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厥日厥日不可以

周禮補注卷三

義

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即八會法也蓋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乃舍萌以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為明或云其字當為明明謂歐疫也元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 惠士奇曰漢儀大饗侑子辭有伯奇食夢伯奇者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蓋古舍萌之禮歟飛鵬案說文云民眾萌也氓民也未部勑下引周禮以興勑利萌白帖引作氓蓋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為氓也此經萌字疑當讀為利萌之萌蓋

贈惡夢當如歐疫之儀執戈揚盾氓黎震駭故先舍
萌以安之也舍息也與既祲安宅義同季冬將贈惡
夢而為之舍萌正歲已見祲祥而為之安宅皆所以
順民心也

既祲三日鑄注鄭司農云鑄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

狀也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日旁氣刺日也

釋文鄭許規反 惠士奇云鑄者鑄也說文王部

瓊瑤通故鑄或从喬或从傷鑄省作喬一曰錐有

所穿一曰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

蜺喬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缺環謂之鑄與鑄

通讀為鑄柄之艘艘一作鑄亦見說文飛鵬案說文

周禮補注卷三

鑄

金部鑄从金雋聲角部鵬从角雋聲聲相近故後鄭

曰讀如佩鵬之鵬擬其音非易其字也賢基謹案漢書天文志暈

適背穴注孟康曰皆日氣也穴多作鑄其形如玉鑄

也如鑄日有氣刺日為鑄鑄塊傷也據此則孟康如

讀皆以鑄為即周禮之鑄惟如治

讀鑄如艘音與鄭異而義則同

大祝掌六祝之辭 唐書施敬本日祝以傳命通人主

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今太祝下士也非所

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詞大宗伯為上卿今禮

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

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

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

詞矣通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祈噪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於

神以求福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

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

以存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

於求福豈禮之常也禮器疏

一曰類二曰造注類造加誠肅求如志造類禴祭皆有

牲攻說用幣而已 梁書天監初陸瑋定軍禮依古

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

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

可也埤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通典

周禮補注卷三

禴

王制疏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廟為親近故以奉至

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杜佑云周制天子將出類乎

上帝造乎禴大祝告王用牲幣鄭元云牲當為制王

肅云親告以牲有莫故也使祝史用幣又云吉則用

牲凶則用幣通典 案范甯荅徐邈書云凡告用制幣

先儒有明義也據通典所引鄭義亦然是告祭用幣

不用牲此注云類造禴祭皆有牲者豈以祈禱之禮

與天子將出之類造異與

三曰禴注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案說文云禴會

福祭也從示會聲蓋除去災變即所以會福也許與

鄭義實相成廣韻會字下音黃外切出禴字云除殃

祭也又僧字下音古外切出禴字云福祭字雖並出而義則無殊

六辭六曰誄注鄭司農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 說文謂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誦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飛鵬案今論語作誄故集韻謂誦與誄通然說文誦下出誄字云誄也蓋謂撰其德行以哀悼之因而命諡也此正與司農錫命之義合

辨九祭注元謂九祭皆謂祭食者 子凌子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即按祭必祗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按祭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此祭在尸

周禮補注卷三

三

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無重者故以爲首衍祭謂祭酒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注酌猶衍也是知衍酒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然炮祭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包猶兼也案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搗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閒此祭豆也又取饗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謂之兼祭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即字搗於醢上豆之閒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

云質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籩有六故云辯皆

周祭也振祭搗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搗祭本同不食者搗則祭之將食者既搗必振乃祭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臍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臍之此皆祭俎不搗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搗于俎鹽振祭臍之此則搗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搗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于上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

周禮補注卷三

三

搗于醢而祭于豆閒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搗者省文也絕祭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鄉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惟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尙左手臍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共祭謂授祭也鄭康成曰共猶授也案燕禮主人獻

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為共祭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劔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為九祭之終焉

周禮補注卷三

辨九擗 子凌子曰一曰詣首此臣于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即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即於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僨郊勞歸饗餼使者卿餼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特牲剛舉奠皆再拜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六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則小君於其臣之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壹拜再拜無九頓首者

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答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又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即尚書拜手稽首則誤矣何也尚書臣之於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於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於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即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贈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子春曰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

周禮補注卷三

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答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又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即尚書拜手稽首則誤矣何也尚書臣之於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於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於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即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贈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子春曰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

稽顙而後拜頡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闕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惟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者似與經未合也七日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卽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惟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荅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

周禮補注卷三

卷三

空首皆非也八曰衰拜凡再拜謂之衰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卽頓首之衰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卽空首之衰拜也鄭大夫曰衰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衰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曰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卽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卽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卽男子之衰拜

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惟軍禮使肅拜左傳成十六年卻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衰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

稽首 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 案詩吉蠲爲饎毛傳云蠲絜也三家詩作圭圭與蠲義

周禮補注卷三

卷三

同故鄭注云圭絜

隋贊 賈逵云贊贊宗廟 本疏 馬融云血以塗鐘鼓 疏

大師宜於社 馬融云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 疏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防謂執披備傾戲 案防有備禦之義故鄭君以執披備傾戲釋之釋文戲音虧

賈疏引注作傾虧既夕禮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

柩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疏作傾虧是也

及朝御置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

及朝御置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

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極也殷朝而殞於祖周朝而遂葬 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殞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殞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殞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本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馬融云所封國所封邑猶立其社稷御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格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貉兵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禡氣芻之十百而多獲 案後鄭此注從

周禮補注卷三

禡

子春說增成其義肆師注亦然說文引詩既伯既禡作既禡既禡據此則禡與伯為通用字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則表格讀為既伯既禡之伯得之

禡牲禡馬注杜子春云禡禡也元謂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 案說文示部禡禡牲馬祭也从示周聲此即本杜為說鄭君不从杜擬其音如誅訓其義為侏大字惠士奇云案揚雄國二老箴曰負乘覆餗竊寇侏張侏猶張大也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即朝張與侏古字通得之而以侏張為驚懼之兒失之

太元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備偁與侏同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阮湛三禮圖雩壇在已地通

祭祀則共匪主 說文匪宗廟盛主器也周禮曰祭祀共匪主从匚單聲 惠士奇引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甬名曰宗廟甬中有筭以盛主蓋坎中有福福中有匪福石而匪木其說得之飛鵬案福中有匪凡廟之主皆然不獨毀廟主而已

周禮補注卷三

禡

及道布注道布者為神所設巾 宋書文九王儁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使胡氏承拱云塗步即古之道布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

及菹館 甸師疏云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菹館茅以為菹兩官共者謂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為菹以共之 案說文云菹祭菹也菹茅菹也則菹專指茅菹而言故後鄭引士虞禮直刈茅取其菹之彼注云直菹也

男巫 荀子王制篇僂巫跛擊之事注擊讀為覲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僂巫跛覲

望衍注衍讀為延聲之誤也 案此與衍祭注同惠氏云延衍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曼衍之戲西京賦巨獸百尋是為曼延此衍與延通之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鬻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 續漢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鄭志林頓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

周禮補注卷三

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為元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為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疏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義宗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為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為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海

大師祀天時注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 史記日者傳分策定卦案式正基案隱曰案式即拭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拭龜筮傳衛平援式而

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飛鵬案大史所抱之式即此式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 案賈疏引狼暉所言以證周志而未及鄭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注鄭國史書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注古書名

周禮補注卷三

馮相氏 月令正義馮相氏保章氏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厯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遠變度數失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

掌十有二歲注歲謂太歲 義宗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海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巽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 鄭志問曰案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

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日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平荅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外內疏月令正義

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

度為三萬里以下當為正義中解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

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

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

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

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

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

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

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

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

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鄭注當至此止計

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

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

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

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

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

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

之星近校十度日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

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

周禮補注卷三

考

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

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麻乖違於數

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案漢書律厯志云冬至之

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

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

東井則晝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

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二尺之中

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

往來之景也

保章氏掌天星 義宗明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義曰立

表於經緯之中又置儀之表於中表之南正當於經

上然後從中表之北以候星之光海玉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

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

嫫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義宗星分所主各有由序晉屬實沈者高辛之子

枵者逢公託食其餘國非所悉九州之中國數非一

是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海玉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張

衡解詁五典五帝之常道也春秋 孔安國尚書序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

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正名乎注古者曰名今世曰

字聘禮疏

御史掌贊書注若今尚書作詔文漢制攷續漢百官

志尚書侍郎二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安帝時陳忠上疏薦周興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

自由辭多鄙固乃拜興尚書郎

周禮補注卷三

至

巾車玉路注玉路以玉飾諸末傅元乘輿馬賦注玉

路重較也劉昭續漢志注

樊纓十有再就注鄭司農云纓謂當胸禮家說曰纓當

胸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市也疏賈馬亦云鞶

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而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

杜預曰纓在馬脇前如索帶劉昭續漢志注

建大白以即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

即戎謂兵事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

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

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

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殷之正色者夏官疏作白者殷之

正色王夏官疏或會事作命將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

正色異於親自將本疏又夏官疏

木路前樊鴝纓注杜子春云鴝或為結疏案馬氏云

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

為堅且飾節良以為樊纓皆有采就而賈氏謂前纓

有結

建大麾以田注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

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鄭志趙商問巾車職曰建

周禮補注卷三

至

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

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

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

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本疏又夏

官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

大綬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本疏

重翟厭翟安車注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

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

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

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

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乘重翟乎疏馬氏等

云重翟為蓋今之羽蓋是也詩疏崔靈恩以為二

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

翟知者以魯夫人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

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
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
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
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
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
鄭注巾車引詩翟翟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
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
弗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 義宗
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
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
舊唐書

周禮補注卷三

翟車 義宗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 舊唐書

有據 釋文于馬皆作帷

輦車 釋文作連車音輦本亦作輦 其基謹案鄉師與

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易往輦來連 其輦讀注故書輦

虞氏注連輦據此則連輦古今字也 義宗輦車

者后游晏所乘也 舊唐書

犬禩 說文巾部幣繫布从巾辟聲周禮曰駢車犬禩

阮氏校勘記云駢車涉下文而誤幣禩聲相近禮注

云以犬皮為覆笮考覆笮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

儀皆作幣與說文同蓋古書作禩今書作幣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為夏綠鄭司農云夏赤也綠緣

色元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輶車約輶也从

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輶 案故書作夏綠當是綠
字之訛詩綠衣注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
也周禮內司服訛為緣衣司農云緣緣色二緣字亦
皆祿之訛惠士奇引夏小正元校注黑若綠色以證
而未能正緣字之誤惟洪氏震烜引釋名釋衣服云
祿衣祿然黑色也此足以見綠色為祿色之訛矣祿
篆皆篆聲故祿亦或為篆

周禮補注卷三

鳴鈴 于寶注和鷲皆以金為鈴 劉曜注

司常通帛為旛 說文旛曲柄也所以旛表士眾从从

丹聲周禮曰通帛為旛或从亶作旛

大夫士建物 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

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或从从作旛段氏云州里當

作大夫士許於旛下稱州里建旗則此稱大夫士建

勿必也鄉射禮旌各以其物注雜帛為物大夫士之

所建也經傳多作物蓋旛之訛也飛鵬案勿為正字

物為借字

師都建旗 案說文从部旗字下引周禮作率都建旗

據此則師為帥之訛率為古字帥為今文也聘禮注

曰古文帥皆作率

州里建旗 說文云旗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旗

眾也周禮曰州里建旗徐錯曰案周禮注則州里之

官平約信也鳥隼猛健之象也

道車載旛 說文旛下云導車所以載全羽以為允允

進也飛鵬案道導古通用字賈疏云象路建大赤以

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為道車義與說文別

旂車載旂 說文旂下云游車載旂案下文旂下云旂

旗之旂也从扌攸聲徐錯曰今俗或作旂游下云旂

旗旂也从扌汙聲據此則游為正字旂乃俗字

皆畫其象馬家各象其號注杜子春云畫當為書 盧

周禮補注卷三

畫

植大傳注云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綬通飛鵬案此

與子春義合

周禮補注卷第三

夏官司馬

司權注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說文權取火於日官名

从火隹聲舉火曰權周禮曰司權掌行火之政令或

从亘作烜飛鵬案權有二義其云取火於日者蓋秋

官之司烜也云舉火曰權并引司權經文即此行火

之司權也觀亦隹聲故後鄭擬其音如此

擊壺氏注擊讀如絜髮之絜 案鄭注禮記絜炬之道

云絜猶結也擊也故賈疏以此注絜為即結之義

大僕 干寶注若漢侍中 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侍中比二

周禮補注卷四

千石注引漢官秩云千石

戎右 案此經戎右即車右也左傳桓三年曲沃武公

伐翼梁宏為右注右戎車之右八年鬪丹獲其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注戎右車右也

注右者參乘 余本嘉靖本毛本右作古 紹基案月令

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齊右注云陪乘參乘

戎僕 案此經戎僕即左傳之御戎也桓三年曲沃武

公伐翼次於陘庭韓萬御戎注御戎僕也疏引周禮

戎僕掌御戎車以證之

齊僕 案此經齊僕即春秋時之乘馬御也左傳成十

八年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注乘馬御乘車之僕

也疏云周禮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

饗食皆乘金路杜言乘馬御乘車之僕則當彼齊僕

也晉語謂之贊僕

趣馬下士注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維趣馬 案詩箋云

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此云下士疑鄭箋有誤

職方氏 樊毅修華岳碑周禮職方氏集古錄云以識

方氏為職方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

如此 案識職古字通夏小正二月采識一本作職

職為後起字故書當作識鄭君所見本乃作職耳說

文職記微也

周禮補注卷四

擯人 釋文擯他南反與探同說文云擯探也

都司馬 春官疏夏官都家稱司馬得與大官同名者

以其軍事是重故與大官同名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沈彤周官祿田考

云以序官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之文移

在都司馬本職後都司馬本職後家司馬亦如之之

文移在序官都司馬後是家司馬亦如之即謂每家

上中下士府史胥徒如都司馬之數矣蓋此本與春

官家宗人秋官家士二目同例而其簡與職互錯也

大司馬職施貢分職注職謂職稅也 校勘記云宋本

余本嘉靖本作賦與儀禮經傳通解合此誤 案魏

徵治要引此注亦作賦稅

均守平則注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則法也 案則當訓為則土與五命賜則之則參看

周書作雜解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則土不平守必不均均守平則則邦國獲安若如賈疏以職貢之等皆有常法為訓何以別於施貢分職乎

則管之注管猶人膏瘦也 釋名言語部省膏也御覽人事部引作膏瘦也省自古通用字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管公羊作肆大省大司徒膏禮即省禮

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 別雅文帝本紀其廣壇

諸祀壇場珪幣壇即壇字集韻壇亦音他干切壇亦音上演切則二字音通故古亦通用

放弑其君則殘之注放逐也殘殺也 異義鄭君以為

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郕子于郕傳曰凡

自內虐殺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即邾人戕郕子是也

自內弑其君曰殺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

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

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

中春教振旅注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

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

一焉 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

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為

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

所田之野乃為之疏

軍將執晉鼓 釋文將軍如字本或作軍將飛鵬案釋文出將軍云如字知故書當作將軍不與師帥旅帥同也作軍將者乃或本耳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惠氏棟曰兵法有立

陳有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

春秋傳曰坐其北門又云襄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

於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

生介而坐道皆坐陳也

仲夏教芟舍注芟讀如萊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軍有

草止之法 案說文艸部芟草根也一日草之白華

為芟广部芟舍也據此則芟為芟舍正字詩召南及

此經作芟倍十五年傳作拔舍皆假借也魏徵治要

引此作拔舍

鄉以州名注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 禮說世本

有宋大夫東鄉為無人字似東鄉氏而為名晉國高

士全隱於南鄉因為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名

甄也 段玉裁曰左氏有向為人鄉向古通疑鄉氏

有東鄉南鄉之別又曰文七年正義云世本宋桓公

生公子鱗鱗生東鄉唯是則左傳鱗唯世本作東鄉
唯左傳鱗朱向帶向為人皆桓族也然則世本之東
鄉爲人即左傳向爲人無疑

鄉遂載物 漢讀考云此當從石經作鄉家假合是鄉
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也

遂以獮田 臧氏琳曰說文犬部云獮秋田也从犬璽
聲祿獮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示部新附云
禰親廟也从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禰也徐鍇本以禰
爲說文本字注云秋畋也从示爾聲獵者所以爲宗
廟之事左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故从
示又祖禰也案爾雅釋天釋文云獮息淺反說文从

周禮補注卷四

五

禰或作禰从示知許書本有重文从示字但大徐本
既以獮爲禰因改禰爲禰小徐本於犬部移入示部
尚未易其訓大徐又改爲示部新附字則益失之矣
犬部祿獮或从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當爲禰禰
或从示宗廟之田也故从示方合或說文本有祿字
而注有誤亦未可知

致禽以祀祈注祈當爲方聲之誤也 案說文云繫門
內祭先祖所以傍徨從示彭聲重文祈云繫或從方
據此則祈爲繫之或體所謂祭先祖者鄭注以此爲
主祭四方故易其字曰當爲方 慎言案祭先祖所以
爲何小徐增以字義反晦

三鼓攬鐸注司馬法鼓聲不過閭擊聲不過闕擊聲不
過垣 說文鞀鼓聲也鞀鼓聲也段玉裁云閭即鞀
闕即鞀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注鄭司農云一歲爲豨二歲爲豨
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廛 案
說文豨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豨尚彘聚也豨豨豨一
曰二歲能相把孳詩曰一發五豨豨三歲豨肩相及
者詩曰並驅從兩豨兮豨毛詩作肩齊風傳云獸三
歲曰肩幽風傳云三歲曰豨其義均與許同而先鄭
獨云四歲爲肩故後鄭不从也三歲爲特義本魏詩
傳五歲爲慎不知先鄭何所據後鄭云慎讀爲廛王

周禮補注卷四

六

氏引之云慎即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眞聲辰聲者
往往通用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慎亦其例也
屬其植注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春秋傳曰華
元爲植巡功元謂植築城植也 案說文栽下云築
牆長板从木戈聲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徐鍇按
春秋左傳曰土功之事水昏正而栽謂始立植幹及
版築之也植義蓋與栽同尙書峙乃植幹馬注曰植

幹皆築具植在前幹在兩旁故鄭訓植爲植也 慎言
樹也建也經上云軍吏載旗師都載植鄉遂載物鄉
野載旄又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
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先鄭所謂部曲軍吏即羣吏也
大役取眾庶羣吏各植旗以聚民而致于司馬如田
之儀司馬屬而會之分地授功故云屬謂聚會之也
杜注左氏宣二年傳云植謂將主也彼以華元是卿

故云將主猶周禮司馬也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祭謂尸賓所以祭也

案此專指大祭宗廟而言楚茨為賓為客傳云繹而

賓尸及賓客信南山詩云界我尸賓尸與賓連文皆

言祭祀賈疏引少牢下篇以證尸祭又引公食大夫

禮以證賓祭失之矣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一

魚尸受振祭膾之少牢下篇云司士牝魚亦司士載

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膾

祭於其上注云剝魚時割其腹以為大臠也可用祭

也此疏約舉其詞以為尸祭用魚之證而不知侑為

賓中之賢者也少牢下篇云議侑於賓注云擇賓之

周禮補注卷四

七

賢者可以侑尸是也又云司士羞滫魚縮執俎以升

尸取膾祭祭之是尸祭也又云酌獻侑侑拜受三獻

北面蒼拜司馬羞滫魚一如尸禮可見尸取膾祭祭

之侑亦當祭不言祭者省文也故後鄭兼尸賓以言

祭也先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殆亦據少牢下篇司

馬羞滫魚以為說與

司勳祭于大丞注死則於丞先王祭之今漢祭功臣於

廟廷 漢制攷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

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小塾 唐太常韋挺等議曰

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奉禮潔粢豐盛祔祠

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

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

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丞而已先儒皆以大丞為

禘祭通

量人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注鄭司農云量其市

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元謂州一州之眾二千五

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

軍社社主在軍者 案量人營軍壘倣匠人營國之

制而為之國中面朝後市故此亦有市朝國中有九

經九緯之涂故此亦有州涂國中左祖右社故此亦

有軍社市與朝對文州涂與軍社對文以其聚一州

之眾故曰州涂以其在軍中故曰軍社 案疏云師

周禮補注卷四

八

皆有道以相湊之疑注中相下奪湊字慎言案先鄭

同故云還市朝而為道也說文亦中可居曰州周禮

其旁是州字本取周禮為義此可語成先鄭說劉昌

州讀還尸串反亦取還繞之義後鄭別釋州字取一

州二千五百人為說破先鄭釋州為周之說也賈疏

謂先鄭不釋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案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

廟燔以燿火齊桓得管仲亦然高誘謂火所以祓除

不祥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燿讀如權置火於桔

棹燭以照之據此則燿火即權火也

凡祭祀則祭燿 案漢書五行志載春秋說曰古之火

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

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

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嘗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惠士奇云祭燿者祭火星也說本此

掌固夜三鑿以號戒注杜子春云讀鑿爲造次之造謂

擊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與趣與造

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案左傳作賓將撤惠士奇

曰趣撤皆從聚省得義亦得聲說文撤者夜戒守故

行夜爲干撤撤一作撤服虔曰干扞也撤謀也從言

爲聚謀從手爲聚守皆取聚義沈約宋志云長丈二

尺者曰鑿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鑿

古音戚今音切鼓反然則讀若刺也語有輕重故讀

周禮補注卷四

九

有異同鑿以蚤爲聲故又讀爲造次之造亦與趣音

相近左傳扞撤齊世家作爭趣趣或讀爲促又與戚

音相近矣田竇列傳局趣若輟下駒應劭曰局趣蹙

小之貌也史傳皆作趣或作趨假借字

環人掌致師注春秋傳曰御下柄馬案左傳作兩釋

文云徐云或作柄惠棟曰兩本柄字故服杜訓爲飾

古文首故作兩

環四方之故注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

惠士奇曰環與還通量人注鄭司農云量其市朝

州涂還市朝而爲道則還讀爲環矣春秋莊十年宋

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

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案玉篇亦訓

環爲繞也集韻則訓爲卻音胡慣切引周禮環人劉

昌宗讀鄭於序官注訓環爲卻於環四方之故注云

卻其以事來謀侵伐者則讀宜从劉音矣

搏謀賊郭璞曰謀今之細作也

享壺氏分以日夜馬融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

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夏至晝六十

刻夜四十刻疏本

注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漢制攷引續漢志永

元十四年詔曰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

刻違失其實大史行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今下

周禮補注卷四

十

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

子四十八箭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注位將射始入見君

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禮箋

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贊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不言士者

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下經言相孤卿大夫

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觀作大夫介大

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

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

孤卿大夫事甚眾不專于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

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

五正三正二正一正 馬融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

尺曰正四尺曰質 詩賓之初 筵正義 賈逵曰四尺曰正正

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 詩賓之初 筵正義

注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

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

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

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 禮箋司裘王大

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

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

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

周禮補注卷四

十一

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

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

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射人與大射儀

皆云士射射侯明其同以射為鵠故鄭仲師射人注

釋三侯為虎熊豹二侯為熊豹與司裘所設鵠之侯

為一明設正鵠于一侯矣據鵠言之為皮侯據正言

之為采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

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

以功得為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

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為天子所務而已

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

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

豹鹿豕之侯咸取名于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

熊侯麋侯棲皮為鵠對文見異矣質居鵠之外天子

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

豕者用丹矣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

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

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射同

獸稽之經記未聞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射人以射

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

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事主于王經以為王張侯見

周禮補注卷四

十一

義非為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

異侯可知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注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

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

詩賓之初筵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

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又曰大射巾

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司裘曰諸侯共熊侯

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

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

祭祀則贊射牲注今立秋有龜劉云 漢制攷武帝紀

賡五日注如淳曰漢儀注立秋羆腰蘇林曰賡祭名
羆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
祭宗廟故有羆腰之祭顏師古曰續漢書作羆劉賡
劉義通疏云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已下則不射
飛鵬案楚語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牛亦牲
也安得謂諸侯不射牲乎

大喪與僕人遷尸注僕人大僕也案大射儀僕人注
疏不明何官而燕禮注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
人也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疏引大射僕人正徒相
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云云謂大射別
尊卑故僕人正等相工燕禮輕故小臣相工據此是

周禮補注卷四

以僕人當天子大僕故此經注亦云然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史記五帝本紀教熊羆
貔貅羆虎索隱曰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
不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

以旌居乏而待獲鄭注大射儀云負侯獲者也引此
經文又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
參侯千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據此則知天子服不
氏亦然特諸侯服不氏之徒一人與天子服不氏之
徒四人為有異耳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注并夾鍼箭具夾讀
為甲司弓矢注并夾矢籥也惠士奇云說文箭籥

也籥與鉗同一作鍼并夾反為籥猶不來反為狸後
世反切之學本此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襦讀為縠
有衣襦之縠釋文縠女俱反或音須慎言案司農
者衣帛端末之縠羅言縠正形其羅之細也縠與須
古通左傳紀履縠公穀作紀履須故或又讀縠為須
注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案大司馬職仲春教振旅

遂以蒐田火燹注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中
夏教芟舍遂以苗田車燹注云夏田主用車中秋教
治兵遂以獮田羅燹注云秋田主用罔中冬教大閱
遂以狩田徒燹注云冬田主用眾據此則冬不得用
火田大蜡在十二月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康成以

周禮補注卷四

為建亥之月則夏之孟冬周之季冬冬狩主用眾鄭

於萊所田之野注云芟除可陳之處並未嘗言焚萊
而於此注引王制昆蟲已蟄可以火田為證自相違
異爾雅蒐苗獮狩之名與周禮合又云火田為狩蓋
別為一義凡火田者亦得與冬獵同名為狩車攻駕
言行狩毛傳云大芟艸以為防焚而射焉是也非謂
冬狩用火田也羅氏職僅云作羅襦不必定為火田
司士正朝儀之位通典曰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
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
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
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

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

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遂遁既復位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惠士奇云旁猶面也一云旁猶不正也面者每面揖之三不正者邪嚮揖之三旁拜為汜拜則旁揖為汜揖矣古旁與方通士上下中三等故三揖也還揖門左

周禮補注卷四

五

門右謂還揖左右門宿衛之士惠氏蓋據此經上文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而言注云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蓋云羣士與故士大僕等均不待王揖而已就位也賢基謹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也于西方東面北上疏云大夫以上小臣引之就門東揖位未就位自士已下不須引從大夫而入徑即庭位此注云發在其位者即徑即庭位之意諸子國子存游倅注游倅倅之未仕者 案國子之有游倅猶司徒之有羨卒也管子曰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驚夫具三器成游夫具惠士奇以為游夫即國之貴游貴游即游倅也

司右能用五兵者屬焉注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

戟助 惠氏古義圍當作圉古禦字作圉管子墨子書皆然注作圍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為禦字从俗作也穆案此圍字隋唐問已譌故 案莊子繕性篇云其來不可圍注與禦同此五兵蓋謂步卒之五兵故與司兵注異所謂矛者酋矛也

節服氏裘冕六人裘冕二人 惠士奇曰官以節服為名則王之車服旂常皆其職事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尸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裘從尸服裘則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綦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裘與裘乎郭景純注爾雅雜注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常服虔注左傳亦然則是

周禮補注卷四

六

節服氏掌朝祭之裘冕郊祀之裘冕可知矣飛鵬案詩于旌正義亦引周禮作六人維王之常據此則裘冕裘冕俱屬上讀

方相氏 續漢書禮儀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尤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飛鵬案此即周之遺制

掌蒙熊皮注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魃頭也說文鬼部無魃字頁部云顛頭也从頁其聲今逐疫有顛頭徐錯繫傳引靈光殿賦曰仡顛猓以鵬鵠顛頭方相四目也今本文選作欺肥李善注云大首也慎言案魃又與俱通荀子非

相篇仲尼之狀而如蒙俱楊倅注云俱方相也其首
蒙茸然故曰蒙俱韓侍郎曰四方為方相兩目為俱
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

帥百隸而時難注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

季冬命國難 案此蓋據季冬大難而言難者助陽

氣以卻陰氣恐其為陰勝也 慎言案陰陽之氣皆以

而左右分行陽行左而丑為堂寅為庭卯為門辰為

巷巳為街午為野陰行右而亥為堂戌為庭酉為門

申為巷未為街又與陽會于午野陽所臨為建陰所

臨為厭陰氣者厭也難者所以卻除其厭也卻厭者

莫如太陽同厭右行恆後于厭者一月推天在子厭

在亥亥堂也子室也陽在室而厭在堂有侵陵

之患故尤忌之故命方相氏大難而索室歐疫

歐方良注方良罔兩也 禮斗威儀頌頊有三子生而

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

蠅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為小鬼于是正

歲十二月令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子而時難以索室

而驅疫鬼 東京賦腦方良注方良草澤神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注位立處也 疏王之起居無常

或起居行事之時多以立為正故以立處言之也飛

鵬案疏說非也小宗伯職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

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

秋經公即立為公即位據此則立處猶言位處也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遽令郵驛上下程品 惠氏古
義漢廢律有上變事及驚事告急漢廢律魏改為郵
驛令

周禮補注卷四

七

救日月亦如之 疏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

鼓也月食常用靈鼓飛鵬案雷鼓靈鼓在鼓人六鼓

之中然攷春秋莊廿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穀梁傳

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

三兵疏以為五鼓者麋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

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據此則五鼓非

六鼓之類蓋別用方色鼓與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天官世婦疏小臣云掌士大

夫之弔勞注云致禮飛鵬案賈氏既於世婦疏引之

而本疏不及一字疑非鄭君注也浦鏜以致禮同名

為弔為此注語不知同名為弔乃彼疏語非此注語

周禮補注卷四

六

也 大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

禮箋凡祭祀齊於路寢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為五寢

統言之為大寢鄭君以為廟寢失之隸僕為王宮執

事之官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飛鵬案守祧職云其

廟則有司修除之注有司宗伯也有司恆主修除守

祧恆主黜堊若然則廟寢之埽除糞埽有宗伯守祧

在隸僕不得與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禮箋以檀弓君復於大祖小祖

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祭僕大

喪復於小廟是天子復於大祖小祖之事其復於大

寢小寢則此隸僕所掌也士喪禮死於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於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

弁師掌王之五冕禮圖云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後高有俯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後漢書注

左傳桓二年正義阮譔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

周禮補注卷四

九

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遂延也繩之每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旂則十二玉也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旂則用玉二百八十八案此蓋謂前後皆有旒也金氏榜禮箋云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則歐陽氏說所本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纁塞耳王者示

不聽讒不視非也則大小夏侯氏說所本也鄭君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聞之師曰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記言十二旒未嘗謂前後皆有也玉藻所云前後遂延者謂延之前後出於武者皆深遂耳前後據延言不據延之垂者言斯言可正諸儒相傳之誤古冕旒之制當從大小夏侯氏說

會五采 梁正三禮圖云弁纁十二圖

注故書會作脮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弁檜讀與脮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脮璆讀如綦車轂之綦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

周禮補注卷四

三

也璆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漢讀考司農從脮後鄭從會司農璆如字後鄭易爲綦此其別也脮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脮字非也馬會者卽馬脮段干木晉之大駟後漢書注引說文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史記貨殖傳節駟會徐廣曰駟馬會也會會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檜用組乃笄並引其說者謂儀禮之檜卽周禮之脮皆謂束髮也又引沛國方言者爲脮訓束髮之證也云璆讀如綦車轂之綦者綦車轂蓋

卽詩之約軼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冒玉謂之璆字從玉亦作璆司農不易璆爲綦也司農謂膾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璆用玉爲璆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卽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大會者賈疏云漢麻有大會小會未知是否也會訓縫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壁會易璆爲薄借綦之綦薄借綦者卽說文糸部之不借緝不借羸屨也齊人云搏腊薄不語之轉綦屨繫也今之鞵帶所以結鞵使不脫故讀璆爲綦卽訓綦爲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

周禮補注卷四

三

爲飾亦謂之綦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璆也引詩會弁如星者以證會爲縫中引詩其弁伊綦者以證綦爲結也衛詩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璆璆而處狀似星也曹詩其弁伊璆箋云璆當作綦以玉爲之皆與禮注合而說文骨齒膾下云骨齒之可會髮者從骨會聲引詩膾弁如星是詩本作膾與周禮故書合今本毛傳曰弁皮弁所以會髮疑有錯誤當云膾所以會髮爲許叔重所本蓋毛詩作膾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禮時未治毛詩其所云會弁如星其弁伊綦蓋皆韓詩至箋毛詩時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字而膾讀爲會之云蓋今本佚去言慎

案先鄭說賈疏云不知何義段氏申釋較爲明晰攷張平子東京賦言法服冕帶下云珩統紘玉笄綦會此約周禮弁師文也綦者結束之意會者用組束髮之名玉笄綦會謂以玉笄維持束髮耳平子所言當爲先漢禮家舊說司農之義蓋本于此

司兵掌五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受戟酋矛夷矛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穀梁傳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盾弓矢麇信徐邈並同國語偃五刃韋昭云五刃刀劍矛戟矢也飛鵬案諸說皆與先鄭異

司弓矢仲秋獻矢服注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干寶注今謂之步又劉昭續服虔通俗文箭服謂之步又御釋名步又人所帶以箭又其中覽案詩

周禮補注卷四

三

魚服傳云魚皮爲之箋不別解此注云以獸皮爲之無正文故兩解也

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說文弓部引周禮六弓作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甲弓庾弓以射干侯校勘記云甚古楛字淮南子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之不中注云格射之楛質也案豸侯大射儀作干注云干讀爲豸

充籠服矢注籠竹服也案既夕禮薦竿注竿竹服據此則籠卽竿也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軼說文馭下云出將有事

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軌既祭
較轅於牲而行為範較从車友聲範下云範較也从
車範省聲讀與犯同據知此經作犯乃同音假借之
字

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為軹軌為軹杜子春云軹當
作軹軹謂兩軹也軹當為軌軌謂車軹前也或讀軹
為簪笄之笄 戴氏震謂軹讀如笄是也杜君改為
軹與轎內之軹二名洞滑非也以軹釋較端之軹亦
非也後代字書併軹字無之軹者軹前軌者車轍軹
者車輪軹者較末軹者軸末 案鄭注少儀祭左右
軌范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云軌與軹於車

周禮補注卷四

音

同謂軹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蓋以范當大馭
之軌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考工記軹
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軹書也弓長六尺謂之
庇軹注杜子春云謂覆幹也後鄭皆訓為較末與少
儀注訓軹為軹頭異義李氏惇云先鄭之所謂書杜
子春之所謂幹與後鄭所謂較末相去不過二寸許
其說似矣說文云軹車輪小穿也冬官考工記云參
分其較長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則軹為較末無
疑說文又云書車軸尚也或从彗作軹則軹為軸末
無疑考工記軹字有二義軹內之軹乃輿板之貼內
者植者為軹植者為軹輿人所云軹圍軹圍是也較

末之軹輪人所云去三以為軹是也此經祭兩軹定
為較末之軹故故書以軹為軹也

校人乘馬一師四圍 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
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
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
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
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
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元之間也周禮校人掌王馬
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為乘
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
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

周禮補注卷四

音

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
以不獻六馬 詩于旄 正義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 趙商問校人職天子有十二閑六種為三千四
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
匹家四閑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
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
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
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
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
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

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為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本疏

邦國六閑馬四種 毛詩駟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騶馬

冬祭馬步注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疏馬神稱步謂若

元賓之步人鬼之步之類 校勘記云賓監毛本作

冥飛鵬案鄭注族師云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

周禮補注卷四

三

知此世所云蝮螟之醜與人鬼之步與近世郝氏懿行據此以元冥為蝮螟之訛愚謂元胡涓切蝮象聲元冥與蝮螟為同聲字得相通借不必定為訛也

廋人七尺以上為駮注爾雅曰駮牝驪牡元駒裏驂

校勘記云今本閩監本作駮牡驪牝元與釋文牡驪

茂后反牝元頻忍反正合又云案上文引詩駮牝三

千蓋賈疏本鄭注作駮牝驪牡元與釋文不同飛鵬

案後說是也賈疏云駮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

語自分明鄭注檀弓引爾雅亦云駮牝驪牡元可證

蓋鄭義之所以異於郭者郭以驪牡絕句鄭以元絕

句為不同耳非謂牝牡互易也臧氏琳泥周禮音義

而謂檀弓注係近人依郭璞爾雅妄改非也

六尺以上為馬 案說文驕下云馬高六尺為驕引詩

曰我馬唯驕驪下云馬八尺為龍七尺為駮是解說

龍駮與周禮同而於六尺之馬則曰驕詩漢廣言秣

其馬言秣其駒傳曰六尺以上為馬五尺以上為駒

陳風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作驕引

沈重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

此可見三詩驕字皆當作駒許君殆以六尺以下五

尺以上通謂之驕而六尺以上則適得馬之本稱與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

之人民注閩蠻之別也國語曰閩半蠻矣四八七九

周禮補注卷四

美

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 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

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

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

異未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

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

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

甚明故不定 孔晁周書注國曰都邑曰鄙貉狄之

別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 案周書職方解與

此經文同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

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周官為周公所定而序

云穆王作職方者孔晁注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
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其說似矣

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具區在吳南 案鄭義

蓋謂在漢吳縣南屬會稽郡禹貢謂之震澤今謂之

太湖郭璞注爾雅具區曰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

也今太湖在蘇州府西南四十五里

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菅注雲菅在華容 漢書地

理志南郡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荊州藪 案雲夢

跨江南北統為一藪左氏傳或言雲或言夢省文耳

後儒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非也

其浸潁湛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

周禮補注卷四

考

地理志潁川郡陽城下云以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

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荊州浸 水經潁水出

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注云今潁水有三源奇發

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

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亦或謂是水為灑水東與

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谿東合潁水故作者乃舉二

三言水所發也 郡國志潁川郡昆陽有湛水注引

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與晉戰於湛阪 水經汝

水東南過定陵縣北注云湛水出攀縣北魚齒山西

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方五十餘步今水北

悉枕翼山阜子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

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湛水又東南逕蒲城北
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

案職方之湛與潁水相近潁出陽城湛出昆陽均

屬潁川郡則職方之湛 宜以昆陽當之與水經晉

水下所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者有別趙氏一

清於卷首晉水下之湛水引說文湛豫章浸正其誤

曰章當作州於此注又引說文以明職方言荊州浸

許慎言豫州浸之故曰川土相鄰故也是以汝水下

之湛與晉水下之湛合而為一非也全氏祖望云湛

是汝水支流而潁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其說得之

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 地理志河南郡中牟下

周禮補注卷四

考

云圃田澤在西豫州藪 郡國志中牟有圃田澤注

引左傳曰原圃爾雅十藪鄭有圃田 說文藪下云

豫州甫田段氏云甫今本作圃汲古未改本宋本李

燾五音韻譜本皆作甫毛詩東有甫草毛云甫大也

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俗本作圃田釋

文及吳應龍本不誤蓋鄭所據爾雅許所據周禮皆

作甫田甫圃古通用故毛詩甫草韓詩作圃草 爾

雅鄭有圃田注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邵氏

云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晉分河南立滎

陽故晉志作滎陽郡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

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

鄭州管城縣曹家陂又溢而北流為二十四陂

其川榮雜注榮竟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洑為榮榮在榮

陽 地理志河東郡垣下云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

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榮陽北地中 水經

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沈水又東至温縣西

北為濟水又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

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榮陽縣北又東北至礫礪南東

出過榮澤北注引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

水鬪南洑為榮澤 潛邱劄記胡肅明問榮字說文

曰絕小水也何義余曰爾雅正絕流曰亂邢昺疏正

直也孫炎所謂橫渡是也濟水截河南過為榮故以

絕字解榮至小水二字則有唐高宗許敬宗問荅在

高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

何哉敬宗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

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此可以為其注腳

矣 案榮陽榮澤皆以榮得名但古皆作榮不作榮

與說文訓為榮滯絕小水者別說文云沈水出河東

東垣王屋山東為涉段氏據水經正之作河東垣東

以職方注東垣之東為衍字是也

其浸波澁注波讀為播禹貢曰榮播既都春秋傳曰楚

子除道梁澁營軍臨隨則澁宜屬荊州在此非也

逸周書榮作榮波作陂 鄭注尚書云今塞為平地

榮陽人猶謂其處為榮播飛鵬案禹貢榮波既豬史

記作播漢書作波閻若璩云馬鄭王本並作播 說

文澁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修涂梁澁段氏

注云許書於澁曰豫浸於澁曰荆浸蓋正經文之誤

與鄭說正同水經注曰澁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

灑西縣西又東南灑水入焉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

又南流注於澗澗入夏水方輿紀要曰今澁水出德

安府隨州西北二百里之栲栳山東南流至州北百

十里有魯城河流合焉至安貢鎮入澗水道提綱曰

漢水至漢川縣澗口塘北有澁澗諸水北自隨州南

流會德安府雲夢應城數縣水來注之源流長五百

餘里 案馬融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圃

營於南郊右臂三塗左枕嵩嶽面據衡陰背箕王屋

浸以波澁演以榮洛季長據職方為說蓋以波澁為

豫州浸也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云波水出歇馬嶺

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今在汝州魯山西北

飛鵬案魯山為漢魯陽在禹貢豫州之域

其畜宜六擾注六擾馬牛羊豕犬雞 孔晁注家所畜

曰擾

正東曰青州其澤數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在睢陽

案禹貢作孟豬史記夏本紀作明都詩譜作明豬正

義明音孟引禹貢作盟豬爾雅宋有孟諸注今在梁

周禮補注卷四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羊

國睢陽縣東北邵氏正義云此釋徐州之數也殷之
徐州於周為青州故職方青州其澤數曰望諸青州
浸夏豫州之地故禹貢豫州曰被孟豬元和郡縣志
孟諸澤在宋州虞城縣西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
諸澤孟望明盟諸豬皆聲之轉

其浸沂沭注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葢沭出東莞 地理

志泰山郡葢下云臨樂子山水經注沭水出葢沭水

所出西北至葢入池水經注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

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浸瑯琊郡東莞下云術水

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浸師古

曰術水即沭水也 說文沂下云水出東海費東西

周禮補注卷四

圭

入泗一曰沂水出泰山葢沭下云水出青州案出

有葢 水經沂水出泰山葢縣艾山南過瑯琊臨沂

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

南流又屈南過邳縣西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

邳縣西南入于泗沭水出瑯琊東莞縣西北山東南

過其縣東又東南過莒縣東又南過陽都縣東入於

沂

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注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

案盧維當是二水名維即禹貢維淄其道之維水經

云淄水出瑯琊其縣維山東北過東武縣西注云案

經脈志維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

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維水者即扶淇之水

也維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

瑯琊橫縣故山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

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

南有盧水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

入維則盧維二水本合也維淄在禹貢屬青州而周

之兗州實浸夏青州之地故山鎮曰岱山說文維下

云徐州浸徐當作兗班志於瑯琊郡橫下云故山久

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案淮即箕下云禹貢維

水北至昌都當作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

浸也康成破盧維字為雷雍引禹貢以證之葢見禹

周禮補注卷四

圭

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彼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

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釋

文出盧維字云上音雷下於恭反則亦以盧維為雷

雍矣賢其謹案趙氏一清亦以瑯琊之台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注嶽吳嶽也 鄭志周都

豐鎬故以吳嶽為西嶽詩崧高

其澤數曰弦蒲注弦蒲在沂 弦蒲逸周書作彊蒲

案地理志右扶風郡沂下云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沂

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據此則

弦蒲藪蓋因弦中谷蒲谷鄉得名段玉裁云宋本說

文作弦圃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注醫無閭在遼東 案郡國志遼東郡有無慮縣遼東屬國下無慮有醫無慮山錢大昕考異引其弟晦之之說曰安帝紀元初二年鮮卑圍無慮縣又攻夫犁營注云無慮屬遼東郡有醫無慮山既屬遼東不應重出此無慮當是夫犁之訛此有醫無慮山因為名夫犁縣名屬遼東屬國然則章懷所見本遼東屬國有夫犁無無慮也無慮句當移於遼東郡無慮之下飛鵬案職方作醫無閭楚詞作於微閭漢書作無慮皆聲之轉也

其澤藪曰獫狁注獫狁在長廣杜子春讀獫為奚 地理志琅邪郡長廣下云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

周禮補注卷四

五

壽

地幽州藪 元和志萊州昌陽縣奚養澤在縣西北四十里 寰宇記萊陽縣奚養澤地理志云長廣縣西有奚養澤長廣故城在今縣東五十里 案地理志元和志寰宇記皆作奚本杜子春說說文藪下云幽州奚養是許亦作奚段注云說文大部奚大腹也豕部豨豨生三月腹奚奚兒也杜蓋謂此藪名取大腹意不取豕意故易豨為奚

其浸滂時注滂出萊蕪時出般陽 地理志泰山郡萊蕪下云原山雷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寢千乘郡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幽州瀆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又東北過臨淄縣東

五合律子

又東過利縣東注云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為黑水時水屈而逕杜山北又西北逕西安縣故城南又北逕西安城西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東北入淄水 案地理志不云時水所出因時水東北逕博昌城北故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郡國志僅言博昌有時水引左傳乾時為證亦不詳其所出惟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道元必有所據後鄭云時出般陽般陽在地理志屬濟南郡在郡國志則屬齊國水經

周禮補注卷四

壽

注云時出齊城齊城蓋指臨淄而言臨淄本齊刺史治濟南郡與齊國皆在雒陽東般陽與齊城接壤故鄭注以為出齊城西北鄭注以為出般陽也

河內曰冀州 馬融云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釋文 韋昭注漢書云東西南北皆有河故曰河內其澤藪曰楊紆 呂氏春秋云秦之陽華高誘注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墜形訓云秦之陽紆高注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修務訓云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高注陽盱河蓋在秦也爾雅秦有陽陟郭璞注云今在扶風汧縣西洪氏亮吉云池陽漢屬馮翊初屬其故郭注與高誘異也淮南墜

形訓數止有九無周之焦護明焦護即楊紆也邵氏
爾雅正義云周禮冀州之數而爾雅屬於秦則楊陞
當在冀雍之間作在華陰者為近之楊陽同音華陞
紆叶音亦同其為一地無疑

其川漳注漳出長子 地理志上黨郡長子下云周史
辛甲所封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師古
曰長讀曰長短之長今俗為長幼之長非也

其浸汾潞注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潞逸周書作露梁
玉繩云呂氏春秋不屈篇士民罷潞注潞羸也與左
氏昭元年傳以露其體訓同是潞露古亦通用也

周禮補注卷四

靈

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上黨郡潞
下云故潞子國 說文汾下云水出太原晉陽山西
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潞下云冀州浸上黨有潞
縣 案班許皆不言潞水所出段玉裁云潞國以水
得名殆或然與

正北曰并州其澤數曰昭餘祁注昭餘祁在鄆 地理

志太原郡鄆下云九澤在北是為昭餘祁并州數

案徐錯說文繫傳作昭餘祁淮南子作燕之昭餘無

祁字 潛邱劄記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

里俗名鄆城泊

其川庫池嘔夷注庫池出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

地理志代郡鹵城下云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
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 李氏惇云胡氏
謂曰漢志代郡平舒縣注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
水即濕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

舒則大同之廣靈縣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祁夷水源
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
海經曰高是之山澗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

靈邱縣注云澗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
四十里并州川水經注曰澗水出代郡靈邱西北高
是山即嘔夷之水也蓋嘔澗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

周禮補注卷四

美

云水起北地靈邱東入河澗水即嘔夷水并州川也
其浸涑易注涑出廣昌易出故安 地理志代郡廣昌
下云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
靈涑郡故安下云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
并州涑水亦至范陽入涑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

服注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 逸周書畿作

圻孔晁注圻界也侯服爲王者斥侯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男任也任王事衛服爲王扞衛也蠻服用事差簡慢藩服屏四境也

王設其牧注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 孔晁注牧謂牧御天下之政教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注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孔晁注連率牧監各任能也

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瓜哨之瓜正之使不瓜邪離絕 禮說華離之地乖今作乖俗誤爲華說文乖背呂也象脇肋也玉篇乖部萃苦媧切萃邪者猶瓜邪云爾

周禮補注卷四

毛

周禮補注卷四

周禮補注卷五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旌德呂飛鵬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秋官司寇

蜡氏注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漢

讀攷說文虫部曰蜡蠅蛆也周禮蜡氏掌除齠肉部

曰胆蠅乳肉中也此注所蜡也當作所胆也謂蠅所

聚乳也

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為烜鄭司

農云當為烜漢讀攷今本經文作烜依注故書燬

為烜訂之知經文作燬故書作烜司農易烜為燬而

後鄭從之絕無烜字也燬讀如衛侯燬之燬者言其

周禮補注卷五

音義同耳說文徐鉉本燬字下列烜字云燬或從亘

徐錯本兩字不相屬火部之末出烜字云或與燬同

蓋許書本無烜字後人用誤本周禮偶記於火部末

而鉉因移附燬字下也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

狼扈道上干寶注今卒辟車之屬劉昭續漢志注案注周官作滌

氏

冥氏注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元謂冥方之冥

漢書儒林傳泰山冥都傳顏氏公羊春秋故顏氏

有筦冥之學案此即先鄭所本惠棟云夏本紀禹

姒姓後有冥氏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筦也

釋文曰冥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

翬氏注翬鳥翮也鄭司農云翬讀為翬翼之翬案說

文翬鳥之疆羽猛者此經翬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

之猛者以名官翬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翬翼

也或從氏作翬

雉氏注書雉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

農夫之務去草芟夷濫崇之又今俗閩謂麥下為夷

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雉讀如鬍小

兒頭之鬍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

燒雉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漢讀攷釋文曰雉

字或作雉此當云雉或作雉而倒亂之岳本云雉本

周禮補注卷五

作雉是也古音雉與夷音同左傳五雉夷民者以夷

釋雉楊雄賦辛雉即辛夷服虔曰雉夷聲相近司農

從作夷之本至鄭君從雉不從夷讀如鬍小兒頭之

鬍其釋夏日至而夷之曰以鈞鎌迫地芟之是即如

鬍小兒頭之說也案說文雉古文從弟作𠂔故後

鄭云雉讀為鬍雉氏職云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

作夏日至而雉之此可為雉夷相通之確證

碧族氏注鄭司農云碧讀為擿族讀為爵族之族謂巢

也元謂碧古字從石折聲說文碧上摘山巖空青

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碧族氏案賈疏云後

鄭意以石物等投擲為義是鄭與許同也漢讀攷云

折當作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誓為撻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

赤友氏注赤友猶言抹拔也主除蟲豸自理者 說文

引作魃鬼部云魃旱鬼也從鬼友聲周禮有赤魃氏

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為虐 案說文引詩解旱

鬼之義引此經赤魃氏別為一義故釋之曰除牆屋

之物也鄭注云赤友猶言抹拔疏云除去之也是鄭

注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說文手部抹裂也拔擢

也

蝮氏注鄭司農云蝮讀為蝮蝮屬書或為掌去蝮蝮元謂

故曰掌去蝮蝮蝮蝮屬書或為掌去蝮蝮元謂

周禮補注卷五

三

蝮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蝮乃短狐與案蝮

字從或得聲或蝮也故書蝮或有省作蝮者司農當

云蝮讀為蝮蝮蝮蝮也故下引月令以證如經本當作

蝮而可農讀蝮蝮蝮蝮則與下引月令之文不相

應矣後鄭分別蝮蝮此增足先鄭義非破先鄭也然

賈疏云先鄭讀蝮為蝮案說文蝮短狐也似鼈三足

以氣射害人蝮蝮又從國是以蝮與蝮為一物鄭君

則謂蝮今御所食蛙蝮乃短狐蓋別蝮與蝮為二物

矣漢制攷引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鼈以證今

御所食蛙即此鼈也

銜枚氏注銜枚止言語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

縵結於項 案大司馬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縵結項

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義與此同顏師古注漢書

高帝紀引作縵結於項云縵者結礙也絜繞也為結

紐而繞項也毛詩勿士行枚傳云枚微也胡氏承琪

後箋云枚微者蓋訓枚為微也說文無縵字支部鞞

戾也玉篇縵乖戾也合言之則為鞞儻廣雅釋訓鞞

儻乖刺也又作緯縵離騷忽緯縵其難遷王注緯縵

乖戾也又作微媼馬融廣成頌微媼奕別驚分奔

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

意行枚者謂衡微微取微媼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微

止也枚所以止言語謹者故亦可訓微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 禮記檀弓陳太宰

誣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注行人官

名 左傳襄公四年韓宣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注行

人通使之官 國語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

以節逆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 案春秋諸國皆

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

事不得比於天子也國語注以行理為小行人者據

此經小行人職掌賓客言之其實行理與行人一也

環人注環猶圍也 案周官環人有二夏官環人注云

環猶卻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

之義

象得 千寶注今鴻臚 續漢志大鴻臚卿一

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

大司寇職詰四方 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

尚書周官疏

注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耗荒羣經音辨

作耗荒北宋釋文同今本釋文作旄荒漢刑法志作

眊荒今本呂刑作耄荒 案鄭君太宰職注亦引呂

刑語較今本多詳字

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漢刑法志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

邦用中典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

也

周禮補注卷五

五

以圜土聚教罷民注圜土獄城也 駁異義云獄者塉

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詩行露鄭注司

圜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

也

入束矢于朝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案詩

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為束淮南汜論篇曰訟而不

勝者出一束箭高誘注箭十二為束也云五十矢為

束者蓋本荀子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為說也云箭

十二為束者據射義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為說也與

此注異

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

決事比也 晉志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

篇 惠氏古義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

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約邦賊以下八

事實疏以為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

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

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邊民

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

為率故先鄭引以為證

大軍旅洩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

書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日知錄孔安國云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

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

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

道意古人以社為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

國之社則士師為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

授兵殺稀飲其血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

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

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趨注故書趨作避杜子春云避當

為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趨止行也 漢讀文趨今

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皆轉

周禮補注卷五

六

寫失其正也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爲辟鄭君從今書作趕飛鵬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辟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詢立君注謂無冢適選於庶也昭二十六年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何休以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之曰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太卜疏

議親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

先請續漢書百官志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議能之辟說文罷遣有臯也從岡能言有賢能而入岡而貫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惠氏古義引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賊多非正受鞠就刑竟以不先請

周禮補注卷五

七

免官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則也案疏云墨劓施於面故爲上服宮則施於下體故爲下服是以人身之上下分上下服非也尙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蓋以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之曰下服是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下刑也上服下服當以罪之重輕爲上下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惠氏禮說上服下服服讀爲附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下附謂小比上附謂大比所謂上下比臯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

周禮補注卷五

八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執令吾下至令尉奉引矣惠氏古義引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馮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孟冬祀司民通典載開元禮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坵以西爲上設司中司命司

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獻司人祝
文曰星紀已周兆庶甯阜備茲蠲吉永薦馨香飛鵬
案司人即司民避太宗諱改祀司民於立冬後遵周
典也祝之曰兆庶甯阜重民也

士師職四曰野禁注野有田律 呂氏春秋上農篇庶
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眾農不上閭不
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
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
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圃量力不足不敢
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買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
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交修纆

周禮補注卷五

九

網置學不敢出於門置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
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穆案墨
沒

以比追胥之事注胥讀如宿偕之偕偕謂司搏盜賊也

漢讀攷司搏與伺搏同漢人多以司爲伺以搏爲

捕小司徒注作伺捕

邦洵注鄭司農云洵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洵者斟酌

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刻探尙書事 惠氏古義詩

正義云洵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洵公羊僖八

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

作洵是洵爲挹取之義沈約曰寫書謂之刺漢制不

得刺尙書是也後漢書楊倫傳尙書奏倫探知密事
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爲丹楊太守坐從兄
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尙書演法車徵蓋漢律有此
條故鄭據以爲說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辯當爲貶聲之誤也

鄭注玉藻立容辯卑云辯讀爲貶

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

如今劾矣 服虔注左傳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

左傳疏漢世名斷獄爲劾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鄉士爲

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漢

周禮補注卷五

十

讀攷督郵官名也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

攝之見廣韻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爲三公導若鄉士爲

三公導也

方士以時修其縣灋注縣法縣師之職也 禮箋稍人

治公邑邱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輩釐以

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

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方士掌都家不

當修縣師之法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

刑罰書而縣於門閭方士以時修之所謂修其縣法

如此

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如今郡國亦時遣

主者吏詣廷尉議者 惠氏古義案此請讞之法當
在漢興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漢
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
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云
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
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連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
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
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清曰移
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
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

周禮補注卷五

十一

襄借上疏曰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
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蓋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
稍弛矣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注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
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
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
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柶弓曰魯莊公之喪
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
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
觀與今之宮門同閭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
郊特牲譏釋於庫門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

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
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
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 干寶注禮司徒
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
存者 劉昭續漢志注 飛鵬案地官冢人注亦引漢法如此

義宗周禮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中朝
三曰內朝其中朝之名或內或外若據外朝而言謂
之內朝故鄭注文王世子云諸侯外朝一內朝二是
也三朝之最外爲外朝是決獄聽訟之朝也中朝者
人君旦夕視政見卿大夫之朝也所謂辨色而入者
在此朝也內朝者路寢也人君視政退而居於此待

周禮補注卷五

十一

諸侯之復逆也視卿大夫退然後適燕寢所謂大夫
夙退無使君勞在此朝也諸侯三朝路寢爲內朝中
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應門之外天子皋門內有外
朝面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近庫門則有三府九寺
庫門之內則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亦
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門雉門內有百官宿衛
省也應門之內有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是九卿治
事之處故攷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朝畢則入
而治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
而聽之飛鵬案鄭君注小司寇云外朝朝在雉門之
外者也疏云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此注

云外朝在庫門外泉門內是小司寇所掌之外朝與朝士所掌之外朝一也崔氏既云泉門內有外朝面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又云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是以泉門內之外朝為朝士所掌之外朝又以兩觀外詢事之朝為小司寇所掌之外朝一外朝也而分為二蓋由誤會康成小司寇注故也此疏云後鄭引小宗伯者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若然則社稷宗廟之間豈復有詢事之朝乎

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司農云

周禮補注卷五

三

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惠氏古義鄧展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今時加責取息坐臧 惠氏古義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般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司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徐幹中論洽平在

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言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刑罰罪五百 賀述禮統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

刑罪五百注刑斷足也周改贖作刑 鄭駁異義皋陶改贖為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為刑 公羊襄二陳氏疏證云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贖作

周禮補注卷五

商

刑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二周改刑為刑則審矣今文尚書贖呂刑以贖為刑失之贖者白虎通云脫其贖也刑說文作跽跽也跽斷足也是贖與刑異法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 疏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 惠氏古義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肉刑而宮刑猶在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刑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龜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

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注鄭司農云幼弱老旻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漢書刑法志孝景後三年詔曰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須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曰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七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旻之人

司約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于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注言我將行君

周禮補注卷五

五

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

小約劑書于丹圖注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

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孔穎達疏近

世魏律緣坐配設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

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說文系部絳

籀文緇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據此則丹書

爲丹緇矣惠士奇引或說云丹圖者丹緇也

司盟北面詔明神注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

觀禮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

川邱陵於西門外注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

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曠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案鄭君不云天地之神而云日月山川者觀禮注云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故以日月山川等解方明之神

職金楊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藥 漢

讀考說文木部楊字下曰楊藥也然則楊藥漢時語

說文無藥篆者漢時俗字也藥卽著之俗字上文云

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是也飛鵬案玉篇木部藥字

下云楊也集韻藥下引博雅云杙也

用金石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棹之屬 釋文雷劉音

周禮補注卷五

六

誅沈云當爲礪郎對反棹宅耕反本又作杙 漢讀

攷棹說文作杙杙也從木丁聲唐初釋元應曰敞敦

杙杙四形同丈衡切今本釋文訛作棹集韻收棹入

十三耕誤也 案集韻出杙字云中莖切伐木聲又

出杙杙敦杙敦五字云除耕切說文杙也或作杙敦

杙敦疑元應所云敞敦杙杙爲敦之誤集韻收杙

入耕韻與釋文杙宅耕反正合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注鄭司農云

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

者男女同名 惠氏古義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

爲奴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隸面說

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制本無
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
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 漢制攷史記索隱云夏
家王畿內名縣內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
司園任之以事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罰作矣 漢制攷
史記馮唐傳雲中寺守魏尙削其爵罰作之

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
織剝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官刑 鄭駁異義云凡有
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
云刑不上大夫 曲禮疏

周禮補注卷五

七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惠氏
古義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
得而輒辜磔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成文云暴
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莢鄭讀
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

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
虧體者也 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
城旦春飛鵬案此司農所據

司隸帥其民而搏盜賊注民五隸之民也 士喪禮下
篇曰隸人溷厠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疏
知隸人罪人者案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

隸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
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 案既夕注專
以隸人為罪隸不及四翟之隸胡氏匡衷云周禮五
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共
役事者也鄭注序官貉隸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為
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蓋統五隸而言也

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徻 詩黍苗我車我牛箋云營
謝轉餽之役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疏既云將車者
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
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

周禮補注卷五

六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荀子王制篇修採清
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資旅安而貨賄
通治市之事也注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
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
周禮制

蜡氏掌除飢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
禽獸之骨皆是 說文飢鳥獸殘骨曰飢飢可惡也
或從肉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荀子王制篇修採清
注採謂採去其穢清謂竹之潔清皆謂除道路穢惡
也周禮蜡氏掌除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雍氏春令為阱獲注阱穿地為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

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
鄂於其中 惠士奇曰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
得虎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為柞鄂魯語云設奔
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蹊以蹊獸足飛鵬
案說文网部云翼网也從网巽聲或從足巽逸周書
曰不卵不蹊以成鳥獸翼者蹊獸足故從足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案
疏云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以戊為戌之誤也漢
制攷引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
漢書儀晝漏盡夜漏起宵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

周禮補注卷五

五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臥內戶外鼓五
止宮中衛官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徹直符行
衛士周廬擊木柝唯呼備火漢讀攷引九經三傳沿
革例曰各本作甲乙至戊獨蜀本作戊據此則疏因
傳寫之訛而釋以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其實非
也宜從蜀本訂正

以詔夜士 干寶注今都候之屬 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左

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注夫
遂陽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淮南子陽
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許慎注

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高誘注陽燧
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
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令熱月
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 惠
士奇云高堂隆謂陽符取水名曰水火之
鏡干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
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又曰司烜之
烜一作燥一作焮燥為楚語焮乃齊言燥讀為貨焮
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焮毛詩作燬然則燥焮燬烜皆
通矣

周禮補注卷五

五

邦若屋誅注屋讀如其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
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漢讀攷周易釋文曰渥鄭作
劇音屋賈公彥云鄭義以為餽美饌鼎三足三公象
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
之釋劇鄭所傳費氏易實作劇故此注周禮易屋為
劇釋劇為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飛鵬案晁氏古
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頰為劇與鄭義異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
為也 續漢書志大使車立乘駕馴從伍百璫弩十
二人辟車四人
誓馭曰車轅注車轅謂車裂也 說文轅車裂人也
惠士奇曰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轅高渠彌於首止宣

十一年楚莊轅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轅之以徇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轅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也子南得罪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轅之不獨殺君之賊矣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注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 案互卽柎柎之柎說文云柎行馬也惠士奇引說文云迦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

周禮補注卷五

三

冥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注鄭司農云備謂搔也 釋文搔音爪 惠士奇曰備讀若采說文采

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番下云獸足謂之番從采田象其掌采訛爲備聲之誤也

鷩氏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 惠士奇曰絹當作纒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兼可羅鳥太元曰揮其學絕其

縞西京賦所謂冒羅縞結者卽此飛鵬案說文网部無縞字縞卽縞也 雉氏夏至而夷之注夷之以鉤鑣迫地芟之也 漢讀攷經注雉之今本皆作夷之非是司農從夷鄭君從雉司農本作夷氏夏日至而夷之鄭君本作雉氏夏日至而雉之月令燒雉行水注引夏日至而雉之

爲證其明驗也禮記正義引夏日至而夷之又引皇氏曰夷音雉是皇侃時字雖誤而音不誤勝於陸德明矣

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 釋文繩音孕 惠氏古義

云繩當爲繩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銷弃注云繩古孕字大元馴首曰繩其膏人一月而膏繩與

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尙書以繩爲孕飛鵬案廣韻云繩孕也訓其義曰孕不以繩爲卽孕

字集韻則繩孕並出云妊也或作孕 紹基案說文繩之大腹者鄭君訓含實陸氏音孕得古六書意矣

周禮補注卷五

三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序官雉氏注月令

曰燒雉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

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月令注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

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是先火後水謂萊地也稻人注先水後火謂澤地也雉氏注先火後水與月令同蓋亦主萊地而言

翦氏以莽草熏之注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惠士奇曰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蕘山有木狀如棠而赤口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為芒語有輕重耳郝懿行注中山經云芒又通作蔞水經夷水注云邨人以蔞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飛鵬案據此則能毒魚者亦或能殺蟲也

赤及氏除其狸蟲注狸蟲廬肌蛛之屬 惠士奇曰廣

雅負蟻廬也蛛蝮蝮蛛也本草廬名土鼈博物志曰

蛛蝮溺人景隨所著生瘡廬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

曰治以莎衣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高誘

注曹布燒以傅蝮蛛瘡則愈蝮蛛即肌蛛也陸佃埤

雅廬逢申日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蛛蝮遺溺

周禮補注卷五

稽聖賦所謂蛛旋於影蛾射於光氣感使然莫或知之矣

亞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杜

子春云梓當為樺樺讀為枯枯榆木名 爾雅釋木

無姑其實夷郭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

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蕪 顏師古急就章

注蕪蕪無姑之實無姑一名樺榆 惠士奇曰實者

為無姑不實者為牡樺猶牡鞠之不花者也易枯楊

康成讀枯為姑蓋枯即樺之省 案掌戮注辜之言

枯也則枯樺為同音通用字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馬融傳國中天鳥梟鳴惡聲

之鳥也覽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馬

融傳獸虎狼嗥鳴也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

月蝕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覽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為函 惠氏古義咸與函通

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滅滅猶涵也司馬

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

書天文志開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

其王之齒杖注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

今時亦命之為王杖 校勘記云盧文弨曰續漢禮

儀志作玉杖玉字恐訛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

者榮所賜也又云按玉字是也禮儀志養老條中三

周禮補注卷五

老冠進賢扶玉杖即此也作王杖不辭杖飾以鳩鳩

以玉為之故曰玉杖飛鵬案前說是也先鄭云今時

亦命之為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

命受杖者故曰王杖王充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御

覽杖部引續漢書曰孟秋之月按戶比民年七十者

授之以王杖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則王杖玉

杖判然矣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注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

高下 惠士奇曰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

言請舉也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馬融傳國中天鳥梟鳴惡聲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馬融傳國中天鳥梟鳴惡聲

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秋觀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以行黜陟告聽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總宜退受刑右肉袒非請辜而何詩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此觀禮請辜之詞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 惠士

奇曰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問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

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為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

周禮補注卷五

美

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案周官 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

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

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

為再朝之會殷同為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

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三歲而

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為叔向言

王制而游吉言霸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

矣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

禮說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

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王制疏

立當車軹注鄭司農云車軹軹也 漢讀攷云此注當

云車軹軹也乃合大馭注云軹謂兩軹也少儀注云

軌與軹於事同謂軹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考工記參

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之軹

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 惠

士奇曰前疾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

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草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

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相相似易亂故前侯訛

為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

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軌云軌車軹前也音範

周禮補注卷五

美

詩小戎陰軹毛傳云陰揜軹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

車前陰映此軹故謂之陰考工記軹前十尺謂軹前

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

注訓為胡以其在軹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

也皆前軹之名揜軹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

為軹當依說文定作軹則前衡後軹而軹在其間

出入三積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

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待云三積與例似錯

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

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疏本

其他皆視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

孤執皮帛所尊眾多下云其他眠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覲也本疏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注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十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

周禮補注卷五

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已外皆然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飛鵬案詩正義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面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

分之使當秋覲據此則鄭此注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亦從賈說與馬異義秋官疏所稱馬氏義與賈景伯之說無別恐非不若孔疏之明晰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王巡狩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義

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爲南嶽周氏霍山爲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有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固不必及此知每至一嶽卽歸斯義

周禮補注卷五

爲長也通典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無故則巡狩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據此則巡狩與殷國有別殷國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者皆平時見王之禮故曰如平時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彼疏云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正釋其義與此疏云分四方各隨

凡諸侯之邦交鄭駁異義曰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同親疏之數王制疏

殷相聘也注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服虔注左傳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修盛聘之禮

也

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修盛聘之禮

小行人秋獻功注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盧

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劉昭續漢志注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

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

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

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

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

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類聘亦

如之 案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琮八

寸諸侯以享夫人知五等諸侯享天子皆用璧享后

周禮補注卷五

琥

皆用琮諸侯自相享則用珠璧琮鄭云用圭璋者二

王之後又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禮無明文蓋以

禮意推之也因諸侯之享天子享后用璧琮而上推

之故曰二王之後用圭璋因子男之享天子享后亦

用璧琮而下推之故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然攷

之禮器琥璜節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

將幣也疏云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

時則有幣將送酬幣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曰琥璜

爵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

伯子男以璜也據此則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皆

有琥璜以將幣幣蓋即繡黼之屬惠士奇云終南諸

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命諸侯曰元衮及黼此

王賜繡黼之文 禮經釋例諸侯使人於卿大夫皆

束帛如周禮孤之摯蓋盛其禮加於卿一等聘禮郊

勞歸饗餼問卿及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皆是也私覲

及面卿皆用束錦者奉其君命而來不同於自相見

故不用其摯如羔雁而用束錦下束帛一等也蓋束

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

帛一等也飛鵬案此則帛與錦判然若如禮說所據

士昏禮注古文錦皆作帛而云古錦帛通故不曰錦

而皆曰帛則是帛與錦無殊此經何必別言之曰璧

以帛琮以錦乎竊謂帛與錦當亦從散文則通對文

周禮補注卷五

三

則異之例

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

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 聘禮卿為上擯

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注擯為主國之

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

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

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

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

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於是

時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

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

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飛鵬案聘禮謂諸侯之於聘賓則旅擯也此經云諸公相為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

交擯注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

覲禮齊夫承命

告于天子注齊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

周禮補注卷五

三

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

聘禮擯者出請事注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

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而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

反而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張爾岐曰諸侯

朝天子受享於廟或諸侯自相朝則擯受命而出遞

傳於介介傳於賓介又受賓之辭遞傳於擯擯又傳

而入謂之交擯此介紹傳命法也

賓亦如之注賓當為僎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

敵者曰僎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謂此朝禮畢僎賓也 禮經釋例凡賓主人行禮畢

主人待賓用禮則謂之禮不用禮則謂之僎聘禮聘

享禮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擯者入告出辭注客有以待之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

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如聘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

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

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

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

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

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

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撮坐啐醴公用束帛

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

周禮補注卷五

三

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

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

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主國之君禮賓也

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畢聘賓出迎勞者注欲勞者禮

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僎勞者勞

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又夫

人使下大夫勞僎之如初又歸饗餼畢出迎大夫注

出迎欲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如歸饗賓升一等

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

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

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又下大夫歸上介饗餼饋之
 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饋之乘馬束
 錦上介饋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饋主國之使
 者也觀禮郊勞畢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
 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侯氏用束帛乘馬饋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
 幣使者降以左驂出又天子賜舍畢饋之束帛乘馬
 又賜侯氏車服畢饋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
 馬賓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饋天子之使者也皆不
 用禮經例之分明如此飛鵬案此注云上於下曰禮
 敵者曰饋蓋以上文凡諸公相為賓故云敵者曰饋

周禮補注卷五

禮

引禮器灌用鬱鬯謂饋賓也則用鬱鬯不用禮大行
 人注亦曰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與禮經異義
 賓使者如初之儀注賓當為饋勞用束帛饋用束錦
 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廬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
 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
 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
 致命疏云賓在館如主人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
 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此使者勞賓用束
 帛之證也又云出迎勞者出也勞者禮辭賓揖先
 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饋勞者勞者再拜稽
 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此聘賓饋使者用束錦之證也

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
 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
 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
 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
 甚勞 惠氏古義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
 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
 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
 為多文辭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
 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
 據也

周禮補注卷五

禮

致饗餼如勞之禮 按上云云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
 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注登聽命賓登堂也疏云
 下拜登受者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此言如勞之
 禮則致饗餼亦下拜登受禮經釋例曰聘禮歸饗餼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即司儀所云下
 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即司儀所云
 登受也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使
 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
 夷則行夫主為之介元謂夷發聲 惠氏古義案此
 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

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為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平魯國皆訓為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為之介劉氏音焉為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掌客簋十簋十有二注簋稻梁器也簋黍稷器也禮

經釋例曰聘禮歸饗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

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

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聘禮歸饗

餼堂上兩簋梁在北注簋不次簋者梁稻加也西夾兩簋梁在西

東夾亦公食大夫設加饌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

周禮補注卷五

證

涪西又云宰夫膳稻于梁西又云賓坐席末取梁即

稻祭于醬涪間又云賓北面自間坐注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左

擁簋梁右執涪以降公食大夫記簋有蓋注稻梁

將食乃設去會于房蓋以冪是盛稻梁之器謂之簋

也士盛黍稷之器亦有用簋者特牲祭畢餽佐食分

簋注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

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是也飛鵬案鄭此注據禮經

而言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簋黍稷圓器也蓋散文

則通

掌訝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注待事于客通其

所求索案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經

及注為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據此記則諸侯之待事于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為之此經所謂待事於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

凡賓客卿有大夫訝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

賓客于館之訝聘禮厥明訝賓於館注此訝下大

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案周禮有掌訝

中士八人為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記云卿大

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

周禮補注卷五

証

訝也

周禮補注卷五

周禮補注卷六

旌德呂飛鵬學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冬官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司空監百工者唐虞已上

曰共工 鄭注堯典伯禹作司空云初堯冬官為共

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

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本疏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

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

北堂公書鈔

秦無廬注廬讀為廬謂矛戟柄竹櫜秘 釋文廬本或

周禮補注卷六

作簠 案說文云簠積竹牙戟矜也則釋文所引或

本與許說合說文又云積積竹杖也一日穿也則此

疏釋櫜謂柄之入釜處是即許氏所謂穿也

注或曰摩鑄之器 校勘記說文鑄作鑄 案說文云

鑄錯銅鐵也

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作舟 惠

氏古義隸法周作用又作舟舟作舟或作舟字本相

類詩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

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為舟又

以為井董廣川以為朱鮪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瑩

王釋亦引詩為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

四十二字則舟即為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詩以舟為周考工以周為舟義並通

鵲鴒不踰濟注鵲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鵲鴒來

巢傳曰善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

之 疏左氏傳作鵲鴒公羊傳作鵲鴒此經注皆作

鵲字與左氏同 異義公羊以為鵲鴒夷狄之鳥穴

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

穀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

為鵲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鄭駁之云

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

至則言來鵲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

周禮補注卷六

昭公將去魯國本疏飛鵬案駁異義之說與先鄭此注

義同 陳氏異義疏證左傳音義鵲其俱反嵇康音

權本又作鵲公羊傳作鵲音權鵲音欲穀梁音義鵲

本又作鵲音權左氏作鵲公羊作鵲公羊音義鵲音

權左氏作鵲周禮音義作鵲云鵲徐劉音權公羊傳

同本又作鵲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鵲鴒來巢傳

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也何休解詁曰鵲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

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鵲鴒猶權欲則鵲讀如

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

鵲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

禮音稀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
鸛者非古本也而賈疏攷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鸛字
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
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

舛胡之筈注筈矢幹也再貢荊州貢標幹栝柏及箇籥
栝故書筈爲筈杜子春云筈當爲筈筈讀爲橐謂箭
橐 釋文栝音栝尙書作栝飛鵬案釋文出栝字云
音栝知此注本作栝不作栝 臧琳云鄉射禮阼階
下之東南堂前三筈注筈矢幹也大射儀北一筈注
筈矢幹釋文三筈劉古老反劉音與杜讀同天人爲
矢以其筈厚注筈讀爲橐蓋古文借筈爲橐夏官有

周禮補注卷六

三

橐人鄭司農云橐讀爲芻橐之橐箭幹謂之橐此官
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橐人說文木部橐栝也栝卽肅
慎氏貢栝矢之栝竹部無箭字然則箭本作橐矣杜
云箭當爲奇者以箭奇形相近下又有以其箭厚凡
相箭之文也 漢讀攷注中箭字今本皆作箭唐石
經經文作舛胡之箭蓋依故書可以正注中箭字之
誤

石有時以泐注鄭司農云泐謂石解散也 說文泐水
石之理也从水从叀禮曰石有時而泐徐鍇曰言
石因其脈理而裂也

刮摩之工五注故書謂作抗鄭司農云抗摩之工謂玉

工也抗讀爲刮其事亦是也 臧琳云說文手部無
抗字惟刀部有剗字云剗也从刀元聲一曰齊也禮
當用此字司農讀抗爲刮意則相近然未免失其本
文檀弓華而晬注說者以晬爲刮節目字或爲刮正
義曰說禮者說此晬爲刮削木之節目使其晬然
好摩刮節目正齊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晬或
作抗也飛鵬案元完古音同部抗剗晬當爲通用字
故書作抗司農讀爲刮易其字也後鄭從司農作刮
正與檀弓注晬或爲刮之義合檀弓注引說者蓋卽
馬融盧植等義也

周禮補注卷六

四

搏埴之工二注搏之言拍也 釋文搏李音團劉音博
戴震考工記圖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邇爲訓
拍古音滂各反釋名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搏
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 案天官
醢人豚拍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亦取音之
相近爲讀與此注義同 釋文戴氏之言辭矣然此經
延得聲則博當從
專得聲讀作團也

攻皮之工函鮑鞞鞞表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
書或爲鞞鞞讀爲麻運之運 釋文鞞劉音運本或
作鞞 說文革部鞞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
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卽鮑也鞞攻皮治鼓工也从
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鞞 案祭統作鞞鞞者甲

東之賤者也注輝周禮作鞞謂鞞磔皮革之官也
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注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
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 案春官
眠瞭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鞞愷獻亦如之注杜子春
云鞞讀為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
戚據此則戚速皆有疾義

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鞞焉四
尺也注此軹與鞞并七寸 江氏永云軹方徑二寸
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軹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
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鞞度之鞞
之圍徑無正文軹人當兔之圍居軹長十之一方徑

周禮補注卷六

五

三寸六分軹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圍與當兔等可
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鞞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
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軌七分
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軹出鞞上者約一寸
二分總高七寸也算加軹與鞞之七寸當從軹算起
蓋軹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軹
齊平故知軹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
者因軹以見也四庫全書提要云說文曰輶車伏兔
下革也則是伏兔針轂之處尚有革承其間承算伏
兔距轂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
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 程氏瑤田云當兔徑

四寸八分軹半徑二寸二分和之崇七寸軹徑二寸
七分半鞞即伏兔高四寸二分半和之崇七寸轂半
徑高出伏兔函軹半規之上且十而拚乎軹外賢基
謹案

程氏此說蓋謂轂內
端不能納入輿下

注鄭司農云軹車也元謂軹轂末也 戴氏補注轂末
之軹故書本作軹从車开聲讀如簪并之并轂末出
輪外似并出髮外也軹字見大馭注杜子春改為軹
又云轂末小釭謂之軹今作軹與軹內之軹溷淆非
也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故書軹為軹杜子春云軹
當作軹軹謂兩軹也或讀軹為簪并之并少儀祭左
右軌范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

周禮補注卷六

六

同賢基謂案車而義作
謂軹頭也案少儀之左右軌
事應讀事同為句 謂軹頭也案少儀之左右軌
即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軹譌而為軌軌軹二字少見
非改為軹即譌為軌軹從車开聲讀如并轂末也軹
從車几聲讀如范式前也軌從車九聲古音居西反
今音居洧反車微也軹從車只聲讀如只軹內也軹
問六尺六寸軌八尺軹相去丈一尺六寸兩軹又在
軹外轂末為軹軹末為軹軹則兼軹祭左右軹則
兼軹不可以軹末之軹為軹名之宜辨者也賢基謹
案說文
軹中軹小穿也說文謂輪當作轂輸人職曰五分
其軹之長去二以為軹夫三以為軹司農云軹小穿
也軹為車轂小穿故軹君以軹為轂末也說文又云
軹中軹也或从軹作軹是謂軹亦不以軹為軹矣
軹到軹也蓋謂軹為軹義同先鄭

輪人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注鄭司農云牙謂輪輻也世間或謂之罔書或作輻牙說文作枒木部枒木也从木牙聲一曰車輞會也車部輻車罔也今本作車輞誤阮氏元曰輞非一木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為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字加木作枒蓋枒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枒餘義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注掣織殺小貌也鄭司農云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說文手部掣人臂兒从手削聲周禮曰輻欲其掣徐鍇曰人臂稍長織好也程氏殺輻之易直似之也漢讀攷司馬相如上林賦說

樹木云紛容蕭漢書文選皆作紛洛蕭案前案與櫛樛同蕭森二音郭璞曰紛洛蕭枝疎擢也鄭司農所偁作掣參音義與郭同謂輻之織長略如枝條疎擢

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注眼出大貌也幬幔轂之革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眼說文作輓車部輓轂齊等兒从車昆聲周禮曰望其轂欲其輓飛鵬案先鄭讀眼如限切之限即說文齊等之義漢讀攷說文眼目也鄭意目部睽睽睥睨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出

大兒訓眼

周禮補注卷六

七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為爪鄭司農云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謂輪輦也元謂輪雖輦爪牙必正也

戴氏補注輻上端入轂中用正柄下端入牙中用偏柄令牙外出不與輻股散參值是為綆綆之言偏

輦也蚤正謂眾輻齊平雖有綆之減綆參分三蚤皆均正也段玉裁云輦謂偏僻漢人語也與輦字絕異

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注齒謂輻入轂中者也齒與爪不相侷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匡枉也案齟說文作齟云齒齟也齒齟則侷戾匡說

文作輗車部輗車戾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說文木部棻槎識也

周禮補注卷六

八

从木沃聲本夏書曰隨山棗木徐鍇曰槎識謂隨所行林木衰斫其枝為道表朱本識也飛鵬案刻識之義與槎識同

則轂雖敝不斮注鄭司農云斮當作耗元謂斮斮暴陰柔後必撓滅幬革暴起漢讀攷說文艸部云斮艸

見此斮之本義下引周禮轂斮不斮此說其假借也大而短則擊注鄭司農云擊讀為擊謂輻危擊也案

說文出部輗下云輗輗不安也易曰輗輗徐鍇曰物不安則出不在也先鄭讀輗為輗訓危輗即此義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阮氏曰牙圍者乃輗牙周匝之大圍圍牙

圍者乃輗牙周匝之大圍圍牙

圍一尺一寸即牙大圍面寬一尺一寸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 案阮氏云牙圍一尺一寸即牙大圍而寬一尺一寸蓋專指一面之寬而言非兼內外計故以鄭注為誤又謂牙厚存於綆數之中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小車綆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可知說詳車制圖解程氏瑤田則云牙廣與厚並為二寸七分半是以圍四徑一之法計之也

周禮補注卷六

九

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謂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 阮氏曰六尺有六寸之輪除去牙上下兩面不漆之三寸六分六釐六豪椁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豪又中誦之即為轂長是轂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此兵車之轂至長者也故司馬遷曰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記曰以其長為之圍是轂長即轂圍也 賢基謹案程氏瑤田云六尺六寸七分半不漆其踐地者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除踐地一面二寸七分半則內外不漆者各四分五釐八豪三絲三不盡除其牙之不漆者從漆內誦之得三尺二寸五分四釐一豪六絲六不盡是為轂長之度蓋本鄭注內外為說而數亦不符

以其圍之防指其數注消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

云數讀為蜂數之數謂轂空壺中也元謂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箭者也蜂數者猶言趨也數者眾輻之所趨也 阮氏曰數說文作操解曰車轂中空也急就篇作輻數操輻聲之轉也數為中空之物故量亦名之聘禮記十六斗曰數是也先後鄭氏並以數為轂中空但司農讀數為蜂數之數康成訓為眾輻所趨皆指轂外建輻之鑿為言非轂中空之謂矣又康成訓防為參分之一以圍防為數圍誤元案防當依說文作柶木理也今從阜作防字相假借記曰以其圍之防指其數者此言順轂木中直理

周禮補注卷六

十

除去轂中心木而為數非言其圍也 賢基謹案程氏注仍為什一以解轂圍之防為三寸二分五釐一豪一絲六忽六不盡取三寸成數以為輻鑿之深謂之指其數釋數字與先後鄭同釋防字與後鄭異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法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 阮氏曰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也此圍不過大轂厚亦不易破矣其論去二為去一者記文偶有缺筆耳理無可疑 賢基謹案鄭注計賢之徑故二阮氏則計賢之圍故云五分去二其圍一尺七寸六分若然則軹圍當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二絲

程氏瑤田云為賢為軹出數於其轂長知為飾轂之法飾之者即下記所謂象之膠之筋之疇之事五分之而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去一去三之間虛其一分不飾以待置輻而已賢古作馭馭之言堅也釋名轂塙也體堅塙也義亦如是軹本當為軹詩云約軹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軹軹在轂置輻處之外明矣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 程氏瑤田云車人大車輻廣三寸柏車羊車不見輻廣亦三寸可知然則輪無大小輻廣不得過三寸亦不得不及三寸

周禮補注卷六

輪人所造之車轂圍較小於車人之三車其輻廣豈反加大之乎

故竝其輻廣以為之弱注弱菑也 戴氏補注輻廣不得過三寸輻厚一寸奇菑厚蓋大半寸 三分之二為大一為少

漸殺至端不得過三分寸之一鄭用牧曰量其鑿深以為輻廣竝其輻廣以為之弱自與鑿深相應反覆言之爾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殺衰小之也 惠氏古義殺猶衰也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 阮氏日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轂半徑求得輻長一尺七寸三

分三釐一豪 辭彙未入算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即轂也推得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輻股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賢基謹案程氏瑤田亦以所殺者為轂惟江氏藩指為股圍恐非

亦弗之濂也注鄭司農云濂讀為黏謂泥不黏著輻也說文云濂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从水兼聲晁以道校說文云唐本日薄冰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濂也或从濂飛鵬案說文二義與此經無涉惟淹之訓尚可通漢讀攷云鄭君注易為其慊於陽也慊讀為羣公濂之濂濂濂也稌訓與黏近大鄭易濂為黏聲類同也

周禮補注卷六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散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散謂近牙者也 阮氏曰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

楸圍圍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散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程氏瑤田云股圍八寸散圍五寸三分三不盡

牙得則無藥而固注鄭司農云藥楸也蜀人言楸曰藥元謂藥讀如涅從木藥省聲 漢讀攷楸說文作楔

蜀人言楸曰藥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證經之藥謂楔也大鄭未說藥讀何音故擬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藥省聲者蓋以正說文楸字下云執聲之未密楸訓木相摩又經傳多假藥為臬又本職注用為危藥楔之訓僅見於此楸葉鈔釋文及彙韻皆從木

六尺有六寸之輪，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阮氏曰：記意以為纆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即不固矣。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豪，內一分與輻蚤曲刻處相齊，中一分為蚤鑿外一分當輻股殺處，是曰纆也。纆寬六分六釐六豪也。大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纆數居牙厚參分之一。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纆寸則纆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纆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互見也。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案說文引此經，揉作燂，廉作燂，火部。燂，火燂車網絕也。周禮曰：燂牙外不廉。

周禮補注卷六

五

萬之以眠其匡也。注：等為萬，夔以運輪上輪中萬，夔則不匡刺也。戴氏補注：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夔二者其狀彷彿，故方俗同稱。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首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攷工記圖：凡句股各自乘，并之為弦實，弦自乘，減句自乘，餘為股實，減股自乘，餘為句實。如圖以二尺為句，四尺為弦，而求其股，先以弦自乘，得弦實十六尺，次以句自乘，得句實四尺，兩數相減，餘十二尺，為股實。開方除之，得

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有奇。故鄭注云：面三尺幾半也。與人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曲禮疏：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提要攷鄭注云：云則經所云一在前者，皆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僅于兩輪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更不為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

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注：較兩輪上出式者。阮氏曰：輪上反出謂之輒，輒立木達輒謂之較。說文曰：較，輒

周禮補注卷六

四

車輒上曲鉤也。又曰：輒車兩輪也。从車，聑聲。又曰：聑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聑者，其耳下垂，故以為名。又曰：輒車耳反出也。合此四者，可知車耳之反出矣。蓋車輒板通高五尺五寸，其下三尺三寸，直立軫上軫上之輪崇三尺三寸，與直輒前式同高。若過此三尺三寸之上，則漸而外曲，勢反出乎輪之上。象耳之聑，故謂之輒，以其反出，又謂之輒，至其直立軾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較。重出式上，故名重較。崔豹古今注曰：車較重耳也。在車輦上，重起為角然。通借。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軾圍。注：軾輿後橫者也。案：下云

五分其軛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軛間爲度軛間六尺六寸可知輿之前後左右木合成方形者謂之軛矣加軛與輿馬注軛輿也輿方象地故云軛輿也是鄭君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軛此云軛輿後橫者蓋前軛在式下左右軛在轡下獨後軛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

參分軛圍去一以爲軛圍注軛式之植者衡者也鄭司農云軛讀如繫綴之綴謂車輿軛立者也立者爲軛橫者爲軛書軛或作軛 案說文云軛車橫軛也下引此經語是許君以軛爲軛之橫者與先後鄭義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注爲其無革鞞不堅易圯壞也士

周禮補注卷六

五

乘棧車飾車謂革鞞輿也大夫以上革鞞輿 殷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士得乘飾車者後異代法也本疏 疑義舉要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案成二年傳丑父寢於轡中孔疏謂轡與棧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弇者謂上狹下闊也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邸有闊狹

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輈曲中 阮氏日記文一曰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輈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輈端

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軛身中心之長攷軛身有圍卽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軛身當以徑三寸入算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爲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圓之半又軛身既有圍徑之三寸則當有胸有贏今以軛前十尺內減兩端軛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軛身胸數也若並軛兩端身徑在內爲軛前十尺之通徑合軛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軛身外背之贏數也既得贏胸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得平圓半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此軛身中心之長也軛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隧等四尺四寸是軛身通長一丈九尺餘

周禮補注卷六

六

田馬之輈深四尺 阮氏曰此爲半橢圓形與國馬之輈爲正圓者不同試推之以軛前爲通徑軛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胸二數相減得田馬軛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豪 駕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 阮氏曰今亦以軛前爲通徑軛深爲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贏胸二數

相減得駕馬軻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再加
輿下四尺四寸共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豪

軻前十尺而策半之注謂軻軻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
軻謂式前也書或作軻元謂軻是軻今本作軻法也謂

輿下三面之材軻式之所封持車正也漢讀攷案
元謂軻是句絕謂當從軻也下釋軻字之義軻即經

下文所謂任正者輿下三面材軻式之所封持車正
故謂之軻訓法其字蓋與范同用鄭君分別軻字與

軻訓軻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意謂此經軻是軻非
也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軻不從軻蓋其所據注作

周禮補注卷六

七

軻故書作軻杜子春易為軻少儀注云範與軻聲同
謂軻前也皆以軻為正字賢基謹案據段氏說則後

阮氏曰當式下圍軻者曰軻軻在輿之前軻下正
中略如伏兔為半規形以圍軻身軻與輿之力在後

軻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軻則有軻以銜之故左右
轉戾不致敗折軻從車凡聲與范範字通借易繫辭

曰範圍天地而不過禮運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
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模曰範釋此諸義自是半規

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之名軻在前軻下所以範圍
軻身使不過也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軻車

式前也其意謂軻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軻

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軻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
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注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

持車正者也軻軻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
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衡任者謂兩

軻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二
阮氏曰軻兩端木為任木前端駕馬為衡任後端持

輿為任正任正木橫安車後與軻踵為內鑿之投作
十形因而加軻于軸作十形又加輿于軻軸上作申

周禮補注卷六

大

是輿已安置軻上不傾仄矣又曰記曰衡長車廣如
一推得衡長六尺六寸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

一為之圍推得衡圍一尺三寸二分記不言任正長
今求任正長與輿廣等得任正長六尺六寸記曰任

正者十分其軻之長以其一為之圍推得任正圍一
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案此節與下文為目任正

者即下文所謂軻當伏兔者也衡任者即下文所謂
軸也當兔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正所謂十分其

軻之長以其一為之圍也故彼注云與任正者相應
軸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二正所謂五分其長以其

一為之圍也故彼注云與衡任者相應至於頸圍則
由兔圍推之踵圍又由頸圍推之耳賢基謹案程微

下者為任正軸之在輿下者為衡任義與此同程氏又云隨深四尺四寸任正亦四尺四寸車廣六尺六寸衡任亦六尺六寸

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孤深注孤木弓也凡弓引之中參

中參深之極也揉輶之倨句如二可也如三則深傷

其力 疑義舉要輶出前軌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

下軌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輶欲其孫而無孤深

注云揉輶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

之為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揉及軌前揉已定者通

計如二未是

大車之轅墊注墊輶也 惠氏古義墊本軒輕字或作

墊見淮南子或作墊見儀禮注既夕云志矢一乘軒

周禮補注卷六

輶中廬人注云反覆猶軒輶也軒輶猶軒墊毛詩如

輕如軒傳云輕墊也

必納其牛後 說文緒馬紂也紂馬緒也方言稱車紂

據此經則緒為牛馬通用之物故賈疏引方言為證

惠上奇引說文馬尾鞞今之般緒謂般緒在馬尾故

曰緒其後

輶欲頤典注頤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頤讀為懇典讀為

殄駟馬之轅率尺所一縛懇典侶謂此也 惠氏古

義殄古文腆字腆善也只許一束一輶五束故謂善

也毛詩遵條不殄箋殄當為腆其禮不腆之酒注云

古文腆作殄

說文革部鞞車衡三束也曲鞞鞞縛

直轅鞞縛

終日馳騁左不捷注書捷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

惠氏古義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

不券是券與倦同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券契字皆从

刀古者刻木為之故从刀从力者古倦字攷工記輶

人左不券是也

馬不契需注鄭司農云契讀為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為

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戴氏補注契需猶

契需方言謂畏便曰契需 慎言案先鄭讀契為爰契

馬蹄傷則開拆故謂不契為不傷蹄戴氏引方言以

補先鄭說則契如契契猶數之契毛傳云契契爰苦

也方言以畏字訓契便字訓需兩字亦分二義戴云猶契需亦似次核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又為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

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 干寶注

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為枉直謂枉矢於弧

劉昭續漢志注

攻金之工冶氏執上齊 惠氏古義周有函冶氏為齊

太公置良劍見戰國策高誘注曰函姓冶官名也因

以為氏知鑄劍曉鐵理能相劍 疏馬氏諸家等亦為偃曲卻

刃也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琯注鄭司農云

鋌箭足入彙中者也琯量名 戴氏補注矢七中博

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失人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長二寸通謂七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七有脊之減博不及一寸坑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注戈句兵也主於胡也程氏瑤田云注意以句之名由橫者而生定胡爲橫刃

故謂胡爲戈之主其實主於援援其橫刃也賢基謹君說已倨已句皆謂援也倨句外博則無二者之病先鄭以援爲直刃故曰胡其子案程微

重三銖注鄭司農云銖量名也讀爲刷元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銖銖倍同矣則三銖爲一斤

周禮補注卷六

圭

四兩 釋文銖色劣反又音劣或音瓊緩戶關反又于眷反 說文云銖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周禮

日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銖銖也周書曰列百銖 戴氏補注銖銖篆體易說者合爲一恐未然

也銖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坑其假借字也銖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

十五銖而成十二兩三銖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銖當爲銖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

三銖當爲銖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徐本說文銖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尉本及陸

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

周禮重三銖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銖爲一斤四兩 程氏瑤田云注解銖字引說文解字今案說文云銖銖也此倒之曰銖銖

也以文義求之乃後人未省注意以爲解記文銖字遂誤倒轉不知注乃借銖字以定三銖之重也銖環

同聲曰環六兩大半兩者即言銖之重也故接云銖銖似同謂銖重亦如銖六兩大半兩也釋文或音環

三字當在銖戶關反又于眷反之下 案小爾雅云倍舉曰銖銖謂之銖舊注舉三兩銖六兩呂刑其罰

百銖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尙書釋文引馬融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

周禮補注卷六

圭

周官劬重九銖俗儒近是據此則六兩爲銖之說由來久矣鄭注尙書大傳一銖六兩云所出金鐵也死

舉出三百七十五斤是亦從六兩爲銖之說而駁異義則云贖死罪千銖銖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

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蓋與此經注引說文同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銖注戟今三銖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

長七寸半三銖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元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鐔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

磬折與 程氏瑤田曰說文曰戈平頭戟也戟有枝

兵也說文言枝攷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戈之內未有刃者爲戟內末之刃卽所謂刺所以與戈異者正在於此內既有刃而平出戟之爲句兵亦正主於此故記以此配胡而曰倨句中矩也戟援倨於戈援則戈援平而戟援向上如周髀望高之偃矩故方言謂之偃戟二儀寶錄云雙枝爲戟獨枝爲戈蓋戟刺與援成二鋒故得稱雙枝華嚴音義云論語圖戈形旁出一刃戟形旁出兩刃旁出兩刃者是兩刃皆橫也戈以援與胡定倨句之數故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中矩之云也戟以刺與胡定倨句之形故曰倨句中矩又云物有折然後有倨句對挺直者言之倨句無定形句而稍伸曰倨倨而稍曲曰句故物之有折者渾而名之曰倨句及其有定形而爲正方之倨句則曰倨句中矩不中矩而斂之爲銳角之倨句則曰句於矩發之爲鈍角之倨句則曰倨句外博鈍角而倨於矩之半則曰倨句一矩有半是爲磬折之倨句然則磬折之名不可施於凡倨句也明矣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注臘謂兩刃 程氏瑤田曰臘之言鬣也前承劍身而後接於莖豐中而漸殺焉以橫趨于兩旁如髮鬣然故謂之臘釋文臘一音獵是也橫者臘之演則中豐者其從也劍身間之故有兩從從半于廣故廣二寸有半寸從則一寸有

周禮補注卷六

三

四分寸之一矣

中其莖設其後注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 鄭注易繫辭益長裕而不設云設大也疏本 案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有一劍又蒯緤注蒯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緤音侯亦作

侯謂把劍之處索隱曰緤爲把劍之物程氏瑤田據此以訓設其後之後云後之言緤也以繩纏之謂之

緤當莖之中設之而因以名其所纏之繩

晁氏旋蟲謂之幹 漢讀攷程氏瑤田曰幹當作幹說

文幹蠶柄也然則鍾柄亦得名幹矣

于上之靡謂之隧注靡所擊之處靡弊也隧在鼓中窞

而生光有似夫隧 疑義舉要孟子追蠶追卽此所

謂隧也以其窞深謂之隧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

若靡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之 以城門之軌轍迹

深爲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案輿人參分車廣去一

以爲隧注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康成謂讀如遂字

之遂亦取深義此注云窞而生光有似夫隧蓋取隧

道之隧左氏僖十二年傳請隧注闕地通路曰隧是

也闕地通路於窞深之義近之夫語助辭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開去二分以爲

之鼓開以其鼓開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注此

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開與鉦之徑相應鼓開

周禮補注卷六

三

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為脩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也舞閒方四則鼓閒六亦其方也鼓六銑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 戴氏補注銑閒鼓閒同為鍾體之下半銑以兩旁言鼓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垂角鍾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於旁四之一 程氏瑤田曰古鍾羨而不圍故有兩欒在鍾旁言其有稜欒欒然兩欒謂之銑鍾是以有兩銑也銑判鍾體為兩面面之上體曰銑下體曰鼓體有兩面故有兩銑兩鼓凡物有兩斯有閒鍾有兩銑兩鼓於是兩銑閒鼓閒也

鈺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閒命之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 案舞閒即舞廣舞徑六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閒適應舞廣之數故注云舞閒方四也注又云銑閒當六程氏瑤田以句股法求之銑閒當五又十分之一之六若然則注亦約略計之耳江氏慎脩云去二分以為之鼓閒其所去之二分即是銑非也 以其銑之長為之甬長注并衡數也 戴氏補注銑之長即銑閒鍾體上半也記不言銑閒之度者以十分

其銑去二以為銑又去二以為舞脩斂殺以二銑閒八銑閒亦八可知 案銑閒亦八之說非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銑注言銑之徑居銑徑之八則去二以為銑謂銑徑八非謂銑閒也以其銑為之銑閒即承銑徑而言故銑徑八銑閒亦八去二分以為之鼓閒又承銑閒而言故鼓閒六以其鼓閒為之舞脩注舞脩舞徑也故鼓閒六舞脩亦六去二分以為舞廣承舞脩而言故舞廣四注云鼓六銑六舞四即指鼓閒銑閒舞閒而言戴氏混銑閒與銑徑而一之故有此誤

有說注說猶意也 少儀游於說注說謂鴻殺之意所

宜也

栗氏重一鈞注重三十斤 孟康注漢書曰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

其聲中黃鍾之宮 漢律麻志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解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為召也 戴氏補注黃鍾之宮管子所謂黃中小素之首以成宮者是也 見地呂氏春秋曰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 見音篇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疏云蔡氏及熊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江氏云黃鍾生林鍾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黃鍾

之宮位乎清濁之間在其前者有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全律為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為清而上生乎濁也又曰後世之樂黃鍾宮以清黃為調首正宮調不當取濁之律而在清濁之間此正伶倫以黃鍾之宮為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

槩而不稅 鄭志趙商問臬氏為量槩而不稅塵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 戴氏補注平滿區者曰槩方希原曰稅者脫然突起高於量也言槩平之不使滿出

函人為甲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

周禮補注卷六

考

其表合以為甲 戴氏補注合之為言取重堅相并字亦作鞞惠天牧曰鞞猶堅也荀子犀兕鮫革鞞如金石管子小匡注鞞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 疏旅即眾也 案先鄭以要釋旅旅當為心脅之膂說文呂籒骨也篆文从肉从旅要以上要以下猶言膂以上膂以下也經文蓋省作旅疏訓旅為眾恐非

凡察革之道賦其鑽空欲其窻也注鄭司農云窻小孔貌 惠士奇曰呂以春秋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注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

者以滿窳也今窳滿矣而任力者半耳組則不然窳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然則察革之道先視其窳窳大則難盈故任力半窳小則易滿故任力全

之朕 戴氏補注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鮑人進而握之注謂親手煩擗之 詩薄汙我私傳汙煩也箋煩擗之用功深

則是以博為儼也注鄭司農云儼讀為翦謂以廣為狹也元謂翦者如儼淺之儼或者讀為羊猪茈之茈釋文茈沈云馬融音淺干寶為殘與周易茈茈之字同俗謂羊猪脂為册音素干反豈取此乎案周禮注

周禮補注卷六

考

殘餘字本多作茈宜依殘音 穆案羊猪茈之茈通作所曰棧房 惠士奇曰儼當作儼管子參患篇甲不猶古義也 堅密與儼者同實又云將徒人與儼者同實是儼當作儼之明證也又荀子非相篇博而能容淺儒效篇以淺持博古人皆用淺對博猶薄對厚則以博為儼又與荀子義同後鄭讀為儼淺之儼得之矣說文儼讀若末殺之殺猶滅殺也然以其物為帛帳一曰婦人脇衣則音義皆非小戎詩儼駟毛傳謂四介馬鄭箋謂以薄金為甲之札韓詩則謂不著甲為儼又與管子義符則儼當作儼益明 畫繪之事山以章水以龍注章讀為獐獐山物也在衣

龍水物在衣 馬氏以為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

水物畫水者并畫龍疏本

凡畫續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汚

也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繪事後素 論語繪事後素

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

其間以成其文子凌子曰詩云素以為絢兮者言五

采待素而後成文也今時畫者向如此先布眾色畢

後以粉句勒之則眾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攷工

記意也 鍾氏溇而漬之注溇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烝之以漬

羽漬猶染也 案疏云上熾之謂以朱湛丹秫三月

周禮補注卷六

完

末乃熾之即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是以所炊丹秫

釋注中熾字蓋謂以湯沃所熾丹秫其說甚明段玉

裁云湯沃其熾語不可解當云沃其羽易熾為羽非

也 幌氏渥溇其帛注渥讀如緇人渥菅之渥 案哀八年

傳作渥菅此經引作渥菅釋文渥烏豆反與渥同是

渥為古文渥也賢基謹案古緇緇同字左氏傳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穀梁作緇釋文云本或作緇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

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

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

居則守之 戴氏補注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據鎮圭言也詩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據命圭言也介者大也禮

器大圭不琢以素為貴亦謂此也

天子執冒四寸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冒說文作瑁云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

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古文作瑁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

色也龍當為龙龍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瓚讀為餐

展之展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

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

用駢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瑁玉石半相瑁也飛鵬

案經云侯用瓚注云公侯四玉一石則瓚當為四玉

一石之名許君云三玉二石與鄭義異將當據說文

作瑁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繩之繩謂以紐約其中央

為執之以備失隊 方言車下鈇陳宋淮楚之間謂

之畢大者謂之棊戴氏疏證云案此言繼車之索故

郭璞注云鹿車也前卷五內繼車東齊海岱之間謂

之道軌廣雅云道軌謂之鹿車各本鈇訛作鐵非也

玉篇云鈇索也古作鈇據此鈇乃本字鈇即其假借

字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二必讀如鹿車繹之繹
圭中必爲組鹿車繹爲索其約束相類故讀如之繹
畢古通用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注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瑳
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綱也相玉
書曰瑳玉六寸明白炤 案玉藻天子搢瑳方正於
天下也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瑳瑳之言瑳然無所屈
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
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據此
則大圭亦可謂之笏戴氏補注鎮圭瑞也大圭笏也
故搢大圭而執鎮圭天子玉笏近首蓋殺半寸 惠

周禮補注卷六

圭

士奇曰相玉書言瑳大六寸其耀白照玉篇亦云瑳
美玉埋六寸光白輝而康成引相玉書瑳作瑳說文
有瑳無瑳蓋瑳卽瑳古今文孔穎達曰物皆外光瑳
獨自照內含明也然則大圭長三尺瑳長六寸爲椎
頭故曰杼上終葵首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說文場下云圭尺二寸
有瓚以祠宗廟者也從玉場聲據此則裸圭可謂之
場矣

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戴氏補注琬琬之名以刻上之寸半爲別也凡圭
直刻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

見琬圭左右刻劫而下如規之判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注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
四寸 戴氏補注陳氏曰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

天子以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天
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注瑑文飾也 說文云瑑圭璧
上起兆瑑也周禮曰瑑圭璧飛鵬案典瑞注司農云

瑑有圻鄂瑑與許義合
牙璋中璋七寸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琕側先言牙
璋有文飾也 段玉裁曰鉏牙卽說文金部之鉏鉏

一作鉏鉏齒部作鉏齒左氏傳作鉏吾 案此注云
二璋皆有鉏牙之飾蓋謂捷業如鉏齒也

周禮補注卷六

圭

典瑞云駟外有捷盧駟讀爲駟疾之駟疏云先鄭讀
駟爲駟牙之駟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鋸牙然後鄭
不從之也段玉裁云此疏駟牙之駟當作鉏牙之鉏
飛鵬案說文玉部珎下云琮玉之瑑從玉且聲據此
則琮玉之有瑑者名爲珎琮琮疑卽珎琮珎爲正
字駟爲借字

案十有二寸棗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
以勞諸侯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元
謂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則十有

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桌實於器乃加於案聘禮
 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
 實棗燕桌擇兼執之以進 疏案十有二以爲列者
 微破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醴醢夾碑百饗十以
 爲列 惠士奇曰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
 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古者王后勞諸侯以玉案承棗
 桌兩兩列之所謂玉案之食也說文檯爲圓案士昏
 禮之盛棗桌也以笄如筥筥簠而加於檯橋所以廢
 笄故康成以爲案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十
 有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
 則五純有兩義與淳通左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

純純謂兩行並列 戴氏補注不者檯禁之屬儀禮

注曰檯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禮器注曰禁如今方
 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以案承棗桌上宜有四周漢
 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

以致稍餼注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 案氣爲正
 字餼爲或體說文云氣饋客芻米也春秋傳曰齊人
 來氣諸侯或从既作槩或从食作餼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
 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
 也 程氏瑤田曰倨句之法見於攷工記者凡六事
 冶氏曰倨句外博倨句中矩鞞人曰倨句磬折車人

亦曰倨句磬折磬氏曰倨句一矩有半即所謂磬折
 也匠人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
 夫中矩者折之正方者也句於矩者折之句於方者
 也外博者折之倨於方者也句於矩其句不得過矩
 之半倨於矩而外博也其博於外者亦不得倨於矩
 之半也倨句一矩有半者則倨於矩之半者也合六
 事相較而求其度則磬之倨句爲一矩又益之以半
 矩矣

矢人爲矢 程氏瑤田曰司弓矢職注云恆矢之屬軒
 輶中所謂志也案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不翦
 羽謂之志然則司弓矢八矢中惟六矢用金鏃故矢
 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不舉恆矢之屬以軒輶中者
 用骨鏃不用金鏃也矢人之言鏃矢弗矢曰參分一
 在前二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言兵矢田
 矢曰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
 輕者也言殺矢曰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即夏官注所
 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兵矢謂枉矢絜矢也
 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鄭志趙商問司弓
 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案
 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
 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

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篋箭之間屬錄事得之謹答疏本

以其符厚為之羽深注厚之數未聞 程氏瑤田曰刃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即箭之末循其所網之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網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網其一也準之為箭末之網圍則亦參分其圍網其一而已矣網圍寸則不網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也

夾而搖之注今人以指夾矢儻衛是也 儀禮既夕記 猴矢短衛志矢亦短衛疏言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為衛

周禮補注卷六

美

凡相筭欲生而搏注生謂無取蠹也 惠氏古義生謂材生也古謂初起之材為生管子曰棟生橈韓非子曰涂濡而椽生皆謂初取之材也生而搏者燥則直是良材也

陶人為甗實二甗厚半寸臂寸盆實二甗厚半寸臂寸甗實二甗厚半寸臂寸七穿注量六斗四升曰甗鄭司農云甗無底甗 戴氏補注一穿為甗七穿為甗並上大小甗甗亦通稱也爾雅甗謂之甗甗銘也方言甗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甗或謂之甗甗郭注云涼州呼鉢盆也爾雅甗謂之甗方言自關而西或謂之盞或謂之盆

庚實二穀注鄭司農云穀讀為斛穀受三斗聘禮記有斛元謂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 漢讀攷司農注讀為斛當本是或為斛司農因正之云穀受三豆瓶人之文也聘禮有斛謂十斗曰斛也此分別穀斛之解正經穀或為斛之誤轉寫或誤讀豆誤斗 胡氏承瑛曰攷工記栗氏為量煎金錫以為之而陶人之庚與甗甗盆皆瓦器或者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況陶人注云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云讀如則陶人之庚非即論語之庚明甚故賈公彥謂庚本有二法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庚自瓦器今甗之類非量器也

周禮補注卷六

美

瓶人髻壘薛暴不入市注壘頓傷也 壘釋文作狼集韻入聲四覺引周禮髻狼薛暴說文豕部狼齧也器中膊注膊讀如車輪之輪既拊泥而轉其均封膊其側以擬度端其器也 禮說淮南子曰一膊炭煖撥之則爛指萬石俱煖去之十步而不死蓋膊者埽之式則埽亦可名為膊入火而煖則膊為瓦器之埽矣膊讀為埽老子埽埴以為器埽埴者埽也鶡冠子曰膊埽之士注云膊形埽即埽以擬度之器又曰合膊同根謂之宇宙合膊者器中膊之謂也膊一作專服賦曰大專樂物專讀為均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然則鈞專埽膊文雖異而音義皆同矣

勝崇四尺方四寸 戴氏補注鄒陽曰聖王制世御俗
獨化於陶鈞之上韋昭云鈞木長七尺有弦所以調
為器具此勝崇四尺亦當有弦方四寸者謂其柄
梓人贏者羽者鱗者以為簞虞 戴氏補注贏者為鏜
虞羽者為磬虞皆所以負簞非為虞下之附也西京
賦洪鐘萬鈞猛與趨趨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
驥薛綜注云當筍下為兩飛獸以背負

卻行注卻行蟻衍之屬 釋文蟻衍上羊忍反下如字
爾雅云蟻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案此蟲能兩頭行
是卻行劉云或作衍衍音延今曲蟻也 臧氏琳
曰說文蟻側行者从虫寅聲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為

周禮補注卷六

美

蟹屬說文亦以蟹為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賈疏
引釋蟲作蟻衍今爾雅為蟻衍陸云本又作蟹皆說
文所無當定作衍又說文云蚰蜒或从引與劉昌宗
所見或本合釋文作衍蚰誤倒也以為曲蟻亦非說
文蟻死蟻也从虫亶此即曲蟻與蟻衍異方言云蚰
蜒自關而東謂之蟻蠶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蜚蠊趙
魏之閒或謂蚘蚘北燕謂之蚘蚘
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
胸鳴者注脰鳴龜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蛭屬翼
鳴發皇屬股鳴蛭蛭動股屬胸鳴榮原屬 釋文胃
鳴干本作骨云敝尻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靈蟻也沈

云作胃為得 疏馬融以為胃鳴干寶以為骨鳴胃
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為狀亦難信不如作
胃鳴也 臧氏琳曰說文虫部蟬以旁鳴者从虫單
聲蜚蟬蟻以翼鳴者从虫并聲蚘蚘蟬以股鳴者从
虫松聲此三蟲與鄭同又蚰蚰龜屬諸以脰鳴者从
虫紉聲柔詹諸蝦蟆也爾雅釋魚鼃鼃蟾諸在水者
鼃而周禮蟬氏注禮記月令注皆以鼃為蟬此一蟲
與鄭微異又虺虺以注鳴詩曰胡為虺虺从虫兀聲
虺榮虺蛇醫以注鳴者从虫元聲蟪大龜也以胃鳴
者从虫肅聲此二蟲與鄭不同鄭以胃鳴為榮原屬
故以注鳴者當胃鳴而別以精列為注鳴然說文六

周禮補注卷六

美

鳴蟲不數蜻蛉李巡孫炎等注爾雅皆以蟋蟀為
蜻蛉亦不言以注鳴未詳鄭所本也賈景伯既以胃
鳴為靈蟻則必以注鳴為蜚榮矣
注翼鳴發皇屬 疏爾雅蚘蟻蟬郭云甲蟲也大如虎
豆綠色今江東呼為黃蟬即此發皇也 臧氏琳曰
說文虫部蟬蟬以翼鳴者太平御覽引孫炎注翼
在甲裏案發皇聲同古人多通用故爾雅作蚘周禮
注又作發據說文則蟬為正字蚘發並聲近假借字
許叔重云蟬蟬周禮注云發皇則此蟲名蟬一名蟬
蟻矣爾雅注云今江東呼黃蟬疑誤也
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頰也 釋文頰劉古本反 疏

舊讀頌字以沽弄反謂起其頰頰劉炫以為於義無所取當為頰頰音壺讀之於義為允飛鵬案頰音壺正與古本反合說文云而頰毛也象毛之多又云頰面旁也頰禿也段氏引玉篇云頰者頰下也是其字可作頰據此則許君以頰為麟屬之面旁以頰為麟屬之頰下矣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

周禮補注卷六

堯

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節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二當為三字之誤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為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禮器正義陳氏疏證說文云觶受四升觚解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觶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

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二升二當為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為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一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得為豆也注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為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阮譔禮圖疏勺長三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柄端注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兌下方足漆赤雲氣觚受三升兌下方足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覽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注鄭司農云衡謂廉衡也程氏瑤田曰王莽傳肝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間也路史舜龍顏日衡日衡者眉骨圓起也衡皆指眉言鄉衡者舉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故謂之鄉衡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大射儀

注大侯之鵠方六尺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

狹取則於侯道之遠近每弓取二寸九十弓者十八

尺七十弓者十四尺五十弓者十尺每侯之鵠又各

取其侯三分之一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注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

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

連侯繩也緝籠綱者緝讀為竹中皮之緝 釋文緝

于貧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反 臧氏琳

曰于貧尤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緝矣犬古犬兩反皆

員聲字作緝儀禮御射禮乃張侯下不及地武釋

曰周禮梓人云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此緝字

作絹之證然說文云緝持綱紐也从系員聲周禮曰

緝寸則綱紐字員聲為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緝

作絹為緝如麥稍義別劉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

絹非也 戴氏補注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

武尺二寸為武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

尺一丈六尺奇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

丈緝者个上之紐以綱貫之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

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

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

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

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

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 禮箋賈景伯周禮注云

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

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梓人職張

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為諸侯之謂也張五采之

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

為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 案賈

疏云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以功為一物是賈馬以

五采之侯為大射矣與鄭義異

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牙

故書彈或作但蝟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彈丸之

彈彈謂掉也絹讀為恂邑之恂恂謂撓也元謂蝟亦

掉也謂若井中蟲蝟之蝟 彈說文引作彈云疾也

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彈 程氏瑤田云爾雅

蝟蝟注井中小蝟蝟赤蟲一名子子據說文無右臂

曰子無左臂曰子是蟲行水中恆屈曲的是橈象後

鄭謂蝟亦掉者非也

几為爻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注被把中也

圍之圍之也大小未聞 程氏瑤田曰喪服傳苴經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大搗注云盈手曰搗搗掇也中人之掇圍九寸說文

訓攝爲把攝圍九寸是把圍亦九寸也

灸諸牆注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未勝

負可知也正如牆牆壁 釋文灸音救 說文久下

云從後灸之象人兩脰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

觀其橈 惠氏古義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

灸士喪禮云冪用疏久之注云久讀爲久以蓋塞

鬲口此注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

同義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注營謂丈尺其大小 鄭異

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 詩築城伊洺傳洺成溝

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

周禮補注卷六

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小諸侯小於天子之制飛鵬

案此疏云天子當十二里以詩箋差之也 典命注

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

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

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

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

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

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

小國五里

經涂九軌注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

尺是謂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

輻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 程氏瑤田

曰鄭注輪人云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

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据此以輻內輻廣和之

爲一尺三寸減入輿下者七寸出輿外者六寸也又

注匠人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輻

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是於出輿外之

六寸外再加輻數及金轄間共一寸所謂旁加七寸

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

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堂

周禮補注卷六

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

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

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

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

丈 宇文愷云三王之世夏取爲古從質尙文理應

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

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

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

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木輒加二七之字何得

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

譬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

孔廣森曰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裸太室猶世室也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為二百五十二尺鄭君以十四步遂為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易之卦位乾為金居西北巽為木居東南南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為仁西北為義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

周禮補注卷六

巽

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注南面三三面各一疏賈馬以為九等階
四旁兩夾窗孔廣森曰舊屬下窗字為句者非四旁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青陽右个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北之前曰元堂右个金室北之前曰元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二堂謂之四方各一堂兩個通之為十二矣凡廟殿

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兩室與門各居一分孔廣森曰明堂周垣有四門三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闔蓋西門也玄闔蓋北門也皆為臺門故有階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度門基通廣取於堂廣三分之一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分之一得

周禮補注卷六

巽

二十八尺以為兩室實則室基居門基之半而門中兩根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据下記廟門容大局七个鄭云大局牛鼎之肩身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分之一以為門適得二丈一尺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竿也孔廣森曰殷人始為重檐故以重屋名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四阿者屋上四角為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

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瓦重廊鄒注儀禮云坫在堂角此四阿之下即堂之四角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

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

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廟或

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周書明堂

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

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

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

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為左个右為右个

周禮補注卷六

覽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又云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袁準玉藻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國之陽樂記注文王之廟如明堂制詩

斯于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玉藻正義

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

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

王入太室禋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

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

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

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

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

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

侯其外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

西九切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

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涓

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闕布政之宮周

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太微之

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

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

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元之聞也禮戴

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

周禮補注卷六

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滔于

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闕布政之宮

在國之陽帝者禘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

實在太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

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

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

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禮記玉

明堂位正義引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

至由此為之止魏書袁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

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隋書牛宏傳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為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南齊書禮志

漢司徒馬宮論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牛宏傳

鄭元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李謚明堂制度論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隨事而遷耳又云明堂王寢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鼗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玉藻正義鄭志趙商

云政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鑄作靈臺粹麗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

牛宏議曰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明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不言每月與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隋書牛宏傳檀弓疏鄭注攷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顏師古明堂議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又古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鞬祠於高禘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舊唐書禮儀志秦氏蕙田曰康成注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

周禮補注卷六 究

周禮補注卷六 究

周禮補注卷六 究

周禮補注卷六 究

周禮補注卷六 究

周禮補注卷六 究

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然則鄭孔之意本以宗廟王寢明堂分爲三處其說甚明與蔡邕牽合爲一處不同 禮箋王居聽政之明堂卽路寢路寢者太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太寢東堂太寢南堂太寢西堂太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太室曰太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遷焉歲徧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口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於視朝不言地蒙上

周禮補注卷六

聖

南門之外省文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五寢卽五室 汪氏中曰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濬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太廟太室宗宮考官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卽常累復格藻祝設移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堤唐山牆應門庫臺元閭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崇堂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室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太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太廟路寢亦如之其別于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于洛誥者曰太室見於顧命者曰曠閒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 阮氏明堂論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

周禮補注卷六

聖

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園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體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

周禮補注卷六

聖

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 案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明堂太學爲一袁準正論辨之詳矣至若言九室者本大戴禮盛德篇班固蔡邕應劭薛綜是也言五室者本攷工記康成是也自魏及隋袁翻賈思伯李謐封軌牛宏之徒皆遵攷工五室之制說詳本傳茲不具出又案近世金氏以攷工所稱爲路寢之明堂卽據月令青陽明堂太室總章元堂而言汪氏以爲東都之明堂別爲一圖堂居中南向堂後爲太室太室之左右爲東西房東西房之左右爲東西夾堂之左右爲東西序東西序之左右爲東西堂

其說雖殊要皆謂在國中者阮氏則以爲近郊別建明堂以存古制祀五帝布時令朝諸侯非常典禮於此行之與鄭氏合

室中度以几 戴氏補注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與阮謹云几長五尺

廟門容大局七个注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每局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 說文鼎部鼎以木橫貫鼎耳而

舉之从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金部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鼎 漢讀

攷說文鼎部鼎以木橫貫鼎而舉之從鼎口聲此以

郊門之口爲聲讀如局古煢切鼎蓋也从鼎一聲

周禮補注卷六

聖

此以下垂之一爲聲讀如幙莫狄切虻部蠹从鼎聲虎部虻讀如冪皆鼎蓋之鼎非舉鼎之鼎也鼎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蓋作鼎作箇者故書作冪个者今書也今本說文有鼎無冪而鼎音莫狄切誤合二字爲一也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

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 五經異義

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

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

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

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

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正義

鄭辨異義云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

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

量於是定可知矣詩鴻雁正義飛鵬案古周禮及左氏說

與韓詩說異鄭君此注本古周禮說也 戴氏補注

門阿五雉謂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七雉謂皋門之

崇也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百步五

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

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

城隅亦謂之閭

周禮補注卷六

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注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

制高七丈 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

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

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本疏 案此則宮

隅之制以為諸侯城制者唯上公耳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

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

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注此畿內采地

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

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

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

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

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

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

之中 疑義舉要十夫有溝與九夫為井通為一法

九夫為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眇遂之

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

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隨其地勢 戴氏補注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為屋遂端則溝屋三為井

溝在井間也井十為通溝端則洫通十為成洫在成

間也十成為終洫端則澮十終為同同薄於川澮在

同間也南畝而耕眇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

周禮補注卷六

畝而耕眇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為之澮

非人為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與成方十里

洫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凡三萬六千丈

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洫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

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凡三十六萬

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

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澮廣八尺深八尺廣

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

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澮命之洫二澮七也賢基

賈疏云井田之法眇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下

引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

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賈

意蓋以澮縱遂橫為東畝以別於遂人注之南畝特

未明言 程氏瑤田曰據遂人匠人二經文義及鄭

賈二氏說則匠人遂長三夫與遂人遂長一夫不同

也匠人溝長十井與遂人溝長十夫不同也匠人澹

長十成與遂人百夫有澹實亦十夫之長不同也匠

人澹亦長十成但有一澹與遂人千夫有澹實亦百

夫之長而又有十澹不同也

里為式注里讀為已聲之誤也 戴氏補注古九數有

商功為此也預為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

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

車人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程氏瑤田曰半矩謂之宣

倍之則矩也三之則磬折之倨句也磬氏曰為磬倨

句一矩有半故曰一矩有半謂之磬折轉寫者順上

文讀之遂譌矩為柯

大車崇三柯注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長半柯者也

戴氏補注大車渠二丈七尺輪崇當八尺六寸弱輻

長不及四尺此云大車崇三柯前云輻長一柯有半

皆略舉大數爾

徹廣六尺 戴氏補注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

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凡一尺六尺之稍旁加一

尺兩旁共二尺徹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

宜八尺田車之輪卑於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狹

於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為不

合徹不可行於涂車人徹廣六尺字之誤與

弓人居幹之道菑栗不迪注鄭司農云菑栗謂以鋸副

析幹 案鋸从金居聲先鄭以鋸副析幹釋菑栗蓋

謂居幹即鋸幹也經省作居耳疏以居為居處失之

則弓不發 經義述聞賈疏以發為發傷於古無據發

當為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子

枉戾也淮南本經篇扶撥以為正高誘注撥枉也荀

子正論篇曰羿謹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

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戾謂之撥也

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

是其例矣

周禮補注卷六

終而搏廉注搏團也廉瑕嚴利也 案瑕嚴利也四字

釋廉字非釋上文深瑕而澤之瑕也疏誤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故書昵或作

檄杜子春云檄讀為不義不昵之昵或為劓劓黏也

元謂檄脂膏隨敗之臄臄亦黏也 說文劓黏也春

秋傳曰不義不劓或从刃作劓 漢讀攷鄭君從檄

云檄者脂膏臄敗之同部假借字臄說文作殖 說文

殖脂膏也字林作臄釋名作臄他書又作臄臄亦訓黏

經作檄自可不必易為臄也鄭司農云謂膠善戾戾

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于膠 釋基案膠

漆欲測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惻隱之惻元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 案易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渫取清絮之意因井渫而行道之人爲之惻正惻其絮清也先鄭讀爲惻隱之惻者以此

冰析澗注大寒中下於槃中復內之 疑義舉要下言冰析澗則番環者漆之圻鄂見朝人先鄭說似欲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澗文有定也後言合澗若背手文合澗似對析澗而言疑析澗者分析弓之表裏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澗者有澗而深者有有澗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角無澗者皆須分別用之也

周禮補注卷六

堯

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帑讀爲襦有衣絮之絮帑謂弓中裨 漢讀攷衣絮之絮今本作絮釋文音女居反則絮乃絮之誤說文絮下引需有衣絮可證爽釋文音人亮反今經注釋文皆譌需

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伴注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皆約則弓帑伴猶均也 疏約謂以絲膠橫纏之今之弓猶然云不皆約謂不次比爲之疏數必伴約之多少須稀疏必均也 漢讀攷此注脫疑當云皆約纏繳之不相次也不皆約則弓弩伴伴猶均也飛鵬案段說非也此注不誤纏之繳不相次也正釋不皆

約之義皆約則弓帑反言以明皆約之不可耳帑有做義說文訓幣巾猶言幣巾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宋庠補音作弊是其證

斲擊必中注擊之言致也 案斲有薄義擊有厚義注云擊之言致物之相致者必厚斲擊猶言薄厚致與斲同江氏謂擊有下意近斲近柎處細從柎至簫漸下故謂之擊非也疏云斲幹厚薄亦非

下柎之弓未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網注未猶簫也興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簫應弦則柎將動網接中戴氏補注未應將興言簫應弦將有傷動爲柎而發必動於網言因柎以致傷動者其病必在角柎相接之處興與弓韻發與網韻異文協句爾

周禮補注卷六

本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攢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 疑義舉要注云以繩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出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於筋

筋三伴注伴猶等也 釋文伴本又作牟亦作梓紹基案筋

三件當與膠三鈞絲三耶漆三軒俱為量度輕重之
 數釋文作牟梓是其證賢基謹案既夕禮兩軒注
 今文軒為梓說文作孟云盛飯器也禮記內則云敦
 牟厄匪牟印軒禮記從今文故作牟鄭云牟讀曰登
 敦牟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為牟正義引隱
 義曰登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蓋軒本飲
 食之器以其形象土釜之半故得牟名陶人獻實二
 補謂印釜小爾雅四區謂之釜是釜可用之以盛亦
 可以為量故名也

漆三軒 說文十部斛量也周禮黍三斛

豐內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骨直以立忿執
 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 疏危弓則夾庾弱者為言
 安弓謂王弧之類強者而言 疑義舉要危弓安弓
 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
 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
 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周禮補注卷六

李

周禮補注卷六

右周禮補注六卷先贈公就養在京師所纂也先是著
 周禮四書互證四卷自敘曰以周官為全書與豈獨司
 空無稽司祿或缺為周禮去籍之明徵鄭之刀秦無廬
 宣王孝王之封國其非周公之舊典可知然攷其書以
 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藹然唐虞三代
 之遺意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朱子謂為天理
 爛熟之書信矣學者限於資稟苦全經繁富難卒讀讀
 亦鮮有條貫者因取周禮中之與四書相發明者別而
 出之以四子書為目證以周官經文其有一目而錯舉
 數事者則仍從周官之次使學者知義有統宗文雜不
 遞間亦取注疏之善者附之雜其繁複取其菁英書既

周禮補注卷六

李

成就正於凌仲子師師見而題之曰此書雖為新學辨
 惑抑亦治周禮者之一助也余用是滋愧已先贈公自
 敘之辭如此基固請付梓弗之許洎入都後始輯補注
 每有所見輒錄於書之眉積久成若干卷歲癸卯欲出
 以付梓而疾已革矣痛哉基服闋後繕寫定本屬吾友
 涇邑包君孟開道州何君子貞平定張君碩洲校之校
 既畢基復校字撫茲手澤彌增風木之悲溯厥心源直
 接禮堂之緒用付剞劂昭示來茲男賢基謹識

周禮補注後序

右周禮補注六卷吾鄉呂雲里先生之所作也先生終後五載哲嗣鶴田給諫整理遺稿將授之梓屬余為校正字畫余因得盡讀之竊以漢儒說經篤守師法而依類引申踵事之增往往後掩其前周禮自戰國去籍已湮微暨秦剽滅官失其守雖出屋壁古訓古言太學博士鮮能通曉故西漢之世傳授不絕如綫自賈逵鄭興從杜子春受章句爰作解詁以表明絕學而鄭眾紹其世業馬融補所缺遺昔之晦莽者稍稍闢矣原聲類考訓詁務期於名正言順而耳目所蔽猶不無齟齬康成氏後起縱觀得失條理終始而為之注後學鑽仰誠無

周禮補注後序

問焉然攷鄭氏所注諸經禮為先詩書取後而先後恆自相違背如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云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曰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而詩箋於曹風之其弁伊騏破騏為璫云以玉為之則與綦結之訓異矣天官小宰六屬注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而詩箋于周頌之駿惠我文王則云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則與設官分職承成王意者又異矣書注謂

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又以明堂為文王廟與

蔡邕所言明堂宗廟同處者義合而與鄭駁異義所云明堂在國之陽者又兩歧矣一人之說已不能齊同若此其及補正者自為補正其不及補正者則固有望于後之人專己守殘大雅所不取也而唐人作正義惟知疏不破注紕繆相仍積習生常以故空疏之家得乘閒而抵之先生此書大指以鄭氏為宗而取矛刺盾即以鄭氏說校正鄭氏之缺其自馬融許慎干寶下逮近儒經說凡義涉周禮可與互相發明者亦詳錄以為鄭氏參輔修廢起敝補苴缺遺鄭氏所以為千古儒宗此書之作固鄭氏之志也與先生為凌仲子先生高弟仲子

周禮補注後序

先生治儀禮而經禮未暇致力然釋例一書引彼證此其所發明者已多先生推而廣之斯又為仲子卒未竟之業也余與給諫為舊交庚子辛丑以計偕羈留都中得拜先生于堂每聞緒論則夙疑頓釋昭若發蒙先生樂誘掖後進開以所業就正則亦極口獎借今書中所刺取者皆言昔所就正未敢冀其有當而先生廁之名儒之末則又撮然自慚然先生之與人為善固後生小子之所聞風興起而不敢自怠者校錄既畢爰書此以志欽向非敢云序先生書也道光丁未中秋後三日通家子包慎言謹跋

漢問

富

答



丞相長史秩千石 榮吏之長職無不監介頓進賢冠來衣銅印黃綬二十一佐丞相
舉不法 張衡傳三長史使典獄案 物故則廷尉正監守 多以故二千石吏爲之 故九卿
長史二人 然則故二千石丞相其人則使之守長吏不爲限制也

丞相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減罪免者爲之 祿衣朝賀正月
丞相秩四百石少吏三百石 帝又置少吏四百石案昭注所引 屬二百石屬史百石
令史則斗食初置十五人武帝元狩六年更置史二十人少史八十人屬百人屬史
百六十人 分曹而治府事爲其東西曹則四百石史徐曹則三百石以下也 約漢

東曹掾領郡國事出按事於郡國 武帝初置東曹掾九人出按州郡爲刺史掾百官表云丞相遺史州郡不置
西曹掾領百官奏事 爲府中一人留府西曹掾百官奏事 主府中吏之功罪進退 相史西曹以故
奏曹掾 蓋主章奏事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議曹掾 方進傳 主謀議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漢官答問卷一 三 振精堂 漢書

集曹 傳 後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賊曹主盜賊事 注引漢官儀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決曹主罪法 後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侍曹 陳遵傳侍曹掾領百官奏事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主簿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從史蓋治府外事 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習曹掾爲從史之北地屬諸數年則從史乃府史之下者給役於府外也

大車屬主承相車 鄭衆傳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騎吏主騎從承相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書佐 蓋主書者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承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
志節貞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

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
以能信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園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
賊決 其選之如此故公府掾屬皆一時名流而其體制亦甚尊貴掾史見承相
如師弟子白錄不拜示不臣也 有事見主簿至曹請不傳召掾見脫履承相立席後
答拜百石屬不得白事當謝西曹掾爲謝其以詔按事御史爲第一封傳行赦令駕
二封皆特自奏事各以職幼中二千石以下 有罪過子長休官無所按驗 兩曹掾
子休後人代告遂爲故事公府不接吏自告始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舉秀才一人廉吏六人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太尉大司馬 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 高祖五年太尉盧縮十一年以周勃爲之後官省孝惠六
年復置後又省孝文元年復置後又省孝景三年復置 七年省 孝武元年復置
二年省遂不復置 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
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綬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
相去將軍衰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
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 武昭以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者車騎驃
騎衛將軍或加或不加 大司馬官屬可攷者司直長史東曹掾西曹掾議曹史
主簿哀帝以大司馬爲三公則官屬亦當如丞相屬也今多不可攷矣
司直 見帝紀漢官儀云
長史秩比二千石 北齊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東曹掾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西曹掾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議曹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史秩四百石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護軍都尉 表云武帝元狩四年賜大司馬成帝綬和元年居
主簿 漢書 漢制有漢曹掾傳傳不愛謝生所平議曹掾

朱博傳漢興裴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武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

漢官答問卷一 四 振精堂 漢書

號非有印綬官屬也成帝時何武請建三公官時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能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後二歲朱博爲大司空請復置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成帝綏和二年更名大司空哀帝三年復故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

位上卿銀印青綬祿比丞相表○按表注又引及陸書月錢四萬成帝掌副丞相表總領天下

有政事與丞相議定而行焉丞相與御史異議則各爲駁議以待天子裁斷于定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御史大夫大夫下丞相高紀○所下先下御史公府有奏則上御史臺轉達凡詔書先下

漢官答問卷一

五

上御史以問御史府在宮中不鼓無熟門署用梓板不履色御史府謂之寺

又謂之憲臺通典卷二十四郡國上計吏至京師御史大夫見上計守丞長史於司馬門外

大夫勅而遣之其勅之文曰諸君下布告郡國下布告郡國下布告郡國下布告郡國

詔御史舉試優者拜爲郎中北齊書御史中丞封皇子則御史大夫主其事御史大夫

皆由九卿及前九卿拜錢穀曰惟下式以齊相延廣主慶以太守爲勝之拜於前殿延受策

中二千石贊左右中郎將授印綬通典卷二十四御史大夫大夫之丞其一別在殿中

夫少進揖其屬官則有丞中丞侍御史治書御史符璽御史繡衣御史主簿

御史大夫有兩丞通典卷二十四一日御史中丞後漢書周勃傳引漢官儀云御史中

中丞初名中執法後改中丞丞更更名長史掌蘭臺圖書祕書外啓

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舉劾按章詔書下郡守者先下中丞

總領州郡奏事課第刺史刺史二千石有功罪則舉奏而進退之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大朝會則舉不如儀者輒引去通典卷二十四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中丞雖御史大夫屬而在殿中受章奏權

重常與大夫抗張勳傳勳爲大夫與李文有隙爲中丞劾勳中丞事有以勳出者不能爲地勳方進坐與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席號三獨坐北齊書尚書省選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

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三十人留守皆冠法

冠後御史職與丞相參增史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爲吏史字之誤少史屬亦從同秩

補率取文法吏約漢傳侯之文吏如丞相之四百石少史如丞相之三百石少史

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通典卷二十四在殿中掌注言行糾諸不法北齊書尚書省按臣下罪

治劾治獄失實者杜延詔書以朱鈞施行詔書有違法令施行不便者曹史白封送

尙書對不便狀漢書○按此則如郡國有盜賊則往逐捕高紀○所下先下御史施政於郡國則奉以往

所享凡五曹合一日令曹案二日印曹案三日供曹案四日尉馬曹案五日

乘曹案天子出侍御史二人爲乘曹護車駕武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

行尙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爲省中楊雄丞相史出按事刺史出刺州

爲之駕乘傳武紀注引漢傳按高紀注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惠帝三年相國奏遣御史監

三輔郡察辭詔凡九條監者二歲更常以中月奏事北齊書尚書省其後能不遺也侍御

史掌法紀體統甚尊大夫不得私使之蕭子見中丞執板揖蕭子御史大夫舉公

府接屬高第補之田仲卿傳御史大夫舉公或舉牧守議郎郎中爲之北齊書尚書省郡守亦

得與其屬爲御史唐書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結首官志選中丞

中大夫見太中大夫張勳議郎漢官平遷縣令結首官志無印綬

治書御史二人冠法冠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非當輕重北齊書尚書省選御史高第

補之結首官志引漢官儀宣帝幸宣室齋居以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起於

此後因別置也北齊書尚書省銅印黃綬

符璽御史周昌銅印黃綬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漢官答問卷一

六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繡衣直指御史武帝所制不常置出討奸治大獄表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江充爲繡衣直

后傳

監軍御史胡建使之監北軍者也

東曹掾西曹掾魏宣伯大司馬何武除宣為西曹掾其期有西曹必有東曹矣其職字亦如丞相與

主簿承相主簿同

太師太傅太保

太師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位在太傅上金印紫綬

太傅高后元年置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金印紫綬

太保平帝元始元年置位次太傅金印紫綬

三師皆月奉三百五十斛唐六典卷一掌以善道無常職結百引漢官儀

將軍

大將軍漢初以來有之以之征伐事平則罷武帝時無事亦置蓋以之尊功臣然不豫政事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位雖次丞相權則

在丞相上矣

車騎將軍漢初以來有之以之征伐文帝時薄昭為之則非兵事也武帝時金日磾以車騎將軍輔政自是之後加大司馬輔政者其權略如大將軍矣

大將軍車騎將軍官屬可攷者有長史從事中郎功曹軍司空軍司馬武庫令校尉

軍市令議曹史主簿或屬大將軍或屬車騎然大將軍與車騎將軍武昭以後多開

幕府柄國政其官屬當同特史文無證耳今統列之驃騎將軍衛將軍疑亦同也

長史衛青傳屬將軍趙充國傳屬車騎將軍

從事中郎張安世傳同是見二將軍官屬之同也

功曹蕭何傳屬

軍司空杜延年傳屬大將軍馮奉世

軍司馬楊敞傳屬

武庫令杜欽傳屬

校尉霍光傳屬

大將軍

大將軍

軍市令丙吉傳屬

議曹史丙吉傳屬

主簿杜欽傳屬

衛將軍領京師衛兵文帝時宋昌宣帝時張安世是也王商以大司馬衛將軍輔政而權如大將軍矣

驃騎將軍武帝元狩四年置冠大司馬之號秩祿與大將軍等魏去以之尊功臣而未豫政事王根以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權亦如大將軍矣

大將軍出征其屬可攷者則有軍正議郎魏去軍監魏去應擊司馬魏去

將軍出征有幕府而列將軍在京師掌屯兵亦有幕府之稱魏去

將軍府設安世傳有將軍府長史蔡邕傳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野王傳杜欽在大將軍幕府元后傳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將軍府設從事中郎將軍長史屯兵將軍幕府比將軍置贊晉書大司馬將軍幕府去將軍而大司馬亦與兵之官故居亦稱幕府

左右前後將軍位上卿金印紫綬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多

以列卿兼之魏去趙充國以少府兼將軍又以水衡魏去稱中朝官魏去

其餘諸將軍因事命名事已則罷無定員也如上將軍李希游擊將軍功臣將屯將軍

文帝驃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李蔡材官將軍武帝騎將軍武帝伏波將軍南勇樓船將軍同

戈船將軍武帝下濼將軍同橫海將軍東勇浮沮將軍武帝句河將軍同因杆將軍公孫武

師將軍李廣浚稽將軍武帝強弩將軍同度遼將軍昭帝虎牙將軍宣帝蒲類將軍昭帝連將

軍破光將軍上護光將軍主將奮威將軍元帝建威將軍昭安步兵將軍文成將軍封爵

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通將軍上復將軍文將軍是也

尚書

漢初以丞相總天下事尚書不過少府屬官治文書而已武帝時權稍重臣下章奏

上尚書尚書進於天子魏去乃下丞相有政事天子常與之議於是尚書為親

要之職武帝游宴後庭以尚書士人不得出入殿內乃設中書官以宦者為之昭宣

以來乃有領尚書事臣下奏事為二封領尚書先發副封不善不奏魏去用人行政

領尚書者定於禁中丞相奉行而已魏去權遂歸領尚書霍氏敗後魏丙為相得舉

其職元帝時蕭望之等領尚書而石顯以中書令幹尚書望之等皆為所制則權又

其職元帝時蕭望之等領尚書而石顯以中書令幹尚書望之等皆為所制則權又

其職元帝時蕭望之等領尚書而石顯以中書令幹尚書望之等皆為所制則權又

漢官答問卷一

七

振綺堂藏書

漢官答問卷一

八

振綺堂藏書

移於中書成帝時能中書廣尚書為五人自是終漢之世權在領尚書矣王商為丞

相劫一太守且為王鳳寢其奏則當時事權所在可知也然則景帝以前權在丞相

武帝時權在天子所親用之人石慶傳為丞相時奏案等致利王溫舒之屬昭宣以後則在

領尚書事班表於尚書皆略而不言今詳攷昭宣以來領尚書者及尚書職掌並正

班氏之誤焉外戚傳王莽至王莽其輔政而不宣其領尚書致令永始則王莽領尚書事是輔政者皆領尚書也

軍亦不言輔政致一人在當時亦無權勢則二人蓋不領尚書也今不列之

昭宣立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宣帝地節二年光薨霍光傳不自領尚書見昭宣紀及安世傳

宣帝地節二年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薨張安世傳○表云地節三年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薨

地節二年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三年七月下獄腰斬霍山傳

神爵元年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五年薨韓增傳

宣帝徵張敞為太中大夫與光祿大夫于定國共平尚書事張敞傳

宣帝崩元帝立拜史高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為光祿大夫受遺輔政領尚書事高永光元年免望之初元二年免堪亦二年免

之堪後又拜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同上

元帝初元元年石顯以中書令幹尚書事成帝即位不食死石顯傳

成帝即位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薨王鳳傳

張禹為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張禹傳

鄭寬中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鄭寬傳

孔光以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領尚書如故孔光傳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此時蓋不領尚書矣

陽朔三年王音為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永始二年薨王音傳

永始間薛宣以故丞相為列侯加特進給事中視尚書事增寵任政薛宣傳

永始二年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延元年薨王商傳

元延元年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領尚書事綏和元年免王根傳

綏和元年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二年免王莽傳

哀帝即位師丹為左將軍領尚書事後免師丹傳

建平元年傅喜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三年免傅喜傳○表云二年免致彭傳有

二年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壽二年免丁明傳

元壽二年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初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曹

孝平即位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後篡漢元后

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令見史記三王世銅印青綬初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曹

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

客曹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成帝紀注

尚書為百官本臣下章奏皆上尚書尚書上於天子史記三王世家○蔡邕稱凡禁臣上

三曰表四曰疏五曰奏六曰書七曰啟八曰奏九曰啟十曰奏十一曰奏十二曰奏十三曰奏十四曰奏十五曰奏十六曰奏十七曰奏十八曰奏十九曰奏二十曰奏二十一曰奏二十二曰奏二十三曰奏二十四曰奏二十五曰奏二十六曰奏二十七曰奏二十八曰奏二十九曰奏三十曰奏三十一曰奏三十二曰奏三十三曰奏三十四曰奏三十五曰奏三十六曰奏三十七曰奏三十八曰奏三十九曰奏四十曰奏四十一曰奏四十二曰奏四十三曰奏四十四曰奏四十五曰奏四十六曰奏四十七曰奏四十八曰奏四十九曰奏五十曰奏五十一曰奏五十二曰奏五十三曰奏五十四曰奏五十五曰奏五十六曰奏五十七曰奏五十八曰奏五十九曰奏六十曰奏六十一曰奏六十二曰奏六十三曰奏六十四曰奏六十五曰奏六十六曰奏六十七曰奏六十八曰奏六十九曰奏七十曰奏七十一曰奏七十二曰奏七十三曰奏七十四曰奏七十五曰奏七十六曰奏七十七曰奏七十八曰奏七十九曰奏八十曰奏八十一曰奏八十二曰奏八十三曰奏八十四曰奏八十五曰奏八十六曰奏八十七曰奏八十八曰奏八十九曰奏九十曰奏九十一曰奏九十二曰奏九十三曰奏九十四曰奏九十五曰奏九十六曰奏九十七曰奏九十八曰奏九十九曰奏一百曰奏一百零一曰奏一百零二曰奏一百零三曰奏一百零四曰奏一百零五曰奏一百零六曰奏一百零七曰奏一百零八曰奏一百零九曰奏一百一十曰奏一百一十一曰奏一百一十二曰奏一百一十三曰奏一百一十四曰奏一百一十五曰奏一百一十六曰奏一百一十七曰奏一百一十八曰奏一百一十九曰奏一百二十〇曰奏二百〇一曰奏二百〇二曰奏二百〇三曰奏二百〇四曰奏二百〇五曰奏二百〇六曰奏二百〇七曰奏二百〇八曰奏二百〇九曰奏二百一十曰奏二百一十一曰奏二百一十二曰奏二百一十三曰奏二百一十四曰奏二百一十五曰奏二百一十六曰奏二百一十七曰奏二百一十八曰奏二百一十九曰奏二百二十〇曰奏二百二十一曰奏二百二十二曰奏二百二十三曰奏二百二十四曰奏二百二十五曰奏二百二十六曰奏二百二十七曰奏二百二十八曰奏二百二十九曰奏二百三十〇曰奏二百三十一曰奏二百三十二曰奏二百三十三曰奏二百三十四曰奏二百三十五曰奏二百三十六曰奏二百三十七曰奏二百三十八曰奏二百三十九曰奏二百四十〇曰奏二百四十一曰奏二百四十二曰奏二百四十三曰奏二百四十四曰奏二百四十五曰奏二百四十六曰奏二百四十七曰奏二百四十八曰奏二百四十九曰奏二百五十〇曰奏二百五十一曰奏二百五十二曰奏二百五十三曰奏二百五十四曰奏二百五十五曰奏二百五十六曰奏二百五十七曰奏二百五十八曰奏二百五十九曰奏二百六十〇曰奏二百六十一曰奏二百六十二曰奏二百六十三曰奏二百六十四曰奏二百六十五曰奏二百六十六曰奏二百六十七曰奏二百六十八曰奏二百六十九曰奏二百七十〇曰奏二百七十一曰奏二百七十二曰奏二百七十三曰奏二百七十四曰奏二百七十五曰奏二百七十六曰奏二百七十七曰奏二百七十八曰奏二百七十九曰奏二百八十〇曰奏二百八十一曰奏二百八十二曰奏二百八十三曰奏二百八十四曰奏二百八十五曰奏二百八十六曰奏二百八十七曰奏二百八十八曰奏二百八十九曰奏二百九十〇曰奏二百九十一曰奏二百九十二曰奏二百九十三曰奏二百九十四曰奏二百九十五曰奏二百九十六曰奏二百九十七曰奏二百九十八曰奏二百九十九曰奏三百〇〇

尚書令主贊奏封下書僕射主封閉丞主報上書者兼領財用火燭食廚北齊書引漢

所稱漢天子之書曰策書二曰詔書三曰詔書四曰詔書五曰詔書六曰詔書七曰詔書八曰詔書九曰詔書十曰詔書十一曰詔書十二曰詔書十三曰詔書十四曰詔書十五曰詔書十六曰詔書十七曰詔書十八曰詔書十九曰詔書二十曰詔書二十一曰詔書二十二曰詔書二十三曰詔書二十四曰詔書二十五曰詔書二十六曰詔書二十七曰詔書二十八曰詔書二十九曰詔書三十曰詔書三十一曰詔書三十二曰詔書三十三曰詔書三十四曰詔書三十五曰詔書三十六曰詔書三十七曰詔書三十八曰詔書三十九曰詔書四十曰詔書四十一曰詔書四十二曰詔書四十三曰詔書四十四曰詔書四十五曰詔書四十六曰詔書四十七曰詔書四十八曰詔書四十九曰詔書五十曰詔書五十一曰詔書五十二曰詔書五十三曰詔書五十四曰詔書五十五曰詔書五十六曰詔書五十七曰詔書五十八曰詔書五十九曰詔書六十曰詔書六十一曰詔書六十二曰詔書六十三曰詔書六十四曰詔書六十五曰詔書六十六曰詔書六十七曰詔書六十八曰詔書六十九曰詔書七十曰詔書七十一曰詔書七十二曰詔書七十三曰詔書七十四曰詔書七十五曰詔書七十六曰詔書七十七曰詔書七十八曰詔書七十九曰詔書八十曰詔書八十一曰詔書八十二曰詔書八十三曰詔書八十四曰詔書八十五曰詔書八十六曰詔書八十七曰詔書八十八曰詔書八十九曰詔書九十曰詔書九十一曰詔書九十二曰詔書九十三曰詔書九十四曰詔書九十五曰詔書九十六曰詔書九十七曰詔書九十八曰詔書九十九曰詔書一百〇〇

漢官答問卷一

九

符下遠近皆對尚書令印重封惟合領各三公詔制堂受制司印封密布下州郡諸書有三品其文曰書某官

如故事是為尚書令印重封惟合領各三公詔制堂受制司印封密布下州郡諸書有三品其文曰書某官

則尚書受辭黃驥王選第中二千石則使尚書定其高下馮野吏追捕有功則上名尚

書因錄用之張敞刺史奏事京師則見尚書張敞尚書令朝會專席北齊書引漢或以尚書

令領九卿何遜傳選尚書以郎張敞博士高第孔光尚書以久次選尚書選僕

射僕射選令孔光有令史選善書補之說文序○張安世傳

成帝紀云建始四年能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百官公卿表云建始四年更

名中書詔者令為中詔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通典因之遂為漢承秦置尚書武

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為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又云成帝去

中書更以士人為尚書卷二一似武帝時有中書無尚書成帝時去中書乃置尚

書又似成帝以前尚書即中書用閹人為成帝乃用士人攷史記三王世家有

守尚書令丞之文司馬相如傳有尚書給筆札之語則武帝時已有尚書不得云

成帝初置矣霍光傳云上書者益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是

尚書與中書本二官不得合爲一矣霍光于昭宣之世領尚書張安世宣帝時領
尚書張敞于定國宣帝時平尚書蕭望之史高元帝時領尚書則武昭宣元四朝
未嘗無尚書矣然猶可曰武帝更以閹人爲之攷張安世武帝時爲尚書令賈捐
之傳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賈捐之亦欲爲之則元帝時尚書非閹人不得云成帝
時乃用士人明矣成帝紀注引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
曹此甚分明蓋成帝罷中書而加一尚書非罷中書始置尚書也劉向傳云石顯領尚書
帝時不當有五人蓋四人之誤或謂尚書分數之
也然正足以證成帝紀及百官表初置五人之誤然則漢初有尚書武帝有尚書又有中書中書
是宦者尚書是士人昭宣元因之成帝乃罷中書獨有尚書尚書在省中較丞相
爲近天子故領尚書者奪丞相權中書是宦者得出入臥內較尚書又近故宣帝
使中書出取尚書章以奪霍氏權元帝時石顯以中書令而制領尚書之蕭望之
也然佞倖傳云望之以尚書爲百官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古制宜罷中書宦官蕭望之傳云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
武帝乃用宦者非國舊制白欲更置士人一言尚書一言中書又似尚書即中書

漢官答問卷一

十一

孤松堂叢書

攷此二文本同一事不當有異班氏兩錄其文而又譌誤遂使讀者不能明矣蓋
尚書政事之本以士人爲之武帝以士人不可出入後庭乃以宦者爲中書出取
尚書章奏元帝之世至以中書令而幹尚書望之之意以爲尚書政事之本不可
使宦者干預宜罷中書佞倖傳所載是也望之傳所云則誤矣中書前所未有武
帝始置即以宦者爲之何得云武帝乃用宦者非舊制乎武帝之置中書以其可
以出入臥內耳何得謂之爲政本乎佞倖傳言欲去中書可也去中書則專用尚
書也此言白欲更置士人夫中書本以宦者可出入後庭更用士人爲中書何爲
乎觀此文知成帝紀及表所謂成帝初置尚書者班氏蓋以爲武帝以宦者爲中
書成帝廢中書初置尚書而蕭望之當元帝時欲去中書宦者改用士人也誤矣
幸有佞倖傳足以證望之傳之誤不然以爲出於望之之口無從辨之矣

太常

太常惠帝改曰奉常史記禮通傳云非為太常則高祖時不云奉常則惠帝初景帝中六年更名太

常秩中二千石月奉百八十斛銀印青綬龜紐其文曰章表選列侯忠孝敬慎者居

之史記禮通傳云其不列列掌宗廟禮儀表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每選試

博士奏其能否大喪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園廟禮記歲舉孝廉御覽郡國舉

賢良文學之士至京師則詣太常對策太常定其高下奏天子而進退之公孫宏傳國人

對策太常奏案居杜郡有祭事則齋初明紀助祭則平冕旒元上纁下華

七章御覽掌社稷郊祀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御覽職奉宗廟煩劇

多罪過成傳入廟不駕四馬車騎至廟下則削爵上選子弟不以實不繕園陵犧牲

不如令風發廟瓦夜郎飲失火盜盜陵中物則免官祭祀酒醴不收赤側錢收行錢

擯絲大樂令則削爵論罪下孔臧為太常紀綱古禮禮賜如三公孔光

其屬官則有丞贊文學掌故主簿大樂以下十一令長及博士皆屬焉

丞一人秩千石表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其曹掾史隨事為員諸卿皆然

贊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天子孫百官志

文學掌故史記禮通傳云掌故六百石更案律以太常掌故往受尚書以通達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如三卿即二

廷尉史三百石則掌故百石見百官志注所引漢書禮通傳掌故六百石也兒寬傳意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不常六百石也應說以文學禮義為官博士弟子射策乙科者補之射甲科而對不

如令者亦補之武帝時公孫宏等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定訓詞深厚小吏

淺聞弗能究宜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選留滯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據此則掌故秩不一有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遂著為功令兒寬以掌故補廷尉文學卒史即此制

也

主簿一人太常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通典

太樂令一人丞一人表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器用樂掌陳其序禮記

商角徵羽掌焉雅樂律制氏世掌之河間獻王所獻樂則常

肆之禮記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最帝中六年更名曰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表凡國祭

祀迎送神掌祝小神事禮記廟祭則主席酒禮記漢初有祕祝之官文帝十三年除

之文帝

太宰令一人丞一人表高帝召故秦祀官復置太宰郊祀掌宰工器俎饌具之物凡

國祭祀陳其饌具結百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宣帝紀注宰宰工器俎饌具之物凡

太史令一人秩六百石結百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宣帝紀注宰宰工器俎饌具之物凡

凡國家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及時節禁忌禮記國有瑞應災異則記之御覽冠一

梁冠北齊書初名太史公位在丞相上禮記位謂朝會班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此語人多疑之然無可

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

文書而已司馬遷傳注學儻誦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

最者以為尚書史禮記凡算皆掌之禮記其屬有掌故

太卜令一人丞一人表太初元年置表凡國有大事則使卜之而獻其兆禮記太卜官漢父子

太醫令一人秩六百石結百丞一人表掌諸醫結百有大醫監外戚有侍醫結百有侍醫結百

均官長一人丞一人表掌山陵上冢輸入官表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表掌治渠隄水門表

每寢廟令一人丞一人表令秩六百石結百守廟案行掃除結百有廟郎功因有寢郎出千

每園令一人丞一人表六百石結百給陵上祭祀事禮記有寢中郎同有園郎自天子即位

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結百故事天子崩近

臣皆隨園陵為郎金安後宮女皆置於園園瘞金錢財物鳥獸魚豕馬虎豹生禽

凡百九十物禮記園中各有寢便殿寢日四上食便殿歲四洞禮記人臣奉使還而上

崩則以一大牢告於園廟禮記諸陵縣初屬太常表高后二年

秩長陵令二千石高后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表

龐太宰令丞各一人太祝令丞各一人表○注云五時在龐太宰以下

五時各尉一人表

博士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

秩比六百石表○顧百官志云本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後出未詳

孝文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元端章甫漢書武帝制博士朝賀位次中郎官吏稱

先生不得言君弟子稱門人漢書國有疑事則承問禮記有大事則與中二

千石會議武帝紀合博士與二千石議禮記霍光廢昌邑王至舉博士之議為斷則博士之重可

知矣中世以後博士多加給事中入中朝備顧問稱為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兩升

時出使絕域及使行風俗進良吏劾貪污舉賢才錄冤獄公孫宏以博士使匈奴平當以博士使

行風俗舉賢才治獄九其選博士限年五十以上魏志取學通行修博學多藝曉古

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為高第御覽時徵經明行修之士補之禮記或令丞相御史

中二千石舉武帝紀二年詔○後漢朱浮傳注引漢書博士秩二千石與御史大夫同漢書

博士下官其或以議郎選禮記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不通政事久次補諸

侯太傅禮記或選丞相司直漢書宣帝時選博士通政事者出補郡國守相禮記

高帝孝惠之世博士蓋學古今備議論而已未有專門傳經之業也文帝時立論語

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禮記諸子傳說亦有立焉漢書武帝罷諸子立五經書則歐陽

易則施孟春秋公羊禮后氏至孝宣增大小夏侯尚書梁邱易穀梁春秋元帝又立

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禮記而專門經學大盛矣

武帝時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昭帝增百人宣帝倍之元帝時通一經者皆

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增三千人歲餘復故平帝時增元士得

受業如弟子勿為員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

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

者常與計偕禮記召至府而遣之禮記受業於博士歲課射得甲科策者為郎乙科策

者為太子舍人丙科策者為文學掌故其射甲科策而對不如令者為掌故禮記

太常籍奏有秀才異等以名聞其不事學者若下材不能通一藝能之禮記有父母

之喪與寧三年哀帝紀案前時大臣多不有三年喪

光祿勳禮記初名郎中令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秩中二千石掌宮殿掖門戶典三署

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獸禮記歲以質棧滄厚

謙遜有行四科第郎官元帝歲都試郎羽林禮記統領從官禮記府在宮中禮記門外施

行馬以旌別之禮記於九卿最為親近禮記稱為宿衛近臣禮記昭宣以來多以將軍

兼之禮記昭宣以來多以將軍兼之禮記昭宣以來多以將軍兼之禮記

屬官有丞大夫郎謁者期門羽林禮記

丞二人禮記多以博士議郎為之禮記

大夫掌議論有中大夫太中大夫諫大夫無員多至數十人表

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禮記廩食大官四

時賞賜雜綉縵絮衣服酒肉諸果物疾病侍醫臨治禮記與博士俱儒雅之選異官通

職禮記以明經行之儒為之備顧問職進諫禮記與大臣議論政事

出使絕域禮記諸王薨則往視視喪事立嗣子禮記多兼他官禮記

宣元以後愈為清貴多居要地于定國張敞以光祿大夫平尚書事周堪初為

光祿勳及受遺輔政乃改光祿大夫孔光以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張禹以光

祿大夫領尚書事史丹以左將軍兼光祿大夫哀帝幸董賢其父乃自少府改光祿

大夫則地位之尊崇親近可知矣漢官儀云光祿大夫不屬光祿勳禮記設以

周堪事似可信也光祿大夫選三輔禮記中郎將禮記少府禮記廷尉禮記出為太守

都尉禮記

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表備顧問議論政事出則使絕域禮記使行風俗禮記列侯

薨則往視喪事因立嗣子禮記以博士禮記御史禮記

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粟食大官禮記選經明行修之儒為之禮記

宣帝時選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禮記或選司直禮記出為刺史禮記

五官中郎將比二千石禮記

左中郎將比二千石

右中郎將比二千石

左右車郎將主車郎比千石

左右戶郎將主戶郎比千石

騎郎將主騎郎比千石

中郎比六百石

侍郎比四百石

車郎中比三百石

戶郎中比三百石

騎郎中比三百石

中郎將率諸中郎以衛宮考郎之功罪請而進退之袁宏從從轉之補闕者以郎為中郎將天子出幸則從

子出幸則從從從上上林時奉使絕域或出為郡尉以郎久次者遷五官左右中郎將曰三公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主執戟衛

宮初學記無官出充車騎郎雖執戟之士然劉敬為郎中數召見與之謀畫汲黯

願為中郎將得出入禁園拾遺左右東方朔為中郎辟戟而請斬董偃則固親近之

臣得進言納忠者杜欽傳欽因上言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其意據此是見武帝時詞賦之士

多居此官從遊侍宴受詔賦詩若後世翰林侍詔之選矣郎中衣皂衣有

罪耐以上請大朝會則夾陛天子行幸則從奉使絕域出為西北邊

馬苑馬監門戶失關則免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若見五官左右將

執板不拜諸公卿無敬高材郎則選從經師又有羣郎外郎所謂

散郎也其選郎以二千石任子技藝又有羣郎外郎所謂

孝著六郡良家子博士弟子射策甲科獻賦上書獻策舉孝廉

為郎郎選衰矣定令王國人不得為郎而時不

奉行也凡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惟議郎則否國有大政大獄

議郎比六百石表

議郎比六百石表

議郎比六百石表

議郎比六百石表

議郎比六百石表

議郎比六百石表

議郎比六百石表

議郎比六百石表

大禮則與中二千石博士會議選明經之士為之不屬署不直以由郎

侍御史選補博士諸侯王郎中令北堂書錄

謁者秩比六百石員七十人僕射秩比千石表為謁者率主謁者天子出則率引

有大朝會則引羣臣入殿門出上幸則從卿校有奏則送謁者臺轉達

臣有罪則承制持節召之詣獄使絕域循行郡國使絕域循行郡國

謁者望之為謁者諸上書言事宣帝輒下望之間狀高者詣丞相御史次中二千

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此則異數非謁者職掌也有中謁者閹人為之灌嬰

以列侯居其職此則漢初之制也謁者選中郎美鬚大音者補功次當選欲留增秩

者許期武帝建元三年置表武帝與侍中中常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

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掌執兵送從表選有勇力

者為之東方朔傳主選是為其選則試弁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

中郎將選羽林為郎選郎為期門羽林武帝太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比三百石宣帝令中郎將

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表羽林掌宿衛送從次期門常選六郡良家子

補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殿下室中故號殿郎補郎中出補三百石丞

尉武帝取從軍死士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表

衛尉

衛尉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元年復為衛尉掌宮門屯衛兵表寺在宮內或

以後將軍兼之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表○魏略漢書拾遺云

衛尉之自後漢為太后所居之宮武帝時始見長樂衛尉時有羽林營色王賢時有安樂衛尉時有

三年居其職者有內閣金安上書安帝朝臣也甘泉衛尉亦於初元三年而史不見置衛尉之文此宮別於武帝初元

始立宮衛尉亦未見除甘泉衛尉又云宣帝紀元元年置衛尉元帝紀初元三年置甘泉衛尉元帝紀初元

別及為成時將軍長衛尉有羽林營長樂衛尉有羽林營長安衛尉有羽林營長安衛尉有羽林營

不置為西宮子爵長安太后所居太后朝稱東朝則長樂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廣池則未央表以別於長樂也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東朝則未央

屬官有丞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皆屬焉

衛尉丞一人表多以博士議郎爲之通典卷一百一十二

公車司馬令一人續百官志云令六百石案張璠之說謂者僕射拜公車令者僕射比于石不當稱六百石也後漢書云令六百石又不得以六百石過也蓋百官志所言蓋漢制

丞一人表掌殿司馬門夜微宮中天下上書及凡所徵召皆總領之表注引漢書

凡上書者待報於公車朱百官傳上書入上書見采者則待詔於公車以俟召見有奉

祿東方朔傳上書之令待詔公車奉祿未得者諸出入殿門司馬門皆下不如令公車令劫

之罰金四兩張璠之朝臣有被劫者則移司馬門止其入元紀注云從官給事

宮司馬中皆有門籍又得爲大父母兄弟通籍元紀注云司馬案籍而出入之元紀注云

選曉諱知非法者爲之元紀注云除門籍者不得朝長安甘泉未央宮四面皆有司馬門丞

衛士令一人丞三人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二人表掌率衛士宿衛宮有八屯屯有衛

候司馬一人每面二屯元紀注云有大朝會則衛士設兵張旗志通傳天子

出幸則衛司馬先出置衛上奏辭元紀注云衛司馬見衛尉及各衛官皆揖不拜謁衛尉

不得私使衛司馬衛司馬出則詣宮府門上謁辭蓋其使使出則詣宮府門上謁辭

凡二萬人武帝自郡縣至長安其往來錢用皆自給之賈誼傳民輸稅來長安者自悉至京師

隸衛士令衛候司馬徵循衛衛宮中約元帝於周垣下爲區廡表注引各有分部漢文類聚

備火北齊書官誌諸門部各陳屯兵夾道其旁掌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出入者漢書

日則大道酒饗衛士錢文字補兵歲盡則上臨饗衛卒而罷之蓋其使使出則詣宮府門上謁辭

旅賁令一人丞一人表蓋主衛士之曉勇者漢書

太僕秩中二千石掌輿馬表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百官志天子有大駕

法駕小駕史記卷五十五大駕太僕校駕北齊書天子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續百官志

卿奉引大將軍乘輿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史記文帝紀道車五乘游車九乘漢書

羽林郎旄頭被髮在前驅後漢書屬車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

約尾以前皆省中續百官志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漢書豹尾過後金吾罷屯解

閣水經注天子祭天則用大駕祭天於甘泉故又謂甘泉鹵簿也續百官志法駕黃門令

校駕北齊書公卿不在鹵簿中京兆尹長安令奉引史記文帝紀侍中乘奉車都尉

御屬車三十六乘孝文紀皮軒轅旗續百官志建華旗鳴玉續百官志天子乘金根車駕六五

色安車五色立車皆駕四續百官志天子祭陵續百官志高祖衣冠月出游通傳迎立天

子則用之小駕屬車十一乘續百官志屬官有丞及大厩等十五令長

漢官答問卷二

七

八

太殿令一人承五人尉一人表續百官志

未火令一人承五人表主乘輿及殿諸馬續百官志

家馬令一人承五人尉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爲桐馬表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

戎事軍國所領續百官志車府令一人承一人表主乘輿路車表

路輪令一人承一人武帝置表輪小馬車幟也表

騎馬令一人承一人表主天子騎馬續百官志

駿馬令一人承一人表續百官志

龍馬監長一人承一人表續百官志

閑駒監長一人承一人表續百官志

變泉監長一人承一人表變泉厩在殿泉宮表

騶駼監長一人承一人表續百官志

承華監長一人承一人表續百官志

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一人承三人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
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給六歲牛羊無數以給犧牲
典十七引

漢制大厩未央掌天子法駕之馬路車掌天子小車之馬家馬掌天子私馬騎馬掌
天子騎馬其餘駟騶諸苑則因事命名孝文時廐馬百餘匹中世以後乃萬匹
又西北邊六郡皆有馬苑養馬凡三十萬匹初時天子不能具駟騶孝文時令民有
車騎馬匹復卒三人景帝置苑馬食貨志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至武
帝時而乘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志乃征伐四夷馬大耗之於是令民畜邊

縣注謂畜牧官假母馬三歲而歸及息十一用充入新秦中又令封君及三百石吏以
上以差出牡馬食貨志匿馬者至腰斬功臣臣匿馬而長安令坐死罪漢書又籍吏民補車

騎武紀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食貨志又令告緝沒入奴婢分諸苑養馬上而馬政大
壞馬愈少矣武帝末年修馬政馬復繁息昭宣以來省馬口錢減廐馬者苑馬之詔
數見蓋天下有事則急馬政以足兵無事則省養馬以恤民此漢馬政之大略也

廷尉
廷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秩

中二千石掌邦國之刑辟平獄奏當所應官志凡縣道官獄疑者各獻所屬二
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
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官志軍法亦掌焉武帝紀元六年詔將

則使史往案其失亡而論之凡獄廷尉奏其罪於天子天子報可遂行法刑志季秋
後講獄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志丞相不與聞文帝開閣平決獄何平天子有病然後丞
相代天子決獄御覽傳丞相起元中丞相以疾病請官多坐不辜庶民庶民有罪則刑於其鄉官

吏有罪則逮繫之長安廷尉定其罪而刑焉刑志大獄令治刑志郡國有獄則廷尉遣史
往按之志冬月錄囚春月不行刑刑志立春則行寬使者出凡有冤者往訴焉刑志

令與禮儀臧於廷尉志分寸之尺引皆掌之廷尉廷尉有罪則使他官治志廷尉
尹治世罪此東漢之制西漢當使京兆尹與故縱死罪則棄市
屬官有正監平掾史

漢官答問卷二 九

廷尉正一人左右監各一人秩皆千石掌決獄凡有獄正監議其罪准兩子安傳上通
廷尉補太子忠夫躬備遺傳廷尉以開張衡冠法冠冠法御史廷尉監諸郡國獄志廷尉以開張衡冠法冠冠法左右平四人秩六百石宣帝地節三年置掌平決詔獄官志宣帝以廷尉遺史與
郡鞫任重祿薄乃置廷尉平以平之刑志冠法冠冠法文學卒史掌平亭疑法奏讞疑張湯選太常掌故及博士弟子補之魏林傳又張湯傳請補
凡十六人秩二百石魏林傳廷尉官制漢官儀○見張湯傳注林云六百石臣禮云百石皆非也分署諸曹而治府事焉

奏讞掾兒寬奏曹掾路溫書佐薛宣從事於諸掾爲最卑以不習事者署之給事府中及役於外不治獄也約兒寬傳注云

張湯傳注引漢舊儀云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宣帝紀注引漢舊儀文獻通攷攷得十三元列
獄除二者數之實十三也注

廷尉詔獄成帝紀云陸上林詔獄注引漢舊儀

上林詔獄漢書注引漢舊儀云主上林苑中宮館禽獸事

郡邸獄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秘獄劉向

共工獄劉向

若虛獄王禹

都船獄王禹

都司空獄宣帝傳○北堂書鈔引漢舊儀

居室獄漢書

保宮獄李陵傳○掖庭室改

內官獄東方朔傳

請室獄漢書

道官獄漢書十六所道官獄則道官獄不當數之

漢官答問卷二 十

水司空獄 伍被傳注上林有
水司空主囚徒官

暴室獄 實紀注云暴
室宮人獄

今放得者七

太子家獄 治太子官屬太子太傅
見北堂書鈔引漢書儀

東市獄 屬京兆尹御監刑
法引漢書儀下向

西市獄 屬左
馬廄

寺互 表注引漢書儀云寺互都船
獄令治水官是寺互亦有獄

中尉獄 案臨江王竊中尉府署都都為
中尉治粟氏是中尉有獄也

中學獄 劉向傳委安公取人湖北軍注引漢書
儀云尉一人注上書獄是中學有獄也

別火獄 屬大鴻臚表注引漢
書儀云主改火事

漢官答問卷二

十一

振梅堂藏書

新會陳樹鏞

大鴻臚

大鴻臚初名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秩中二千石掌邦國之禮儀太史公禮書云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制初知人情而制禮依人制而

等殺柳述鴻臚云人有才德者則太常主宗廟之禮而五禮之等所以治上下者乃在大行也朝廷之列位能授官各有故事鴻臚司爵故告在焉郊廟行禮請行事既可以命羣司禮記九賓鴻臚

傳之禮記大賓客掌禮禮記皇子封王贊授印綬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禮記封諸侯則臺下鴻臚召拜之禮記諸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奏諡策誅禮記列侯之政皆

掌之禮記職權衡規矩準繩以均平曲直齊一遠近禮記屬官有丞及大行譯官別火郡邸文學治禮主客之屬

鴻臚丞一人秩千石表禮記大行令一人丞一人表禮記初名人武帝太初元年改表掌列侯之政列侯立嗣則掌

之禮記掌贊伯贊辛巳人贊贊令禮記列侯薨及列侯太傅初除之官奏諡策誅禮記策帝紀

譯官令一人丞一人表禮記蓋主蠻夷之來通其言語者也典屬國有九譯令蠻夷初屬

典屬國成帝改并大鴻臚鴻臚有譯官蓋始此時矣禮記別火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置表禮記主改火之事禮記有獄禮記

郡邸長一人丞一人天下郡國皆置邸於京師故設長丞掌之初屬少府中屬中尉

後屬大鴻臚表禮記郡國上計者掌焉有獄禮記郡國上計者禮記文學禮記秩在治禮上平當備為治禮承以

治禮丞禮記主齋祀償贊九賓如謁者兼舉形貌禮記主客主胡客以郎為之禮記主簿唐六典卷十八

宗正高帝七年置禮記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秩中二千石掌親屬表禮記序錄王國嫡

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上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免以上先上

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禮記漢世宗室自主侯而外皆無官職與齊民同惟宗正著

其屬籍而已其親者歲時朝請禮記宗正皆皇族為之禮記歲以諸王世譜差序秩第

之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免失職者宗師得因

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禮記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禮記屬官有丞都司空內者

丞一人表禮記都司空令一人丞一人表禮記主水及罪人表禮記宗室有罪則逮治之禮記

外戚大臣有罪亦繫焉禮記都司空有左右禮記內官長一人丞一人表禮記蓋主公主有獄禮記分寸丈尺掌焉表禮記初屬少府中屬

主爵後屬宗正表禮記景帝中六年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禮記大司農

大司農初名治粟都尉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秩中

二千石表禮記掌錢穀禮記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且見錢簿邊郡諸官請調度

者皆為報給禮記有兵役則轉穀往給之禮記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禮記國家征伐土木之事皆給其費禮記出入之數丞相不與聞禮記司農錢自乘輿不以

給共養禮記屬官有丞及太倉以下七令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

大司農丞二人表禮記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元封元年桑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

人分主郡國禮記元始元年置部丞十三人入部一州勸農桑禮記大倉令一人丞一人表禮記受郡國漕禮記故事漕山東粟四百萬斛於京師用卒六萬

人耿壽昌請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禮記

均輸令一人丞一人表禮記桑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

償其賦費乃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食貨志○又表注孟康曰均輸謂諸富所有輸於官者輸者便而始元六年賈良言願罷鹽鐵無與民爭利 昭帝昭帝 官有利也

均輸官在郡國可攷者

河東 黃勳傳為河 千乘 地理志千乘 東均輸官

平準令一人丞一人表 武帝時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盡龍天下之貨物貴則買之賤則買之食貨志

都內令一人丞一人表 主藏錢食貨志 養民人粟縣官而受錢於都內京師主藏者皆按太

耕田令一人丞一人表 主耕田食貨志 文帝用賈 天子東耕之日親率三公九卿戴青犢

衣青衣載青旗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往出種堂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天子

舉耒三而已御製農政考 耨夫下種初學記

韓官長一人丞一人表 主均輸事所謂韓鹽鐵而榷酒酤也表 初屬少府中屬主爵

後屬大司農表

漢官答問卷三

三

振綺堂書

鐵市長一人丞一人表

郡國諸倉長丞表 大司農耿壽昌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元帝時罷食貨志

郡國農監表

郡國都水表

鹽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表 食貨志表

漢代賦稅之入曰田賦曰算曰征而曰鹽鐵曰榷酒曰海租今攷其大畧錄於篇

高祖初定天下定田租十五而稅一以惠帝紀 中間廢孝惠即位復十五而稅一惠帝

文帝用吳錯之言令民入粟邊郡拜爵各有差錯復言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粟

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勿收租十二年除民租之半十三年盡除民租孝景

二年令田三十而稅一食貨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昭帝 蓋武帝時不

如律至此復之也自是終漢之世皆三十而稅一矣田 高祖四年初為算賦令民

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高祖紀 十二年令

諸侯王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賦費高祖 民有貧萬錢算百二十七曰

算食貨志 元年注 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高祖紀 元年注引漢書食貨志云二十

錢以食天子其二三錢武帝所加故其賦得

年十五期算未十五時則令出口賦二十三錢高祖 令民二十乃算十九歲以前出口賦則不出口賦也

有算高祖 元年注 二年復算賦高祖 女年十五至三十不嫁則五算高祖 買人與奴婢倍算高祖

高祖紀十一年詔欲省賦甚令賦未有程令諸侯王以十朝獻率人六十三

錢以給賦費馬貴與云據四年算賦減半也愚按算賦與賦費是二事馬說非

也算賦一百二十減半亦當六十不當六十三四年言定算賦十一年言賦未

有程則算賦與賦費明是二事蓋諸王列侯國中既賦其民又人取六十三錢

以獻天子也算賦

高祖初定天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高祖 未嘗利其稅入也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賈輜車二算船

五丈以上一算元符四年初算緡錢諸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率二千而一算

諸作有租及緡率緡錢四千一算匿者有罪告者以半界之後得馬息除告緡令

太初四年稅關出入者以給卒食武帝紀 征商食貨志

漢初山海之稅皆屬少府不領於大農食貨志 又多以封諸侯諸侯各擅其利而豪

富之民亦得專之武帝改屬大農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為牟盆孔僅又

使天下鑄作器敢私鑄鐵器鑿鹽鉄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官使屬

在所縣食貨志 宣帝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買元帝初元年罷鹽鐵官元光二年復

之高祖

鹽官之在郡國者三十五今據地理志錄之

河東郡安邑 太原郡晉陽 鉅鹿郡堂陽

南郡巫縣 北海郡都昌 壽光 勃海郡章武

東萊郡曲成 東牟 轅 昌陽 當利 千乘郡千乘

琅琊郡海曲 計斤 長廣 會稽郡海鹽

蜀郡臨邛 巴郡陶忽 隴西郡西縣

按今本地理志不云 有鹽官在臨邛

本補

益州郡連然

北地郡七居 上郡獨樂 龜茲

朔方郡沃塹 五原郡成宜

雁門郡樓煩 漁陽郡泉州 遼西郡海陽

遼東郡平郭 南海郡番禺 蒼梧郡高要

鐵官之在郡國者四十六今據地理志錄之

京兆尹鄠 左馮翊夏陽 左扶風漆縣 雍

宏農郡澠池 宜陽 河東郡安邑 平陽 皮氏 絳

太原郡大陵 潁川郡陽城 河內郡隆慮

河南郡 汝南郡西平 南陽郡宛

山陽郡 廬江郡皖 沛郡沛

魏郡武安 常山郡鄆鄉 涿郡涿

千乘郡千乘 濟南郡東平 歷城 泰山郡嶽

漢官答問卷三 五

齊郡臨淄 東萊郡東牟 琅琊郡

東海郡下邳 胸 臨淮郡鹽漬 漢中郡沔陽

蜀郡臨邛 犍爲郡武陽 南安 漁陽郡漁陽

右北平夕陽 遼東郡平郭 中山國北平

膠東國郁秩 東平國 城陽國莒縣

魯國魯縣 楚國彭城 廣陵國

漢初民酷飲有禁律三人以上無故宴飲則罰金四兩文帝紀 有恩詔則賜酺文帝紀 初即位 赦天下賜酺一統女子百戶牛酒酺 五日帝紀後元年大酺五日民得酺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酺昭帝元始六年從賢良文學之議罷酺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食貨志 漢律禁私酺甚嚴雖大臣亦不得私酺也趙廣漢傳酺飲入刑律伏第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食貨志 少府

少府秩中二千石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及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

周志 天子飲食居處出入宮中之事皆掌焉復後治共養養省樂府諸門閉諸說及宮諸兵什 非去食物也秦能省 領諸官者或以後將軍兼 多以經帥爲之林林傳授賜牛林什 皆爲少府以授外郎多也 列侯至飲附則少府省金食貨志 正月朝會少府給禮後漢書元帝時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 少府錢曰禁錢給天子私用表 軍國之事不及也

屬官有承及尚書以下十七官白尚書至東閣凡 又中書謁者以下八官十七官表云十二 又胞人以下三長承又上林十池監

少府承一人秩千石表凡八官表云七

尚書令承說見

符節令一人承一人表 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四人符璽郎

萬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史二百石掌書符節 令千石位次

御史中承符節 初以列侯領之史記四后紀 其職之重可知矣有所拜召治書御

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禮延年

唐六典八曰漢舊儀云天子有六璽皆白玉螭獸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

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虞喜志林曰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舊漢

儀又云以皇帝行璽爲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徵大

臣以天子行璽外國事以天子之璽鬼神事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

囊白素囊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著有事及發外國兵用天子信璽封拜外國及

徵召用天子行璽賜匈奴單于外國王書用天子之璽下竹使符徵召大事行州

郡者用皇帝信璽諸下銅獸符發郡國兵用皇帝之璽封拜王公以下遣使就授

皆用皇帝行璽若車駕行幸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以從天子之信古曰璽今日

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天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也

靈光傳注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又漢舊儀皇帝璽以金銀鑄組侍

中負組從

唐六典八又云主符三十人漢文帝時與郡守竹使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鎮

圭納兵爲銅獸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牙璋各分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皆符

合爲信

劉屈整傳初漢節尚赤辰太子反更為黃旄加上

太醫令一人表承 口數無疑 主天子之醫藥天子皇后病則大臣監和藥禮光 太常亦

有太醫之官太常之醫蓋主國之醫事少府之屬則主宮中之疾病也

侍醫主侍天子之醫大臣有病亦使往治之英安志注 乳醫主視產乳靈光傳注詳

大官令一人丞七人及主天子之膳食表 歲不登則大官損膳表 大將出師則供其

齋禮去 伏日賜從官肉則具之東方 天子從官實周禮 及天子所優老臣張四 及待詔黃門

者李時 皆共其食上食用黃金鉗器御覽引 有凌室以藏冰禮

食監凡天子之食皆主之大官關之而後行事禮光傳謂大官上乘與食如故食監未釋服未

監之職禮 此可知也

獻食丞禮周禮注云

左丞主飲食禮周禮注云

甘丞主膳具禮周禮注云

果丞主果實禮周禮注云

漢官答問卷三

七

海水主海物平帝紀注云 海稅案海丞與果丞同治果

湯官令一人丞一人表主餅餌表注 禮志云

導官令一人丞一人表主擇米表注

圖差官之在郡國者今據地理志錄之

南海郡 交趾郡 牂牁

樂府令一人丞三人緩和三卒省表 主聲樂之事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

大樂鼓員六人

嘉至鼓員十人

郡戰鼓員二人

騎吹鼓員三人

江南鼓員二人

淮南鼓員四人

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歌鼓員二十四人

楚嚴鼓員一人

梁皇鼓員四人

臨淮鼓員三十五人

茲那鼓員三人

凡鼓十二員百二十人朝賀置酒陳殿下

外郊祭員十三人

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

兼給事雅樂用四人

夜誦員五人

剛別拊員二人給盛德

主調虺員二人

漢官答問卷三

八

聽工以律知日冬至一人

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

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

竽工員三人成帝罷一人

琴工員五人成帝罷三人

柱工員二人成帝罷一人

繩絃工員六人成帝罷四人

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成帝罷六十一人

張瑟員八人成帝罷七人

安世樂鼓員二十人成帝罷十九人

沛吹鼓員十二人

族吹鼓員二十七人

陳吹鼓員十三人

商樂鼓員十四人

東海鼓員十六人

長樂鼓員十三人

綬樂鼓員十三人

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成帝時罷之

治竿員五人

楚鼓員五人常從倡三十人

常從象人四人

詔隨常從倡十六人

秦倡員二十九人

秦倡象人員三人

詔隨秦倡一人

雅大人員九人

漢官答問卷三

九

振聲堂書

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

巴四會員十二人

鈹四會員十二人

齊四會員十九人

蔡謫員三人

齋謫員六人

琴瑟鐘磬員五人

凡一百六十八人皆鄭聲成帝時罷

師學百四十二人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成帝時罷七十人凡八百二十九

人屬樂府令承成帝不好音即位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

衛之音者條奏別屬他官於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罷樂府官罷四百四十

一人共三百八十八人改屬大樂

樂府音監

樂府游微

協律都尉

若虛令一人表左右丞各一人

獄主治庫兵將相大臣

發弩官之在郡國者今據地理志錄之

南郡

考工室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表主作兵器弓弩刀鏡之屬成則

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繩綬諸雜工

左弋令一人丞九人尉九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飲飛

苑雁給祭祀

居室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甘泉居室令一人丞五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昆臺

東織令一人丞一人河平元年省表

西織令一人丞一人河平元年更名織室

令史

東園匠令一人丞一人表主陵內器物

胞人長一人丞一人表主宰割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表

均官長一人丞一人表

上林十池監

中書令漢初無之武帝游宴後庭置之

事

權突

中謁者職蓋如謁者以闈人為之居禁中漢時諸官名中者皆闈人也漢初以親信

之臣為之灌嬰以列侯居是職則非宦者矣

中謁者又名內

高者見官帝紀

漢官答問卷三

十

振聲堂書

表云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通典卷二武帝遊宴後庭始

以官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原注不詳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

者令日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爲之愚按中謁者之官武帝以前有之呂后紀八年封謁

後數見於列傳而表不列其官班氏謂中謁者即中書謁者乎改賈捐之傳有中

謁者不宜受事立止之語捐之當元帝之時正中書令用事而云中謁者不宜受

事立止則非一官明矣然表有中書謁者而無中謁者何也司馬遷傳石顯傳賈

捐之傳數言中書令未嘗言中書謁者令揚柳傳有中書杜氏謂之省文亦不可也何

也武帝使閹人領尚書事則日中尚書石顯傳謂爲中尚書一語嚴分別漢制凡外庭有此官又

令則日中尚書令省文日中書令中尚書中謁者二官也何可合爲一乎合爲一

則足文日中尚書謁者令不亦贅乎既有中謁者又設中書謁者不亦復乎蓋武

帝之前有中謁者而中謁者無令以謁者無武帝又置中尚書令成帝惡中尚書令

專權改爲中謁者令止行中謁者事不得干預尚書政非如表及杜氏所云也至

杜氏謂成帝更以士人爲之此語尤非成紀指尚書而言非指中書也

漢官答問卷三 十一 振精堂叢書

黃門令一人丞一人黃氏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范光有畫工范光侍

詔黃門者食大官衣御府得召見李天子駕法駕則黃門令校駕北齊書

黃門侍郎選諸郎給事黃門因曰黃門侍郎孔光子放爲侍郎給事黃最爲親近曾贊以黃門

引勳則子賦書云今者年少得黃門侍郎也侍從左右關通中外後書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書至署長一人續百官志有此官玉堂署長一人續百官志有此官

黃門馬監主養馬金曰黃門狗監主養狗司馬相如

黃門倡監主倡東方朔傳又周禮疏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徵車迎自示慎重續百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殿中

以虞非常文紀注中黃門官者爲之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文選加刻勳引漢文初學記器物引

黃門持兵三百人侍宿漢書中黃門先從僕射一人黃門令領黃門謁者騎吹日先從僕射領旄頭漢書居則

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續百黃門書者假史漢書

鈞盾令一人丞五人尉兩人表典諸近苑回游觀之處奇木珍果鈞盾所職

有鈞盾先從漢書有弄田昭帝紀尚方令一人丞一人表主巧作王吉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方士工巧

之徒於此待詔漢書工官之在郡國者今據地理志錄之

河內郡懷 河南郡

潁川郡陽翟 南陽郡宛

泰山郡 濟南郡東平陵

廣漢郡雒 蜀郡成都

御府令一人丞一人表主天子衣服表典宮婢作中衣服及浣補之事續百

服官之在郡國者今據地理志錄之

陳留郡襄邑 齊郡臨淄

永巷令一人丞一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掖庭有僕射表掌後宮續百娃好以下皆居

掖庭臣下有獻女者入掖庭爲家人漢書或待詔掖庭元紀官奴擇給書計孫氏案從侍中以下

爲倉頭孫氏案青犢與百官從事從入殿中省中侍使令者皆官婢擇年八歲

以上衣緣曰宦人孫氏案不得出省門置都監老者曰婢

婢宦人給使尚書侍從皆使官婢不得使宦人奴婢欲自贖錢千萬免爲庶人宮

殿中官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傳言曰作者歌傳以呼召侍中以下署長宦者及郎署長各

暴室丞主宮人疾病若皇后貴人有罪者亦就此後書暴室丞司夫主治罪人

掖庭有獄蓋以囚宮中罪人者而庭臣有罪亦時繫焉劉勰

漢官答問卷三 十一 振精堂叢書

五合律冊9反

496

內者令一人承一人表掌帷帳後漢皇后紀 宮中布張諸物禮自官廷 外儀侍其帝位猶木火宮內

宦者令一人承七人表天子欲親其臣則令待詔宦者署禮武備東 宦者有五尚尙冠方朔傳

尚帳尙衣尙席尙食孝思

金官銅官陂官湖官之在郡國者今據地理志附錄於此

金官

桂陽郡

銅官

丹陽郡

陂官

九江郡

湖官

九江郡

漢官答問卷三

十三

振綺堂叢書

執金吾

執金吾初名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長○漢制功臣及遠從起程者賜執金吾是漢初本有此名但不知其職掌何如秩中

二千石掌徵循京師戒何非常水火之事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徵於外相為

表裏續官志月三繞宮外主兵器官志糾京師豪強不法者都鄙傳是時民畏罪自重而都鄙先

安左右衛尉此二傳可知中尉之職衛尉傳上廢太子諫聖廟之屬上以爲長者則

有車士張釋之傳中緹騎三百人無秩比吏食奉續官志執金吾出從六百騎走六

千二百人北齊書與馬導從充滿道路續官志督捕盜則司馬都候屬焉漢書

屬官有承及候司馬千人中壘等四令承又式道候京輔都尉皆屬焉

執金吾承二人秩千石表

候表

司馬表 又名中司馬李尤

漢官答問卷四

千人表

中壘令一人丞一人尉二人表

寺五令二人丞一人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表表注引漢書云寺五屬屬令

式道左右中候候承表凡三候承車駕出還式道候持應至宮宮門乃開表注引

左右京輔都尉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表主三輔兵

漢有南北軍南軍者衛尉掌之所以衛宮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是也北軍者中尉掌之內衛京師外備征伐百官表云中尉掌徵巡京師是也何以

知衛尉掌南軍也高后紀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

殿門產欲入宮爲亂殿門弗內產不得南軍遂爲宋虛侯所誅故知衛尉所掌即南

軍也表注引漢書云中尉掌北軍也百官表中尉之屬有中

壘令承而表又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夫中壘校尉而掌北軍之壘門則北軍有

中壘之名可知中尉之屬官有中壘令承與尉則中壘即北軍而爲中尉所掌又可

知也中尉所掌何以名北軍也高祖紀蕭何立未央宮北闕東闕顏師古云北闕爲

正門又有東闕其西南則無門闕矣據此則未央宮以北闕爲正門而中尉屯重兵

於其外以備非常以其地在北故曰北軍也衛尉所掌何以名南軍也未央宮正門

雖在北而其殿皆南向衛尉屯兵殿門內以衛宮以其地在南故曰南軍也錢文字

補漢兵志云北軍在未央北爲軍壘垣置中壘校尉以一校守之此則大誤也百官

志明言中壘校尉掌北軍之壘門非掌北軍也且中壘校尉表明言武帝置而錢氏

別無證據直斷之曰高帝置武斷其矣蓋北軍自是中尉所掌而京師重兵實在於

此不敢盡寄其權於一人也於是設監軍御史以監之監軍御史見胡建傳又曰又未已也

又設中壘校尉以掌其壘門又未已也時使重臣領其兵如高后使呂祿文帝使宋

昌宣帝使張安世是也中壘校尉之掌北軍壘門非掌北軍猶之太尉勃既入北軍

即令朱虛侯監軍門也中壘校尉可謂之掌北軍然則朱虛侯之監軍門亦可謂之

掌北軍乎錢氏之誤不待辨而明矣錢氏又謂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引文帝紀

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罷衛將軍軍爲證不知文帝初即位宋昌以衛將

軍兼領南北軍此時宋昌以一人兼領三軍衛將軍軍一也漢制將軍皆有兵符帝紀淮南

漢官答問卷四

軍二也北軍三也文帝所能是衛將軍軍南北軍無恙也故三年即發中尉兵屬衛

將軍軍長安也若已盡罷則中尉安得復有兵可發乎錢氏又云三輔之兵中尉主

之錢氏以北軍爲中壘校尉所掌故謂中尉專掌三輔兵不掌北軍不知百官公卿

表云中尉掌徵巡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寺五武庫都船四令丞又

式道左右中候承及左右京輔都尉則中尉不止掌左右京輔都尉可知矣其屬官

之中壘寺五即北軍官也文獻通攷謂南軍屬衛尉北軍屬中尉其言不誤而以光

祿勳所掌亦爲南軍則非也然文獻通攷載山齋易氏辨光祿勳非南軍之說甚詳

而不能從之可謂無識矣光祿勳所掌非南軍至於俞理初癸巳彙稿有漢南北軍義一

篇以南軍爲未央衛尉北軍爲長樂衛尉則大非也漢時以長樂宮爲東宮未央宮

爲西宮漢夫傳所謂程李皆東西宮衛尉是也兩宮之名東西者以其一在東一在

西也晉灼注李廣傳以長樂爲西宮非也漢人謂太如俞氏之說則兩宮衛尉當名東軍西軍不當

名南軍北軍東宮之衛曰北軍西宮之衛曰南軍何所取義乎其非一也諸呂欲爲

亂則先據南北軍文帝欲自固則使宋昌領南北軍蓋文帝以前京師之兵止有此

二軍得此二軍則兵權在手榮不敢動也改蓋寬饒傳衛士不過數千人而高帝紀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請覆脫卒得數萬人中尉兵籍多於衛尉數倍如俞氏說則諸呂欲爲亂僅據兩衛尉之兵太尉定亂亦僅藉兩衛尉之兵反置中尉數萬之衆而不問有是理耶其非二也且俞氏以長樂衛尉爲北軍改展太子傳言太子發長樂宮衛尉斬江充劉屈氂傳言太子使任安爲北軍兵安受節閉軍門不肯應太子是太子得長樂衛兵而不得北軍也如長樂衛尉北軍則太子已發長樂衛何以又使任安發北軍乎其非三也俞氏又云張安世傳云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獨名北軍者夫既曰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則北軍之別至於俞氏武宣時有獨名北軍者一語甚不可解俞氏之意豈以張安世傳云兩宮衛尉城門北軍謂兩宮衛尉即名北軍耶此則俞氏之尤誤也張安世爲衛將軍實統四軍兩宮衛尉二也城門三也北軍四也蓋京師重兵一人領之矣若張安世僅領兩宮衛尉北軍即兩宮衛尉之別名漢書惟言兩宮衛尉足矣何必贅北軍二字且城

漢官答問卷四

三

振務堂叢書

門兵者武帝因太子在外而設與兩宮衛不相涉兩宮衛可曰北軍豈城門兵亦可曰北軍耶其非五也百官公卿表云長樂衛尉不常置若長樂衛尉爲北軍是北軍不常置矣何以北軍屢見於漢書而南軍僅一見高后時一見刑法志耶且宣帝紀云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初置衛此必宣帝之前曾能長樂衛也而宣帝之前屢言北軍抑又何耶其非六也南北軍制錢文子馬貴與鉤稽班史言之已詳然時有誤今辨明之如此俞理初之說最爲無理故亦辨之

太子太傅
太子太傅掌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秩二千石漢儀

太子少傅
太子少傅以輔導爲職每朝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統廣

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

門大夫員五人秩六百石表

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表如三署中郎續百官志又有中庶子馮奉世傳以交任爲太子中庶子

洗馬員十六人表如謂者太子出則當直前道威儀唐六典二十三

舍人表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續百官志多以任子爲之

太子詹事
詹事掌太子家秩二千石表

屬官有承太子率更家令承僕中盾衛率尉廳長承表

詹事承一人表

太子率更令一人表主庶子舍人更直宿職似光祿續百官志

家令一人承一人表主倉穀飲食職似少府同

太子僕長一人承一人表主車馬秩如太僕上

太子中盾長一人承一人表主周衛徵循同

太子衛率長一人承一人表主門衛士同

太子廄尉長一人承一人表主車馬同

皇太子稱家動作稱從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食四十縣日湯沐邑庶子舍人五日

漢官答問卷四

四

振務堂叢書

一移主率更長不會輒斥約決

皇后詹事大長秋漢儀

皇后詹事一人表位在大長秋上主中諸官續百官志成帝鴻嘉三年省并大長秋表既省則當皇后法駕出中調者職更權兼詹事奉引訖罷續百官志

屬官中長秋令一人承一人表宦者爲之表

私府令一人承一人表宦者爲之表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續百官志

永巷令一人承一人表宦者爲之表主宮人續百官志

倉廩長一人承一人表宦者爲之表

祠祀長一人承一人表宦者爲之表

中太僕一人秩二千石續百官志蓋主皇后車駕

中宮謁者令一人中宮謁者四人表宦者主報中章續百官志

大長秋初名將行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續百官志或用中人或用士人表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當謁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續百官志掌凡中宮之事成帝省詹

事則中宮諸官皆統之

皇后玉璽文與帝同金螭虎紐皇后食三十縣曰湯沐邑太平御覽引漢書

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繅三盆廣雅示羣臣妾從春桑生而皇后桑於苑中漢書

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羊家蠶神曰苑蠶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

獻於蘭觀皆賜從采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以作祭服皇帝得以作縷縫衣

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漢書 皇后五日一上食食賜上左右酒肉留宿

明日平旦歸中宮上 皇帝聘后金萬斤上 立后太子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女子牛

酒繪帛夫增秩上

漢興因秦制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至武

帝制婕妤嬪倖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

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嬪倖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倖華視真二千石比

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

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

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樂靈保林良使夜者視百石上

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傳

皇后稱中宮婕妤好見大長秋稱皇后為婕妤下與坐稱起禮比丞相倖華見女長御

稱謝及太子傳注引 禮比將軍御史大夫昭儀見稱謝比中二千石貴人見稱皇后詔曰

可禮比二千石美人無數婕妤以下皆居掖庭置令丞監監官者女長御如侍中

皇后一人婕妤至貴人皆至十數人美人比待詔無數元帝成帝時至千人上

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好行則對壁坐則伏尚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

茵四人輿以行上

掖廷令書漏未盡八刻廬監以齒次上婕妤以下至後庭訪白錄所錄所推當御見

刻盡去絳珥蒙被入禁中五刻罷即帶女御長入扶以出御賜銀環令書得環數計

月日無子罷廢不得復御上

宮人擇宮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嫁乳母取宮婢上

水衡都尉

水衡都尉秩二千石武帝元鼎二年表以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

及楊可告緡上林材物菜乃令水衡主上林食貨志 平其稅入注 典上林禁苑共張官館

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漢書 武帝時水衡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

武帝時水衡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

水衡錢為天子私藏實紀 孝元時水衡錢二十五萬萬王嘉

屬官有丞及上林等九令丞衡官等七長丞

水衡都尉丞五人表

上林令一人丞八人尉十三人表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獸送大官官志

上獵則掌其事禮記 有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官館事成帝建始元年罷成帝紀

漢書云上林中明池鑿池幸者池取魚鱉給用魚鱉千枚餘給大官上林苑廣三百里百五十亭苑中養禽

獸祭祀官用鹿下牧畜免無數飲鹿具餅以射鳥雁祭祀酒每射得鹿頭以上給大官又上林中天子遇秋冬

均輸令一人丞一人表

御差令一人丞四人表注 初屬少府表注

禁囿令一人丞一人尉二人表

輯濯令一人丞一人表注 刺船郎為黃頭郎郭通

鍾官令一人丞一人表主鑄錢表注 初屬少府表

漢興令民鑄榆莢錢孝文時更鑄四銖錢其文曰半兩除盜鑄令使民放鑄武帝

時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兩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百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

小橋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

皆死後又以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周郭其質後又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

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

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官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銷

之輸入其銅三官

貢禹傳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一歲十萬人以上

漢官答問卷四

五

振綺堂

漢官答問卷四

六

振綺堂

技巧令一人丞一人成帝元始二年省表

六廢令一人丞一人成帝元始二年省表

表 顏師古云太僕有六廢官而水衡又云六廢技巧是則技巧令丞自士林平屬其數過有九若以技巧六廢為一則僅得八耳慎注殆誤也

辯銅令一人丞一人表 主辯銅之種類表

衡官長一人丞一人初屬少府表

水司空長一人丞一人表 有獄主囚徒 伍穀傳僅為上林中都官諸獄書注上林水司空主囚徒官也

都水長一人丞三人表

農倉長一人丞一人表

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 表○玉海百二十四采劉氏說云都水官處有之甘泉上林長是一官官漢書水是一官百官以下凡六官及言七官誤也按此條可疑當再攷

將作大匠

將作大匠初名將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掌治宮室表 修作宗廟路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續百官志 天子加恩大臣於其死則令將作為之穿土 張安世傳 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

世傳 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

漢官答問卷四

七

職制卷四

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陳車石外方立先開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葬臣 續禮儀志注引漢書儀

屬官有丞及右庫等四令丞

將作丞二人表

石庫令一人丞一人表

東園主章令一人丞一人表 主大材以供東園大匠 表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木工表

左校令一人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丞一人 辛武對以交存為石校丞以軍功補侍郎

前校令一人丞一人

後校令一人丞一人

中校令一人丞一人

五校令主工徒 有 有大工役則率其徒以往 昭紀卷中二千石將

主章長一人丞一人表 掌凡大木 表

三輔原注宋定

三輔治京師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馮翊涇城以西為扶風 表注引

漢制選太守高第為三輔初試守滿歲為真遷九卿選郡國縣令長高第入為三輔

縣令

京兆扶風馮翊為三輔雖始於武帝太初元年而太初之前已有三輔之名東方朔

傳有三輔之地之語蓋當時以中尉及左右內史為三輔也

天下諸郡吏皆用本郡人惟三輔得用他郡人為之他郡卒史皆百石獨三輔有二

百石卒史所謂尤異也 見黃朝張敞傳

京兆尹

張敞傳

漢官答問卷四

八

職制卷四

漢初內史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二年更右內史為京兆尹秩二千石 表 天子駕法駕則奉引 史考文 與太常同典祭祀 東方朔傳 負課殿則免 見黃朝 勝任則免 見黃朝

屬官有丞及長安市尉兩令丞都水鐵官兩長丞

京兆丞一人秩六百石表

長安市令一人丞一人表

長安尉令一人丞一人表 主為官食 王嘉傳長安尉給其注云長安有尉主為官食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表 治渠隄水門 表 太常大農少府水衡三輔皆有都水表 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 續百官志 成帝以都水官多置左右使者各一人至

哀帝罷之 唐六典 時使朝臣領護之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中郎將領護三輔都水馮翊以

鐵官長一人丞一人表 漢大夫領馮翊水息夫尉持節領護三輔都水

左馮翊

武帝改左內史為左馮翊

屬官有丞及度儀等令長丞

馮翊丞一人秩六百石表

驩寧令一人丞一人尉一人表 虞主倉穀驩主養性皆所以供祭祀表

左都水長一人丞一人表

鐵官長一人丞一人表

雲壘長一人丞一人表

長安四市長一人丞一人表

右扶風

漢初以主爵都尉屬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右

內史地列侯更屬大鴻臚表

屬官有丞及掌畜等令長丞

扶風丞一人秩六百石表

掌畜令一人丞一人表 掌畜牧 尹翁歸傳家有罪輸掌畜使所至 東方朔傳曰益為有扶風畜牧之所

都水長一人丞一人表

鐵官長一人丞一人表

廩長一人丞一人表

廩廚一人丞一人表 五時在廩故有廚表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郎官徒二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奸猾後

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表 元帝初元四年去節 表C諸葛豐傳元帝加為司隸校尉時中許章

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表 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除校尉字冠

皆制之 陳世傳司隸奏治不奔獲獲置傳為司隸丞孔光四時行國設官

行焉 漢書禮傳司隸校尉無所適才大 位在司直下初除兩府其有所會居二千石前

與司直并迎丞相 初方 每會後到先出 諸廷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九卿下初

除詔大將軍三公進謁持板揖公議朝賀無敬召入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上稱爲

司察之位奉使之臣月奉數千 從事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百官犯法者功曹

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主錄衆事簿曹從事主財穀簿

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 事後漢改爲別駕者也且西漢別駕從事一人則司隸不當止有

一別駕從事也故今 有假佐 王符傳注云漢官假佐取 內都官更書後給事諸府

八校尉

城門校尉秩二千石掌京師城門屯兵八屯各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表注云門各有候置望

武帝征和二年始置城門屯兵 武備紀太子已 結置城門屯兵 後多以大臣領之 表注云門上立以列侯

至開幕府得舉吏 錢文子補兵志說外夷兵備成都侯 有候以主開閉 表注云漢置城門候

承有司馬表 中學校尉秩二千石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武帝初置表尉一人主上書獄上章

於公車有不法者以增北軍尉以法治之 劉向傳注引漢書 有承有司馬表

屯騎校尉掌騎士秩二千石武帝初置有承有司馬表

步兵校尉掌林苑門屯兵秩二千石有承有司馬武帝初置表

越騎校尉掌越騎 注如氏曰越人 秩二千石有承有司馬表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注長水胡名宣曲胡騎之屯於宣曲者自知錄二十七曰長水非胡名也 紀志蓋置漢置長水以近咸陽當得此山周嗣史記索隱云官長有長水

射擊校尉掌待詔射士秩二千石有承有司馬武帝初置表

虎賁校尉掌輕車秩比二千石有承有司馬武帝初置表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秩二千石有承有司馬不常置表

西域都護 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 鄭君傳以

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表

戊巳校尉 戊巳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承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六百石 表〇日知錄二十七漢書

右注曰戊巳校尉者魏安西域無常置也戊巳四季皆主故名官也時有戊校尉亦有巳校尉一說戊巳位在中央全所

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戊巳也百官公卿表注亦云二說漢官儀曰戊巳中央竊謂四方又開東種以爲東勝故戊

巳爲校尉處處曰校尉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佐戊巳爲校尉則不獨西域雖平時校尉亦有部伍也又知其甲乙八名皆

有而西域則置二官軍部傳戊巳校尉屯田防軍故地爲傳漢使已校尉屯田 表而後漢書歌恭傳爲校尉屯後

王部金浦城者闕處為已校尉
前王御城中故師右以為無常所

護光校尉

護光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後漢書光武紀引漢官儀

護烏桓校尉

護烏桓校尉孝武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置之擁節監領秩比二千石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

諸校尉多以世臣子弟及貴戚為之

奉車都尉

奉車都尉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靈光傳以親幸之臣為之多

兼官金瓶以水天子駕法駕則御孝文紀注

駙馬都尉

駙馬都尉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表以親幸臣為之多兼官金日磾以光

加官

侍中加官全安上傳金涉以有曹拜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大官令主

漢官答問卷四

十一

振綱堂藏書

郎中無員功高者一人為僕射唐六典卷八引得入禁中表○結志引漢官儀云侍中與中官俱禁中

有事入禁中則出禁中非非法白請及出省戶休沐往來過直事選舊儒高德博學淵

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續百官志引漢書漢儀○又漢書

從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與服掌乘輿服物唐六典引孔安國以儒者

為之掌唾壺漢書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續百官志或以為非加官者漢書

皆以親幸之臣為之以御見侍中諸加官亦稱侍中續百官志

左右曹亦加官所加與侍中同受尚書事表日上朝謁秩二千石漢書天子欲親近

其臣則使為之與廷尉杜延

諸吏加官所加與侍中同表得舉法按劾職如御史中丞成紀文帝選賢者為之賈山

中常侍加官所加與侍中同得出入禁中表文帝選賢者為之參用宦者侍中左貂

中常侍右貂冠冠冠銀瑠附蟬為飾分掌乘輿服物後漢書宦者傳周六

散騎常侍加官所加與侍中同表持節夾乘輿車史記文選傳

給事中加官所加三公列將軍列侯九卿至大夫博士議郎郎中表云給事中亦加官議大夫

老漢云武帝時終車以休者給事中官田延年以大司農杜延年以大夫魏相以御史大夫元帝時馮異以內侍
更在以前正成帝時幸靈思以行將軍長帝時惟賢以大夫馬是三公列將軍九卿皆得加之不止大夫博士議郎也按孔
光以太傅官以故丞相列侯特進張禹
子以黃門郎則太傅列侯亦得加矣 掌顧問應對表 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多名儒國親為
之

武帝以後諸加官皆為親近之臣而給事中尤為親要宣帝與魏相謀霍氏則使
以御史大夫給事中霍光以田延年謀廢立則引延年給事中哀帝寵董賢則以
大司馬給事中其職之親要可知矣給事中入侍禁中與謀政事其尤親信者權
在丞相之上侍中亦較諸加官為親然無事權所加多天子私人若張放及董賢
之流漢書初為侍中後乃極天下之親幸而不與政事非如給事中之居要地也唐六
典八引漢舊儀云給事平尚書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如舊
儀之說則給事中是左右曹之別稱攷之息夫躬傳為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而
下文詔書云給事中光祿大夫而不言左曹則舊儀之說信矣然張禹以諸吏辛
慶忌以諸吏故騎則非左右曹矣而有給事中之稱終軍以諸吏魏相以御史大
夫則職事官不惟非左右曹且非加官矣亦有給事中之稱何也蓋初為左右曹

漢官答問卷四

十一

振綱堂藏書

之別稱後則凡給事內朝天子左右親近之人皆得有此稱矣錢曉徵漢書拾遺
云漢書稱中朝官或稱中朝者或稱朝者其文不一惟劉輔傳注孟康曰中朝內
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吏六百石
為外朝此注最分明蕭望之傳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
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
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漢書傳又有光祿大夫
非內朝官而孔光龔勝得與議者加給事中故也此傳太中大夫谷永亦以給事
中故得與朝者之列則給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光祿勳掌宮殿
掖門戶在九卿中最高為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
軍兼領光祿勳而楊惲為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孫會宗書自稱與聞政事也
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有武帝始以殿助主父假輩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
其秩尚卑衛青霍去病貴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
外又至前後左右將軍在內朝預聞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者俱自托為腹

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檢而得也

又云自侍中而下漢世所稱中朝官也亦謂內朝臣致高祖時盧縮為將軍常侍
中孝惠時侍中皆駕馭具帶傅脂粉是漢初已有侍中武帝初嚴助朱買臣皆侍
中貴幸用事始與聞朝政厥後衛青霍去病皆山侍中進而權勢出宰相右矣武
帝時霍光韓增皆為郎遷諸曹侍中宣帝時蘇武杜延年劉安民為右曹張延壽
為左曹此左右曹之始宣帝時楊惲為諸吏光祿勳此諸吏之始宣帝時已有諸吏
時張病為散騎中郎將張勃劉更生為散騎諫大夫此散騎之始司馬相如以贊
為郎事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則景帝時已有常侍武帝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
詔以由傳亦漢文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徵行而東方朔亦為常侍郎然其時未見中常侍
之名帝時有中常侍至元成以後始有之元帝時有中常侍許嘉成帝時有中常侍
閔成帝欲以劉歆為中常侍大將軍王鳳以為不可乃止哀帝時有中常侍王閔
宋宏等皆士人也後漢中常侍並以宦者為之非西京舊制矣

新會陳樹鏞

爵

爵二十級一公士注其於一上造注有威命於三騎長注以租帶馬四四不更注言不復五大夫注

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注得乘車九五大夫注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注言其

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注更言主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注言主上十七駟車

庶長注言乘馬也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注言徹侯民有年爵一級五十六免無

爵為士伍年八十乃免注其免五大夫復一人注其復七大夫與令元禮注其禮高祖

時公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公大夫以下復其身及戶勿事注其勿事其後則不然也孝惠

以後令民有爵得賣之朝廷亦令民買爵贖罪入粟買爵而爵賤矣注其賤矣

年謂今受爵而後賣者無所流移其爵為令文帝時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五大夫萬二千石大庶長成帝元

帝三年令民買爵級千錢 孝惠紀應劭注云一級一千二百石六級萬石應劭注云一級一千二百石六級萬石

漢官答問卷五

關內侯食邑而無國土有號注其號朝朔望注其朔望

武帝元朔四年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

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注其郎凡十一級一曰造士二曰閑輿衛三曰良士四

曰元戎五曰官首六曰乘鐸七曰千夫八曰樂卿九曰執戎十曰政戾庶長十一曰

軍衛注其軍衛

列侯

列侯金印紫綬表漢初封功臣為列侯割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其治國如古

之諸侯有相有御史大夫注其大夫得治其民自置吏得賦斂錢注其賦斂文帝

時尚諸列侯之國注其國文帝二年詔令列侯各居其國更置官吏給繒絮列侯亦無出朝訓

御史大夫後元二年省列侯之國自是之後列侯多居京師注其京師景帝中元三年省

及郡國之居長安注其長安其國之政皆相主之侯惟食租稅注其租稅

有罪者遣歸國歸國者比之遊漢異乎初制矣注其初制

列侯有相有家丞門大夫表盡食其國之丁算田租注其田租

萬則百不租二百則五十又云從封平原戶口如故而租半夫戶口如故而租一萬三千六百四十而租人上車

何人入思之乃明其故漢書注其漢書在云食一戶者租三十算丁之算則三百六十也三算者漢初時人丁逃亡戶不

丁多者不止三丁而田租又少也漢書注其漢書戶口約以三丁為率矣富戶三丁而租于千餘萬者

戶賦之以此賦之知不特食丁租其田租亦食之也又賦通效卷十有列侯別有注其別有不盡封一縣封一鄉者亦名

列侯注其列侯如公孫康以高城之半律亦有不以地為號者注其不以地為號四時得賜錢注其賜錢

封及之國大鴻臚奏策薨大行奏論誅遣中大夫弔視喪事因立嗣其葬國得發民

挽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注其三百人位在九卿前御史大夫下注其御史大夫

權勢注其權勢其居京師縣道吏給事侯家注其侯家雖無職有大事則與議其有寵者每怙

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府省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則免國

後封侯之典濫矣而上之待之者亦極苛刻武帝元鼎四年因耐金失侯者百六人

此如事國人過律不齊為太常犧牲瘦為太常衣冠道橋壞知民不用赤側錢為

賦不償人責六月出入屬軍問出國界臨諸侯喪後葬過律買樂外禁物入上林盜

鹿為太常不繕園屋闌出入關為太常酒酸為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行馳道中

挾詔書奪公主馬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闌入甘泉上林受故官送貨子錢不占租

取息過律恐獨取雞以食償買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使人為秋請

乘印綬出國役增落行不請長信注其長信買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賈五百以上婢

自贖為民復畧為婢當歸人宅不與注其不與乘馬以入宗廟注其乘馬皆非大罪亦皆削爵

甚者且論罪焉網太密矣注其網太密

錢曉徵侯國政

漢制列侯所食邑為侯國西京侯者封戶有多少所食或盡一縣或止一鄉一亭皆

以侯國稱之陳平封陽武之戶歸鄉公孫丞相封高成之平津鄉匡衡封僮之樂安

鄉師丹封厚邱之中鄉何武封不其之汜鄉所食不過一鄉皆別於縣而自為侯國

恩有降殺秩無符卑也後漢始定為郡縣侯鄉侯亭侯之差於是侯而不

爲國者矣高祖之世功臣侯者百五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武昭以後侯者班表始著其地亦有不備者蓋疑而闕之或轉寫脫去也地理志載侯國皆據當時見存者若中山之曲逆陳平所封清河之鄒縣布所封南陽之冠軍霍去病所封汝南之定陵清于長所封丹陽之秣陵胡都易王子所封魏郡之陰安濟北貞王子所封志皆不云侯國者其時國已除也攷哀平間侯國志皆不書王子侯表堂鄉以下十一侯恩澤侯表殷紹嘉以下三侯皆成帝綏和以後所封而志亦不之及然則志所書侯國蓋終於成帝元延之末惟博山一侯或後人增加也志稱侯國二百四十一今數之止百九十有四予證以諸表各標其始封姓名又補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後之讀班史者庶有取焉

漢官答問卷五

三

振綺堂叢書

| | | | | | | | | | | | | | | |
|--------|--------|--------|--------|--------|--------|--------|--------|--------|--------|--------|--------|--------|--------|--------|
| 河東郡 | 陽平 | 東郡 | 陳留郡 | 長羅常惠 | 類川郡 | 成安郭忠 | 汝南郡 | 陽城劉德 | 博陽內吉 | 南陽郡 | 鄧何 | 南郡 | 高成 | 江夏郡 |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陽平失注 |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鍾武 | 廬江郡 | 松茲 | 九江郡 | 當塗 | 山陽郡 | 城都 | 廣成 | 廣成 | 陽高 | 魏郡 | 卽裴 | 鉅鹿郡 | 象氏 | 常山郡 | 桑中 | 清河郡 | 東陽 | 涿郡 | 廣望 | 勃海郡 | 定 | 參戶 |
| 鍾武失注 | 廬江郡失注 | 松茲失注 | 九江郡失注 | 當塗失注 | 山陽郡失注 | 城都失注 | 廣成失注 | 廣成失注 | 陽高失注 | 魏郡失注 | 卽裴失注 | 鉅鹿郡失注 | 象氏失注 | 常山郡失注 | 桑中失注 | 清河郡失注 | 東陽失注 | 涿郡失注 | 廣望失注 | 勃海郡失注 | 定失注 | 參戶失注 |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漢官答問卷五 |

王高帝遣金璽紱綬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

羣卿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

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少府博士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

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

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

使御史大夫廟立皇子子傳出拜於洛陽上東門外王莽及初封之國大鴻臚奏

證策誅莫遺光祿大夫弔慈昭視喪事因立嗣子武帝

非教士不得從徵武五

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四百石以下自除淮南厲

常以十月朝獻以其國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高祖

春日朝秋曰請漢王

天子祭宗廟王不佐祭則使侍祠景帝

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漢官答問卷五

相高第八爲三輔宣帝宣帝時諸侯相在郡守上

他郡人來王國者皆有所主淮南厲王傳其在王所吏者皆令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

王國人不得宿衛不得列九卿然多不遵行五年一朝文三

刺史

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凡九條二歲更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

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

刺州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

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

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

壽二年復爲牧表掌奉詔條察州表督察藩國州刺史表藩國出王統古稱天子傳漢州刺史林美代

五年罪又昌邑王復僭稱皇帝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傳所到郡各遣

吏迎之界上武帝紀注效殿最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

問不省表注引西官與儀式一儀則定安右田宅制以備禮節以象象二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所秩山山石製妖神說四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錄因有所平反則舉以屬郡

何武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傳武所秩六儀二千石不省制書未與制書同

| | | | | | |
|--|----|----|----|----|----|
| 琅邪 | 東海 | 臨淮 | 楚 | 廣陵 | 泗水 |
| 青州刺史屬六郡三國 | 平原 | 千乘 | 濟南 | 齊郡 | 北海 |
| 東萊 | 膠東 | 高密 | 菑川 | | |
| 荆州刺史屬六郡一國 | 南陽 | 南郡 | 江夏 | 桂陽 | 武陵 |
| 零陵 | 長沙 | | | | |
| 揚州刺史屬五郡一國 | 廬江 | 九江 | 會稽 | 丹陽 | 豫章 |
| 六安 | | | | | |
| 益州刺史屬九郡 | 漢中 | 廣漢 | 蜀 | 巴 | 武都 |
| 犍爲 | 越嵩 | 益州 | 牂牁 | | |
| 涼州刺史屬九郡 | 隴西 | 金城 | 天水 | 武威 | 張掖 |
| 酒泉 | 敦煌 | | | | |
| 安定 | 北地 | | | | |
| 并州刺史屬九郡 | 太原 | 上黨 | 上郡 | 西河 | 朔方 |
| 五原 | 雲中 | 定襄 | 雁門 | | |
| 幽州刺史屬十郡一國 | 涿 | 勃海 | 代郡 | 上谷 | 漁陽 |
| 右北平 | 遼東 | 遼西 | 元菟 | 樂浪 | 廣陽 |
| 交州刺史屬七郡 | 南海 | 鬱林 | 若梧 | 交趾 | 合浦 |
| 日南 | 九真 | | | | |
| 太守初名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秩二千石印文曰章表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奉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詭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small>百官</small> 有奏上丞相御史以聞 <small>武官</small> 賦稅之入受而藏之用財物專之不待奏請四時上計且見錢簿於大司農 <small>結百官志郡國四時上計錢簿於大司農</small> 凡論殺囚必待奏請得報 <small>然亦時得專殺有皇</small> 問屬縣令長職事則令 <small>後曹對</small> 不得用它郡人爲吏不得課第千石吏 <small>京房傳爲聽郡太守得用他郡人自令</small> | | | | | |

漢官答問卷五

九

振綺堂藏書

| | | |
|----------------------------------|---------------------------------|--------|
| 長有罪移檄責之令去更調守 | 詳思之方調守者選入代守也 | 縣令繁 |
| 簡不稱職則以令奏換縣 | 詳思之方調守者選入代守也 | 歲以八月都 |
| 試材官騎士或以都尉兼太守 | 郡守得以本郡人爲之 | 郡守有異政而 |
| 未遷擢者則加秩 | 石太守二千石百二十斛漢得一千四百四十石馬野王以六百斛爲上郡太守 | 其不 |
| 稱職而未退者則貶秩 | 後漢郡守以八百石 | 郡中被書十 |
| 四以上則免 | 其選舉或不實則貶秩 | 太守統一方 |
| 之任生殺賞罰無所不統其體甚尊中世以後刺史權重而太守輕矣 | 今二千石益輕 | |
| 吏民畏之或持其強過增加威罪於刺史或至上書章下 | 初拜入殿受策 | |
| 前山陽太守王康等罷郡吏士莫肯依節死義以守相城推後也 | 太守以三公使車 | |
| 車制以三公 | 其便道之官者曰即拜 | |
| 一萬戶以上爲郡小郡守選大郡守 | 高第入爲三輔其次則選三河太守 | |
| 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掌兵丞一人治民兵當行長史領置 | | |
| 都尉千人司馬候 | 長史秩六百石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爲萬騎太守月奉二 | |
| 萬錢綬和元年省大郡萬騎員秩以二千石居 | 邊郡有庫令 | |
| 丞一人秩六百石 | 總諸吏 | |
| 功曹主府中吏之功罪 | 督郵舉察屬縣吏功罪 | |
| 治豪強奸惡 | 分明善惡於外 | |
| 決曹 | 議曹 | |
| 主簿 | 獄監 | |
| 書佐 | | |

漢官答問卷五

十

振綺堂藏書

直符史 王符傳直符史高閣下從太

門卒騎吏 守事注若令故從吏

郡吏皆選知名之士太守以禮聘請 後漢書為京兆故吏侯文不肯仕實以恩請為布衣 故當時名

流多為掾吏其下者亦知自愛經師亦為郡吏有為吏而尚教授者 先儒傳門下生

郡吏以縣吏高第補 路溫舒為縣獄吏太守 而犯法者太守亦得專殺之 先儒傳延年即此

郡吏必太守薦舉乃得選擢其有茂異刺史召見褒顯 何武傳武為郡吏時太守何

武帝令天下郡國立學校官 文翁 學置經師一人 平帝 文學校官以教官諸生 張延

經為之 張禹 又以太常辜故調補 匡衡 文學有史 鄭康

郡尉初名郡尉武帝更名郡尉比二千石元帝建昭三年令三輔大都尉秩二千

石卒佐守典武甲卒 表

丞一人秩六百石 表

郡尉雖佐太守典武亦得糾察郡之豪強督盜賊其暴者至擅誅殺 漢書傳河內郡尉至

郡國民年二十三始傳選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一歲水處則

習博船都尉統之歲以八月太守與郡尉令長丞會都試之習騎馳射行船課其

殿殿而賞罰之有事則率之征討平居則捕盜賊 漢書 遷郡尉由縣令 傳

邊郡置郡尉千人司馬候 漢書 天下之民皆值戍邊三日雖丞相之子亦在戍邊之

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而還於是往者因留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

給戍者戍者至邊蓋邊郡尉領之 約次

關郡尉 傳

關郡尉主關凡出入皆以傳凡百貨之出入皆稅之以給卒食 終平傳軍從濟南諸博士入

關郡尉 傳

關郡尉 傳

關郡尉 傳

關郡尉 傳

關郡尉 傳

農部都尉

農部都尉武帝置於邊郡主屯田殖穀 官志

屬國都尉

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武帝置 官志

縣令長

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

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史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注云官名秩漢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

斗二升故云斗食 是為少史 漢書 漢縣戶口不滿萬置四百石三百石長

長領漕而課其殿最 錄因則具獄上於府以待論報 于定國傳東海孝婦姑自經死

而誅鋤豪強時亦得專殺 王符傳為美陽令令騎吏射殺不孝子何並傳為長林令王林傳令騎奴至寺門刺其

役人與家令使使到門數長節而面 令亦得奏事 原傳傳王游公教漢 有材官騎士令長統之

歲八月率以赴太守都試 殺不辜免 官寺鄉亭漏敗垣墮不治者不

勝任先自劾 殘賊則免 殺不辜免 官寺鄉亭漏敗垣墮不治者不

舉四科能治劇者選劇令 漢書

縣丞一人 表

尉大縣兩人小縣一人將屯九百人 漢書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皆夫游徼表五里一郵 漢書

亭長主亭民為材官樓船年五十衰老免就田里應令為亭長 亭有兩卒一亭

父掌開閉一求盜捕賊 亭長持二尺板以劫賊繩索以收執盜習設五兵課

射 亭有公舍 有城池 有人民 後漢

亦謂之下亭 縣治之所曰都亭 又有獄 後漢

三老掌教化 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鄉三老鄉一人擇鄉

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勿絲戍以十月賜酒肉 後漢

尚夫主聽訟收賦稅 鄉一人 職雖微亦得行其教化 後漢

游徼微循禁盜賊 習設五兵 後漢

獄吏主獄子定有獄小吏路溫舒求為獄小吏

市吏主市之政令尹翁歸收其租有尚夫何武傳弟顯有市租常不入縣市尚夫推顯家

里監門路溫舒

以戶置三老孝弟力田文帝

平帝元始二年令天下立學官縣曰校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序序置孝經師一

人平紀

右漢官答問五卷番出陳君樹勳撰樹勳字慶筮為陳蘭甫先生高足弟子於儕輩中學問尤篤厚惜早世生平述作多未成或又為人持去遂多冷落不可考此書為及門等問業而作故名答問雖非君精意之作然貫串班書旁採羣籍序次整齊討論翔實已足窺豹一斑矣惟付刊時校對未精徵引史籍亦多不依原文蓋書刻於及門諸生未及詳校也余久聞君名甲辰始得此於朱君季鍼今年始為印入叢書并志其崖略於此庚戌九月汪康年跋



明制女官考

明制女官考

黃百家

女官六局

〔尙宮局〕(尙宮二人正五品六尙並尙尙宮掌導引中宮凡六局出納文籍皆印署之若徵辨于外則爲之請旨牒付內官監監受牒行移于外領司四) 司記(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掌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署加印然後授行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凡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品秩並同)

司言(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二人掌宣傳啓奏凡令節外命婦朝賀中宮司言傳旨) 司簿(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籍及廩賜之事)

司開(司開六人典開六人掌開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閣管鍵之事) 〔尙儀局〕(尙儀二人掌禮儀起居事領司四)

卷二 明制女官考

十三

香 鮑 嚴 書

司籍(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籍籍圖書筆札凡案之事) 司樂(司樂二人典樂二人掌樂二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

司賓(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朝見宴會賜賚之事) 司贊(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掌朝見宴會導引贊相之事)

形史(形史二人正六品掌宴見進御之序凡后妃羣妾御于君所形史謹書其日月)

〔尙服局〕(尙服二人掌供服用采章之數領司四)

司贊(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女史四人掌贊璽符契)

司衣(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衣服首飾之事)

司飾(司飾二人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巾櫛膏沐之事)

司仗(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凡朝賀帥女官擊執儀仗)

〔尙食局〕(尙食二人掌膳羞品齊之數凡以飲食進御尙食先嘗之領司四) 司膳(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割烹煎和之事)

司醴(司醴二人典醴二人掌醴二人女史四人掌酒醴醢飲之事) 司藥(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四人掌醫方藥物)

司膳(司膳二人典膳二人掌膳二人女史四人掌廩餼薪炭之事) 〔尙寢局〕(掌寢二人掌天子之晏寢領司四)

司設(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四人掌牀帷茵席灑掃張設之事)

司輿(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輿蓋轡扇之事)

司苑(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四人掌園圃種植花果)

司燈(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燭事)

〔尙功局〕(尙功二人掌督女紅之程課領司四)

司製(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四人掌衣服裁製縫紉之事)

司珍(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四人掌金玉寶貝)

司綵(司綵二人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四人掌繪絲絮事)

司計(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四人掌度支衣服飲食柴炭之事)

卷二 明制女官考

十四

香 鮑 嚴 書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掌糾察宮闈戒令謫罰之事大事則奏聞女史四人記功過)

吳元年置內職六尙局洪武五年定六局品秩二十二年授官官勅服勞多者或五載六載得躋于父母聽婚嫁年高者許歸願留者聽見授職者家給與祿

蓋與妃嬪判然不同也二十七年鑄六局印二十八年重定品秩永樂以後職移宦官惟存尙寶數司而已。



客
牕
偶
談

保定陳 僖藹公著

客有談先朝遺事者每慨魏璫告密禍流縉紳
崇禎時厥衛依然餘風未殄彼以伺察為工士
君子遂以欺詐自處世道以壞運祚隨之匪細
故也客世居都下頗憶其情狀為我述之我分
其例彙為編以為將來之戒云

東廠

一建置

昭代叢書

客聽偶談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按東廠置于永樂十八年庚子其衙門無設官主之
者司禮監秉筆太監一人司屬隸役悉取給于錦衣
衛故各員役陞轉皆在衛而太監乃司禮監堂上官
秩最尊有去留而無陞轉成化十三年丁酉汪直用
事立西廠十八年壬寅革惟東廠終明世不變

一職銜

掌廠者中貴也其銜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司
禮監秉筆太監

有掌刑千戶一員以錦衣衛千戶充之有加指揮至

都督者又理刑百戶一員或日貼刑二人共坐理事

一衙體

其衙署一在東華門內日內廠一在東華門外日外
廠外廠有監有店皆羈候犯人者刑官每日進外廠
中貴不數進或下廠則自紫禁城內坐板而出板制
如牀無足坐者直伸兩足下用繩兜二楨四人橫擡
前有旗尉中官分隊引導出東華門舍板即乘八座
矣下廠理事用刑輒夾四撈四打不拘數蓋廠衛大
棍止二根先一腿後一腿如是者再便四夾矣夾棍
昭代叢書 丁集 客聽偶談 卷第六 世楷堂 藏板

一胥役

有掌班四名日頭班二名二班二名其下有寫本幾
名寫字幾名總名日寫字房旗尉之入寫字房也寫
本有缺以次補挨補至掌班陞百戶而止每入署尖
帽青絹直身小緜黑靴

又管事房名數不拘其職掌未詳管事諸役尖帽青
絹直身前面帷裳細摺後面兩耳直撮俗日前君子
後小人亦小緜黑靴又辦事房有十二夥以子丑寅

卯等字定名日子字夥丑字夥云每夥二三十人各役尖帽青絹襖褶其制上半直身式下半周圍細摺亦小緜穿白皮靴每夥頭目一人曰檔頭而檔頭專司緝察得近中貴其勢與刑官掌班等又各夥分數人動刑名曰刑上亦甚克儉若恐嚇多費遂得營充檔頭計檔頭之費輒用千金外人泛稱曰夥長又或輕之曰檔兒頭

一統攝

刑官錦衣衛職銜也魏瑞時有加官保府臣者矣然

昭代叢書

丁集

客臆偶談 卷第六

三

世楷堂藏板

多出厥役故掌班檔頭輩多奴事中貴而外以勢焰

騎人

掌班司文移者也中貴輒假權于若輩中貴又有內

掌班亦中貴之小者充之外掌班與之交通刑官亦

憚之掌班與刑官敵體帖用眷弟通稱曰老親翁寫

本寫字諸役亦雁行平處

管事諸役見刑官亦稱老親翁自稱晚生

檔頭十二名亦同以其司緝察有權特為優禮

刑上及辦事諸役則稱刑官曰刑主命而自當奴隸

矣

一營求

凡東廠之人也多賈豎及中官家廝養或市棍之狎惡者以錦衣旗尉名色用二三百金賄東廠行文取用撥某夥辦事或少年子弟多方營求入寫字房則資級少優然初入甚清苦

一態度

明熹廟時上嘗賜東廠刑官過肩獅子服故錦衣千

百戶皆用獅補而東廠掌貼刑儀從尤喧赫遙望之

昭代叢書

丁集

客臆偶談 卷第六

四

世楷堂藏板

如監察御史至其顧盼瞻視則長鬚大腹醜態萬狀

各役皆無賴自恃為王之爪牙幸睥睨縉紳靡所不

至至其裘馬翩翩與王孫貴遊爭勝檔兒頭乘壯馬

高騾一人前導一人背藍布衣包馳于市人皆目之

曰此東廠某太爺也京師太爺之稱下至乞丐自此

始

一羅織之法

每夥檔頭下有番子數人名曰幹事的都門有亡命

或指紳家逆奴或部胥中仇讎又京師兵部窪菜市

口有拿訛頭光棍咸持人陰事或緝紳私札及外官乞得青目書或交際通候禮一切筆跡可挾持者或某處言語可質証者皆密白于檔頭每一事檔頭先捐數十金予之事曰起數予之金曰買起數檔頭得其事即同番役于所犯之家左右尋一廟宇空所名曰打樁檔頭設座番子直搶入所犯者家將犯者扭

至檔頭前無原告無干証無牌票無官長亦無刑具硬問此人以所犯事其人以賄獻竟可無事少不遂非刑拷掠一日乾醪酒一日搬魯兒或以細竹鞭肋

則代叢書 一集 客廳偶談 五 世楷堂 藏板

其痛楚十倍官刑又或谿壑不飽則授意使誣扳每得緝紳一字張大其辭必詐千金數千金或數百金已者便為得竅不則立聞于上上怒下鎮撫司打問

無生理矣鎮撫司詳 錦衣衛又檔頭等緝盜誣扳者率致死無可辯者以至鹽政等事皆受其魚肉然亦視掌廠

者何如人掌廠者好事則禍及千家掌廠者安靜人受福無量矣崇禎時有齊公者任廠務遷者以學院

書吏受賄事報公曰彼自有文官職掌我無與也遂寢○故事太祖按金木水火土製銅牌五面分給五

城兵馬司背鐫勅旨日時過多事本官捧牌夜巡嚴拿干禁之人登時打死無論牌寄庫中久不用崇禎已巳兵馬司指揮管公嗣章保定人疾廠衛旗尉擾民無寧刻開庫請牌嚴緝之旗尉不敢履北城界民安堵時稱之

一差撥奏報之法

每月旦中貴將各夥辦事人掣籤京中大小衙門及各城門每處差一人守定緝察名曰坐記若六部錦衣衛等處俱用檔頭開散衙門則用隨夥辦事者其

則代叢書 丁集 客廳偶談 六 世楷堂 藏板

人至坐記之處本衙門胥吏恭敬饋遺各有差而番子亦有規矩錢每日衙門行某事胥吏抄一主語付

之坐記者寫一小手摺用連七紙長可五六寸闊可三四寸面上寫一正字左側下書辦事某人開幅寫

某日一件某衙門行某事如外邊小報名曰打事件事件到東華門雖丙夜司門者從門隙中立刻傳入

頃刻到掌廠即時達至尊矣以故各衙門事體無論應奏聞與否纖細可聞于天子以至民間委曲瑣細

之事無不畏打事件者衛之法亦如廠而事件止可

達掌衛上聞須具疏故勢不及厥遠矣

厥役又有踏看差而衛無之如山海遵化薊密宣大等處明末皆設重兵厥則差一人前去緝事名曰踏看各役多得厚賞

一信物

廠衛旗尉自掌班至辦事各懸木牌大不滿二寸一面有火篆二字一面有守衛旗尉等字不記其詳即信牌類也各役珍重之名曰信物
自掌班至各夥皆校尉也避嘉廟諱改曰旗尉

附中官進身

昭代叢書

丁集

客應偶談 卷第六

七

世楷堂藏板

中官無室家以名下為子孫凡中官之初入也朝廷有旨選淨身男子先差中官二人為欽差行禮部奉旨檄五城兵馬司集淨身男子大約多北直人他處絕少定期起送至欽差前口誦二月二十二五字音不短舌面無麻癩者即入選選畢進東華門名曰進皇城內有橋曰皇恩橋謂從此即受皇恩也俗呼曰忘恩橋蓋中官必貧婁家子始闖既闖必為人廝養既進皇城得富貴必讐其養之者蓋耻之也報德以恐故呼此橋為忘恩橋亦近似淨身男子入朝各衙

門中官擇其姣好者任意拉去名曰拉名下名下猶其子也故大中官貴其名下亦貴

按中官之秩監有太有少有丞庫局有大使副使品級不尊後漸失其初意掌印者必秉筆或一人而掌數印掌司禮監印者名曰宗主督東廠者名曰督主二人者中官之領袖或宗與督合一人領之而內官御馬諸印皆事之大者必兼攝之遂富敵國權傾主矣司禮監有提督有南北司房管文書監官人數等名色別監局有總理管理提督等名色其官職悉不可考惟自秉筆至小火者皆月支白米四斗各有冬衣靴料銀無低昂小火者品最下

錦衣衛

一官制

按錦衣衛職司鑾儀明太祖時不司刑名而校尉官衣與教坊樂工同式但花色小異耳後代仍之其官衛乃大可異衛秩三品耳而掌衛者率皆五府都督有加官保者堂上官員數不拘一日提督東司房官旗辦事錦衣衛掌衛事某軍都督府某都督或左右

昭代叢書

丁集

客應偶談 卷第六

八

世楷堂藏板

或同知僉事等進公署則曰下司房衛官南北司以皆乘馬棕棍

崇禎末東司房駱養性特賜肩輿

一日提督巡捕西司房官旗辦事錦衣衛管衛事某官

一衙門

鎮撫司有南北二司南司管本衛官役俸糧掌司者必堂上簽書其列銜者大率多文廕文廕者大臣有軍功廕一子千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六 九 世楷堂 藏板

戶秩最清高亦稱南堂與掌衛官平處南北二司崇禎末於千戶

北鎮撫司亦有起自文廕世職者然多由厥衛掌刑

陞轉見掌衛行半屬體而與厥檔頭往來用眷弟帖

平處俗稱曰府君蓋撫軍義也司名鎮撫故云俗子

不解訛為府君耳其威儀赫奕與堂上官等房貼紅

籤曰錦衣北堂東厥雖惡然不能庭辱縉紳每檔頭

打事件關縉紳者中官具疏題為緝獲事奉旨下鎮

撫司問則鎮撫司逮縉紳于獄矣魏逆時楊左諸公

三事九列崇禎年黃公石齋官至宮端鎮撫司直踞

堂上鞭笞塔下夾拶並施無異囚累聞者寒心其衙

門名曰詔獄打問畢仍送刑部擬罪然捶楚之下多

有死者讀魏學伊訴父冤書尚忍言哉

兩司有五所曰左右中前後每所十司曰班劍曰

旗日馬曰斧鉞曰擊蓋曰旛

戈戟又有馴象所又有上七所其役有將軍總旗小

旗校尉力士力軍其辦事東厥者惟總旗至力士可

入而力軍不得入將軍則選民間大漢充之其兒男

亦替校尉諸役亦係世襲勾補平人冒濫者充軍而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六 十 世楷堂 藏板

明末市棍豪梁者以二三十金即買一名以堂帖一

紙為據蓋掌衛官帖下某所者也

北鎮撫司官由兵部推用崇禎時大司馬傅公宗

龍雲南人數推數奉駁旨一日有旨意官即傳送

吏自朝中來白傅公曰今日有秉筆褚公傳旨意

官去面囑曰爾語爾部尚書鎮撫司須推某人諱

名來上方不駁傅公大駭意其言之誑且有私也

即令人械之曰若推某而不駁則已若仍駁爾罪

且死及推上果不駁傅公乃太息不已立釋旨意

官既而某欠褚公賄有敗盟意褚公怒俄有旨禡其官下鎮撫司鞫問蓋崇禎皇帝固英察而中官必有以中之是以國事可知也

一行事同異

錦衣衛東司房亦有三房十夥十夥止以一二三四名不用干支字樣寫字房不名掌班而日掌房十夥各有檔頭而行事大不及厥亦有掌貼刑官二員西司房亦有辦事人而貼刑官最多蓋百戶借名者濫稱日理刑廳可發大噓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六 客應偶談

土

世楷堂 藏板

衛有駕差而厥無之外省大僚有事犯提問者旨下錦衣衛差官一二員旗尉二三十名前去提解而厥役不及

一官役進身

錦衣衛出身有文廕世職科目功陞四行文廕者文臣子孫也世職者文武世襲也二者最優科目但自旗尉中武進士即授以千百戶見任管事功陞則自厥衛三房名夥緝事有功即陞百戶市棍之雄者用西司房理刑名色貼長紅籤于黑掌扇獅補銀帶藍

鞞籠前導或又營求堂委巡緝某城漸擾民事矣其有力者謀東司房掌貼刑謀東厥掌貼刑北司掌貼刑北司費盈萬鑽刺中貴乃可得

勳胃戚晚自有應得爵階而其眾子初授指揮千百戶者大率帶俸錦衣衛

中官監局等衙門名二十四衙門其印務皆司禮監秉筆所掌故中官恩廕惟秉筆者能施及外家其名日乞恩日傳陞有千百戶指揮等官上至五府都督若魏逆之子良卿且伯且侯且公矣

昭代叢書

丁集 卷第六 客應偶談

三

世楷堂 藏板

中官弟姪陞指揮等官不得在衛見任管事惟帶俸而已惟有禮儀房一衙門中官秉筆者為提督中官家子弟有官都指揮者亦呼為堂上官管禮儀房事是亦錦衣之裸職也亦有掌班一人而無刑官等名色按禮儀房俗呼日奶子府朝廷用乳勅中官檄五城兵馬司選民間有乳婦蓄養其中日給飲食取乳以進

中官恩賜不及外家惟秉筆者及之蓋秉筆者近天子得遂其私情也其餘欲榮其外家惟匠作官隸工

任表卷五八

部曰文思院副使由文思院副使陞鴻臚寺序班亦帶俸不管事

陳僖曰厥衛之設朝廷之耳目也試觀其人為何如人其行事為何如事而可以耳目寄之乎究之上聞與否惟視行賄之多寡則應聞者不必聞不應聞者多聞之乃害及縉紳擾及雞犬借朝廷耳目之名為諸奸射利之藪天下事大可知矣嗟乎明之亡也豈盡在厥衛哉然而厥衛之害君子不忍道也

昭代叢書 丁集 客臆偶談 世楷堂藏板

本朝改錦衣為鑾儀緝捕如故順治四年春鑾儀使王鵬冲奏罷緝訪專司 法駕以內大臣領之改衙門為二品長安中除一大病不然秦法偶語武氏告密豈盛世所宜有哉

客臆偶談跋

有明一代自惠仁宣孝而外罕有令辟至寄耳目于厥衛則尤為三百年通病莊烈手定逆案而其末路寵任奄人日甚雖欲不亡何可得乎諱公先生茲帙曲繪此輩情狀展讀之下令人不寒而慄或以為禹鼎之鑄神奸或以為吳道子之畫地獄變相是二者皆足以喻之癸巳冬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丁集 客臆偶談跋 世楷堂藏板

周官故書攷

周官故書攷卷第一

德清徐養原撰

天官冢宰第一

大宰 二曰嬪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元謂嬪貢

絲帛疏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為賓貢若言嬪貢謂絲帛堪為婦人所作

也是養原按古字多假借賓字即可讀為嬪然九

嬪諸職未嘗借賓為嬪則字例不定故先鄭從故

書作賓解為賓客後鄭從今書作嬪解為嬪婦釋名

周一家宰

親屬篇云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

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為符別杜子春讀為

傅別元謂傅別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惠

氏士奇禮說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辨猶別也合

猶傅也傅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為兩合而傅

之為一如符節然 段氏若膺周禮漢讀考辨別

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即白虎通

之辨名記 養原按言符則合在其中矣鄭大夫

讀是互詳秋官士師

六曰廉辨

杜子春云廉辨或為廉端疏端亦正與廉正為重故不從

七事者

七事故書為小事杜子春云當為七事書亦段補或字

為七事

庖人 賓客之禽獻

獻古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 養原按獸為字

之誤古文即故書也故書用古文今書則改為隸

周一家宰

故鄭君特著此語以見例

甸師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茵茵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

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

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

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

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炳

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其祭之苴

亦以縮酒 段氏曰許叔重酉部有茵字云禮祭

束茅加於禩圭而灌鬯酒是為茵象神歆之也從
酉從艸引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茵酒說略與大夫同茵字又見於毛傳云湑茵之
也若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茵與蘭蕙齊榮蓋謂
茵卽蕭字非是 養原按茵酒今本春秋傳作縮
酒其因大夫之讀而改之與抑大夫之前傳本已
有作縮者與蕭從蕭聲縮從宿聲其音相近儀禮
肅賓或作宿賓見犧牲饋食禮注則肅聲宿聲之字自可
相通王子敬借茵為蕭亦未見其非也然子春之

周一家字

三

說與詩合自不為無據耳

酒正 酒正奉之

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

養原按故書無酒字今書有酒字其特載先鄭

之說者欲見故書今書初無異義也

凌人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

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

子春讀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正謂夏正 段

氏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

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
歲十有二月則為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
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為長
王氏引之 經義述聞段說是也爾雅曰正長也
建寅之月為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
之朔日為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若建丑
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
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為一歲之長而但以
為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

周一家字

四

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

之稱此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

籩人 糗餌粉餈

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謂乾餌餅之

也 說文食部餈稻餅也从食次聲或从齊作餈或

从米作餈 養原按茨為餈之假借

醢人 浴菹鴈醢

故書鴈或為鶉杜子春云當為鴈

掌舍 設棧桓再重

故書桓為柅鄭司農云柅榱柅也柅受居溜水漑

橐者也杜子春讀為柅柅榱榱謂行馬 段氏曰

司農榱榱為二物杜榱榱為一物漑讀如盥漑之

漱橐讀為泔集韻泔當洛切滴也受居溜水漑橐

者今之格鬻是也謂鬻水下其間漑之泔之會同

之舍為壇不屋不應有椳及格鬻等故後鄭從子

春作榱榱與柅形聲皆相似 養原按榱榱竝

見說文義與子春同司會參互故書互為巨杜子

春讀為參互修閭氏互椳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

周一 冢宰

五

當為互謂行馬是古者榱榱之榱或通作互互與

巨形聲相似故作柅則讀為榱作巨則讀為互杜

鄭各依字讀之說文部遡遡互令不得行也脩閭

注云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是皆以互為榱也

為壇壇宮棘門

杜子春云棘門或為材門疏閭二年衛文公居楚

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亦邱國家新立齊桓公共

得為材門即是以材木為門也 養原按棘材

形聲不同各為一字先鄭以棘為戟自不可易材

門存異字而已

玉府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故書珠為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為珠槃 養原按

珠夷形聲不同各為一字凌人共夷槃冰依尸而

為言者也此不應與之同名故不從故書

外府 共其財用之幣齋

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

齋或為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元謂齋資同耳其字

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 爾雅釋茨

茨藜也嚴氏元照爾雅匡名云說文艸部齊疾藜

周一 冢宰

六

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齊禮記玉藻趨以采齊注

云齊讀楚齊之齊則是詩古本皆作齊許鄭同也

今作茨者蓋古者次齊偏旁通借如齋或作棗資

或作饗榘或作齋皆見說文齋或作資見周禮儀

禮注乃其例也 養原按說文貝部資貨也齋持遺

也不作重文與鄭異此經齋為行用如鄭說則資

齋同字無分古今如許說則齋為正字資為假借

聘禮問幾月之資古文資作齋然則資為今文乃

禮家所定然未必不因乎古也鄭注二禮故非自

相矛盾

司會 以參互攷日成

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說見掌舍

司書 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故書受為授鄭司農云授當為受謂受財幣之簿

書也說見大司徒

職幣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故書錄為祿杜子春云祿當為錄 養原按祿為

聲之誤

周一 冢宰

七

司裘 諸侯則其熊侯豹侯

故書諸侯則其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為豹疏

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

段氏曰司農從杜說

故云王之大旻虎侯王所自旻熊侯諸侯所旻豹

侯卿大夫以下所旻諸侯之大旻熊侯諸侯所自

旻豹侯羣臣所旻卿大夫之大旻麋侯君臣共旻

焉此以虎侯為最貴而說文侯字下曰天子旻熊虎

豹服猛也諸侯旻熊豕豕字 虎大夫旻麋麋惑也

士旻鹿豕為田除害也此從故書諸侯則其熊侯

虎侯以熊侯為最貴天子諸侯同之但今書經文

天子侯以虎居首故杜知其最貴不得為諸侯之

次侯許陞熊虎上然無解於諸侯與天子弗殊也

杜說為長先後鄭皆從之 養原按射人王以六

耦旻三侯注引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與此經

相應余仁仲本作熊虎豹殆據說文而改之耳使

先鄭本獨作熊虎豹則後鄭何容略而不言使先

鄭後鄭皆作熊虎豹又何以獨貴虎乎蓋周禮傳

本甚多許所據之本或杜鄭所未見杜鄭本王虎

周一 冢宰

八

熊諸侯熊虎次序顛倒故須改虎為豹若如說文

則不煩改字矣夫虎熊豹同為猛獸孰貴孰賤以

經之序次為憑非別有他義然則許鄭二家竝存

焉可也 又按杜子春改虎為豹避天子之侯也

竊意說文之熊豕虎豕字既是牋文則熊字亦非

必不可刪者若刪熊豕兩字而於虎下增豹字更

為妥協蓋周禮天子虎熊豹諸侯避天子之虎而

用熊豹說文天子熊虎豹諸侯避天子之熊而用

虎豹雖熊虎不同而等威之辨其例則同也又況

鄉賦記諸侯麋大夫虎豹說文以麋屬大夫則諸
侯當用虎豹非又其鑿然可證者乎然如此則古
書改者多矣杜子春則可吾則不可明乎說文之
然後子春之改
字其理乃確
廡裘飾皮車

故書廡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廡與也
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疏此周禮一部之內
廡者眾多故書皆為淫
先鄭皆為陳後鄭皆破從興
與為興象生時之物而作之養原按廡之為淫
蓋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為陳是不必改從廡也

周一 冢宰

九

說文廡陳與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鄭然
則淫與欽皆可訓為陳也爾雅釋詁廡熙興也此後
鄭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別詳
司服
掌皮則會其財齋

鄭司農云齋或為資見外
府

內宰 使各有事以作二事

故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絲枲之事
出其度量清制

改書瀆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 惠

氏士奇曰瀆本作縮一作敦丈尺縮制見管子君
臣篇斗斛敦槩見荀子君道篇杜讀為純義本淮
南案淮南墜形訓門問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敦禮及投壺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耦謂之純左
傳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轉車瀆十五乘
杜注云瀆耦也是瀆與純通也 養原按質人同
其度量壹其瀆制杜子春云瀆當為純純謂幅廣
元謂瀆讀為瀆尸盥之瀆段氏謂元謂瀆之瀆當
作純非也瀆純音同古字通用內宰故書作敦故

周一 冢宰

十

從子春改為純質人故書亦作瀆則不必改純蓋
此無正字或借用瀆或借用純俱無不可至管子
君臣篇作縮注以為古準字蓋瀆純皆有準音此
字以純之左傍瀆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
俗體也惠氏禮說反以此為正字誤矣

九嬪 贊玉盞

故書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 惠氏棟左傳補注

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史記晉世家云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古玉字皆作王晉語

改玉改行荀卿王霸篇云改王改行是古玉作王之證 段氏曰篆體玉與王皆二畫惟玉三畫勻

王上二畫相近不勻

典婦功 及內人女功之事齋

故書齋為資杜子春讀為資此資字段改齋 段氏曰此

故書作資子春易為齋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

子春讀為資便是讀資為資不可通矣 養原按

外府注鄭司農云今禮家定齋作資則作資者今

書也此注之誤在首句當改云故書資為齋杜子

周一 冢宰

春讀為資則與外府注不相背矣典泉注放此文經

亦當盡改作資釋文云事齋本亦作資

典泉 以待時頌功而受齋

故書齋作資見上

縫入 喪縫棺飾焉

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 段氏曰此字之

誤也

衣嬰柳之材

故書嬰柳作接檟鄭司農云接讀為𨮒檟讀為柳

皆棺飾檀弓曰周人牆置𨮒春秋傳曰四𨮒不踴

段氏曰司農所據記傳字作𨮒今本記傳則皆

作嬰矣周禮注疏改牆置𨮒為牆置嬰宋槧本岳

珂本皆作牆置𨮒者嬰之假借字也按接又

字 經文嬰字當亦本作𨮒而後人改之 惠氏士

奇 曰柳一作僂釋名其形僂也莊子曰生有軒冕

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柳之言聚故曰

聚僂棺之飾也呂氏春秋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

大輶僂嬰以督之古柳皆作僂一作縷嬰見荀子

周一 冢宰

禮論篇 養原按段氏謂經文嬰字亦本作𨮒其

說是也蓋注本有𨮒無嬰今本既改注則必併經

文而改之矣 又按檟字字書所無釋文音柳亦

就此經而作音耳其本音本義則不可考殆亦傳

寫之誤也集韻四十載縷僂輶輶四字皆喪車飾

縷嬰見檀弓下注云周禮縷作柳柳在尤幽韻縷

在侯韻二韻異部而相近故可通用漢高祖曰婁

者劉也是其證荀子禮論有縷嬰又有嬰妾楊倮

以為俱縷嬰之誤但縷與檟字形絕不相類無緣

致誤疑憤當爲輒或爲輻然亦不見於說文闕疑可也

染人 夏纁元

故書纁作窳鄭司農云窳讀當爲纁纁謂絳也

段氏曰窳不見於他經傳說文黑部有駮字云黑

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館登之登按駮字窳字故

書假借爲纁字也 王氏引之曰玉篇駮於勿於

月二切或作駮廣韻駮黃黑色也駮與窳同又通

作苑淮南時則篇天子衣苑黃高誘注曰苑讀登

周一 冢宰

十三

館之登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窳黃者急就曰鬱金

半見緇白約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窳聲

義正同夏窳元者幽風七月所謂載元載黃也似

不必改爲纁字 養原按駮卽窳之變體經傳纁

元多連文苑黃罕見窳爲假借段義爲長

夏采 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

故書綬爲禮杜子春云當爲綬禮非是也 段氏

說文綬字注云司常職曰道車載旒旒旒旒旒夏

采以乘車建禮復於四郊禮當爲旒說文旒亦作

旒因譌而爲禮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

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旒以復禮記諸侯死於

道以其綬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綬復綬皆

旒之譌言其旒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旒

孤卿以旒大夫士以物 養原按說文無禮字集

韻六 禮或作禮則禮卽禮字禮之或作禮猶旒之

或作旒也禮爲贈死之衣非所以復且官名夏采

當建羽旒不當建衣服故子春以爲非而後鄭亦

置禮字而不論蓋以爲誤字無待於辨也惟段氏

周一 冢宰

十四

以禮爲旒字之譌證據頗確不妨與杜鄭之說並

存

地官司徒第二

廛人

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

謂廛民居區域之稱 惠氏棟曰管子五輔篇曰

辟田疇利壇宅荀卿子云定壇宅是古廛字皆作

壇也

泉府

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疏泉與錢今古異名故得通一義說

文貝部貝字注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

貝行錢國語下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章

昭注古曰泉後轉曰錢段氏曰據許語秦時易

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鈔也古田器一曰貨也

養原按一曰貨也四字見小徐本而大徐本無

之泉錢同聲古蓋通用秦為廢貝之始非名錢之

始也

饅人

周一司徒

五

故書饅作饅養原按饅說文本作饅今從熙傳

寫之誤特牲注誤與此同又按饅饅乃一字也

鄭疊故書祗疊異字不疊重文如儀禮不疊廟時豈此其

變例豈亦以饅字稍僻故邪○餘詳儀禮後經竟

作饅釋文同何也

大司徒 五曰以儀辨等

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詳春官肆師

正曰景以求地中

故書求為救杜子春云當當字据汪道昆本補為求 惠氏

棟曰救當作殺說文引虞書云旁殺倭功蔡邕石

經般庚云器非殺舊皆以殺為求段氏曰殺即

救古支與殳偏旁多通用然則周禮以救為求古

文假借字也養原按支殳通用蓋漢隸如此象

文則不然說文殳部無殺字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

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養原按典婦功

注以授為聲之誤然周禮受字故書多作授疑古

者受授通用掌葛以權度受之故書亦或為授

周一司徒

六

小司徒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

故書域為邦杜子春云當為域養原按說文

或邦也或又从上作域然則邦域義同杜必改邦

為域者段氏曰邦者統詞域者別詞鄭云分地域

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今按大司徒以天下

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域同義

鄉師 與其輦輦

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惠氏士奇曰

古連輦通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

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輶輦則古輦皆
作連可知矣 養原按巾車輦車釋文作連車云
音輦本亦作輦

執斧以泄匠師

故書泄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泄泄謂臨視也

養原按說文無泄字立部隸臨也是泄卽隸之俗
字先鄭以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春秋僖三年
公子季友如齊蒞盟穀梁傳云蒞者位也鄭注需
卦彖傳位乎天位上位字音泄見釋文蓋古者位隸

周一司徒

七

俱借用立字凡言故書泄作立者猶言故書泄作
位耳至篆文而立位隸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
加水作泄或於位上加艸作蒞以代隸字去古益
遠矣

巡其前後之屯

故書巡作述屯或爲營鄭大夫讀屯段改爲課殿

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元謂前後
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 養原按說文
述循也古脂微等韻與諳文等韻相爲出入如

準之音水敦之音對是也述與循音義俱同而循
巡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遂循甚懼遂循卽遂

巡故巡亦通作述

段氏曰屯聲殿聲古音同在

弟十三部段以譚文欣魂

醫之本鄭君則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周禮注

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 養原按說文尸部屍髀也

或从肉隼作腓或从骨殿聲作髀別無醫字大夫

子春所據之本蓋並是屯字但以書或作屍故讀

從之古者課殿及軍後之殿疑只作屍殿乃擊聲

周一司徒

六

說文在爻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

田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

合而又曰謂前後屯兵也則仍不廢屯字何不竟

從屯乎此處疑有脫誤未敢強解

鄉大夫 五曰興舞

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爲舞謂能爲六舞 惠氏

棟曰古無與武同音武又與舞通禮器云周坐尸

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主

皮馬融云賦有五善五曰興武與舞同漢武梁祠

堂畫象云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知古字通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

灋

故書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

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疏月吉每月朔日以其彌親民

教亦彌數若為正月之吉段氏曰杜易政為正

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下屬讀之鄭君不從者州長正月之吉讀法黨正

四時孟月吉日讀法族師則每月吉日皆讀之於

義為長不得族師轉同於州長也

周一司徒

九

春秋祭酺

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

云當為酺元謂按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

世所云蠲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養原按按人

注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疏云馬神稱步謂若元冥

當為蠲螟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如

賈氏說兩句俱是步字意在明祭步有此二法非

分別酺與步也酺步通用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

子春小異又按說文酉酺王德布大飲酒也漢書

文帝初即位酺五日注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

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

食五日也此酺又與祭酺不同祭酺雖亦飲酒鄭

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然非賜酺也或溷而

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師古

一之誤矣且其字雖亦音步未有通作步者師古

或作酺

閭胥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段

暨比則讀灋段改暨杜子春讀暨為既段改既

故書既為暨為既杜子春讀暨為既為暨

段氏曰杜子春讀既為暨而鄭君曰祭祀役政喪

紀四者及比共為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及訓

暨從杜說也故書作既杜易為暨鄭君依以正經

文今各本以注改經以經改注遂使及訓不可通

矣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養原按說文

眾詞與也虞書曰泉咎繇今經典通作暨此經故

書作既既暨之省文非訓為已也故書近古其

文尚簡宜作既今書宜作暨讀既為暨則可讀暨

為既則不可段氏互易之不嫌肌斷

觸撻罰之事

故書或言觸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觸撻罰之事
段氏曰所以必從杜者嫌觸撻之外別有罰
事也 養原按事非一端不止於觸撻罰故讀罰
在之上

舞師 教皇舞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翬或為義元謂皇
析五采羽為之疏先鄭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
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云蒙羽舞自
古未見蒙羽于首
故後鄭不從之 養原按說文羽翬樂舞以羽

周 一 司徒

主

翬自翬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
與先鄭合翬為正字皇為假借其字本同故先鄭
於此從皇於樂師從翬各就字解之後鄭則槩從
皇訓為析羽不解翬字之義當亦以皇翬為同字
也義即威儀字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
舞為義舞後鄭以皇為雜五采如鳳皇則其儀更
可觀矣

牧人 凡外祭毀事用龙可也

故書毀為顛龙作龍杜子春云顛當為毀龍當為

龙龙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

養原按說文部隄危也从阜从毀省班固說不

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隄又出部黜黜不安也易曰

繫黜又瓦部顛康瓠破器从瓦臬聲或从執作繫易

之繫黜即書之既隄既與黜同隄與繫同隄字既

从毀而繫字古文假借以為臬字顛从臬或又从

執是从毀从臬从執之字互相為用又顛為破器

廣雅云裂也破裂亦即毀缺之義說文土部毀
缺也又击部

周 一 司徒

主

缺器 破也故毀字可轉為顛 段氏曰巾車龍勒龍駝

也駝車故書駝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當為龙然

則經文龙雜字多作龍又曰今本龍作龍依宋本
岳本正。按汪道昆本亦

作龍 養原按巾車與犬人俱作駝玉人與此經俱

作龙駝龙古亦通用

載師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任近郊之地 任遠

郊之地 任稍地

故書廛或作壇別見序
官廛人 郊或作蒿稍或作削鄭司

農云壇讀為廛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

有宅者杜子春云蒿讀爲郊 養原按郊蒿古字

通用春秋桓十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

郟又文三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

秦本紀郊作郟是郊蒿同音故並與郟通也 段

氏曰稍說文邑部作郟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

周禮曰任郟地疑削即郟之譌字大宰家郟之賦

音義云本又作郟

唯其漆林俗本作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故書漆林作漆林今本漆漆互 杜子春云當爲漆

林 段氏曰依說文漆木汁可以髹物也漆漆水

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然則故書作水名

字杜易之宜矣陸德明本作漆林不誤其云本又

作漆者即今俗本是也攷巾車注文漆字十一見

字皆作漆今本錯知漢人髹漆字不從水今禮記

左傳從水作者自是後人誤寫耳 養原按子春

云當爲漆林此漆字宋本亦多作漆閩監毛及永

懷堂本並作漆此今本勝於宋本也釋文云本又

作漆賴有此句知所摘漆林二字爲經文

人 以恤民之羸阨 以待羸旅

故書羸阨作擗阨羸作寄杜子春云擗阨當爲羸

阨寄當爲羸 養原按羸擗羸寄各以同音相通

注云羸旅過行寄止者則羸寄義亦同也擗諸本

皆從手惟汪道昆本從木與釋文不合羸籀文艱

字見說文攷鄉師亦有羸阨之文音義云本亦作

艱則傳寫字例亦不一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

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

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惠氏棟曰三倉

日中得也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

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論篇云禹

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窳氣不通

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

用杜說而不改字 王氏引之曰家大夫曰管子

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

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

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

賦曰中脣爲脗得目爲曠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

王舉則從

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

會同喪紀之事釋文與音預養原按禮記禮選賢與

周一 司徒

五

能王氏引之曰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

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物與无妄虞翻

注與謂舉也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

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與舉也墨

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

祥也今按鄭從今書訓舉爲行與杜義異然與舉

古既通用則凡舉皆可通作與觀禮運之舉與易

象楚辭墨子初非同義則此經鄭杜二義皆可作

舉亦皆可作與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 養原按肆說

文作肆从長隶聲隸从隶柰聲二字形相侖

司市 市師泣焉

故書泣作立鄭司農云立當爲泣泣視也說見鄉師

辟布者

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元謂

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疏先鄭從故書爲辭

訟之布後鄭不從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叙乎辟法也實者則置於地之叙欺

周一 司徒

五

者沒入官 養原按說文辛部辭訟也又辟部辟法也

是其法也 二字形雖相近音義迥別故二鄭各就其字之本

義解之

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故書附爲柑杜子春云當爲附 段氏曰附麗字

周禮多作付此作付皆假借字也高宗彤日天既

付命正厥德今文尙書作附命說文訓附爲附婁

訓附爲益也似以附爲附麗正字 養原按附俗

本或作耐非也大祝耐練祥注云付當爲耐祭於

先王以祔後死者非所施於此經也

塵人 凡珍異之有滯者

故書滯或作塵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為居

之元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

而在塵久則將瘦臞腐敗 養原按先鄭從故書

作塵後鄭從今書作滯然俱解為滯物在塵則其

歸一也但貨物食物異耳又按此經以滯為塵泉

府以滯為瘠塵在仙韻瘠在早韻二韻本通滯在

祭韻古祭泰夫廢往往與元寒桓刪山仙相出入

周一 司徒

三七

如獄從獻聲蟻讀如芮是也然則塵瘠與滯古蓋

通用

賈師 凡國之賣債

債買也故書賣為買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令賣

養原按說文_人債賣也上文貴債注云貴賣之

亦訓債為賣此經賣債連文故變訓為買是債有

賣買二義也若從故書賣為買則債仍訓賣故先

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債字之義

胥 襲其不正者

故書襲為習杜子春云當為襲謂掩捕其不正者

養原按襲習古字通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士

喪禮篇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

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祥

泉府 貨之滯于民用者

故書滯為瘠杜子春云瘠當為滯說見

遂師 庀其委積

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比讀為庀庀具也 釋文

作庇云又作庀 段氏曰說文有庇無庀疑庇庀

周一 司徒

三五

一字也如妣籀作妣 養原按當以庇為正庀字

究屬俗體比則庇之省文

委人 以旬聚待羈旅

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為羈 養原按遺人羈

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抑寄之省文邪羈字

俗從奇作羈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援鑄

銅馬式依儀氏鞞中鞞字又卽羈之省文說文所

無

草人 駢剛用牛 墳壤用麋

故書駢爲挈墳作盆杜子春挈讀爲駢謂地色赤

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墳段改壤多盆鼠也元謂

墳壤潤解疏餘入等之地皆據地之形色唯此

養原按說文無駢字土部埤赤剛土也从土解省

聲是駢剛之駢本作埤埤解音同故又借用解說

文角部解角低仰便也引詩曰解解角弓駢且角當

又有習字一角仰也从角切聲引易曰其牛習今

易作掣蓋解與習義類相近故解字轉爲習習與

挈俱从切挈與掣俱从手挈習掣三字其音亦相

周一司徒

无

近是其輾轉相變之因也段氏曰鄭司農云盆

壤多盆鼠也此依故書作盆如其字解之今各本

云墳壤多盆鼠殊誤鄭君則依今書作墳養原

按盆與墳古字通春秋昭五年左氏經叔弓帥師敗

莒師於蚡泉穀梁作賁泉是賁與蚡同也蚡即

年倍四左氏傳云公祭之地地墳倍十穀梁傳則曰

覆酒於地而地賁是賁與墳同也賁既兼通蚡墳

則蚡墳亦自相通矣凡故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

字故書借盆爲墳盆壤猶曰墳壤當以後鄭之說

爲長

掌葛以權度受之

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說見大

司徒

周一司徒

三

周官故書攷卷第二

德清徐養原撰

春官宗伯第三

大宗伯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

吉禮書亦多為吉禮 段氏曰此字之誤也禮記

尹吉即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詰四方王弼本

作誥四方 養原按爾雅釋詰禮畛祈告也錢氏大

昕曰說文禧禮吉也吉乃告之譌禧與畛祈違文

周二宗伯

畛為致告祈為求告禧為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按

此亦告吉互誤之一證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司農云故書實柴或為賓柴 段氏曰此亦字

之誤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以醜辜祭四方百物

故書祀作禩禩作罷鄭司農云禩當為祀書亦或

作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

養原按說文部祀或从異作禩然則祀禩一字也

而司農讀此經子春讀小祝竝稱禩當作祀者蓋

禩字惟周禮故書有之他經罕見讀者或未之識

杜鄭按勘諸本知即祀字猶疑而未敢決故曰當

為祀至許君乃始決之此與饁饁一例皆同字而

疊故書者也鄭君注特牲云饁周禮作饁明他經

無饁字司徒序官饁人注云故書饁作饁而無所

說於後經則竟作饁人是今故書皆同也饁之為

饁已無可疑故不曰饁當作饁 段氏曰司農以

披釋罷古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披罷

周二宗伯

雙聲○按釋文禩乎逼反罷芳說文刀部曰副判

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禩籀文副許亦從今書蓋

本賈侍中與

泄玉鬯

故書泄作立鄭司農讀為泄泄視也說見鄉師

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

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

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 段氏曰立位同

字者謂別無位字也古文春秋經者謂左氏春秋

也 養原按此古文假借字也古借立為位篆加

人傍焦山鼎銘僉立中庭朱氏考尊曰立當讀位

肆儀為位

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
說見肆師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養原按肆肆古字通
說見儀禮古今文異同聘禮

肆師 及其祈珥

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元謂
祈當為進禋之禋珥當為餌禋珥者釁禮之事禋

周二 宗伯

三

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

○小子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珥
讀為餌祈或為創魯禮用毛牲曰創羽牲曰餌
創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
或為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創則奉犬牲此創珥
正字 段氏曰幾幾古多通用詩如幾如式亦作
與 如幾禮記雕幾讀雕幾是也子春從祈依小子職

也說文創割傷也此亦與到羊血流意合而血部
又有幾字云以血有所創涂祭也從血幾聲然則
禮家有定此字作幾者 養原按此當以幾為正
字創祈幾幾俱屬假借創與幾最相近觀說文幾

字注可見故鄭君以為正字玉藻進禋本與祈珥

義別玉藻疏云禋謂酒也取其从示而以幾為聲故讀從之

然其字不見於說文鄭君說字不必與許同也又

按大人幾珥鄭司農讀幾為祓今本作廢此引爾

雅祭山曰祓縣管子形勢篇曰山高而不崩則祈

羊至矣錢少詹大昕以為即祓縣之羊然則司農

之讀為祓猶子春之讀為祈非有二義也說文無

祓字嚴修能曰祓即祈字此言良是

表盥盛

周二 宗伯

四

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 養原按文選孫

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建標立物以

為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剽字似

當作標或古字通用

則為位

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

養原按鄉師司市大宗伯涖字故書皆作立小宗

伯位字故書作立此經位字故書亦當作立與小

宗伯同今作涖疑傳寫之誤

凡師不功則助率主車

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謂師無功肆師助率之恐爲敵所得 段氏曰此
古文假借字 養原按古借工爲功象加力又按
石鼓文遊車既工即我車既攻也是古者工攻亦
同字秦嶧山刻石功戰日作顧氏炎武以爲當是
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罇鐘銘肇敏于
戎功作攻蓋工功同字工攻同字則併功攻而同
之矣至魏志管輅傳注輅辨人物析滅否說近義

周二 宗伯

五

彈曲直拙而不功又借功爲工非古也

治其禮儀

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
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養原按說文我義已之威
儀也从我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聲言部誼人所宜也
从言从宜宜亦聲說與先鄭合

鬻人 用瓢齋

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 段氏曰故書作
剽假借字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

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
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元謂脩
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爲蜃形蚌口含漿尊之象
段氏曰古文謨字作暮與蜃篆文相亂 養原
按古諄文等韻與虞模等韻相出入弁師婚故書
乍無此經蜃故書作謨正同一例蓋古字通用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下同

周二 宗伯

六

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 段氏曰說文

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
其禮也 養原按堯典寅餞納日馬融讀踐爲淺
見集韻二十又毛詩鄭東門有踐家室傳曰踐淺
也然則餞踐淺三字音同古蓋通用儀禮士虞記
未徹乃餞注云古文餞爲踐是其證

禮齊縮酌

故書縮爲數齊爲盞鄭司農云盞讀皆爲齊和之
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段改讀皆爲齊 段氏
曰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齊者正因此經作

齋也。齋卽柔字。鄭君從司農與酒正注合。酒正注云齋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又曰數在侯韻與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

司几筵 凶事仍几

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

謂無節也。養原按說文人仍因也。从人乃聲。與

司農說合。又乃部。鹵从乃鹵省聲。大徐本省在鹵上小徐本鹵作鹵今

參用。讀若仍。鹵籀文西字。鹵卽迺也。經典多以迺爲乃。而迺讀若仍。故仍亦借用乃字。爾疋釋詁仍迺乃也。

周宗伯

在之哈韻仍在蒸登韻二韻。出入如耐之與能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段氏曰瑱鎮

皆眞聲。養原按釋名首飾瑱鎮也。縣當耳。傍不欲

使人妄聽。白鎮重也。此瑱鎮音義竝同。得相假借

之故

典瑞 執鎮圭

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說見上

珍圭以徵守

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元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段氏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養原按作珍者故書也。

作鎮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按珍鎮同音。然故書旣借瑱爲鎮。不應復借珍爲鎮。故子春不曰讀爲而曰當爲。以珍爲誤字也。而鄭君亦止就珍之本字起義。

周宗伯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

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說見肆師

司服 弁經服

故書弁作紕。鄭司農紕讀爲弁。養原按說文糸部紕

紕紕或从夨作紕。夨籀文弁。是紕卽紕字。玉篇

紕同繁。弁紕音同。古字通用。弁爲正字紕爲假借

廡衣服

故書廡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廡。廡陳也。元謂廡

衣服所藏於棊中。段氏曰司裘大師注皆不云

淫讀爲廡但云淫陳也與此詳略互見 養原按廡淫同音古字通用陳則廡之訓也說文亦訓廡爲陳若不讀淫作廡則無緣訓爲陳也但司農訓陳鄭君訓與爲異耳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 養原按顧命洮

類鄭讀洮爲濯以爲澣衣見吳志虞翻傳注錢少

詹曰周禮春官守祧古文祧爲濯詩洮洮公子韓

詩作嬀○案爾雅釋訓洮洮契契李善注魏都賦亦引作嬀嬀蓋古文兆傍

周宗伯

與翟傍字多相通嚴修能曰釋魚屨小者洮釋文

云洮眾家本皆作濯又淮南子原道云上游於霄

霓之野高注云霓讀翟氏之翟

丙宗 薦加豆籩

故書爲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

爲豆籩 段氏曰下文兩言豆籩不當乖異故杜

據以改易

大司樂 播之以八音

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

穀之播 養原按藩與播古字通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 尚書大傳播國率相行事注播讀曰藩藩國謂諸侯

樂師 有皇舞

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皇穉改舞者以羽冒覆頭

上衣飾翡翠之羽翌讀爲皇書亦或爲皇元謂皇

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說見舞師

趨以采薺

故書趨作踳鄭司農云踳當爲趨書亦或爲趨

周宗伯

段氏曰踳从足多聲當歌戈韻陸氏云倉付反則

知其字本作踳六朝人往往書偏傍芻作多也踳

蓋古文趨字 養原按踳踳皆說文所無惟走部

有趨字云趨趙久也齊風巧趨踳兮釋文云趨本

或作趨然則與其改踳爲踳莫若改趨爲趨以踳

爲古文趨字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

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 段氏曰燕

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自聲字也是以司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今周禮誤說為師都說文於部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凡周禮帥字故書當皆作率而獨此言之者欲讀者互訂 養原按故書燕為舞似非字誤蓋以弓矢舞即得謂之舞射故書與今書各為一義也

又按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又巾部帥佩巾也或从兌

周二 宗伯

作輓此二字各有本義又辵部達先道也此達領正字行部衛將衛也此將衛正字借率為達為衛從省也又因率而借帥取音同也率帥二字常相因習或从率作腓悉豐今俗作蟋蟀

遂倡之

故書倡為昌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昌當為倡書亦或為倡 養原按說文人部倡樂也从人昌聲古蓋借用昌字今文加人

大師 令奏擊拊

故書拊為付鄭司農云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元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 段氏曰故書作付者古文假借字 養原按大祝付練祥注云付當為耐然則拊耐等字古祇作付今文始加手加示

帥瞽而厥

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

作諡說見司服

瞽矇 世奠繫

周二 宗伯

十一

故書奠或為帝杜子春日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 養原按帝與定形聲俱不相近故必轉為奠然後可讀為定也故書或為帝或為奠義各不同子春之意作奠則可以該帝繫作帝則遺諸侯卿大夫世本故從奠不從帝而經文仍作帝者蓋子春受經於劉歆歆本作帝不欲輒改之至鄭君乃決從奠奠讀為定者奠本有定義大司徒奠地守注云定地守是也以雙聲疊韻求之亦俱可通

奠在霰韻定在徑韻古先韻與清青每相出入如
幹或作轄瑩一名獨領與騁協倩从青聲此類甚
多廣韻霰徑二韻竝收奠字勁韻之鄭說文从邑
奠聲又匠人凡行奠水鄭司農讀奠為停停與定
亦同音也獨一音圭此帝奠可以相通之證然因
奠而併與定通則離其本根而茫無畔
岸矣恐古人無此讀法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

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
為管元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

周一 宗伯

三

銅為之 段氏曰司農從故書作銅則大師職亦
必從故書作銅律攷古文尚書顧命同訓酒杯伏
生尚書作銅訓副璽列女傳食我以同魚其義訓
銅古字通用 養原按六經無銅字惟尚書今文
及周禮古書有之說文部金銅赤金也古者黃金赤
金通謂之金禹貢惟金三品赤金亦在內攷工之
金錫乃赤金也說文部日同合會也陰律與陽律合
會副璽與正璽合會故謂之同因以赤金為之故
或益金作銅銅本器物之名非三品之目後世始

名赤金為銅耳大戴禮保博篇大師持銅
而御戶左銅即銅律也

高聲硯

故書硯或作硯杜子春讀硯段改為鏗鎗之鏗鄭
大夫讀硯為袞冕之袞元謂高則聲上藏袞然旋
如裹 段氏曰杜從硯大夫從硯今本皆作讀硯
誤音義硯鏗皆苦耕反陸時蓋未誤也 養原按
硯硯俱不見於說文部車鞞字注引周禮曰望其鞞
欲其鞞今考工輪人作眼眼鞞通用眼从目聲鞞
从昆聲正與硯硯同例

周一 宗伯

四

鐘師 納夏

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為納 養原按史記
五帝 敬道日入臧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入內也
本紀 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知古內入字本作內史訓
納日為日入知經必作內字段氏曰鄉射禮司射
命弟子納射器注納內也曲禮俯而納屨注納內
也皆古經之假借杜子春轉云內當為納蓋由漢
人出內字皆作納故以今字改古字令讀者易明
籥章 國祭蜡

故書蝟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蝟 王氏引之曰

凡从虫之字或从蝟說文蝟或爲蠶蠶或爲蠶蠶

或爲蠶蠶或爲蠶蝟字古或作蠶凡隸書從昔之

字多譌從替廣雅昔譌作替惜譌作惜錯譌作錯

皆其類也故蠶譌爲蠶 養原按虫之變蝟說文

固有徵矣昔之爲替乃隸書譌體周禮故書豈用

隸字乎以爲字之譌則可

華氏 遂歛其煖契

杜子春云煖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元謂煖

周一 宗伯

五

讀如戈鐔之鐔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 段氏

曰契卽儀禮之楚煇易煖爲俊者謂其銳頭俊健

可用開龜也鄭讀如鐔音兼用其義鐔指於地煖

柱於燋火其狀一也而字可弗易 養原按說文

部煖然火也从火爰聲周禮曰遂籥其煖煖火在

前以焯焯龜煖之爲俊同音相借也煖爲正字許

就字論字不與杜同而實未嘗異也

占夢 乃舍萌于四方

杜子春讀萌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毆疫也

書亦或爲明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萌菜始生也

養原按萌與明古字通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葭明續

漢志及史記貨殖傳並作葭萌

遂令始難毆疫

故書難或作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

作難 段氏曰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

之儺不引周禮然則許君亦依杜說毆疫之字作

難矣論語鄉人儺方相氏引作難 養原按儺爲

行有節難爲毆疫段說固爲有據然經典相承毆

周一 宗伯

十六

疫之難亦通用儺觀周禮故書可見其來已久矣

眠禘 七曰彌 九曰臍

故書彌作迷臍作資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

臍者升氣也元謂彌氣貫日也臍虹也詩云朝臍

于西 養原按彌迷臍資皆同音相通臍之爲資

猶齋之爲資也大戴禮保傳云衛靈公之時迷子瑕

不肖而任事此彌迷通用之證

大祝 二曰造

故書造作窳杜子春讀窳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

造造祭於祖也 惠氏士奇禮說一曰古文造竈

通吳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闈行而進案造

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龜策傳灼鑽之處

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 段氏曰說文示部有

誥字云告祭也疑即造字 養原按釋名宮室云竈

造也創造食物也廣雅五草竈造也此訓竈為造

作之造與子春之說義雖異而音則相近

三曰誥 杜子春日誥當為告書亦或為告 養原按說文

周二宗伯 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

曰僮牛之告又言部誥告也从言告聲是告與誥大

同小異鄭司農訓誥為康誥盤庚之誥之屬子春

從告與司農不同又按說文誥字段疑為六祈之

造思竊疑為六辭之告俟更詳之

四曰振動 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

擊也元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

養原按董動音同古蓋通用

祭示

故書祇為祊杜子春云祊當為祇 養原按祇變

為祊字之誤也示變為祇則意取曉俗而已古借

視為示見士昏及曲禮注以示為祇周禮猶存古字說文

示祇始別蓋小篆字例如此

小祝 贊泐 故書泐為攝杜子春云當為泐泐謂浴尸 段氏

曰此字之誤也

設熬置銘 周二宗伯

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段改書死者名於旌

今謂之柩士喪禮曰為名今本作銘此各以其物

重木置于中庭取名置于重 段氏曰司農從今

書作名其引士喪禮為銘取銘依釋文亦皆作名

考士喪禮云今文銘皆為名是知仲師用今文

養原按大夫司農子春皆不知有今書者也此經

故書作銘司農就銘字釋之其曰今謂之柩柩疑

名之誤今者如今文禮經之類也故即引士喪禮

以為銘或作名之證又按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

矣若銘刻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蓋

偶遺之

漢碑有周憬功動銘又孔宙碑
魯相謁孔廟殘碑皆有銘字

則保郊祀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杜子春讀禩為祀書亦或為祀見大

宗

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禡兵

祭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元

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禡氣勢之十百而多

周二宗伯

九

獲 段氏曰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魚鐸部 養

原按肆師祭表貉注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

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也段氏云後世用兵云偃伯者伯同百今按十百

猶言什伯此與詩既伯既禱之伯不同今說文禡

字注引詩既禡既禡此乃小徐語大徐本入正文

男巫 冬堂贈

故書贈為贈杜子春云贈當為贈堂贈謂逐疫也

養原按贈乃字之誤

則與祝前

故書前為先鄭司農云為先非是也 養原按喪

祝王弼則與巫前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

在王前引春秋傳公使巫以桃菊先被殯然則先

卽前也司農此注以先為非者喪大記云大夫士

既殯而君往焉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此謂先君

入門與在前之義微別恐其相混故辨之

周二宗伯

二十

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

汁 養原按說文務部文一重五協同心之和从

彡从心駟同思之和从彡从思協衆之同和也从

彡从十古文協从日十作叶或从口作叶並彡之

重文此注有其三焉唯汁在水部液也在此經為

假借

小史 奠繫世

故書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奠讀為定書帝

亦或為奠說見小師

史以書敘昭穆之組簋

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

古文也 養原按說文部簋黍稷方器也古文从

匚飢作匱又从軌作匱又作枕皆古文也几字古

在脂微韻簋九竝在尤幽韻其音不同注文似有

譌舛今攷經簋字疑當作匱注當云故書匱或為

九鄭司農云九讀為簋書亦或為匱古文也凡改

讀者將以曉人也簋為人所其曉故讀從之若讀

為軌則軌之本義既與此經無涉且未嘗明見匱

周一 宗伯

三

字孰知軌為匱之省文是滋其惑也況司農以簋

為古文與說文不合其為傳寫之誤無疑段於書亦或為

下增軌字謂軌為簋之古文語勢亦不順匱省為軌公食大夫六簋古

文作軌是也匱省為九此經是也俗本作几亦誤

匱字亦當从匚从食九聲非從飢渴之飢

巾車 金路鉤

故書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 段氏曰拘鉤古音

同在侯部 養原按說文拘鉤俱在句部拘止也

从句从手句亦聲鉤曲也从金从句句亦聲故知

拘鉤音同古字通用

前樊鵠纓

杜子春云鵠或為結疏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

結革以為堅且飾節良賈氏以為前纓有結其義

非今于春為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

段氏曰鵠或為結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為

告禮 錫面朱總 彫面鷩總

故書朱總為總鷩或作緊鄭司農云總當為總書

亦或為總鷩段改讀為鳧鷩之鷩 釋文為總戚

周一 宗伯

三

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眾家亦不見有

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李

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 養原按集韻兼

收於六至二十廢至韻基位切縉也此因鄭注鷩

總以縉為之故有此訓而音終不相近究屬譌字

當疑鷩字從來音按茅蒐二字何以得合為鷩

聲若依劉昌宗總音讀之斯近之矣附識於此

鷩緊同音相借

有斐羽蓋 故書斐為駢杜子春云當為斐書亦或為駢 段

氏曰說文蠶或作蠶者蠶之譌也舊籍皆譌蠶為葛如獵蠶蠶蠶蠶字或體皆從葛然則蠶即蠶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天馬黑蠶謂之母兒王伯學云蠶即蠶字是也蠶聲妾聲同在覃談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為嬰字養原按駢字又因與駢形相涉而誤說文無駢字

疏飾小服皆疏

故書疏為搢杜子春讀搢為沙元為麤布養原

按說文正足也或曰胥字胥本蠶醴而借義甚多如胥字胥匡古蓋

周二 宗伯

俱作又去部疏通也从充从疋疋亦聲又手部搢取水

沮也从手胥聲疋胥疏搢其音皆同故可通用杜

子春讀為沙者蓋讀為紗也古無紗字只借用沙

內司服素沙注云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沙搢

雙聲故讀從之後鄭以喪車之飾不當用沙故改

作疏訓為麤布典瑞鄭司農讀疏為沙云沙除與

此義雖異而通借之例則同

藻車藻蔽

故書藻作輶杜子春輶讀為華藻之藻直謂華藻

也元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以蒼緇為蔽也

段氏曰說文艸部藻水艸也從艸從水巢聲或

從臬作藻是則藻藻同字義木水艸借為華采字

漢人已分別藻為華藻藻為水艸故杜作藻鄭君

作藻取聲與巢聲臬聲部分最近又雙聲也說文

無輶字○又曰杜云讀為華藻之藻疑當作讀為

藻率之藻與典瑞司几筵繚注同下文直謂華藻

也乃竟伸其義案如此乃與

駢車 駢段改飾案如此乃與

周二 宗伯

故書駢作龍駢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駢軟讀為

漆垓之漆直謂駢漆也元謂駢車邊側有漆飾也

駢亦多黑少之色章也養原按周易傳震為

龍虞于龍作駢釋文云餘見段氏曰古音次

同漆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輶字軟字

蓋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司几筵漆几說文作駢

几几部蓋禮家有易漆為駢者此條則杜易軟為

漆而鄭君從之又釋杜駢漆之悒非杜作漆鄭作

駢也養原按駢漆連文駢說文在漆部从各本

互異司几筵之黍許作繫巾車之槩杜作黍各爲一義鄭不從杜也杜云直謂髮黍者槩乃閒文因黍字而牽連及之猶上注華璪之華也使無作槩之本何煩鄭君訓釋乎經既有黍無槩則色理未明何由知其亦多黑少故知鄭本必作槩段君改字竊所未安

孤棗夏篆

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瑒之瑒夏篆較有約也元謂夏篆

周二宗伯

五采畫較約也 段氏曰故書作緣字故司農云

夏赤色緣綠色今各本作緣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 養原按內司服緣衣本作緣衣毛詩緣衣正義可證說見漢讀考彼誤緣爲緣此誤篆爲緣

歲時更續

故書更續爲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讀當爲續更續更受新元謂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 段氏曰一爲字誤一爲聲誤 養原按更之爲受亦

見儀禮燕禮

鳴鈴以應雞人

故書鈴或作輪杜子春云當爲鈴 段氏曰此亦聲誤或古文假借

車僕 萃車之萃

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爲駟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 段氏曰此注有脫誤當云故書萃作萃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讀爲倅其字當爲萃書亦爲萃平車當爲駟車以諸子注知之諸子注曰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萃讀爲物有副倅之倅

周二宗伯

美

是也 養原按鄙意祇須改杜語云平車當作駟

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語勢自順別無脫誤也 堯典平秩東作馬本作萃見釋文是平萃古亦通用萃之爲駟同音相訓也考之爲芻古字相通也但以平通萃非以萃通平萃爲正字故曰其字當爲萃

周官故書攷卷第三

德清徐養原撰

夏官司馬第四

司勳

故書勳作勳鄭司農云勳讀為勳勳功也疏勳是古字從

今之段氏曰說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勳古

文勳也是勳勳實一字而云讀為者時無勳字不

敢定為即勳姑從易字之例至叔重乃敢定為一

字豈賈侍中說與 養原按祀禋饗皆當作如

周三司馬

是觀

司燿

故書燿為燿杜子春云燿當為燿書亦或為燿

養原按說文部燿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聲周禮

曰以明火藝燿也見春官華氏杜子春云又燿苴

火被也从火爵聲呂不韋曰湯得伊尹燿以燿火

燿以犧見本味篇高誘曰燿讀曰權衡之權華氏注云燿謂炬其

存火疏云依音為雀意取莊子燿火之義熒熒然

也然則燿與燿同故書作燿則明火權火兼掌之

矣然其職實無與於明火故從今書作燿

大司馬 則壇之

壇讀為同壇之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鄭司

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壇段改憚

養原按司徒序官廛人注杜子春以廛為市中空

地疑廛亦與壇同也廛壇壇三字同音互相假借

乃以九畿之籍

故書畿為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春秋傳曰天子

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周三司馬

段氏曰畿聲斤聲文微二韻合音也 養原按一

畿今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傳作一圻圻近皆以

斤為聲

有司表貉

鄭司農云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禡見甸

祝

馬質 綱惡馬

鄭司農云綱讀為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為亢亢

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元謂綱以縻索維綱

狎習之疏先鄭讀為僖二十八年晉子犯曰背惠皆買之無種何有惡馬禁去之類故養原按剛不從也○釋文亢苦浪反又音剛

小子 祈于五祀

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為祀書亦或為祀大見

宗伯

羊人 豐積

積故書為毗鄭司農云毗讀為漬謂豐國寶漬軍

器也元謂積積柴禋祀柶燎實柴疏此羊人所共其小子職彼云

周三司馬

豐邦器及軍器知不得為清軍器也 段氏曰古此聲同責聲故蜡

氏除鞮鞻即漬字

服不氏 以旌居乏而待獲

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元謂待獲待射

者中舉旌以獲 養原按持為字之誤與儀禮公

食大夫左人待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

司士 掌羣臣之版

故書版為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為版版名籍 養

原按腊人臚胖鄭大夫讀胖為判杜子春讀胖為

版說文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耐今文班為胖是班版判古字互相通也

諸子 掌國子之倅

故書倅為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

養原按說文無倅字車僕掌戎路之萃注云萃猶

副也是古者借萃為倅或省作卒此經倅字未必

非萃之誤注當云故書萃為卒司農意在曉俗故

讀為倅後人因司農之讀遂併經文改之耳

大僕 戒鼓傳達于四方

周三司馬

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戒為駭 養原按毛詩

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駭也凡戒聲

亥聲多通用鐘師補夏杜子春讀為駭鼓之駭是

械駭通用大司馬鼓皆駭釋文駭本亦作駭是駭

駭通用春秋莊二十五年穀梁傳云既戒鼓而駭

眾戒駭竝見於一句字異而義同也

弁師 瑒玉三采

故書瑒作班鄭司農云班惡玉名疏按許氏說文

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瑒瑒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瑒石之美者从玉民聲如是經云瑒玉三采當

以璫為正故先鄭從璫 釋文 養原按璫璫古

璫本又作珉凶貧反璫音無 蓋通用說見鬯人又按無與武古亦通用 說見鄉大夫

璫疑即武夫之武 說文無璫 珩字漢書 董仲舒傳作武夫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

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

束髮也士喪禮曰檜 汪道昆本 檜作檜下同 用組乃笄檜讀與

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笄謂之檜沛

國人謂反紒為膾璫讀如碁車轂之碁元謂會讀

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碁之碁碁結

周王 同馬

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

碁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碁是也 段氏曰

司農從膾後鄭從會司農碁如字 段云璫讀如碁 車轂之碁者擬

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說文玉部云弁飾往往冒 王謂之碁字從玉亦作碁司農不易碁為碁也

按碁為璫之省文 後鄭易為碁此其別也司農謂 碁璫亦可通用

膾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璫者用玉為璫鄭君則

以經文五采玉即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

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訓縫中王之皮弁

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為飾亦謂之碁

養原按先鄭分膾五采及玉璫為兩事後鄭合會

五采玉璫為一事說文 骨部 膾骨擿之可以會髮者

从骨會聲引詩膾弁如星按今毛詩作會傳曰弁

皮弁所以會髮所上常用會字會即膾之省文也

知弁為皮弁者據周官此經而知之也先釋弁而

後釋會者會之設因乎弁也毛義蓋與許同而經

不作膾 若毛氏經作膾則箋當云膾讀 為會箋不改字知經本作會也 許所引者

蓋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周官故書有膾字先

鄭釋此字祇引禮經而不及詩何也 今士喪禮今 文作鬻乃俗

周王 同馬

字也古文作括括之 與檜猶括之與檜也 其字从骨故訓骨擿其義亦

似比先鄭為長 毛許俱不言五采似於此經讀後 會字為一句五采玉璫為一句

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从今書也後得毛

傳而會字之義仍守初說故詩箋與禮注同

司兵 大喪厥五兵

故書厥為淫 見天官 司裘

司弓矢 以投射甲革楛質者

故書楛為鞞鄭司農云楛字或作鞞非是也圍師

職曰射則充楛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楛質

之弓矢言射樞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

言報質者非 養原按爾疋釋宮樞謂之據說文無

據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樞謂之虔虔報同音樞字亦不

見於說文

橐人 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故書試為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養原按

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之

明其可兩通也又按此注上文引司農語而故書

試為考五字非司農語也蓋司農本即是故書司農

周三司馬

本必作 考也 司農語中不應復稱故書

戎右 桃茆

故書茆為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厲元謂茆莒帚所

以掃不祥 段氏曰厲即茆字猶遮邈字用厲也

喪祝注鄭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

字亦作厲 養原按厲滅亦同音詩小疋正月八

章結厲滅威通協

大馭 及犯馘

故書馘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馘馘讀為別異之

別謂祖道轆轤犬也 段氏曰罰馘別三字聲

類同也 養原按罰當為馘正其字也馘讀為別

審其音也

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

故書軹為駟軹為範段改 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

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駟當為軹

軹謂兩轡也其或言馘亦非是又云軹段改當為

軹段改 軹段改 謂車軹前也或讀駟為轡筭之筭

此注今本多誤據汪道昆本改正 段氏曰詩範

周三司馬

有苦葉正義引此注云故書軹為範杜子春云範

當為軹軹車軹前其所據周禮未誤也惟軹字作

範為誤耳按軹字從車從花乃之弓為聲與從車

範省聲之軹不同說文有範無軹 養原按此注

誤字段氏據詩疏改正最為確當但軹字詩疏亦

作範軹範同音古或通用則作範似無不可况軹

乃俗體說文所無未知其為範之俗字與抑軹之

俗字與說文車部範範馘也範馘二字連文駟字既

或作馘軹字亦可作範但軹為正字範為假借故

子春改範從軌少儀祭左右軌範 段氏曰故書

軌作軒或讀軒為簪筭之筭此讀甚是車軸耑之

鍵曰鞏亦曰軒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又首

之筭也故軒與筭同聲子春易為軌則與轄內之

轄同名矣 養原按說文無軒字古蓋通作筭說

文部 軹車輪小穿也專車軸耑也或从彗作轉禮

記儀注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也然則車軸耑有

四名專也軌也軹也軒也軌轍之軌軹轄之軹皆

與轉頭同名說文以軹為小穿段氏以軒為車轄

周三 司馬

九

又與子春異義先鄭注輪人以軹為小穿與說文

與先鄭義同蓋未曰小穿軸耑曰轄頭並非同

處然則軹有三義矣段氏說亦本子春然子春說

本不定輪人注以軹為轄 與大駁異後鄭不從也

圍師 夏庠馬 故字 書 庠為訝鄭司農云當為庠元謂庠廡也

廡所以庇馬涼也 養原按說文 庠廡也从广

牙聲周禮曰夏庠馬此說與二鄭合

職方氏 其利金錫竹箭

故書箭為晉杜子春云晉當為箭書亦或為箭

養原按釋名 矢又謂之箭箭進也說文 部 戩字

注引詩實始戩商今詩作翦又 部 楛字注引書竹

箭如楛攷禹貢篠簋既戩史記夏本紀作竹箭既

布疑古文尚書經作竹箭 孫淵如 說者讀箭如楛

謂其音同也晉進同音 易曰晉 箭翦俱从前聲戩

楛俱從晉聲故箭通作晉儀禮 大射 綴諸箭古文

箭作晉正與此同

其浸頰湛

湛未聞杜子春云湛或為淮 段氏曰淮字與湛

周三 司馬

十

形聲皆不相近 王氏引之 曰淮疑當為淫字之

誤也淫之為淮猶淫雨之為淮雨 原注說見文心

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湛與淫古同聲而通用 原

湛字或作沈並與淫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

明雩篇曰久雨為湛微子我用沈酣于酒史記宋

世家作沈沈酣于酒太史公自序曰帝幸湛沈沈

酣即淫酣湛即淫淫南覽冥篇曰東風至而

酒淫淫淫淫即淫淫考工記輪氏 養原按湛水

鄭云未聞疏云據地理志無文未知其處也至水

經注 二十一 始以春秋襄十六年之湛阪當之以

為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胡東樵先

生禹貢錐指駁之曰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

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如後世

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疆建牧之意或古

文傳寫譌繆如兖州盧維之類今按此論深契鄭

注之意精當不易後儒無庸異議竊疑湛乃沮字

之誤說文水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顏師古注

漢書地理志南郡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

楚之望也今左傳哀六年沮作睢其字从且七餘反

睢與淮形相似遂誤作淮下文淮泗或作睢此从目音

周三司馬

十一

緩誤與此相類又漢志房陵自有淮水出淮山東

至中廡入沔此與沮源同縣字形又相涉故易致

相溷耳王說亦有證據然欲證淮字之

其川淮泗其浸沂沭譌轉致坐實湛字終覺未安

鄭司農云淮或為睢流或為洙 段氏曰睢與淮

形聲皆相近洙與流部分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

戊世本作朱檀弓作朮鄭云朮當為朱也今本檀

弓作木蓋誤按檀弓各本俱 養原按漢書地

理志上陳留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

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攷漢之陳留在職方

亦為豫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

以此為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為四瀆之一睢水

源流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

睢之理故知為字之誤

其澤藪曰泲蒲

鄭司農云泲或為泲蒲或為浦 養原按漢書地

理志上右扶風泲縣北有蒲谷鄉泲中谷雍州泲

蒲藪泲水出西北入渭水經注十泲水決為泲蒲

周三司馬

十一

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為泲泲之為名實兼斯義觀

此二書則泲蒲之得名與泲之或為泲可得其故

矣浦者蒲之省文也宋本說文艸部藪泲蒲作泲

圃圃與蒲古字通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故書傳為傳杜子春云傳當作傳書亦或為傳

養原按傳為字之誤車人博字故書作博與此相

類

形方氏 無有華離之地

杜子春云離當為雜書亦或為雜元謂華讀為瓜
哨之瓜正之使不瓜邪離絕 養原按華當作茱
說文部 茱 戾也 與華同音 俗作茱廣韻十三 釋茱字
云華雜斜絕即瓜邪離絕也變離言雜似從子春
讀又華字注云
姓雜之兒

秋官司寇第五

司烜氏

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為垣鄭司農云
當為烜 養原按此節疑義頗多說文權烜同字

周三司寇

十三

周禮分為二官一疑也既合燿烜為一字又以司
燿為取火于日之官與司烜無別二疑也經作司
烜注云故書燬為垣經注不相應三疑也凡言讀
如者必字異而音義相近故改此從彼烜之與燬
聲類不同衛侯燬乃人名無義可取四疑也今謂
燿烜同字許君必非妄言取火于日當作取火于
木蓋偶然筆誤或許君之意司燿之火亦取于日
不必與先鄭之說同故高誘注淮南汜論亦以燿
火為取火于日從許義也至鄭注之舛錯則亦有

故說文火部焜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焜又燬

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二字音義同而

實非一字疑此經當作司焜氏注當云焜火也讀

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焜為垣鄭司農云當為焜蓋

焜字稍僻故讀如燬取其音同必僭衛侯燬者經

中燬字亦不多見惟此最著耳後人不識焜字見

故書作垣遂盡改經注焜字為烜其曰故書燬為

垣者則如詩之如焜今本作如燬也古音燬讀如

火火與焜聲亦同烜在阮韻不與脂微通或疑經

周三司寇

十四

注三烜字俱當為燬然竟作燬則不必取證于衛
文公名矣注意以燬音焜也

雜氏

書雜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

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為夷

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雜讀如鬚

小兒頭之鬚書或作夷此皆剪草也字從類耳月

令曰燒雜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惠氏棟曰

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

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卽辛夷春秋傳曰五雉爲五

工正夷民者也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

曰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 養原按雉通作夷

又通作雉而其音則如鬚鬚从弟聲雉之古文亦

從弟作雉夷篆體與弟相侶音亦相近禮記則不

敢唾洩釋文作涕云本又作洩同吐細反釋名屬

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已妻相長弟也母之

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爲姊而來則從母列也說

文部鳥鵝鵝胡污澤也从鳥夷聲或从弟作鵝是弟

周三 司寇

五

夷可相通也然鄭云字從類則當以雍爲正夷與

雉皆假借耳賈疏云人髮之髟從彡雍草還草下

爲之故云類此說與注意合段氏據葉本釋文云

雍李或作雉遂改經雍氏爲雉氏按今本云字或

作雉同謂雍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釋文中

或作某者乃辨別字體也若凡言字

列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若如葉本則李下須

有云字其義乃通且或作者明非習見也單文孤

壺涿氏

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

涿相近書亦或爲濁疏先鄭雖讀涿爲濁聲轉

養原按注末濁字段改涿是也上兩獨字似當爲

濁之誤又按爾雅鳥生囓雞釋文囓義當作啄嚴

九能曰說文囓啄不同然二字古通用楚策俯囓

白粒亦从蜀而顏涿聚或作燭雞或作濁雞壺涿

氏故書涿爲獨則古者豕蜀同物也

大司寇 以邦成弊之

故書弊爲懲鄭司農云懲當爲弊弊之斲其獄訟

周三 司寇

六

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養原按說文無懲字

入此與弊皆從敝聲故相假借列子力懲懲訓急速

方言十云鉗疲懲惡也皆非此經之義

使其屬蹕

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

元謂蹕止行也 釋文趕本亦作蹕音畢 段氏

曰蹕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

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趕辟與趕並見知其制

不同

小司寇 附于刑

附猶箸也故書附作付見司市

附刑罰

故書附作付同上

士師 為邦朋

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如朋友之朋 段氏

曰說文人部朋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朋即備

字備亦見管子幼官篇練之以散 備從人朋友

正字也自朋字盛行而備字廢矣

周三司寇

十七

正之以傳別約劑

故書別為辨鄭司農云傳或為付辨讀為風別之

別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

券以正之疏小宰注後鄭不從先鄭 段氏曰辨

與別古多通用鄭君則云當為貶見上荒 辨之灋注玉藻

立容辨注亦改為貶 養原按辨亦讀為徧徧貶

雙聲餘詳小宰 又按小宰傳別鄭大夫讀傳為符此

付字亦當是符之省文

朝士 有判書以治則聽

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為辨鄭司農云辨讀為別

謂別券也 養原按先鄭之說亦得為一義故引

之在下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注云古文班

或為辨今文為胖胖判皆从半義亦相近

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故書慮為憲貶為窆杜子春云窆當為禁憲謂幡

書以明之元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

且減國用謂民困也 養原按禮記學記發慮憲注

云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蓋慮而能

周三司寇

六

得則合於法式其理相因故書今書各成其是非

字誤也禁在沁韻貶在儉韻窆在豔韻古韻並通

夫人 用駝可也

故書駝作龍鄭司農云龍讀作駝謂不純色也見牧

蜡氏 掌除骹

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殯謂死人骨也月

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

是 段氏曰骹胔漬殯脊五字同音公羊傳大脔

禮記注引作大漬漢志國人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卽故書之脊也齒同訛說文曰訛或从肉

司烜氏 共墳燭庭燎

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元謂墳大也

段氏曰司農謂蕢卽施贖字故云麻燭 養原

按說文部蕢雜香艸又施泉實也从艸肥聲或从

麻賁作贖贖蕢古蓋通用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棟者

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

周三司冠

五

互禁止人也見掌舍及司會

薙氏 春始生而萌之

故書萌作蕢杜子春云蕢當爲萌謂耕反其萌芽

書亦或爲萌元謂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 養

原按萌蕢一聲之轉說文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

也五字據韻會增遂人注云變民言毗異外內也毗猶憎

憎無知兒也葢萌卽毗字憎蕢同音故萌轉爲蕢

翦氏 掌除蠹物

故書蠹爲囊杜子春云囊當爲蠹釋文囊劉古毛反本或作囊他

各王氏引之曰作囊者是也囊蠹古同聲故蠹

譌爲囊說文蠹作蠹從虫囊聲地官掌染草注囊

蘆釋文蠹音託又音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

囊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

赤友氏 以蜃炭攻之

故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

段氏曰此聲之誤也 養原按說文部農房星爲

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或省作晨又辰部辰震也三月

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又曰辰房星天時也然

周三司冠

五

則晨之从辰形聲兼會意也史記律書曰辰者言

萬物之振也振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振蛟屬

通作蜃大晨辰字義相近蜃振字體小殊或借振

爲震律書之振卽說文之震或借晨爲蜃固有同條相貫之

道焉

蝸氏 掌去鼃龜

齊魯之間謂鼃爲蝸龜耿龜也 序官注鄭司農

云蝸讀爲蟻蟻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蝸今御

鼃龜鼃龜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蝸今御

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蠍乃短弧與 段氏曰

司農謂鼃龜蝦蟇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鼃蝦蟇

也是鼃與蝦蟇不甚別矣鄭君則顯別鼃與蝦蟇

為二類 漢元鼎五年鼃蝦蟇關二勝於鄭許者一

也司農說文皆謂鼃龜為一物鄭君則知鼃與耿

龜為二此勝於鄭許者二也司農云蝮讀為蠍蠍

訓蝦蟇引月令蝮蠍鳴 司農所據禮記蓋作蝮蠍

月令之蝮亦當讀為蠍非改其字也說文則云蠍短弧也蝮同蠍鄭

君則云蝮非蝦蟇亦非短弧蠍訓短弧與蝮各字

此勝於鄭許者三也 養原按鄭許皆以蝮蠍為

一字鄭訓蝦蟇許訓短弧義各不同高誘注淮南

時則訓云蝮蝦蟇也從司農說也許訓蠍為短弧故

以鼃為蝦蟇鄭訓蠍為蝦蟇而欲融合兩本之異

故言鼃龜蝦蟇屬明其類同而非一物鄭君則鼃

也龜也蝦蟇也短弧也截分為四而別蝮蠍為兩

字台鼃蝮為一物特為精審顏師古注武帝紀曰

鼃龜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此分別鼃與蝦蟇

足以證明鄭義然猶瀾鼃龜為一不若鄭注之精

壺涿氏 以炮土之鼓毆之

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 段云當為苞有苦葉之

苞元謂燔之炮之之 此之據炮炮土之鼓瓦鼓也

段氏曰杜所稱蓋三家詩古經包裹字多用從

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 養原按泡乃字

之誤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

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相合鄭於

籥章無說其注明堂位云築土為鼓蓋不用以瓦

為匡之說故賈氏籥章疏謂子春之解後鄭不從

又未知築土與此苞土異同若何

則以杜梓午貫象齒而沈之

故書梓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梓梓讀為

枯枯榆木名書或為樛又云五貫當為午貫 段

氏曰梓枯皆音姑必改梓為樛而後讀樛為枯者

樛與梓形相近枯與樛音相同也 養原按說文

無樛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言枯也

謂磔之惠氏 棟曰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

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 內儲辜即枯也又莊

子有辜人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今按禘字古者蓋亦祗作辜後乃加木漢世禘字已行或爛脫成梓而辜字本讀與枯同今變而為禘仍當讀枯學者或不能遠曉故子春先正其字體之譌次審其讀也 又按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乂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王觀國學林九

周三 詞冠

三

云李濟翁資暇錄以為端午當作端五不當用午字今按古篆五字為乂象陰陽交乂之義交乂不辭此讀說文而失之者而午字亦取交互之義交互也史言交午者旁午者四方八達皆通亦交午之義也十一辰在五月屬午則午五義同端午端五通用不疑

大行人 再裸而酢下皆同

故書裸作果鄭司農云裸讀為灌 養原按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讀為裸又小宰注云裸之言灌也此注徑讀裸為灌似有譌脫

說文示部裸从示果聲廣韻果在果韻裸灌並在換韻二韻互相出入猶獻之讀莎桓之讀和 其貢嬪物

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嬪婦也 養原按大宰嬪貢故書作賓此嬪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為一義又按頻即濱字說文有頻無濱頻嬪聲同故借頻為嬪 協辭命

周三 詞冠

三

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書或為叶辭命 養原按叶汁見大史說文詞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箇箇猶理辜也箇理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詞命原未嘗誤杜子春注太史曰協叶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亦未嘗改叶從汁若如司農說則三字中兩字誤矣蓋漢時叶汁詞辭已溷用而作汁作辭者居多司農意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此注叶汁段氏互易之以可不必 小行人 則令賻補之 則令槁禴之

故書賻作傅槁爲槩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
補助其不足也槩當爲槁謂槁師也 養原按說
文無賻字槁字古蓋通用傅槩半農禮說 五云大
戴禮朝事儀亦作槁古文也兩傳皆作槁似後人
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今按槩槁竝从木从
高實一字也後人專以左形右聲之槁爲槁師之
義故先鄭云槩當爲槁又因形似遂譌爲槁耳 槩
之槩可以左形右聲槁師之槁 段氏改槁爲槁云
無下形上聲者故書則有之 今本多誤依地官序官注正之今按地官序官槩

周三司寇

五

人注鄭司農云槩讀爲槁師之槁注中不妨用俗
字且安知非槁之誤似未可據彼注以改此經
行夫 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
聲 惠氏 棟 曰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
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
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
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爲於焉使者言
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

焉屬上句尤誤 王氏引之 曰焉字屬上爲句使
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
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字故書作夷也
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
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
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
讀明矣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槩人
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元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援謂善

周三司寇

五

緣木之援也輶人左不榘榘或作券元謂券今倦
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
焉字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
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
發聲者 養原按王侍郎此說最爲允當足正舊
說之誤

掌客 劔二十有八

公劔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
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

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鋤少於豆推其衰公鋤
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鋤堂上十八
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
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 段氏曰公三十侯伯
二十四子男十八爲降殺以六於衰是矣而云於
言又爲無施者爲鋤少於豆但豆四十鋤三十則
差者十豆三十二鋤二十四則差者八豆二十四
鋤十八則差者六亦非降殺之次故云於言無施
以鼓 惟易四十有二爲三十有八則於豆差二與
反

周禮

卷

二十八於豆差四十八於豆差六降殺成文而鋤
自降殺以十於衰乃是於言當作於豆施同馳重
次弟物也鋤減於豆宜公減最少侯伯次之子男
又次之今乃公減最多是爲無馳

周官故書攷卷第四

德清徐養原撰

冬官考工記第六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故書資作齊社子春云齊當為資讀如冬資絺綌

之資 養原按外府等職齋資通用司尊彝齋

通用此經齋資通用竝同音相借也周易

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竝作齊斧此亦資

通作資之一證

周四同空

作舟以行水

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 惠氏周揚詩

說云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案集古錄庚

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董廣川以為朱

鮪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瑩王釋亦引詩為證又

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即

周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

貉踰汶則死

貉或為援謂善絲木之援也 養原按貉說文作

獬豸說文作𧈧𧈧貉形聲各別不相假借故鄭君特釋𧈧義以見其不與貉通也

𧈧胡之𧈧

故書𧈧為𧈧段改 杜子春云𧈧書或為𧈧𧈧胡地

名也段改 當為𧈧𧈧讀為橐謂箭橐 段氏曰

注中𧈧字今本皆作𧈧而唐石經經文作𧈧胡之

𧈧蓋正依故書可藉以正注中𧈧字之誤可與句

相亂如尚書盡執柯或作執拘許叔重云俗謂𧈧

之字止句荷水郡國志注作荷水皆其類也杜據

周四同空

儀禮𧈧字正𧈧為字之誤而復明𧈧之音義曰讀

為橐謂箭橐𧈧與橐異部雙聲也秋官注云箭𧈧

謂之橐說文無𧈧蓋以𧈧字橐字包之𧈧或為𧈧

者分聲同也 養原按注中兩𧈧字段氏據唐石

經改為𧈧其說固為有據但鄭本經文自作𧈧唐

石經所主者鄭本也何為不從鄭本作𧈧反從故

書作𧈧恐全部石經無此例此處終有可疑或者

故書作𧈧今書作𧈧杜鄭改故書從今書實作𧈧

字唐人所見猶未誤乎此則容有是理未知然否

釋文不出符字亦不出符字抑又何也

凡攻木之工七 刮摩之工五

故書七為十刮作挽鄭司農云十當為七挽讀為

刮 養原按七十形相似轉人軌前十尺十或作

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五孔廟置卒史碑元嘉

三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

是漢人每以十為七亦不解其何說也 又按禮

記檀弓華而皖注云說者以皖為刮節目字或為

刮今按說文無挽字臧氏經義稌記二十以刮字

周四同空

三

當之恐未必然古蓋通用皖也

函鮑鞞韋裘

鄭司農云鮑讀鮑魚之鮑書或為鞞蒼頡篇有鞞

鞞 養原按說文革部鞞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

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鞞即鮑也此說與先鄭

合

玉柳雕矢磬

故書雕或為舟杜子春云雕或為舟者非也 段

氏曰雕从周故古文假借舟為之此亦上文舟作

周之類也

博埴之工

鄭司農云埴書或為埴 段氏曰同音假借 養

原按埴即徐州土赤埴之埴亦作埴說詳弓人或

亦通作埴儀禮鄉飲記五臧今文或作埴是也臧

埴也禹貢赤埴

無以為戚速也

速疾也書或作敷 段氏曰敷讀色角反則有疾

意 養原按禮記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云趨數讀

周四同空

四

為促速聲之誤也此數速相通之證

輪人 牙也者

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輻也書

或作輻 養原按車人云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

渠謂車輻所謂牙說文木部柯木也从木牙聲一曰

車輻會也又中部軻礙車木也今本脫木字據輻車

軻也如司農說則牙輻同物而異名如許君說則

牙輻異物

欲其微至也 取諸鬪也

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圍或作員當爲

圍 養原按危微音相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類語也 古蓋通

用 又按說文口部圍天體也从口叢聲圓圍全也

从口員聲讀若員蓋圍圓音義俱相近而圓員又

同讀故以員爲圍

必矩其陰陽

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養原

按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

架別無矩字是巨卽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

周四同空

五

釋名形體鬻曲頭曰距距矩也言曲似矩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

等爲萬萋以運輪上輪中萬萋則不匡刺也故書

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 江氏永周

禮疑義舉要 六曰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爲

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圍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

中矩何用又以矩量 養原按說文艸部萬艸也从

艸禹聲萬萋本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

字雖亦與萬同音自爲規矩字若與萬通用則異

物同名易致相溷恐非所宜今卽作規矩解於理

亦通齋齋之說殊不然也蓋牙周雖圓牙圍則方

上言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云不漆其踐地者

今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

寸攻牙圍尺一寸表裏踐地爲表各一寸三分寸

之二內外向裏爲內各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之

四面皆爲平面故不漆者得分屬三面也夫四面

皆平則其形方矣可知牙圍是方圍非圍圍矩之

者測牙圍之方非測牙周之圍也然欲驗牙面之

周四同空

六

平不用矩不若用萬且匡可訓正不可訓方故不

從別本作矩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

者二句十分寸之一疏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

兩讀因而有之子春不從者文理俱周乃合於義

若以十合二爲廿是則於文字得矣若讀以分向

下讀之其義安在 段氏曰各本注誤惟疏不誤

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并也

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卅讀如颯秦刻石文如是并

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廿作卅
仍讀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
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度所致或曰廿字
長言之仍爲二十也 養原按注云合爲二十字
段據賈疏改二十爲廿是也併兩字爲一字故曰
合既併兩爲一卽作一字讀之故相傳有入颯之
音豈有一字兩讀之理廿與卅卅與三皆雙聲也
長言之說得之

謂之庇軛

周四 同空

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軛也 段

氏曰必聲比聲合音亦相近

與人 爲之較崇

故書較作椎杜子春云當爲較 養原按較說文

作較从車爻聲爻在肴韻椎在覺韻古二韻通又

木部椎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椎爲水上橫木較爲

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椎古字通晉書林邑傳

韓戢估較太半估較卽椎酷此較椎通用之證

去一以爲鞬圍

鄭司農云鞬謂車輿輪立者也書鞬或作輪 養

原按說文車部鞬車橫輪也又輪車輪閒橫木是鞬

與鞬同物異名

飾車欲侈

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 養原按少牢饋

食禮侈袂石經及單疏竝作移古字通用

軛人

軛當作前十尺而策半之

十或作七合

當作

七爲弣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

股股則短矣七非也

說見前攻

木之工七鄭司農云軛當作

周四 同空

謂式前也書或作軛元謂軛是句絕從段氏軛當

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軛式之所封持車正也

段氏曰元謂軛是句絕謂當從軛也下釋軛字

之義軛卽經下文所謂任正者與下三面材軛式

之所封持車正故謂之軛訓法其字蓋與范同用

鄭君分別軛字與軛訓軛前不同所以伸大鄭之

意謂此經軛是軛非也大馭祭軛故書作軛杜子

春易爲軛少儀注云範與軛聲同謂軛前也皆以

軛爲正字 養原按軛是三字爲句段說不可易

矣軌法也段改軌為軋今按仍當作軌軋即軌字

非別一物也司農訓軌為式前蓋以經言軌前故

望文生義鄭君則謂輿下三而之材皆名軌在

式所封也兩面在旁輪所封也在前者為前軌

說文引周禮曰立當前軌軌前者前軌之前也與

司農小異軌與範通用見少儀說文竹範法也故

軌亦訓法軌又與範通用見大輿注範之字从車从範

省聲昧者去竹作軋遂不成字司農所見別本必

是範字寫此注者誤為軋耳此節經注軋字今本

周四司空

正

不伏其軋

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作伏養原按伏古

通匄匄匄一作蒲伏釋名匄伏也伏地行也匄與

偃俱从畱聲說文無偃字部畱滿也讀若伏

必繒其牛後

故書繒作鯁鄭司農云鯁讀為繒關東謂紂為繒

鯁魚字疏按方言云紂自關而東韓鄭汝頰而東

鯁是魚名明段氏曰鯁繒音同是以先鄭依聲

類易之一本注鯁作縵釋文曰縵音秋與繒同原

葉林宗抄集韻繒縵同字若然則陸德明本注無

鯁魚字三字與賈公彥本異

翰注則利準利準則久

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輶脊上兩注

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輶

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輶之在輿下

者平如準則能久也養原按至平莫如水故準

字从水規矩準繩準必以水輪人曰水之以砥其

周四司空

平沈之均也匠人曰水地以縣皆用準之法古音

準與水同此句用二字本可通用鄭不從司農說

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水為非賈疏云準亦水之

類故以準為平稟氏準之故書亦作

左不礎

杜子春云礎讀為蹇左面不便馬苦蹇輶調善則

馬不蹇也書礎或作券元謂券今倦字也輶和則

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疏子春意據

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礎為蹇漚解之元以為尋

安解之 惠氏棟曰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
不券是券與倦同 段氏曰券即今之倦字古多
用券今多用倦說文力部券勞也 養原按樾券
人部倦罷也分載之不云一字 同音古蓋通用鄭君雖以券為正而經文仍作樾
是讀樾為券也

梟氏 兩樂謂之銃

故書樂作樂杜子春云當為樂書亦或為樂 段

氏曰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墓樹樂周禮正義引

春秋緯作藥艸其誤正相似

侈弁之所由興

周四 司空

十一

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為侈 見興

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

故書圓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為圍 段氏曰杜謂

字之誤也按圍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

之於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為之深耳

桌氏為量

桌古文或作歷 段氏曰桌歷異部而雙聲此可

證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之記曰歷階其實一也

凡不拾級而上曰栗階不拾級而下曰是階亦皆

曰散等賈疏多誤 養原按古文猶故書也周禮
注內稱古文者惟庖人及此經而已又下有元謂
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語

權之然後準之

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為水金器有孔者水

入孔中則當重也元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

見朝

其臂一寸

故書臂作脣杜子春云當為臂得覆之其底深一

周四 司空

十一

寸也 段氏曰此聲之誤

凡鑄金之狀

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為狀謂鑄金之形狀

段氏曰此亦聲之誤 養原按狀壯亦形之誤王

逸楚詞叙云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

義多乖異與此相類

鮑人之事

鮑故書或作鞫鄭司農云蒼頡篇有鞫 見總

察其線

故書線或作綜杜子春云綜當爲糸旁泉讀爲緡
謂縫革之縷 段氏曰泉宗篆相似子春時多用
緡字說文綫爲小篆線爲古文晉灼注漢書云綫
古線字與許時互異 養原按晉世專行線字故
反以綫爲古字至今猶然說文有綫無緡然子春
不讀爲綫而讀爲緡則綫字在後漢已不行矣
則需段改奕

故書需作劓段改剽 鄭司農云劓讀爲柔需之需
謂厚脂之韋革柔需 段氏曰奕各本作需剽各

周四 司空

本作劓案釋文奕人竟反剽而髓反又人竟反蓋
作音義時字未誤也古音奕聲在元寒桓部需聲
在侯部陸氏在唐初尙未誤自後乃奕需互譌延
及經傳大祝揆祭軻人契奕及此皆是也唐初契
奕已誤爲需故陸有須音揆祭及此經未誤故反
以而泉人竟此皆確然不易者故皆更正 養原
按需奕之辨段說最爲明確太祝揆祭杜子春讀
爲虞芮之芮通鑑二百二十五宋 芮芮亦遣問使
遠送誠款胡三省注云芮芮卽蠕蠕南人語轉耳

此讀與子春不謀而合可見後代猶有此音芮在
祭韻奕在猶韻古音祭泰等韻與元寒等韻每相
出入若需則與芮音遠矣蠕字說文正作蠕而揆
字則从需者此殆後世需奕旣消送并說文正篆
而改之也考說文从奕从需在同部者如臆臂羊
矢也臆有骨醢也儒柔也術士之稱僂弱也濡水
出涿郡故安澳湯也蠕弱也一曰下妻也嫫好兒
縵繪采色縵衣服也皆截然兩字其从奕从需而
爲一字者如礪之作瑤礪之作蠕皆不見於說文

周四 司空

十四

其誤明矣五經文字中 劓柔奕之奕見考工記
注劓字誤而奕字不誤集韻八 劓或作劓則劓
之本當从奕信而有徵但劓字說文亦不載奕字
注云稍前大也讀若畏僂疑故書本借用僂字後
譌爲劓耳易需卦釋文云從兩重而者非是當時
需字或作需與奕字形相似二字之溷職此之由
隸釋七 魯峻碑學爲僂宗以僂爲儒則漢時已誤
矣所可疑者說文需奕俱從而聲似二字聲類相
近或有可通之道段先生注說文於需注劓去聲

字以為會意字於奘字則無說亦非了義意者俱取雙聲與以雙聲相通者若如與而是也要非常例則雖敝不類

類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為磨而不磷之磷謂縷不傷也 養原按瓶磷俱不見於說文故書借用鄰字輸人不類於鑿釋文類本又作鄰是不特故書為然矣

鞞人為皋陶

鄭司農云鞞書或為鞞皋陶鼓木也元謂鞞者以

周四 司空

五

皋陶名官也鞞則陶字從革 段氏曰鞞人書或為鞞人然則前函鮑鞞韋裘亦當作鞞矣鄭君釋鞞字曰从革从陶省職為皋陶故官名鞞也陶省亦聲也壺涿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大古鼓腔用甸後乃用木 養原按說文無鞞字革部鞞攻皮治鼓工也从革軍聲讀若運或从韋作鞞疑此經皋陶當作皋鞞與官名同字書或為鞞故鄭君云鞞則鞞字但从革與从韋稍異其說與說文合說文正字從革或字從韋周官定本從韋別

本從革其實一也篆文匍與甸相似遂誤為鞞并誤皋鞞為皋陶

慌氏 凍絲以澆水漚其絲

故書澆作涓鄭司農云涓水温水也元謂澆水以灰所澆水也 疏諸家及先鄭皆以澆水為温水後則此澆亦當 鄭獨不從者禮有澆齊謂澆酒為澆澆灰汁為澆 段氏曰涓當作湏釋文曰涓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士喪禮湏濯兼於坎古文湏作涿涿澆同字猶祿稅同字 養原按說文水部湏湯也澆財温水也周禮曰以澆漚其絲此當是賈侍中

周四 司空

六

說故賈疏言諸家及先鄭皆以澆水為温水淫之以屬

杜子春云淫當為涅書亦或為湛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 王氏引之 曰家大人曰涅與淫形聲俱不相近必無讀淫為涅之理涅即湛字之譌也湛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為湛 職方 下云書亦或為湛亦者承上之辭釋文有湛無涅 養原按涅當為涅字之誤也說苑 九 下臨方淮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方涅涅與淮一聲之轉職方之湛或為

淮此經之滉或為湛其例同也邊讓章華賦云前方淮之水此水不知在何處以為荊州之浸則未敢必也

玉人 命圭七寸謂之躬圭

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為七

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 段氏曰此鄭

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

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鼻入圭

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 養原按篆文五七相

周四 司空

似詩七月鳴鵙王肅讀為五月蓋本諸此此經因

闕而亂亦字形相涉所致

黃金勺

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為勺謂酒尊中勺也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 養原按約疑當作洵艸

書系洵水旁相似今本毛詩周頌酌序正義云酌左傳

作約誤洵為約與此正同

以致稍餼

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為餼 段氏曰說文米部

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引春秋傳齊人來氣

諸侯或從既作槩或從食作餼然則氣正字餼或

字不當云氣當為餼也蓋漢時已用气為气假字

氣為雲气字而餼為養餼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

釋古往往讀古字為今字於此可得其例

矢人 亦弗之能憚矣

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為憚之以威之憚

謂風不能驚憚箭也釋文憚音半農禮說憚當

作但其義見莊子大宗師篇子來將死妻子環泣

周四 司空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但化言死猶化勿驚但之

陸德明音義引考工記鄭注為證廣雅但憚皆訓

為驚鄭注論語云憚難也似非驚廣雅失之 養

原按莊子釋文但驚也鄭眾注周禮考工記不能

驚但是也半農本此改注中但字為但今按憚但

聲同古蓋通用釋文於此經亦音憚為但又不為

但字作音則陸氏所見本蓋作但也今本作但殆

傳刻之誤廣雅但訓驚與司農意合未為失也蓋

十三年左傳憚之以威釋文徒且反司農兩引此句分為兩讀大司徒音徒且反此音但

梓人 顧脰

故書顧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為鬪頭無髮之鬪

養原按釋文顧苦顏反輕鬪劉亦並苦顏反是

三字同音故相通川陸氏又云左傳有華輕音苦

耕反此刪韻與耕韻相出入故也說文頁顧頭鬪

少髮也引周禮數目顧脰從今書也又彭鬪鬪禿

也亦即頭無髮之意左氏春秋襄十七年邾子輕

卒公穀經竝作矚矚與鬪俱從開聲莊子德充符

與顧同鄭訓顧為長脰兒與莊子意合依先鄭說

別脰當為頭古頭脰通士相見禮左頭今文頭為

周司空

則於眡必撥爾而怒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為撥飛讀為

匪 段氏曰撥廢同部匪飛同部皆以聲類易字

也 養原按匪木竹篋字經傳多訓為非非飛通

用故飲飛亦作飲非

則必如將廢措

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為措疏厝置之義非措頓故從措也

段氏曰此古文假借也漢書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同子春謂厲石之字非訓故易為措古廢置皆曰

措 養原按古者廢亦訓置莊子徐無廢一於堂

廢一於室釋文云廢置也廢措連文實一義也鄭

訓措為頓則為廢壞之義

廬人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娟

故書彈或作但娟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為彈丸

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為娟邑之娟娟謂撓也元謂

娟亦掉也謂若井中蟲娟之段刪娟疏井中有蟲

段氏曰說文人部俾疾也從人單聲引周禮句

周司空

三

兵欲無俾許所據有異或此注當云故書彈或作

俾司農讀俾為彈也疾與掉義相足 養原按矢

人之但為但字之誤以俱从旦也此但為俾字之

誤以俱从人也

匠人 置槩以縣

故書槩或作弋杜子春云槩當為弋讀為杙元謂

槩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

以縣正之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

段氏曰杜正槩從弋又云弋讀為杙此與正帝

爲莫奠讀爲定正筍爲筍筍讀爲稟同說文稟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稟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

環涂七軌

故書環或作輶杜子春云當爲環環涂謂環城之道

道 養原按環輶同聲相借軌爲轍跡以輶爲環

所謂字從類也阪名輶輶見左傳襄二十一年蓋亦此意文選

東京賦注薛綜曰輶輶坂十一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輶輶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

周圖 司空

三

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元謂汲引也 段

氏曰此字之誤

車人 其博三寸

故書博或爲搏杜子春云當爲博 段氏曰此字

之誤

行山者仄輶

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側當爲仄 養原按說文

部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又日部厠日在西方時側

也从日仄聲爾雅水釋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釋文

仄本亦作側汎同然則側仄字雖異而音義皆同杜必從仄者旁曰側傾曰仄因事設詞亦各有所當也

弓人 恒當弓之畏

故書畏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元謂畏

讀如秦師入隈之隈 段氏曰杜從威鄭則從畏

而讀如隈其訓則一 鄭意畏即大射儀之隈字大

射儀曰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注隈弓淵

也 養原按威與畏古字本通咎繇纂天明畏馬

周圖 司空

三

本作威是也故子春從威鄭君從畏竝訓弓淵也

凡呢之類不能方

故書呢或作穢杜子春云穢讀爲不義不呢之呢

或爲韜韜黏也元謂穢脂膏臚敗之臚臚亦黏也

養原按說文黍部韜黏也從黍日聲引春秋傳不

義不韜或从刃作韜然則韜乃韜之重文此經及

春秋傳本作韜故子春曰或作韜許杜之說昭合

今本經傳俱作呢說文日部睨日近也从日匿聲引

春秋傳私降睨燕或从尼作呢與韜義絕遠以呢

為翻失之遠矣禹貢徐州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

戠音熾說文埴埴黏土也又埴脂膏久埴也又

木部有櫟字訓杙非此義埴字說文不載此注櫟

當作戠埴當作埴或作埴廣雅釋器埴臭也此與

埴敗同義職字亦不見於說文唯儀禮鄉射記有

之大約翻戠埴埴四字為正昵櫟別字也埴職俗

字也

強者在內而摩其筋

故書筋或作薊鄭司農云當為筋 段氏曰此雙

周四 司空

聲之誤 養原按亦字之誤

擣角欲孰於火而無燂

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 養原按燂與

朕形聲迥別無由致誤朕疑當作燂說文燂在火

部火燂也燂在炎部於湯中燂肉竝徐鹽切後鄭

訓燂為炙爛與火熱之義相近故從燂

角不勝榦榦不勝筋謂之參均

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元

謂不勝無負也 段氏曰此注有脫字當云謂之

參均當言謂之不參均脫六字司農從稱故如此

說鄭君則從勝云不勝者無負也此彼無勝負謂

之參均宜矣 養原按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不

舉經語從省也非有脫文

則莫能以速中

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从速速疾也 見總序

利射侯與弋

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為與 養原按其字古

蓋借用與字說文井與舉也从井自聲引春秋傳

周四 司空

楚人與之今左傳作其其乃其毒字非此義然行

之已久亦有由也說文又云杜林以為麒麟字又

部糸辨从糸與聲或从其作其其是从與从其之字古

皆同用與訓舉舉又通與見師氏與與皆从與其

字尤易潤故書與作其職是之故

康熙朝品
級考一卷

陳氏房山
山房刊行
會稽章
集書於
西子湖上

康熙朝品級考

康熙九年題定

江浦陳

山房藏書之一
江浦陳氏房山
洙珠泉校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從一品

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保

誥封俱光祿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紅寶石中嵌東珠一顆帶用金方玉版四塊中嵌紅寶石仙鶴補服坐褥冬月狼皮夏用紅襦心青襦
鑲邊襯紅氈俸一百八十兩

正二品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內閣大學士兼各部尚

品級考

書 各部院尚書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誥封資政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紅寶石中嵌小紅寶石帶用起花金圓版四塊中嵌紅寶石錦雞補服坐褥冬用鹿皮夏用青布心紅布
鑲邊襯紅氈俸一百五十兩

從二品

布政使司布政使 宗人府宗令此缺或親王郡王管理各從藩服

誥封通奉大夫朝帽頂帶
補服坐褥俸銀同正二品

正三品

各部院左右侍郎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 宗人府府丞 通政使

司通政使 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 太常寺卿 順

天奉天二府府尹 按察使司按察使

從三品

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布政使司參政 都轉運鹽使

司運使

誥封中議大夫朝帽頂帶
補服坐褥俸銀同正三品

正四品

都察院左右僉都御史 通政使司左右通政 大理寺

左右少卿 詹事府少詹事 太常寺少卿 提督四譯

館少卿 太僕寺少卿 鴻臚寺卿 督捕左右理事官

順天奉天二府府丞 按察使司副使 各府知府

品級考

誥封中憲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藍寶石中嵌小藍寶石帶用起花金圓版四塊銀鑲邊雲雁補服坐褥冬用野羊皮夏用藍布
襯白氈俸百十五兩

從四品

國子監祭酒 布政使司參議 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誥封朝議大夫朝帽頂帶補服坐褥俸銀同
正四品 四品以上掛素珠騎馬拴踢胸

正五品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宗人府理事官 通政使司左右

參議 大理寺左右寺丞 光祿寺少卿 各部院郎中

順天奉天二府治中 欽天監監正 太醫院院使

按察使司僉事 各府同知

誥封奉政大夫朝帽起花金頂上銜水晶中嵌小藍寶石帶用素金圓版四塊銀鑲邊白鶴補服坐褥冬用貂

皮襖白氈夏用
白氈袴八十兩

從五品

內閣侍讀學士 翰林院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左右

春坊 左右諭德 司經局洗馬 宗人府副理事官

鴻臚寺少卿 各部院員外郎 都轉運鹽使司副使

鹽課提舉使提舉 各州知州

詰封奉直大夫朝帽頂帶
補服坐褥俸銀同正五品

正六品

翰林院侍讀 侍講 內閣侍讀 左右春坊 左右中

允 國子監司業 各部院衙門主事 宗人府經歷

都察院經歷 都事 理藩院院判 大理寺左右寺正

品級考

太常寺寺丞 欽天監監副 春夏中秋冬五官正

太醫院院判 京府通判 京縣知縣 兵馬司指揮

神樂觀提點 各部院衙門六品筆帖式 六品朝鮮通

事 王府包衣大 阿敦大 布大 衣大 各府通判

都司經歷 斷事 僧錄司左右善世 道錄司左右

正一

詰封承德郎朝帽起花金頂上銜水晶帶用玳瑁圓版
四塊銀鑲邊鴛鴦補服坐褥冬夏用白氈袴銀六十兩
坐褥以
下皆同

從六品

左右春坊 左右贊善 翰林院修撰 光祿寺寺丞

大理寺左右寺副 鴻臚寺寺丞 光祿寺署正 欽天

監滿洲五官正 布政司經歷 理問 鹽運司運判

各州同知 僧錄司左右闡教 道錄司左右演法

正七品

翰林院編修 六科掌印給事中 各道監院御史 行

人司司正 大理寺左右評事 太常寺博士 典簿

通政使司知事 各部寺司庫司牲官 上林苑監監丞

今 兵馬司副指揮 京縣縣丞 各部院衙門七品筆

帖式 七品朝鮮通事 王府烏林大 五旂弓匠固山

大 各縣知縣 按察司經歷

詰封文林郎吏員出身者宣議郎朝帽起花金頂中嵌
小藍寶石帶用素銀圓版四塊鶴補服俸銀四十五
兩

品級考

從七品

翰林院檢討 六科給事中 中書科中書舍人 內閣

撰文 辦事中書舍人 行人司司副 行人 詹事府

主簿 光祿寺典簿 署丞 鑾儀衛經歷 順天奉天

二府經歷 京衛經歷 太常寺各祠祭署奉祠 欽天

監五官靈臺郎 布政使司都專 鹽運司經歷 各州

判官 各衛經歷 宣慰司經歷 招討司經歷

詰封徵仕郎朝帽頂
帶補服俸銀同七品

正八品

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子監監丞 理藩院知事 上林

苑監署丞 欽天監主簿 各部院衙門八品筆帖式

八品朝鮮通事 太醫院御醫 太常寺協律郎 王府

法克師大 衣杭大 按察使司知事 各府經歷 各

縣縣丞 僧錄司左右講經 道錄司左右至靈

誥封修職郎朝帽起花金頂帶用明羊角圓版四塊銀鑲邊鴉鵝補服俸四兩

從八品

內閣典籍 翰林院典簿 國子監博士 助教 典籍

鴻臚寺主簿 欽天監五官擊壺正 太常寺各祠祭

署祀丞 神樂觀知觀 布政使司照磨 鹽運司知事

僧錄司左右覺義 道錄司左右至義

誥封修職佐郎朝帽頂帶補服俸銀同正八品

正九品

五

禮部太常寺讀祝官 國子監學正 太常寺贊禮郎

理藩院副使 寶泉局大使 會同館大使 營繕所

丞 欽天監五官監候 五官司歷 布政使司檢校

按察使司照磨 各府知事 茶馬司大使 各縣主簿

教坊司奉鑾 左右韶舞 左右司協樂同

誥封登仕郎朝帽起花銀頂帶用烏角圓版四塊銀鑲邊練雀補服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釐

從九品

各部院衙門司務 翰林院待詔 司經局正字 詹事

府錄事 國子監學錄 典籍 鴻臚寺鳴贊 序班

製造庫司匠 欽天監博士 五官司農 京府儒學教

授 兵部督捕司獄 刑部司獄 京府照磨 庫大使

太醫院吏目 太常寺司樂 孔顏曾孟四氏儒學教

授 都司儒學教授 鹽運司儒學教授 各府儒學教

授 各衛儒學教授 宣庫司大使 按察司檢校 各

府照磨 各州吏目 都稅司大使 布政使司倉府大

使 守道庫大使 府稅課司大使 鹽課提舉司吏目

司獄司司獄 巡檢司巡檢 各府倉大使 土司副

巡檢 僧綱司都綱 道紀司都紀 各府陰陽學正術

各府醫學正術

未入流

誥封登仕佐郎朝帽頂帶補服俸銀同正九品

品級考

六

翰林院孔目 各部院衙門無頂帶筆帖式 各部鳥林

大 禮部鑄印局大使 兵部司吏目 京縣典史 崇

文門副使 宣課司副使 教坊司伴長 各州縣學學

正 各縣儒學教諭 各衛武學訓導 各府州縣儒學

訓導 各關大使 各府檢校 各縣典史 鹽課司大

使 副使 布政使司庫副使 府庫大使 副使 鹽

引批驗所大使 茶引批驗所大使 驛丞 批驗所大

使 州庫大使 稅課司分司大使 鹽運司庫大使

隄官 州縣衛稅課司大使 閘官 遞運所大使 河

泊所所官 道倉大使 州倉大使 副使 縣倉大使

副使 州倉場大使 州陰陽學典術 州醫學訓術

縣醫學訓科 僧綱司副都綱 道紀司副都紀 僧

正司僧正 道正司道正 僧會司僧會 道會司道會

長官司吏目

補服頂帶同正九品俸
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前清官制沿有明之舊中間亦多改易迄乎末造改革

尤多居光宣之世而談清初官制渺矣難言此一帙為

海甯管氏傳鈔本江陰繆藝風京卿曾一校刻今鄙人

復刊餉世談掌故者或有取焉戊午八月江浦陳洙珠

泉識

品級考

七

承華事略

一卷

臣憚謹言伏以學止虛文在明時而何補士傳民語恐小
道之可觀俯憑愚衷仰陳替誦臣誠惶誠恐叩頭叩頭恭
惟皇太子殿下溫文海潤孝敬日暉方丕承天序之時有
歷試諸難之命事統給萬幾之廣君門邈千里之遙雖獻
足以有臨明足以繼照仁足以及物智足以周知復多識
於前言乃益隆於孝治謹採儲闈之事要庶幾賈傅之遺
規倘賜一觀豈勝至幸波洋少海固不擇於細流德表華
箴竊效持於衆美臣憚今所纂集名曰承華事略凡廿篇
釐爲六卷謹奉牋投進冒瀆嚴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
憚誠惶誠恐叩頭叩頭謹言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日朝
列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臣王憚進

承華事略序

臣憚嘗讀文王世子賈誼保傅篇二者教養太子之方盡
矣第去古逾遠其典禮有不復行於今者又伏念殿下春
秋鼎盛以天挺英胤之資復有不待學焉而後能者故臣
愚慮敢述其切時近用可舉於今庶有補於來者著而爲
篇然事有先後必循序而進竊謂孝者德之本也唯天子
之孝以寧親敷教爲大故首之以廣事愛者孝所生也惟
孝友于兄弟故繼之以立愛孝愛既立亟當正者國之本
也故繼之以端本本雖端非學無以成其德故繼之以進
學學不無異端之害故以擇術謹習次之教尊德成必取
正於官非聽政無以念諸用非達聰無以周其知故方其
聽政卽以達聰繼之國政之外兵戎爲重故以撫軍次之

軍國事殷舉措之間恐涉僭悞故以明分次之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故繼之曰崇文尙文之實親賢爲本然不可不
辨其邪正故親賢後繼之曰去邪正人之言無匪宏益故
繼之曰納誨雖聖人不能無過諫而能以善莫大焉故先
以親之幾諫次以已之從諫思互爲儆省爾至若仁民愛
物非德澤何以加故預之以推恩德加於民而儉約逸豫
居上者尤所當尙戒天下之事無大小官得人則治故以
審官終之自廣孝至審官凡二十篇釐爲六卷篇有圖俾
見古人當時事蹟之偉後有說以致愚慮循序近用之
且易於按觀題之曰承華事略臣不自揆涓埃之微何
以益崇深之海嶽猥以惓惓愚誠庶千慮一得或可

承華事略序

儲闈萬分之一蓋臣素願也臣王憚謹序

大華事略目錄

廣孝

立愛

端本

擇術

謹習

聽政

撫軍

明分

崇儒

去邪

納誨

幾諫

推恩

尚儉

戒逸

承華事略目錄

承華事略

黃孝

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至於寢門外問內臣曰今日安否內臣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未無也原再也無味惡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

唐元宗開元二年宴京師侍老於內殿八十至九十者版授賜爵及几杖粟帛有差給一子侍婦人亦如之其孝子順孫終身勿事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天寶十二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承華事略

臣憚伏聞殿下天粹元良日隆純孝其間安視膳於兩官之間與古契者多矣然於君父之孝復有當廣之者如承顏順志俾聖躬寧於上庶事康於下乃臣子孝敬之至故揚子孝至篇云孝莫大於寧神謂尊祖考安神靈也寧神莫大於寧親終於四表之懼心如唐之賜爵給帛孝子勿事征防親年及者還民及詔天下家藏孝經有三王四代養老之遺風焉豈非德加百姓四表之懼心者乎惟殿下詳覽益廣至德

立愛

書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後漢和帝爲太子時特親愛兄清河王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與及卽位待慶尤渥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所以垂意甚備

唐睿宗諸子傳曰元宗爲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急召升樓與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有勸世謂天下友悌古無有者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延樹翔棲淡日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

承華事略

臣憚切惟父子存乎天性兄弟謂之彝倫友愛親睦人心之良德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茲蓋言常人以一身齊治尙先悌於兄長故能施於政事矧國之儲試家有四海者歟異時將以立愛立敬睦九族建宗親使維藩維城之勢屏翰王室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不以友愛爲本可乎故伊尹於太甲嗣位之初不遑它務首以愛敬爲訓太甲竟能悔過思庸言思念常道也復爲殷之賢君唐明皇以一念深至致開元雍熙之化茲非前世之明效歟

端本

尙書太甲下伊尹訓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唐燕王忠傳許敬宗曰本正則萬事治太子者國之本也

元忠傳袁楚客曰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
同國之興衰係焉

臣惲謹按孟某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人君者天下之表則故以一身為天下之本太
子者國之儲副天命所係屬人心所歸問是本正則國
正國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遠邇莫敢不一於正故伊
尹之訓太甲正謂此也且政者正也以正而正不正者
也今殿下方開物成務作貞萬邦思取法於正者非一
而端本澄源其可後哉

進學

昔殷高宗為王子時問學於甘盤及厥德罔顯得傳說而

承華事略

三

告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念終始
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高宗承說之教至四海咸仰其德
漢顯宗立為皇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令榮止宿官
中積五年榮上疏云太子以聰獻之姿明達經義親覽古
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
下幸甚

臣惲觀自古人君雖秉聰敏獻哲之資必由學以成其
德者蓋所以突聖政明新之理以正其心術迺古今治
亂之源以增其智慮使聖益聖明益明雖比隆唐虞無
難且如射弓學書一藝也非習焉尚不能造其妙况治

國平天下之道哉故傳說告高宗使終始常在於學既
無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之謂也伏聞
殿下屢召儒臣講肄經史進進不已非惟緝熙光明抑
以仰副聖上訓學之意為國福祐豈不偉哉

擇術

晉元帝立子紹為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
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雷聖心太子納之太子是為
臣惲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
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亮雖清
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之

謹習

承華事略

四

漢景帝太子徹聰明有智術好詩書善史隸時竇太后尚
黃老言令太子諸王通讀之太子獨能解其意而心弗好
也每還宮取儒書名法之術習讀之及初立即能表章六
經罷黜百家舉用俊茂與之立功至號令文章煥然可述
元帝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
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幽眇及即位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
宣之業衰焉

臣惲謹按保傅篇陳教太子首以所習為言蓋謂性相
近習相遠也且常人所習或遠善性猶云不可况生
長深宮極于富貴者可不慎歟如武帝之黜百家尚儒
術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容受直言好賢不倦正由謹

其所習於初故也逮其孫孝元習音曲為樂至牽制優游不果於斷二君之用心賢否可不鑒哉然仁孝禮義詩書射御乃所習之正也今殿下仁孝恭謹聞於中外在移養嗣德之初能所習皆正無一念不謹臣知雖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如此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聽政

元魏太武帝燕少聰明大度既立為太子明元帝詔臨朝為國副主以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為左輔坐東廂西面以崔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穆觀達政要識吾

承華事略

五

旨趣上堆在公專謹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帝時隱而窺之聽其言論大說謂侍臣曰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帝曰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臣惲觀歷代明君皆令儲貳監國政者正欲移養君體厭服臣下審明治道熟知民事為務猶聖上今日之付殿下豈特使經理機務習熟節目者哉然政之紀綱不過審慎官爵勤恤民隱明信賞罰至公無私而已所謂審官任賢使能與我圖治也所謂恤民輕徭薄賦以厚民生也所謂明信賞罰功罪允當聞者悅服也誠能如此雖堯舜之治不是過也惟殿下雷神省鑒

達聰

唐太宗問魏徵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闇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闇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門者謂開闢四方之門廣致眾賢明四目達四聰四聰者謂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惲謹按尚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九重之深所聞所見者不過左右前後之事此舜之所以達聰也故遠聽于忠良者則聞所未聞偏聽於左右者則事多欺蔽伏惟殿下方毓德春宮重光華夏於圖治有為之初達聰廣聽似為急務又傳曰審所以聽

承華事略

六

言受則事下不欺蔽矣如中統元年許諸人陳言亦達聰之一端也

撫軍

春秋閔公二年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西漢高帝紀帝征淮南王布乃發上郡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衛卒三萬人令太子監撫關中

唐順宗為皇太子德宗幸奉天太子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及戒嚴朝夕巡城傳宣撫慰督勵戰士敬感激醫

發氣益百倍

臣憚切見聖上往年詔殿下領樞密院事正古昔撫軍制也每歲車駕巡幸兩都以萬乘之富六軍之衆如大獵以軍律驅馳宿衛按羽林環布殿下躬行扈從所當齊整軍容撫慰將士使遠忘跋涉之勞日聞歌舞之樂天仗所臨宵嚴肅致鸞輅清寧省方之外無他軫虞誠臣子起居之大節也至於樞府軍務比之先日尤宜仰留睿算乃天下安不忘武備之義也

明分

西漢成帝紀曰帝爲太子寬博謹審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

承華事略

七

說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唐肅宗紀曰初立爲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等請改外辨於外備絳紗衣爲朱明服乃從之

臣憚曰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明也何謂名公卿大夫是也何謂分君臣上下是也一或不正何止動生悔吝且有事言不順之忒矧太子正名辨分者也使天下明知儲副有尊君卑臣之德異日撫臨萬邦安有干名犯分事言不順者哉如漢成之出龍樓門而不絕馳道肅宗之易絳紗而改服朱明誠可以爲後主之法云

崇儒

漢月帝始爲太子世祖拜桓榮爲博士授太子經令止宿宮中者五年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傅存問賜以珍羞帷帳後爲少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陳謝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至精能無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今蒙下列不敢辭願君慎疾重愛玉體

唐元宗初爲皇太子太極元年親釋奠於國學命右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太子問疑義數條無量皆衣古典以對微加規諷太子悅賜無量物百段及學官胄子賜各有差

承華事略

八

順宗立爲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臣憚觀明帝之奉書報謝順宗之見師先拜聖上之立國學教胄子殿下之選儒士講經典皆以尊師重道故也然尊其師必崇其教夫子之教堯舜文武之道堯舜文武之道三綱五常是也夫子脩而明之故爲百代帝王之師切見方今文儒之事關係教化曠而未舉者數事如學校未興人材無所育儒戶未復士風絕於下孔殿未脩帝師虛其位襲封未定祀事乏其主瀝埽未給祖庭爲之蕪如或當行惟殿下留意其尊師重道之實光賁千古矣

親賢

漢惠帝為太子招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為客
 太子侍高帝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姓前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避逃我今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
 天下莫不延頸為太子用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
 護太子

元稹教本書云唐太宗為太子時引有道德者十八人為
學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李元道蔡允
 陸德明孔穎達
 陸德明孔穎達
 蓋文達許敬宗雖開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
 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承奉事略

九

選老成耆德忠正賢良之士使左右前後朝夕納誨蘊
 崇其德而况聖上預付殿下以萬幾之重哉其所急者
 莫親賢為最譬如作室小大之材須積以歲月然後棟
 梁椽闌隨濟厥用不然顧雖一木或闕終不能就其室
 况治天下之廣居乎嘗聞聖上龍潛至於御極二十年
 間百色之人遠召明揚旁及草野一旦置諸庶位小大
 隨材曾不乏力以致昭丕天之業開一統之基雖聖神
 廣運亦被驅策者有所效耳其觀志繼行正在今日惟
 殿下留意

去邪

邢峙任高齊為四門博士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食菜有

邪蒿者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以食文
 宜聞而嘉之賜被褥練纊

賈誼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及嗜鮑魚太公弗與曰
 禮鮑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憚按二者食物之微古人之養太子皆卻而不進其
 嚴如此矧邪枉不正之人所宜近哉故司馬光曰太子
 之教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誠有旨哉

納誨

承奉事略

十

晉元帝立子紹為皇太子以溫嶠為中庶子深見寵遇與
 為布衣之交嶠數陳規誨甚有宏益又獻侍臣箴其略曰
 無以處極利在永貞思有虞之烝烝遵周文之翼翼晨昏
 靡違夙興宴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
 稽古訓導懼道未融造膝詭辭將蘊崇鑒于九二天祿
 永終太子皆嘉納焉

臣憚按晉太子紹初在東宮以韓非子不足留心已從
 庾亮之言復納溫嶠箴規至多宏益故能遇事損抑止
建西池不妄舉動謂勸不親宜其號兩晉賢明之主良
 模觀也可鑒也

幾諫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
 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為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權甚願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封及裴延齡章渠卒不得用

臣憚切惟子事父母有承順從令而已其或政令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內發至誠遠徵古義周旋規切達其善而已若諫之甚則傷恩又非臣子之所安故孔子以幾諫為言曾孫以不逆為甚又傳曰親有過子則降氣怡色柔聲以諫如明帝以頤愛而勸光武順宗以無荒而對德宗其於父子之間可謂得幾微規諫之理矣臣特表而出之伏惟殿下詳覽以廣子道

從諫

漢賈誼保傅篇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文徹善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化與心成故中去道若性皆合于道如性自然也

子乃止

臣憚以太子甫冠處深宮供子職而誼之說防閑諷誦之嚴如此其備以為過論然以宗社儲貳言之意在馴致涵養預崇懿德異時重華繼照使易於從諫然後知古人念慮何深且遠哉况殿下春秋鼎盛當監國聽政之初仁孝賢明問於中外欲虛已聽言敏天下之明以為已明取眾人之善以為已善誠不難矣

推恩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斃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鐘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承華事略

主

地則牛羊何擇焉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為不用恩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治其易如物轉運於掌上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文王自正其過妻至于兄弟至臨御家邦皆舉已心加于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人者謂大過強於人無他事能推其所為恩惠耳

梁昭明太子統孝謹天至寬和容家間百姓賦役勤苦戶口未實輒斂色容重於勞擾官臣有老父母者常進存問歲時加賜珍膳衣服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屬有獄牒攤者

法士人結流庶人徒天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或霖雨積雪令行視閭巷出
濡袴以施貧凍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稱其仁

臣惲伏見聖上近年爲征役煩重例減差徭山東被災
溥加賑濟殿下日者慮繫囚淹滯也減雜罪而輕之念
繆寡困苦也發廩粟以濟之是皆德澤鴻龐者也今殿
下朝夕聽理之事無非生民之利病時政之得失懷保
惠和日深一日推是心而至於極又何獨哀庶獄之無
辜見費牛之不忍哉若廣採博聽因利而利當更而更
者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昔唐順宗處儲位日每
進見德皇必有諫說未嘗懈倦故天下陰受其賜者二

恭華事略

志

十餘年正以推此心加諸彼而已

尙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時俗
稍奢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京師穀貴
令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普通元年甘露降于慧義殿
咸以爲至德所感云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聖代
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舟車不飾衣服無文土階不崇六藝不和非憎榮而惡味
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封此節儉之德也
臣惲切惟人君以四海之廣萬民之富居處服用稍加

華美未爲過舉然帝堯以卑官室稱聖君大禹以菲飲
食爲令主蓋儉者德之恭也侈者惡之大也兼儉德者
化民之本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衰敝此必然
理也伏見聖上自臨御以來稽古崇儉如禁酒醴造繪
綈去塗金率以朴素爲先殿下方監國守成之際宜觀
志承訓以謹其始天下幸甚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書無逸篇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昔殷中宗治民祇懼不
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亦不敢荒寧嘉靖殷邦享國
五十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恭華事略

志

壽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是厥後亦罔或克壽
臣惲謹按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解者曰不可逸欲當兢業者以天下萬事叢於一
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則所失甚大昔大禹
克勤于邦惡旨酒好善言而惜寸陰恐爲善日不足也
臯陶尙陳戒如此後之嗣王春秋方盛者固當寅恭儆
懼戒遠逸豫頤養福壽則邦其永孚于休矣

審官

唐元稹教本書云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余官亦時
重選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宗太和
四年左庶子孫革奏青官列局護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

文學端士今年月浸久漸至訛替近年有流外出身者
稽諸故事未嘗聞流外出身者得廁此官當司有司經局
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競求者蓋以無塵雜故
也今五局郎資序本是清品若授流外則此司官屬漸成
蕪蔓請自今以後不得注擬流外人勅旨準依

臣暉按唐高宗爲太子太宗作帝範以訓內有審官一
篇今左庶子孫革云稽諸故事無流外出身充東官司
局者正以貞觀以來餘官重選其流不雜之意唐之選
擇至嚴慎如此又嘗聞前金時東官寮遭遇纂承一
切改授謂之隨龍轉其恩例名等比常秩爲特優遠觀
唐制近視金法二者之間誠有當取鑒者已

承華事略

志

揚州馬氏玲瓏山館藏本

承華事略終

已
畦
瑣
語

五拾肆册 19版

33A

吳江葉 雙星期著

治民有一定之法程則人知所遵而姦吏猾胥不敢上下其手同一事也賞則均賞罰則均罰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也乃有賞不足勸罰不足懲者可不深思其故乎

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此玩世不恭語也後人藉以為入官之美談小吏取之于民日積月累上官攫而取之大往小來歛怨于民究竟為他人作嫁衣裳耳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已畦瑣語 卷第六 一 世楷堂 藏板

縣令古之上士是也州牧則儼然稱大夫矣而撫按家人得頤指氣使之且至有逢其怒者竟以爾汝稱之虞山蔣公雨亭巡撫山左戒家人凡江浙人仕齊魯者來謁毋得與同坐蓋今日官有尊卑而他日義無貴賤故也其他亦概不得畱難矜肆居官者所當取法也

取人之財以肥己之家家可肥乎即可肥矣亦當念民力之艱不可任意以妄取

宮室之美衣食之豐花辰月夕之宴享亦既極一時

之盛抑思人生之福為有盡乎輪囷之說或不足憑而子孫之困乏轉眼即得人但知積金以遺子孫而不知惜福以遺子孫不亦愚哉

廣廈細旃肥馬輕裘可富可貴有求必得主寶華門之士冬無褐夏無葛朝不謀夕啼飢號寒一旦能應試入泮或可得一美館而紈袴之子又復起而攘之壟斷富貴天道可不懼哉

子孫之賢不肖雖係乎家運之盛衰亦由于己之積德與否之所致耳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已畦瑣語 卷第六 二 世楷堂 藏板

智析秋毫謀盡錙銖積有厚資以保其子孫而不知敗吾家者已輸吾髓矣豈待身後哉

今之食粗而衣敝者非必其上世皆貧賤也亦有身膺金紫而家藏金窟者且有襁褓而擁珠玉錦繡者一旦失勢等于乞人則現前之不給于衣食而厭之惡之安知他日不富貴而趨之承之望而畏之即而求之乎是一時之富貴不足恃而貧賤未可忽也

不問其人之品行道誼如何而欲以目前之富貴貧賤定其終身即是眼孔淺無見識

人有一番大作用及稍有節概者必有一種磊磊落落不可一世之意決不肖隨聲附和唯唯諾諾若人云亦云者庸人而已亦有不置可否漫無評論似甚深沈實亦不足與有爲者也至于射利之夫鄙吝齷齪則老死牖下而已矣

作法之人最宜謹慎作法者忠厚其後不至流于刻薄作法者刻薄其後不能轉爲忠厚是以培塿無松柏而沃土多喬木也

子孫不肖棄之固非也教之亦有不卽善者則天意

昭代叢書戊集補已哇瑣語卷第六三世楷堂藏板

可知已惟修身行善挽回造化或可改惡從善轉敗爲成耳

世之卜吉壤以營葬者非爲父母也爲子孫耳夫子孫而賢大家聲赫世澤豈非親心之所願然亦視其心地何如耳今不問心地而但求之陰地曰陰地好不患不富貴也甚有割買他姓墳塋發掘棺木人亦孰不欲富貴我獨何心哉且能富貴矣彼之富貴何如乎亦見其惑已

救荒無奇策救于已荒之後固無策策于未荒之前

則惟有儉以持之一日之費均爲兩日則一歲之費均爲兩歲有備自無患矣蓋過費天之所忌惜福天之所佑吳中風習靡費日甚天災流行勢所必至吳郡中無賴子弟鮮衣美食三五成羣博奕飲酒聽說演義談論人家婦女妍媸好勇鬪狠種種惡習其不遭水火飢饉之厄者亦幸矣

古稱衣冠世俗今世士林子弟服飾起居不肖取法乎上反欲下同于俳優以矜風雅脫俗恬不知恥父兄亦不以爲怪亦獨何心

昭代叢書戊集補已哇瑣語卷第六四世楷堂藏板

負販之子釋去擔任華冠美服吾不知爲何許人也然動作閒踟躕不安不待矢口便知爲小人矣席帽緼袍莊乎其貌有味乎其言自有一種動人愛敬處舊家風度珊珊肌骨閒甚矣衣冠之不可以軒輕人也

厚擁家資傲慢里黨自謂可以睥睨王侯及一履大人君子之庭見夫挾數寸柔毫據上座抵掌而談今古傾倒四筵而大人君子折節下之乃爽然自失平日之矜張自用此士之所以貴也

今有一富商大賈于此附糴逐臭之夫屏息低言承其意旨冀得沾其餘澤則彼尊大之氣益肆行無忌矣

子弟以質樸忠厚為尚而以佻達刻薄為戒今之人反是矣然太和元氣不可斲削斲削則必不能久貧賤天札皆由此耳

名為造物所忌才既薄劣學亦荒落而遽享大名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今則居之不疑人固可欺其能逃鬼神之鑒別乎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己珪瑣語 卷第六 五 世楷堂藏板

列祝馨宗典綦重矣古人以德以功今人則以力以勢夫人而無德無功則亦已矣且身有玷行口碑在人年遠事湮人遂相與忘之此子孫之幸也乃復以崇祀起人之訾議尊其親養其親不聞有賢其親者今欲賢之反使不賢之行昭人耳目不孝孰甚焉每見鄉賢名宦一祠中明以前寥寥無幾明時已濫觴矣迨後益甚豈歷漢唐宋數代少完人而近代端人循吏乃接踵而起邪然則今人不古若其言殆未可信歟

人既知崇祀之可貴何不力于為善而又口不道忠信行不納規矩居鄉者欺侮良善居官者殘忍刻剝乃欲邀榮于身後亦見其不知量也

觀前修而仰止聞惡行而詬訾人情之常死者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回首前賢之所以得祀者何如而自念生平乃欲與之同列當必有不能妥侑者也

羔裘元冠不以弔今人居父母之喪未及小祥輒元冠黑衣繫一白布帶子此禮之變者乃變自詩禮之家異哉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己珪瑣語 卷第六 六 世楷堂藏板

官長治民枉者直之邪者正之職分當然體統雖極尊嚴為民理冤伸枉則一也夫不能得之于州縣者冀得之于道府撫按乃官愈尊則民詞愈難達再三控遞始邀一准其如民情之不達何學古入官後人已不及前人遠甚矣或迂腐拘執或陽奉陰違至有顯背名教者然文采風流即未嫻于政事不猶愈于胸無點墨憑臆武斷乎古人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其故可深長思矣翰林儲相之地職居清要地近禁林使之優游畱為

致君澤民之助乃日事奔競務名譽馳逐于送迎宴會間有一二自愛閉戶讀書者亦無有物色之安望助理之得人乎

虞山蔣雨亭巡撫山左每冬以五百金易縣衣給濟南方之貧乏無衣者此雖小惠然較之肥家肥身而剝取民脂民膏者相去遠矣

吾郡儼屋而居不知凡幾往往受勢豪之追逼分文必較儀封張公巡撫江蘇諭令房租概行折讓推之他郡則貧民之沾惠多矣

昭代叢書

戊集稿 已註瑣語 卷第六

七

世楷堂 藏板

豪富之家田房租值不少寬假桑梓之間尚且刻薄安望其他日臨民有惻隱之心哉

每見當事懸示云清白自矢神明其鑒且曰苟有貪汗豈無報應甚矣言之可畏也而取利之方已不遺餘力無剩智矣嗚呼紙上之言吾誰欺欺天乎萬一天應其言亦可危矣

聞之沈禹讓前輩云少時蒙睢州湯公觀風首拔諸同人進署謁謝例得巡捕官通名以二三星為一扇之敬巡捕作色曰撫軍坐堂上不煩通報諸公

而入可也至所惠毋為我累固辭不受若湯公可謂正已率屬者矣

遂寧張公撫浙時梁溪周公為學使者案臨台州日報中有馮宦人鄉賢祠致餽胙肉一語公即檄府查取馮宦行實冊結無以應之神主人而復出張公之畱心祀典如此

習池峴首洛水龍門古人政事之暇不廢登臨商邱宋公撫吳頗有此風故吳郡西山諸勝遊覽殆徧滄浪亭舊蹟荒蕪復開生面其木石屋宇位置清疏扁

昭代叢書

戊集稿 已註瑣語 卷第六

八

世楷堂 藏板

聯字句俱雅切可喜自見書卷之氣

明辰陽指揮使彭飛題桃源洞馬伏波祠云苦王庭下鞭秦檜千古人思武穆忠今日拜公江上廟願將頑鐵鑄梁松似此推之則于忠肅祠墓當鑄徐有貞楊忠愍曾襄愍諸公祠墓當鑄嚴嵩父子周忠介左忠毅楊忠烈諸公祠墓當鑄魏忠賢田爾耕倪文煥諸姦人

嘗見泰州志練宣童字全復子寧次子也子寧遇難時長子成經同死宣童逃至泰州季子仁善逃于

州女瓊瓊沒爲官奴洪熙元年赦回贅同邑陳用昌
一姪名齊廉逃往福建長樂萬秭十八年督學朱某
訪求遣逸得齊廉之八世孫綺檄回新隄奉祠子孫
蕃衍而宣童及仁善之後乃子寧嫡裔尙未歸奉宗
祧今宣童子孫仍寓泰州有名嗣昌者新入郡庠聞
修州志開具宗系請入志當事許之春秋進賢者之
後此其事歟

唐時邱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下累官
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及丁艱還鄉縣令謁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已註瑣語 卷第六

九

世備堂 藏板

之公必侯門罄折令坐乃拜出過縣治降馬而趨卒
年九十六

胡証河東人舉進士第後自振武節度使召任金吾
大將軍趙宗儒鎮河中証時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
入謁持刺稱百姓韓退之有詩云鴛矢前驅煩縣令
里門先下敬鄉人是可爲居鄉者之法

晏元獻對章聖太后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
爲之具余性安樸素敝衣蔬食有人謂吾爲吝謂吾
爲矯余荅之曰非不知肉之味勝于腐布衣之粗重

不及帛之輕適但非錢不能本無錢何必羨此觀于
晏公之言我儕布衣何敢希宰相未學何敢希大賢
前人之言何可誣

宣城施宏猷嘗題關夫子廟聯云人知敬公矣須學
公去就之正辭受之明生死之烈公豈異人哉只盡
人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兄弟之親不惟典切莊重且
有儆誠世人意

俞天木名鐸泰州人順治閒進士爲友題柱語事無
了期丟過去念有起處放下來此喚醒塵夢足當棒
喝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已註瑣語 卷第六

一

世備堂 藏板

己畦瑣語跋

昔崔子玉作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云
云無一語不是至言星期先生所著己畦瑣語大半
為居官者而發或直捷以規之或婉轉以諷之亦無
一語不深切明著而于吳下氣習復言之洞悉如此
人人當書一通以置座右甲辰中夏吳江沈懋懋識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己畦瑣語跋
卷第六

二

世楷堂
藏板

仕

的



武林 王 睥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仕的

吳山吳儀一舒鳧著

仕猶射然。吳子曰。仕先學。猶先行禮而後射也。或言仕者不必於學矣。吏不俸而廉。霄獲不餼食而慎。壹是經費無自由而備。久矣。余曰。急催科。嚴保甲。以副考成。而校量本末。節

檀几叢書 卷五

仕的

是具文何哉。嗟夫。矯爾內志。債而外體。吾未見其中多祈爾爵也。彼嚴急而躋。臚仕者。蓋有之。抑由是罷失。重為僇者。不踵相蹠乎。天道神明。有本者昌。吾友某選某縣。問仕於吾。吾以此告之。且曰。子故學者。今儼為侯矣。古之射者。射為諸侯也。來蘋來蔡。以節諸躬。而延射揚觶。以語衆。雖不中。庶不遠乎。友請示之。的。幣書十八章。貽之。即題曰仕的。為行禮者勸焉。

省刑罰

五刑明載於律。自當依律治人。今別有例條者。不用律而引例。然所引用。務酌情罪。而從其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謂也。若過為淡文。而致失入。已之干譴。亦重至於夾訊。非大事不用。婦女非大事不拘。監禁非大事不行。陰騰甚明。均當留意。

薄稅斂

惟正之供。何容減損。但加贈火耗。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莫謂日用交際所須。便執舊例。正當以樽節行之。而潔己以杜胥里之藉。蝕仁者以財發身之說。不易也。若額外征求。槩宜禁絕。或有奉行加派者。則在隨事婉轉。密陳於上。以求寬減。

行補助

力農務本者。良民也。耕不足而斂不給。苦矣。春秋二時。約耕將半。斂已畢之際。必親自循行。見有田野荒蕪者。詢其何故。荒蕪者。衣食困乏者。詢其何故。困乏者。以常平倉積穀。出陳易新。不責其息。穀亦補助之法也。或不足。及不能行。集里之富民。而勸其補助。富

者無取重利貧者不得負本違則有罰庶兩相濟而
可以民養民矣至于鄉民朔望點卯具結一切無益
之事因緣使費悉應止之

敬社稷

社所以安民。稷所以養民。每春秋二時必擇上戊日
致祭。先期齋戒。至期宰牲設饌。必躬親審視。申飭贊
祝。及與祭者。俱必誠必敬。以求神鑒。感通祈報。自然
有以福民。若一切非典之祀。誣天惑衆。斷斷不可妄
行。

尊聖賢

祭丁之禮。天下皆行。但須先期齋戒。必躬必親。習儀
演樂。先致愼重。行禮時。肅秉一心。毋徒視爲故事。至
常時。修整學宮。毋使頽損。毋致污穢。每月朔。必至誠
行香。先拜聖。後拜賢。不可怠忽。新生入學。必當致祭。
科舉起送。不許士子飲酒。後拜聖。

崇師體

到任時。學師係舊任。固不必言。若或新任。必躬率士
子迎禮。傳諭士子。各行執贊。無論薄厚。此重朝廷設

官之意。不必問其師爲何如人也。若學師先拜士子。
士子或不贊。或並不答。傲慢實甚。苟有此風。亟宜正
之。

隆鄉飲

古禮之存於今者。唯鄉飲酒耳。何長吏多藉以漁獵
富民。也是宜擇齒德具尊者。以爲賓。不必定兼爵秩。
按期舉行。致敬盡禮。使邑中士民有所矜式。榮一二
人。而千萬人知勸其所係。非淺小也。至邑中有先賢
祠宇。尤宜修葺。以時致祭。使人感發興起。

獎德行

每孟春孟夏二月。令各里公衆。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無愧者一人。親酌卮酒。賜以花紅。鼓樂。送諭衆。以
爲法。若有徇私濫舉之徒。罪責舉者。本人不得給賞。
里中無足當舉者。此里不妨不舉。

懲奸惡

每孟秋孟冬二月。令各里公衆。不孝不弟。不忠不信。
無禮義。無廉恥者一人。審其重輕。枷責示衆。仍諭以
爲戒。亦不許挾仇肆害。如無其人。此里亦可不舉。

明大事

民間有死喪者。論其盡心殯斂。不得侈陳宴飲。及鼓樂待賓。甚至乘喪婚娶。演戲鬧村之事。此等習俗。大傷仁孝之心。如或有之。宜禁絕焉。至於火葬一事。是使親遭大戮。尤宜禁絕。若士子丁憂者。先行申飭。不許擅易吉服。出入公門。違者以不孝論。或有必不得已事。見官許其黑冠衰。亦是教孝之道。

重正始

夫婦人倫之始。親迎所以重正始也。邑中若行之不。必言若不行。當諭其必行。蓋男子不迎。女氏父母親送。男傲女賤。風化所損不淺。家範之不端。女德之多。敗未必不出自賤始也。至於冠禮。近皆廢弛。亦宜告示。舉行以責成人之始。

興社學

邑中大槩立東西南北四社。官請有學有守之貧士為社師。以教子弟之無力讀書者。但宜責令社師。教以孝經小學四子諸書。俱講明大義。使子弟輩各知真實良心。大來為四民。必少犯上作亂之徒矣。

嚴季試

每年四季舉行。故謂季試。今為縣者。多不行。即行之。一任中不過一二次耳。何以鼓舞人才。此典斷當於四季行之。獎優飭劣。以盡師長之道。若因優等往來者。尤當察其素行。不許其囑托公事。假勢害民。

恤貧窮

窮民無告。施仁宜先。所有孤貧口糧。務宜如數蚤給。且得加厚為善。若孤糧不能備。及官又無它項可賑。當勸富民樂輸。造冊按口賑濟。冬寒時再勸富民施棉衣。以活人。總須躬詣閭閻。委曲開導。官果誠切。從事。良心在人。無不動者。亦是以民養民之道。但饒裕之家。每不樂居富名。且恐循是為例。而長吏假義捐之說。強為科索。則反以為厲。須善行之。無使富民重足也。

戒溺女

天地好生。常人且不忍加害。而况自己骨肉乎。如有此俗。宜痛禁之。若良大來贈嫁之費。當勸民間婚嫁。從儉為主。儉則不論聘。可以及時。不傷財。可以安業。

不舉樂可以合禮。衆善畢集不止。免溺女之慘也。

禁披剃

百姓朝廷之百姓也。僧尼之徒以生死二字誘人。子女捨身出家。絕人之後。割人之愛。殘忍孰甚焉。爲民父母。豈忍棄赤子於若輩乎。所當厲禁。

逐倡優

此種人若邑內有之。啓人奢淫。空驅之不許在境。

立義塚

民間殮葬既諭之以禮律。不使惑于風水之說。久滯親柩矣。其有無主之棺。或貧不能營葬者。官設義塚。地合埋之。其地須寬大。及各鄉多設。雖無柩者。藁葬亦可。唯不可聽僧人說焚屍棺。入骨普同塋。俾死者傷屠慘也。

公門懲勸錄

公門懲勸錄序

國家爲民而設官設官而頒律有犯律者治以應得之罪官者政簡事少判決不假手於人自秦以下始有掾屬曹史此其人皆深明律意與官共治其民者也其下則有輿臺廝卒之屬供官之使令凡官所以治民之意亦莫不知之然則公門之內固無一人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不當爲尙何所用其懲勸也哉自公門而待懲勸而後世之治之不及於古也可知矣雖然孔子言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首日廉善次日廉正凡此皆懲勸之道也且欲治人必自自治始倘公門之內而不能各正其身則民之反脣以譏也不待言矣抑聞之

公門懲勸錄序

爲惡易者爲善亦易平民手不操絲粟之柄雖見義勇爲所補總屬無幾若公門之中官欲造福於民固自易易其餘若掾若曹若輿臺廝卒皆可因公以造福特恐相習成風而未肯留意及之耳予自作吏以來夙夜惴惴恆懼獲戾於百姓而凡從吾游者亦未嘗不以立品存心相助公餘之暇因裒集先正格言以及果報之確然有徵者彙爲一編分爲上下二卷付諸梨棗誠使居公門者各自檢點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則因懲勸而各正其身各能造福將由近以推諸遠更何民之不可以治哉刻既竣爰書其意以弁諸簡端

光緒丙申年九月既望南海周炳麟題於姚江官署

光緒庚子年十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公門懲勸錄卷上

南海周炳麟竹御輯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先生名宏備淮安人

當官者以理事為職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為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脩業功夫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泄吾一時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人當貧賤時為善善有限為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為善善無量為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懼

公門懲勸錄卷上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為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為第一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富官職業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未能盡又恐取責於上多苟合含糊欺謾將去庸臣不忠每蹈此弊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當留一二好事與人問

救危以刑獄逼迫為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劫運即係定

數而刑獄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寬刻間也或曰居官矢志作好事而格於長吏奈何愚曰勿慮也但慮矢志未堅耳立志不差惟有積誠動之潔身俟之且安知不作好事其禍不更有甚焉者乎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為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為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為化論或禁火葬或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造謗或禁鑿山占河等及種種殘虐侈費事天未有不厚報之者

公門懲勸錄卷上

當官文書簿籍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一有叢集不惟誤厥事機吏書且得乘其忙雜而朦之矣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勢庶於官箴無忝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行的是折福事非違心則背理辜負朝廷貽害民物豈不可羞豈不可懼此

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為中人鍼砭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

功名六賤人有炎涼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頓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聲瞽然豈不驟貴躐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三

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幾多去肉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甯不疼他疼我又何忍若是情真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於我甯無損福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與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蔭子孫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父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謝金變居官致用篇 先生福建侯官人官安溪學教諭

天下眞實緊要之官在內則宰相在外則縣令者也宰相統

帥百官位崇而德備者也縣令上承各憲治繁而任重者也

學者果有脩己治人之術痼瘕在抱則不爲宰相必爲縣令蓋宰相所措置者在天下而縣令所措置者在一方也至於目擊生民之疾苦親見其利害則宰相有不如縣令者矣宋人有詩云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誰不到諸侯可憐會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會點狂者也所見有堯舜氣象孔子以其類已故歎而與之其餘如仲氏冉氏公西氏皆聖門之英才也所志不過諸侯諸侯者今之縣令是也蓋聖門教人無非實學實用不得謂會點賢於三子天之所以立帝王者以爲民也帝王不能以一人之耳目手足徧及天下必分立官府以治之其實政實治則在縣令也帝王者天下之主縣

公門懲勸錄卷上

四

令者一邑之主也一縣令壞則一邑之民心去矣眾縣令壞則眾邑之人心去矣其禍將誰歸哉

問官方民俗何謂壞何謂未壞曰以州縣言之在內則幕友崇學術一也吏胥畏律令二也門丁跟僕各懷其分無多貪求三也在外則紳士守禮法而清議嚴四也無資緣誘詐之徒五也法令行於民間犯罪者無求脫之意六也此六者各自兢兢非有迫之使然者如此謂之未壞今則盡反此六者故曰壞也當其未壞也爲好官易爲醜官難及其既壞也爲醜官卻易爲好官甚難知其所以難則於做官路徑已窺破一二分

問何謂所以難曰幕友不崇學術則無定見而易徇東家之

所爲今之吏胥由官派點朝更暮改無世守之業盡破律令
丟案換卷淆亂數目乘機作弊飽得錢而已門丁跟僕衣服
禮秩與官相彷彿以重權使坐圖富貴紳士不守禮法合於
資緣誘詐之徒民間知法令之不可行只圖苟免則内外上
下羣相符合莫不因官之受賕以爲利倘有好官欲立紀綱
欲明法度不殖貨利者則此輩大失所圖莫不多方誘惑危
言以劫我設計以困我使吾志必不可行斯其所以難也夫
此輩之所以上下和同内外合一日喧聒於吾耳者豈眞爲
我籌畫哉彼欲藉吾以富其身家故也夫使吾枉法受賕以
自富吾身家且不可爲而乃爲彼之欲富而爲之乎故必窺
破此輩之情然後做官無難

公門懲勸錄卷上

五

親戚歡娛僮僕飽此一語是居官入手時第一誤事此處不
立主意將來便不可救藥儒者不知做官爲何事輕易將國
計民生酬應自己私情致壞了聲名喪了廉恥明犯刑法暗
積冤孽一切罪苦都只自家承當此時親戚僮僕都不管了
可以爲智乎

左右使喚之人在官者曰門子曰長班也每州縣門子一二
人長班一二人極其足用矣此輩無非無儀只任呼喚亦極
利用倘本官素有家僕信心可賴者攜爲官用未嘗不可然
豈能多哉今之所謂爺們可用者百不得一官無主見妄爲
收攬則亦聚無賴之徒以自害其身而已
爲官以理財爲急初到任卽須詳察此缺每年中錢糧出息

若干雜稅出息若干合廉俸若干爲入數又細察每年中上
司酬應若干差事坐派若干幕賓束脯若干家計食用若干
共爲出數以入數抵出數必有贏餘但不能甚多耳若以所
入抵所出僅敷支給更無贏餘則須於出數中力爲裁減硬
立鐵定章程必使有餘而後可

州縣乃親民之官爲之者別無要妙只一親字認得透做得
透則萬事沛然無所窒礙矣下鄉之時不厭其多必輕騎減
從一食單茶爐酒榼行館卽住民居遇耕民則問晴雨相慰
勞與談辛苦察其家口子婦能孝順否兄弟相友愛否地有
遺利人有失業否遇秀才則與語讀書行誼入書齋察童子
孰聰穎可成就詢所讀書爲正句讀提講解當說則說當勸

公門懲勸錄卷上

六

則勸當罵則罵雜以勸諛戲笑使相浹洽遇食則山蔬脫粟
皆可食遇坐則土壘蘆席皆可坐如此所至聞風相率而來
雖小事便與立斷不用告狀行之一二年則諸鄉之是非賢
不肖皆了然於心目如此者何利不可與何弊不可除何兇
不可緝而又何貧之足思哉

逆旅之人賃屋以居其所謂居停主人者則眞秦越也然惟
朝夕相見則疑難藉以詢出入有所託久之而或有無賴以
通艱難賴以濟既去之後猶相委託者矣何也惟其分雖疏
而情勢則已親也故居官之道與民情勢相親則諸事畢治
莫患於上下懸隔乃今之居官者好作大模大樣自謂體統
如此履民間之居室千難萬難喫民間一茶一飯則云不可

曰是犯擬議也是有疑於關節也是當揭參也至察其所為則關節橫行擬議者載塗而揭參不及焉嗚呼不識為官機要烏可與語哉

官與紳士親與百姓親則左右之人深嫉之隸役則尤嫉之為官者雖有親民之心往往受制於爺們隸役而不敢行嗚呼何以為官哉

廣思集益採納羣言此居官之要圖也然近習之人持權則賢士閉口兒子女婿持權則合親疏遠近之人無一敢言者矣

居官不要錢不過於貪賊一律可告無罪而已其實算不得好官做官須替百姓辦事方為稱職若說我不要錢便可自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七

問無愧則州邑各有城隍神像義冠正容終日端坐已極廉靜可以不設官府矣

今之州縣官朝更暮改能久任者少矣然做一日官即為百姓籌百年之計不得稍存不久之心存不久之心則諸事苟且不成為官矣至於錢穀帳目冊檔文券則宜處處斬截時時日日皆可交代蓋所存者百年之心難保者一日之事賢者居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即行豈可有葛藤餘累哉袁了凡當官功過格先生名黃字坤儀浙江人萬歷進士官至大參

功格

能為地方興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實惠算千功
勸戒同僚行善止惡以事之大小算功勸戒上司倍算

劾去府州縣貪酷正官一員算千功佐貳減半論

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輕革逐一人算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錢糧停比詞訟停審一次算十功

能禁戢勢宦豪奴不使播惡算百功

能摘發奸惡神棍置之於法不使騙詐愚民算十功

偶有錯誤片念撥轉不吝改過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十功

功

嚴禁佐貳不得擅受民詞算十功

遠來人役早發回文一事算一功

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隨事之大小

人之善惡算功以上吏

公門懲勸錄卷二

八

催徵有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撲而錢糧畢辦算千功

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閭閻受福算千功

清覈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隱包侵致累

小民算千功

遇大災大荒能早勘早申力請蠲賑設法救活多命算千功

設法斂解緩急有序革除陋規積弊不苦糧里不累胥解員

役算十功

較准大小法馬嚴加查稽使胥吏不得出輕入重算千功

給發役從工食養濟口糧如期并禁吏胥剋減一次算十功

荒年養粥賑濟孤獨及收養遺棄小兒一人算一功勸其親

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者倍算

用物照價平買不倚官勢虧民一日算一功以上戶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德無量

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返醕算千功

祈禱能謹齋戒祭祀如對神明竭誠有應免水旱瘟疫之災

算千功

表章先賢旌舉忠孝一事算百功

親講鄉約懲勸有方誨誘頑民平其忿心改惡從善各因人

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算千功

故舊經過地方厚待加禮一人算十功若患難死喪而加撫

恤者倍算

九

公門懲勸錄卷上

禁止惡俗如淹女火葬宰牛殺牲酒肆臺戲等類一日算十

功

接文士下僚有禮無慢一日算一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貧者助一兩算一功勸人共助者

同算

瘟疫瘡痍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千

功

葬死人及枯骨一人算十功以上禮

力行保甲親編親審不致擾民而邪教奸宄自息算千功

遇兵盜竊發能豫為防範力加捍禦免百姓被難算千功

盜賊拿到即審務得真情真贓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

供不許扳累無辜不專靠抄夾招承無枉無縱一次算千功

嚴戢捕役牢囚飛詐善長算十功以上兵

凡聽訟能伸冤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

鬪毆人命或故或誤為首為從俱細細分別立時親檢定罪

不致游移出入干連無辜算千功

冤枉重辟案成囚獄能詳覆審豁者免大辟一人當百功永

成一人五十功滿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五功二年者十

功一年者算五功滿杖一人算三功九十以下算二功

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

懲誠算十功

公門懲勸錄卷上

十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賭博者一人算十功

懲治訟師扛證不得刁唆構孽廢蕩人家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條如老幼醉酒不打婦女非犯姦不打尊長告卑幼

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撻弗夾要枷弗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為檢點不容吏胥上下其手算十功

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節要即為抹去人犯一到即審不合守

候一事算一功

詞訟據理直斷不瞋越訴不偏護原告不徇囑託耐煩受言

使兩造得盡其情及到別衙門隨其轉辦不以成心怒翻案

一事算五功

重懲誣告以息刁訟一事算一功

審無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罰紙穀如有力稍力無力聽犯

自認不以贖緩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無力犯人當時釋放納贖徒罪亦准召保使免監禁之罪一

人算五功

追贓有法禁拔害親友以保無辜依贓之多寡算功能為開

豁者五兩算一功出已財代完者倍算

嚴禁佐貳不得擅羈人犯算五功

嚴禁獄卒牢頭勿肆凌虐使囚得安甯一人算一功

牢瘟傳染命獄官獄卒掃除穢穢多燃蒼朮夏貯涼水冬天

給草薦薑湯使囚得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米一人算一功例有不合自為

公門懲勸錄卷上

十一

設處者倍算 以上刑

開渠築隄疏通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

役使地方及衙門人概從寬厚一人算一功

修葺學宮官堂及鄉賢名宦祠正神祠廟倉房獄舍橋梁道

路費十兩算一功勸人樂助者同算 以上工

當官善事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

心力

過格

地方利病絕不留心置民生疾苦於度外其過無涯

地方利病明知應與應釐不肯出身擔任一味推卸圖便已

私罔知民隱圖便目前罔計永遠算千過

風土異宜時勢異窾不虛心參酌強不知而為知見一偏而

不見全局妄作妄為使百姓受累算千過

逐日所行事件不畏天人惟憑更胥更將上司行移或分付

言語不即用心祇奉力行使民隱弗申上澤不究算千過

開報賢否失當隨官之大小人之善惡算過

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反致騷擾算百過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逢迎勢要冤抑平民受人囑託枉害善

良使百姓含怨算百過

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一事算十過

聽審人犯已齊因慵懶飲宴輕為更期累眾候費煩苦者一

事算十過

公門懲勸錄卷上

十二

偏護衙役姑縱奸徒設局詐騙弄人身家算十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過

事關前任及別衙門事明知其枉而泥成案徇體面不與開

招者一事算三十過

毀人揚已市恩避怨不顧前官職司不顧後官難繼算十過

沽不准詞狀之名使含冤者無處陳訴一事算五過

必要賄囑方准一事算十過

門禁不嚴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過

出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勞苦供應耗費者一次算十過

以上吏

催徵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拏亂責追呼

愈急完欠愈清使合縣不甯算千過

擅自加派增糧使小民永受賠累算千過

點役不公任吏胥作弊使合縣受累算千過

遇災荒弗早申請使民心不安上澤不究算千過

勸地方好義救荒積穀練兵等事不虛公詳恕偏聽率性苛

派不堪算百過

遇患不救遇賑而吝力可以濟人而不肯盡算百過

輕用民力隨眾多寡算過 以上戶

祭祀不敬謹水旱不祈禱及祈禱不盡誠惟以虛文塞責算

百過

好為奢侈傷財害民陰壞風俗算千過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三

考較不公使孤寡不得上進一名算百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方士習日靡算千過

縱容左道惑眾及聚眾賽會不行嚴禁者算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賭博為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過

好長夜飲酒登山玩水耗費人財累地方下役守候一次算

十過

待人不誠責人不恕接下僚而褻慢爽儀過知己而含疑不

盡算十過

拘泥舊聞沈迷積習見闡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訕阻人好

修之念自障入道之門其過無量 以上禮

縱奸捕盜盜板牢囚通同燒詐良善平民雞犬不甯算千過

獲盜不即親審得其真情真贓致點盜漏網板累良民算百

盜有或初誤犯或迫飢寒不原情警豁使人無自新之路者

算十過 以上兵

人命不即檢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千過

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開一線只圖上司不駁一事算十過

服毒投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葬埋以長輕生之

習一事算百過審非真命而輕易發檢使死者不得完屍生

者多般受累一事算百過

情罪未覈杖死一人算百過

醉怒重杖責人算二過無罪誤責算十過

公門懲勸錄卷上

十四

借地方公事為名濫罰者一兩算一過

多問罪贖以肥私橐以媚上司一事算千過

受人囑託故縱應罪者一人算一過縱真命一人算百過縱

大盜及豪強奸蠹一人算百過若受賄故縱倍算

用刑不當以多算算過罪不至死而杖斃者一命算百過

縱行杖人打下骸灣需索詐害一日算十過

無過淹禁平民者一日算十過

以口腹之故輕杖人杖算一過 以上刑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開有塘不濬有隄不築不

蒙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視事之大小算過

學校教士之處橋道濟眾之處聽其頹敗亦照工程之大小

算過 以上工

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汪龍莊佐治藥言 先生名祖輝浙江蕭山人乾隆己未進士官道州知州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為治勢非得已然歲脩所入實
分官俸亦在官之祿也食人之食而謀之不忠天豈有以福
之且官與幕客非盡鄉里之戚非有親故之歡厚廩而賓禮
之什伯於鄉里親故謂職守之所繫倚為左右手也而視其
主人之休戚漠然無所與於其心縱無天譴其免人謫乎故
佐治以盡心為本

盡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親骨
肉未必盡明事理而僱僕胥吏類皆隨指氣使無論利害所

公門懲勸錄卷上

五

關若輩不能進言即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輕必不
能動其傾聽甚且逢彼之怒譴責隨之惟幕友居賓師之分
其事之委折既了然於心復禮與相抗可以剴切陳詞能辨
論明確自有導源迴瀾之力故必盡心之欲言而後為能盡
其心

嗟乎盡言二字蓋難言之公事公言其可以理爭者言猶易
盡彼方欲濟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鮮有不齟齬者故委蛇從
事之人動曰匠作主人模或且從而利導之曰箭在弦上不
得不發也嗟乎是何言哉顛而不持焉用彼相利雖足以惑
人非甚愚暗豈盡迷於局中果能據理斟情反覆於事之當
然及所以然之故抉利害而強諍之未有不悚然悟者且賓

之與主非有勢分之臨也合則留吾固無負於人不合則去
吾自無疚於己如爭之以去就而彼終不悟是誠不可與為
善者也吾又何所愛焉故欲盡言非易退不可

必行其言者弊或流於自是則又不可賓主之義全以公事
為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幕之智非
必定賢於官也特官為利害所拘不免搖於當局幕則論理
而不論勢可以不惑耳然隔壁聽聲或不如當場辨色亦有
官勝於幕者惟是之從原於聲價無損意在堅持間亦債事
故士之伸於知己者尤不可以不虛心

信而後諫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
疑吾行為主人忠謀大要顧名而不計利凡與主人相依及

公門懲勸錄卷上

六

效用於主人者率惟利是視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為媒孽
其勢既孤其間易生稍不自檢毀謗從之故欲行吾志者不
可不立品

諺云官斷十條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
失半焉所爭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終為輿論所
寬私則循理之獄亦為天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正心之學先在潔守守之不慎心乃以偏吾輩從事於幕者
類皆章句之儒為童子師歲脩不過數十金幕脩所入或數
倍焉或十數倍焉未有不給於用者且官有應酬之費而幕
無需索之人猶待他求夫何為者昔有為余說項者曰此君
操守可信余聞之怫然客曰是知君語也夫何尤余應之曰

今有爲淑女執柯而稱其不淫可乎容大笑而去

古也有志儉以養廉吾輩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強效豪華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勝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優童狎娼妓一譙之費賞亦數金分其餘貲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後情牽勢絆欲潔其守終難自主習與性成身敗名裂故吾輩喪檢非盡本懷欲葆吾真先宜崇儉

諺云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墨也一詞准理差役到家則有饌贈之資探信入城則有舟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七

車之費及示審有期而訟師詞證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取給於具呈之人或審期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差房陋規名目不一諺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之贓又無論已余嘗謂作幕者於斬絞流徒重罪無不加意檢點其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民有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須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借售不七八年而無以爲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後而致貧之故實在准詞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多人何妨摘喚干證分列自可摘芟少喚一人卽少累一人諺云堂上一點硃民間千

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心涉訟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爲上

詞訟之應審者什無四五其里鄰口角骨肉參商細故不過一時競氣冒昧啟訟否則有不肖之人從中播弄果能審理平情明切譬曉其人類能悔悟皆可隨時消釋間有准理後親鄰調處顛請息銷者兩造既歸輯睦官府當予矜全可息便息亦甯人之道斷不可執持成見必使終訟傷閭黨之和以飽差房之慾

獄貴初情縣中初報最關緊要駁詰之繁累官累民皆初報不慎之故初報以簡明爲上情節之無與罪名者人證之無關出入者皆宜詳審節刪多一情節則多一疑竇多一人證

公門懲勸錄卷上

六

則多一拖累何可不慎辦案之法不惟入罪宜慎卽出罪亦甚不易如其人應抵而故爲出之卽死者含冤向嘗聞鄉會試場坐號之內往往鬼物憑焉余每欲出人罪必反覆案情設令死者於坐號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辦詳否則不敢草草動筆二十餘年來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贓真則盜確竊賊亦然正盜正竊罪無可寬所尤當慎者在指扳之人與買寄贓物之家往往擇殷而噬藉端貽累指扳之人固須質審其並無實據者亦可摘釋至不知情而買寄贓物律本無罪但不得不據供查弔向嘗不差捕役止令地保傳諭檄內注明有則交保不須投案無則呈剖不許帶審亦從無匿贓不繳自干差提者此亦保全善類之一法蓋一

經差提不惟多費且竊盜拖累幾為鄉里之所不齒以無辜之良民與盜賊庭質非賢吏之所忍也

吏治以安良為本而安良莫要於去暴里有地棍比戶為之不甯訛借不遂則造端訐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賭首娼事本無憑可以將宿嫌之家一網打盡無論冤未即雪即至審誣而破家蕩產相隨屬矣惟專處原告不提被呈則善良庶有賴焉惟是若輩倚胥吏為牙爪胥吏倚若輩為腹心非賢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牽矣

余族居鄉僻每見地總領差勾攝應審犯證勢如狼虎雖在紳士不敢與抗遇懦弱農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則厲聲呵詬或自毀官票以拒捕稟究人皆見而畏之無敢公然與之相

公門懲勸錄卷上

九

觸夫兇盜重犯自問必死拒捕之事間或有之若戶婚田債細故兩造平民必無敢毀票以拒者拒捕之稟半由索詐而起然一以拒捕傳質即至審虛民不堪命矣余在幕中遇此等事直將毀票存銷改差承行止就原案辦理其果否拒捕屬主人密加確訪而改差票內不及拒捕之說以免串詐然其事每訪輒虛故差稟拒捕斷斷不可偏聽

親民之吏分當與民一體况吾輩佐吏為治身亦民乎嘗見幕友位置過高居然以官體自處齒鮮衣輕漸不知民間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論未必全是而強詞奪理主人亦且曲意從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理案牘無論事之大小必靜坐片刻為犯事者設身置想并為其

父母骨肉通盤籌畫始而怒繼而平久乃覺其可矜然後與居停商量細心推鞠從不輕予夾拶而真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鮮有翻異以此居停多為上臺賞識余亦藉以藏拙無賦間之日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氣浮及拘泥成見

成案如程墨然存其體裁而已必援以為準刻舟求劍鮮有當者蓋同一賊盜而糾夥上盜事能多殊同一鬪毆而起衅下手情形迥別推此以例其他無不皆然人情萬變總無合轍之事小有參差即大費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入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辯而以成案是援小則翻供大則誤擬不可不慎也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三

恃才之官喜以私人為耳目訪察公事彼所倚任之人或搖於利或蔽於識未必俱可深信官之聽信原不可恃全在幕友持正不撓不為所奪若官以私人為先入幕復以浮言為確據鮮不偵事蓋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虛心聽斷一以訪聞為主則身在局中動多挂礙矣故訪案慎勿輕辦辦理幕務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門伺候者不啻數輩多延一刻即多累一刻如鄉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好回家遲之午後必須在城覓寓不惟費錢且枉廢一日之事小民以力為養廢其一日之事即缺其一日之養其羈管監禁者更不堪矣如之何勿念況事到即辦則頭緒清楚稽查較易一日積一事兩日便積兩事積之愈多理之愈難勢不能不草率塞責訟師猾吏百弊叢生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譬舟行市

河之中來者自來往者自往本無壅塞之患一舟留滯則十百舟相繼而阻而河路有擠至終日者矣故能勤則佐劇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則佐簡亦忙忙先神亂

幕之爲學讀律尙已其運用之妙尤在善體人情蓋各處風俗往往不同必須虛心體問就其俗尙所宜隨時調劑然後傳以律令則上下相協官聲得著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謗生古云利不百不興弊不百不除真閱歷語不可不念也

余嚮在胡公幕中初讀律書時惴惴焉恐不能習幕是慮友人駱君炳文端方諳練獨嚴事之嘗語余曰以子之才之識爲人佐治所謂儒學醫藥作齋者非不能之患正恐太能耳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三

余請其故曰衙門中事可結便結情節之無大關係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絲不肯放過則枝節橫生累人無已此語之益甚多

省事之說大屬不易蓋詞之訐控多人者必有訟師主持其事或以洩忿旁牽或以左袒列證不墮其術往往以經承弊脫爲詞百計抵禦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關通敢官疑竇故覈稿時必須細加衡量主人庭訊應問及者方予傳喚則凡摘釋之人自有確然可刪之故遇有刁翹無難明白批斥使訟師不敢肆其請張席株蔓之風漸息而無辜不致受累

矣

一詞到官不惟具狀人盛氣望准凡訟師差房無不樂於有事一經批駁羣起而謀抵其隙批語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冤卽壯被告之膽圖省事而轉釀事矣夫人命姦盜及棍徒肆橫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爭鬪類皆戶婚細故兩造非親則故非族則鄰情深累世畔起一時本無不解之讎第揣其詞中要害酌理準情剴切論導使弱者心平強者氣沮自有親鄰調處與其息於准理之後費入差房何如曉於具狀之初誼全媿睦

前明徐相國階柄政時作家書示子弟尙誠命案不可牽涉何況尋常百姓余鄉居見命案列證便舉家惶駭往往有兇犯赤貧累歸詞證者在館閱報詞非緊要人證卽屬主人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三

當場省釋不令人城應取保者訊後立追保狀然猶聞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歸則其家一日不甯如之何勿念至路斃案件差保無可生發每將地主牽入此則真屬無辜尤須屬主人禁絕覈稿時更宜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豪強侵佔律所不容若世業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產原聽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挾持需索不遂卽飾詞訐控一經准理必先查差查不已必須勘斷官或不暇遠及則棍差朋比費已不貲此等借名啟訟之人多非善類能於呈控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爲上策否則催主人速勘嚴懲必有陰受其福者矣

事關田房墳墓類須勘結官事甚般安能日履山澤且批勘

之後凡遇催詞無可費心故批勘最易不知疆界不清每易釀成他故如按圖辨址覈計魚鱗弓口券冊明著者或批斷或訊斷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須屬主人為之速結使造葬無稽亦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勢必多人守候尤萬萬不宜臨期更改

案有犯證尚須覆訊者勢不能不暫予羈管繁劇之處尤所多有然羈管之弊甚於監禁蓋犯歸監禁尚有管獄官時時稽查羈管則權歸差役差不遂慾則繫之穢處餓之終日恣為陵虐無所不至至有釀成人命貽累本官者若賊犯久押則縱竊分肥為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難畢記全在幕友立簿檢察以便隨時辦結即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賄脫之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三

患
訟一僉差兩造不能無費即彼此相安銷息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為治惟必訊之案方僉差傳喚其餘細事多批族親查理或久而不覆經承稟請差催從不允行亦不轉稟蓋事可寢攔必其氣已平因而置之有益無損加以差催轉多批撥矣且族親縱有袒護終不敢盡沒其真役則惟利是圖更不可信也

地方風氣以官為轉移地棍揣摩即視官為適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資若輩厲階如官懲賭博則棍首局誘官治小錢則棍評撥和官清水利則棍控侵佔官嚴關隘則棍飾偽傷官禁錮婢則棍告佔捐官恤窮佃則棍訟業橫如此之類悉數

難終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幕友因利察弊力究冤誣固不可因噎廢食斷不宜乘風縱火使棍奸可敬官法可行則平民自安無事之福矣

陳文恭公在官法戒錄總論先生名宏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東閣大學士諡文恭

唐翼修曰凡為公門胥役者其處心積慮大約與屠業者相似初未嘗不具慈憫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則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顧忌之念到老年便成猾賊良心漸滅殆盡又有自家尚是好人大眾交摘竟墮惡道者蓋其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欣得意不知積孽多端不惟自身受之且禍延後代仔細思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觀目前害之過多索詐恐嚇為鄉邑所側目一旦身罹法網懊悔

公門懲勸錄卷上

三

無門雖日誦經禮懺亦無救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

府史胥徒其未入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為恆產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次不能工賈以求利八口之需皆望於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擔石之入室人交謫嗷嗷待哺者誰為養育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以取不義之財給一家之用也及取之既慣則竟視為應得之物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

孫可巷曰衙門中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官若假以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微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爲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甚可畏也

天隨子曰胥吏作奸轉易字面偽移文卷空中遺害舌下流殃但知取利莫計傷人於是有死於筆端者有死於勞役者有死於會計者有死於流弊者何其毒也此其事奸人皆優爲而污吏尤甚焉何則權勢之地法律施行無殺人之顯名有得財之實事是以恬不知悔也

公門懲勸錄卷上

五

迎附會稟令紛紜而悉索之事逞焉由是假借官威恐嚇愚民何比比也夫鄉野之農視官長如神靈見公差如鬼剝聞名膽喪望風股栗故里中之奸猾者常挾此以詐財焉況乎隸之銜命而往者其迫脅不更甚乎爲隸者苟能持平等之心捐詐說之習懦者勿侵愚者勿欺待之以和顏示之以正路事可息則息之失可彌則彌之取無過索適可而止抑又何罪焉若以迫脅爲強未有不身遭刑戮禍及其家者也靈璧子曰點吏遇人不利之事或虛張聲勢或妄設變害或駕言危險或誣捏驚詫使愚者怯首頓倒衙中而憂惶恐懼之過往死於非命不亦慘乎噫恐嚇之事常始於微小而究至傾人之性命則爲害甚矣予觀世人欲以恐嚇取財釀

成讎禍錙銖未及入囊而枷鎖先已繞項違天理觸法網何不自畏懼而乃恐嚇他人哉

鶴控子曰官吏張羅而待者訟也訟者既至則以爲奇貨可居矣當公稟未行而下吏爭任焉隸執其票則居然有司也躁跳之狀目不堪視囂叫之聲耳不堪聞虛張事勢妄逞威風金多則諾金少則勃然而發狂及其伺鞫則奔走於階前伺候於公門拖累多人而囊餒煩費曠日持久而旅館蕭條茶居酒肆著處皆耗金之地內胥外役何莫非索纏之人支吾東西而力罄逢迎左右而囊空稱貸求情市產悅吏一口之氣未伸全盛之家幾破矣

公門懲勸錄卷上

六

夫文卷獄辭掌之者吏也吏得仇家之利則改竄字句或有所索於其人而不足則誣捏辭語往往巧施毒手誣陷良民便聞者懼之名曰當路之吏將謂可以多金而致富耶夫毀人之肢體以肥己之身傾人之性命以利己之家是以心爲戈矛而以筆爲鋒鏑者也以心爲戈矛則生氣絕矣以筆爲鋒鏑則死機近矣豈有不傾覆者哉

又曰刁才猾技之夫老於公門熟於訟事膽氣雄豪膚肢壯健爭強於胥吏之驅角勝於階墀之對行賄賂有偷天之手段關機變有仗勢之神通使高者畏懼而心惶卑者匍匐而涕隕切骨之冤成於白日沒身之憾及於黃泉廣施禍種固結仇恨豈不危哉彼以訟辱人而求勝者何不監此

張惠菴曰府官新蒞任時必將前任事宜更改一番吏胥因得於中作弊蓋此輩只利有事不利無事上生一孔下鑽百竇民之擾害者多矣

又曰近時衙門人砌款單送匿揭窩訪買訪種種陰謀害人不少天報有在必無漏網而自恃佞佛齋僧謂可逃天譴豈神物亦庇奸而黨惡耶愚亦甚矣

又曰衙役迎合本官其貌似謹其事似忠其才似可用而不知其處心積慮正欲借上以行其私也

又曰獄官獄卒其意以酷虐不加則賄賂不入每借一二窮者酷加刑具恐嚇他囚彼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憤使然也爲府縣官者揀一箇好獄吏最爲緊要

公門懲勸錄卷二

三

又曰爲善難而爲惡易者莫如胥役之輩與往來官府之人何也彼日侍官府之側便於進言有瑕隙者投戈下石之利端弊竇逢迎開導之甚易也非有守之人鮮能自持者夫方其投戈下石逢迎開導之時幸以爲無人知也人卽知之以爲莫我如何也於是肆志行之而莫之戒及其罹於法網也鞭笞刑戮上以致父母之憂而下以貽妻子之累辱莫甚焉卽使王法可漏而天必加譴鬼必加責能逃於身而不能逃於子孫正恐報遲一日則更重一日也何如存心寬恕常循理法不假公道以濟私忿不開利端以害萬姓其獲福甯有量乎

公門懲勸錄卷下

居官果報說

獻縣令明晨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斗返報明為憐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腳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

公門懲勸錄卷下

拜日領師之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會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史松濤先生諱茂華州人官至太常寺卿與先姚安公為契友余十四五時憶共與先姚安公談一事曰某公嘗筆殺一

幹僕後附一癡婢與某公辯曰奴無弊當死然主人殺奴奴實不甘主人高爵厚祿不過於奴之受恩乎賣官鬻爵積金至鉅萬不過於奴之受賂乎某事某事顛倒是非出入生死不過於奴之竊弄權柄乎主人可負 國奈何責奴負主人公怒擊之仆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問官白晝假寐恍惚見之驚問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賂鬻章奏於法當誅吾何冤曰不冤何為來見我曰有憾於君曰問官七八人舊交如我者亦兩三人何獨憾我曰我與君有宿隙不過進取相軋耳非不共戴天者我也對簿時君雖引嫌不問而陽陽有德色我獄成時君雖虛詞慰藉而隱隱含輕薄是他人據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

公門懲勸錄卷下

快我死也患難之際此最傷人心吾安得不憾問官惶恐愧謝曰然則君將報我乎曰我死於法安得報君君居心如是自非戴福之道亦無庸我報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語訖若睡若醒聞目已失所在案上殘茗尚微溫後所親見其惘惘如失陰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飲恨猶如是會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親為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雖當其罪猶不服況不當其罪乎田白巖言康熙中江南有徵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數人數年後有一人降乩於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訟某公友人駭曰某公循吏且其總督兩江在此案前十餘年何以無故訟之乩又書曰此案非一日之故也方其初萌蘖一官竄流一

二吏即可消患於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養癰不治久而潰裂吾輩遂遺其難言輩病民盡國不能繼現在之執法者也追原禍本不某公之訟而誰訟歟書訖札遂不動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銘曰涓涓不塞將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古聖人所見遠矣此鬼所言要不為無理也

余八九歲時在從舅實齋安公家聞蘇丈東臯言交河某令蝕官帑數千使其奴賚還奴半途以黃河覆舟報而陰遣其重臺攜歸重臺又竊以北上行至兗州為盜所劫殺從舅昨舌曰可畏哉此非人之所為而鬼神之所為也夫鬼神豈白晝現形左懸業鏡右持冥籍指揮衆生輪迴六道而後見善惡之報哉此足當森羅鐵榜矣蘇丈曰令不竊賫何至為奴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乾沒奴不乾沒何至為重臺效尤重臺不效尤何至為盜屠掠此仍人之所為非鬼神之所為也如公所言是令嘗受報故遣奴竊賫奴當受報故遣重臺效尤重臺當受報故遣盜屠掠鬼神既遣之報人又從而報之不已慎乎從舅曰此公無礙之辯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說亦足於相隨波靡之中勸人以自立

甲與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撫軍併使佐官政惟其言是從久而貲財皆為所乾沒始悟其奸稍譙責之乙挾甲陰事遽反噬甲不勝憤乃投牒訴城隍夜夢城隍語之曰乙險惡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為其事事如我意也神謂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

之給而給誰耶渠惡貫將盈終必食報若公則自貽伊戚可無庸訴也此甲親告姚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滇人乙越人也

交河蘇斗南雍正癸丑會試歸至白溝河與一友遇於酒肆中友方罷官飲酣後半騷抑鬱恨善惡之無報適一人褶袴急裝繫馬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久揖其友而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貧勢也劫財者必誅殺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稟有強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則勢不能齊同劫財而有首有從同殺人而有誤有故則理宜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為報罪福未盡或有報而不即報毫釐比較益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

公門懲勸錄卷下

四

見而疑天道之難明不亦慎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當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械多端伺察多術工於趨避而深於擠排遂削減為八品君遷八品之時自謂以心計巧密由九品而陞不知正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密語語訖大聲曰君忘之乎友駭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滾滾然斯須滅迹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支來生祿一年治未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富者輕而貴

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
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
守已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械多
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已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非特
不致耗祿亦召福之道矣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
察訪之偶憩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公掌肅立呼其徒具
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
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
一動通國皆知之甯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
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

公門懲勸錄卷下

五

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
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
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滅龔黃然微不嫌於衆心者
曰好訪此不特神奸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
無親黨孰無恩怨乎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
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讎者則有讎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
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
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
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
渠隄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利則過以自肥水有
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

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耶第
佛法慈悲捨身濟衆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
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公返
之後僧謂其徒曰我心事已畢竟泯然逝矣此事楊丈汶川
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
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
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
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
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
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

公門懲勸錄卷下

六

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
減二年壽舅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
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仙矣
以上見閩
徵草堂

常州多世族如呂相國宮楊狀元廷益趙恭毅申喬潘大中
丞思樂其子孫皆科第蟬聯書香不絕惟錢文敏公維城後
人最彫零今且絕矣相傳征苗之役公以大司寇參贊軍務
渠魁就戮經畧欲誅其壯丁而宥其弱穉質之公公毅然曰
孽種難留遂盡誅之髻鬣無遺由是苗種遂絕旋師未幾公
卽薨公子亦相繼歿諸孫多殘疾者錢氏之祀竟絕
劉會元有慶宰江右之玉山廉明而勤案無留獄訟者非有

應得罪不輕拘候時有裁衣某爲某案質證將集訊而劉公以要事晉郡差役盡拘兩造及案證於飯歇以俟其反裁衣之妻聞夫被押而懼以爲公不輕押人押則必犯重罪急攜其幼子入城探視值山水發落水死及公同案結裁衣歸而無家矣因亦自縊而公弗知也逾月公復晉省甫下船忽叱家人曰船中何來婦女視之無人及下船復曰汝何人敢攜幼婦穉子擅入我艙家人視之又不見衆疑其船有鬼勸公易船以行勿許舟發公背倚窗觀書窗忽塌公遽倒身落水如有曳之者急撈救至三里外始得公屍卽裁衣婦子落水處也公歿之逾年玉山城隍廟道士夜夢新城隍到任則劉公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七

徽州曹之英任蜀中某縣令所治有姪弒其叔者姪豪於查廣行賄賂以八百金獻曹供招文卷皆囑內幕爲之改定方其刪改供詞時聞窗外鬼聲吁吁然幕友亦得賄不爲動姪竟超然事外後數年其幕友先死死時見一鬼浴血而來稱汝與曹某得賄賂獨使惡姪漏網且以開脫之故反將我多方文致令我抱屈難伸今得請於帝矣遂舉手自撻其頸而死曹亦相繼卒卒後家業零替僅留一子入泮後暴卒曹之後遂絕

宣城有巨盜行劫久金多而黨衆營汎莫敢誰何太守某嚴厲有吏才履任未及旬卽設法捕獲之盜行賄巨萬太守商之所親勸勿納守笑曰殺之璧將焉往遂納賄而仍按誅之

盜伏法之夕守署門者見盜入宅門呵之不止追之勿及入內室而滅質明太守侍姬得一子及長竟傾其家人咸知爲盜之索債云

縣丞某需次江蘇委署奉賢丞丞分防四團鎮時前官以疾歿靈柩尙在署某攜眷假館城隍廟是年邑被水蠲賑並舉府檄某查本鎮被災戶口值方伯亦有委員至兩人者素相得某遂留之同居日事酣飲唱曲而委其事於胥役鄉董團保遂得因緣爲奸漁利冒濫交作貧民反不露實惠未幾某夫婦相繼無疾暴卒委員某回省銷差不一月亦卒某承年未強仕素無大過忽罹此慘報人疑其攜眷屬居神廟致以褻瀆干神怒然觀於委員某之死而知冥譴之在此不在彼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八

道光庚寅年江北荒有司以賑撫請戶口稍多撫軍疑之因飭蘇藩司於州縣佐雜中選廉幹者十員往會地方官覆查與斯役者頗極一時之選願皆承撫軍意務爲刻覈澤不偏濡節省帑金巨萬時惟鄭君祖經與某某所查獨寬以是忤撫軍意不得保而以精覈蒙上賞者七人次年七人者相繼無疾卒而鄭君以前海運勞自南匯丞擢尹江都一子以孝廉入中書某某亦俱無恙

昭文主簿李君強幹有爲而熱中躁進念主簿冷官無由拔擢惟獲鄰盜可以超遷不惜重貲購線追捕頗有所獲而都非首犯會有九斤王者爲浙省著名大盜李得其蹤蹟密稟

上憲給劄往越境擒歸一訊而伏置之法李以訪獲鄰省大盜送部引見因赴省請咨暫寓逆旅有同官之需次者來告貸李入房開篋取銀鎖緊不得開告貸者促之急李扭其鎖用力猛篋中物皆動搖鎖開有刀躍於地李怒頓足屣脫徒跌踏於地狂叫而撲適王菊如少尉需次省中與李最相得亦在寓急趨視之則躍出之刀自足底穿入直透足背急拔去血湧如泉因扶之上牀爲覓傷科至取藥敷之痛遽止雖未能步履而飲食言笑如常王伴之至暮始歸次早往李寓其家丁迎告云主人睡後神魂不安終夕喃喃不知作何語王急入房視之李方倚枕坐見王至亦不動與之言多無倫次疑其有病勸之歸曰盍回署調理數日再來蘇李瞋目曰

公門懲勸錄卷下

九

我浙江人應浙江拏我不應江蘇拏我今要我送還我至浙江李山東人而其音皆似嘉湖間人語知爲九斤王所附王遂爲具舟送之歸昭文臨行猶謂王曰你要叫我回去須要送我到浙江王漫應之而令其家人扶掖升輿王視其開船始返不三日而訃音至矣

會稽施某初爲廣東巡檢以屢獲洋盜越級超授知縣疊任劇邑後以計典罷官其幼子素聰穎有千里駒之目施歸後幼子忽患神癡終日向壁拜跪曰此案不關某事粵中公事某皆不預聞終日喃喃惟此二語其父詢之輒瞋目曰都是你害我的後竟以顛死施夫婦亦相繼破一家星散
王伯陽司馮攝上海合廬鄉勇捕盜於海有周某父子驍勇

善鬪每出洋必有所獲一日報獲巨盜十二名人舟並獲司馬大喜遽訊之供稱閩廣販私鹽船舟中有銀數千皆販鹽所得而並無他贓王忿其不承嚴梏之三木雜施皆自伏爲盜然其真否不可得知也而周子以獲盜之次日因遺物於出洋師船內欲往取歸師船大不能入口進出皆用駁船渡往周子駕駁船至師船側逞其勇躍而上既取物復躍而下駁船忽爲橫風盪開失足落海急救之適值潮退隨潮而下并其尸不獲司馬猶未悟竟以巨盜定案解至省駢戮之而司馬以緝捕精能予升階周鄉勇以守備拔補甫奉 旨不三日司馬無疾暴卒卒時似有所見時人咸知此獄之冤而無敢訟言者然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十

道光乙巳丙午間江南有劫犯戕官巨案盜犯久不獲上憲懸重賞以購之會有報盜匿江北裏下河一帶者蘇撫臬委一司馬一令往會地方官嚴拏訊辦未兩月報獲二十餘犯嚴梏之皆俯首承服駢戮於市時論弗以爲允也然司馬及令竟以獲盜功蒙上賞不二年令奉委署常州某邑受事僅七日無疾暴卒卒時如有所見次年司馬題升徐守捧檄赴任至袁浦無疾暴卒卒時亦如有所見兩君皆年纔強仕相繼暴卒且皆當赴任得意之時衆咸異之歸咎前案之不免冤濫也
松江參軍某急欲得知縣有華亭令某與之善以已所獲盜數名予之而爲乞獎上游以人數與保例未符參軍復出資

買得一盜以足其功遂給咨送部引見後得旨以知縣用甫至寓忽撲於地扶之起語多失倫似與人爭詈者中夜而卒

陽湖主簿某君性貪酷初官婁縣簿有血逆師姑之號後調任陽湖時欽犯莊午可在逃日久未獲某密探知莊潛住徽州遠以白常州府奉飭往拏得之涇縣鄉間涇縣令欲居首功以二百金爲賂遂讓之莊至蘇旋卽正法未幾某晨起將衙參忽脫空而詫曰莊午可來矣又曰入內矣遽逃入臥室顧家人日速擋住勿令人旋又頓足曰入室矣奈何遂逃入牀中以手死握帳門狂呼求救移時氣竭聲嘶七竅流血而死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七

武進令某爲南匯縣時值己酉庚子鴉片烟禁嚴吸食者死地方官一月獲十五起者立予升階時裕謙巡撫江蘇督辦嚴厲令迎合其意兩月間報獲百餘案裕大喜爲之請加同知銜時以半年爲限內無死法而所獲既多大半斃於獄越數年令自武進調元和得卓異赴都引見駸駸有駕五馬建雙熊之勢舟行至清江浦其家人在前艙聞令大言若等有話好說勿動手時所坐爲常州花船船妓與令素有染疑其相諶也繼復聞呼叱聲又言我輩尙不應死何忍置之死地家人始異之同趨入視見令顏色沮喪作手撐足拒狀衆人入始定曰幸汝等來不然殆矣問以何事又默不語或勸之姑請病假折回蘇州不可明日遂渡黃至王家營行未兩

程病大作昏不知人所言皆與人爭憤時其子從行遂決計奉之南歸晝夜遘行及常州之奔牛病已瀕危忽以兩手握其舌大叫而死

顏滯甫中丞初知山東平度州廉明慈惠有古循吏風其太夫人就養於署每以仁愛訓其子乾隆某年五月中丞以事晉省州境忽發大水漂沒廬舍無算鄉民逃竄入城者數萬口而水愈漲盛城不沒者三版鄉民無所得食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官吏束手無可爲計太夫人聞之遽令發常平倉穀以賑餓者幕中友不可日是須申請待報後行且官不在署誰敢擅動者太夫人聞之喞然曰常平穀本以備緩急今數萬人嗷嗷待哺若必待報而行不皆成餓殍乎吾家頗殷實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若上司以擅動見責傾產尙足以償倘慮吾兒有異言老身一人承之無預諸君事立命請教佐各官至親出告之各官咸吐舌不敢語太夫人怒曰公等無憂拖累果有事當令吾兒獨任之公等但爲老身稽查監放可耳衆不得已遵命以行一時歡聲雷動咸慶復生城中紳富感太夫人之德亦多出米穀以助官之不及七日水始退穀已盡罄中丞於省中得報急馳歸入署幕友輩以發粟事告中丞笑曰吾母所辦極當速爲我具稿據實通稟我卽專人回籍變產以便賂補諸君無患也及稟上撫藩大駭遂以擅動倉穀飛章劾奏純皇帝覽而嘉之 硃批汝爲封疆大吏有如此賢母良吏不保舉而反參劾耶復降旨以所動倉穀準作正項開銷

無庸賠補中丞既感 上恩益刻厲爲善及 上東巡中丞時已調濟南府 召見時猶細詢前事特賜太夫人扁額以寵異之後中丞屢蒙 簡擢官至黔撫子檢由部曹至直督孫伯燾由詞林至閩督姪孫以煥由中書出守現任東總河其餘內官詞林部曹外任監司郡守者甚衆皆太夫人積善所致也

歸安費公起家縣令官至臬司性公廉不受私謁既司憲柄遇事執法無所委曲老而無子致仕後自反仕宦數十年而清白一節何以得絕嗣報遂具疏城隍廟自訴是夕夢城隍神遣吏請去至則見神降階迎入坐定謂公曰頃見公訴詞頗悻悻故特請公至一決之公之不愛錢不徇情此心實可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對天然公司憲有年平日所恃以尊 主庇民者何事願以賜教公曰無他惟事事照例辦耳神笑曰公之無子正坐此照例辦三字公愕然曰然則例不可用乎神曰不然公儒者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乎愚民無知誤陷法網若事事照例民何以堪且公總司憲柄能保州縣必無誤入耶況又自信太過案有近於疑似者公一斷之已見其中豈無無辜被戮揆之聖人罪疑惟輕之旨似不若此水至清則無魚此公所自作無怪天道之錯置也公默然頗自悔神復慰之曰公生平清公正直將來與余有同官之誼俎豆一方何藉子孫爲因復遣吏送之歸公寤後求子之念始息竟以姪爲嗣臨終見臥榻前似有報冤者叱問之則陳臬某省時有匪犯

六人罪不至死而公執法以入之者公自知不起遂索衣冠服之而卒後相傳爲某郡城隍云

昔有張廉訪者陳臬河南每事執法嚴辦遇有勢力及富家即尤不稍貸時嚴習教之禁有富人爲鄰家控其習教以圖不軌者廉訪聞其饒於財執而嚴拏之首府及觀察某公知其誣爲之力白於廉訪廉訪笑曰有是乎一白丁耳而能使觀察太守爲之盡力是漢武帝所謂郭解家固不貧者也竟文致入其罪富人死家屬成邊一時稱冤後其孫某以主簿需次吾浙生三子某卒其少子與侍婢姦慮爲兩兄所禁酖殺之事露戮於市其後遂絕有知廉訪生平者皆謂清而過酷之報云

公門懲勸錄卷下

十四

乾隆末有盜橫行江浙洋面奉 旨嚴拏爲崇明協鎮楊天相所獲提軍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制府衙制府某某而貪憾提軍之獨奏也思有以中傷之會奉 旨交江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制府制府受之決欲翻案適揚州府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謁制府語以是案情有可疑太守遽曰綠營習氣多誣良邀功明公宜詳察之毋冤平民制府大悅卽以是案屬之時盜已得制府報遂捏稱係沿海良民以捕魚爲業爲天相所誣非刑拷責故誣服太守先入制府言信之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制府立出盜於獄而劾提臣協臣請褫職治罪竟殺天相於海口提軍以縱庇屬員革爵遣戍軍台天相死之明日制府出行香將上轎忽叱從者曰

楊大老爺來若輩何以不傳稟遽反走若與客偕行者至花廳初作拱揖狀口喃喃若與人爭繼復作相搏狀又以兩手自批其頰頰盡腫良久忽曰我不合得盜金置汝於死我該死我償爾命又以手自扯其髮復曰勿扯我去我去遂以頭觸廳柱腦漿盡出而死一時無不知爲天相索命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投到歷供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不欲與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惟揚州守竟以功名終蓋太守素正直其審此獄也非有意迎合制府徒以任京職久稔聞外省綠營遇事畏葸好誣良邀功遂以偏執之見致成冤獄其過出無心故報應不及然功名卒不顯且天相死之歲卽生一子桀傲不馴幾敗其家太守與余家有年誼常見其自

公門懲勸錄卷下

五

敘年譜猶以此案爲平反云

故事從六品以下佐雜及教職之需次者免其赴部投供惟按次銓選得缺後以文憑咨交本籍督撫所以示體恤免微員跋涉之勞守候之累甚盛意也顧需次者以不知選期故或游幕他省或挈眷遠出且有病故漏報等事往往選缺後驟轉咨查或有竟無下落者多致員缺虛懸會福建某君爲選郎其弟援例得某官名次在後無由得缺選郎乃倡爲新例命教職之需次者每年取具本員在籍候選並無過犯文結由府縣申送督撫咨報到部方許銓選如名次在前而文結未到卽以在後而文到者越次選用例既行令其弟亟回籍具呈時直省均未知其弟文結先到遂越眾得缺然需

次之人多一次結報卽多一方需索貧而無力者明知選期已屆而無可羅掘往往耽擱不行其鄉居及遠出者又多誤於不知選郎徒以私其弟之故創爲此謀未及一年以掌銓有私爲言官所發革職遣戍其弟得缺後亦到任未幾卽遭罷斥陰謀何益哉

李明府曉林以名解元作令皖江文采風流傾其儕偶而性頗嚴刻需次省垣日讞獄於首府署時制府中丞政皆尙猛曉林有意迎合遇事務從刻深口才既敏判決如流案經其讞定雖老吏無以難緣是大得督撫意而凡事皆從重比伏法者未必盡當其罪也及後歷任劇縣皆以嚴爲治旋由宣城移知青陽一日赴鄉相驗肩輿行至中途與夫忽聞官厲

公門懲勸錄卷下

六

聲呵叱初以爲瞋己也繼復喃喃似與人辯者語多不可曉但聞疾呼曰我錯我錯我不應妄入汝等罪致汝等駢首就戮言已寂然及至尖宿處停輿而官不出揭簾視之僵矣兩手自搯其頸而死

蔡小霞先生屏藩陝右時屬令某以老疾乞休有挪虧庫項三千金爲後任所揭時功令甚嚴挪數百金以上卽籍沒監追限滿無償罪至死令居官廉乞休後幾不名一錢又耿介寡交游同寅中無可通緩急者惟靜聽嚴參束手待斃而已蔡公聞而憐之翌日召令入屏人而謂之曰君所虧三千金吾知君無力繳完可具一解批來當爲君掣批完案令愕然曰不敢公笑曰非戲君也我憐君廉介且因公被累欲以應

得養廉爲君彌補然事非一日所能了故欲先掣批迴免君
羈旅之累耳令出不意感極不能言頓首趨出次日卽具批
呈送公手自填註收訖月日鈐印而歸之令具朝服入謝叩
首大言曰某荷公再造恩今生老矣圖報無從死後當乞生
公家以報大德遂歸後十餘年蔡公亦致政歸里晝坐廳事
朦朧間忽見某令朝服入謝無異曩昔公念是地非陝藩署
且令歸久矣何以得來正惶惑間某令徑趨入內公驚喚而
寤則內室報生公子矣公曰是再來人也當振吾家因名之
曰振武字麟州未冠卽冠童子軍以丙申進士入詞館觀察
粵東有政聲屏藩開府指顧間事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一七

縣縣有旱荒夏無麥秋無禾饑饉流離十室而九是歲國有
大慶枋國者不欲以一隅偏災勞 睿慮留都卿尹咸順厥
旨公請賑之稟三申三駁且引甘肅冒賑案爲危詞以愴公
公憤極盡發常平倉穀以賑餓者或止之公笑曰余擅動倉
穀不過籍沒監追限滿無償亦罪止一身耳余爲一邑主豈
惜以一身救萬民哉發竟遂以擅動倉穀劾上官震怒飛
章題參竟以侵蝕擬大辟瘐死獄中時公夫人已先歿觀察
尙幼同僚無過問者流落遼瀋轉徙入都年十五六爲酒家
傭以自給一日有數客飲於酒家觀察聆其音爲承德人亦
效其語以相問客驚曰子豈吾鄉人耶曰非也吾家江左
特生長君土故能效君語耳然則子何姓曰姓施容皆起立

曰有官吾邑父母者子何稱觀察泣然而涕哽咽不能作聲
客遂不復問曰今日二鼓收店後可訪我於某胡同幸無失
約觀察許諾至晚託辭而往出店門未數武卽有衣冠而候
於途者曰君承德之施公子耶曰然遂扶掖登車及某胡同
則候問者絡繹於道入門門盡闢燈綵爛然甫下車復有衣
冠十餘輩扶之升堂簇擁正坐羅拜而致詞曰某等求公子
有年矣使公子流落至此皆某等之罪幸先公有靈俾某等
入都相訪今果得相見豈非天耶當是時觀察年尙幼且去
公歿時已七八歲又淪落日久忽爲衣冠所尊禮出不意目
瞠然不能置一詞客具爲觀察言公發粟賑饑甘以一身罹
罪辟而存活者數萬人某等皆當日食粟之灾黎也頻年歲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一八

稔思報大德知公已歿於獄聞公子流轉遼瀋分遣數十人
徧訪無迹昨邑廟住持夢公蒞任且示以公子所在故某等
得來都相訪遂爲之沐浴易新衣開正寢以舍之次日置酒
作樂更番上壽有官道長者是日亦至對衆曰某全家八口
無恆產猝遇奇荒非先公不能生往歲先君見背時執某手
而言曰施公以救萬姓故櫻奇禍一家星散爾俸忝科名所
不能報施公者非吾子也某受命於今數年矣朝夕縈懷恨
難藉手今幸觀公子儀狀俊偉必能致身通顯繼先公未竟
之志請君等奉以歸異日公子功名事某請獨任之衆遂奉
以歸承德先是公歿後家人草草殮殮棄棺叢祠中至是承
德人亦爲擇地安葬又爲公建專祠置祭產觀察至之日適

祠宇落成衆咸奇之遂奉公子居祠內衣食用度以一老者
主之皆取之公中必豐必厚復爲延名師訓迪之然觀察幼
卽羅難時過後學無復神悟讀數年雖文義粗通而於舉子
業茫如也道長聞之招之入都俾入方畧館充供事又爲之
論昏世族並爲延譽公卿間竟以道長力得官旋從軍南楚
奮發自厲不數年至太守薦升觀察乞歸聞今爲承德人矣
許玉年先生余伯母舅也博學工詩畫而性復伉爽無城府
急人難如恐不及尤愛才見人有一善譽不容口以道光辛
巳孝廉出宰甘肅之環邑調敦煌升安西州所蒞地皆處極
邊其民多誠樸無內地刁健習先生治之以靜穆遇訟事卽
日判決無滯獄持己極廉暇則進其士之秀者爲之衡文校

公門懲勸錄卷下

九

藝又見其地多桑特於家鄉雇蠶婦往教之養蠶繅絲之法
所至頌聲大作去則民咸尸祝之年甫五十以疾卒於安西
官舍先是敦煌縣城隍廟道士某所爲多不法先生作令時
驅之出境及去任道士復蚤緣爲廟中住持不法如故一日
道士晨起忽捲其行囊欲遁色甚倉皇或問之道士言昨晚
睡後夢中聞殿上鼓吹呵殿出視之見新城隍到任威儀甚
整方在旁窺伺忽聞堂上傳呼速擊某道士爲二役持鍊鎖
至城隍前仰視之卽前任縣官許太爺也厲聲叱曰汝經我
驅逐出境既窺我去任潛回卽應安分乃仍怙惡不悛今日
本應促汝命姑念係蒞任之初量予薄懲卽飛籤下責竟叱
令卽日離廟毋再逗遛取死遂命卓隸驅我出及階傾跌而

醒兩股痛不可忍今不敢復居矣竟攜其行李踉蹌去時敦
煌人尙未知先生之歿及後探之則道士見先生蒞任時卽
安西易簣之日也正直爲神豈不信哉先生長子彥直爲余
堂姊婿作令粵東其次子緣仲現任江蘇泰州有循聲三子
潤泉五子治金先後舉於鄉官部曹知先生之遺澤孔長也

以上見坐
花誌果

幕友果報說

南皮令居公鉉在州縣幕二十年練習案牘聘幣無虛歲擁
貲既厚乃援例得官以爲駕輕車就熟路也比蒞任乃憤憤
如木雞兩造爭辯輒面頰語澀不能出一字見上官進退應
對無不顛倒越歲餘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組之日夢蓬首垢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面人長揖曰君已罷官吾從此別霍然驚醒覺心境頓開貧
無歸計復理舊業則精明果決又判斷如流矣所見者其夙
冤耶抑卽昌黎所送之窮鬼耶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臥病瀕危燈前月下
恍惚似有鬼爲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殺
一人此鬼胡爲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酷之積
惡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榮榮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
楚毒萬狀孤魂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
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
遂使凶殘漏網白骨沈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
人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識是獄者改重傷爲輕改多傷爲少

改理曲爲理直改有心爲無心使君切齒之讎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謂謂以縱惡爲陰功彼狂死者不讎君而讎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搗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歿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燬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恣色惡傳訊致婦投縲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其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申辯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越夕而殞

秀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喜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合挈幕友胡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絕而上一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併碎劔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姦夫殺木夫者姦婦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拏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刺刃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計其侵盜

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

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木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覺而刺痛甚自是夜夜爲厲以至於死

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縣幕夢神人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然時已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次年果舉一子

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鞠實爲弟毆兄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鈎鳴帳微啟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鈎上有白髮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任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如故

宋清遠先生言昔在王坦齋先生學幕時一友言夢遊至冥司見衣冠數十人鬪鬬入冥王詰責良久又鬪鬬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見一吏似相識而不記姓名試揖之亦相答因問

此並何人作此形狀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豈無一故交耶曰僕但兩次佐學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則真不知矣此所謂四救先生者也問四救何義曰佐幕者有相傳口訣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斷無可救生者尚生又殺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甯委曲以出之而死者銜冤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則官之禍福不可測使不得申卽反坐不過軍流耳而官之枉斷與否則非所計也救大不救小者罪歸上官則權位重者譴愈重且牽累必多罪歸微官則責任輕者罰可輕且歸結較易而小官之當罪與否則非所計也救舊不救新者舊官已去有所未了羈留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之恐不能償新官方來有所委卸強抑之尙可以辦其新官之能堪與否則非所計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長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爲舞文亦非有所恩讎私相報復然人情百態事變萬端原不能執一而論苟堅持此例則矯枉過直顧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釀事亦往往有之今日所鞠卽以此貽禍者問其果報何如乎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夙業牽纏因緣終湊未來生中不過亦遇四救先生列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間霍然忽醒莫明其入夢之故豈神或假以告人歟以上見閱微草堂包丈巽權余內姻少隸諸生籍後棄去挾申韓術遊豫章者十餘載二月杏花八月桂久度外置之道光丁亥客贛縣幕

有盜數人前令已擬死包讀其繇而疑之告令復訊果良民爲捕役所誣將貰其罪營汛規脫處分阻令將爲所惑包引義力爭竟昭雪之明年戊子正初忽夢觀天榜有己名以春夢置之越兩月復夢見前榜傍有人曰天榜已定宜速歸醒仍置之越日忽令來促之赴試包訝曰君與巽權交有年巽權之棄舉業君宜稔之何忽爲此言令笑曰余非不知先生之久抱高尚憶曠昔之夜子夢若至文昌宮行香者有吏導余入廡下見牆頭掛長榜人名甚衆而各分省會吏告余曰此本科秋榜也余諦視所立處上書浙江省第一名馬姓而先生名在三十餘余亦念先生向不赴試安得中榜吏曰是因上年辨釋盜案天特報以一科余瞿然而醒故敬來勸駕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包聞所言名數與己夢合意不能無動而猶狐疑令素精六壬復爲之卜得吉兆曰此占必中先生往返行資及半年脩脯余請獨任之何如包不得已遂束裝反然荒疏久不復能爲八股閣中三藝皆散行房官已棄不薦忽主試者以所薦無散行之文字必欲取以備格徧覓得包卷主試以爲音節入古竟取中名數與夢同而解元爲馬昱中包後大挑一等現爲閩中某縣廣陵王中丞逸其名少孤貧爲刀筆以養母年二十補弟子員秋試連薦不售某年除夕夢二青衣喚之去至一官署極巍煥上坐者冠服如王者傍二朱衣吏執長榜以待王者標判已吏傳呼王某上王匍匐堂下竊窺王者色甚厲擲一冊

令閱見上載已名下當由某科聯捷入詞林官至總督以刀
筆孽削除迨盡闕甫竟王者拍案曰知未王叩首乞哀王者
曰姑念汝事母頗孝宜速改行尙可還汝科名若始終怙惡
當追汝命復命青衣引之出王私問王者爲何神曰文帝也
所籤卽來年秋榜汝能改行爲善尙可入此榜中勿負帝君
諄諄見訓苦心言己以手推之瞿然而醒則一燈熒然鄰雞
尙未鳴追憶所夢歷歷如見思欲改圖默念貧家無力爲善
卽不爲刀筆何以蓋宿愆沉思竟夕恍然曰刀筆可殺人獨
不可救人乎若卽是道反行之宜可得神佑意既定遂披衣
起坐以待旦質明旣至文昌宮焚香默禱自是凡遇訟者至
必委曲爲之排解理曲而欲訟者必力斥之惟理直而不能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自白者始爲之具詞無力者更傾身以助之行之期年學使
者以冠軍僚於庠以是益力爲善鄰有少寡而得遺腹子者
家小康族衆誣以不潔訟之官謂其孕非眞骨血恐異姓亂
宗乞官斷令大歸婦之母家柔懦不敢出一言婦冤莫白惟
朝夕哭以死自誓有鄰媪知之以語王王察知婦實貞潔乃
訪至其母家爲之具詞令其母至官申訴婦兄弟有難色王
以義憤激之始感動訴詞旣投王復聚同學與里之耆老將
於月朔令尹謁廟宣講 聖諭時公言之或惕以事不干己
王曰保節全孤事關名教皆讀書人所應爲非包漕攬訟有
干例禁者比果得罪某請以一身任之衆嘉其義咸踴躍遂
於朔日聚學舍俟令尹至宣講旣畢卽出公稟求閱令亦明

決閱其詞曰事關名節卽爲諸君確訊之若果族衆誣讞當
按例嚴懲然諸君體訪宜實毋自貽伊戚生直前力陳其誣
告狀言論侃侃令見其詞直慰遣之不數日卽集訊族衆理
誣俱自服誣告婦冤遂白案旣結婦囑其母家出百金謝王
王不受固子之王怒曰我豈覬餽謝儀故爲是耶嚴拒之聲
色俱厲其人慚而去是年除夕復夢前二青衣來召之行仍
至前處見帝君霽顏論之曰余嘉汝改行之速已還汝科名
然汝尙應於下科中式因有保節全孤一事善行動天本年
卽捷矣汝其益勵厥德毋怠前程遠大未可量也王叩首謝
復命吏引之出途遇二老者一少年拜於側王不知誰何見
其拜亦拜二老及少年以首頓地而告曰蒙恩全我似續保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我田產愚父子祖孫愧無以報大德適聞帝君寵召故謹候
於此王心知卽某氏之舅若夫也因曳之起老者復指少年
謂王曰豚犬受君大恩知君尙無子當乞眞司卽令其爲君
子以報王遜謝而別急覓青衣人亦不見徘徊歧路意殊惘
惘忽見一皂衣人謂之曰汝尙未歸耶幸遇我不然殆矣遂
攜之行甚迅瞬條已見家門王叩皂衣者名氏笑曰同居有
年胡弗相識回詢之則竈神也相偕入己室見其母妻相對
作喜團一男子側臥牀上驚異問皂衣人從後推之頓覺已
身與牀上者合爲一大呼而醒其母妻果皆在房王乃備述
夢中所歷亟起焚香叩謝竈神自是益勉力爲善次年遂領
解聯捷入詞館至大中丞領解之年得一子忱觀夢中少年

入室而生亦以科甲至大官

陝右某生學申韓術少時因引例不當誤入一人死罪恆惴惴每舉以語人懼陰報之不免也後就某縣聘同人多好說鬼者生以膽自詡謂果有惡鬼當手搏之同人思有以試其膽會將有公讎先期同人偕詣城外驛中不見一人惟於馬廐遇一劍草夫面目枯瘠黑而長饒有鬼氣眾密議曰是可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以試某生矣因以語其人且曰明日當令人引爾入伏榻下俟某睡後潛出揭帳以驚之爾能乎曰能則當厚爾資其人色然若甚喜者次日讎罷已二鼓生歸房即臥眾伏窗下潛伺之須臾其人自榻下出不即揭帳拊胸搏膺鬼氣森然眾咸疑之忽見其人踞某書案坐探懷出文書一角硃墨爛然

以上見坐花誌果

然睨帳中人而笑眾益疑之其人驟起直撲臥榻揭帳而呼遙見生亦揭帳出相對良久其人攘臂而前生狂呼撲地眾大驚破門入救生氣已絕四覓其人不知去向詢諸驛中並無其人眾始悟為冤鬼乘機索命云
武林劉某博學通曉吏事其友官於閩聘劉為幕賓時有富室因姦致死一良婦密將五百金囑劉曰果為未滅當更有酬劉卻之曰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乃欲以此脫罪乎盍白其友論罪如律劉在幕七年虛公參酌無一苟且情弊友敬信之其後家漸豐子孫科甲蟬聯至今稱盛
蘇州陸某少時隨師學刑名見房科衙署字紙拋散甚多捐資辦字箋數十復於署內立字爐時焚化灰送入江後入

聞夢神告曰汝有心惜字准予科名榜發果中

楊詢性巧媚善揣人意以得其歡丹陽尹楊開性暴橫與詢最厚每事與謀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歎美而已開於盛暑中杖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已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與同罪數日二人先後皆以惡疾暴死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蘇州某書記遊幕湖北稍有蓄資歸里改業貿遷嘉慶十八年夏將之京師暮抵山東境下車忽撲夜半方甦急迴車至揚州一佛寺剃髮為僧信至家子來省視涕泣挽歸某泣曰勿多事若還俗無死所矣因言是日道中見二皂衣在車前俄頃即被攝去至一處堂上有巍坐者見某到拍案怒曰汝在某縣敢妄殺人耶辯無之擲狀下則向所書某縣擒獲教匪審明解營正法稟也某曰此誠某書但係刑名所撰當時亦疑其冤始未肯書後因東家逼迫發怒謂即有罪過余當之且爾不書終有人書也乃為之書堂上顧左右擊某某來旋見掉二黑影至案前類濃烟籠罩者鬼卒持扇烟約略露面目則邑令與刑名友也堂上呵問之聲呦呦然承伏如我所對仍令掉之去復顧左右曰渠雖非起意但明知數十生靈無辜就戮戀館徇情不以去就爭之亦難恕宜何罪左右曰秋間付山東司可也遂叱之出正驚惶間見故友某因述前事求拯救某曰大難惟速南返投空門託身或可免耳吾今安敢歸耶卒死於僧

明夏雲蒸入山東濟甯刺史幕刺史年五十無子蒸五十餘
僅一子有血疾每與刺史歎曰我父子相依爲命而子血疾
壽必不永刺史曰我尙無子目下妾有孕醫曰右手脈大仍
是女胎奈何未幾地方旱荒蒸勸刺史設法補救焦心勞思
凡一切事關賑濟次第舉行陋弊悉除饑民俱沾實惠救活
無算越三月刺史妾雙生二子喜謂蒸曰我明是救荒報應
世言官與幕功過平分先生報在何處蒸曰吾子血證久不
犯豈不是報刺史曰此猶未顯買一婢送之甫一年亦雙生
二子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徐太史立齋己亥狀元健庵庚戌榜眼彥和癸丑探花同胞
三及第從古未有也人稱世德之報其五世祖某公爲虞山

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公具疏草請賑濟文靖猶豫欲
筮之公屬卜者第曰吉力請於朝全活數百萬人

無錫孫中丞永清平叔宮保之父也爲諸生時入廣東布政
使胡文伯幕中值土司爭廕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
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尤衆公先具私稿
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從叛逆坐之胡
曰是督撫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讀
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
安南諸大酋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
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之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間
黎維祈叩關求內附時福文襄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

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憚天威可以勸而服也文
襄然之未幾阮果悔罪自陳乞效職貢公以舉人中書出掌
封圻常以未登甲科爲憾今平叔宮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
諡宮保之子又由進士出身則公之貽穀也大矣

錢塘包榮順治辛卯中式撤闈日同事見其年踰四十長不
滿三尺宛然穉子謂人曰其貌不揚何修至此知者曰此天
報之也大軍破紹興時或誣紳衿三十餘家叛逆密揭貝勒
貝勒封寄撫軍張存仁揭偶墮地榮爲記室拾而火之張問
榮榮曰火之矣張大驚榮請自解貝勒請死自作解文言童
子包榮不識字誤焚文書請治罪貝勒見其短小以爲孩也
竟釋之三十餘家得以不冤其中式陰德所致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范標浙人老於幕識卓而性執凡事據理行每賓主意見不
合輒辭去年六旬幕遊陝西清澗縣有富宦打死佃戶宦賂
清澗令八百金標二百囑令和息完事標諫曰死者之冤不
伸問不過心令意不決標大聲曰我主賓受千金饒其罪過
問王不愛千金饒我賓主罪也令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
御其金富宦抵償標一日辭幕歸夢神語曰汝壽止六十有
五因御金伸冤增一紀後果七十七無疾卒

姚升階山陰人幕遊十餘年無刻不以息事爲念偶罪一人
行坐飲食爲之不快眞仁人也子墟乾隆壬申舉人肅州州
同告養歸時先生恭膺封典與德配白首相莊安養二十餘
年見長孫斌遊庠年八十餘無疾卒

王某盱江人也爲幕於長沙郡郡多溺女宰牛惡習王力勸禁止之一夕夢神示以聯曰功及人畜福報子孫後果如此

言

乾隆末閩省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蓋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司章奏者爲福州林某文筆頗雄敷陳詳盡奏入立授魁爲閩浙督使窮治其事成大獄踰年林赴部謁選見太傅朱文正公林本門下士於其來厲色待之曰魁某興大獄聞皆汝慫恿之信乎林力辯其無且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應未減若魁某之好殺斷無好結局也無何魁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林選四川彭縣旋因事卒於邊外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長沙吳志南博古能文尤工刀筆家貧屢困場屋遂就幕人爭延之家漸裕雍正壬子闈中文頗得意將出號門忽作失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撲地而死人皆謂刀筆害人之報

貴州某孝廉爲學幕暗通關節得多金赴都入闈夢神責曰爾司文受賂死期將至猶望名耶踉蹌歸客死於路其資盡爲僕有

朱酉生孝廉綬在梁芷林中丞幕中嘗言其友葉某在某學使署閱卷有一卷甚佳葉失手污墨幾半學使見之不知爲葉所污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亦不爲剖辨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繼死密訪之則其家甚貧授徒餬口自考四

等其徒盡散不能自存乃怨憤而成短計也葉自是甚谷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以污卷黜遂不敢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結冤而銜恨尙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免哉

嘉慶初川陝楚三省教匪滋事牧令多有以擒賊立功者某縣令日冀升官苦無機會一日有報難民數十至城外者令以爲奇貨刑名贊成之某強爲繕稿令遷官後與刑名相繼暴亡

書吏果報說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聞似二吏持簿對算其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一日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沈思間其一日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爲誰亦不知爲誰銷算俄有小妓翠雲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錢恆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又一吏恆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歿後三女皆爲娼其次女事發當杖或戒其徒曰此某師傅女宜從輕女受杖詎語鴟母曰微我父

會爲吏我今日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爲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記爲何許人久困名場流離困頓嘗往來於周西擎何華峯家華峯本亦姓周或二君之族歟乾隆初余尙及見之迂拘拙鈍古君子也每應試或以筆畫小誤被貼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過遭吹索如題目寫日字偶稍狹卽以誤作日字貼寫已字末筆偶鋒尖上出卽以誤作已字貼尤抑鬱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訴平生未作過惡橫見阻抑數日後夢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據案語曰爾功名坎珂遽瀆明神往挾怨尤不知因果爾前身本部院吏也以爾狡黠舞文故罰爾今生爲書癡毫不解事以爾好

公門懲勸錄卷下

指摘文牒雖明知不誤而巧詞鍛鍊以挾制取財故罰爾今生處處以字畫見斥因指簿示之曰爾以日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乃福建駐防音德布之妻老節婦也因咨文寫音爲殷譯語諧聲本無定字爾反覆駁詰來往再三使窮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費爾以已字見貼者此官前世以知縣起服本愿奉三年零一月爾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爲五一字爲十又以五年零十月移計應得別案處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錯誤已沈滯年餘業報牽纏今生相遇爾何冤之可鳴歟其他種種皆有夙因不能爲爾備陳亦不可爲爾預洩爾宜委順無更嘵嘵信不信則緇袍黃冠行且有與爾爲難者可了然悟矣語訖揮出霍然而醒頗不能解緇袍黃冠

之語時方寓佛寺因遷徙避之至乙卯鄉試闈中已擬第三二場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長揖君親字蓋用傳奕表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語也考官以爲疵累竟斥落方知神語不誣此其館步丈陳謨家自詳述於步丈者後不知所終殆坎壤以歿矣以上見閣微草堂

胡向山太守之封翁金山刑房吏也素行忠厚上下其手事平生不屑爲值金山有盜案事主受傷致死捕獲首從三十餘人時功令嚴劫盜傷人者無首從皆斬適翁承行此案見彼三十餘人皆失業貧民不忍其駢首受戮乃以起意行劫及下手致死二人擬斬餘皆擬軍流定案令疑其失之輕翁力言案雖行劫然閱其供詞並非積賊卽其致傷事主亦係

公門懲勸錄卷下

黑夜倉卒推跌非有金刃器械似可得從輕比令復慮干嚴駁翁曰倘干駁語請以某解省治失出之罪令斂容曰若尙肯爲民請命我豈獨無仁心耶遂從其言讞上果駁回另擬翁復爲文頂詳三駁三頂中丞大怒嚴札申飭提案親訊又飭令帶印至蘇勢將參劾令大懼以咎翁翁願隨侍至省且曰公如見撫憲請悉委之某幸而得釋公之福不釋某獨任其責令遂帶翁同行至省人謁中丞翁候於轅外中丞責令輕比詞色俱厲令頓首謝過中丞復曰若初任誰教若爲此者令以刑房胡吏對中丞曰從汝來否對曰現在轅門外中丞笑曰我固疑滑吏納賄舞文果不謬我當親訊之卽飭巡捕官帶翁入中丞迎叱之曰若爲刑房吏不知劫盜傷事主

至死應無分首從皆斬耶翁叩頭對曰固知之然律雖如此其中輕重當有權衡中丞怒曰同一劫盜傷主分何輕重對曰律爲積年巨盜明火執械殺死事主者言耳若此案皆失業貧民迫於饑寒致罹法網事主之死由於推跌似當稍從寬典中丞厲聲曰汝得盜賄若干敢巧言爲之開脫不實言當用夾棍夾汝翁復叩首曰若謂下吏有意爲盜開脫下吏不敢辭罪至受賄舞文下吏素不屑爲不獨此等巨案卽鬪毆細故下吏亦不敢昧此良心中丞強笑曰旣不受盜賄何所爲而力從輕比翁曰不敢說中丞固詢之對曰無他公門裏面好修行耳且大人獨不聞歐陽文忠有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憾乎中丞聞而異之因令近案諦視之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則善氣迎人望而知爲長者遂霽顏問曰汝有幾子對曰有四子何業對曰長子令儀倖中上科舉人次三皆縣學生四年本蒙府尊拔取案首中丞肅然曰此汝公門裏面修行之報也茲案吾從汝保全多命又爲汝子明年瓊林先兆矣遂命之出如詳定案誅二人餘皆全活令亦仍回本任向山太守次年果捷禮闈次三俱貢入太學登仕版四廩生至今書香未艾

乾隆間蘇省荒江陰令撫循無術民變揭竿爲亂令遠以謀叛聞巡撫某公聞變親至過常州費鶴汀中丞之祖方爲都招房吏隨守出迎謁撫軍於舟次使費候於外久之撫軍送守出見費奇其貌詢守曰若何人守以招吏對時亂民之首

謀及黨羽數十人俱就縛而外議以謀叛須屠城民情洶懼撫軍因喚費入曰若爲招吏例案當熟江邑饑民作亂例應無少長駢戮若何方得情罪允協費對曰公將執法辦耶抑公侯萬代辦耶撫軍曰汝試言二者之分吾將擇焉對曰若果闔城背叛固應屠戮然江邑事起倉卒皆貧民因饑覓食冀得升斗以餬口非敢叛也倘竟擬以屠戮恐非 聖天子愛養小民之意今幸首犯已就拘執某愚見不如照強盜聚衆行劫例將爲首擬以斬梟餘衆分別軍流似於情罪允當此萬代公侯辦也撫軍深然其言遂令費擬稿上斬一人流十餘人識者謂費以一言救萬人之命其後必有與者生子某由副貢仕至陝西潼商道孫開綬卽鶴汀中丞封翁累封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至光祿大夫振威將軍至今簪纓不絕

華亭戶書張明德奸巧善無文資緣爲漕胥旣得志益肆行無忌鄉民之良懦者都橫遭吞噬與人有睚眦怨輒中以危法以故其同儕皆側足事之弗敢與抗有早役陳大忠者性伉直獨勿爲之屈明德積不平思有以中傷之久之未得聞壬寅春漕事將竣明德以糧串數百石囑大忠赴鄉催收折色時每石折收洋銀五圓六角大忠旣行明德遂白官增其價至六圓三角及大忠回如前數收繳明德適曰是尙缺三百餘圓得無汝中飽耶大忠艷然曰我行時祇五圓六角城中驟增價我安得知與之忿爭而散明德竟以大忠侵蝕告官官拘大忠責令賠補大忠抗不承遂下獄坐侵用官銀遣

成河南大忠有屋數楹田十餘畝盡賣之爲安家及行資已
習券矣明德聞之往告買主曰大忠侵虧國帑其產應變價
償官爾敢私售犯產當與同罪買主懼厚賂之而請計焉明
德故爲躊躇曰價已付乎曰未也曰未付尙可挽爾速取契
及買價來我爲爾呈官大忠來索價令其赴庫請領則爾無
患矣買主從之盡以價與明德大忠之遣戍也已預報家產
盡絕聞之怨憤而已竟不敢領價是冬大忠赴戍寄其妻子
於外家號痛出城哀動行路當是時大忠身負奇冤千里赴
戍一家星散自問還鄉無日抱恨終身而明德徒以大忠禮
貌微嫌既入其罪復罄其資意氣驕橫自謂泰山磐石之安
更無有與之爲難者矣會豫河決口道阻遣戍者皆奉文還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本縣監俟水退再往大忠於癸卯二月十二日復反華亭監
未旬日而明德難作先是華邑兌丁費重民間折色遲緩漕
總先籌款墊給不足數則船先發而留丁以俟歷年遵辦無
少誤是年邑令劉公蒞任未久明德思有以挾制之預白官
新漕須俟需費清始能開不信則日喊運丁水手入署曉索
令怒以責明德明德因服生鴉片至門房意謂以覓死圖賴
令必將活我而別籌款以給運丁漕艘既開則官項可任意
侵蝕矣及與關者語關者見其鬚有生烟大駭白令令怒急
下明德獄未入獄門已昏瞶不能語凡服生鴉片者得凉水
卽解忌熱茶飲之立死大忠在獄聞明德將入喜極預儲熱
茶以俟見明德入迎謂之曰明德汝亦來此乎手捧茶勸之

明德昏亂中遽飲之飲竟卽撲地不移時死死後明德妻子
欲攜尸自監牆上出大忠與同監者不可曰必反我售產資
而與同監者千金乃可當明德在時恃其巧詐陵礫同類同
類咸疾之大忠之事人尤不平及其死也莫不稱快至是竟
無有爲之解者其子費千二百金尸始得出蓋距大忠之反
僅十日而明德死死後兩月大忠復赴戍瀕行以已及明德
先後獲罪下獄始末屬人敘其事而鑄之版徧送四方以示
報施之巧焉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某甲充撫院吏生平無惡不作倚勢舞文官民俱畏之如虎
省會有清節堂以養癯之無歸者甲夤緣爲董事數年後其
經費多入私橐堂中婦幾無以存活又窺某庵尼少艾多資
誘姦之遂娶爲繼室凡官吏有微言必多方逼索少不遂欲
卽中以危法每有被累隕命者惡孽萬端不堪枚舉有子二
人頗長者見父所爲不善恆規諫之甲怒俱分居於外嘉慶
癸酉春家遭回祿甲夫婦及一女與婢僕數人俱燼焉先是
其家有老僕婦年七十餘念佛好善常不義主人所爲一夕
於廳事見一人赤面緋袍如世所塑火神像大驚趨避之次
日以告主人且曰宜防火厄甲斥其妖妄驅之出別雇一婦
入門甫三日亦被焚死其家每夕內外門必下鎖火發後家
人請開門以求救甲恐乘勢擄搶堅不允及官至命兵役撲
門入入則僕婦妻女俱已焚死惟甲尙存兵役掖之出甲忽
念有要案全卷在內樓上若失罪當戍時內樓尙無恙復入

往取甫上樓風捲火直撲內室焚其梯吏號呼乞救眾環視無可下手未幾樓倒墮火中死次日檢之頭面四肢俱燼僅存中段儼如焦木報亦慘矣是火也僅焚某甲一家左右壁鄰均無恙其二子以分出均不及於難或曰其先世有隱德故報止其身云以上見坐花誌果

王藻潼川人為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餽豬蹄十瓣及歸誑之云送二十瓣藻怒酷掠其婢婢誣服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意必鬻獄而得姑以婢事試之刑威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切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因題壁曰枷鎖追求只為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為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即棄家學道後賜號

公門懲勸錄卷下

保合真人

明上元縣卓頭李中美存心仁恕好行方便嘗曰公門好修行與刑房某相好勸某曰本官親信你若不行方便是錯過了好機會朱歎曰我尚知交義似汝一字不識竟能道此我實心服二人遂聯為子女戚相勉行善後朱之子年二十歲進士李之孫年十八登鄉薦

黃鑄為試官閱某卷黜落夢一老嫗言其夫曾為刑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帝敕吾孫當預鄉薦今其卷已擲在案上矣早起卷果在案帛後一場看論策果佳因取充數及揭曉視之亦甚平平也

姚時可為獄吏有張邦昌之族弟某坐謀逆黨被逮與家屬

同入獄中張囑姚曰吾自分必死有藏金在某室中君往取之煩為密買毒藥俟命下即與家屬共引決以後事託君姚慰之曰朝廷仁政尙寬當為公探消息果不可免徐為此計未晚後張竟以不與謀獲免深感姚全活之恩以百金餽之拒不受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子皆有才名廷充一讓相繼登第廷昂一夔悉為名士

梵公宋時為邑卓隸邑令酷刑杖人見血流方止公用蔥貯血匿杖中杖易見血受杖者多得全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亦為感化梵公置卓隸不為修煉山中仙去何比千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每稟請邑令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為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

公門懲勸錄卷下

罕

為何父後家居時有老嫗來避雨於懷中出一菜凡九百餘葉謂比千日君家世有陰德又治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顯榮一如老嫗所言

張慶沐梁人為省司獄矜慎自持每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屬曰人至犯法甚屬可矜況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囚有受狂者為之緩詞請釋遇重囚就戮為之茹齋一月一日妻病已歿復甦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

嘉善縣支立之父為刑房有囚無辜陷重辟支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妻曰支公美意謂日延至家汝以身事之彼或有意

則我可生也妻泣而從命及至家妻自出勸酒具告夫意支堅卻之終爲盡力保全因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尙未有子吾有弱女願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聘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立子高孫祿皆貢爲博學祿生大倫登第

徐熙爲成都吏運使李之繩專掩蔽積至千萬熙代效勤勞歷久不倦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述見冥官曰上帝嘉李之繩德葬枯骨注籍顯宦徐熙襄力著勞與一子及第後李公三任御史中丞熙子果及第

豫章大荒新建縣一鄉民甚窘止存一水桶賣銀三分乃以二分買米一分買砒將與妻子共一飽而死晚炊方熟會縣

公門懲勸錄卷下

聖

差至門索丁錢饑求一飯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差悉傾其飯而埋之曰爾何遽至此吾家尙有五斗穀可取來以延數日民感其意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官銀誤置其中他教我死我安忍害之持金送還差曰吾亦貧人安得此銀殆天以賜汝彼此固讓乃各分其半兩家由此致富

楊旬爲夔州府吏子椿年二十四大魁天下太守命旬解職旬曰念旬爲書吏四十年家無餘資惟留下三箇槩囊乞取來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十餘文中錢第三箇有萬餘小錢太守問故曰旬論獄囚遇有入輕爲重者從死罪請改流罪即投一大錢從流罪請改杖罪即投一

中樣錢從杖罪改放便投一小錢今日旬身中天下都魁皆此槩囊所積也安敢舍公門而自放逸哉

餘杭蔣嘉家貧爲郡吏藉以養親事祖母繼母至孝人以冤苦投無不解救成化二年一夕暴卒至廣庭中見主者呼曰汝壽當終念汝事親純孝篤性怨至况復公門積德許回生增壽三紀夫公門案牘奉公守法勿以賂賄未得置而不行勿舞文弄法乘威嚇詐加意苛求勿圖報勿辭難勿始勤終怠耐心委曲成就而後止若力量不能亦要勤懇懇使寸心無愧蓋拯彼患難全彼身命救一命活一家不特一人所關實其祖宗父母相延之興廢也况鍾九載黃堂政治不顯徐晞財色不苟濟困扶危歷官二品楊旬減囚積德子奪大

公門懲勸錄卷下

聖

魁皆案牘中所爲得此顯榮特報則而效之福祿不爽嘉既魁以此言錄於廳事其後濟人益力由吏曹辦事得陶文襄之舉歷官憲副子儼登第儺鄉舉僖名儒嘉壽至百歲徐晞江陰人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具道夫意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脫免由佐貳起家歷官兵部郎中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動後主事歿晞爲棺殮送歸後以功陞兵部尚書子納孫世英皆爲顯宦商輅之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急救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

諸縣囚解府者必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次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來看訖命張黃羅傘送歸即輟也後三元及第

顧芳宏治初年為太倉吏典凡送迎官府停泊於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為盜所誣下獄芳令盜辨其冤遂得釋溶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歲女送芳為妾芳固卻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江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芳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芳偶坐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猶識其貌使婢問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乎顧曰然夫人跪而拜曰是吾恩主也吾受君子賜復賴某

公門懲勅錄卷下

望

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側室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於朝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遂授禮部主事生三子皆中高第享年百歲

陽自懲鄧縣人初為縣吏存心仁厚令好苛刻自懲常為寬解不使含冤日久令大信任家甚貧囚人無食者撤已食濟之令嘗怒咎一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何況於怒令為霽顏生子守陳吏部侍郎守陸吏部尚書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俱以名節至今科第不絕

黃巖王思敏為縣刑房有被盜誣者王心知其枉力言於令

獲釋後以三考為泰州判官歲大水巡方御史至敏具饑民冊求賑御史弗許敏抱冊投水御史急令人救之允所請後丁憂歸卜葬地見一處形勢甚美忽遇前被誣者曰此非王恩人乎何以至此告以謀地故即指其處曰此我家山也吾荷再生之恩豈惜此一塊土乎遂遷葬焉孫濟中進士官參政曾孫廷瞻官刑部尚書廷棟官翰林至今科第聯綿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之父作邑吏有應襲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無以報請以女為妾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指揮強之又曰使不得使不得後其子鄉薦赴會試途中有附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是科果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公門懲勅錄卷下

望

潘奎為府吏慈心濟人太守嚴厲胥吏無敢啟口有土豪強暴誣陷多人賄諸役煨煉人莫敢辨一日審錄退堂奎伏地為諸囚白冤並數土豪不法事甚詳守覆訊得實悉放諸囚捕豪下獄後奎於吏舍生子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念之曰有德者必昌後是潘奎家也潘果生子守月給粟周之其子即尚書恩也

廣東藩司書吏張娶以公過為藩司陳選所革後陳與太監韋春許奏春誣陳貪婪詔御史李行等訊之春意娶必恨選引以為證娶堅執不從拷掠終無異詞選病死娶為訟冤曰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革黜實臣自取韋春意臣必恨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春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

審訊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癯病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畢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如此臣擯黜罪人乘未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含屈而為聖朝累也書雖不報天下高其義凡胥吏於官府去任後不免視若路人其偶被責革者必摘其短而飛誣之小人隨時炎涼之態豈復有是非公論耶附錄此條為書吏之忘德念怨者勸

隋大業中有京兆獄卒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為戲樂後生一子墮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劉自然泰州人天祐中為吏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

公門懲勸錄卷下

望

欲之誘知感日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語其妻妻曰我以弱質託君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言訖剪之知感痛愍送於自然後竟不免成役尋歿於陣是歲自然亦死後黃家驢產一駒在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郡守召自然妻子識認其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即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片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以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亦慚恨而死唐有一吏貸軍吏吳宗嗣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此吏衣白來潛入殿中俄而馬生白駒問其家吏正以是日死也駒長賣之適合所欠之數

元符中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野閱四十日不歸三人妻訴於郡守守責尉尉詭曰有盜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伺久而不反是殆斃於賊乎願自往捕久之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二萬錢買之使詐為盜曰他日案成不過受責數十耳四人許諾遂縛詣縣送府黃司理治之獄成將擇日赴市黃念四人無凶狀詰得其實欲出之郡守不允強黃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有卓衣持票押縣吏一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死又數日攝令死尉亦死郡守旋中風死一日黃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上帝並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十九日始蒙許遲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遂洞泄血痢而死

公門懲勸錄卷下

望

陳貫為三司副使惡一胥狡猾欲逐之胥奉事彌謹歲餘並無壞事貫亦竟善待之貫偶宴客付錢令辦胥明日攜十歲女賣於東華門揚言曰陳副使請客所需十未付一今不得已賣此女也因密結邏者使聞於內貫以此罷官後胥惡死滅門

潤州一監征官與胥共盜官錢而藏之胥家約以官滿日分半以歸胥偽許之既去官不與一錢監征官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於揚州胥得全賄遂富告歸買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寒帷而入即生子甚慧長喜讀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其子復調官南下漸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雜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困無聊

亦死

廬陵法曹吏嘗劾一僧致死具獄上州時妻女在家忽見一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府中出謂其妻曰語爾夫毋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流汗視其門扇閉如故吏歸妻女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僧後旬日吏遇僧於途遂死

黃鑑蘇州人其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家產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為近侍蘇人咸曰父事刀筆而子若此有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木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聖

上怒曰不意鑑之奸乃至此急召鑑至擲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夷族

戴月湖南靖人為書手與同輩假印勾攝害人甚多後事發其同輩俱充軍月湖狡辨止問徒後死於驛中一子行衢少年能文後忽狂醉竊盜或告之官官初猶未信鄰里共證之乃死於獄無嗣婦與盜通流落街市為乞丐眾共指為業報云

施沛廬州人為營門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田主退為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沛死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既長漸斑駁不逾年生施沛二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親見之

秀州書吏陸某有囚當杖受勢家厚賄因誘官坐重法死囚魂常隨陸不去每陰雨囚鬼輒立於前陸曰汝且去我來不數月嘔血死

米信夫浙西人為縣吏柔狡便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咬其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謀逆案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承招念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承招遂與其妻及子女八人俱死於獄
永福縣吏薛某專攻嚇詐虛捏狀詞以此致富一日延道士鄭法林建醮鄭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室灰燼薛渡江溺死子以盜敗女為娼

公門懲勸錄卷下

聖

池州邵道為郡卓隸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拳毆之行杖則極力施刑斃杖下者不一後得異病手足容束偏體腫決如板痕糜爛痛不可言因自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僅餘骨存而後氣絕

青浦有一貧民賣得布銀二兩四錢中道遺失同路一金姓拾得金為縣差貧民苦求不還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為名將貧民毒毆貧民合家生計無出往城隍廟哭訴神前其夜金姓鄰人聞金家有鎖鍊聲明晨金不啟門開視則金已跪在牀下死矣銀猶在牀側

廣東小吏丁宗臣賦性刻薄遇貧則窘辱之遇急難則傾陷之生平所為無一善狀五子一孽一跛一瞎一癱一兩手

反背飲食需人親戚朋友見宗臣皆以爲不祥不與爲禮晚年罷職困悴乞丐而死

湖廣盛某爲縣刑吏素性險惡人號黑心欲造樓臺圖張姓地基密令大盜誣張張死於獄妻將地售盛樓成得一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如此吾卽張某也爾以無辜殺我圖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倒地七孔流血而死子費盡財產亦死

明張奉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之虐取民財官有其三已得其七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爲暴雨震死五臟如劍

公門懲勸錄卷下

完

刑吏吳遇爲司理朱若水所寵每民間利弊輒乘間言之凡理有不直者納賄於遇遇故作無心之言以達若水能使直者曲而曲者直後朱罷任遇更入爲臬掾臬司王公察其弊責懲下獄鄉里受其害者爭赴王公控告吳憂憤成疾一日病憤自嚼其舌及臨審時已不能言但唯唯承認而已遂杖殺之

何應元爲蘇州府吏生子名紳方四歲乳母自外家抱歸夜過凌家山忽見人馬燈火自北而來轉報曰何爺過此於是人馬燈火避途而去乳母歸述其事應元以其子必貴年十七忽雙瞽應元恨甚聞直塘道士能召神因請禱神附乩書曰汝子本應科第但汝作吏受人賄造款單陷人於獄天絕

爾嗣此子將生有德之家矣未幾紳死

富陽獄吏凌華有相者謂曰汝貴相非常當爲顯官切不可作孽然華秉性酷虐常於獄中陵虐罪人逼取財利並不以相士之言爲意數年來絕無改悔之心一夕夢至官衙主者命人擊換其骨醒尙痛楚華是年四十歲忽然手足酸麻少頃週身寒戰眷屬視之面容頓改華亦自知從前造惡多端今骨體已易悔無及矣臥病兩月方愈後見人人皆不識其面迨至年餘華所舊識皆目睹已徧傳奇已週仍渾身寒戰而死

華亭蠹吏陳某者貪財勒索嘗帶一便袋每事卽納其中既死其家人夢曰我已在湖州歇山寺爲大家人驚慘至寺問

公門懲勸錄卷下

幸

之犬聞家人至急避僧榻下意若羞愧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語犬曰陳相公你家人去矣卽搖尾而出腹下垂一物狀若便袋上下有皮條周而繫腹隱隱可辨

夏資深好爲人作狀藏機設弄牽連相結雖已兩悔而猶牽制之不得息後窮子無依怨家逐之行乞他境
順治九年江甯人劉某爲某衙門差役與其兄同往江北拘人拘到官審畢將本犯問罪收禁須十餘金可贖罪放歸本犯與劉差云吾尙有一女可賣汝可爲我一行劉卽過江與其妻商議妻頗有色劉欲姦之妻以夫之性命賴其扶持勉從之隨賣女得二十金盡付之爲贖罪使用之費劉持金歸與其兄瓜分不與本犯交納本犯之妻以爲銀交官夫可計

五八律律 9 2

1 1

日歸也候數日無音耗託一族人來探因爲本犯備言其故本犯一慟而死旬日劉差寒熱交攻自言某人在東嶽告我卽刻要審伏席哀號連稱該死又云以我慣說謊要鐵鈞鉤我舌頭須與舌頭伸出數寸一嚼粉碎血肉淋漓而死見公

門修
行錄

烏魯木齊筆帖式某言有廝養名巴拉者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斫一賊與之俱仆後某因事至孤穆第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

公門懲勸錄卷下

至

爲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爲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何往日昌吉問何事曰賚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預洩云

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奸賊敗露使無可蹤迹追捕也姚安公嘗見房師石門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後再見於高渚合梁公潤堂家則自稱河南李定梁公頗倚任之臨啟程時此人忽得異疾乃託姚安公暫留於家約痊時續往其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以漸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靈篋有小冊作蠅頭字記所閱凡十七官

每官皆疏其陰事詳載其時某地某人與聞某人旁睹以及往來書札讞斷案牘無一不備錄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盜之竊逃留一函於几上官竟弗敢追也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霍丈易書曰此輩依人門戶本爲舞弊而來譬彼養鷹斷不能責以食穀在主人善駕馭耳如喜其便捷委以耳目腹心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責吾責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猶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絕無陰事之可書雖此人日日橐筆亦何能爲哉

公門懲勸錄卷下

至

宋人詠蟹詩曰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借寓朱勳之貪婪必敗也然他物供庖廚一死焉而已惟蟹則生投釜甑徐受烹煮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數刻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業深重不墮是中相傳趙公宏變官直隸巡撫時一夜夢家中已死僮僕媼婢數十人環跪階下皆叩額乞命曰奴輩生受養之恩而互結朋黨蒙蔽主人久而枝蔓壘纏根柢深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卽稍有敗露亦衆口一音巧爲解結使心知之而無如何又久而陰相掣肘使不如衆人之意則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惡墮入水族使世世罹湯鑊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卽奴輩後身乞見赦宥公故仁慈天曙以夢告司庖飭舉蟹投水且爲禮懺作功德時霜螯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選膏腴奴輩皆竊笑曰老翁狡獪造此語怖人耶吾輩豈受汝給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沒

其功德錢而以佛事已畢告趙公竟終不知也此輩作奸固其常態要亦此數十億僕婢媼者留此銅習適以自戕請君入甕此之謂歟

蔡季實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季實頗喜之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殮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妻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婦悔恨莫解亦遂併命然嫗昏夜之中窗外竊聽僅粗聞祝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為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即如昨日四鼓詣圓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之復不返更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僱倩則日風雨將來非五千錢人不往主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季實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為解事人也

公門懲勸錄卷下

吳興某大中丞之先世有為郡刑杖手者雖賤役而居心忠厚以濟人利物為念常謂同儕曰公門裏面好修行吾輩在公門中不為善便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以是凡遇鄉民之訟者多為調解勸息其貧而理直者尤力護之每夕輒以刑杖置便桶中以小便可以去瘀生新浸久雖杖至血肉狼藉不致糜爛時有鄧太守者嚴酷杖人不見血不止用是全活甚眾同儕化之亦多戢其資辰翁自了夫其名幼即敏悟好讀

嘗自塾中歸誤衝太守道為前驅所執太守見其幼呵而釋之歸即發憤曰安見吾他日不為太守耶翁笑曰兒癡矣我為隸爾能應試為太守耶子雖不敢辯然讀益勤及長文名藉甚郡紳多愛重之翁又素長者平日極敬禮斯文以故三學諸生非但無與為難且爭促翁令其子赴試翁不得已從之一試即補弟子員後由甲榜仕至郡守數傳即大中丞及其弟方伯至今簪纓不絕稱世族焉

乾隆間江南沈雨峯充當長隨素性仁慈嘗於府州縣衙門司閹於應得出息之外不敢受私賄遇案件細心察訪得其實暗稟主人因而官長判事有神明之稱且勸官勿濫押人犯並出示嚴禁婦女錮婢唆訟私宰及有壞風俗人心等事勸卑役不得用很刑開時將眼前報應勸戒同事及諸差人等遇寒暑體恤禁囚凡方便事無不力行至六十八歲接長子放學院信方回里共四子二子皆顯官壽至九十三

公門懲勸錄卷下

浙江衢州吳某小有才嘉慶間入闈於各縣衙門司閹遇事則勸官受賄顛倒曲直彼則從中取利因而致富道光二年患癱症起坐需人妻與人通席捲家資而逃因此病愈重未數月凍餓而死

山東周小梅隨龍溪令派司班館凡犯人入館則勒索財物用緊小手鑰鎖於低溼之處夜則以長繩吊立令其不能坐臥後聞母訃回里行至山東界為盜所殺

周次立邑侯以勳宰丹徒時曾言鎮江某坊里甲昨報客寓

一人猝死以無親屬當詣驗見其人斜倚倚上一手猶執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斃有一隨伴小僮言昨日到此向在某官處爲長隨以事逐出云當往京師提督府具控毫無疾病方坐椅上吸烟忽若有所見自呼曰我該死立時氣絕問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驗其身實係中惡死無他故檢其篋忽得一控狀稿底又一冊羅列主人陰事多款余念此冊不可留是將與大獄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冊中多款虛實不可知然此輩陰刺主人劣跡以爲挾制之具挾制不得則反噬傾陷且將羅織多人喪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陰靈未泯而爲是歟余謂次立此舉必有善報後十餘年余官吳門聞人言次立已

公門懲勸錄卷下

五

爲丹徒城隍確有所據或曰得自張真人語殆不誣矣
輿夫張林武清人御大車爲業嘗由王家營載一舉子應禮部試一僕坐於車前將至臨城驛冒雨前行忽風雷暴至攝其僕擲於數十步外拔舉子一靴擲於車旁張林亦昏撲於數武之外少頃呼臂痛甚劇舉子下視之見其褲破裂左臂割去肉一條血淋漓不辨深淺其僕終不醒趨視則仰天而臥已剜心而死矣舉子爲之買棺復延醫治張林瘡愈而後行張林歸自是不敢出門有知其事者問之則解衣而示其股傷處長五寸餘深將及寸居然如溝洫焉姚伯昂先生曰此僕蓋罪大惡極故受此重罰張林之夷於左股殆亦有隱惡焉薄乎云爾雷公未必牽連無辜也

明醫周月窗有僕名德染病周診其脈將死因多與金遣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有賣妻償官債者哭甚哀問之答曰我俟妻去亦投水死德惻然即以所贈金與之空手歸家久而不死復返見周醫周驚曰汝尙在耶再診其脈平和有壽問其故德言前事周曰汝陰德動天五臟立變吾術不能知也錢益者某人僕也其主以謀鄰田不遂乃用陰謀取稗數斗令錢種其中錢思彼家一年耕力何忍誤之欲不種又恐主責心生一計將稗蒸熟種之主入往觀屬實遂無語既而稗不生主人怪之而莫知其故後錢生一子名美中進士主人之子忽發狂言曰三十年前蒸稗事天賜錢以貴子其主當絕言畢死

公門懲勸錄卷下

五

順治癸卯秋七月進士盧鉉任蘇松常鎮督糧道參政會有屬邑解到餉銀二百四十餘兩緡偶臥病未及歸帑付該管漕糧掾張瑞昌暫存筭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啟橐視之已蕩然失所在矣驚詢守宅人咸謂曾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臥於戶側者曹僕陳美也隨發捕員訊究之拷掠備至竟夕未得情次日又窮詰至再終不得張掾訴之於城隍又訴之於南莊五仙十七日五仙忽附乩突入署迴迴環繞視之竟無言而出少頃同房掾曹璘者正冠伏枕忽厲聲疾呼曰喚張瑞昌來衆往視之乃五仙語也昌至卽與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璘實不知也賢於初十日丑時盜銀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置諸大門扉檉適璘父出

賢倉皇卻走時有菜傭吳茂歇涼戶外竊窺乘間入挈以歸詎意非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幼孩亦以痘瘍而吳茂且患疫相繼以歿矣總以取不義之財故死亡相踵也其五十兩一封又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牀底可令曹璘押陸賢歸速取之眾鬨然欲將陸賢究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喫飯且不知饑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我因此事難明來一剖判也可打轎去多拜上大參公言畢曹乃睡少間復作土語者云吾姓沈本縣人乃城隍西班頃南莊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查此銀已換桑皮紙包亟往取之不可遲今我弟兄們雖做城隍卓隸所好亦不過杯中而已曹遂甦茫然不知所以眾述以告曹心竊不平乃挑燈作場亦欲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訴之於神仍疑眾為有意相詆也次早起欲謁廟後方領賢歸取銀以白誣罔忽又伏枕呼曰吾乃城隍也為昨事往拜南莊道經此見曹璘方臥榻借他來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無辭曹璘並不知也即吳勤陳美卻是一段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了髮而陳美乃廝役也毛家將銀十三兩三錢置之桌上下廝盜去害了髮逼打至十九歲了髮身死因孽重一世變豬二世變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陳美孽輕今所受不過吊打吳勤孽重倍受極刑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兩今不應失去銀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追賄則冤冤相報無已時矣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從此

各消怨恨可也又喚孫瑞陳天霖說你眾人前有稟單昨晚差阜隸沈卿來此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璘速取單來果於箱中取出兩據訴稱口述南莊之言並無冤他言語隨令判官取筆消此一椿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並兒女某某與他何干都寫在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之牀下上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竊去三兩止存八十七兩可速歸取之遲之又散矣總是因果中人幽冥之中纖毫不爽陸賢自有報應今不必計較也至大參公乃忠直好官祇因憂鬱致有此恙亦虧他平素持齋從今亦漸霍然矣又囑付眾掾在公門中正好行方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的事害了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有孫椽

公門懲勸錄卷下

三

因喪子請神問天死係何業緣後尙可得子否神告之云死的那裏是你兒子乃是僧人轉劫耳你前生為娼妓勾引此僧姦宿耗其資財故有此報凡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不難只是這點不壞便有了言畢而去眾許酬謝神云我乃一縣之主豈磨磨為飲食之故因見你等至誠來此說一明白耳我今回縣矣曹乃醒眾皆驚愕璘次日即歸從牀下索之果於瓦下得二封先開視俱是望塊曹益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忽見有紅衣人語云但將去見盧老爺自然明白持至署啟封視之銀也較兌果八十七兩事載大參公四照堂集彰彰可考丙午九月大參公於維揚舟次曾面述之且言五仙之入署也余時因臥病

扁中門五仙云我與大參公品級平等須開中門豈可從角門進遂啟中門而入至縣城隍神則竟未啟中門得無卽由角門而入耶

錦衣千戶仲某早亡遺妻吳氏子珍哥產業頗豐時流寇將到民俱逃散氏與僕王安戚甯議至城外暫住有黃金千兩命二僕各帶五百路中甯向安云世界荒亂隨此孤寡有何好處我二人所帶頗可過活何不捨之而去安正色相拒甯以戲語解之莊鄰有獵戶張升子張一兇悍異常素與甯厚共約行劫是夜父子各執兵刃劈門而進甯大呼有賊氏驚慌攜子出後門逃避甯拋磚擲破珍哥首將千金及衣飾席捲而去次日甯卽辭氏帶妻往張宅同住議各帶三百金至

公門懲勸錄卷下

妾

臨清販布存四百金在張處另分擇日動身至東昌府曠野過松林張欲暫歇坐未片刻甯忽見張一執棒而來未及開口棒已劈下頭顱碎矣張升復拔佩刀刺去登時氣絕父子取其金行未數里遇人馬蜂擁而來乃賊也父子跪路傍賊首喝搜其身各得三百金問從何處得來答曰乃按院謀陞者賊首攜而去父子依然空手自歎命窮又轉念曰家中尚有四百金與一切細軟猶不失爲小富翁回家哄甯妻曰汝夫帶金先赴臨清我回家料理數日隨後趕去妻大疑夜間聞張屋有砍地聲穴隙窺之見張父子方掘土埋金張妻曰此內尚有戚甯二百兩何故並埋張笑曰渠被殺登鬼錄矣甯妻至天明赴縣首告縣令裘明起獲贓物封存內衙張之

所埋妻盡有之猶貪心不足思孤兒寡婦可以勢相陵逼遂以諱盜不報拘吳氏珍哥王安到案一樛一夾珍哥年幼難以加刑責手心百十著人關說須千金方釋氏折獻五百兩始招保時兵荒之後著大戶助餉上司聞有此案檄取黃金入官查對甯妻首狀尙少金六百兩復考原盜張父子自知必死因屢受裘重刑一口咬定千金俱裘得去裘有口難分斃獄中張父子駢斬於市

張和爲差役心惡毒綽號張獻忠謂其殺人無厭儼如流賊也常坐酒肆茶館聽旁人說話以小摺記之生端詐害若不遂意或囑盜誣扳或命案牽累不破其家不止有一寡婦與幼女度日和百計謀姦強娶爲妾並淫其女又疑婦有外情

公門懲勸錄卷下

空

擄縛四肢用麩杖通其私立死復賣其女爲娼一富戶家臨溪畔適上流有屍浮下和冒認屍親誣指富戶謀殺監禁獄中詐銀數百兩賄囑禁卒斃富戶於獄其子赴上控告和囑盜於山僻無人之處將其子推落崖岸而死致富戶一門俱絕一幼尼頗有姿色和夜夜借宿強姦之尼不能拒焚香誦佛自縊師畏勢不敢報官一某典史與和相交甚厚每有詞狀和俱代爲說合過付錢物均分某任滿積有千金挈家回籍和率無賴假云遠送至中途搶奪一空某因平時往來俱有筆據且微員不應有千金不敢聲張負屈投河妻孥流落一古寺有銅觀音和詭云請歸供養截爲數段賣銀入己一日和誕辰親友畢集正飲酒間和忽擲盃瞋目大呼日冤對

來矣暈絕於地稍時作寡婦聲曰你強佔我母女又將我慘
殺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躍起取廚刀自割其勢又作富戶
父子聲曰爾謀我家財又傷我命理該抵命和應曰該抵用
刀割其耳挖其兩目又作幼尼之聲曰我出家修行被爾強
姦自縊我奉觀音菩薩法旨要爾抵命和連聲曰該抵用刀
截其鼻斷其左手五指又作典史聲曰我與爾相交只說爾
是好人誰知爾包藏不良之心害我身死家亡今日相逢叫
爾一一現報和自用刀先剝四肢次屠腸次刎斷其首拋擲
零落慘過碎副而死未一年家被火焚妻女不能自存報亦
極矣

育德堂外制

育德堂外制

敬鄉樓叢書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宋史本傳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華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真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且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賈民困將難正揀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

育德堂外制

傳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傳率作率為始元始元始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願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權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

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時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與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贖

育德堂外制

傳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學糶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陸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惑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

既開諸路權鋒鏘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選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既誅餘黨尙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選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閭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冑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卽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闈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綱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值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舜除知臨安府舜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舜以媮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藉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舜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

育德堂外制

傳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貧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枵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尙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屋隕于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述作

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闡沛然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育德堂外制

傳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育德堂外制目錄

卷第一

| | |
|------------|------------|
| 宇文紹節侍讀京湖宣撫 | 畢再遇兼知揚州 |
| 吳摠落寶謨閣直學士 | 譚良顯降朝散郎 |
| 董安仁父贈官 | 辛棄疾叙朝請大夫 |
| 王鉞知金州 | 許及之復銀青光祿大夫 |
| 王大節叙武節郎 | 希抵換右千牛衛將軍 |
| 陳邕降朝奉郎 | 黃瓌周章降官 |
| 程松澧州安置 | 趙師舜降太中大夫 |
| 董仲永贈節度使 | 顯忠襄忠廟封公 |
| 廣德廣惠廟加封 | 襄陽惠澤等廟加封 |
| 百歲補官封號 | 史才復龍圖閣學士 |
| 育德堂外制 | 敬鄉樓叢書 |
| 丘審落端明殿學士 | 薛叔似落端明殿學士 |
| 陳謙落寶謨閣待制 | 楊文昌授團練使 |
| 劉元鼎兼知光州 | 李源封通應真人 |
| 吳摠責團練副使 | 常崇贈武翼大夫 |
| 沔州信惠廟加封 | 方信儒授奉議郎 |
| 李郁授團練使 | 楊谷授文州刺史 |
| 范仲王知夔州 | 吳瑄節度使致仕 |
| 多慶贈開府 | 妻蔡氏封郡夫人 |
| 程煥降迪功郎 | 晉興授右千牛衛將軍 |
| 薛九齡授武德郎 | 吳摠復官致仕 |
| 不壘贈開府 | 吳思忠贈節度使 |
| 趙淳江淮制置使 | 葉崇開門舍人 |

辛棄疾叙朝議大夫

吳瑄贈太尉

項安世落直龍圖閣

黎炳龍叔漢林之望熊武閣門舍人

不慮西外知宗

任埈金州副都統

李好義贈節度使

陸峻授太中大夫

陳邕降朝奉郎

王柁授朝奉郎

李郁建康都統知廬州

田琳觀察使致仕

陳邦傑敘武節大夫

葉籟叙朝散郎

趙善宣叙朝請大夫

朱不棄降迪功郎

劉百朋授武德郎

許俊父贈官

母王氏封太孺人

董安禮知光州

郭揚夏允言授遙刺

韓仙肖毛居禮裴伸授官

育德堂外制

目錄

卷第二

| | |
|-------------|------------|
| 王居安兼侍講 | 夏震觀察使 |
| 項安世降奉議郎 | 趙善恭司農卿 |
| 趙夢極權吏部侍郎 | 梁季琚試吏部侍郎 |
| 戴溪國子祭酒 | 雷孝友御史中丞 |
| 葉時試右諫議大夫 | 趙彥逾侍讀 |
| 王居安起居郎崇政殿說書 | 錢仲彪軍器監 |
| 邵康太常少卿 | 樓鑰翰林學士 |
| 俞亨宗提點坑冶 | 趙善堅權戶部尚書 |
| 林大中吏部尚書 | 陳希點檢正曾從龍左司 |
| 陳希點軍器監 | 劉彌正淮東提舉 |
| 陳舜申林至正字 | |

李師尹知閤門事 李珏知紹興府

張震考功郎中

黃景說再任張斗南廣西運判

楊大雅封承奉郎 丘岳江淮制置大使

游仲鴻夔路提刑范子長潼川提刑

楊震仲直開致仕 吳獵四川制置使

畢再遇授觀察使 曾漸權工部侍郎

許奔起居郎 陳希點起居舍人

孫昭先浙東提刑李洪江西提刑

呂祖儉贈直秘閣 沈誥試刑部侍郎

趙夢極給事中

曹莊太常丞邵朴國子監丞

育德堂外制

目錄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趙彥櫛戶部郎中 潘涓太學博士

范之柔國子監簿 許沆太常博士

余崇龜檢詳 梁文恭軍器監簿

薛極大理正 林淳厚授朝散郎

葉適授朝議大夫 常楮宗正丞

彭州威祐廟加封 武舜忠授遙團

莫子純叙中大夫 馮拱贈武經大夫

藍師古授左武大夫 鄭擢降奉議郎

扈卞追復奉議郎 潘師高授承宣使

譚良顯叙朝奉大夫 王處久降武翼郎

自重授率府副率 朱士挺降奉議郎

曾麗降修職郎 陳唐卿授武翼郎

卷第三

衛涇叅知政事 雷孝友叅知政事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 林大中僉書樞密院

樓鑰試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

倪思權兵部尙書 章良能試禮部侍郎

史彌堅權兵部侍郎 衛涇封贈三代及妻

黃疇若殿中侍御史 余崇龜監察御史

宇文紹節授太中大夫 何異授中大夫

楊石觀察使知閤 楊谷觀察使

趙善宣知臨安府 張榮贈遙郡團練使

婁機守吏部侍郎 趙希樸江西提刑

鄒應龍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

育德堂外制

目錄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范仲壬知江陵府 劉甲授寶謨閣直學士

馮從順授四字夫人 楊從慧授二字夫人

衛從正授國夫人 何寅寅授郡夫人名從謹

陳咸授朝請大夫 辛棄疾待制致仕

趙希樸江西運判 余崇龜授朝請大夫

劉渠授朝奉大夫 趙師舜知鎮江府

李洪淮西總領 衛涇封贈三代及妻

譙令憲宗正少卿 宇文紹彭大理少卿

王蓮贈通奉大夫 曾卓降朝請郎

李謙授武略大夫 范仲壬授武德郎

陳煥授武節郎 盧濤父母初封

陳浚授保義郎 顧根降宣義郎

孟猷降朝散郎

李春等授官

陳澤等轉官

鞏斌授修武郎

卷第四

趙汝愚復觀文殿大學士

程驥贈通議大夫

王椿太府寺丞

薛極刑部員外郎

沈紡大理正鮑華大理丞

李孟傳福建提刑

程準知寧國府

李好義贈檢校少保

干震贈承務郎

曾炎知婺州

鄒應龍母封太恭人

周虎授文州刺史

史彌遠母封國太夫人

雷孝友封贈三代及妻

黃度太常少卿

汪達秘書少監

徐邦憲吏部員外郎

育德堂外制

目錄

五

敬鄉樓畫書 第二輯

劉允濟太常簿管湛大理簿

李孟傳江東提刑程華福建提刑

立太子文武臣封父母

趙彥逾授觀文殿學士

林仲虎知安慶府

王容父加封

王益之國博留元剛太博

鄭昉國子錄

史彌堅知潭州

沈詵授太中大夫

曾漸贈中奉大夫

吳獵授朝請大夫

孟導知嚴州

呂昭遠知常德府

劉焯復集英殿修撰

眉州襄忠廟加封

丘壽篤籍田令

徐邦憲司封員外郎

李探吏部郎中

陳剛大理司直

張興祖武學諭

求揚祖司農寺簿

陳自強韶州安置

徐邦憲叙承議郎

曹叔遠鄭昉太學博士

林瑒國子正李琪國子錄

傅伯成太府卿

趙師壽復通奉大夫

林拱辰浙西提舉

岳建等贈官

趙彥珙降朝奉大夫

常楮宗正丞

陳革授左武大夫

朱欽則降朝散大夫

趙彥衛湯巖起降官

耿良祐降從事郎

翟楫授保義郎

楊沆授修武郎

田祖周授武德郎

卷第五

趙彥逾授太中大夫

樓鑰授正議大夫

宇文紹節授通議大夫

倪思授太中大夫

育德堂外制

目錄

六

敬鄉樓畫書 第二輯

章良能授朝散大夫

葉時授朝散大夫

黃疇若授朝散郎

許弈授奉議郎

陳希點授中奉大夫

王椿授朝請大夫

張大猷湖南提舉

陳耆壽戶部員外郎

劉穎龍圖閣待制

曹莊秘書丞

陳武太府寺簿

楊次山追贈三代及妻

任希夷知湖州

黎行之授宣教郎

曾喚刑部侍郎

李孝純開府致仕

劉崇之叙朝議大夫

葉翥贈少保

丁煜大理正留晉評事

皇子珣追封肅王

柯甲大理寺丞

黃中著作佐郎

劉元鼎授武節郎

葉贊江東提刑

吳漢英太常丞邵袞大宗正丞

程璽軍器監簿

按本文題作監主簿

伯栩贈開府

黃景說知靜江府

楊濟潼川運判郭公燮提刑

張訢廣東運判廖德明提刑

朱皆工部郎中

毛甯將作監丞

張孝仲軍器監丞

王庭芝降奉議郎

袁桂授朝奉大夫

汪端中知宜州

趙夢極守給事中致仕

陳舜申校書郎

真德秀留元剛正字

史次秦改奉議郎

張宗濤循文林郎

馮端方等轉官

韓休等轉官

張宗允等轉官

按本文題允作尹

育德堂外制

目錄

七

敬懇樓叢書第二輯

周奔等轉官

劉紹祖授修職郎

趙善防直閣致仕

任公壽雍遜轉官

卜涇葉葵授修職郎

宇文紹節侍讀京湖宣撫

朕惟周宣中興之盛有若吉甫召虎之賢皆以近臣出總師旅厥有偉績播于聲詩君臣同休照映千載肆時法從往泣行臺昭示眷懷誕申渙渥具官某家傳忠孝志在事功恩信孚于江淮聲望聞于蠻貊朕方登之常伯資以遠猷載瞻襄漢之閒莫重宣威之奇俾陪經幄以寵其行全付上流盡護諸將朕之所以望卿者蓋吉甫召虎之事也卿其熟慮安危審知緩急願念邦本推勞來安集之仁申飭邊防脩車馬器械之政以壯士氣以寢敵謀庶幾邊鄙肅清王國底定來歸燕喜之祉稽首對揚之休朕將與卿同之願不遑歟尚既乃心以副倚屬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畢再遇兼知揚州

朕若稽列聖經理二邊簡求將帥之臣兼領侯藩之寄專其事任責以立功今得其人可任茲選具官某朴忠許國勇略濟時比提師干獨當一面士卒樂為致死敵人憚其威名屹然長城寬我北顧朕既疇爾勳伐付以闔外之事矣廣陵謀帥就以異之俾爾統率列城號令諸將激昂士氣以恢遠圖蓋中興韓張之功夫以望爾爾其懋哉嗣有殊渥

吳摠落寶謨閣直學士

晉存趙衰之後傳者以為美談漢族霍光之家君子蓋有餘憾眷時吳氏功在西陲雖逆曦猖狂自取夷滅而奔世勳伐未可弭忘質之僉言宥其近屬具官某比由法從往洩藩屬大憝之就誅瀝忱誠而引咎朕以其分雖叔姪意本異同曠方通外

境之謀陸梁隴蜀爾實佐元戎之任保扞江淮心素諒其無他罪固難於相及然而命義之重爾豈違安法令之常朕不敢廢奪班聯於內開徙名數於重湖爾其體國家之寬仁務全晚節教子孫以忠孝益勵後圖朕言惟公汝聽毋忽

譚良顯降朝散郎

朕嘉與俊茂共濟事功凡士之有猷有為者未嘗不覆護而保全之也爾論議慷慨志在驅馳簡自周行俾佐外闈而細行不謹見于臺評國有憲章朕弗敢廢勉圖來効以稱隆寬

董安仁父贈官

使相之崇國家所重乃眷爪牙之士式殫扞禦之勞追念其先

瀝誠有請肆茲從欲亦以示公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天稟英豪家傳忠勇久在戎伍屢書戰多施及後昆力能却敵而不自受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賞期於貶恩朕惟孝子顯親之思固無或已明主報功之典寧有攸拘爰疏寵於九原俾砥儀於三事尚其不泯服此哀榮

辛棄疾敘朝請大夫

推賢達能士之素志失舉連坐國之舊章法雖必行情或可亮具官某夙懷氣槩自許功名被器使於累朝歷蕃宣於數路更事既久閱人亦多胡決擇之未精以薦揚而自累爰因霑有浸敘前官觀過知仁朕豈追尤於既往惟善舉類卿其益謹於將來

王鉞知金州

朕簡求將帥之臣兼領侯藩之寄專其事任責以立功爾整我六師控于荆蜀令行卒伍氣懾夷蠻就畀虎符以臨千里惟恩威之兩得則軍民之相安勉爾庸庸嗣有殊渥

許及之復銀青光祿大夫

朕若稽列聖體貌大臣同寅協恭夙重弼諧之任記功忘過式昭眷注之懷錫以明綸孚于公聽具官某賦資英發抗志高明受知孝宗擢奇言責被遇又考簡在論思拜朕縉承兩分柄用甫書勞於鼎鼐胡引咎於田廬茲舉彝章悉還崇秩人惟求舊朕方遐想於令猷國耳忘家爾尙勉思於忠報

王大節敘武節郎

昔在漢武駕馭將臣蓋有黜爲編民旋復收用者朕方思得熊羆之士以圖駿功亦豈以一眚終棄人哉爾率我六師臨事逗撓身在謫籍曾未期年朕念爾之材載加甄敘廢置之際孰非至公服此寬恩力圖報効

希抵換右千牛衛將軍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三

敬鄉樓畫書 第二輯

朕惟成周之治始於親親三復常棣之詩未嘗不想見其美也爾崇王諸孫知自脩飾列之環衛以奉內朝體予立愛之恩思爾爲善之樂

陳邕降朝奉郎

朕愛惜人材待之以恕苟麗於罰者未嘗不審其輕重也爾有志事功遠將使指逆臣始禍勢猶可爲而輕去司存豈得無罪不遠而復蓋庶幾焉貶爾兩階弗奪其任朕所以愛爾之意也勉充素志以稱隆寬

黃瓌周章降官

審謀於倉卒之際蹈義於危難之中朕所以望士大夫也爾將指西州服勤已久逆臣始禍勢猶可爲而昧於事幾輕去官守揆之以義可無罪乎尙體隆寬毋忘補過

章以指

程松澧州安置

大臣之任征伐耻執過於棄師司寇之正典刑罪莫先於誤國有嚴成渙允協師言爾夙慕驅馳居懷慷慨謂其可用俾參宥密之聯期以立功式畀宣威之寄惟時共事久蓄異謀曾莫察於幾微徒激成其毀隙比反形之已見顧憂責之孰尸縱未能親督三軍力明大義豈不可率先諸郡勉思令圖胡僕僕以求生尙區區而苟利安受私遣奄取兵儲全汝一軀委予數路儻知退省寧不內慚朕以其嘗在邇聯姑從輕典屬既伸於天討益洞見於人情彼孰無報國之心汝獨徇謀身之計不忠至此清議謂何謫以散官昭示無窮之戒處諸內地猶爲至厚之恩

趙師昇降太中大夫

迺積酒倉詠於周雅古人蓋以是觀國焉苟有弗虔其可佚罰

育德堂外制

卷一

四

敬鄉樓畫書 第二輯

具官某選於公姓服在大僚朕方謹衆入之藏嚴繕脩之令而爾適任天府屬役非人曾未踰時遽聞墊圯豈朕所以望於爾者乎尙體隆寬毋忘退省

董仲永贈節度使

名器之崇國家所重眷言近侍久事先朝追錫徽章蓋循舊典具官某恪恭匪懈謙下自將親逢高廟之中興夙預內廷之器使備宣忠力浸服顯榮雖不見其人已歲時之浸遠而有勞于國豈贈卹之可忘爰疏將鉞之榮以賁泉扃之邃尙時精爽克對龍靈

顯忠褒忠廟封公題立魏勝

爾昔提孤旅堅守山陽力挫敵鋒不顧其死廟食茲土且八十年猶能顯其神靈助我將士以成却敵之勳死而不亡朕所嘉

歎乃即易名之舊載加封爵之新尙惠其民以相吾國勝改堅
子楚且八十年作驗四十年

廣德廣惠廟加封

朕對越百神以綏四海凡郡國之祀功利彰著者必崇其封爵厚其禮文某廟神廟食桐川歷歲彌久祠宇像設幾徧江南而四方之人奔走禱請無虛日也間因旱潦遣使致祈精誠所通其應如響朕惟寵嘉之爰錫命書載新美號惟神益昭其德以惠元元則朕之報神豈有已哉

襄陽惠澤等廟加封

古之出師是類是禱所以承神休也爾廟食于襄而能顯其靈異成將士却敵之勳爰錫命書申衍稱號尙其嘉享終惠一方

百歲補官封號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五 敬鄉樓叢書
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朕對越天地推老老之恩而爾壽過期頤鄉黨所敬婦人作流錫之一命式昭爾榮

史才復龍圖閣學士

朕昭示公道行之以寬故雖先朝任使之臣猶在清議擯排之域歷時既久甄敘不忘具官某際會休辰驟登近弼胡然一售逮此累年朕惟高廟之體貌大臣務全終始兩朝之寵綏故老靡間存亡矧辱被於霑恩宜稍從於牽復職崇遂闕賁及幽局尙其有知服此寬渥

丘審端明殿學士

朕選命儒臣晉參樞筦任安危之責既盡付於邊防審用捨之宜蓋旁咨於廷議具官某受材挺拔臨事疏通功名遠慕於古人閱閱獨先於諸老比由留輪就建行臺登諸丞弼之聯畀以

江淮之寄正資籌畫以暢威靈顧弛張呼吸之幾係得失屈伸之勢然而意在堅守而懦將或輕於退歸謀在約和而強敵反滋於侵掠雖聞克捷寧補創殘載閱封章每深引咎屬人言之洊至匪朕志之敢私惟仲淹貽元昊之書固嘗貶任而龐籍失河西之堡亦以奪官是知祖宗臨御之規實本春秋責備之義肆鑄近職猶領真祠以示至公以存眷意大勳未集朕方姑務於息民來効可期卿尙勿忘於報國

薛叔似落端明殿學士

朕恢宏遠之規講脩攘之政博求時望分總邊防隆其事權期以績効用舍之際夫何敢輕具官某受知先朝夙有令聞簡在禁從蔚爲老成宣威上流朕所注意俾砥礪於政路且申命於經唯以洩元戎以督諸將折衝樽俎蓋有賴焉而羽檄亟馳瘡痍浸見僚案或聞於不飭偏裨馴致於相圖畀祠館以歸休屬臺評之來上肆回成渥以示至公朕方念鴻烈之難成歎全材之鮮值究觀詩雅內愧周宣以卿素心追惟方召亦豈不爽然自失乎尙體至懷勉思後効

陳謙落寶謨閣待制

朕茂恢宏略注念上流乃建行臺並登時望用舍之際夫何敢輕具官某夙負材猷屢更器使比由將漕擢董軍儲驅馳具見於賢勞規畫每期於底績肆躋次對以貳元戎而受任累旬邊烽未弭采諸羣議改畀真祠復以臺評收還前渥至於財賦入出固有司存爰命計臣稽其實狀苟卿心之無愧則公論之自明尙體至懷勉思後効

楊文昌授團練使

朕惟立國之規世臣是重故於勳閥之裔苟有可稱則獎而進之如恐弗及具官某夙更任使恭靖自將易刺一州真之邇列服勤滋久以疾祈閑朕念爾祖之功藏存盟府而諸孫嚮用惟汝一人序進戎團豈曰例賞凡所爲寵綏爾者蓋以顯爾祖之世也尙據忠報勉振家聲

劉元鼎兼知光州

朕思得熊罷之士宣力於邊兼撫軍民脩明紀律使卒乘競勸里閭安妥以振國威以禦外患爾久洩戎伍材勇著聞禦侮准孺勞効浸見總屯營於滄浦分符竹於浮光合是二權夫豈輕畀尙體朕意勉圖爾庸

李源封通應真人

自昔隱居之士生不用於世而歿能垂祐于民者蓋時有之今育德堂外制 卷一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編

有司言爾惠及一方其應如響爰錫嘉號以發幽光尙宏爾休施于無斃

吳摠責團練副使

三代盛時罪不相及秦漢而下始有連坐之刑惟我祖宗積累深厚上用仁政下無異心雖或紊於民彝自不逃於天討比其行法猶務寬平具官某生長勳家以能自見更踐中外茂著勤勞適猶子之干誅集近臣而議罪朕仰稽邦典俯酌人情念其二父之功宜蒙十世之宥止鑪內職俾徙他邦而成命既行臺評未置黜畀散秩謫處零陵會吾討叛之臣明汝輸忠之素復從優假聽即便安操捨重輕一以公論朕豈容心於其間哉往服寬恩勉堅素履

常崇贈武翼大夫

武興之變西土震驚亦惟忠義之臣協心戮力迄行天討以靖一方爾遭變之初慷慨憤激飲恨以歿聞者傷之推汝之心儻未卽死豈不能身先士卒以殄凶渠乎追錫崇階以慰忠魄

沔州信惠廟加封

三綱五常之理貫于顯幽故凡僭叛之徒非特人所共怒而神亦得以誅絕之推本厥功其可忘報具某神廟食于沔惠及其民錫以王封閱歲滋久日者逆曦之變西土釋騷惟我忠臣激昂將士唱明大義以行天誅亦惟爾神去逆與順陰相默佑底于有成爰錫命書載衍嘉號惟神益顯威德以綏四方則朕之報神寧有已哉

方信孺授奉議郎

朕因敵求好申遣行人期于假兵以臻安靜汝往宣使指不避青德堂外制 卷一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編

其勞遷秩之恩豈嫌過厚勉訖爾事以對寵光

李郁授團練使

朕思得壯士以守四方蓋選擇之久矣而續用昭著不過數人比其還歸可無褻渥具官某爲國宿將獨當賊衝堅守一城屢騰捷奏氣懾邊境聲震淮瀆朕用嘉之召對便殿論議慷慨精神尙彊擢正戎團留眞環列豈特酬功於既往固將責効於方來益壯爾猷以稱朕意

楊谷授文州刺史

朕資戚畹之良典賓閣之事乃惟宮城宿衛之重亦以屬之既懋實勞懇辭共二肆茲從欲可後疏恩具官某性質通明儀度脩整出入禁闈周密自將疊組之華式昭眷任載披駟牘勉御雅懷賞從其優擢畀遙刺蓋聞先漢之盛竇長君少君不以富

貴驕人號稱長者惟汝伯仲並躋顯榮勉晞古人則朕以擇

范仲壬知夔州

朕念蜀道去朝廷遠多事之後謀帥為難肆求忠實之臣以重
蕃宣之寄爾名家之裔俯從右科儒雅自將抱負獨偉歷官中
外厥聞藹然比登環衛之聯往司權牧之事遭變倉卒守義不
渝有臣若斯朕所嘉與惟古夔子之國地控荆襄其為朕鎮撫
兵民輯寧封部使德意孚于遠服姦宄弭于未然少訖外庸以
須明陟

吳瑄節度使致仕

朕永懷憲聖協濟中興勳在宗祧親與三朝之揖遜澤施族姓
有開奕世之顯榮肆時猶子之良方任价藩之寄矜其抱疾許
以乞身具官某賦質溫柔處心樂易習見父兄之貴不以驕人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浸親州縣之勞庶幾更事自升華於留務俾宣化於甸畿資汝
慈祥布予德意胡遽愆於調適乃力丐於退休授鉞齋壇共侈
一門之盛垂車里第蔚為晚歲之光勉膏精神以綏福履

多慶贈開府

昔在裕陵篤友介弟親睦之典施于累朝蕃昌之休燕及五世
惟時叔父俄棄脩齡式示哀榮丕昭眷遇具官某謙以自牧寬
而有容屬近行尊靡徇驕盈之習身端行治夙推信厚之風方
躋廉按之華以壯藩維之勢胡然微疾竟歿元身錫以徽章儀
視三公之貴分之茅土爵登五等之先尙其有知服我休命

妻蔡氏封郡夫人

朕篤敘宗盟優崇近屬告終之際恩意有加寵綬之章先其內
助具官妻某氏作配君子敬戒無違宜其室家允有常度肆頒

茂渥疏以郡封雖夫唱婦隨志弗諧於偕老而母慈子孝社可
衍於將來符懋儀刑以綏壽考

程渙降迪功郎

爾職在捕盜而縱卒虐民其害甚於盜矣罷官削秩往省厥愆
善輿授右千牛衛將軍

熙寧以來追崇濮邸擇其尊屬世襲王封而又推恩子姓列之
環衛予以壯藩維之勢隆親睦之風爾謹恪自脩久更官使及
茲改授品秩浸高其堅樂善之誠稱予篤叙之意

薛九齡授武德郎

逆曦之變震于一方吾士大夫於去留之際難乎其審處也爾
分符偏郡意氣挺然撫集民夷期於討賊是可以無褒乎序進
二階以旌爾志少須最課求副簡求

育德堂外制 卷一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吳摠復官致仕

朕緬懷吳氏久捍西州兄弟協忠大小幾百餘戰子孫襲慶前
後蓋八十年乃惟逆曦自干大戮豈以一人之故忘其再世之
勞具官某身事四朝年踰七袞當紹興之際已夙與於驅馳及
乾道以來遂浸躋於華近籍其耆舊簡在論思俄凶慝之駭聞
引罪愆而歸死伊曦作孽於爾何尤顧未弭於人言姑少伸於
國法諒銜深耻遽屬沉痾載披謝事之章可後念功之義還其
職秩不離法從之班復乃邑封仍在通侯之籍往祗寬典尙行
脩齡

不壘贈開府

若昔裕陵追崇濮邸世推尊屬以續王封存則隆親睦之恩歿
則厚哀榮之典永懷宗老式舉邦彝具官某履行溫恭持心寬

厚夙更器使茂著勤勞身歷四朝及見中興之人物壽開九表
允爲同姓之典刑自膺繼襲之榮久藉藩維之重云胡一疾會
弗愆遺錫以徽章儀視三公之貴分以茅土爵登五等之先尚
其有知服我休命

吳思忠贈節度使

名器之崇國家所重眷言近侍久茂賢勞追賜徽章蓋循舊典
具官某靖共自飭巽順無違逮事高宗夙効走趨之力被遇文
考浸膺任使之隆肆朕繼臨察其忠謹俾晉司於內省仍峻極
于遙階及此告終可無疏渥錫之將鉞賁彼泉扃尙其有知來
對休寵

趙淳江淮制置使

疇邊閩之庸已峻躋於留務參殿巖之任爰寵畀於中權非得
育德堂外制 卷一 十一 敬鄉樓叢書

其人曷稱茲選具官某賦資偉特蘊智沉雄自分領於六師亦
既踰於十稔獨當一面上流賴以無虞堅守孤城狂敵爲之遠
遁策勳居最注意爲深朕思振國威務明師律肆特加於隆委
俾茂展於宏規內總千慮昭示倚毗之意外護諸將式觀撫御
之方藉而襄漢之威名增我江淮之聲勢惟忠勇可以作士氣
惟精明可以酌事幾其益勵於壯猷庶迄收於全勝

葉潔閩門舍人

自我孝宗垂意右科之士今四十餘年間而人物由此塗出者
多矣爾射策于廷褒爲舉首往洩戎事勞効浸聞賓閣之聯夫
豈輕畀養之閒暇以充爾材尙其懋哉嗣有簡擢

卒乘疾叙朝議大夫

侍從之臣朕所望以汲引人物共濟事功然人之難知或至於

失舉而其心可察也具官某材高一世名在累朝方乍去於論
思固尙深於簡注乃以微累未復前階甄滌之常朕亦何吝爾
其勉思報國益務進賢毋懲創於一人而自沮其推轂之志斯
朕之所以望爾者尙念之哉

吳瑄贈太尉

疏謝事之恩方寵加於將鉞舉節終之典復峻極於武階匪時
戚晚之良曷稱邦彝之重具官某早躋榮顯浸効忠勞服在班
聯每謙恭而自牧寄之民社亦寬靜而無苛顧旅力之未愆宜
何恙之不已遽披遺奏良軫至懷錫盾雕戈有煥節旄之舊金
印紫綬載頒綸綍之新尙其不亡欵此殊渥

項安世落直龍圖閣

朕博延人物略短取長獎予保全若恐弗及至於用捨之異則
育德堂外制 卷一 十二 敬鄉樓叢書

必有不得已者焉爾抗志不羣更事已熟比擢司於餽餉且兼
界於蕃宣力捍上流竟却狂敵有嘉勞効登之列卿均逸未幾
復寄邊圖而抗章引疾非朕所以望於爾者臺評繼至歷指爾
瑕朕固愛爾之材冀收其用則起家而中廢予職而遽奪亦豈
朕初志哉材之難全自昔所歎勉加充養朕不汝忘

黎炳龍叔漢林之望熊武閣門舍人

朕惟孝宗儲材賓閣期待之意視於登瀛故比多闕員久而未
補所以重其選也爾炳爾之望爾武閣蜀之秀發身右科爾叔
漢門地之優刻志儒業雖浸更於官使蓋未顯於猷爲明試以
言一朝並命朕之待爾等者厚矣各充爾素以稱所期

不感西外知宗

朕觀周詩至于麟趾竊有慕焉惟我祖宗本支蕃衍思俾振振

之美無愧於成周可無其人以訓迪之乎具官某性質坦平履
行謹恪列于朝請率禮無違分正外宗儀刑可象肆茲易地屬
任惟均夫以號令律人抑末也不令而從自脩其身始尙勉之
哉

任靖金州副都統

擇將之方惟材是取而資格不與焉材可以爲將矣其秩之卑
者或超進之所以降事任示優寵也爾夙負勇略志在驅馳泣
我戎行威愛兩得擢分邊圖以扞一方載稽舊章進階二等爾
其奮身報國收折衝禦侮之勳酬爾之官亦豈拘資級哉

李好義贈節度使

遣戎役以衛中國方資禦侮之材聽鼓鼙而思將臣忍閱告終
之問爰頒降渥以表殊勳具官某天賦英豪家傳恭順義不汗
育德堂外制 卷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十三

於僭逆思協濟於奇謀首唱三軍亟正鯨鯢之戮復全四郡悉
空蛇豕之羣忠節凜然威聲籍甚朕載加獎拔允賴驅馳乃參
制閫之權仍委專城之寄豈云微疾遽奪脩齡功在旂常固垂
芳於百世氣吞敵人諒遺憾於九原雖出節以追榮願築壇之
靡及尙時精爽監此哀榮

陸峻授太中大夫

朕寅紹不圖賴祖后保佑之德方隆至養期千萬年而遽隔慈
顏悲慕無極顧所以謹終送往者朕弗能盡親也爰選重臣分
典其任及茲竣事可後褒嘉具官某迪德有常宅心無競冠我
法從爲時老成命以相攸必誠必信兆域之吉協于著龜乃規
因山乃度甫養迄于復土神靈妥安伊爾思忱相予篤孝遷秩
之寵豈特旌勞蓋以示朕報親之誠無往而不稱也益殫猷告

式對眷知

陳邕降朝奉郎

節操隅廉有國之所甚重而學士大夫所當自砥厲也武興之
變州縣吏有棄義而從逆者爾持使者之節撻發無避朕方有
嘉焉而宣威之臣遽疏爾過伊爾素志夫豈其然而言之既聞
則不容無罰也抑古有訓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爾其念斯毋忘自警

王楠授朝奉郎

朕命大臣嚴守戰之備而亦不輕絕虜期以息民汝選于庶僚
往宣使指進秩二等以重其行式佇成言還對褒擢

李郁建康都統知廬州

朕惟列聖垂意邊防率以將臣兼領重鎮若延州之任馬知節
育德堂外制 卷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十四

秦州之任曹琮事權不分績用昭著成規具在可舉而行具官
某素抱朴忠每懷慷慨比以山陽之衆首當強敵之鋒信義既
孚士知効死威聲大振敵以遁逃肆疇爾庸庸擢昇闕寄總留都
之王旅剽澠水之郡符撫臨列城號令諸將倚任滋重報稱惟
艱爾其益厲壯圖俯先備全汝威愛協我軍民以弭窺伺之
謀以收還定之効庶幾休聞無愧昔人

田琳觀察使致仕

朕申嚴師律妙選將臣資許國之忠式隆委寄徇乞身之請可
後褒崇具官某識究孫吳志歸頗牧比擢司於王旅仍兼領於
帥藩恩信素孚卒伍皆効其死威聲遠振敵人獨避其鋒方自
竭於驅馳曷遽繁於疾閱勞戎馬超昇廉車安邊境立功名
想壯心之未艾專精神近醫藥尙遐社之可期

陳邦傑叙武節大夫

朕驅馳武士保扞邊陲賞罰之行主于平恕甯以功掩罪而不以罪廢功爾職在統戎臨陣避敵削官自效已曰寬恩今斬獲之多暴露之苦未足以贖爾罪也盡還故秩期以圖新毋忘省循庶幾報稱

葉甄叙朝散郎

中興以來邦賦之入于總司者居太半焉處其任者可不謹其事乎爾夙以材稱將指淮右而用度不節抵于謹何有過之恩甄叙以漸勉圖來效以稱隆寬

趙善宣叙朝請大夫

中興以來邦賦之入于總司者居太半焉處其任者可不謹其事乎爾選于宗盟將命全勤而弛慢詔令稽誤軍儲名在丹書育德堂外制

卷一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甄叙有漸尚思循省以答寬恩

朱不棄降迪功郎

朕選任侍臣宣威襄漢凡在幙府宜效忠勞爾操行有虧豈容佚罰尚祇寬典毋忘省循

劉百朋授武德郎

爾服勤賓閣亦既有年肆時爾能往洩戎伍增秩之寵厥有故常匪徒示恩勉思報稱

許俊父贈官

爾有子董戎力能挫敵第功宜賞自祈勉恩追賁九原尚其不泯

母王氏封太孺人

惟爾有子力挫敵鋒避賞不居歸榮于爾尚綏眉壽以對寵章

董安禮知光州

朕簡求將帥之臣兼領侯藩之寄專其事任責以立功爾分總王師往扞淮服浮光闕守就畀虎符勉圖爾庸嗣有殊渥

郭揚夏允言授遙刺

朕選虎賁之士以衛周廬掌之信臣有嚴職守三歲校比可無寵褒具官某生於后家克自謹飭訓齊什伍咸精其能懋賞之恩不以常比略其階序擢刺一州循是而上之可以世爾家矣服我休命益脩厥官

韓仙胄毛居禮裴仲授官

朕選虎賁之士以衛周廬掌之信臣有嚴職守三歲校比可無寵褒爾生長勳家克自謹飭訓齊什伍咸精其能序進一階以昭懋賞服我休命益脩厥官

育德堂外制

卷一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育德堂外制卷第一

育德堂外制卷第二

蔡幼學 行之

王居安兼侍講

禮所以辨上下定是非別嫌明微移風易俗其繫於天下國家至重也朕方作新治道一正權綱故樂與賢士大夫切磋究之爾剛毅之資高明之識勇退難進厥聲藹然登之諫垣咨以經誼卿其為朕明禮之原思所以止邪於未形者朕將虛已以聽舉而措之益據乃忠以稱朕志

夏震觀察使

朕念邊事之未甯欣將材之難得眷言裨佐夙衛周廬嘉乃賢勞錫之茂渥具官某赤心許國偉略過人名譽聞於朝廷恩信孚於士卒回翔滋久氣概凜然屬時中權往臨外閫方暫資於

育德堂外制

卷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攝事已備見於宣勤察其忠忱良可倚仗朕性熊罷之士保乂王家思見其人喜於得汝爰陟廉車之峻以增環列之華尙體隆知勉圖來効

項安世降奉議郎

朕茂建大中隱惡揚善凡有勞于國者不以人言而輕廢也爾往以材選經營上流而宣威之臣與中執法歷陳爾過朕疑於用舍之際蓋久而後決焉爾休于家而言者不置且謂爾縱下為虐豈朕所望於儒者哉尙體隆寬母忘自省

趙善恭司農卿

重內輕外自昔患之中興以來始以卿若郎出司餽餉蓋雖在外而視內為重焉至于近歲或就陟從班則其任又加重矣爾公姓之英奮于科日晚筮班列不耀其華再領帥垣材猷始見

阜通民食鎮撫上流朕固不輕於選任也甫及數月規畫粲然農扈之聯由貳而長去從班一閒耳勉圖績用以俟寵光

趙夢極權吏部侍郎

朕更化之初得人為重旁求俊彥不昭啓迪之規勸相國家式謹灼知之要肆登眾望以冠貳卿具官某休休有容謙謙自牧允矣中行之吉澹然難進之風載筆丹墀回翔最久執經朱邸裨益居多朕方一正紀綱聿新政理察卿篤厚稱我選掄爰擢任於銓曹且兼司於瑣闥屬正元良之位更資羽翼之忠樂只一賢錫之三命卿其盡獻納論思之實以輔朕躬明孝仁禮義之方以淑吾子克殫忱報永保令名

梁季琚試吏部侍郎

朕大開公道力杜倖門辨流品以任官夙分四選念吏胥之舞育德堂外制

卷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法孰甚三班肆擇通材誕敷成命具官某稟資寬厚蘊識融明奕世風流久隆物望平生抱負備見民庸晚入踐於周行逆擢司於六計屬嚴邊警方急兵儲獨懷百姓之困窮不徇一時之督責孚于朝論簡在朕心乃正位於貳卿俾升華於小宰付之銓綜期以論思典常作之師諒咸推於平允謀猷告爾后尙勉効於忠忱往體眷知勿忘報稱

戴溪國子祭酒

昔三代之學自王世子及國之俊選咸造焉蓋其教始於宮庭而達於四海王道之盛朕甚慕之雖古今殊時沿革異制欲存此意必待其人爾學極淵源行全精白貫多聞於至約勤小物以無遺講道成均範模一正執經資善開導有方肆時序遷實階大用爾其內輔吾子殫進善記過之忠外迪諸生究成德達

材之効雖古大司成之任何以過之勉述前修以符妙簡

雷孝友御史中丞

朕嘉賴蕭臣作新治道防微杜漸謹操威福之權明法直繩倚重紀綱之地肆精選任以肅觀瞻具官某誠照幾微志全剛毅黃鍾獨奏密回一氣之和砥柱中流力障百川之勢伊忠謀之協濟俾姦慝之不容望著措紳勳存宗社爰晉司於封駁每明辨於是非屬獨坐之虛員酌僉言而申命升之勸誦侍我燕閒其糾遛於官邪以維持於國論式迓和平之福益培長久之基進有德朝廷尊孰不想聞於風采難任人蠻夷服庶幾遠暢於威靈尙悉乃心以成朕志

葉時試右諫議大夫

御史三院之聯所以執憲奉法爭臣七人之選所以陳善責難

育德堂外制

卷二

三

敬鄉樓藏書 第二輯

惟親任之有加匪端良而孰畀具官某清姿照物美德潤身自摧贊於臺綱每力扶於國論有懷必吐拳拳辰告之忠獨立不隨凜凜歲寒之操始終一致中外具孚朕方斥遠朋邪招徠衆正乃眷簡知之素載觀風采之新惟朝廷之輕重在用人惟生靈之戚休在出令卿其無隱朕所樂聞小往大來適陽剛之浸長諫行言聽庶膏澤之下流勉及昌期茂摠宏蘊

趙彥逾侍讀

朕摠攬權綱講求政理達聰明目罪已正於四凶養老乞言禮首隆於九族眷時耆哲越在宗盟喜其還歸資以自近具官某望先百辟德著累朝夙高翼戴之勳未究經綸之業尹茲西土仁愛孚于民夷保彼東方信義行乎州里有嘉操守欽企典刑伊哀繡之重來想薦紳之胥俟威儀恂懷欣復見於清標議論

正平獨深明於大體逸之珍館侍我金華以重朝廷以崇屏翰噫元祐作新之始亟起韓維紹興更化之節延登張璪歷考皇家之盛選執如同姓之元臣益馨嘉猷永扶令緒

王居安起居郎崇政殿直學士

朕惟祖宗成憲諫史之官皆曰奉內執號為親近職守雖異禮貌實同今得其人迭居是選爾氣全剛大行迪中和抱愛君憂國之誠自好善嫉邪之志用登言責風采炳然乃惟史官適茲虛左顧親賢之無間雖易地以何嫌矧入侍螭頭出聯豹尾有所論奏許以直前而又密奉清閒講論經理古今治忽皆得指陳豈必諫官而後可盡言也勉輸忠盡以質緝熙

邵康太常少卿

儒者之道歷萬世而無弊者其惟禮乎昔我祖宗隆儒重禮基

育德堂外制

卷二

四

敬鄉樓藏書 第二輯

本深厚教化流行朕承而守之惟恐或廢思得雅望以任其官爾學貫古今識兼博約名實之茂諸儒所推蓋管羽儀近班駁駁大用而承流于外非所以煩爾也肆茲召見俾貳容臺朕方一正綱常載設秩叙凡先王制作之意列聖脩明之方資爾討論以裨治道茂摠所蘊朕將有觀焉

錢仲彪軍器監

士之謹守廉隅能世其美者朕所嘉與也爾風度蘊藉似其前人治郡有聲立朝無玷樞庭列屬士論謂宜願以引嫌於焉改命惟戎器之繕自有司存從容其間姑以養望異時禁從之選蓋由是而階升焉益懋家傳以需簡拔

俞亨宗提點坑冶

泉貨之司兼幹數路察舉之職雖視他使者少異而事任為重

矣非得其人胡可輕畀爾儒雅操尚聞于搢紳剖符南州政平
訟理而杜門再歲泊然無營朕方振拔滯淹惟材是用起家之
寵可獨後於汝乎往踐厥官與廢補弊適觀績效嗣有褒陞

樓鑰翰林學士

周尊尚父天下喜其來歸漢召申公君子惜其不用朕作新庶
政翁受羣材允懷簪筆之英可遂垂車之適起之東土處以北
門具官某勞在三朝望隆一代博聞強識蔚然華國之文特立
獨行卓爾過人之操恬退已成於高致經綸尙鬱於素懷屬當
更化之初彌切貪賢之念載惟作命孰重代言將使老癯扶杖
而往觀樂聞德意武夫揮涕而感激願赴功名資卿體要之辭
達我精微之蘊以崇國體以協人心皇極建而邦其昌伊敷言
之有屬播告修而民不變圖任之敢忘尚及斯時盡行所學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林大中吏部尚書

朕博求耆德協濟宏規念累朝長育之餘號爲多士考十載論
思之舊能復幾人雖高止足之風敢後招延之禮具官某質涵
粹美學造醇深陳善閉邪讜論聞于海宇砥節厲行清名重于
搢紳豈惟寵辱之不移抑亦行藏之無愧遺榮滋久養望彌崇
朕惟二老來歸周道始盛四皓不仕漢烈以卑爰採公言亟頒
溫詔旌以蒲輪之寵冠于荷橐之班道路有光朝廷增重斷斷
無他技朕方欽企於猷詢藹藹多吉人卿尙成思於勤相期予
于治惟乃之休

趙善堅權戶部尚書

制國用之入出周實命於宰臣酌財物之盈虛唐浸分於使領
惟元豐之定制任民部以責成匪得其人孰辦茲事具官某器

空樂錯智燭隱微三入承明久賴論思之益再爲京兆獨推彈
壓之方雖在浩穰居然容暇比晉躋於常伯尙因任於事官嘉
乃通材付之大計朕躬行儉約深虞邦賦之未贏專務拊摩每
歎民生之易匱矧方調發尤迫轉輸自非深究於源流何以力
培於根本資卿長算爲我審思推節用愛人之心達諸號令廣
輕徭薄賦之惠施及黎元誕保丕基以垂令聞

陳希點軍器監

朕博選賢能詳試中外其名實相稱物望所歸者固宜不待次
而舉也爾經明行修安恬不競詳刑固嶠仁譽流聞及茲召還
列之舊綴朕憮然有不足焉詩不云乎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朕方圖所以處爾者其敢忘哉

陳希點檢正曾從龍左司

育德堂外制

卷二

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朕既委任疑丞作新治道又選一時良士以爲之屬使相與從
容裨贊庶幾萬務無壅百工以熙爾希點詳練之材養德彌粹
爾從龍久大之器抗志不羣十論既孚民庸亦著願兵戎之事
寧足以屈爾乎往佐大臣少據素蘊益堅爾守以副朕知

陳舜申林至正字

朕樂得羣材處之册府曾不數月而給札于玉堂者三焉朕固
不敢一日忘天下士也爾舜申老成之彥氣志不衰爾至沉厚
之資詞華日進列于璧水多士宜之養望清塗自今以始懋充
器業以稱選掄

劉彌正淮東提舉

部使者朕所重也淮鹽之利國計是資視他路爲加重邊警之
餘姦弊易啓視他時又加重矣願可以輕付乎爾清白傳家忠

忱許國介然之守出于輩流朕察爾所存期以顯用姑畀使節以觀外庸推爾之材其效可日月計也朝方急士朕豈汝遺

李師尹知閩門事

衛小國也王孫賈治軍旅仲叔圍治賓客聖人有取焉朕今以一臣更任二事由外而內用究其材具官某生于將家早膺器使踐揚浸久陳力為多日者堅守一城獨捍強敵課其功伐於今諸將不多見也寵以來歸復置邇列典我上閭惟爾宜之夫軍國雖異容文武非殊致爾能處是二任而各適其宜則庶幾矣往祇官守以報隆知

李珪知紹興府

浙河之東越為都會今地望之重視漢馮翊扶風矣而公私未裕朕甚患之比者就選監司以任連帥蓋習知其利病休戚則育德堂外制卷二 七 敬鄉樓叢書

其政易達其民易孚也爾疏通之質幹敏之材服在周行蔚有休聞宣化夙勞於撫字詳刑式謹於平反爰升禹閣之華超界輔藩之寄爾其講求實政宣布寬恩緩征斂以安民情節用度以紓郡計佇觀最課亟下褒書

張震考功郎中

朕更化之始寤寐求材凡有別于朝而流落不偶者必審其望實進而用之爾謹厚飭躬儒雅飾吏周旋中外士論所推去國十年不求苟進肆加收召置之郎閣天用人聽言治道之要爾既為朕陳之矣養其所以用盡其所當言朕乃以望爾焉勉哉母忘

黃景說再任張斗南廣西運判

再任下疑

朕念二廣遠於王畿元元戚休惟使者是視非中朝之彥朕所

素知者孰與任其責乎爾景說寬厚之奇臨民不擾爾斗南剛介之操修已有常簡在班行習聞德意或疇庸而因任或選表而褒陞雖地有東西時有久近光華所被則無間然其勉布於寬恩以仰符於隆委

楊大雅封承奉郎

壽考安榮人子之所願於其親也朕載脩宗祀推老老之恩而爾年過九齡逮于祿養進之京秩服我寵光

丘崇江淮制置大使

朕歷考中興之烈有嚴制閭之權或優畀大名任靡兼於他路或盡付方面地不領於留都眷言有密之賢復寄保釐之重乃參前矩誣布明輪具官某一代偉人三朝宿望延登近弼親帥元戎為憲萬邦材允侔於吉甫決勝千里智豈下於子房獨懷育德堂外制卷二 八 敬鄉樓叢書

體國之忠首建弭兵之利行藏雖異中外具瞻朕正權臣蒙蔽之刑嘉元老久長之慮俾通班於書殿亟申命於麟符瞻彼江淮號為表裏列城某布當如臂指之相承諸將雲屯欲令首尾之相應非專統御曷究事功哉加使領之新期展規模之素惟敵情之未測抑民志之易搖方賴威名迄臻綏靖賦鴻鴈之安宅歌秋杜以勤歸噫伯益之與徂征陳班師振旅之義充國之圖方略進保勝安邊之謀卿惟無愧於古人朕亦有辭于永世游仲鴻夔路提刑范子長潼川提刑

朕博求蜀之秀士實諸周行又使歸試民庸達朕德意於庶獄之任尤重其選爾仲鴻爾子長皆以操履醞藉有譽于朝或已駕使軺於焉申命或方紆郡組寵以超除爾其體欽恤之仁篤哀矜之念使萬里之外舉無冤民方圖禱勞嗣有殊渥

楊震仲直關致仕

守節伏義之臣國家所賴以長久也逆曦之變士大夫或靡而從之至于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者四蜀之廣獨爾一人而已然而曦之被誅曾不旋踵豈非忠節之著衆所贊聞固有以興起人心扶持名教乎崇階華職賁于九原英魄凜然庶其來監

吳獵四川制置使

朕緬懷四蜀邈在一方假宣威之權固特嚴於屏翰隆制閩之任尤允賴於保釐乃轅近臣以綏遠俗具官某精忠許國偉略過人全付上流恩信孚於襄漢坐却強敵聲名震于關河擢與論思彌深眷倚適北陲之少定顧西土之多虞更藉仁賢往敷德意已下遄歸之詔樂聞入告之猷念行臺專總於邊防正資協濟而屬部久勞於兵事宜務綏懷伊職守之相須欲施爲之

育德堂外制

卷二

九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畢再遇授觀察使

朕脩明師律遴選將材疇其雋功畀以重任至于閱時滋久聲望日孚則又獎而進之超于常序具官某鷹揚之志輻湊之謀奮自偏裨効其忠赤堅守六合獨張吾軍江面帖然國威以振一時宿將未有能先之也不矜其勞益祇乃事恩意決于萬旅號令孚于列城陟之廉車公論惟允昔李牧爲趙將匈奴不敢近邊伊爾之材可任斯責勉圖成績以企古人

曾漸權工部侍郎

萃英髦于三館久資領袖之良分職守于六卿允藉羽儀之重有嘉偉德式契隆知具官某識造精微學原正大晁董公孫之對早擅修名莊騷太史之文固其餘事比由東觀晉攝西垣審觀消長之機力致忠邪之辨惟今多士如爾幾人願以引嫌于時改命轅我代言之選登諸宅事之官伊公道之日開適善人之類進庶殫遠慮共贊不圖宮室苑囿之不增方躬行於儉約期會簿書之至簡獨深賴於論思尙采乃言永臻于治

許奕起居郎

朕初嗣服親策多士于廷一時英材率在前列得人之盛朕甚嘉之曾未十年已收其用爾見聞博洽論書闡明秀出岷峨遂冠天下袖書東觀函負益深載筆右螭安詳不競朕又嘉爾德之日進也閱時浸久肆命序遷朕方審更化之宜思弭兵之利

育德堂外制

卷二

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豈無他士舉以屬卿尙殫厥忠以須大用

陳希點起居舍人

朕一新綱紀臻庶政之和肇建元良繫四海之望敷求重德之士游吾父子之間爾識度精深行義修潔粹若白圭之無玷歸然喬木之後彫三入脩門獨推宿望彌綸省闈班列浸高諸大夫國人以爲未稱其德也記言右陛勸講東宮非爾孰宜之安危治忽之原邪正是非之辨惟爾靜閱固所深知進以沃於朕心退以淑於吾子爾之任也尙其懋哉

孫昭先浙東提刑李洪江西提刑

浙河之東大江之右其士大夫疊疊然從事於文矣而其民迤利喜訟習俗未遷詳刑之司其責爲重爾昭先豈弟之美奏最近藩召寅郎聞藹然譽聞爾洪疏通之器夙著民庸簡在列卿

復勞于外兩路之奇分以畀之嚴毋過於苛寬毋流於弛達朕德意使民鄉方則予汝嘉過有褒擢

呂祖儉贈直祕閣

自昔忠節之臣盡言無諱其愛君憂國發於至誠一身存亡蓋不暇計微斯人也綱常孰與立哉爾國之世臣克濟其美在朕和載摧實周行屬時姦凶浸竊威福察微慮漸抗疏指陳可謂獨立而不回者矣朕虛已受人樂聞讜論而羣邪蒙蔽使爾流落以死朕有愧焉更化之初亟加褒贈深然勁節千古有光昭示後來尙知興起

沈誥試刑部侍郎

舜命有德選必首於士師周用常人戒獨嚴於司寇咨時宿望寄以祥刑具官某剛毅近仁溫良能斷逸事赴功之志早著賢

育德堂外制

卷一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勞難進易退之風晚推特操比儀邇列務在登賢欣聞造膝之言灼見沃心之義歷指一時之極弊欲明天下之至公講貫已精條陳有序朕方期羣生之遠罪虞庶獄之失中資爾哀矜助予欽恤廣好生之德俾不犯于有司推式敬之誠庶以長于王國往祗休命益罄深衷

趙夢極給事中

出納王命地莫要於夕郎輔導儲闈職孰親於端尹台茲隆委命我耆儒具官某識達而明氣和以勁告爾后于內獨素効於忠嘉從吾兒而游每深明於仁孝眷懷所屬譽望交歸乃登選部之崇仍倚銀臺之重朕惟喉衿之會授任宜專羽翼之功責成尤切儻尙勞於銓綜殆未稱於倚毗曾不淹時為之申命惟兢兢業所以擬庶績惟元良所以正萬邦豈徒允賴於論思抑亦

卒煩於調護李藩批敕式高清楚之風孔霸授經尙想謙冲之美其摠素學以掩前聞

曹莊太常丞邵朴國子監丞

禮樂出於容臺教化原於胄序朕既登海內之望以典領之又擇英游俾贊其事爾莊溫良之德學業脩明爾朴剛直之資見聞博洽翔翔既久厥聲藹然分命為丞並列清望爾其推禮樂之用審教化之方各脩厥官以稱朕移風易俗之意

趙彥櫛戶部郎中

懷德維寧宗子惟城周家之所以長久也朕一新治道既延登宗老訪以經誼又擇其行謹厚者進而用之爾砥礪廉隅被服儒素回翔于外美聞日章召對便朝有言可采列之郎省人無異辭古所謂惟城之賢於爾見之矣益舒遠業以對殊知

育德堂外制

卷二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潘涓太學博士

朕既正權綱大開言路凡士之納忠陳善者皆所欲聞也爾入對听庭從容論奏察微慮遠條列甚明可謂能盡其言者矣橫經璧水選畀不輕益懋爾猷毋忘樂告

范之柔國子監簿

祖宗盛時公卿之世能守其家法以顯于今者不多見焉苟有其人朕所樂與爾先正之裔奮于儒科文雅自將風流未泯簿正之選胄序為清振爾家聲朕將有考

許沆太常博士

儒者不言兵世以為病然自昔建功立事亦鮮不出於儒者焉蓋惟深知書者能知兵也爾西州之秀學博識周佐我元戎邊防有序肆由璧水進之容臺內踐清華外參籌畫孰謂俎豆軍

旅而不相爲用乎式過其歸以究爾業

余崇龜檢詳

士之不及汲於求進者必能盡心於職業者也朕之用人常以是取之爾性行和平將以儒雅剖符名郡豈弟宜民久次郎曹安恬自守朕方並進人望以任樞機乃疇爾材俾之裨贊尙堅素履式俟褒遷

梁文恭軍器監簿

朕患習俗之嗜進故於老成淳靜之士竊有取焉爾博學多文不以自眩隱然譽處重于周行簿正之聯姑云序進益堅爾守嗣有褒陞

薛極大理正

古者獄辭之成正先聽之而後以告于大司寇則理官有正其育德堂外制

卷二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來尙矣爾明習法令用以決科嘗泣是官蔽罪惟允分符近郡民譽日聞肆疇爾能還之舊著爾其思古設官之義體朕恤刑之心毋怠于初以需明陟

林淳厚授朝散郎

自有事于邊凡吏之能效其力者無不賞也爾倅于房陵實攝守事而能恤民厲士思患預防千里之人特以無恐旌爾一秩尙益勉之

葉迺授朝議大夫

朕簡拔儒英登之法從待遇之意超越庶僚而考績之常不敢略也具官某慮周物表識照幾先脩名播于一時偉業該于千載入儀邇列摠獻替之思出撫留都著格宣之效方疇庸而趣召願引疾以祈閑會課當遷秩以元士尙資猷告毋有遐心

常楮宗正丞

士之進于朝者至三丞爲高選矣非可用之材見於已試孰使稱其任乎爾夙抱器能通知世務雖承流二郡贊畫元戎而未究其用也昔丞外府復佐邊籌登之司宗俾將使指凡兩淮之利害其周訪而審察之歌四牡之詩朕方有待

彭州威祐廟加封

朕惟神之垂祐于民其感靈響應必有相與左右先後者焉惟爾七神同德協順以惠千里歷年滋多邇者叛蠻擾邊逆臣奸命賴神之力郡以底寧朕用嘉之並衍美號尙時願享益宏爾休

武舜忠授遙團

將帥之士有功于邊比其巧歸可忘疏寵具官某分總王旅兼育德堂外制

卷二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領郡符忠勇素聞恩信滋治身先士伍力挫敵鋒宣勞既多以疾來諭超其命秩畀以戎團祇服茂恩尙綏遐祉

莫子純叙中大夫

朕愛惜人材待之以恕凡麗于罰者未有不次第甄叙也爾蚤以文藝冠于諸儒簡在清華遂登顯用胡爲不謹以致人言引咎杜門亦既累歲爰因霽澤盡復前官尙厲操修不汝遺棄

馮拱贈武經大夫

自邊事以來朕於將帥之臣未嘗不錄其勞而厚其終也爾久泣戎伍材用著聞統我舟師亦既踰歲敵之不窺江面爾與有力焉矜其云亡超贈崇秩九原未泯服此哀榮

藍師古授左武大夫

朕篤兄弟之愛設講授之官比其終篇不忘第賞凡與於執事

者亦次及焉具官某列職內庭書勞宮邸遷秩之寵厥有故常
惟予介弟方專志于學有日益之功爾之受賞豈一階而止哉
鄭擇降奉議郎

汝比以能選往泣邊城味於事幾輕去官守削秩二等歸省于
家尙服寬恩勉思後効

扈下追復奏議郎

爾在審官自底于罪而能奔走王事不愛其死還汝舊秩追責
九原非苟爲恩亦以示勸

潘師高授承宣使

朕選虎賁之士以衛周廬掌之信臣有嚴職守三歲校比可無
寵襲爾戚晚奮身克自謹飭訓齊什伍咸精其能留務之崇界
以迺領服我休命益脩厥官

育德堂外制

卷二

十五

敬鄉樓畫書
第二輯

譚良顯叙朝奉大夫

朕審功過之實明賞罰之宜不以過廢功而務以功掩過爾比
坐微累曾未幾時而吾宣威之臣第襄陽城守之績爾實與焉
亟復前階俾留莫府朕之施於爾者厚矣惟毋貳爾過益圖厥
功則予汝嘉嗣有褒擢

王處久降武翼郎

自遣戍北鄙以來朕念六師暴露于外歲時犒予每加厚焉至
於謹飭攸司毋使差忒則將臣之責也具官某司我步旅克著
忠勞豈其尙寬未免失察貶秩一等以肅官常爾其推實惠於
卒徒杜蔽欺於胥吏俾恩信孚洽號令精明于以圖功庶幾補
過典其疑是聽朕訓往惟欽哉

自重授率府副率

朕惟英宗光紹大統蕃衍之祉燕及無疆乃睿宗蕩載疏茂渥
爾生長官邸謹厚自持列之近班日奉朝請爲善之樂尙其懋
哉

朱士挺降奏議郎

自遣戍于邊供億浸廣吏緣爲弊不可以弗防也爾簡在周行
實司兵廩顧茲失察俾鐫一階往體朕懷勉脩乃職

曾噩降修職郎

邦用之出必有審覈之司所以防吏欺也爾攝事其間顧茲失
察鐫秩一等以警後來

陳唐卿授武翼郎

爾給事官闈歲月浸久有嘉陳力秩諸銓曹往服寵光益思報
効

育德堂外制

卷二

十六

敬鄉樓畫書
第二輯

育德堂外制卷第二

衛涇參知政事

朕夙懷寅畏永念艱難任賢去邪已登一時之觀聽立經陳紀
 將隆千載之基圖深惟機務之繁式藉弼諧之重得諸已試命
 以序遷具官某學造深醇德涵渾厚處進退卷舒之際不易其
 方審往來消長之幾善藏其用比發揮於忠藎遂屏絕於元凶
 正色憲臺朋姦破膽運籌樞筦強敵寢謀方推定國之規期底
 息民之福延登丞轄增重朝廷朕惟治忽之端安危所繫權綱
 既正有防微杜漸之思膏澤未孚有履薄臨深之懼匪資識慮
 易究彌綸惟至公可以杜覬覦惟實惠可以蘇疲瘵庶輔成於
 治道以保固於人心噫股肱良而庶事康允賴協恭之美陰陽
 育德堂外制 卷三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和而萬民殖肆臻善治之祥勉悉乃誠對揚朕命

雷孝友參知政事

舜舉元凱有稷契臯陶之並稱周任賢能有方召山甫之齊美
 念欲熙於庶績必允賴於衆賢爰采公言洵揚明命具官某賦
 資挺特制行剛方博古通今學每期於有用守文應變材不見
 其或偏自躋禁從之聯獨軫國家之慮姦朋既斥正路宏開伊
 灼見於忠忱宜亟登於弼亮擢由獨坐資以同寅朕方審酌化
 原勵精治道興滯補弊期百度之脩明保定功俾羣生之休
 息雖成規之不素願實政之未敷其協贊於經綸庶廣宣於惠
 澤式臻嘉靖永保丕平噫無怠荒所以代天工於不息惟和
 惟一所以成君德於日新勉罄大猷以收偉績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

朕倚賴英材收還大柄放佞邪之黨勳已著於宗祧成道德之

威任宜參於帷幄誕敷明命式慰羣瞻具官某天稟忠純家傳

問學迪予元子夙殫羽翼之勞爲國世臣克受腹心之寄肆密

毗於威斷遂一正於紀綱天地清明人神悅懌永惟先正光輔

阜陵偉成績之不忘喜象賢之有在豈特父子一門之盛事實

爲君臣千載之休期方普陟於文昌亟延登於宥密惟儲闈列

屬莫如賓客之崇而累聖垂規率用疑丞之重示眷懷之特異

加寵數以兼隆允藉圖回抑資調護噫伊陟之繼伊尹存警戒

于商書召虎之似召公紀功名于周雅益據素業追企古人

林大中僉書樞密院

朕寅紹不基惕懷遠慮外小人內君子聿開交泰之祥洩中國

撫四夷思致安強之効乃登耆艾以翊樞機具官某一代純儒

育德堂外制 卷三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累朝重望德如衛武不忘磨琢之功清若伯夷可激懦貪之俗

比作新於政治獨注想於典刑起自垂車首于持橐邁采縉紳

之論俾參帷幄之籌伊烽燧之尙嚴矧瘡痍之未復載識民瘼

有惻予衷利在弭兵願敵情之難保謀先固圍恐衆志之易偷

自非益謹於內脩何以潛消於外侮方資精識共濟良圖以期

閭里之安以底干戈之戢噫任舊人而共政已不變於羣心倚

元老之壯猶庶終敷於文德其據爾學以契朕知

樓鑰試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

天官之首六卿式裨邦治學士之爲內相實代王言載稽累聖

之成規間以一賢而兼領惟特承於異眷思疊被於真除匪得

純儒曷追盛軌具官某存心正大育德中和究安危治忽之原

有志當世審用捨行藏之義無愧古人凜勁操以不渝退狂瀾

有

有

有

而獨立朕方斥遠朋比收用老成亟命安車趣還法從豈特發
揮於翰墨固思咨訪於謀謨肆時已試之能並畀久虛之任復
資博雅以輔緝熙立太平之基方侈得賢之慶開衆正之路尚
推引類之忠克贊不圖適登大用

倪思權兵部尙書

朕廣延衆正共濟多虞禁暴戢兵任實關於武部尊德樂道禮
尤重於經筵登我舊人錫之新渥具官某懿文華國偉業濟時
聲名早出於諸儒選拔已逾於二紀仕已之無喜愠執企清規
用舍之爲重輕咸推宿望屬姦儉之得志恥緘默以容身力罄
讜言獨全壯節比大明於黜陟方並用於忠良式佇來歸有嘉
猷告乃進六官之長載陪五學之游惟誣敷文德之方猶資遠
憲惟緝熙光明之益更賴博聞其體朕知勉摠爾蘊

育德堂外制

卷三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章良能試禮部侍郎

備車馬備疑當器械寄已重於五兵和上下治神人任允降於
三禮孰膺是選宜屬詞臣具官某識慮闔深見聞博洽疏通知
遠之學獨探遺經溫厚爾雅之文力追古作踐揚彌久望實交
孚及再筮於班行乃亟躋於侍從適當更化實與代言寫朕腹
心孚于號令爰正義曹之貳以增翰苑之華密侍經帷載參史
筆並畀一時之清望允爲儒者之至榮任賢使能方勉圖於治
効拾遺補過尚深賴於忠規祇服寵光益摠器業

史彌堅權兵部侍郎

寄彈壓之權位已崇於九列登論思之選任式重於六官嘉乃
忠勤副于簡拔具官某稟資磊落蘊智精明父子傳家踵風流
而克肖弟兄許國顯聞望以交輝比將指於日畿遂承流於天

府洵經煩使具賢勞材恢恢而有餘事多多而益辦朕惟司
馬之職立武所關適茲多故之餘正藉十全之慮載囊弓矢方
共冀於息民克詰戎兵當益嚴於固圉往摠長策以報殊知

衛溥封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贈朝請郎孝先可特贈太子少保

朕惟周之大夫廟祀三世蓋推其福祚之所由始以慰追遠之
思矧吾大臣豈忘報本具官某故曾祖某美德懿行推重鄉閭
厲志詩書獨安隱約發祥有子奮于儒科爰及曾孫遂登近輔
卽其收功之遠豈不足以見積慶之深乎考諸舊章追錫官保
服予茂渥發爾幽光

故曾祖母宜人陸氏可特贈咸寧郡夫人杜氏可特贈

高平郡夫人

育德堂外制

卷三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朕廣錫類之義褒輔臣之先賁以寵章周于三世具官某故曾
祖母某氏竊窳之質婦德是宜孰耆其年不逮偕老流慶云遠
施及曾孫是生哲人爲我丞弼爰頒茂渥疏以郡封庶幾遺芳
可詔來者杜氏下改作頌良士著德
閨門頌之恭終老不懈

故祖任朝奉大夫贈正奉大夫闕可特贈太子少傅

惟周大雅推美文王得人之休至于不顯亦世蓋言世家之盛
其所自來遠也具官某故祖某發身科目學行著聞屬時故人
威勢重灼而難于附麗仕止監州家法之傳至孫而大屏去權
倖從容廟堂乃考彝章命以儲傳英魂未泯服此寵靈

故祖母碩人沈氏可特贈齊安郡夫人

朕登用良弼惟時名儒詩書起家實自其祖亦惟良配克相助
之可無追崇以光閨壺具官某故祖母某氏柔順之德始終不

瑕愛篤于孫口授章句積慶既遠收報彌長非必其身親見之也封之大部式慰永懷九原有知尙其來監

故父任朝奉大夫贈中奉大夫季敏可特贈太子少師

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凡士大夫之立身行道爲世顯人者未有不由於教忠之美也故既用其子必有以褒崇其父焉具官故某父某孝友著於家庭惠愛施於州縣及見其子揚名于朝而廉介不阿共厲風節抱志未究士論惜之朕方作新治功登用爾子一經之訓久而彌光秩以官師顯于無斁

故母碩人章氏可特贈永嘉郡夫人

詩頌魯侯及于壽母今吾名臣致位近弼而母不逮養可無以慰其罔極之思哉具官某故母碩人章氏孀于德門動遵禮範勉夫以義教子以忠視其夫之靜退回翔曾不以介意也厥有育德堂外制 卷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五 第二輯

賢子經明行脩左右朕躬顯聞天下載疏新渥追錫郡封其始自今不一而足

妻碩人蓋氏可特封信安郡夫人

詩之鵲巢采藻述夫人之德反覆詠歎若不能已于言內助之賢固人所樂道也具官某妻碩人某氏生自名門閑于禮則作配君子敬順無違惟予輔臣早有令聞而從容出處不失其宜警戒相成伊爾之助方以齊家之美達于治國之經受社之多自今以始匹休偕老爾實宜之湯沐疏封惟禮之稱

黃疇若殿中侍御史

朕欽念永圖若稽前矩允惟言路之輕重實關治道之汗隆宜得端良以司風憲爾博雅好古直諫多聞拳拳許國之忠發爲議論挺挺濟時之志慮及幾微獨障頽波力大義屬予更化

賴爾盡言其遂乘於臺綱且密陪於經幄惟邪正之當辨蓋治忽之攸分有虞之無遺賢尙謹防於讒諂成周之多吉士方深戒於儉人勉體眷知益舒抱負

余崇龜監察御史

朕興起治功廣開言路嘉與多士一新今圖肆求淳實之人以贊紀綱之地爾秉心無競制行有常夙懷挺拔之材不自表襮獨厲安恬之操見謂回翔久養望於郎潛甫陸華於樞屬載惟六察分正一臺適當綜核之時尤重糾繩之任環觀在列允屬斯賢惟有德之言能閉邪而陳善惟仁者之勇不吐剛而茹柔尙悉乃衷以承朕志

宇文紹節授太中大夫

十乘啓行夙重宣威之任三載考績載疏增秩之恩睠我近臣育德堂外制 卷三 敬鄉樓叢書 第六 第二輯

對於明命具官某材全文武學貫古今補過拾遺已三登於法從折衝禦侮方獨寄於行臺惟望實之素孚宜威聲之大振屬茲會課爰俾序陞計累日之勞蓋姑循於常法據濟時之業尙有待於殊勳式佇邁歸嗣頒褒渥

何異授中大夫

聯禁路之華緬懷舊德會吏詮之課載舉彝章爰錫明綸以昭茂渥具官某風姿凝遠操尚清脩簡在六卿夙著論思之益奇之兩路咸推鎮撫之規雖自適於燕閒顧不忘於注想眷言雅望序進文階累日積勞豈近臣之所計三載考績亦有國之當先其體素知尙思忠告

楊石觀察使知閑

朕資中宮之助篤外家之恩褒其手足之親俾視公台之貴施

及子姓並昇寵章匪予所私惟義之稱具官某稟資通敏泣事
恪勤出入禁廷夙有常度周旋上閱克謹多儀肆茲疏恩度越
常比廉車之重舉以畀之蓋施之厚者其望之固深也昔漢明
德后躬履儉約深戒滿盈至于內外從化惟我賢后異世同符
爾惟欽哉以成斯美

楊谷觀察使

朕歷觀前代之隆替率以威皇為重雖惟我祖宗世有賢后風
化之盛起于漢唐時時宮闈雖美而稱與及外家共
官其賦質和平持身恭厚以定國綱于時多宣勤
靡懈避遠權榮退然下人朕心所知朝論惟穆茲由遙郡峻陟
廉車而又父子聯榮弟兄並命朕之施於爾者不其厚乎富貴
不驕古之至戒益堅素履毋替初心

育德堂外制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趙善宣知臨安府

漢京光之選並于九卿史冊所稱名字相望惟今天府率用從
臣或灌自邱園特加屬任往往不再歲遂陟論思固漢之遺
意也爾秀出公族奮于儒流近藩聲聞日起蓋督驅馳萬
里出入六年惟牧餽餉咸稱其任亦足以見爾材矣比由家食
召置工曹閱日未幾寄以彈壓爾其審先後之序酌寬嚴之宜
使都邑肅清旬歲蒙惠朕之褒爾豈特內閣之寓直哉往究爾
材以須大用

張榮贈遙郡團練使

自邊陲有事以來熊羆之士或身先戎行以死報國朕惻然感
之爾提兵夔門來援鄰境力戰禦敵不為苟生橫階之崇遙團
之重朕豈於汝各哉九原有知服此殊渥

婁機守吏部侍郎

朕式叙人倫肇崇國本師友之得英俊夙資諭教之忠老成之
有典刑更賴切磋之美特頒茂渥以起舊人具官某識造高明
量涵寬裕博物洽聞之學孰與齊驅懷道守義之心獨安平進
民庸浸著物望彌孚自約史於石渠實授經於資善箴規匪懈
裨益居多逮此建儲方嚴擇屬雖退休之自適願簡注之不忘
爰擢冠於貳卿俾晉兼於顯職二疏勇去昔想聞祖道之光四
皓來歸今復見衣冠之偉其祇隆眷勉績前功

趙希樸江西提刑

朕遵累朝之典擇公族之良歷試外庸以隆屏翰其治行尤異
者必褒而進之爾德度寬洪操尚端雅譽處之美摯紳所推選
界郡符千里蒙惠擢將使指列城鄉方乃疏延閣之榮就陟詳
育德堂外制

卷三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鄒應龍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

朕惟天禧治平之盛有若晏殊韓維之賢皆以西掖之臣兼領
東宮之屬選掄至重眷遇加隆今得名儒可追盛事具官某清
姿絕俗敏識造微冠倫魁能早顯聞於天下進德脩業獨思企
於古人涵毓既深聲華蓋益疑是茂比在記言之地實參資善之
游啓導有方勤勞無懈顧已孚於物望乃自列於民庸屬建元
良廣延賓友豈無他士孰與舊人爰擢寄於絲綸且重資於羽
翼號令文章之可述方觀潤色之功孝仁禮義之素明猶待漸
摩之益體予妙簡據爾深衷

范仲壬知江陵府

數易之與久任其利害不待較而明也然而地有輕重勢有緩

急擇材而任之亦安可以有拘乎爾通練之材剛介之節求諸右列蓋無幾人擢帥夔門曾未數月朕豈不重於遠易哉亦惟荆州襟帶江湖控引襄蜀於今地勢所繫匪輕急於得人肆以命爾順流東下可張吾軍撫綏一方以紓北顧益推素志式慰殊知

劉甲授寶謨閣直學士

朕惟西州多故之後公私交病念之靡忘亦惟二三從臣分任蕃宣之寄達朕德意以安其民績用既彰褒崇可後具官某材望推于當世風流本于故家服在禁塗有言可采付之外闕厥聲遠聞惟古漢中為今邊要徒得卿重以寬顧憂再歲于茲列城寧晏非朕所望於從臣者乎學士之聯蓋不輕畀勉迄爾効式邁其歸

育德堂外制

卷三

九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馮從順授四字夫人

朕率循彛憲並建婦官凡分任於掖廷皆簡求於懿質服勞既久疏渥為宜某氏性稟和平心存恭順守箴圖之戒律已有常謹命令之司克勤無忘爰即啓封之舊載加美號之新祇服寵光毋渝職守

楊從慧授二字夫人

禁省之嚴莫先謹密婦官之長必擇溫良載考賢勞誕敷褒渥某氏稟姿婉孌履行柔嘉服在宮闈小心匪懈典我命令率職無違爰寵畀於美名俾兼司於列御其祇朕命毋替爾常

衛從正授國夫人

司命令之嚴有嘉率職洩宮闈之重可後疏榮某氏婉淑之資謙和之美服在禁省見謂小心歷歲月以滋多積勤勞而靡懈

茲隆事任肇造國封其欽對於恩徽尙勉循於職守

何寅寅授郡夫人名從謹

婦官之職內治攸資雖曰序陞蓋由能選某氏夙稟淑質克謹令儀役于宮闈實司筆札服勞滋久率職無渝爰肇啓於郡封俾晉司於禁省往祇寵渥益懋忠勤

陳咸授朝請大夫

臨大節而不奪古之君子以為難矣武興之變朕於蜀士得數人焉可不深褒而亟進之乎爾攬轡觀風有澄清之志適罹迫脅義不受汗棄官潔身以死自誓凜然全節對於古人朕既推爾為郎付以重寄又增秩以寵嘉之益摠爾忠以需召用

辛棄疾待制致仕

下賜環之詔正切須材慕垂車之榮遽聞謝事勉從忱悃載錫

育德堂外制

卷三

十

敬鄉樓遺書
第二輯

寵章具官某蘊識疏明臨機果毅功名自許早已負於奇材險阻備嘗晚益堅於壯志事我烈祖逮于冲人疇其外庸登之法從顧歸休之未久曾眷注之不忘念執贊於邊籌俾入承於密旨胡然抱病亟此乞身即次對之舊班疏文階之新渥以崇體貌以賁丘園無競維人方緬懷於故老勿樂有喜尙永介於壽祺

趙希擇江西運判

部使者皆所以察吏治諷民瘼也漕輓之司其責尤重非考諸已試胡可以輕畀乎爾宗姓之英儒雅醞藉司庾江右仁聲日聞朕方時爾庸畀以平反之寄而將漕虛任獨難其人命曰汝宜豈嫌改命惟一路之臧否休戚爾所素知事任既崇風采增煥益推爾志以契朕懷

余崇龜授朝請大夫

朕念介弟方有志于學遂選良士俾與之游朝夕切磋底于日益書勞疏渥厥有舊章爾問學淵源見聞該洽天人性命之理講之熟矣從容指授開益為多及此終篇可忘懋賞朕方寄爾風憲期以經術見於有言其體存知益據所蘊

劉集授朝奉大夫

朕篤友介弟遂選良士以與之游講切之勞可忘懋賞爾學行兼美士論所推從容授經多所裨益肆稽故實序進文階體我眷懷勉輸忱報

趙師堯知鎮江府

自邊陲有事朕於沿江諸鎮未嘗不重其選也矧惟京口內敵行都外控淮甸重兵所宿流徙所歸非位望之崇孰與領此具

育德堂外制

卷三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官某宗盟之秀擢自阜陵夙著外庸遂登顯用三尹京邑再列文昌方事之殷惟材是任顧如卿者而可久於家食乎起之北門以護江面推折衝禦侮之略審勞來安集之宜勉既乃誠以符眷倚

李洪淮西總領

中興以來始以朝臣外司兵食其權任視他司不侔矣况方邊戍未解之際乎爾知慮疏明材猷強敏周旋中外茂著勤勞比由列卿將漕淮右亦既習知利害見于已行矣餉事之重命以起家疇其積庸俾貳外府轉輸之方急當酌其宜弊蠹之既除當杜其漸往宣美効邁有褒書

衛涇封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贈太子少保孝先可贈太子太保

士以儒術立家雖其身不遇而傳之數葉彌久彌昌者亦可以見其人矣朕考大臣之世蓋於是有取焉具官某故曾祖某篤

于詩書潛德不曜而決科有子世美有孫遂生哲人登于近弼報本反始於禮有稽宮保之崇命以序進尚時幽窆服此寵榮

故曾祖母咸寧郡夫人陸氏可贈文安郡夫人

朕登用輔臣褒及先世推其積善本於閨門並錫寵章以慰追遠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作配君子躬履勤勞而降年不遐遺憾窅窆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為時聞人弼我幾務曾未踰月再錫郡封尚綏爾神益饗其報

故曾祖母高平郡夫人杜氏可贈蕪春郡夫人

朕登用輔臣褒及先世推其積善本於閨門並錫寵章以慰追遠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德門克相其夫敬戒

育德堂外制

卷三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無怠厥有良子以儒起家施及曾孫間于兩社曾未踰月再錫郡封尚綏爾神益饗其報

故祖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少傅闡可贈太子太傅

士大夫之以詩書遺其子孫者不為少矣而行義傳家蓋罕見焉惟我大臣發祥自祖稽其行事宜有寵褒具官某故祖某明經決科積勞州縣而恥於苟進守志不阿傳之聞孫世有清節家道之所由盛豈偶然哉踰月于茲錫之再命庶幾百世追誦遺芳

故祖母齊安郡夫人沈氏可贈汝郡夫人

婦人之美至於能勉其夫淑其子者蓋已難矣若夫康寧壽考復推所以教子者而訓于孫則其積益深其報斯遠具官某故祖母某氏窈窕之質閑于婦儀柔靜自將不出閨壺而若夫若

子行義脩明顯于聞孫遂躋政地非積深而報遠者乎既啓郡封申以再命九原未泯尚其監斯

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少師季敏可贈太子太師

朕擢用大臣崇其禰廟所以隆禮而廣恩也况於有勞可錄有德可稱者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陳力州縣惠及于民積階爲郎其資歷已深矣而獨安平進不撓于時父唱子從惟義之守雖天壽其壽有繇未伸而誦爾子之賢者未有不推其所自也宮師之秩再命彌尊其始自今享于世世

故母永嘉郡夫人章氏可贈通議郡夫人

母子之愛無所終窮朕推恩輔臣必原其念母之心考諸經誼以降贈典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行稱于闈門順承其夫不忘警戒曾未華髮有子顯名而訓飭丁寧不使其苟于進也萬育德堂外制 卷三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妻信安郡夫人蓋氏可封和政郡夫人

召南之大夫勞於王事而勸之以義者乃其室家也矧吾輔臣懷忠厲節左右朕躬是豈非內助之所致歟具官某妻某氏孀于德門夙謹婦道蘋藻之薦敬以不渝琴瑟之和久而無斃克相君子爲時名儒夙夜相成之功因非召南室家可同日語也冠于命婦再啓郡封服我茂恩益允爾美

誰令憲宗正少卿

由漢以來任司宗者皆同姓也至于我朝別置大宗正司而卿貳始專用儒臣設官之義視前代加重矣爾迪德和平臨事詳緩上流奏最召賓郎闈三轉爲卿隱然舉處敬刑折獄克既厥

心朕方審閱人材不嫌歷試爰茲改命晉列清華不惟推親睦之恩成信厚之美而一代大典實與討論往對簡知益涵器業

宇文紹彭大理少卿

張釋之爲廷尉持平守法下無冤民考其論議乃貴長者而惡利口亦可以知其爲人矣爾回翔州縣克繼家聲選自使軺來踐近列靖共爾位不驟其華容止退然其言如不出諸口非釋之所謂長者乎陟之九卿付以臬事片言折獄毅然不可奪者朕所以望爾也尙其勉之

王蓮 影鈔如此贈通奉大夫 不辨何字

朕博選老成延登侍從資其忠力共濟治功至於謝事之餘驚聞遺奏則必優以贈典賁于九原具官某業自家傳材爲世用久勞州縣茂著民庸晚筮班行遂司邦計典刑有在有意氣未衰育德堂外制 卷三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曾巢降朝請郎

中興以來邦賦之入于四總司者居太半焉受其任者可不謹乎爾夙以能稱將命准右而妄費無度達于朕聞奪爾三階是爲中典尙圖後劾以蓋前非

李謙授武略大夫

朕選信實之臣典宮城之事比其歲滿必遷秩以寵之爾昔服厥官有勞未錄朕方擢之環列詳試爾能乃即舊章載疏新渥勉殫忠力毋負眷知

范仲壬授武德郎

忠節之臣國家所賴以爲重武興之變朕於蜀士僅得數人焉

可不謂之難乎爾夙負壯心適罹迫脅志在徇國義不顧身蓋庶幾臨大節而不奪者朕方畀爾連帥之寄又增秩以寵嘉之益掩爾忠以稱知遇

陳煥授武節郎

朕博選右列之才置諸賓閣詳試于外期以事功序進一階厥惟常典爾清更器使夙有能聲剖符邊城責任方重往祇朕命勉圖爾庸

盧濤父母初封

壽考安榮人子之所願於其親也爾夫婦偕及九齡逮于祿養屬予宗祀推老老之恩並服寵光益綏遐祉

陳淡授保義郎

朕比命督府申遣行人爾服役其間不辭勞往進階二等亦何育德堂外制

咨焉

顧根降宣義郎

朕深軫民瘼謹核官邪凡違欲以遺害者未嘗少貸也爾貳事帥藩宜宣德意而冒于貨賄以玷事評削秩罷歸尙思懲艾

孟猷降朝散郎

朕博求人材詳試以事進退賞罰各適其宜爾儒雅好脩藹然譽處比由推擇將漕淮孺方事之殷餽餉無乏朕方嘉爾宣力

召寅周行乃惟行臺適有論奏肆俾錮秩以示至公尙體朕懷

勉輸忠報

李春等授官

汝選在虎賁閱歲彌久超昇勇爵往卽戎官益宣爾勞以報恩寵

陳澤等轉官

爾効職邊城不輕于去充是志也豈不足以立功乎旌以兩階庶幾知勸

鞏斌授脩武郎

爾勇略過人明於逆順手誅逆黨以伸國威寵畀六階升其事任益殫忠力嗣有恩榮

育德堂外制

十六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育德堂外制卷第三

趙汝愚復觀文殿大學士

朕慨念宗臣力扶王業安社稷以爲悅夙高輔翼之勳質鬼神而無疑可後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敷告綿區具官某節挺松筠忠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晉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遽反真遊承文考與子之慈對越天地相冲人事親之孝保又邦家爰命奮庸允資篤棗嗟權臣之媚疾挾說以震驚謫處偏州僅踰中壽雖亟從於甄編年錄復猶未免於蔽蒙惟人心不可以厚誣故公論作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還職秩追賚泉局孚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載年編

育德堂外制

卷四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千古作之光華載疇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師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降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編年錄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人適殊於存沒尙惟英魄式監至懷

程驥贈通議大夫

朕量材而授任稱位以疏恩禁近之臣尤所注意生則隆其體貌歿則申以哀榮具官某擢秀西州揚名上國慈祥之德見于民庸篤厚之風孚于士論輟自螭頭之直往分闈外之權方賴藩宣乃繁疾疾陟之次對許以歸休胡遽奪於脩齡忍愴觀於遺奏追崇命秩加賚泉局尙其不亡監此休渥

王博太府寺丞

自漢以劉敬成和親之約則使者之能否繫國體之重輕其來

久矣爾氣志慷慨似其前人持書出疆能諭指意權承外府申命以行審而專對之宜遂我弭兵之利佇聞歸報適有褒嘉

薛極刑部員外郎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周王道之常經而我祖宗所尤重也朕率循是意見於選授之間矧時郎闈豈以輕畀爾爾敏之質明習憲章三爲理官見謂平允比疇郡最復還故班未足以究爾能也刑曹虛位惟爾宜之尙既厥心以推朕哀矜之意

沈紡大理正鮑華大理丞

朕審擇吉人以寄庶獄雖進自科目亦必試以臨民詳其器能次第而用爾紡生於相閱爾華奮於儒生而能明習刑書服職惟謹更踐既久於焉序遷爲正爲丞蓋由是鄉用矣益脩爾事以稱朕懷

育德堂外制

卷四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李孟傳福建提刑

朕欲省刑甚而化未能治也闔於今爲近地而其民輕悍喜鬪易陷于辟朕深念之思得其人以達其意爾剛介有守蔚爲老成乘傳而南炳然風采凡閩俗之愛惡情僞講之熟矣易節而命寄以平反充爾之剛而行之以恕於朕省刑之志其庶幾乎

程準知寧國府

朕更化之初講求實政思得良吏分任大藩庶幾休養元元保固邦本爾豈弟之美夙著民庶比以省郎往司餉事宣勞既久以疾祈閑朕固不汝忘也宣城之組命以起家爾其孚朕寬恩使民安田里選表之寵亦豈後於爾哉勉振家聲以需渙渥

李好義贈檢校少保

昔漢褒衛霍備極哀榮至爲起家象所立功以垂不朽今朕有

良將遠沒元身追崇之恩豈嫌於厚具官某賦資果毅秉志剛
堅堂堂許國之忠挺挺濟時之略唱明大義手珍逆臣克震先
聲坐却強敵遂還四郡以靖一方朕嘉乃勳勞倚爲播翰豈特
折衝於蜀漢固將決勝於關河而降年弗遐抱恨永已授鉞之
寵寧足以既朕恩哉載錫憫章視儀亞保英魂未泯庶其監之

千震贈承務郎

自權臣擅開兵燹而以峻刑箝天下之口爾以言獲譴奄及淪
亡非朕意也追錫京秩用慰沉冥庶幾孤忠昭于不朽

曾炎知婺州

昔漢宣帝始親萬幾選二千石之良期以政平訟理之効循吏
之盛信史稱之朕更化云初於焉取則具官某恭儉惟德惛惛
無華儒雅之風家傳有自寬平之政民譽攸歸自去禁塗久安

育德堂外制

卷一

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家食肆稽輿論起畀銅符惟婆女之墟吾股肱郡宿弊既久財
力未紓資我近臣繼任其事撫摩樽節庶幾少瘳至於治著効
聞入補公卿之闕厥有常典朕豈汝遺

鄒應龍母封太恭人

朕肇正元良施澤海宇自升朝以上皆得榮其親焉具官某母
某氏德著閨門行應圖史厥有賢子顯聞于時方登論思以輔
儲極而爾及見盛事首被寵褒凡吾從臣其得同此慶者鮮矣
尙祇顯渥益介壽祺

周虎授文州刺史

朕惟孝廟注意右科激厲作成如恐不及是以人物輩出燁然
有聞朕親拔其尤付以重寄勳勞既著褒陟可稽具官某奮自
諸生志存許國選實資問遂與驅馳惟歷陽當兩淮之衝爲留

都之敵而能率厲將士力挫敵鋒江而帖然威聲遠震茲再
歲敵以寢謀摧刺一州公論惟允昔唐之武舉實得子儀功蓋
當時名垂不朽其勉充於爾志以追企於斯人

史彌遠母封國太夫人

朕肇正元良行無疆之曆博施海宇推錫類之仁矧時大臣厥
有壽母載加榮遇用錫寵章具官某所生母某氏冲懿之資和
平之美篤生賢子爲時聞人股肱朕躬羽翼儲極既不受於多
祉且親際於亨期曾不踰時洵頌三命以協邦家之慶以隆母
子之權永介脩齡式需嗣渥

雷孝友封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不仕新可特贈太子少保

大夫祀三廟古之制也朕登任輔臣推本世系寵褒其先以明
育德堂外制 卷四 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報本追遠之義蓋於古有合焉具官某故曾祖某素履躬行推
重鄉黨而不見於用識者情之慶鍾曾孫是生人傑顯聞四海
爲朕股肱原所自來非積德之致乎追錫宮保實本舊章尙使
幽光昭于無斁

故曾祖母毛氏可贈和義郡夫人

故曾祖母毛氏可贈感義郡夫人

古之立廟皆所以其配其所由來遠矣朕取此義之之字疑衍
字疑之一追賁輔臣之先燕及閨門並崇三世具官某故曾祖母某
氏和順之德宜其家人孰尚其年不逮偕老後毛氏改作城良
始僅一積慶之遠顯于曾孫忠勞既多遂參大政載稽邦典疏
以郡封庶幾香冥監此休渥

故祖贈中散大夫就可贈太子少傅

朕惟士之立家傳至數葉久爾彌大者其積善毓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具官某故祖某行義之美見於鄉評不求聞知自安隱約一經遺子始大其聞賢于生孫偉然特立更踐中外遂登政塗報本之思可無褒典命之儲傅以顯遺芳

故祖母令人蔡氏可贈永嘉郡夫人

朕載考經誼廣恩錫類以褒吾大臣之祖而又及其內助使之匹休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夙閑婦儀允有常度篤於訓子以起其家爰及聞孫爲時哲士朕方登諸四輔資以有爲錫爾郡封厥有彝典九原未泯尙其享之

故父任左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孚可贈太子少師

士之以儒起家兩世決科者亦既罕見矣至于好德尙義退然無營約於其身以裕其子者可不謂之難乎具官某故父具官育德堂外制

卷四

五

敬鄉樓卷五
第二輯

慰

故母碩人廖氏可贈齊安郡夫人碩人張氏可贈信安

郡夫人令人胡氏可贈咸安郡夫人

朕登用輔臣崇其禰廟以顯教忠之報凡在內助皆與享焉具官某故母廖氏孀于德門克謹婦道而降年不永抱恨九原善慶所鍾顯于賢子功在宗社譽在薦紳不有寵章曷慰追遠封之大郡於禮爲宜尙綏爾神益昌其祚

故妻令人葉氏可贈清化郡夫人

偕老之美古人重之有以淑女作配君子同勤約矣而不同顯

榮揆諸人心可無追錫具官某故妻某氏柔淑之德順于舅姑質素之風宜其家室而象服弗被魚軒弗乘惟吾輔臣蓋有遺憾爰疏茂渥暨啓郡封尙克欽承以慰冥漠

妻令人李氏可封高平郡夫人

朕惟詩人陳賢妃正女夙夜相成之道蓋深致意焉故凡有立於國家者未有不資助於閨壺也具官某妻某氏女德協于圖史婦功著于蘋蘩申以敬共不忘警戒克相君子顯名於時爲國蓋臣是登近輔視詩人之所美亦何愧乎疏封大邦惟禮之稱全爾懿美嗣有寵光

黃度太常少卿

昔我仁祖篤任忠良凡諫爭之臣陳義而去閔時未久輒復召還朕更化以來庶幾斯志爾氣全剛大識造精微向登言責之育德堂外制

卷四

六

敬鄉樓卷六
第二輯

汪達祕書少監

朕永念多虞聿新庶政惟有德之用舍繫斯文之重輕疇咨老成並加收召庶幾人心興起國體尊崇爾天稟端良家傳行義博學篤志歲晚不渝可謂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者矣易退難進風節凜然來對昕朝論議剴切有臣如此豈不足以重斯文乎擢貳曲臺改命册府與史官之筆削明一代之勸懲朕之用卿蓋自茲始其推所學以對殊知

徐邦憲吏部員外郎

自權臣擅朝以言爲諱至於安啓邊隙動搖人心一時士大夫能爲朕誦言其非者蓋寡矣爾奏最近郡召對使朝憂兵禍之易滋慮國本之未建倦倦納忠之意豈特鳳鳴朝陽而已哉朋邪蔽欺擯爾于外寄以餽餉賢勞著聞朕既收還大權茂摠遠慮以爾前日所論見於施行肆升郎省之聯俾與宮僚之選朕志攸屬人望具孚益罄嘉猷以須大用

劉允濟太常簿管湛大理簿

簿正於九寺未爲高選然士之回翔州縣者進列於朝蓋由是始其可以不重哉爾允濟天稟之高立身無玷爾湛家聲之茂臨事有方惟禮與刑國之所重茲庸分命列屬其間各修厥官以副朕選掄之意

李孟傳江東提刑程準福建提刑

育德堂外制

卷四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朕考論卿大夫之世取其嗣德濟美有材可稱者而詳試之用惟其宜豈嫌改命爾孟傳爾準皆以名臣之子嘗列於朝任以外庸允有民譽詳刑宣化渙渥方新而孟傳以私自言重違其志肆俾易地而以準代之惟孟傳之剛方可以振風采惟準之寬厚可以謹平反勉適厥中則爲稱職

立太子文武臣封父母

朕正元良之位垂長久之恭慶始宮庭澤施海宇自升朝以上皆得榮其親焉爾壽老康寧速于祿養服我恩渥益蕃爾家

趙彥逾授觀文殿學士

參書殿之華夙砥儀於承輔侍經帷之遠方注意於老成有嘉族屬之良載陟班聯之峻誕揚明命昭示至懷具官某器量閎深風姿凝遠忠存許國勳已著於鼎彝義不徇時望益崇于哀

烏屬權臣之屏去喜者德之來歸奉我燕間摠而繚抱豈特曰資於講習固將有賴於典刑裨益爲多褒隆可後惟仁祖之任丁度田况若哲宗之用孫固馮京莫不職在延恩列于勸誦蓋眷留舊弼雖具有於成規而延訪宗臣乃邈無於前比允爲異數式表殊知噫上親貴仁朕敢或忘於典學責難陳善爾其毋怠於格心遠企昔人以永終譽

林仲虎知安慶府

淮甸之西舒爲望郡自有邊事雖無鋒鏑之害而科調亦繁矣宜得良吏以紓其民爾奮于右岸以材自見出入滋久有勞可書選環衛之聯往任撫摩之寄爾絲保障古人謹之尙悉乃心以宣德意

王容父加封

育德堂外制

卷四

八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朕肇正元良施澤海宇凡通籍于朝者皆得榮其親也而况於管在論思之選者乎具官某父具官某履行溫恭隱德不曜發祥有子顯聞于時而壽考康寧克受多祉際會盛事與被寵章凡吾從臣得此同慶者亦鮮矣其祇茂渥益蕃爾家

王益之國博留元剛太博

朕博選髦士列諸師儒非獨資其範模訓迪後進抑亦養望育德以爲顯用之階爾益之性行溫良爾元剛器度凝遠皆以文學重于指紳造膝納忠有言可采充爾之志其可以大受乎博士之官姑云序進益昌遠業以副所期

鄒昉國子錄

教胄子之官始于有虞備于成周今沿革雖不同爾疑是其意未有異也爾夙爲諸生藹然譽聞回翔州縣亦既有年列職其

間士論惟協往脩乃事以稱選掄

史彌堅知潭州

連帥之寄統率列城其責非他有司比也大江之右重湖之南任無重輕而期有先後易地而授亦惟其宜具官某以許國之心蘊傳家之業利器空於繁錯精明燭於細微而能持以謙恭飾以儒雅顧方時庸天府服采夏官而引嫌優藩瓜時未及非急於用材之意也長沙謀帥為朕疾驅敷恩惠以撫善良明威信以戢姦暴革宿弊於既往弭後患於未然勉著外庸式符眷倚

沈誥授太中大夫

六卿分職之重允藉典刑三載考績之常具存法守載頒成渥以示至公具官某賦質不羣持心近厚夙更器使獨隆靜退之育德堂外制卷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風再與論思每營忠嘉之藎方委成于民部適會課于吏銓序進文階增華法從夙夜匪懈固素簡於朕懷日月為功諒未酬於爾志益思勩相以對眷知

曾漸贈中奉大夫

引疾乞身勉徇垂車之志輸忠報國忍聞易簣之言矧方在於盛年曾未舒於素蘊永懷雅望用錫憫章具官某精識過人清標遺俗踐履淳實在孔門十哲之間論議開明出漢廷諸老之右比與代言之選有嘉陳善之誠擢置貳卿僅踰挾日朕方博延衆正率勵羣工欣舊德之借來歎英材之遽逝追崇四秩以賚九原賈誼早終顧孰詢於得失馬周不壽徒思見於儀刑尙

想令名克垂永世

吳獵授朝請大夫

十乘啓行方假事權之重三載考績式循法守之常瞻我近臣

對於明命具官某受材挺特迪德寬平寄以上流克著折衝之効付之全蜀允資經遠之規惟望實之既孚宜聲華之益振屬茲會課爰俾序陞計累日之勞豈卿素志據濟時之業乃朕深期勉究茂庸嗣頒殊渥

孟導知嚴州

朕視邦選侯俾宣德意惟嚴陵股肱郡而地瘠民貧號為難治承流之任尤重其人爾世族之良夙自修飭貳事天府遂踐周行察爾之材其可以任人之所難矣往敷惠政朕不汝忘

呂昭遠知常德府

朕於中興以來公卿之世凡材美可錄者未嘗不樂進之也惟爾大父光輔思陵勳在王室而爾謹守家法克著民庸惟時武育德堂外制卷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陵實為望郡二千石之重朕豈以輕畀哉勉既乃心以俟簡拔

劉焯復集英殿修撰

朕惟祖宗待遇臣下未嘗不以功掩過務全始終爾當乾道淳熙間以材自見出入中外宣勞居多制閩南邦克平巨盜願以徽累抱恨九原軼復之恩朕亦何吝服茲茂渥發爾幽光

眉州襄忠廟加封

生不愛其死死而能惠其民蓋古之所謂烈士也爾昔攝令丹稜以忠衛國仗義擊賊至于殺身而能顯其威靈垂祐一邑廟食既久爰畀侯封尙宏爾休施于無斁

丘壽篤籍田令

惟爾父方以德望威名為國重臣折衝于外而爾器業之美得於家庭擢置周行司我籍事亦以見朕好賢之意施及其子也

往祇眷簡益充爾能

徐邦憲司封員外郎

古之教世子設官多矣而未有不專其任也今雖兼官顧可以期會簿書奪其從容開導之益乎爾經術通明論議堅正選由郎省勸講儲闈輔翼之功於爾有賴去繁就簡雖官聯不殊而屬任加重矣其體朕意永轡爾忠

李揆吏部郎中

朕垂意人材博采詳試內外遠近務適其平所以昭示至公期於責實爾稟資溫厚臨事疏明比佐理官折獄惟允驅馳蜀道宣力有年朕固不以遠外而汝忘也召登郎省越在銓曹其悉厥心以贊而長朕將有考焉

陳剛大理司直

詩不云乎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儒者之事固無分於彼此也爾夙以學行推于搢紳白首入朝抗志無撓教刑之屬雖若不侔而據經決疑亦君子所盡心者勉脩乃職以俟明揚

張興祖武學諭

朕數月之間招延蜀士且十餘人猶患其來之不亟也爾文學之美稱于一方命名有年乃今至止以蜀士在班行之少而得爾焉亦足喜矣分職右學往其懋哉

求揚祖司農寺簿

朕采諸薦論以登天下之材苟以能稱者無不錄也爾久勞州縣美譽日聞進列于朝克勤乃事農扈之重列屬其間勉充爾材以稱簡拔

陳自強韶州安置

育德堂外制

卷四

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宋由之爲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之典中書唐正姦賊之戮

朕恪遵成憲優待邇聯雖二咎之並彰固羣臣之同疾姑從既遂猶示涵容具官某晚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曜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第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紊於朝綱復助開於邊隙肆爲蒙蔽馴致驛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願輸忠愛爾獨徇營身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于廟堂請託遍于州縣子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覽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伸人言沓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謫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舒于輿議以敷告于多方噫設廉恥以遇臣朕固素隆於禮貌去仁義而懷利爾惟自抵於謫何往省前愆毋重後悔

育德堂外制

卷四

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徐邦憲叙承議郎

朕懲干戈之禍思樂石之言分別正邪昭示懲勸布諸天下使明朕心爾抱負忠純發以剛毅方姦謀之始啓獨首論其非及邊釁之將成復深陳其害請建國本以弭兵端見遠慮微極於剴切使爾言遂用所利豈淺淺哉言路詎誣加爾以罰士論之鬱兩歲于茲乃今來歸悉還故秩且以近臣之疏特追讓者之官予奪之間公道彰著尙殫忠告朕將有行

曹叔遠鄆防太學博士

博士古官也自我朝尙經術崇教化而其任始加重焉苟非英髦孰與此選爾叔遠見聞之博抗志不羣爾防文采之優操行無闕其爲朕講明經誼以迪諸生使善我樂育之風復見今日則爲稱爾職矣尙思勉之

林豫國子正李琪國子錄

近歲儒林之官率選於掌故蓋養其資望而後進之示不輕也爾瑒爾琪皆以美質多文稱于士友其學進而未止翱翔既久命以同升往祇厥官益懋爾業

傅伯成太府卿

列寺長貳不必並置也若夫財賦之司謹出入察盈虛于以裕民足國則亦豈一人之所獨任乎爾奮身儒科世濟其美久更器使蔚有材名蓋嘗貳于九卿往司餉事矣詳刑甸服制閩海邦威惠不偏聲聞日起長我外府大用之階尚既乃心以脩厥職

趙師壽復通奉大夫

朕加惠羣臣記功忘過有不得已而賞諸罰者甄敘之恩惟恐育德堂外制 卷四 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後也况於久在法從方任近藩者乎具官某夙以材猷滄更事任積其勞伐登與論思出入險夷壯志不改起鎮京口治譽日聞茲略去於小取俾復還於崇秩勉思忠報適有褒書

林拱辰浙西提舉

朕選拔能士詳試外庸或寄以鎮撫之權或付以諏詢之事職守雖異倚任實均爾志意堅強論議慷慨簡自班列往守邊城警邏方聞整暇自若朕察其可用擢登郎闈遂躋禹關之華俾洩介藩之重而近畿將指復難其人載審厥宜於焉改命聽辭寓直以成爾謙朕之用材願豈以彼此為問哉其體曉知一新風采

岳建等贈官

自有事于邊熊羆之士以死報國朕惻然感之爾久服戎行晉

列將校遇敵力戰不為苟生追錫崇階恩延于世忠魂未泯服此哀榮

趙彥珙降朝奉大夫

蜀士之計借者沿流郡所當優假也爾分符耕歸縱吏為虐士不堪其辱焉豈朕所以招來俊茂之意哉奪爾一官以警來者

常楮宗正丞

士之進于朝者至三承為高選矣非可用之材見於已試孰使稱其任乎爾夙抱器能通知世務雖承流二郡贊畫元戎而未究其用也普丞外府復佐邊籌登之司宗俾將使指凡兩淮之利害其周訪而審察之歌四牡之詩朕方有待

陳革授左武大夫

朕愴祖后之上賓諱阜陵之歸嗣時咨親信命以相攸厥既宣育德堂外制 卷四 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勞可忘懋賞具官某持身謙順泣事周詳更任使以浸多守志共而靡懈貳我法從度于因山兆域之良龜筮骨協迄茲復土神靈安安爰載考於舊章俾序升於華秩尚祇隆渥益勵忠勤

朱欽則降朝散大夫

邊陲未寧糧餉是急方任吾事者不可以弗虔也爾以列卿之舊起鎮近藩轉輸愆期豈朕所望姑從薄罰以警庶邦勉飭官常尚期來効

趙彥衛湯嚴起降官

守貳之臣朕所望以協濟郡事也爾等各徇私意紊我憲章辯訟紛然自罹于罰朕審別輕重異其去留往服寬恩毋忘循省

耿良祐降從事郎

獄吾所甚重也汝為邑尉會殺人之獄而驗視失實使得以出

入其辭奪之二階以懲不恪

翟楫授保義郎

汝役于逆曦而能引義苦諫幾至殺身旌汝二階益思自勉

楊沆授修武郎

爾給事宮省宣勞有年以疾祈閑勉從爾志賦以祠廩秩于銓

曹祇服寵光益思自力

田祖周授武德郎

爾世祿邊蕃以扞西土義不從逆効順于朝朕惟寵嘉之進階

三等錫以多儀其服恩榮益隆報稱

育德堂外制

卷四

十五

敬鄉樓遊府
第二輯

育德堂外制卷第四

趙彥通授太中大夫

朕延進羣英講明六藝惟三百篇之義久矣潛心積十五載之勤於焉卒業倦乃親賢之重冠于誦誦之聯爰考彛章誕敷成渙具官某材推當世學慕古人身事四朝已勩勞之茂著年開八奏猶氣志之不衰比喜過歸彌深倚朕惟累聖之盛親近儒生中興以來登崇公姓然未有以宗盟之耆老奉經幄之清閒均禮輔臣通班祕殿蔽自朕意軼于前聞矧茲職秩之繼升宜謂恩榮之特異噫緝熙光明之益朕方竊企於周成切磋磨琢之規卿尙勉追於衛武欽承體貌式究忠忱

樓鑰授正議大夫

育德堂外制

卷五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識窮千古學貫羣書在朕初元嘗侍經幄切磋之益念之未始忘也起諸謝事冠于論思充養日深德望彌重從容勸誦密鑿忠嘉資而仁義之言輔我緝熙之學肆稽彝典序進崇階朕方尊所聞行所知以庶幾於高明光大之美所賴於卿者豈有已哉尙悉乃心以成朕德

宇文紹節授通議大夫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受材偉特造學精深自簡在於禁林已再陪於講席比登勸誦往涖元戎雖陳善閉邪阻聞讜論而定功禁暴

允籍壯猷任有內外之殊恩無彼此之間肆稽舊典載陟新階朕方思戡干戈務休戍役於出車杖杜之詩尤有感焉式佇來歸以對休渥

倪思授太中大夫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稟資剛毅蘊識閎深越在紹興已與勸講凡今法從孰有居其先者乎進列文昌人望攸屬攝事瑣闥國論以明侍我燕閒從容啓導言無不盡於卿見之序進崇階厥惟舊典朕方尊所聞行所知以庶幾於高明光大之美所賴於卿者豈有已哉尙悉乃心以成朕德

章良能授朝散大夫

育德堂外制

卷五

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學兼博約識貫精粗炳然華國之文允矣濟時之器摧登宗伯入侍邇英按古鑒今有勸有諷雅頌之旨發揮爲多爰考彛章序進崇階朕方夙夜敬止緝熙光明推至誠與賢之心期日靖四方之効勉輔朕德益輸乃忠

葉時授朝散大夫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學窮閭奧識造高明備儀言責之司備鑿忠嘉之蘊紀綱以振風采日新久侍金華從容啓導以三百五篇之義反復勸戒獨惓惓焉爰考彛章序進崇階朕方夙夜敬止緝

熙光明推至誠與賢之心期日靖四方之効勉輔朕德益輸乃忠

黃疇若授朝散郎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具官某賦資挺特燭理融明紀綱振于一臺風采聞于四海凡所建白悉中事幾侍我邇英盡規匪懈雅頌之旨發揮為多爰考彝章序進階秩朕方夙夜敬止緝熙光明推至誠與賢之心期日靖四方之効勉輔朕德益輸乃忠

許弈授奉議郎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

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

育德堂外制

卷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忘懋賞爾天資爽拔學術通明如川方增進修不忘侍我麟陛期月于茲獻替之忠亦聞其梗概矣一官序進厥惟舊章朕方思戢干戈資爾專對佇歌四牡以勞爾來將所以寵嘉爾者豈有既哉

陳希點授中奉大夫

朕惟王道之盛始於脩身齊家而達於平天下本原既正風化流行詩人所稱粲然有序故樂得俊彥與之講磨及此終篇可忘懋賞爾天資凝重論議正平回翔有年泊然自守右螭載筆物望所歸詩之所謂吉人如爾是矣一官序進厥惟舊章朕方愛爾之賢資以自近又俾發明經學以輔儲闈將所以寵嘉爾者豈有既哉

王桷授朝請大夫

朕念兵之為吾民病故謹選人持書鄰境期於繼好爾一再將命浸得其情勞爾之來進階三等益祇乃事以稱朕心

張大猷湖南提舉

倉卒有事之際任在民社而慮及國家者固朕所嘉與也爾比分郡符實控荆蜀方逆曦以兵塞巫峽而爾能預為之防肆瞻厥勞擢將使指往宣德意以稱寵褒

陳耆壽戶部員外郎

朕博取良大夫之世進之周行又使詳試于外養其資望以為大用之階爾儒雅自將克守家法民庸既著擢登郎曹而出乘使軺驅馳最久肆稽僉論還諸舊班朕之試爾亦既詳矣勉脩職業以俟褒遷

劉穎龍圖閣待制

育德堂外制

卷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朕作新治功疇咨舊德起諸既老以重朝廷其有引疾陳情憫勞以事則必隆其恩禮示我眷懷雖不強其來亦不使之遽退也具官某材優一世名在累朝既茂著於民庸亦日隆於人望惟朕初載登之論思閱時未多浩然歸志家食滋久勇于挂冠朕之於卿每念其用之未盡也屬時更化亟命過歸胡恙未平尙茲堅臥逸以珍臺之祿冠于次對之班雖徇懇忱豈忘注想庶幾勿藥終為朕來

曹莊祕書丞

三丞均之為清望也石渠東觀萃天下之賢俊並游其間則丞之選為尤重爾質涵粹美學有師承儒林之官回翔幾徧稽古禮文之事亦既與於議論矣肆茲申命列于英躋其體簡知懋充器業

陳武太府寺簿

朕收召羣材取諸公論凡士之易退難進有聞于時者不遐遺也爾向以學行之美列官膠庠遠去累年安於處約僅脫選調往佐偏州一時培紳皆歎其不偶也簿正外府顯用之階尙疾其驅以對來渥

楊次山追贈三代及妻

故曾祖贈太師追封衛王舜元追封鄧王

古之大夫皆祀三世蓋推報本之義以原其福祚所由興矧后家之親使相之貴可無申錫以顯流芳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孝悌稱於閭門寬厚推於鄉黨貽慶于後有耀有光是生曾孫相我內治施及同氣砥儀台司自流遡源豈一朝一夕之致哉即其王封進之大國奕然三廟協美聯芳以詔後人其世世享育德堂外制 卷五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故曾祖母楚國夫人王氏贈陳國夫人

朕永賴中宮輔成內治褒其同氣燕及前人並崇三世之徽章允謂一時之盛典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珩璜協度圖史流芳積善於閨壺之中收報於曾孫之遠至于魚軒象服追賚泉扁重翟禕衣歸薦蘋藻則其發祥所自豈偶然哉侑于真王登之大國惟禮之稱尙其享之

故祖贈太師追封鄧王全追封魏王

士有隱德不仕私淑其躬而集慶于孫克享廟食父前子後三世同尊者豈獨無以致然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行修于家譽孚于衆而退然自守不櫟其華及茲再傳其門遂大師垣之位王社之封朕既以椒房之故游敬衰渥矣於焉申命亦惟舊章九原有知庶幾來監

故祖母魯國夫人解氏贈鄧國夫人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古人推本之義於是見焉然則祖妣之以孫貴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祖母某氏理家以勤處身以儉蓋夙脩於婦職亦克謹於母儀積慶流光萃于賢后既疏茂渥胙以國封肆其聞孫音列使相載稽故典申賚幽扁于以廣恩亦義之稱

故父任保義郎贈太師追封慶王漸追封秦王

自我賢后正位中宮爰考舊章追崇禰廟亦既錫之王爵陟于師垣矣今其嗣子參華鼎司罔極之懷可無申命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性資溫厚履行和平善積於己而不求聞知業修於官而自安卑約抱志弗究論者惜之有衍其祥是生淑女贈典逮于祖考蕃祉施于孫曾雖任妣之家何以尙此其承朕渥永綏育德堂外制 卷五 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輯

爾神

故母越國夫人趙氏贈漢國夫人

魯有壽母詩人頌之以爲美談今吾使相之臣母不逮養可無休渥以慰孝思具官某故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本之柔順申以敬共施於其家克有常度降年弗永遺憾九原鍾愛之深顯于今日女儷宸極男視鼎司洵錫愍章累封大國懿魂未泯其克欽承

故繼母越國夫人孫氏贈漢國夫人

朕推恩后家崇其禰廟以顯種德積慶之報凡在內助皆與享焉具官某故母某氏來嬪德門實爲繼室躬履巽順備極勤勞承尊撫卑協于內則而降年弗永遺憾九原鍾愛之深顯于今日女儷宸極男視鼎司洵錫愍章累封大國懿魂未泯其克欽

承

故繼母越國夫人張氏贈漢國夫人

朕惟中宮追念母氏思有以慰其罔極之懷亦既錫之愍章封以大國矣乃今申命厥有故常具官某故母某氏窈窕之資和平之美相其君子終始無違婦道母儀嫺黨所敬是生賢女配德姜任朕每誦周南至歸寧父母之章未嘗不為之愴然也因其子貴載畀新封精爽如存寵光是服

故妻成國夫人衛氏贈蔡國夫人順國夫人郭氏贈衛

國夫人惠國夫人劉氏贈邢國夫人

借老之美詩人蓋樂道焉有以淑女克相其夫同隱約於先而不同顯榮於後可無追錫以慰永懷具官某故妻某氏德配珩璜敬存蘋藻躬履勤儉以宜其家而翟裼弗乘副笄弗被肆時育德堂外制 卷五 敬鄉樓叢書 第七

卷五

七

敬鄉樓叢書 第七

君子登使相之崇而弗及見也乃疏新渥晉畀名邦用賁幽扁尚其來享

任希夷知湖州

朕審擇良吏分任侯藩使之休養元元以銷歎息愁恨之聲吳興股肱郡固不以輕畀也爾奮自儒生管書縣最材行之美推于周行承流此邦無以易汝往宣美政以稱朕懷

黎行之授宣教郎

武興之變爾能奮不顧身詰責逆曦為陳大義亦可以為難矣拔之選調通籍審官勉堅素懷益充遠業

曾喚刑部侍郎

朕深惟崇聖遠監百王闡仁義公恕之規法若畫一致忠愛哀矜之意民自不寃宜得儒臣以司臬事具官某處心近厚秉德

有常籍甚家聲想風流之未遠藹然一譽嘉函負之彌深比持橐於禁塗肆分符於名郡甫聆奏最乃遽祈閑朕方並進老成一新治理爰正貳卿之位乃參太史之聯惟成憲之具存顧羣情之未格欲推欽恤允賴明清三又然後制刑蓋前王之所重片言可以折獄亦君子之所難尚悉乃誠以期予治

李孝純開府致仕

授鉞齊壇已極武階之峻垂車里第爰參台路之華恩素厚於親親位宜隆於貴貴惟國之典非朕敢私具官某賦質和平持身恪謹將門襲慶獨懷謙抑之恩戚晚聯芳彌謹滿盈之戒自陟元戎之重適加尉府之崇率禮無違小心匪懈朕永懷長樂載篤外家方允賴於輪忠胡遽祈於謝事勉從雅志申錫寵章大蠶高牙有煥節旄之舊繡裳赤鳥聿瞻物采之新往對光榮育德堂外制 卷五 敬鄉樓叢書 第八

卷五

八

敬鄉樓叢書 第八

益綏福社

劉崇之叙朝議大夫

朕操八柄以馭羣臣凡譴何之重輕率復之遲速必稽諸公論察其事情不使其或過也爾夙懷氣槩志在驅馳總帥西州有勞可紀武興之變四路震驚爾之去官雖於義有婉然視夫領元戎之寄者豈不大相絕哉奪爾三官姑伸國典今行臺條爾本末徹于朕聞揆事原情固為可亮亟從甄滌復何疑焉尚堅素心以期後効

葉翥贈少保

任參四輔夙資勳相之忠位陟三孤載舉追崇之典誕敷明命以示永懷具官某厚德有容通材無滯久司邦計周知財貨之源流屢奏民庸洞究閭閻之疾苦越予初載咨爾老成冠諸筆

蒙之聯委以樞機之寄雖名遂而身退願尚宿而意新列職紫宸表寵光之特異放懷綠野想神采之未衰胡不憇遺爲之慨歎乃惟亞保允謂貳公爰疏告第之恩以顯傳家之美噫出入中外孰如四紀之賢勞終始哀榮亦曰一時之殊遇尙其精爽克對休嘉

丁煜大理正留晉評事

折獄議刑之任非習知其事者不可以嘗試也爾煜爾晉皆以法決科管列于理官之屬肆頒新渥俾復舊聯尙其欽哉以稱甄拔

皇子埴追封肅王

慶衍本支甫協熊占之吉愛隆襁褓俄與駒隙之嗟願脩短之何追尙哀榮之有託肆頒愍冊以寓悲思故皇子某秀出天潢育堂德外制

卷五 九 敬鄉樓畫書 第一二輯

祥開帝武宗祧垂祐方欣彌月之不遲家國同休共冀降年之有永胡未周於歲律遽永闕於泉扃慨想英靈允懷傷惻爰稽舊典載酌僉言錫盾雕戈煥節旄於兩鎮緇裳赤寫均禮秩於三公爵以眞王胙之成國以厚飾終之義以明慈幼之恩尙其有知服此休命

柯甲大理寺丞

寺監之有承均也而任之重輕少異矣爾回翔州縣浸踐班行再轉爲承越在匠監顧事之簡豈足以舒爾材乎往佐理官庶幾自見其脩乃職以達朕仁

黃中著作佐郎

祖宗之盛以科第進人然必其器業之優行誼之美則馴至大用人無異辭爾射策廣廷先于多士養德厲操望實浸孚一時

薦紳皆惜爾之去而喜其復來也則朕之進爾豈直以科第哉姑踐舊官以俟簡拔

劉元鼎授武節郎

師旅之餘頑民挾黨肆暴爲吾赤子害往往州縣莫敢誰何爾統我六師兼領邊郡能設方略誅其渠魁威令既伸一方按堵旌之三秩以顯雋功其對寵光益思報効

葉實江東提刑

內而列卿外而部使者蓋人材出入之途而考績責實之地也爾家聲之盛吏道之優比由郎闈將指近甸臨事惟謹折獄以寬肆疇爾能還之近著而久安平進復卽外庸大江之東其俗視浙右無異也寓直遠闈以寵其行益既乃心亦豈久外

吳漢英太常丞邵袞大宗正丞

育德堂外制 卷五 十 敬鄉樓畫書 第一二輯

周禮樂之任屬諸春官而辨三族之親疏亦掌之小宗伯事關於教化孰非王道之所重乎爾漢英儒雅老成爾袞詳練謹飭更踐中外蔚然有聞分命爲丞各揚其職合敬同愛之美睦宗敘族之恩蓋於爾有資焉欽哉毋忽

程覃軍器監主簿

詩之稱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士之能世其美者國所嘉賴也爾伯仲競爽不替家聲管佐大藩爰有朝蹟簿正之列姑以次遷益懋猷爲以需器使

伯栩贈開府

昔在裕陵追崇藝祖世推尊屬以繼王封存則隆親睦之恩亡則厚哀榮之典永懷宗老式舉邦彝具官某稟資溫良持身恭謹本支八世蓋輩行之獨高壽考九齡伊典刑之有在自膺繼

嬰允賴蕪維方精神之尙強宜福祿之未艾胡繁微疾遽廢元身錫以徵章儀既三司之貴昨之茅土爵居五等之先尙克款承以慰冥漠

黃景說知靜江府

朕念廣右去朝廷遠更可玩法徇私不善撫民夷易以貽患思得廉正寬靜之士以鎮臨之爾州縣積勞班行平進遠將使指民譽日聞朕用嘉之寵以因任屬茲謀帥轅爾而西爾其審寬嚴之中考利害之實宣吾德意治於遺方益振其聲則予以擇

楊濟潼川運判郭公燮提刑

自有事于邊蜀民益困朕爲之惻然輿懷是以謹選循良付之使事撫摩矜恤庶幾有瘳爾濟儒雅之風譽在三館爾公燮豈弟之政惠在兩州采諸僉言並畀一節司存雖異封部則同其育德堂外制

協爾忠以承朕志

張訢廣東運判廖德明提刑

朕患州縣之吏不知養民力重民命也矧遠而嶺外微良使者孰與革此弊乎爾訢通練之才方將降指爾德明介直之操數宦旁州遠民之利病戚休講之詳矣或就陟將漕或擢寄祥刑其思寬恤之方以稱朕不忘遠之意

朱皆工部郎中

朕甚重尙書郎之選雖嘗試外庸亦必有列于朝循序以進其起家而命者蓋鮮矣爾名相之孫老於世故三紆郡組民便安之而自逸真祠歲月滋久以爾不汲汲於進也可復難爾之進乎承其來歸對此殊渥

毛直將作監丞

朕案月以來收召者舊蓋略備矣而博詢兼取猶恐或遺爾身事三朝名聞多士回翔中外二紀于茲奏最南州退安家食推求舊之意亦豈容遺爾哉來即故班嗣有新渥

張孝仲軍器監丞

二監最號事簡自長而下雖闕勿補可也顧儲材之地亦奚可省員乎爾器業之優夙有與問驅馳蜀道浸見民庸戎監爲承嚮用之始往即乃事勉充爾材

王庭芝降奉議郎

二千石之任朕所望以潔已奉公牧養元元也爾發身儒雅素官于朝往守近藩亦且再歲胡不自飭以貽臺評貶秩罷歸毋忘退省

袁桂授朝奉大夫

育德堂外制

武興之變於出處去就之際可以觀人矣爾懷組家食義不受汗勇于挂冠士論所重增秩之命于以示褒勉充素懷益昌遠業

汪端中知宜州

朕深念遠民思得習知其土俗者以惠養之爾從事桂林能贊其帥肆因薦論就畀郡符勉布寬恩毋以遠外爲間

趙夢極守給事中致仕

廣招徠之路方並進於諸賢隆止足之風願孰留於一老重遠雅操爰錫寵章具官某實德在躬冲襟容物持心平易率由君子之中遇事激昂允有仁人之勇自膺簡拔浸著猷爲游吾父子之間盡爾君臣之義登之瑣園處以宮端朕惟灼見其純誠人亦咸期其大用胡然一疾遽及累旬雖曲示於眷懷曾莫回

於歸志乃踰常比疊進崇階垂車而傳子孫諒永彰於令聞散金而娛故舊徒緬想於清規尙尚精神以需福履

陳舜申校書郎

三館儲材之地不容計日月也而遷進之遲速亦必視資歷之淺深爾學富材優嘗書縣最來官壁水遂陟蓬山半歲于斯寵以序進其充爾素以對簡知

真德秀留元剛正字

朕惟祖宗重三館之選廣延俊秀養成其材以爲數十年之用得士之盛朕嘉慕之爾德秀過人之資論議英發爾元剛傳家之業識慮深長明試以言並輸忠讜盛年壯志其進未量益懋厥修以副朕期待之意

史次秦改奉議郎

育德堂外制

卷五

十三

一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編

士不幸遭時之變而去就之際凜然不奪志者可以爲賢矣爾爲郡文學力拒逆曦之招熏目潔身以全其節拔之選調通籍審官勉充素懷益昌遠業

張宗濤循文林郎

崇陵復土既有年矣而朕之恩慕未忘也爾以下僚嘗服其役書勞受賞朕何吝焉

馮端方等轉官

朕永懷祖后歸附阜陵爰命漕臣分董其事爾與于奔走宣力爲多晉之一階示不忘報

韓休等轉官

朕永懷祖后歸附阜陵爰咨環列之臣往洳因山之役爾與于奔走能服其勞寵以一階示不忘報

張宗尹等轉官

朕違壽慈之養悲慕無窮爰命侍臣典司喪禮爾與于執事能服其勞增秩之恩夫豈汝吝

周奕等轉官

朕永懷壽慈既襄大事遠日之下汝實司之寵以一階尙思忠報

劉紹祖授修職郎

朕永懷壽慈敬襄大事首命法從往按因山爾與于驅馳服勞不忘一階之寵亦何吝焉

趙善防直閣致仕

朕博選宗英歷試中外其或用之未盡引疾乞身必有褒嘉以昭隆記爾和平之質通敏之材登于郎曹寄以天府蓋駸駸鄉

育德堂外制

卷五

十四

一敬鄉樓叢書
第一二編

用矣而浩然勇去異節南州均逸未幾力祈謝事於朕用爾之意有未足焉遂閣之聯命以序進勉祇茂渥尙衍脩齡

任公壽雍遜轉官

敵騎犯邊人情畏沮汝服在郡幕而能守職不去以宣其勞遷秩示褒益思自奮

卜涇葉葵授修職郎

朕違壽慈之養悲慕無窮日月有時既襄大事汝以小吏與服其勞增秩之恩朕豈汝吝

育德堂外制卷第五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兵部
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傳良君舉學
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
冠監舉而幼學爲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傳良亦爲賦
魁一時師弟雄視場屋莫不歆羨

溫州經籍志八蔡氏幼學育德堂外制集八卷佚內制集三
卷佚案蔡文懿內外制今久失傳宋宰輔編年錄二十載嘉
定元年趙汝愚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及嘉定二年史彌遠起
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兩制蓋從外制集采入也

舊藏影宋鈔本育德堂外制五卷目錄一卷直齋書錄解
題云八卷有集字與此不同今案影鈔本目錄五卷末注
云原有裂補痕迹則不知何時書價得此殘帙以爲孤本
育德堂外制 敬鄉樓叢書 第一 第二 輯

割去五卷以下之目錄俾符本文是書宋以後無他刻本
此影鈔本每葉八行每行十八字每卷首尾皆有影撫印
記其在卷首者曰毛扈之印曰斧季曰永嘉蔡昭祖宗文
印目錄首葉亦皆有之其在第三第五兩卷末葉者曰毛
扈字斧季別號省庵曰叔鄭後人曰中吳毛斧季圖書記
曰毛姓秘玩曰永嘉蔡氏文懿世家曰與清堂是殆可爲
原書曾藏蔡氏本家及汲古毛氏之證而士禮居所刊汲
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則又未錄此書也溫州經籍志稱宋
宰輔編年錄曾采錄其嘉定元年二年趙史兩制嘗檢舊
藏編年錄鈔本對勘之趙制見第四卷文字與編年錄稍
有異同而史制五卷以上無之當在以下某卷中此足確
證是書之爲殘帙也 編年錄二十有陳自強詔州安置實
詞未註明某詞案亦出蔡氏見本書

卷四 又書前後無一序跋疑蔡氏原又有內制三卷如當
時內外制爲合刊本序或在內制之前而外制既佚其後
數卷雖有跋尾固無能復見爾蔡氏文望雄於一時所著
春秋解國朝編年政要國朝實錄列傳舉要皇朝宰輔拜
罷錄續百官公卿表續百官表質疑備忘育德堂集文懿
公集西垣集等書 見溫州經籍志 皆佚無傳然則是書雖非全帙
彌足珍矣民國十八年八月黃羣記

育德堂外制

敬鄉樓叢書 第二 輯